



被隐藏的西藏

——独立古老王国与被占领的历史轨迹

(俄) 库日茗 S.L.Kuzmin 著

赖育宁 译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 洛桑森格賜序



བཀའ་འགན།

ཐེན་ལྷོ་བོ་བོ་བཟང་སེངྒེ།
DR. LOBSANG SANGAY
President

KASHAG

May 28, 2020

Foreword

Hidden Tibet: History of Independence and Occupation offers an in-depth and unbiased analysis of Tibet's historical relation with the different dynasties that ruled China, based on evidence of documents from various reliable sources. The author, S.L. Kuz'min, a respected academician and a specialist in the history of Mongolia and Tibet commanding huge respect in his field of study, unravels the different narratives surrounding Tibet's history and presents his informed conclusions. His extensive research, as well as his holistic approach to the subject, makes this book an illuminating read not just for history and political-science enthusiasts, but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Tibet.

Having launched this book in 2012, I am delighted that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is now ready for publication by the Taipei-based award-winning Tibet Publication Gangjong Publisher.

We owe our immense gratitude to Tiffany Lai for her immaculate translation. I am confident that the Chinese and Taiwanese readers will benefit hugely from the book and learn in-depth about the factual history of Tibet that the book offers.

At a time when China's propaganda is at its peak, permeating even the academic space, an unbiased, factual and informative analysis of Tibet's history is more imperative than ever. I thus welcome this valuable addition to the study of Tibet with the hope that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ook helps shine much-needed light on the subject and reveals the authentic image of Tibet to the world.

I congratulate Tiffany Lai, Gangjong Publisher and all the others involved in bringing out this important translated work.

Sincerely,

Dr. Lobsang Sangay
President



司政 洛桑森格序（中译）

被隐藏的西藏－独立古老王国与被占领的历史轨迹，一书是搜集多方真实文献，针对独立西藏王国与中原地方，不同朝代的历史关系，进行了深入且公正的分析。作者库日茗院士，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也是蒙古史和西藏史学界的专家，他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拥有极高的评价和地位。书中，他阐明了各国对西藏历史不同的记述，并提出正确的分析结论。关于西藏历史，他涉及的范围相当广大。他在书中呈现的真实历史研究与分析方法，不仅对历史和政治科学爱好者，也与对西藏感兴趣的人，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2012年此书在俄国出版，受到了俄国历史学界的重视。很高兴该书可以翻译成中文，并由屡获数种优良奖项，台北的雪域出版社出版。

在此，对译者赖育宁的完美翻译深表谢意。我相信，中国和台湾的读者可以藉由此书深入了解真实的西藏历史，并能感到受益匪浅。

当中共政府的政治宣传达到顶峰，渗透到全世界的学术界时，对西藏历史进行公正、真实和浩瀚资讯的分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这本书对研究西藏历史而言，是很宝贵的补足，希望本书的中文版，在这个问题上，如同一道黑夜闪电明光，向世界呈现西藏的真实历史。

谨此，贺喜赖育宁及雪域出版社和所有参与出版此书的其他成员，推出此一重要翻译著作。 敬启

司政 洛桑森格（签名）

作者简介



库日茗 (S.L. Kuzmin), 1959 年生于莫斯科, 拥有生物学博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科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超过 400 个科学刊物曾登载他的学术著作, 其中包括几本专著。专门研究领域为 20 世纪的蒙古史和西藏史。

译者简介

赖育宁, 生于台湾台中, 日本庆应大学文学部毕业。佛教徒。

目 录

第 1 章	地理藏人及其渊源	7
第 2 章	古代西藏与中世纪	15
第 3 章	大清帝国时期	53
第 4 章	独立的国家	105
第 5 章	宗教与文化	137
第 6 章	国家、社会与经济	161
第 7 章	“和平解放”及其后果	193
第 8 章	从人民起义到文革	257
第 9 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毛时代的终结	355
第 10 章	重建与现代化	419
第 11 章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	529
第 12 章	藏蒙民族文明会消失吗？	609
第 13 章	西藏 2010—2019 年	617
参考书目	661



谨以此书 纪念达赖喇嘛尊者
登基八十周年、亲政七十周年，
及「感恩达赖喇嘛尊者年」
献礼。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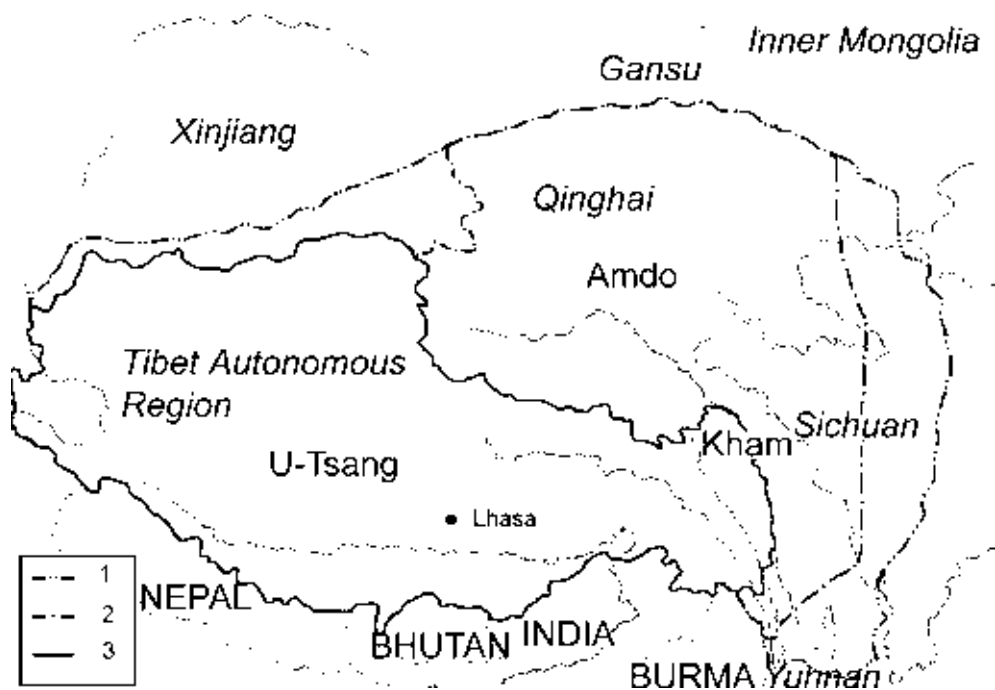
地理藏人及其渊源

位于亚洲中心的青藏高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最高的地区之一。面积有 250 万平方公里。西藏的特殊处是平地的高度在海拔 3000—4000 公尺，而山的高度从 5000 公尺连绵到 7000 公尺。因为高山的峰顶长年覆盖着冰雪，西藏自古就被称为雪山之国（雪域）。高达 8848 公尺有世界最高峰之称的珠穆朗玛峰（圣母峰）坐落在西藏、尼泊尔的边界⁰¹。另一座高峰干城章嘉峰（8598 公尺）则坐落于西藏、尼泊尔及印度锡金边境。还有其他许多高山如同一串雪白珍珠项链般环绕着西藏。如冈底斯山、杂日山、雅拉香坡山、珠穆肯睿山、冈嘎夏马山、念钦唐拉山、玛卿山（阿尼玛卿雪山）。还有，覆盖着 10 万 5000 平方公里巨大面积的冰川。

亚洲许多大河的源头都在西藏境内。其中包括，印度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湄公河、象泉河、萨尔温江、长江还有黄河。这些河流流域的总面积高达 547 万 7700 平方公里，而中国 30% 淡水河的源头，也源自于此。西藏的周围被几座大山脉环绕，西接喀喇昆仑山脉，北邻昆仑山脉和祁连山，南面连结喜马拉雅山脉、巴颜喀喇山脉以及有东方阿尔卑斯之称的邛崃山脉。高原上的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喇山横跨着在纬度上。羌塘就占了约三分之二西藏

01 Tibet Plateau, 2009, p7

高原的面积，而其中大部分位于五千公尺高的海拔上，几乎都是不毛的岩砂地层且气候酷寒。羌塘的东北毗邻青海高原，共同形成了青藏高原。藏北地区覆盖着一片大草原，是非常肥美的畜牧区，有许多河流和湖泊，然而还是寒冷的大陆型气候。南部地区则气候温暖，且降雨量充足。在那里有茂密的原始森林，耕地肥沃的田野以及果树园林。



西藏 (<http://perso.wanadoo> 修订)

1- 历史边界。2-1914~1950 的边界。3- 现代行政边界。斜体表示现代的中国省份。

历史上，西藏分为几个区域。中央地区是 Bod (藏音：BOD 发音为「博」)，从玛旁雍措湖延伸到冈底斯山直到达雅鲁藏布江 (布拉马普特拉河)。住在此地的藏人称呼自己的土地为博，自称为博巴人。这个名称的来源和意思，仍然不明。有些人认为，「博」的意思是「家乡」或是「原生地」。而西藏 (图

伯特 Tobot) 这个名称的文献出现, 最早的是在, 蒙古铭鄂尔浑河出土的古突厥碑上的记载。很明显的, 活跃于蒙古的各个古老民族, 用各自的语言来发音西藏这个名称。就如同泰国语发音为「Tibet」而阿拉伯语发音为「Tubbat」等等。现代的蒙古语还是使用「Tuvd」这个发音。另一个说法是, 这个部落名称吐蕃 (Tufa) 或许源自雅砻王朝中一位国王之后才有的 (参下方)。还有这个部落的名字吐蕃 (Tufa) 也出现在中国的旧典籍。藏语本身是中藏语系支分的藏缅语族 (现在中国改写为汉藏语系)。藏语圈家族的分布可远至南亚地区和北印度的一些族群。而中文是属于不同的分支⁰²。各藏族部落讲不同的方言, 但是在藏文字的书写推广到各个部落后, 发挥了重要的沟通任务。

「博 (Bod)」的地理上区域, 再区分成二个部分: 卫 (U) 和藏 (Tsang)。一般藏人都习惯并称为卫藏。从西部的阿里三围到索拉嘉沃山, 这些西部的地方被称为藏, 重要都城是日喀则和江孜。东部则称作卫, 拉萨就矗立在这条汇流入雅鲁藏布江的拉萨河畔⁰³。此处的气候比较温和, 有利于农牧业的发展。青稞是藏人最喜爱的主要农作物, 即使在植物无法生长的高海拔地区 (4 千公尺以上), 也能有很好的收成。它含有丰富的铁, 可预防贫血、水肿还可润肺。这些对居住在缺氧和农产稀少的高原地区的人民有很大助益。糌粑是藏人的主食, 将青稞炒熟, 磨成粉后, 加入由酥油、浓茶和牛奶煮成的酥油茶, 揉成团状后就是传统糌粑的吃法。高原上, 饲养牦牛可以提供肉食、奶和毛皮, 耐寒的牦牛能在山区雪地中觅食生存, 还可以当驮兽用。

西藏的东部是历史有名的康区, 东北方与安多地区相连。康区由索拉嘉沃山延伸到黄河大湾 (黄河上游)。安多地区则从黄河大湾到白塔 (藏音: choten karmo), 白塔是西藏东北边界。这两个地区村庄农牧业都欣欣向荣, 山区也都森林密布。至于拉达克 (有小西藏之称) 则位于西北方。

02 Tibetan Plateau, 2009, p7

03 Shakabpa, 1988



西藏现代的行政区划分

所以，自古西藏的领土并不是只有高山和无人高原，它的面积远比西藏高原大多了。传统西藏对三区的评价是，最好的宗教在卫藏，最好的修行人在康区，最好的马儿在安多⁰⁴。那是因为卫藏住民专注宗教上的修行，而康区和安多的居民分别是优秀的战士和商团。这三个传统区域：所有的藏人都确信卫藏（包含阿里）、康区和安多这三区（藏语：ChoIkhä Sum）是西藏人的领土。这三区也是所谓现代外面所说的大西藏（当然传统上的藏族并没有这个新名词）。中共政府并吞西藏后，将西藏领土割分为不同行政区域：将大部分的卫藏地区改名为西藏自治区。将康区分别切割到西藏自治区、中国省份的四川、云南和青海。安多切分成青海省和甘肃省。这些省中也有小型的西藏自治区如下：青海省有：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藏语：Tsonub）、玉树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藏语：TsoIho）、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Tsojjang）、黄南藏族自治州（藏语：Mälho）还有果洛藏族自治州（藏语：GoIok）。甘肃省有：

04 Shakabpa, 1988

天祝藏族自治县（藏语：Pari）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省有：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语：Ngawa）、甘孜藏族自治州（藏语：Kardze）和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有：迪庆藏族自治州（藏语：Dechen）。

关于西藏人的起源，有很多不同说法。这就和大多数人一样，当大家在追溯自己祖先的源头时，到后来都会因为各自想法不同而产生数个分歧点⁰⁵。在西藏古老宗教苯教的典籍中，描述万物是由一颗巨蛋产生，这颗由五大元素所生成的巨大的蛋，破裂后，产生了天地万物⁰⁶。古代的藏人认为世界划分为天界（Nam）、中间界（Sa）、还有地下界（Og）。居住在那三界的分别是天神、人和精灵（或念神）⁰⁷。

古苯教的论述中，也有认为人是由龙族化育的⁰⁸。另有特殊的苯教古籍记载，18个大域和万物，来自于18颗巨蛋，而这18颗蛋来自于，藏人和象雄王国的始祖辛饶弥沃佛（Menpey Miwo Lumlum）所化育出的一颗大巨蛋。象雄王国的领土占据在西藏的西部和北部。典籍记载世界的中心位于冈底斯山和玛旁雍措湖。先祖经过了许多代后，形成了藏人四大部族，东（Don）、党（Dra）、哲（Dru）、噶（Ga），（亦有5氏族说，果Go），还有韦（Val）和达（Da）二氏。这就是藏地闻名的六大氏族（亦有说是七大氏族）。这些氏族就是西藏氏族的祖先。

另一种传说是，藏人的祖先是猕猴，这种说法会让大家马上联想到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个传说是，西藏本来没有人类，只居住着罗刹女和恶魔男⁰⁹。慈悲的观世音菩萨为了教化此地，让这里能成为佛法的砥柱，所以就变成了一只猕猴（另一说是派一位弟子），跟罗刹女结婚。他们结婚后生下的孩子，

0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6 Namkhai Norbu, 2008, p.16-20

07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8 Kamkhai Norbu, 2008, p.16-27, 104, 109-111

09 Namkhai Norbu, 2008, p.187-189

就是现在的西藏人，而他们居住的地方就在卫藏区的中央，泽当附近¹⁰。这可能是佛教重新演绎早期神话的故事。还有一种传说是，西藏的国王聂赤赞普从天上降下西藏。

这些民间传说共同显示出，传统藏人心中的世界中心，就是他们的家乡。这也表示，他们清楚知道自己民族的是起源于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遗传基因数据显示了，藏人的祖先有北亚和西伯利亚的基因，而且也有考古证据显示，早在 18000 至 22000 年前青藏高原就有人类居住¹¹。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就有十几处。还有些是更久远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¹²。有些被发现的遗址是在 4000 公尺海拔以上的高原。3000-4000 年前，昌都和拉萨就是新石器时代的现代都市，拥有相当发达的人口和高度文化，其水平可媲美中国几处的新石器文化。公元一世纪时期的古藏人就已经知道如何冶铁。很明显地，这些住民和他们的文明都是西藏人的祖先，在自己的起源地西藏高原开展西藏文明。

有些西藏学者认为，他们的民族起源于印度¹³。他们相信，有一位名叫鲁帕提的俱卢族王子，曾经参加了著名的摩诃般若多史诗中，般达族和俱卢族的俱卢之战。但是因为俱卢族惨败的关系，他就和他的一些追随者，逃到了西藏，变成西藏的国王。又有些人认为，藏人起源于伊朗，但是人类学的科学数据反驳了这一点。西藏人被分类为东亚型蒙古人种，和他们相同的有蒙古人、日本人、韩国人、汉人等¹⁴。根据一些科学报告，发现远在很久以前（5 千至 6 千年前），藏人和汉人在人种基因上，就有了差异（分歧）。有些研究学者认为藏人拥有与蒙古人共同的遗传基因，但很明显地，因为地域的关系，

1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1 Aldenerfer, 2003, p.542-549

12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3 Shakabpa, 1988

14 Gelek. A Brief Description...

会有强烈的影响¹⁵。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其中也应该包含有印度的基因。

另一个学说则认为藏族和汉族，从古至今的差异在高原生活适应能力上的反差。生活在低氧的高原，容易让不能生活在高原的人引发高山症。而藏族因为拥有特殊适应力，比汉族有更佳的优势，可以在高原上自在地生活。藏族拥有超高的血氧饱和度比，和汉族的基因，基本上就不一样¹⁶。藏族的呼吸频率高，而且动脉和微血管粗大，可以将足够的氧气运输到器官，这样就能够避免高山反应。藏族人呼气中的一氧化氮浓度高，是因为他们的身体能够产生更多的酶物质¹⁷。上述的特殊点，能够有益于生活在高原的人，在于粗大的肺血管增加了血液量流入肺脏，减低肺部压力，还有提高血红素的带氧量¹⁸。所有这些都是有助于，提高氧气的吸入量，和提升肺部功能。

一位居住在高原的藏人身体状况更优于，同样一位已经顺应了高原生活的汉人。在西藏高原，心电图异常的频率，汉族移民（即使年轻时就移住）比藏族高¹⁹。汉族男性随着海拔高度增加，体内血红素浓度跟着升高的指数高于汉族女性。但是藏族并没有这种状况²⁰。汉族新生儿比起藏族新生儿，更容易出现高山反应，因此死亡率也不同²¹。汉藏通婚的子孙，在高原的呼吸功能适应值是居于纯汉族子孙与纯藏族子孙中间²²。虽然他们适应高原生活的生理值比汉族好，但是比起纯藏族则相对较差。不过，汉藏通婚的人数相当少。

现实上的科学数据，再再显现出汉族并不适合移居高海拔的西藏高原，不过应该可以适应低海拔的藏地。

15 Jong, L. DNA profiles...

16 Beall, 2006, p.18-24

17 Biello, 2007

18 Beall et al., 2001, p.411-412

19 Halperin et al., 1998, p.237-437

20 Wu et al., 2005, p.598-604

21 Niermeyer et al., 1995, p.1248-1252; Wiley, 2004.

22 Gantenbein, 1993; Curran et al., 1997, p.2098-2104

以上的论述，并不表示藏族自古以来就与世隔绝地生活。考古学上也证实，藏缅语族的羌族在古代就迁徙殖民到西藏的东北部²³。另一种臆测是，藏族的远祖有可能是孟族 (Mon People 中南半岛的一支古代民族)，亦或是源自印欧语系²⁴。也有可能是古羌族的一支。现今孟族已经被同化成藏族，或是被同化成汉族。早在公元前 2000 年羌族已是中原夏禹王朝的邻人，也和夏人相互往来和进行商业买卖，其中当然包括通婚和战争等。羌族献年贡给夏王朝。夏王朝也捉拿羌人（同时也有别族）当作祭祀的牲品。还有，夏王朝拥有很多羌人奴隶。另一方面，这两个族群的贵族也互相通婚缔结关系。于是姜，一个中国古老贵族家族，也拥有了羌人的血统。

羌族和藏族之间的基因链接关系还未被确定。一些人认为前者是藏人的先祖，但也有的人认为刚好相反。总之，这是最早记录在中文古籍，关于古代藏缅系先民和古代汉人往来的资料。其中显示，早在 5000 年前羌人就畜牧牦牛，牦牛成为他们的图腾，与他们的民间传说和大众信仰有相当大的关连²⁵。

公元第一世纪，羌族迁移到蒙古人的祖先，游牧民族牧鹿族的领土，靠近青海湖（现代蒙古语：Khukh Nuur，藏语：Tso Ngonpo）²⁶。这是藏族的祖先和蒙古族的祖先第一次的接触，后来他们也形成了一个共通的文明型态。

所以，在民族意义上而言，藏族和汉族隔离了非常久远的年度。纵使双方早已曾经接触过，但是后来，各在不同的地方，有各自的发展，还有彼此的文化和环境也不同²⁷。从那个时候开始，藏汉两族发展出不同的文明，彼此互不相属，谁也不是谁的一部分。

2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4 Smith, 1996

25 Wu, K. and Wu, C., 2004

26 Bichurin, 1833, p.74-123

27 Smith, 1996

第二章

古代西藏与中世纪

和其他古老部落国家一样，藏族的赞普（国王）是来自天界的古老氏族伽（Ja，金翅鸟）的王子⁰¹。他所建立的宫殿是雍布拉康王宫，位于拉萨西南方，雅鲁藏布江的东岸。根据民间传说，观世音菩萨化身猕猴王和罗刹女生出的藏族祖先，就是诞生在此地。

回到天界的天绳断掉，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下凡后就开始治理雅砻河谷，他被认为是神（藏语：Lha）的儿子，到地面带领人民，并创立雅砻王国（中国称作吐蕃）。人们认为他来自天神世系伽氏族：伽帝（Jati）是人类始祖的王朝，起源伽萨（Jasa）地区，是伽（Ja）氏族的领地。另一传说是，聂赤赞普是从天梯走下凡间，长相异于凡人。他的双目像鸟眼，眼皮由下往上开合，眉毛色如绿松石，胡子似老虎须，牙齿若海螺贝，手指脚指连有皮膜媲美鹅爪。

佛教的民间传说则是，这位国王来自于现今印度的比哈尔（Bihar）地方的王子⁰²。人们认为赞普国王拥有特殊超凡神力量，甚至具有苯教护法神的地位⁰³。当国王坐在宝座时，苯教祭师坐在他的右边，首相坐在左边，他和这两位大臣一起处理国家政务。国王在人间的主要职责是，处理民间的纷争和

0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2 Shakabpa, 1988

0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外敌的侵略。人民相信拥有神力量的国王，有能力可以征服生的光明世界与死亡的黑暗世界，进而可以保护到他们，藏王的藏文 Tu1ku Lha Tsenpo 意思就是天神化身的国王。第一个国王被认为是天神的小儿子到人间为王，每当王的儿子成年，父亲就会返回天上（早逝）。民间传说是，第七位国王死后，被装在黄铜制的筊柜中，丢入河里，以便让他从天神处取回力量，能重返天界。不过，从第 8 代国王开始，国王死亡的葬礼改成，将身体木乃伊化再土葬（通常是死亡后三年）。古代的西藏，如同其他的国家，通常用马和人来陪葬：主要是王的近臣、侍卫和奴隶们要被关住在墓穴里，如生前般保护着国王，人们称这种陪葬为生葬。



雍布拉宮：〔左〕1938~1939 年（照片：Ernst Krause/CC-BY-SA 3.0 授权）。〔中〕在文革期间被摧毁后的景象（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档案馆）。〔右〕2005 年（照片：Kyra/ 知识共享许可）

雅砻王国政权似乎是从西元前 95 年至西元 846 年。领土范围在西藏高原东北部，包含雅砻 (Yurlung)、娘浦 (Nyangpo)、工布 (Kongpo)、波沃 (Powo) 地区。这个王国一共经历 42 位赞普国王统治⁰⁴。那些民间神话几乎都是超自然现象：来自天神界的神人历史和异乎寻常的诞生等等。有些地域的传说，与中世纪蒙古可汗和王子的故事有类似的相叠，或许那是互相借用。应该是观

0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念类似的，藏人与蒙古人共组的佛教文化圈所致。欧洲大陆，第一次出现雅砻王国这个名词是在克劳狄乌斯·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当时王国的译名是「Batai」（由来源于藏音的「Bod」）。

早期雅砻王国的历史，从古代西藏民间就有流传。但是在现代历史学界始终争辩着雅砻王国，哪些国王是真实存在，哪些是神话。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雅砻王国始于青铜器时代，是西藏民族文明的起源。传说中，聂赤赞普 (Nyatri Tsenpo) 和他之后的 6 位藏王，在他们死后都经由头上的天绳回到天界。但是，第七位国王止贡赞普 (Digum Tsenpo) 埋葬在卫藏的工布 (Kongpo)，那是因为他不小心弄断了头上的天绳，所以他开始以后的藏王都无法回到天界⁰⁵。蒙古源流 (Sagan Setsen) 年代史，纪录了蒙古历代伟大可汗和雅砻王国。其中记录着年轻的雅砻三王子尼赤因为父亲被大臣暗杀，而逃到了狼鹿 (Bede) 人的地域，靠近贝加尔湖 (Baikal Lake) 和不儿罕合勒敦山 (Burkhan Khaldun Mountain)，当上了当地的国王。

雅砻王国这个古代文明王国的农业和畜牧业非常发达⁰⁶。人民的生活型态主要有两种，城市的农民 (Tonde) 及乡村的游牧或半农半牧民 (Dogde)，领土辽阔。达日聂斯赞普 (Tagri Nyensig King) 和朗日松赞 (Namri Songtsen 570-620) 征服其他部落小邦将藏民族收编成一个国家。据传，当时西藏赞普派十万大军向外远征，北到突厥，南达中印度。在赞普朗日松赞的统治下，仍有一些零星的叛乱，但是他决定将首都从雅砻平原，搬迁到拉萨平原。并将新首都命名为惹萨 (Rasa)。次代的赞普王松赞干布开始在玛布日 (红山) 建造皇宫，等到完成迁入后改名为拉萨 (神的土地)。

西元七世纪，西藏王国曾短暂地跃上世界舞台，掌控了整个中亚。朗日松赞 (Namri Songtsen) 的儿子，伟大的国王松赞干布诞生于西元 613 年 (一

05 Shakabpa, 1988

0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说 617 年)，在李渊（年号：武德）于 618 年建国前不久出世⁰⁷。这时西藏的领土辽阔，北到唐古拉山 (Thangla Ridge)，南至喜马拉雅山，西达冈底斯山，东抵竹曲河 (Driчу River, 金沙江, 长江上游)⁰⁸。松赞干布的目标是建立



松赞干布

一个强壮的独立国家。他完成有系统的土地分配和利用，设立国家资金用来开发国土和建设，将国家划分成 6 个州，指派贡册 (khonpon 州长) 管理。编练新军队，建立一套军政、军民结合的行政体系并制定新的律法等等（详见第六章）。

制定藏文字是松赞干布统治时的创举。然而根据洛里奇 (J.N.Roerich) 的论述，当时已有五种尚未成熟的书写文字混杂地流传在藏地⁰⁹。现今使用的传统藏文字是由吞弥·桑博札所创立。632 年松赞干布派吞弥·桑博札到迦湿弥罗 (克什米尔)，西藏大臣惯例向印度班智达 (Pandits 学者) 学习书写和文法的地方，研究创立新藏文。他参考印度的婆罗门文和笈多文，将印度的 50 个拼音字体，修改成 30 个子 (辅) 音藏音字体和 4 个母 (元) 音藏音字体，还有依照梵语文法系统完成的语法书带回了西藏¹⁰。在此之前，藏地所使用的藏文语法，是采用象雄王国的语法系统，但是那个系统的连接词繁琐，句型又复杂。吞弥削减了复杂繁琐的地方，将句型文法改编为更简易方便¹¹。之后，他所创立的藏文字，变成了不同方言的藏族部落，共通的书写文字，至此西藏统一了文字。

松赞干布积极地运用外交政策，试图让藏族和藏缅族等的部落合并成一个有具体国土边界的国家。他派遣精锐的部队，前往说服住在玛曲河 (Machu

07 Shakapa, 1988

08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9 Roerich, 1958, p.109

10 Shakabpa, 1988

11 Namkhai Norbu, 2008, p.170-171

River 黄河上源) 流域的游牧民 (Dokpa) 部族 (现今果洛人的祖先) 及南部地方, 还有住在青海湖 (Kokonor Lake) 附近的帕那卡部族 (Panaca, 安多地区), 和在东部的盐泽 (Tsaidam), 以及住在唐古拉山脉 (Thangla Ridge) 北方的霍尔巴 (Horpa) 部族¹²。在西元七世纪前半, 就把羌族、松巴族、阿夏 (吐谷浑) 族还有其他藏族部落, 从北到东整合成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

634 年藏军首次攻击了当时已依附土谷浑王国的党项部族 (唐古特人 Tangut 的祖先)¹³。土谷浑是由鲜卑族慕容部所建立的国家, 后来西迁到内蒙古, 可能也是蒙古族的祖先之一¹⁴。西藏国土的范围包括了中国的甘肃、青海、四川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这首次攻击的七年前, 唐朝曾派使臣到土谷浑王国要求缔结和平协议, 并保证不再攻击唐朝边境。但是土谷浑可汗伏允并不相信大唐帝国。他要求要「和亲」(为了和平的联姻), 让唐朝皇帝选一位公主嫁给他的儿子尊王。在藏军攻击党项部族的同年, 藏王派遣使者到唐朝。于是大唐也派遣使者冯德遐到拉萨作为友好的回应。当藏王知道土谷浑与唐朝缔结和亲后, 也要求与唐朝公主联姻。当时, 唐朝和土谷浑王国还有突厥汗国仍有战争, 但是和吐蕃王国并没有, 所以没有缔结和平协议的需要。所以, 唐朝已送两位公主和土谷浑王子及突厥汗王和亲, 但是, 藏王没有。根据《红史》书中记载, 藏王向使者表示他们会派一支精锐骑兵, 攻入唐朝迎娶公主。638 年 9 月 12 日一支西藏骑兵团侵入唐松州的党项人居住的村庄 (今四川松潘)。与此同时, 吐蕃的使节团已经到达长安 (唐朝首都), 并胁迫要攻击唐朝领土。

现在已经有了结盟的理由了。640 年 12 月吐蕃大臣东赞域松 (Tontsen Yulsung, 唐史中的禄东赞) 运送了五千两百银和数百个纯金制品到达长安。

12 Kychanov and Melniechenko, 2005

13 Chinese chronicles

1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隔年3月，他护送唐朝文成公主前往拉萨。这趟到拉萨的旅程，花费了数年，她真正当松赞干布的妻子，只有在646年。有五年的时间，松赞干布已退位，由他的西藏妻子芒妃曦伽 (Mongsa Tricham) 所生的唯一子嗣贡松贡赞 (Gungsong Guntzen) 治理朝政。根据西藏的习俗，国王必须在13岁时登上王位，但是，他在18岁就去世了。所以，松赞干布必须重返王座。一般是认为，他可能曾一时失势，被他的亲信大臣夺权，然后又再度取回政权。

文成公主的嫁妆带来了一尊佛像（释迦牟尼），还有一万匹锦绣丝绸，无数箱的各类技艺道具和书籍。她帮助来自于阗王国（今和田）的僧人和来自其他地区的僧人，在西藏盖寺院，还有翻译大藏经¹⁵。但是，松赞干布的第一位妻子是，尼泊尔王国的赤尊公主，陪嫁了弥勒佛、度母的画像，还有释迦牟尼8岁的等身佛像等¹⁶。

唐朝君王李世民（年号：贞观）的大军在辽宁省东部获得捷胜，松赞干布致上了祝贺，基于当时的国际礼节行仪，他谦虚地表示说唐朝已赢得了中土，如果周边邦国攻击中土，他愿意帮忙出兵镇压。这件信函代表了，君主间的结盟。但是，有些历史学家引用了这个，却下了很奇怪的结论「这就表示，松赞干布认为西藏是唐朝的地方政府」¹⁷。

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和唐朝公主，虽然是政治联姻。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两位虔诚的尼泊尔和唐朝公主皆致力于推广佛法，以及巩固吐蕃王国和尼、中两国之间关系的关键人物。然而这并不表示西藏就是中国或尼泊尔的属国。吐蕃王朝或许很感谢，藉由唐朝公主带来的中国的造纸术、水墨、石磨，以及一些手工艺品，另外还有，参考采用了中国行政体系制度。但是，西藏农业的起源，与中原农业无关，并非如一些中国学者主张的源自中原¹⁸。

15 Briefly on Tibet...

16 King Songtsen Gampo...

17 Tiang, J.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18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在那些年间，吐蕃王国同时占领了缅甸上部，还有640年也占据了尼泊尔数年¹⁹。在尼泊尔有一个石立碑，上面刻存赞颂藏王的功绩。古藏族迁移到尼泊尔，让尼泊尔王国添增了藏族、雪巴族和达芒族等。643年象雄王国成为吐蕃王国的属邦。645年唐朝派一支使节团到北印的戒日王国，但是当使节团到达戒日皇宫时，戒日王已经去世，他的大臣阿罗那顺（小乘信徒）篡位登上王座。他下令杀掉刚到达的唐朝使节团，只有几位重要使节代表逃出去。他们逃到尼泊尔，向松赞干布求援。松赞干布派遣藏军，又征调了尼泊尔军讨伐阿罗那顺。于是，戒日王朝陷入分裂，北方诸邦变成吐蕃王国的附属国。接到捷讯后，唐太宗龙颜大悦，交代未来要将藏王的雕像也排列在他的墓旁。表面上，那是一种荣誉，不过，却也是一种谋略。通常摆在皇帝陵墓旁的雕像，都是他生前的重要大臣。

649年松赞干布感染了热病去世²⁰。民间传言他去世后，化光融入拉萨大昭寺内一座尼泊尔制小型木雕观世音菩萨佛像。

松赞干布逝世后，他的孙子芒松芒赞登上王位。但是，实际的权力由禄东赞所代表的古代氏族集团所掌握。这个氏族掌握了权力直到698年。655年松赞干布逝世不久后，禄东赞向外宣告，土谷浑的国土是西藏人祖先的土地。土谷浑王向唐朝求援，但是遭到拒绝²¹。这是一位与土谷浑王室有亲戚关系的高官素和贵（Tohegui）逃到西藏所透露出的消息。663年西藏骑兵队战胜取下土谷浑，夺回祖先的土地。667-670年开始扑袭羈糜（chimi）生羌部落小国。这些部落国家都只是附属国，并不包含在唐朝的领土。这些在羌族土地的附属部落国，都是唐朝赐予名号拉拢成为其部属。670年吐蕃王国和突厥汗国结盟，派军进击塔里木河谷。获知消息的唐朝派大将薛仁贵率十万大

19 Shakabpa, 1988

20 Shakabpa, 1988

2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军进攻青海湖边域，但是被吐蕃大将噶尔·钦陵 (Tidin Ghar) 击溃在青海以南的大非川。

同时期，藏军也开始往西边进军。656 年占领瓦罕 (Wahan) 并掌控整个勃律 (Bolor) 地区。670 年前，于阗和疏勒被唐朝夺走，但是在 670 年底吐蕃掌控了几乎整个塔里木河谷，还有其西南方山脉。唐朝失去了在东突厥的驻屯地。678 年夏天，藏军在青海击败了唐军，这个事实，羞辱了唐朝朝廷，开启唐朝和吐蕃战争。不过后来因为两国君王相继逝世，以及国内权力争夺，曾有一段时期休战。

687 年吐蕃军攻入龟兹 (今新疆)，唐朝派军援助他的属国，但是在 689 年被藏军打败。692 年唐朝重整大军，派威武军总管王孝杰出击，没多久藏军就撤离塔里木河谷 (唐朝称安西四镇)。但是，不为人知的是，撤退是因为唐军打了胜战，还是藏王都松芒杰 (Duisong Mangje) 命令撤离²²。这件事后来让藏王有理由抗争，藉由向外征战把持西藏权力的噶尔 (Ghar) 氏族。藏王斥责噶尔氏族，要他们为战败负责。接下来的二年，唐军和突厥军联盟出兵，让藏军再次受挫于东北和西边的边界战争。

695 年，藏军卷土重来，出兵攻击直捣兰州，要胁唐朝缔结和平盟约并立碑为证，否则就会切断唐朝到西域边界的路线。

698 年都松芒杰攻打噶尔 (Ghar) 氏族，掳获 2000 人并处决了他们。禄东赞的长子噶尔·钦陵赞卓 (Tidin Tsendo Ghar 论钦陵) 反击失败，在宗喀 (今青海湟水流域) 自杀身亡。他的弟弟论赞德和他的儿子逃亡投降唐朝。藏王夺回了属于他的君王权力，外交政策也如往昔不变。700 和 701 年，吐蕃在兰州和东北边界也历经武力冲突。接下来几年的谈判过程中，仍有零星的战斗。703 年，尼泊尔和印度对当地吐蕃政府的管辖，发生暴动反抗。704

22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年藏王都松芒杰在远征中辞世。隔年掌控唐朝政权的武皇则天也驾崩了。

706年开启新的谈判，确定了吐蕃王国和大唐帝国两国间的国界和缔结同盟于唐中宗神龙年间。707年，唐朝答应了吐蕃联姻（和亲）的请求，并于710年将金城公主护送到西藏，不舍女儿的唐中宗还亲自送行了很长的一段路程²³。藏王得到了九曲之地（今青海省东南部）为金城公主的嫁妆。西元713年金城公主正式成为藏王赤德祖赞（昵称Me Agtsom，白发王）的王后。

714年藏军进军到临洮的兰州，716和717年再推进到与唐朝的边界，现在的四川和甘肃。在西部的西域他们和大食穆斯林大将军谷太白·伊本（Kuteiba Ibn）结盟共战，但是谷太白在那里粗暴地扑灭「异教徒」，将伊斯兰教强行引进中亚地区。当时的吐蕃首领并不明白，大食强迫西域异教徒改宗，扩张伊斯兰教版图的野心。他们当时认为大食只是个弱小国家，并不在乎与之为敌或为盟友。715年唐玄宗任命突骑施苏禄为将军，在大宛打败了大食军队。之后，在736至737年吐蕃与突厥（突骑施）结盟，攻打旧盟友大食，意图夺下塔什干和大宛。大食试图取得唐朝的相助，但是无功而返。

厌倦连年不断的战争，赤德祖赞在716、718、719年尝试和唐朝求和，但是努力终究没有成功。724年唐蕃再次开战，战争持续到729年，中间双方相互皆有输赢，军力不相上下。最后中国的名相兼文史学家张说，向唐玄宗建议和吐蕃议和，让边境得以休养生息²⁴。期间双方在确认休战意愿及界定双方国界后，于730年，缔结和平盟约，结束了唐蕃长达60年的战争。这次重要盟约能够顺利的达成，要归功于一位通达中文的吐蕃使者，以及藏王的唐朝妻子金城公主。契约双方皆同意两国的国界是赤岭（Chilin Ridge，今青海湟源西日月山），以及，松州扼岷岭（Gansunlin Ridge四川省松潘县）。但是，因为国界的设定并不非常明确，所以七年后双方又开战。

23 Shakabpa, 1988

2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p.52

736年藏军攻击喀什米尔的小勃律王国。737年唐朝攻打吐蕃王国的青海湖地域。唐军不断前进扩张领域，最后之前唐蕃盟约所订定的赤岭(Chilin Ridge)国界也被毁约。金城公主于741年去世，藏军再次攻击国界，抢攻大唐的粮仓，占领唐朝的石堡城直至748年²⁵。747至750年唐朝派遣大军到西域，把吐蕃赶离小勃律王国和石堡城，这个塔里木盆地的控制权。751年大食帝国打败唐军于塔拉斯河，即所谓的怛逻斯战役²⁶。751-752年吐蕃军收服东南的南诏王国(现今云南省)。750年由于不满唐朝云南太守张虔陀的横征暴敛，南诏国王阁罗凤被迫反唐，投靠吐蕃，吐蕃赞普赤德祖赞赐予赞普锺的封号，意谓「赞普之弟」。

赤德祖赞(Tride Tsugten)逝世没多久，唐朝发生安史之乱。新任藏王赤松德赞(Trisong Deutsen)趁机占领了现今的甘肃和四川省，收复西藏的西部地域。吐蕃和回纥王国联手帮助唐朝平定叛乱后，要求「和亲」作为回报。唐朝同意了回纥的请求，但是回绝了吐蕃。藏王被拒绝和亲，于是向唐朝宣战，下令尚杰斯秀亭(Shanchim Gyeltseg Shulteng)和达札路恭(Taktra Lukong)两位大将各领一支大军攻打长安。吐蕃的骑兵队一路直捣长安，唐朝皇帝仓皇出逃。763年11月18日，吐蕃骑兵军团占领长安，并立了李承宏(李贤之孙)为唐朝的新皇帝，设置百官，改年号。藏王给于两位大将免死金牌，无论他们犯了甚么罪，都可免于处罚定罪，但是不可背叛藏王。



赤松德赞

当时立了一个胜利纪念碑，碑中记载，藏王赤松德赞攻胜了许多唐朝要塞，唐朝皇帝求和并承诺献贡五万匹丝绸，但是继任的唐朝皇帝却拒绝纳贡，所以藏王派兵攻打大唐，大唐战败皇帝仓皇逃离首都²⁷。

25 Shakabpa, 1988

2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7 Ngabo, 1988

15天后，吐蕃骑兵军队撤离唐朝，之后数年的战功辉煌，占领了陇右道东段的13个州。781年伊洲（今哈密）、敦煌、兰州、甘洲和肃洲都落入吐蕃军手中，唐朝失掉了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783年唐蕃两国签订清水会盟和平协定，盟碑中详细地描述了两国的新国界，其中包含唐朝的属地。碑文是「唐地泾洲右尽弹箏峡，陇洲右极清水，凤州西尽同谷，剑南尽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镇兰、渭、原、会、西临洮，东成州，抵剑南西磨些诸蛮，大度水之西南。尽大河北自新泉军抵大磧，南极贺兰囊它岭，其间为闲田。二国所弃戍地毋增兵，毋创城堡，毋耕边田²⁸。」，现今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对此的见解是「将黄河以北的贺兰山区划做闲田，驻守在闲田内双方的兵将，维持现状，不得相互进攻，双方均未驻防的闲田，也维持现状，不得新置（兵将），并筑城耕种。黄河以南自六盘山、陇山，沿岷江、大渡河南抵磨些诸蛮（今云南省西北部）划界，以东属唐，以西属吐蕃。」当时，大唐帝国已认知到，吐蕃已控制整个河陇地区，他们已经失去了整个西域。

缔结唐蕃盟约后，吐蕃军帮助唐朝镇压了叛军朱泚（zhu zi），以换取安西四镇和北庭，但是最后唐朝却背信拒绝交付。为此，吐蕃军开始攻击唐朝要塞河套（鄂尔多斯），787年还攻入长安近边。接下来几年，吐蕃军也和回纥和大食交战，因此占领了大部分的东突厥。

西元八世纪末到九世纪初，吐蕃王国的国力达到最鼎盛。喀布尔设（今阿富汗）成为他的属国，除此，还掌控了部分的帕米尔和喀什米尔²⁹，吐蕃军队最北长征到妣水（阿姆河）³⁰。这个时期的历史亦纪录在西藏古典籍 Bod Chenpo（大西藏国）。中国的「旧唐书」196B也记载：自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西方边境的蛮族吐蕃王国，如同蚕食般，吞蚀了他们邻近的蛮邦，

28 Xizang Jianshi, 1993

29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30 Shakabpa, 1988

逐渐拓广他们的国土。和我们盛唐高宗时的万里疆土不相上下，从古自今，再也没有如此健勇的强夷蛮邦³¹。

可是，事实上，八世纪末的吐蕃王国开始出现裂痕。794年南诏王国归降唐朝，成为唐朝的属国，北方的回纥汗国也和唐朝有了和亲之盟。

吐蕃王赤松德赞去世后，他的次子穆尼赞普登上王座。穆尼赞普继位时发现人民贫富不均很严重，于是发布改革政令。但是，改革一段时间后，穷人却越穷，富人更富。受到挫败的穆尼赞普请问了译师班智达原因，得到的答案是首先由于穷人没有布施能力，而造成了贫富悬殊³²。可惜的是，穆尼赞普登上王位仅一年九个月，就被毒杀逝世，他是唯一一位追求均富的吐蕃国王。

吐蕃波涛汹涌的政治局势，逼迫着继位的赤祖德赞和大唐帝国进入谈判。821年吐蕃使臣在长安与唐穆宗君臣盟誓互守边境，永不战争，822年唐朝使臣远赴拉萨，与吐蕃王赤祖德赞君臣签订盟誓，两国永久和平共处。这份盟约，分别放置四处，拉萨、长安和两国各自的边界³³。在唐朝文献中记载，双方君主互为甥舅关系。唐朝皇为母舅，吐蕃王为其甥。



赤祖德赞

当时两个王朝双方的地位是平等且互惠，碑上记载着：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与大蕃圣神赞普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沦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是以盟文节目提之于碑也：

31 Van Walt, 1987, p.2

32 Shakabpa, 1988

33 Shakabpa, 1988

文武孝德皇帝与圣神赞普猎赞陛下二圣舅甥浚哲鸿被，晓今永之屯亨，衿愍之情，恩覆其无内外，商议叶同，务令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喜，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义，为此大好矣。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本界，以东悉为大唐国疆，已西尽是大蕃领土。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封境或有猜阻捉生，问事讫，给以衣粮放归。今社稷叶同如一，为此大和。然舅甥相好之义善谊，每须通传，彼此驿骑一往一来，悉遵曩昔旧路。蕃汉并于将军谷交马，其绥戎栅已东大唐只应清水县，已西大蕃，供应须合舅甥亲近之理，使其两界烟尘不扬，罔闻寇盗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封人撤备，乡土俱安，如斯乐业之恩垂于万代，称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蕃于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兹乃和其大业耳。依此盟誓，永不得移易，然三宝及诸圣贤日月星辰请为知证。如此盟约，各自契陈，刑牲为盟，设此大约。倘不依此誓，蕃汉君臣任何一方先为祸也，仍须仇报，及为阴谋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汉君臣并稽告立誓，周细为文，二君之验证已官印登坛之臣亲署姓名，如斯誓文藏于玉府焉」³⁴。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网站上，对于上述的要约总结是：「这份历史性正式盟约，证明双方都考虑在未来将成为一个国家」³⁵。

这项盟约多年来都由坚信佛法的西藏王朝所坚守，虽然曾有短暂历史，被灭佛的朗达玛王中断（参第五章）。842年他被暗杀后，王子云丹和王子俄松争夺王位，刚开始时云丹占据雅砻，俄松固守拉萨。之后俄松的曾孙（朗达玛的曾曾孙）逃离至西藏西部建立阿里王朝，创立日后统治数世纪久的古格王国的基础。俄松的第二个孙子巩固藏地区的统治。吐蕃王国灭亡后，其他重要的贵族官员不是投靠军阀或地方头人又或是各自建立小王国。851年敦煌脱离西藏统治，沙洲人张义潮募兵占领河西（今敦煌）后，投靠大唐王朝，

34 Van Walt, 1987, p.1-2

35 Briefly on Tibet: a historical sketch...

唐朝任命其为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开启了唐朝河西归义军时代，不过，只是名义上归属于大唐，实际的政权掌控在名为节度使的地方首领手上。一位驻屯四川的藏军守将投降唐朝。另一位藏人领袖被他的盟友党项族（西夏）逮捕后，将他的首级献给唐朝。驻屯在外的西藏军队，一些融化入当地，一些形成各个部落集团。虽然，在十世纪末，西藏所统治的领土曾扩展到现今兰州。但是，十一世纪后，西藏的领土缩小到青海，以及黄河上游的小王国³⁶。

一些学者认为加速吐蕃王国崩离的原因是，吐蕃王室对佛教信仰的推广度还不足以完全取代原始的苯教信仰，才导致内部分裂。不过，并没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不同集团通常会利用一个，或其他的宗教来达成各自的政治目的。导致吐蕃王国快速灭亡的原因应该是，庞大的军事费，以及没有足够的行政资源去统治广大领土的关系。

一些西藏北方的氏族王国，倾向与唐朝联姻同盟，来对抗逐渐壮大的党项王国（中文称为西夏），同时，也互相抗衡。渐渐地，那些西藏的领土受到唐朝管辖，然后又受制于党项王朝。另有一支藏族占领了党项王国的重镇，他们的语言是用来阅读藏文大藏经，拥有自己的僧团组织，并自立为一个王国，与党项王国，中国王朝还有回纥王朝并存。

十世纪时代，宗教和世俗的力量开始合一。世俗政权消失，佛教逐渐整合了西藏的藏族部落，最终成为一个国家。唐朝之后，西藏和中土王朝的关系，非常薄弱，藏中政府之间相互没有密切邦交。从五胡十六国（907-960）到宋王朝（960-1279）时代，与中土各朝代间的关系，除了一些零星小型战争，贸易交易之外，还有一些传统的外交礼尚往来，其中包含，互赠名衔和礼物，但是时常会出现不正确翻译，因为汉文书一向纪录彼此的关系都是，中土王朝的附属国或中土疆域的一部分。

3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206年成吉思汗征服蒙古各部族，随后，强迫新疆东部的畏兀儿和伊犁河谷的哈刺鲁归顺，其中也包含与蒙古有长期友好关系的西藏，此时的蒙古王国的疆土正在急速扩充。1206或1207年，卫藏地区的首领派遣了，世俗官员代表和宗教僧侣代表的使节团谒见成吉思汗，并递上外交文书及足以让可汗喜悦的丰富赠礼³⁷。就像其他的归顺国一样，开始年年纳贡，藉此避免了蒙古入侵。1227年蒙古灭了党项王国（西夏）并处决他们的皇帝，同年，成吉思汗逝世于党项王国的首都。在那之后，西藏终止了纳贡给蒙古王国，双方关系开始呈现紧张³⁸。

124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古可汗窝阔台的第二王子阔端，下令多塔纳波率领3千大军攻打西藏的中部卫藏地区。蒙古骑兵一路攻打到拉萨北方的彭域(Phenyul)，摧毁两座寺院，屠杀寺主和500名僧众，但并未久留，不久就撤回³⁹。不过，阔端始终未忘怀西藏。他邀请萨迦派最博学的班智达贡噶坚赞（蒙古音Gunga Jaltsan）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关于这个邀请，学界有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

几个不同的观点。但最被接受的是，阔端与西藏在边界间战争期间，得知吐蕃各地各自为主，并没有可代表西藏的政府，所以他计划从博学的佛教上师中选任一位作为西藏僧俗的代表，代表西藏来谈和平。有几个原因可以说明他为什么选择萨迦派⁴⁰。当时蒙古社会才刚兴起对佛教的信仰，他们也对西藏佛教很感兴趣。萨迦班智达不但是最精通佛法的老师，对当时的政治情况非常了解，还是西藏各地要人的上师。这些是当时藏人和蒙古人的文化特色。

37 Sanang Setsen, 1829

38 Shakabpa, 1988

39 Shakabpa, 1988

4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阔端在邀请萨迦班智达的书信中写道⁴¹：「我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之上师，在选择时选中了你，故望不辞道路艰险前来此处，若是你以年迈为藉口，那么以前释迦牟尼为利益众生做出的牺牲施舍又当如何？你岂不是违反了学法时的誓愿？你难道不惧怕我依边地的法规，派遣大军前来追究，那岂不是给无数众生带来伤害吗？你若为佛教及众生着想，请尽快前来。我将许你管领西土之僧众。同时我赠于你，白银五大锭五双锦靴，一件镶有 6200 粒珍珠袈裟丝袍，硫磺色锦缎长坎肩和环纹状缝制及团锦缎缝制丝绸鞋袜，以及二十匹五色丝绸等，由我的两位使者多尔斯滚 (Dho Segon) 和本觉达尔玛 (Un Jho Kharma) 递交于你。龙年 8 月 30 日书」。

于是，萨迦班智达带了他的两个侄子，十岁的八思巴和六岁的恰那多吉去见阔端，1245 年他们到达凉州时，阔端已去了蒙古和林，参加推举续位大



八思巴

可汗的忽勒台大会。1247 年双方在凉州正式会晤，阔端在凉州城外为萨迦班智达建盖幻化寺（汉译白塔寺，此寺现在仍存在）。班智达后来因为治愈了重病的阔端，因此被授予了管辖西藏的权力。

不过，这也不能说所有的西藏部落都归顺蒙古帝国，但是，现前也无法不服从他的行政命令。获得阔端授权统辖西藏的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告诉西藏各地领袖说，他的目标放在将佛法普及到西藏境外，而这也有益于西藏我们的国家⁴²。还指出阔端认为西藏可以为他们传播佛法，并解答宗教上的疑问，而蒙古帝国则会帮助西藏处理国际事务问题。

这种建立在宗教法王和蒙古可汗（之后是大清皇帝）之间的关系，被称

41 Shakabpa, 1988, p.61-62

42 Shakabpa, 1988

为「檀越关系」(藏文称 chos-yon, chos 意为佛的代表或传授佛法, yon 意为赞助或答谢)。也就是说,一位是代表佛陀教授佛法的老师,另一位是回报佛恩布施的功德主。这种「檀越关系」源自于古印度。当时佛教的僧侣并不劝募,只是托钵,敬慕僧人并做供养的居士,认为自己是在累积将来成佛的资粮。从九世纪中期到十三世纪初,西藏寺院和各地区的所有藏人居士,也都持续这项传统⁴³。

1251年蒙哥继承汗位,阔端仍是蒙古帝国的宗王,他派官员进入西藏调查人口,并认证许可世俗领袖和宗教领袖的治理权和财产权⁴⁴。所以,也不能说是蒙古帝国管治西藏,期间也没有任何蒙古军队进驻西藏。

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于1251年圆寂,他的弟子阔端也于不久后辞世。同年,忽必烈,成吉思汗的孙子受长兄新任蒙古汗王蒙哥之命,负责总领漠南汉地事务。1253年忽必烈皈依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的大侄子八思巴成为佛教徒。历史上对于这个皈依有不同说法,一些纪录上记载,八思巴给忽必烈灌顶的条件是,举凡西藏的问题,必须先请问八思巴,而八思巴不过问任何有关蒙古的事务。此外,忽必烈也同意,在法会灌顶时,依师徒之礼,以及视法座上的灌顶者为佛或本尊,必须向八思巴行跪拜礼,即使不是在大庭广众下。这些纪录中,明载着忽必烈同意在法会期间,坐在八思巴下面,即使,他们在非佛教活动的公共场合中是并排而坐。随后,忽必烈和他的25位眷属,从八思巴领受萨迦派最重要的喜金刚灌顶。并遵从藏传佛教弟子对灌顶上师之礼:「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语,不违上师意」⁴⁵。

后来忽必烈颁发一份诏书与八思巴,即后来闻名的「优礼僧人诏书」⁴⁶:

43 Besprozvannykh, 2001, p.57

4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45 The Mongols, 2009, p.17

46 Shakabpa, 1988, p.65-66

「如朝日般，曙光照亮了黑暗，宇宙慈悲全知怙主我皈依，从今往后我必定全力护持西藏僧侣和寺院。过往我跟随您的叔父，萨迦班智达研读佛法，在水牛（1253）年时，我向您祈求灌顶及教授，成为您真正的弟子。

经蒙您佛法的熏陶，为了回报您教授佛法经教的恩德，我会持续护持您的僧众和寺院群。这封诏书可以证明您的威信，并请您继续维持佛法制度，广传佛典教义，让人民信仰佛法。

此外，我所尊崇的导师怙主，我供奉您法衣、法帽及一件金线珍珠披风外袍，还有黄金法座、宝伞、玉杯、镶玉石的宝刀、四条银砖、一条金砖和一匹骆驼、配有座鞍的马两匹。在今年的虎年，我将会再供养 56 大升银、200 笼茶砖还有 150 匹丝绸让您打造新佛像。

请宣告西藏的僧侣及民众，我将来会为他们做甚么？除了您，我期望他们不要找其他人作为西藏代表。拥有我诏书的您，必将利益您的子民。僧众必须避免争端，远离暴力，他们的心境要常维持平静与愉悦，其中精通佛法者，必定要广传佛法，而仍在学习者，则需更加努力精进，如同我选择您成为我的上师一样，请您一定要善尽您的职责，常转法轮。这封诏书同时也诏告西藏人民，我会担任大力护持佛法的功德主。木虎年（1254）仲夏月 9 日」。

这份诏书证实了，忽必烈与八思巴之间的「檀越关系」。诏书中也表示尊重其他教派各自的修行教学，当然萨迦派领导也从不干涉。对于这份历史性诏书，有其他令人讶异的学术报告：「于西元 13 世纪，可汗忽必烈奉八思巴为首席上师，让他主持法会，宛同教皇般，凌驾于其他宗派的主教」⁴⁷。还有学者提出更为滑稽的论点：「西元 13 世纪，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奉一

47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位高僧为国师，尊封为如海般的上师：达赖喇嘛，并指派他统理西藏」⁴⁸。

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可汗的命令，主持佛教和道教大师的辩论大会。最后，道教落败了。这个结果，让蒙古帝国更加倾向佛教。蒙哥可汗逝世于1259年8月。数位成吉思汗的后人，蒙哥的兄弟旭烈兀、忽必烈和阿里不歌，竞争大可汗宝座。旭烈兀征服了中东地区并将首府设置在当地。忽必烈负责中土地区，当时他并未完全征服中原。其实，真正在竞争大可汗宝座的是忽必烈和阿里不歌。最后，阿里不歌被推举为大可汗。不服此结果的忽必烈，召开了另一场蒙古忽里台大会，自行宣布自己是蒙古大可汗。接下来，他在后续的几年内战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也被八思巴认证为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转世。实际上，他是天赋异禀的一号人物，年少时的他，就被昵称为雪谦（Setsen，蒙语意为有智慧的男人）⁴⁹。在蒙古的历史书上，他也得到同样的赞赏与肯定。

自从八思巴离开家乡后，1265年第一次回到西藏。1267年他收到忽必烈的书信，邀请他去皇宫。一踏入蒙古地界，忽必烈的妻子和长子早已静候欢迎他，一路恭迎他到蒙古首都。1268年他抵达首都汗八里（蒙语意为皇城，汉文称作大都）。八思巴将自己根据西藏文字而设计的蒙古新字（又称方体字）献给忽必烈。这个新文字可以准确标音蒙古语和汉语。忽必烈极为高兴，他深感文字对统理民族永续的重要性。后来，忽必烈恭奉八思巴为帝师，赠帝师玉印，封号全称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⁵⁰

1271年忽必烈随顺中土传统，宣布建国，国号为元。当时，中土的南宋王朝尚未被完全征服。同年，八思巴再加封忽必烈为转轮圣王（佛教世俗理

48 Ovchinnikov, 2007, 2009

49 Dalai Ch., 1977, p.324

50 Shakabpa, 2003, p.82-83

想世界领导者，即兴盛佛法之王）和佛光之王的佛教头衔。追封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为天王（Universal Monarch）的封号。元朝建国后，八思巴被封为帝师，同时，成为西藏政治和宗教的统治者，元朝再度确认了双方的「檀越关系」，供养一千锭白银和五万九千匹丝绸给八思巴。1274年八思巴决定回去西藏，对上师万分敬仰的忽必烈恭送他，走了几个月的路程，直到安多地区的黄河大湾（黄河上游）。1276年八思巴在蒙古骑军的护送下回到了萨迦祖寺。

1279年蒙古终于灭掉南宋，八思巴写了封祝贺函并送了一份恭贺礼给忽必烈。隔年1280年八思巴圆寂，享年46岁。谣传说他是被亲信毒杀死亡。于是，忽必烈派了2名大臣及一支军队前去吊唁及调查。这两名大臣斩首了一位名叫本钦·昆噶桑波（ponchen kunga sangpo）的主要嫌疑犯。但是，不久后就发现那人是遭到故意陷害。当忽必烈发现了判决书的不当之处，即刻处决了那两位大臣，而且让八思巴的侄子达玛帕拉（dharmapala）接任八思巴的地位。可惜的是，五年后，达玛帕拉（dharmapala）在从大都（北京）回西藏途中圆寂。他的突然圆寂引发了动乱，元朝于是派兵前去镇压。在这之后，元朝的历任皇帝都有自己的帝师⁵¹，还有萨迦昆氏家族的教主才能担任「白兰王」的封号，及与蒙古的公主联姻⁵²。

另有一个学术报告表示，大约在1286年忽必烈准备经由西藏攻打印度和尼泊尔时，一位在印度的西藏瑜伽师乌金圣吉（ugyen senge）写了一封极长的宗教诗信给忽必烈，劝说他放弃这场战争⁵³。这封信让忽必烈转念，最终没去攻打印度和尼泊尔。在这同时，西藏政府也镇压了一个地方上的叛乱，并没有求助于元军。

51 Uspensky, 1996, p.40-51

52 The Mongols, 2009, p.31

53 Shakabpa, 1988

元朝灭了南宋，将中原地区完全纳入元朝的疆土，成为大元帝国的一部分。大元帝国成为当时幅员最广阔的国家，其疆域包括整个蒙古、中原、高丽部分地区、西伯利亚、安南部分地区、缅甸北部等。西藏从来就不是大元帝国疆土的一部分，因为从未遭到军事征服，也未曾宣誓为元朝的属国。元朝的疆域文献中并没有将西藏纳入为国土的一部分⁵⁴，大元帝国的国内行政管理系统里也没有包含西藏。

元朝蒙古皇帝与宗教的关系和中国汉族帝王与宗教的关系是不同的。元朝皇帝与西藏佛教的关系，在蒙古的编年史中有明确说明：「十善法典 (Ten Laudable Laws)」中的「二大法则 (two orders)」明白的显示出八思巴帝师对世俗权力的解释⁵⁵。其条文理论是，基于一切众生都有寻求精神和世俗上解脱的观念，其中彻底脱离一切苦，乃是精神的解脱，而相对的世俗解脱则是寻求世俗的安乐。根据两个法令，宗教与世俗。宗教的解脱是依循显宗和密宗，而世俗解脱的基础是寻求和平与安宁。其中，喇嘛负责宗教的秩序，而世俗和平则由国家统治者掌管。因此，宗教和国家相依为命，世俗和宗教领袖都是平等的，都各有自己的功能。喇嘛相当于佛陀，而统治者则是转轮圣王。这种美好的联结关系，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会出现一次。在十三世纪，这种美好联结的代表则是八思巴喇嘛和忽必烈大汗，虽然这样的联结关系并非那么的明显或圆满，大元帝国的皇帝们还是持续遵循此关系。

根据八思巴的论述，蒙古帝国的君王和中国的皇帝不同，是佛教的转轮圣王，不是中原文化的天子。成吉思汗与忽必烈与西藏的赞普王统一样，都是印度转轮圣王后裔，是属于一统天下的转轮圣王。不过，中原汉族官吏，说服了忽必烈让他及子孙们承续中国的王朝政治制度来统治中土地区（详细解说见第十一章）。

5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55 Franke, 1981, p.186-328

忽必烈所制定的行政制度直到大元帝国灭亡前，几乎无多大的改变。它的行政机关在只能非常有效地运作在大元帝国的领土内⁵⁶，在其他的地域则是徒有名义，根本无法直接管辖。元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事实上是很薄弱的，在偏远的地域，就是天高皇帝远，几乎都是沦于事后报告⁵⁷。元朝对各宗教不但采取宽怀及优惠政策，同时也尊重各自不同的宗教风俗。蒙古帝国有五个中央大机构，其中一个总制院是专门为西藏而设立的，而执掌此院的就是八思巴⁵⁸。此院在1284年更名为宣政院（中央佛教事务局），成为大元帝国最高权威机构：掌管西藏佛教事务、地方政务及军队。将层级升等为中央最高级的从一品职位，宣政院的官员一半是俗人，一半是僧人。1329年合并西藏佛教事务（由萨迦派遣）和中国南方佛教事务委员会两个机构，成立西藏和佛教事务局⁵⁹。

元朝的行政区划工作在忽必烈执政时，虽然已经开始了，但是直到后来很久的1321年才趋向完整。根据新元史记载，大元帝国有12个行省⁶⁰。除了中国与金洲（大理国），其他行省范围，还包含蒙古（两个行省）、西夏帝国、安多、西伯利亚南部、还有整个高丽。

虽然西藏并没有被纳入，但是在这之前，就被划分为几个道（区域），都是属于萨迦法王的管辖地。八思巴任命本钦大臣替他管理西藏的政务和军队，这个官厅隶属于枢密院。根据藏文文献纪录，他成为帝师，又兼任西藏领导人。同时护佑二种律法（圣教和国家），承担了西藏的和平和圣教的兴盛⁶¹。

1264年康区和安多（此时蒙古族的人口在增加中）已不再受到西藏中央

56 Farquhar, 1981, p.25-55

57 Farquhar, 1981

58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59 Farquhar, 1981

60 The Mongols, 2009, p.21-22

6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的管辖⁶²。这两个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很难控制，因此当地的部族时常遭到蒙军的侵袭。从1256年到1355年之间蒙古骑军出兵攻击21次。当时的卫、藏和阿里古格地区是萨迦政权管辖的领地（译注：古格王国是西藏赞普后裔统治的「阿里三国」之一，一直维持着主权独立，并不曾被蒙古或萨迦王朝所统辖）。元朝在西藏也有设立低阶官衙，但是并不具有政府职能，大抵是充当与元朝当局联系和报告的功能⁶³。萨迦政权的领地划分为13万户，主要都服膺于各地区寺院的领导。因而，萨迦政权受到全西藏的支持（像这样的组织架构，就是檀越关系，施主和寺院的关系）。

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忽必烈实质是西藏的君王，是掌管西藏的中央政府，但是在西藏境内，并无法找到任何的证据证明其真实性。那是因为西藏所有的行政命令和执行人员都是由八思巴的宫殿发出和指派，而蒙古帝国只是提供帮助及保护西藏境内外的和平。当时西藏和蒙古帝国之间是坛越间的依附关系，与汉人统治的中原（南宋）毫无关联。当时，蒙古君王（大功德主）对西藏法王（上师）的供养是负责保护西藏领土安全、遇到灾害时派官员前去协助、帮忙制定西藏律法及推展、设立驿站等。这些都是游牧民族间的佛教文化习惯，和儒家中国与佛教之间的潜规则完全不同。

1267年蒙古在西藏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元朝时在1287和1334年也进行两次普查）。为了进行调查，还下达一只金碟，并派了特使，协助萨迦本钦。结果是将纳税人口分成，*lha-de*（寺院管辖居民）和 *mi-de*（领主管辖居民）。并建立税收制度，成立万户和千户的军事和行政区。但是逐渐地，*lha-de* 的寺院数量逐渐增加，挤压了 *mi-de* 领主。如同大元帝国境内的一样，从现今的甘肃省推远到萨迦的领土，也设置驿站系统。驿站在当时，可堪称是全世界最先进的邮政机构。传信使者骑马到驿站，换匹新马再急奔下个驿站，如

62 Smith, 1996, p.91-92

6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此一站接着一站。元朝为西藏和蒙古的官员们也配置了马匹。发送长途公函时，信差骑士会以「传递接力棒」传给下一个信差，一棒接一棒，直到目的地。这个邮政机构一直到 1956 年还持续运作⁶⁴。事实上，关于非官方的僧侣，使用国有马匹⁶⁵，证明了蒙古当局无力控制驿站的运作，对此，1311 年大元帝国还特别下达一则禁令。

14 世纪初，大元帝国开始常在西藏佛庆节日大赦狱中犯人，这项特赦习惯不久就扩大到中原地区，一般是在中国新年进行大赦。后来，王室大赦变得很频繁。有一些文件证实西藏僧人给予的大赦建言多过于汉僧，其范围不单在西藏境内，还远至于其边界。不过，汉传佛教也受到很好的保护和护持。例如，宋朝时代很多地方，由居士或道士主持的祈福祭祀特权，宋朝灭亡后，这项权利就被收回，一些道士还被迫成为僧侣。

藏文词语不断地交夹在蒙古语句中，这两个民族更加地交融亲近。皈依了西藏上师后，蒙古人开始有了西藏名字和梵语名字（皈依法名）。一些蒙古大可汗被取名为，爱育黎拔力八达 (ayurbaribada, 元仁宗)、硕德八剌 (suddhibala, 元英宗)、懿璘质班 (rinchinbal, 元宁宗)、爱犹识理达腊 (ayushiridara, 元昭宗) 之类的。当藏传佛教广传蒙古各地后，这类外来的宗教名字，变得更多，更普遍。现今，这类藏音蒙古名字，并不少于传统的蒙古名字。甚至像星期一生的小孩，通常被命名为达瓦济 (Dawachi)，「达瓦」表示月亮，「济」代表星期一，一整个星期的名字的人名。还有他们传统的月历也是来自藏文。反过来，藏文本身也有很多源自蒙古语的用词，其大多是关于封地名和职位名。

萨迦法王喇钦耿噶罗哲坚瓚 (Daknyi Sangpo Pe1) 于 1327 年突然圆寂后，他的七位夫人所生下的儿子们被卷入了继位的权力斗争。元大都宫廷内，同

64 Shakabpa, 1988

65 Franke, 1981

时也在争夺帝位。从1308年的元武宗（海山）到元朝灭亡后的1333年元惠宗（妥懽贴睦尔），这中间历经了八次帝王的更换。光是从1328年—1333年就换了六位皇帝⁶⁶。尤其在元朝灭亡的前几年，重臣和各地诸王以及王族各拥立新皇，短期间多次更换皇帝，不断的内哄和内斗，让元朝国力迅速衰败。

1331年元朝皇子妥懽贴睦尔邀请，噶举派的法王三世噶玛巴让炯多杰去主持他的登基仪式。这位就是后来元朝在大都（北京）的末代皇帝。这时的西藏境内，也陷入萨迦派和噶举派两派拥护者的争斗中。噶举派的拥护者绛曲坚赞，1354年推翻萨迦政权，宣布自己是西藏的统治者，并迁都中藏建立乃东（Neudong）皇宫。1357年迁朝回到蒙古的北元帝国也承认他的政权。建立帕竹王朝的绛曲坚赞首先打破了前朝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再分配，将土地公平分配给人民，并设立单一土地税制，收缴六分之一的收成。建造公路和渡口，并设立民警单位，组织军队，更在边境设置巡防。另外也严格制定了佛学院的学科。

这个时候的北元国力已然日暮西山，不再有能力影响西藏事务。1351年一群由农民组成的红巾军，迅速蔓延全中土起来反抗大元帝国的统治。遍布各地红巾军的领袖各自为政，其中也有红巾军领袖接受元朝政府官职，与元军一起歼灭红巾军。最终是由一位曾出家当和尚的汉族朱元璋所领的民兵获得胜利，1368年元帝妥懽贴睦尔逃离大都（今北京）。才华洋溢的妥懽贴睦尔曾因此写下了感叹的辞曲，记存在编年史中：「失我大都兮，冬无宁处；失我上都兮，夏无以消暑。惟予狂惑兮，招此大侮；堕坏先业兮，获罪二祖。死而加我恶溢兮，予妥懽贴睦尔奚辞以拒？」⁶⁷。

明史中也记载着，明太祖朱元璋顾虑到昔时吐蕃与唐朝连年交战的历

66 Dalai, Ch., 1977, p.330-331

67 Gorokhova and Tsendina, 2005, p.39

史，所以，决定派使者到吐蕃告知中土已改朝换代的事实⁶⁸。其诏书内容：「命将率师，悉平海内。臣民推戴为天下主，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式我前王之道，用康黎庶。惟尔吐蕃，邦居西土，今中国一统，恐尚未闻，故兹诏示。」。又派遣陕西丞宣布政司官员许允德前往吐蕃，诏谕：「令各族酋长举故官，至京受职」。同意给予元朝相同的官职。根据明史记载，1374年8月23日置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韦正为都指挥使，管辖河州、朵甘、乌思藏三卫⁶⁹。但是，这位官员的名称从未出现在吐蕃古文献中，而这个局处也从未设置在吐蕃境内。不过，如果是在边界处的河州和西宁，并不代表有管辖吐蕃的政治权力。明朝在吐蕃并没有任何的统治权，吐蕃境内，也没有执行明朝律法、税制等，这就足以证明西藏当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⁷⁰。

明太祖应该是遵循大唐帝国的国家政策。他们的相同点是，都是佛教徒，也都平等地看待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⁷¹。藏式佛雕像在北京制作，西藏大藏经甘珠尔也在北京出版⁷²。噶玛噶举派的僧侣也常驻在北京。1407年第五世噶玛巴德新谢巴应明成祖永乐皇帝请求，驾临南京为成祖朱棣的父亲和母亲超度荐福。明朝帝后拜第五世噶玛巴为师，领受多次灌顶。朱棣尊封噶玛巴为「万行具足十万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知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⁷³。巴卧·祖拉陈瓦的《贤者喜宴》中记载：「依皇帝（明成祖）本人思惟，动用军队，仿行元代故事，将乌思藏纳入法治」，但是，噶玛巴认为佛法应：「自在自如宣扬，不便派遣汉军前往。倘教派独留一家，众生不服，如听随其各所信奉，则必感动佛发慈悲心矣，故听任各自奉行各自之教法，思乃适当」。断然地拒绝了明成祖的政治供养。

68 Van walt, 1987

69 Sperling, 2004

70 Kitaeu, S. Tibet's independence...

71 Smith, 1996, p.101

72 Uspensky, 1996

73 Shakabpa, 1988, p.84

明成祖朱棣同时也邀请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前去中国，但是受到了婉拒。这就足以说明，如果吐蕃是大明王朝的领土，那么，宗喀巴绝对是无法拒绝皇帝的召见。几年后，朱棣再度发出邀请，宗喀巴就派了一位代表，他的弟子释迦也失前去。后来释迦也失成了明成祖的上师，先后被尊封为「妙觉圆通慧慈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及「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⁷⁴。被尊封为大慈法王的释迦也失返回西藏，同时带回明朝帝王诸多的财宝供养。但是，明史中却将此种关系添加成，吐蕃政权的降伏朝贡⁷⁵。事实上，这些被赠封的法王们，在吐蕃并没有任何实质政权，明朝皇帝给他们的尊封只能显耀他们在汉地的威望与名声罢了。

没有文献指出西藏的宗教领袖们和明朝的皇帝们之间是属于「檀越关系」。吐蕃和明朝之间也没有签订任何盟约，虽然和平共存对双方国家都是有益的。只是，当时吐蕃国，氏族间不断的权力争夺，国内问题重重。此外，明朝和退到蒙古的北元长年还都在打战。14世纪下半叶，明朝政府开始在与吐蕃的边境设立巡防站。易货交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藏边界，吐蕃的马与明朝的茶，进行物物交换⁷⁶。明朝购买马匹是用来与北元作战。1407和1414年明成祖朱棣提出与吐蕃之间恢复驿站的要求。

于是，两国互派使臣后，吐蕃各地首领马上前往明朝进行贸易谈判，并要求头衔还有赏赐等。为此，明朝还特别立法，严格管控市场买卖，但主要是针对与吐蕃的茶马交易，一旦有中国居民走私茶叶到西藏必定严刑处置，刑罚遍及整个边境地区。如果有人被查到在边界偷卖茶叶给吐蕃，就会被判刑做苦役。所以，明朝和吐蕃之间的贸易是属于国与国之间的交易，受到大

74 Shakabpa, 2003, p.97

75 Van Walt, 1987

76 Decrees on Salt and Tea, 1975

明王朝律法严格规定。金牌信符是明朝当局发给吐蕃代表的贸易许可证，但是，常常因为「不慎遗失」，也可说被转卖，最终造成合法进行交易的人数日益增多。

15 世纪中叶，高达 3000 至 4000 名吐蕃人带着年贡前往明朝首都北京⁷⁷。他们带去马匹、羊毛织布、毡毯还有其他地方特产，同时也带回了明朝宫廷更多价值不菲的回赠。明朝皇帝们特意和吐蕃建立这样的外交关系，同样地对待其他的独立国家也是如此⁷⁸。明显地，为了接待这些上贡的使者团，造成沿途地方官府重大负担。于是，1569 年皇帝下令，朝贡改成三年一次，而且限定人数，以及来朝路线⁷⁹。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西藏国内开启了宗教势力争夺战。不管胜利者是哪一派别，败战者都会被迫「换帽子」，也就是说，让败方变成胜方的教派。当时信仰噶举派的藏巴汗政权（中文史料开始称呼吐蕃为西藏），试图要拔除日渐茁壮的格鲁教派，于是，双方不断发生战争。为了巩固及保护自己的教派，信众和喇嘛们也纷纷加入残忍的战争。但是双方皆各有胜负，僵持不下。

虽然，元朝已经灭亡，但是蒙古的势力依旧强大。毋庸置疑，西藏人更相信他们强大的邻居蒙古，他们的文化传统比起中国汉人，与自己更为接近。可可西里（青海）这块混杂着蒙古族、藏族、回纥的地方，他们的人口数目，随着连年不断的战争胜负而各有其增减。此地也是藏蒙之间接触最频繁的地方。可可西里内的民族，尤其是藏族和蒙古部族，佛教的遍及度远远高于居住北蒙古的族群。西藏各教派的上师们，常常受邀至蒙古传法。

索南嘉措诞生于 1543 年拉萨西郊堆伦地方玛氏家族，四岁时被认证为哲蚌寺前寺主根敦嘉措的转世，进入了哲蚌寺⁸⁰。成长后的他，如前世一样，

77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78 Shakabpa, 1988

79 Kolmas, 1967

80 Shakabpa, 1988



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

是一位精通佛法的学者，及善于传授密法的上师，也成为了哲蚌寺第 12 任法台，非常得到信众们的敬仰。他经常被信众请去调停各类纠纷，也善巧阻止了无数次的流血和暴力事件。例如，1559 年阻止了一场，噶举派和格鲁派信众间的冲突。1562 年吉曲（拉萨河）暴涨，冲破堤防，洪水灌满了整座拉萨城。索南嘉措和他的信众们，不但全力救助灾民，并帮忙修复了堤防。

1530 年代卫拉特联盟的一部分西蒙古人，在哈密近边打败了东察合台汗国，掌控住整个青海湖地区。1550 年代吐默特部的首长俺答 (Anda 1507-1582) 得到俺答可汗（蒙文意思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可汗）的称号。当时的吐默特部是卫拉特联盟的一员，但是，俺答受到蒙古政权圈的认同并被尊赠「小可汗」的头衔。他遵循阔端和忽必烈大可汗的脚步，采纳佛教，一方面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一方面是想广传佛法。1576 年近臣们上奏俺答汗：「盛传雪域有一位全知全能大慈大悲的伟大上师…是否邀请他来为可汗建立政府与佛教联盟的制度，重现伟大的忽必烈与圣者八思巴共创的丰功伟业」⁸¹。

于是，俺答汗派遣了一支巨大的使节团附上邀请函，前去恭请索南嘉措⁸²。1577 年索南嘉措从哲蚌寺动身出发。为了迎接他，俺答汗还特地在青海湖附近盖了一座察卜恰勒寺（仰华寺）。1578 年索南嘉措和他的随从们抵达后，俺答汗的使者隆重地接待了他们，休养几天后，俺答汗亲自率领了上千人马前来迎接，一同前往首都库库和屯（今呼和浩特）。俺答汗和王亲大臣们在索南嘉措的开示下皈依了佛门。然后，他告诉俺答汗：「我等非至今日，曾

8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82 Shakabpa, 1988

世世相会。俺答汗昔日为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之时，我则是萨迦班智达之侄八思巴喇嘛」。

经过了一连串的迎礼庆典及佛教灌顶皈依仪式后，俺答汗向外公布一则皈依三宝宣言⁸³：「我们蒙古族裔，异常英勇无敌非凡夫所及，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来自天上的恰噶尔天神之族。我们曾经征服汉地，西藏和霍尔，并与萨迦教祖八思巴结成了檀越关系，成为佛教的大功德主，护持教法，使得佛法广传于民，利益了无数众生。后来，在妥懽贴睦尔汗时，佛法衰亡，作恶不善，唯有饮血食肉，如堕黑暗血海之中。如今索南嘉措上师我们的福田之源，如日月升空，使血海变为乳海，此恩浩荡！因此，居于此方的汉、藏、蒙一切民众，务必遵守十善法规。从今日起，对恰噶尔蒙古人特定以下行为规则：从前蒙古人死亡，按其尊卑贵贱，以妻妾奴仆和牛马等殉葬。今后，凡是用来宰杀祭祀的牛马、财物都要完全供养给僧众和上师，请求其为亡者诵经祈福，严禁为死者祭祀而杀生。倘若，杀人殉葬，则处依法偿命。倘若，杀牲畜殉葬，则没收其财产。若有谩骂殴打上师或僧伽者，则抄没其家产。往昔，向称作翁公的死者偶像，于每月初八、十五、三十宰杀牛马以鲜血所举行的月祀和年祭之陋习。从此往后，要烧毁那些偶像，严禁各类的杀生祭祀。如违法杀牲畜祭祀者，依量责罚十倍之巨。如拒不烧毁偶像者，将毁其屋。之后应以六臂智慧怙主玛哈嘎拉像替代翁主，只准用三乳供品供奉，绝不允许杀生祭祀。尔后，众人皆必诸恶莫做，众善奉行。每月初八、十五、三十需持斋守戒，对汉、藏、霍尔三族不可无端抢掠。总之，此地实行的律法与卫藏通行的十善律法相同」。

俺答汗献给上师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达赖」在蒙语中是大海及伟大的意思。俺答汗献此名号是取于，「嘉措」在藏语也是大海的意思。追赠第一世和第二世达赖喇嘛的称号，也是因为索南嘉

83 Shakabpa, 1988, p.94

措原本就是前二任的再转世祖古（化身之意，汉文通常误译为活佛），因此，成为了三世达赖喇嘛。另外，又献上「金刚持达赖喇嘛」的篆文金印，意思是总集佛陀三身功德的伟大上师。索南嘉措也为俺答汗取了一个称号「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另外预言，在 80 年内，他的继承人将会统治整个蒙古和中原⁸⁴。

关于这段历史，网路上盛传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历史说明：「当时，我们的中国皇帝派遣一支大军进入西藏去帮助这个伟大的喇嘛，这位野心勃勃的 25 岁年轻人，给自己冠上了达赖（大海）喇嘛的称号，然后才当上了西藏的领导。这是不容否认，铁般的历史证据，第一世达赖喇嘛是受到中国军队任命的」⁸⁵。不过，一般读者应该很容易判断，像这种的缺乏历史根据的说法，只是在对一般民众进行洗脑教育和宣传罢了。

从俺答汗处返程中的达赖喇嘛，受到明朝官方的邀请，暂停在当时的明朝领土凉州。甘肃巡抚侯东莱隆重地接待，这位可影响俺答汗的上师，并特意安排他住宿八思巴的幻化寺，规格一如当年元朝接待帝师八思巴。明朝廷充分认识到索南嘉措的才能和影响力，于是命令侯东莱去恳请他劝说俺答汗停战，并率军离开青海⁸⁶。但是在中共却这样着述：⁸⁷「神宗皇帝应允了达赖喇嘛入贡的请求」。然而，明朝政府代表左侍郎同意协助俺答汗的迎佛要求理由是：「让西藏的高僧令西域邦国改宗信仰佛祖，改变其凶残性情，成为善人…到俺答汗处的每位宗教使者，宗教司都必须礼遇并给予正式的官方头衔，供养且赠予僧袍…这样才能拢络西域各邦…同意通贡是最好的方法，可使边界保持永久的和平。」这段文字再次显示出，代表大蒙古帝国的元朝与中土的明朝在政治、宗教观点与理念上，非常不同，再再说明，大元蒙古帝

84 Shakabpa, 2003, p.108

85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86 China, Tibet…

87 Martynov, 1978

国并不属于中国的朝代。反之，中原是属于大元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1582年俺答汗逝世，索南嘉措再次远赴蒙古祭吊，并在蒙古诸国传法。六年后他在返回拉萨途中圆寂，转世为俺答汗的曾孙，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1589–1617）。但是，他的双亲拒绝僧院派来的迎请团，执意要等他长大后才让他回寺院，于是，只能先让当地的西藏僧人在蒙古教导他⁸⁸。1601年一队蒙古军团护送他，回到拉萨哲蚌寺，这个他历代升座，受教育还有生活的地方。他回到寺院学习，他的指导上师是扎什伦布寺的住持罗桑却吉坚赞。于是，他献给他的上师一个尊称班禅喇嘛，意思是：「伟大的学者上师」。但是，中国的传统作法，同时也是藉由扎什伦布寺名义，罗桑却吉坚赞被认定为第四世，因为，中国擅自追封了他的前三世。但是，一般西藏人认为他是第一世班禅喇嘛。这个班禅喇嘛几世之争，横跨在藏中认知不同上。

1615年元朝皇帝朱翊（年号：万历）派了使者请求达赖喇嘛，前去南京为一座寺庙举行祭拜法会。不过，受到达赖喇嘛的婉拒，但是他同意会在西藏自己的寺院，为那座寺院举行供佛法会。他履行了他的承诺，念诵经文，并向空中挥洒米粒⁸⁹。1617年第四世达赖喇嘛于哲蚌寺圆寂，年仅28岁。火化的遗骸一半放在西藏的达赖喇嘛四世舍利塔内，一半送到蒙古他的国家，然后，再分给他的父亲及蒙古的功德主、还有蒙古各部及卫拉特王室联盟。

1619年他的新转世被秘密寻获于西藏中部地区，但是对外隐瞒消息。因为当时信奉噶玛噶举派的藏巴汗王彭措南嘉，因曾被第四世达赖喇嘛的随从回绝覲见达赖喇嘛的请求，怀恨在心，于是下令禁止寻找达赖喇嘛的转世⁹⁰。1618年彭措南嘉和他的支持者攻击拉萨蒙古驻军，并占领了拉萨。他们杀死了众多的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僧侣和信众。许多的格鲁派寺院被迫改成噶玛噶

88 Shakabpa, 2003, p.109

89 Shakabpa, 2003, p.112

90 Shakabpa, p.112–114

举的传承寺院。其余的格鲁派僧侣朝北方逃亡，被局限在偏远地区传教。隔年，蒙古派遣一支大军到达了西藏，其中包含护送第四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后归返的军队。这支蒙古大军攻打了藏巴汗王朝，但是始终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得到最终的胜利。于是，蒙古大军驻军扎营于拉萨近边，而当时格鲁派的大学者四世班禅喇嘛承担了帮助双方达成和平的调解人。最后，一致同意双方互不索赔，被夺取的格鲁派寺院，全数归还⁹¹。1621年彭措南嘉去世后，噶玛噶举派和格鲁派支持者之间的斗争，开始在台面下运作。

1635年卫拉特联盟宣布在西蒙古成立准噶尔汗国。1634-1635年喀尔喀蒙古王子卓克图台吉 (Tsogtu Taiji) 在青海宣布支持噶玛噶举派，并决定和他的儿子一同歼灭格鲁教派。于是，格鲁派派出使者寻求庇护，他们得到了卫拉特联盟（准噶尔汗国）的首肯。托忒文史书《和尔勒克历史》记载：「卫拉特联盟当即召开「丘尔干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派联军前去支援。这支联军以和硕特部为主力，准噶尔部为左翼，土尔扈特部为右翼，随后有杜尔伯特和辉特部的军队」。这一支联军由和硕特部固始汗与准噶尔部巴图尔琿台吉担任正副统帅。在这不久之前，卓克图台吉的儿子阿萨兰已率领了一万英勇壮士的长征军前进西藏。后来，途中固始汗和阿萨兰相遇，并达成和谈。结果是，阿萨兰将一万大军安置在纳木措湖近处，自己只带随身护卫离去。此时，噶玛巴已逃离拉萨。阿萨兰装扮成朝圣者，前去拉萨拜见第五世达赖喇嘛，并在哲蚌寺听闻教法。同时，他不但违抗了父亲卓克图台吉的命令，支持格鲁派，并劝告父亲不可毁灭格鲁的传承教法。藏巴汗成功地让卓克图台吉相信阿萨兰犯了「叛国罪」，带领了他的军队前进拉萨。后来在达赖喇嘛的调解下，二教派双方达成和解。不过，后来阿萨兰因违抗父亲命令之罪，而被处死。

固始汗乔装成朝圣者前去拉萨，谒拜了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喇嘛。

9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他们共议了一个计划，首先，固始汗派军击退卓克图台吉，然后去康区驱逐迫害佛教徒的白利王顿月多吉（苯教支持者），再由白利领土进入卫藏地区。卫拉特联盟依照原订计划，打败并杀死了卓克图台吉，之后，巴图尔珥台吉返回准噶尔，固始汗停驻青海成为了青海的统治者。

1638年固始汗再度组织一个朝圣团进入拉萨。五世达赖喇嘛赐予固始汗丹增却吉杰波（保护佛教之王）的称号和玉玺。固始汗则赠与达赖喇嘛的主要随从们：达赖强佐、宰桑第巴等各种称号⁹²。与此同时，他的手下截获了一纸密函，信中写着藏巴汗和康区部落首领白利决定结盟，一同消灭格鲁派，但许可其他教派，包含苯教的传教自由。固始汗得到达赖喇嘛的许可后，决定攻打康区。和硕特军中亦有安多藏军加入，一起攻打康区，历经一番血战后终于征服了康区。尔后，固始汗决定拿下藏巴汗王国。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曾居中调停，试图阻止，但是，阻挡不了固始汗的决意，这是蒙古联盟军，单方面的决议。1642年固始汗的蒙古军团由于得到，支持达赖喇嘛的各部落藏军相助，顺利取得胜利，歼灭了藏巴汗政权，之后藏蒙军随即迎请达赖喇嘛前往日喀则。

协助固始汗进入卫藏，达赖喇嘛的重要随从索南曲培和固始汗带领的一支迎请团，在离日喀则两天路程处恭迎达赖喇嘛的到临⁹³。达赖喇嘛一行在固始汗的迎请团簇拥下，继续前往日喀则。快到日喀则城前，另一批由600名蒙古军马队和卫藏各部落首长高官组成的队伍，已在外迎候，他们是接引达赖喇嘛一行进入日喀则城内的前导队伍。达赖喇嘛在一大群迎请团队的前导下，进入日喀则城，此时城内的街道两旁已排满整排的僧众和民众的队伍，他们在大街两旁欢欣鼓舞地迎接行进中的达赖喇嘛金銮马车队伍。此外，还有藏人舞团在城内庆欢表演。1642年藏蒙二众为第五世达赖喇嘛在日喀则举

92 Shakabpa, 2003, p.118

93 Shakabpa, 2003, p.123

行正式升登宝座仪式，宝座下方两侧是固始汗及索南曲培。固始汗在供养达赖喇嘛众多礼物后，宣布从康定到拉达克的政权全部移交给西藏。政治上的治理交给索南曲培，他的正式西藏称号是第司 (Desi)，相当于摄政或首相。自此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政府成立，随后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回到哲蚌寺后，正式宣布拉萨为西藏首都，并设定法律，指定各地长官，还有设立政府各部会首长。这是，达赖喇嘛首次成为西藏的政教领袖。在不干涉西藏政治事务前提下，五世达赖喇嘛和他的支持者们都很乐见武将种姓的固始汗部族留在西藏，一同保护西藏佛教⁹⁴。

一部分支持噶玛噶举的部落首长起兵攻打新政府，但是，不久就败战弃逃。几年后，锡金和尼泊尔政府也承认了达赖喇嘛政权。统治西藏的格鲁派政权，因为推翻了卫藏区的噶玛噶举政权，于是和不丹的竹巴噶举政权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后来，在蒙古军的支持下，藏蒙联军攻入门域的本塘地方（不丹东部），后来军士们因南方低地湿热，水土不服，及后勤供应不及等原因，隔年双方订立停战协议，藏蒙联军撤离了不丹。次年，藏军再次开战，一时拿下了帕罗地方，但是，又被不丹军击退。

1645年固始汗尊赠班禅喇嘛「班禅博克多」的尊号，蒙古话的意思是伟大的班禅喇嘛。同年，在吐蕃王朝638年兴建的皇宫旧墟，拉萨的红山上开始建造布达拉宫。三年后，达赖喇嘛噶丹颇章政府迁进布达拉宫的白宫。从此之后，布达拉宫成为西藏的政教中心，同时也让格鲁教派的势力凌驾于其他教派之上。例如，五世达赖喇嘛命令主张他空见的觉囊派和少数的噶举寺改宗为格鲁派⁹⁵。另外，康区征收的人口税，支撑了拉萨中央政府的行政费用。

94 Besprozvannykh, 2001

95 Nevertheless, the Jonang sect...

第二章 总结

不论在古代或是中世纪，西藏从来就不属于其他国家的一部分。虽然有一些个别的藏人居住地，曾属于中世纪的中原王国或蒙古王朝。西藏第一次与中原地区的王朝有密切的往来，是始于鲜卑族所建立的大唐王朝。两国之间，有过战争，其中各有胜败，也有过和平相安的岁月，但是不管在任何时候，西藏都不曾被统治。明朝和西藏间是有轻微的接触，但是也是局限于明王室与几位上师间的私人情谊，明朝给予的各种名号或名称，只是方便确认对方的地位和国家的大小，以便决定互赠礼物的内容及多寡，此外，还有许可双方边境贸易往来的证明。给予名号其实也是方便明朝自己，因为外邦各地的语言不同，地位和制度的制定也不一，所以，明朝只能以自己的认知去区别，给予层级的称谓，再依对方的称谓，进行外交活动和礼仪。其他的中原国家则几乎没有与西藏有任何接触与往来。此外，中世纪的中原政府，和蒙古不同，对吐番王国及土地种种，一点都不感兴趣。

另一方面，西藏人和蒙古人透过相互密切来往，逐渐形成一个藏蒙文明圈。之所以会形成的原因，不光是，这二者的民族关系和谐与世界观相似，还包括对所有宗教的宽容度高。如同，蒙哥可汗的名言：「如同神给我们长短不等的手指般，祂也赐予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⁹⁶。即使，藏蒙双方都采用佛教作为国家的精神指导，但是他们依旧尊重其他宗教的存在，不管是西藏的苯教和蒙古的萨满教，还是回教等。也可以说，是世界上对所有宗教采取最宽容态度的政府。笃信佛法著名的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西元前三世纪）也曾告示一条法令⁹⁷：「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不可以指责他人供养的多寡。各宗教之间要和睦相处，不可互相攻击，也不可自赞毁他宗。」。17世纪曾有天主教传教士到西藏传教，虽然他们无法成功地让西藏人改信天主教，西

96 Rubruc, 1957, p.174

97 Androsoy, 2006a, p.594

藏政府也帮助他们平安地前往印度，不但提供一切旅途所需，还派向导一路相陪保护。这种对外来宗教的宽容度，在与之同时代的欧洲和中东阿拉伯地区是无法想像的。

蒙古一再地帮助西藏统一政权。他们不单辅助西藏成立一个中央政府，让萨迦派崛起，并在蒙古各地建立格鲁派寺院，学习格鲁派教法，还进一步地，发展藏蒙文明圈。虽然有些历史作家认为⁹⁸：「13世纪忽必烈可汗并吞西藏纳入中国版图…为了要在西藏扎稳根基，这位中国皇帝试图找一位寺院方丈充当西藏代表，于是这个统治者得到了达赖喇嘛的封号」。但是这种说法都是不正确的，西藏并不是元朝的一部分，在任何情况下，虽然与蒙古有关，但是跟中原文化圈是毫无关联的。

十七世纪上半，在西藏发生的一些事件，常被引用为宗教排他战争及灭佛的例子⁹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战争是因为有两方势力，在争夺西藏中央卫藏地区的掌控权，但是名义上却假藉宗教名义。

事实上，这些战争并没有导致支持者改宗，战败的一方的信仰没有被改变，之后也没有以宗教名义进行报复。还有即使，没有宗教名义，流血事件还是会在西藏内发生。菩萨（即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实例），这个慈悲的统治者，是唯一可以让西藏统一团结的代表，这种概念也可以套用在蒙古境内¹⁰⁰。自从佛教在藏蒙二地广传后，高阶转世的喇嘛在政治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大。如同，二十世纪初，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独立，建立政教合一的大蒙古国。

98 Ovchinnikov, 2006, p.41-41

99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100 Elikhina, 2006



公元 763 年后立在拉萨布达拉宫山脚的恩兰·达扎录恭纪念碑。碑文详述了这位西藏将军戡定内乱、扩张疆土、攻取中国唐朝首都长安等的赫赫功绩。

第三章

大清帝国时期

十七世纪，满族的先祖从中亚移居到明朝建州。1616年满族首领努尔哈赤在东北地区建立后金王国，他的继任者皇太极又于1636年改国名为大清，并在盛京（今沈阳）称帝，当时大清的领土只限于满洲地区。满洲的统治阶层虽然信仰萨满教，但是，他们对其他宗教也采取宽容的态度，甚至还邀请藏传佛教的僧侣到宫廷。1639年皇太极接到来自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固始汗及藏巴汗的一封信函⁰¹。信中表示，他们期望双方可以建立友好关系。皇太极的回函信中称呼他们为「西藏可汗王和大喇嘛上师」，强调他也想要共同弘扬佛法，还暗示他自己是西藏可汗的共主，如同他想当蒙古部落的大可汗一般。1642年西藏派遣伊喇固克散呼图克图带领一队使节团，前往盛京，虽然皇太极以极隆重礼节迎请。但是，他的回复却是，他还不清楚现在是谁掌握了西藏政权，不过他（如同蒙古的大可汗一样）一定会保护西藏所有的教派。这位满清天聪可汗（皇太极）写给西藏的信函仍被保存完好⁰²。信中并没有显示出与西藏之间的任何正式官方关系，但是皇帝明显地表达了，要保护所有的佛教教派。

1644年满清打败明朝，迁都北京。固始汗送了封信函给大清皇帝福临（年

0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2 Martynov, 1978

号顺治)⁰³，信中要求大清皇帝和五世达赖喇嘛建立檀越关系⁰⁴。1647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送了一尊金佛去北京，祝贺大清皇帝取得胜利。顺治帝福临派喇嘛席喇布格隆前往西藏，敦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前往北京。但是，西藏的广大僧侣和群众都不愿西藏的衮主离开西藏，其中，拉萨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的首席堪布喇嘛（住持）都会议阻止他前去。1649–1651年间顺治多次派遣使者去西藏恳请五世达赖喇嘛前往北京⁰⁵。

最后，1652年藏历三月中旬，达赖喇嘛与三千余随从，自拉萨启程前往北京⁰⁶。出发时，西藏各地的僧俗群众都纷纷赶至，一时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固始汗和第司首相一行，相伴随行了一日，去北京沿途上也受到各地所有藏人和蒙古人最崇敬的恭迎。从西宁的边界开始，大清政府在边界处迎接达赖喇嘛的到临。满族的大臣们希望他们的年轻皇帝前往边界迎请西藏教宗，但是，对藏传佛教有排斥感，害怕皇帝也和蒙古族一样尊崇藏传佛教的汉族高官们，规劝皇帝派亲王前去迎请。他们的说法是，要与蒙古族的元朝有所区别。于是，五世达赖喇嘛乘坐大清最高规格礼遇的黄轿在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的引领下，抵达清河，在清河时，顺治帝又派他的叔父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前去迎接。根据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记载他和顺治帝（据称）是偶遇于狩猎场⁰⁷。另一种版本则说：「一位大清大臣前去向达赖喇嘛报告说皇帝将来会见他。不久后，紫禁城的九门提督率领三百名骑兵抵达，他表示皇帝会于次日到来，现在先进行会见的彩排。1653年1月14号顺治皇帝依照「边内亲迎」礼节，在北京城南二十华里处的皇家猎苑木兰围场与达赖喇嘛相会。15岁的顺治帝率前握住36岁的达赖喇嘛的双手后，开始互相问候。每个细节都在帝国汉族高官的建议和筹划下，充分地做好了十全的准备和演练」。

03 满清也依照中原传统设立皇帝年号等

0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5 Shakabpa, 2003, p.126

06 Shakabpa, 2003, p.127;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7 Dukulai Gozang, Tibet and Manchu, 2008, p. 8

皇帝在北京安定门外的普静禅林中为达赖喇嘛新造一座寺院：黄寺，后改称为西黄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也是大清儒家史官刻意不记载的史实，就是当时北京的满蒙王公们络绎不绝地前往黄寺拜谒达赖喇嘛尊者。在皇帝的请法下，达赖喇嘛法王亲自主持祈福消灾法会。大臣们不断地送来皇帝的豪华供养品，其中有黄金曼达盘、白银曼达盘、法王帽、龙纹供盘等。1653年春天达赖喇嘛在黄寺举行西藏新年的祈福大法会，并宴请宾客。随即，达赖喇嘛表示要返回西藏，主要原因是因为考虑到北京的酷夏，让习惯生活在高寒地带的藏人无法适应。不过，却得到清廷的婉拒。清廷期望达赖喇嘛能参与蒙古王公大会，利用他的权威去压制蒙古诸部落王国的野心。

1653年春天达赖喇嘛还是离开北京，无法参加蒙满王公大会。由于，达赖喇嘛在北京期间，很多蒙古的皇亲贵族都纷纷赶来拜谒他，让北京政府见识到达赖喇嘛极大的影响力。在欢送式典中，达赖喇嘛坐在顺治皇帝右边的宝座上⁰⁸，顺治帝向达赖喇嘛献上，刻有藏、满、汉文的金册和金印。册文



第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

内容：「朕闻兼善独善，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教之途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一也。兹尔罗布臧扎卜素达赖喇嘛，襟怀贞朗，德量渊泓，定慧偕修，色空俱泯，以能宣扬释教，诲导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驰东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而欣尚，特遣使迎聘。尔早识天心，许以辰年来见。朕荷皇天眷命，抚有天下，果如期应聘而至。仪范可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圆通之境，扩慈悲摄受之门。诚觉路梯航，禅林山斗，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刺喇但喇达赖喇嘛』⁰⁹。应劫现身，兴隆佛法，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休哉」。后来，因为这个封号，竟也被扭曲解释成，

08 Shakabpa, 1988, p.116

09 Shakabpa, 1988, p.117

蒙藏二族归附于清政府的证据。金册的汉文内容，完全是中原儒学史家，依据历代相传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识形态下撰写而成，一字也不提达赖喇嘛和顺治帝之间的关系¹⁰。之后，议政大臣内宏文院大学士兼明史副总裁官宁完我(Ning Wanwo)奉皇帝之命，在黄寺的创建碑文上，纪录不同的解释。内容包含因达赖喇嘛法王的莅临，护佑了大清国泰民安，并为所有的有情众生祈福消灾。当时，互赠称号已成了喇嘛上师和皇帝之间缔结「檀越关系」的传统仪式。所以蒙藏二地的共同上师，五世达赖喇嘛法王也颁赠顺治皇帝一个护卫天下众生的转轮圣王名号及一只金碟，上面刻印着：「一统天下文殊菩萨圣王」。

关于，满族的皇帝成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显然是出于政治动机。大致与其同时，俄国的皇帝和皇后被认证为白度母的化身，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人是金刚手菩萨的家系。维多莉亚女皇等同吉祥天母¹¹。西藏人相信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和金刚手菩萨是保护西藏的祐主。于是满族和蒙古族国家的统治者，顺理成章地必须要担负身为化身们的责任。或者，其他国家的君主们也是类似这种情形。然而，这些统治者不会成为修行密宗时的观想对象。

15岁的顺治帝福临同时也给予远在青海的固始汗封了头衔，册文及印文当然同时也用了三种语言藏、蒙、满三种文字，册文中记载：「和硕特部固始汗尊德乐善，秉义行仁，惠泽克敷，被于一境，殫乃精诚，倾心恭顺，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封印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尔尚益矢忠诚，广宣宗教，作朕屏辅，辑乃封圻。如此，则带砺山河，永膺嘉祉，钦哉。」印文曰：「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印」¹²。当时西藏与和硕特部既不是清朝的领土，也不是他的属国或属臣。清朝继承中原的史观文化，认为跟中原地区来往的

10 Martynov, 1978

11 Berzin, 2000

12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外国（外番）都是自动来归降于他的（臣子们故意这么报告，讨皇帝欢喜）¹³。故意忽视事实，自行地在金册中刻印。而不甚懂中原文化及文字含义，天性大而化之的游牧民族君王，认为这只是彼此建交，互相展示友好的外交礼仪。当时的西藏政权稳定，固始汗军事实力强大，根本不需要清朝的保护。反而，当时清朝还处于未安定时期，尚未拿下整个中原，与北方俄国的哥萨克骑兵的战斗直到康熙年间的雅克萨之战，才拿回黑龙江流域。和南方明军郑成功的海澄战役，也惨败。与蒙古族各汗国，也因为达赖喇嘛在蒙古的威望，蒙清之间才得以有和平的空间。

1655年固始汗去世。他的儿子们继承了在青海与中藏的和硕特部。和硕特部可汗和清朝的关系，虽被外界视为藩属¹⁴，事实上最高的权力中心是达赖喇嘛。固始汗去世后，由于没有明确指定继承人，还有诸子之间的矛盾，最后还是由达赖喇嘛裁决定夺。他将和硕特部划分成左右二翼，决定由固始汗的长子达延汗继任和硕特部汗王，最终总算让和硕特部免于完全分裂。和硕特部汗王因为和西藏佛王达赖喇嘛有「檀越关系」，故一向以护法转轮圣王自居，驻留青海，一旦西藏需要军事援助时，战神种姓的和硕特部就可以随时出兵保护佛国。虽然，刚开始时和硕特部有干涉到西藏事务，但是后来更深入佛法后，对达赖喇嘛的治理佛国家园的能力深信不疑，逐渐整个西藏就由达赖喇嘛的甘丹颇章政权掌控。与此同时，遥远国度的孟加拉王朝的沙王霍贾也派使者觐见达赖喇嘛。同时，西藏也曾派兵到不丹处理局部的地方冲突。1659年达赖喇嘛派代表到蒙古，去调解蒙古亲王间发生的内哄，维护了国家的团结¹⁵。后来，蒙古亲王们共同写下和平团结的誓言，并以密函上供给达赖喇嘛。此外，达赖喇嘛也多次地调解了蒙古各部与清朝的冲突。

13 Besprozvannykh, 2001, p.148

14 Besprozvannykh, 2001, p.147

15 Shakapa, 2003, p.130-131

与此同时，清朝拿下了南明王朝（明朝皇族与官员在中国南方所建立的若干政权的统称）。1658-1659年领清兵入关的吴三桂，歼灭了现在四川和云南地区的南明。1662年将逃往缅甸的南明皇帝朱由榔和他的儿子引渡回来，并处绞刑。顺治帝福临于同年驾崩。玄烨（年号康熙）继承帝位，他的祖母是来自成吉思汗血脉的黄金家族¹⁶。1673年康熙帝下令撤藩，导致平西王吴三桂等起兵反抗。1678年吴三桂在衡洲登基为帝，国号大周，建都衡阳，年号昭武。他在位期间，也一直保持和达赖喇嘛政府接触。于是，达赖喇嘛送封密函给康熙，问他如果吴三桂持续坚持的话，清朝是否愿意见和，并退出南方的土地¹⁷。同时间，西藏的军队也占据了云南的两个小城市（这两个城市自古就是藏族的居住地，属于支持噶玛噶举派部族辖区）。康熙派人至西藏请求出兵相助，围灭吴三桂。但是，达赖喇嘛以藏军和蒙军不适应云南炎热气候，且天花流行，再加上地处遥远，必定粮草不继，人饥马瘦等的理由，加以婉拒。由此可知，西藏是独立的国家，清朝皇帝并无法让西藏政府听从他的旨令。

1693年康熙迎请安多地区的最大活佛至北京驻锡，并赠与章嘉呼图克图（Changkya Khutuktu）的称号¹⁸。清朝政府试图利用他的影响力，扩张他的支持者，夺下青海蒙族的霸权地位。

1680年西藏和拉达克之间，引发了冲突。拉达克决定帮助受到西藏武力威胁的不丹。于是，藏蒙联军，在西部阿里地区的古格、普兰、日土围捕拉达克军队。1684年西藏和拉达克签订协议，承认这三个地区属于西藏。吴三桂死后，他的孙子吴世璠继位，年号洪化¹⁹。1681年清朝拿下贵州和云南，击溃吴世璠军队，大周灭亡，这个独立的中原王朝大周帝国政权只维持数年。

16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17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8 Bogoslovsky, 1978

19 Levkin, G.G. China or Manchuria...

1683 年清军彻底平定了一些零星大周汉族部属的反抗。

五世达赖喇嘛，这位被西藏人称为「伟大的五世」，统一西藏，让西藏的佛教更加兴盛蓬勃，于 1682 年圆寂，在世 68 载。达赖喇嘛在西藏及蒙古的影响力非常大，由于当时还与拉达克和不丹战争中，于是西藏第司桑杰嘉措向外界隐瞒了达赖喇嘛圆寂的事，说他已经进入长期闭关修行。他采取了两种隐瞒手法，在重要的场合和法会时，宝座上放上达赖喇嘛的法衣作为代表。如果遇到蒙古王公一定要来拜见时，则让达赖喇嘛的尊胜寺一位长得很像他的老僧侣德帕得瑞，戴上一顶几乎遮盖整张脸的大法帽，装扮成达赖喇嘛。这让人们认为，第司想要独自掌政统治西藏。不过，另一种说法，更有其可信性。就是五世达赖喇嘛害怕自己一生的努力因自己圆寂，而化为乌有，所以交代遗言，将权力交付于五世班禅喇嘛。只是，当时的桑杰嘉措年纪尚轻（30 岁），他要面对的现实是，他无法确定，找到的新的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后，他的权力是否还能掌握在手里。五世班禅喇嘛还小，错综复杂的蒙古²⁰世界及不满的康熙帝，还有周边西藏无法安抚的，仍在对抗清朝的明朝余将。此外，又有一种说法，或许当时清朝皇帝也得知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但是却保持沉默。他不戳破这个秘密，是因为他需要利用达赖喇嘛法王的权威，来维持与蒙古各部的和平友好关系。

事实上，仍处于与明朝余军内战中的康熙帝，也需要运用这个外交战术与蒙古汗国保持和平。康熙也曾去函请求五世达赖喇嘛调停准噶尔部对喀尔喀部（中部和北部蒙古）的战争。西藏第司桑杰嘉措以达赖喇嘛的名义派人前往调停，但是，最终还是无法达成和平协议。准噶尔继续攻击喀尔喀，他期望能统一蒙古后，再将中原夺回，取代清朝。满族是女真人的后裔，而后者曾经征服蒙古²¹。我们很难去指责准噶尔的侵略，因为清朝也是非常积极

2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1 Smith, 1996, p.117

的计划扩张领土。很明显地，早晚清朝都会与准噶尔发生冲突。

与此同时，喀尔喀各部王公们向清朝提出阻止准噶尔入侵的保护请求。1691年在多伦诺尔湖附近喀尔喀部举行了蒙古王公大会，共同承认清朝可汗成为他们的共主大可汗。康熙向五世达赖喇嘛（即桑杰嘉措）表示希望准噶尔能退回到西藏。

1694年康熙打败噶尔丹可汗后，发布五世达赖喇嘛早已圆寂的消息，并请求由五世班禅喇嘛代理掌管西藏政权。1695年春天，西藏第司桑杰嘉措向康熙交涉，表示不要废除噶尔丹可汗的头衔，同时，要求清军撤出青海与西藏的边境。康熙回应说，他很早就得知五世达赖喇嘛早已圆寂，而且第司桑杰嘉措是清朝属臣，没有权力要求撤军²²。当时，康熙寄出三封密函分别给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第司桑杰嘉措。给班禅喇嘛的信中，指责第司协助噶尔丹，并邀请班禅喇嘛造访北京，表示有事相谈。1696年桑杰嘉措发布了五世达赖喇嘛圆寂的消息，寻访到的六世转世灵童已十三岁。此外，桑杰嘉措也被迫将此讯息，发正式公文给北京。当1697年西藏布达拉宫派来的信使抵达时，康熙帝亲自出来迎接于皇宫的第二道宫门前²³。同年，噶尔丹兵败自杀身亡，策妄阿拉布坦继任为新噶尔丹可汗。

欧洲的学者通常会描述清朝的皇帝从一开始就企图利用藏传佛教来与蒙古达成「和平」协议，然而，这并非事实。清朝于中原的北京建都后，清朝的皇帝本身也皈依成了佛教徒。不过他们依然尊重各种宗教，而且延续明朝传统，采用儒家思想为治国教民的方针。清朝王室始终都与佛教高僧维持「檀越关系」，而且藏传佛教在当代的发展宛如「黄金时代」遍地开花²⁴。1882年光是在西藏中部就有2500座寺院，76万出家众。数千的寺院，分别

22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3 Shakabpa, 1988

24 Uspensky, 1996

座落于各地。清朝乾隆帝，甚至在他的热河夏宫建了一座和布达拉宫一模一样的宫殿，后来还把北京的雍和宫改建成藏传佛教寺院（他的前任雍正帝早已把一半改成藏传佛教寺院，作为章嘉呼图克图活佛居住并使用的处所）。十八世纪末以来，清朝帝王每年都在此寺，为王室祖先举行超度祭典法会。

清王朝持续扩大领土，有些领土，就像中原地区一样被纳入它的版图，其余的，如蒙古和西藏，则发现到自己或多或少要依赖着清王朝。清朝的理藩院专门处理对外事务，西藏也在其内。理藩院专门处理「外部关系」，正如其字意一样，理是处理之意，而藩是外藩，外国的意思。特别是对于疆界相邻的邻国，就要更加小心处理及关注。康熙也曾说，「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责任重大」。因此，理藩院办公室主要处理的外国事务，主要对象是：「蒙古、西藏、东突厥斯坦和俄国」。理藩院对西藏主要处理的事务是：1) 登录并处理年贡的数量和阶级，作为回赠礼物的准则。虽说，中文名字为年贡，但是，清朝也是要回礼，依照中原文化，回礼的价值和数量，一向比对方送来的多，用以表征天朝的强盛。2) 推荐西藏贵族或部落首长，并给以封号和订定年贡数量和种类，作为拉拢的手段之一。当时，不论西藏与蒙古等外藩各地，新兴势力等，时强时弱，清朝一方面需要拉拢，一方面需要牵制，不过，满族以前也是中原人士眼中的外藩，对于，同为外藩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想法，他们比汉族更为理解与认同。3) 安排皇室拜谒西藏高僧 4) 处理与西藏的贸易往来²⁵。满清政府本身是为了宗教目的而广传佛法，并不是将佛法当工具，以便征服异族。与此同时，清政府也试图和教会合作，帮助教会入驻大清，如同俄罗斯的东正教与俄皇一样，相互支持拥护。

1697-1698 年康熙帝多次派遣使者送邀请函给五世班禅喇嘛，竭力敦请他前往北京。邀请函内康熙帝特别强调推广佛法的重要性，还有西藏和大清间的友好关系。五世班禅喇嘛拒绝了邀请和回应，导致西藏当局受到被惩处

25 Kolmas, 1967

的威胁。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并没有接到任何邀请，因为他还年幼。传言说他对于研读佛法并不热衷，正如他说不喜欢参加辩经和成为僧侣。1701年蒙古可汗策妄阿拉布坦汗和拉藏汗表示他们不认同仓央嘉措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1702年仓央嘉措到了应该接受比丘戒的时候，但是他又拒绝接受了。甚至，他还前往扎什伦布寺在五世班禅喇嘛跟前舍弃沙弥戒²⁶。归还了戒律后，他开始学射箭，与女性交往，还有创作诗篇，就是后来闻名的六世达赖喇嘛情歌（中译名）。

与此同时，和硕特部汗王拉藏汗非常敌视桑杰嘉措，从而，他也拒绝承认仓央嘉措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第司桑杰嘉措企图毒杀拉藏汗的传言传开后，藏蒙僧俗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1705年经各界高层及五世班禅的代表，商议调停下，一致合议让第司辞去职务，命拉藏汗返回青海。可是拉藏汗在抵达那曲地区后，遂即组织了一支军队发兵，桑杰嘉措也举军对抗。拉藏汗得到了一些西藏贵族的帮助，打败了第司，处决了他，并进驻拉萨。之后，北京宣布逮捕「假」六世达赖喇嘛，并将他流放至中国。虽然，西藏高层当局并不认为仓央嘉措是「假」六世达赖喇嘛。也承认他的菩提（光明状态）缺失，可是也没反对他被押送到北京²⁷。

1706年6月11日拉藏汗传唤仓央嘉措，列举他的劣行和罪过，将他移转到拉萨附近的蒙古兵营，并于6月27日发布仓央嘉措的废位和流放命令²⁸。这项举动引起了西藏人民的恐慌，哲蚌寺的僧众攻击了押送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和硕特部军队，并将达赖喇嘛迎往寺内。西藏神谕再度重申了六世达赖喇嘛是真实转世，只是他的再来，受到邪恶力量的干扰。拉藏汗派大军围攻哲蚌寺，仓央嘉措为了避免遍地血腥，不顾众人反对，迳自走出寺院，

26 Shakabpa, 1988

27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8 Shakabpa, 2003, p.146

进入敌营。纵使如此，拉藏汗还是持续捉捕哲蚌寺僧众，破坏了局部的寺院楼房。仓央嘉措以及桑杰嘉措的夫人和小孩也一起被押送至流亡地。仓央嘉措圆寂（可能被杀）于青海湖近处的公噶瑙尔，享年 24 岁。康熙帝下令不许举行葬礼。因为没有公开的丧礼，引起各方揣测，于是仓央嘉措神奇遁走的传言，不胫而走。根据藏人民间传闻，六世达赖喇嘛是高层次修行的瑜伽士，他的诗中藏有极深的密法修行要诀²⁹。

废掉仓央嘉措后，拉藏汗和五世班禅喇嘛重新恢复关系，在班禅喇嘛的参与下，在拉萨找到了「新转世灵童」。这位新六世达赖喇嘛（僧名：益西嘉措帕登）被班禅喇嘛和拉藏汗及清政府所认定³⁰。1710 年为了加强在西藏的影响力，清廷派遣侍郎赫寿前往拉萨担任「办理西藏事务」一职。但是，他隔年就返国了。1713 年清政府供养五世班禅喇嘛一副金册和金印，恭称其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译自于藏语仁波切（珍宝）的蒙语，代表伟大的上师如珍贵的珠串般不断转世来教化众生直至成佛的工作。所以，「班禅额尔德尼」的意思是「珍宝般伟大的大学者」。但是，可笑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网上，竟将此称号的意思，翻译成「达赖宗教事务的代理人」³¹。

益西嘉措并没有得到藏人和蒙古民众的支持。此外，三大寺派出的僧众在理塘找到一位名叫格桑嘉措的六世转世灵童。依据仓央嘉措的预言歌：「白鹤，请借给我你的翅膀，我不会去比理塘更遥远的地方，从那里，我会再返回」，加上理塘的神谕，确实了他是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³²。1715 年满清政府承认他的转世，隔年，他被转移至安多区的塔尔寺（因为拉藏汗认证的达赖喇嘛住在拉萨）。

29 The rebel Dalai Lama...

3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31 Briefly on Tibet: a historical sketch...

32 Tibet and Manchu, 2008, p.19-20

拉藏汗察觉到满清政府的敌意，于是派他的儿子去向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汗的女儿求婚，开始寻求准噶尔的支持。但是准噶尔却私下秘密运作，藉口护送拉藏汗的儿子和他的新婚妻子回拉萨，暗中派台吉大策凌敦多布率六至七千的大军经由藏北纳木措攻入拉萨。假设当时准噶尔发现拉藏汗是满清政府的傀儡后，取得一些西藏地方部落的支持，私下密议共同驱逐拉藏汗政权。不久拉藏汗战死，准噶尔拿下拉萨。指挥官大策凌敦多布是策妄阿拉布坦汗的弟弟，接收了拉藏汗政权，逮捕了拉藏汗所立的达赖喇嘛益西嘉措，并把他送往北京，1725年卒于当地。

拉藏汗的一个儿子，被准噶尔囚禁。他的妻子逃到青海寻求清朝的军事援助，将准噶尔赶离西藏。1718年清朝派西安将军额仓特率兵数千进藏，但是在藏北草原被准噶尔军击溃，几乎全军覆没。

自此，和硕特部在西藏的势力，被准噶尔部取代。只是，准噶尔在西藏并不得人心，他大肆打击宁玛派，杀害宁玛派四大高僧，还毁坏两座重要的宁玛祖寺³³。在西藏的请求下，准噶尔试图说服满清让达赖喇嘛格桑嘉措返回拉萨。但是，得不到清廷回应，于是，准噶尔在西藏更加不得人心了。最后，西藏第司和官员们传送一封密函到塔尔寺，信中说明西藏政府承认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喇嘛。1719年康熙命十四皇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进入西藏，讨伐准噶尔部。胤禵的大军兵分三路，围逼在西藏的准噶尔军队，结果，准噶尔当时也受到周边藏族的叛乱，估计无胜算的机会，决定不战，走前将拉萨洗劫一空，撤退返回西北准噶尔的领地。八月，因为清朝定西将军葛尔弼率军已顺利地进入拉萨，胤禵途中返回青海，命令平逆将军延信护送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返回拉萨。

康熙帝十四皇子胤禵代表清朝中央，呈送这位新达赖喇嘛「弘法觉众达

33 Shakabpa, 2003, p.149

赖喇嘛」金册和金印，这份金册中用藏蒙满三种文字制成（没有汉文）³⁴。1720年4月27日大清将军延信护送七世达赖喇嘛抵达西藏。此时，满清政府依然不承认仓央嘉措或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康熙帝写了一封信给新达赖喇嘛和他的拥护者，信中宣称他大清皇帝和固始汗的后人们，都是达赖喇嘛的大檀主（大功德主），他们都愿意供养达赖喇嘛和他的随从及僧众们所有费用为期三年。信中康熙帝还请求达赖喇嘛说服青海蒙族各部和平相处，并对清廷保持忠诚³⁵。

1720年七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升座登基。同时，西藏在清朝组成的军事指挥官（其中包含两名藏人、四位蒙古王子、两名喀尔喀人还有两名和硕特人）的强权下，成立了临时政府³⁶。1721年春天设立了三位噶伦（大臣）政府制度，由西藏西部首领康济鼐担任首席噶伦大臣。清朝还赠封他为大清巴图鲁（大清勇士）的称号。环绕拉萨的城墙已被拆毁，蒙古喀尔喀人贝子策旺诺尔布，下令清军进驻城内，并报告清朝将军延信。此外，清军也部署军队在理塘和昌都。而后，清朝将西藏的理塘东部和巴塘划入清朝的四川省。

1723年康熙驾崩，胤禛（年号雍正）继位后，因长年征战准噶尔部联盟，导致国库超支，资金吃紧³⁷。于是命理藩院的代表鄂赖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前去拉萨，另委任两位新噶伦大臣，一位是颇罗鼐，另一位是达赖喇嘛的强佐扎尔鼐，治理西藏事务，并将军队撤离拉萨³⁸。

1722-1725年青海弥漫反清氛围，青海和硕特部结合二十万唐古特（Tangut）藏族起兵反抗³⁹。他们起兵的理由是讨伐清朝官员在七世达赖喇嘛升

34 Besprozvnykh, 2001, p.168

35 Shakabpa, 2003, p.150

36 Smith, 1996, p.126

37 Besprozvnykh, 2001

38 Kychanov and Melnichen, 2005

39 Namsaraeva, 2003

座典礼期间，所做的各种残虐行为。不过根据其他资料显示，真正的理由是居住当地的汉人殖民者自己扩张设立边界宣称，从祁连山（又名南山）到嘉峪关已被割让给清朝。结果，引起原住民藏族的不满，不但消灭当地汉族人口，还拒绝清朝给予的封号，各部首领恢复自己原来的名称。于是雍正帝派年羹尧统领边防各大臣，共组讨伐大军。最后，清军捕获了十万俘虏，烧掉若干寺院（包括一间重要的主寺），焚毁七千民房和十七座村庄。自此，青海被清朝占领。安多和康区之间的边界，回复到元朝时期⁴⁰。罗卜藏丹津是这次起兵行动的首领，和西藏一位噶伦有亲戚关系，后来他带领余军逃往准噶尔汗国。满清政府害怕西藏再发生动荡，派驻了二千骑兵驻扎，严禁青海蒙古部族军队进入西藏。

西藏噶伦间的不和，引发了内战。结果是清朝支持的噶伦大臣颇罗鼐得到胜利。此役中，清廷派出一万一千大军进入西藏，当他们抵达拉萨后，就开始审讯颇罗鼐的政敌。其他三位对抗颇罗鼐的噶伦被判凌迟（将身上的肉，一片片割下，直至死亡）处死⁴¹。七世达赖喇嘛和他的父亲被移居至理塘近边的噶塔寺（gartar monastery，中国称泰宁惠远寺）。

康区的重要区域，理塘东部和巴塘被清朝迳自划入四川省。建塘（藏语，中文改成中甸）、维西、德钦等划入云南省，还有北边青海藏区四十支游牧，被改成清廷西宁的辖区⁴²。从而，1724年安多区（中文名：青海，蒙文名：可可西里）主要的住民藏族和蒙古族，也被列入西宁的管辖。康区的部分土地被恣意切割，划分成27个地方辖区，并入邻近中国省份。满清皇室还将后藏和阿里供养给五世班禅喇嘛，西藏政府的直接管辖区被剥夺，只剩下卫和昌都。但是，尽管满清政府并吞了西藏的大部分土地，但是，西藏的民众还

40 Smith, 1996, p.126

41 Outside of Tibet, The Manchus...

42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是听令于西藏政府和寺院。

安班（藏人称呼清朝驻藏大臣）被清朝皇帝派到西藏当大使，他主要的工作是充当皇帝和西藏政府的联络管道。一直以来，都是由满人任职安班，偶而也有蒙古人。汉人安班则是十九世纪末才开始出现⁴³。最初的安班，都只是有特别藏中事务处理时，清朝皇帝临时派到西藏的代表。1727-1750年间清朝派驻西藏的安班大臣，人数不定，五至一人都有，也无统一头衔，有统理、协理事务等名义。他们的功能被限于观察西藏情势，注意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的动向，还有组织西藏的防御⁴⁴。

1728年满清派驻军一千五百名在拉萨，隶属驻西藏安班麾下。被恣意裁并割分的康区，有十四地方辖区划入拉萨，余下的十三地方辖区裁并入四川省。但是后来划入于拉萨的康区边界地方辖区，时常因局势而改变其隶属。一些城市的郊区，进驻清朝小型军队，负责安保。保护沿路来往藏中的礼物和公文，以便安班确切执行他们的任务（即使他们并非做得到）。清代的史官，也沿袭中国史官传统，认为外国派使者来建交，都是来朝献贡，并祈求成为旗下属臣。双方互赠礼物时，一定写成是外臣来贡，回赠礼物时，一定纪录为下赐金册，并赐官号获封号⁴⁵。因此，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关系，被描述成与达赖喇嘛地位平等，共同监理西藏事务。噶伦大臣及旗下的噶厦的僧俗官员皆由理藩院任命指派，同为驻藏大臣的下属。而所有送给清朝皇帝的礼物，皆统称为「进贡」。

西藏开始进入和平。新的西藏噶伦政府非常护持佛法，也与清廷取得协议，清廷每年会供养西藏寺院五千两白银，并提供制作西藏大藏经的印刷版本。颇罗鼐以蔡巴和藏地其他版本为蓝本，经过校订、补充，自1730-1732

43 Namsaraeva, 2003

44 Namsaraeva, 2003

45 Lu, 1828, p.114

年完成经藏「甘珠尔」，又于 1741-1744 年完成论藏「丹珠尔」。存放于纳唐寺，称纳唐新版。

尽管，清廷在西藏派驻安班和驻军，但是，西藏政府依旧持续治理西藏事务，也拥有自己的军队，并不归附清军麾下。1730-1731 不丹发生内战，西藏派代表进入调解，后来达成协议，不丹也派一名驻拉萨大使，并每年互赠礼物，表示两国友好关系。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一直延续到 1950 年。1732 年拉达克王国也与西藏建交。

1734 年雍正帝命他的弟弟允礼前去理塘附近的噶塔寺拜见七世达赖喇嘛⁴⁶。他资助了边境一座寺院的修缮金，并供养砖茶给西藏所有的寺院。1735 年七世达赖喇嘛被迎回拉萨，此时颇罗鼐已完全掌握了政权。达赖喇嘛九月抵拉萨，雍正帝胤禛于十月驾崩。弘历（年号乾隆）继位。

1740 年不丹入侵锡金王国。当时锡金王还未成年，于是他的随从前往拉萨，请求颇罗鼐派人去协助国王治理朝政。于是，西藏派遣了一位摄政前去辅佐。后来锡金王成年后，西藏送了官方文件，祝贺他的正式登基。1740 年乾隆帝晋封颇罗鼐为郡王。1747 年颇罗鼐死于疾病，作为一位政治强者他的统治时期西藏社会一片祥和，但是，他与清朝的合作，却让清朝得了藉口，以此主张大清对西藏的主权。

颇罗鼐居住在拉萨的次子珠尔墨特旺图世袭父亲的爵位，并接任首席噶伦。他决定将清军从西藏驱逐。他送封信函去清廷，宣称藏军的战斗力，已经不输清军，足可以制止绑架妇女和马匹，在信中他还提起，满清安班干涉西藏内政⁴⁷。结果，乾隆帝同意减少驻军，只留下百名军士做安班的护卫，并禁止安班干涉西藏内政。但是，乾隆不同意让藏军进驻拉萨。

46 Shakabpa, 2003, p.158

47 Shakabpa, 2003, p.160

珠尔墨特旺图也写了封信给准噶尔汗，邀请准噶尔进入西藏。当时，乾隆帝正在准备全力征战准噶尔部。但是，这封密函却给驻藏大臣安班所收买的人截获。1750年11月安班邀请珠尔墨特旺图到他们的城堡，谎称说要给他大清皇帝的赠礼，然后将珠尔墨特旺图和他的随从们都一起屠杀了。只有一位僧侣逃了出来，他召集了许多藏人，攻进安班的城堡。愤怒的藏人，杀死了安班还有居住在拉萨的汉人和满人。只有少数的大清难民躲进了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1751年1月驻军四川的清军仓促入藏，马上就击灭抵抗的藏军。七位带头者被处以凌迟死刑，其余则处以比较人道的死刑：斩首或绞刑。有一些贵族被许可选择自杀，有些则是被判入狱监禁。乾隆帝命令领军岳鍾琪大将，找出四位「贤明，又有能力的人」担任噶伦大臣的职务，而且还要听从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指令⁴⁸。于是，清军再次驻军拉萨。

然而，藏军的编制还是合法。需要军事动员时，每个家族都有义务提供一位役男。西藏军队驻军于卫地和藏地，分别是一千和二千名军士。于是，权力再分配。噶厦的噶伦大臣会议，成为联合政权。依据汉文资料来源，七世达赖喇嘛和二位驻藏大使是三位同位阶噶伦大臣的上司⁴⁹。「西藏善后章程」（译注：有研究学者指出所谓「章程」是现代中国将过去满清皇帝的零碎指示或说法人为地系统化，并冠以「章程」名目，从而制造满清系统性管理西藏的错觉。见刘汉城编着的《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的相关内容。）中的1752年描述，大军冲入拉萨，彻底转换了政治的高层人物⁵⁰。根据章程，达赖喇嘛成为西藏的政教首领，同时也加大了安班的影响力。他们共同掌控清朝驻军，提供从成都到拉萨的安全驿站。所有的西藏地方势力都臣服于他们，如同噶厦的大臣⁵¹。

48 Tsybikov, 1981, p.13

49 Xizang Jiangshi, 1993

50 Namsaraeva, 2003

51 Namsaraeva, 2003

然而，根据，西藏文献，管理西藏的一切世俗事物，是属于噶伦大臣的职责。就职时传统上他会将他的身口意，供养给法王达赖喇嘛，象征宣誓效忠西藏的政教法王⁵²。因为噶伦大臣没有明确的分工，因此，一些低阶的官员不知将提议或问题报告给谁，导致国事延滞，谁也不愿意去处理棘手的问题。这样的陋习长达二百年，成为阻碍西藏进入现代化国家的绊脚石。

满清政府非常害怕蒙古部族团结成一个汗国，更害怕蒙古连结西藏成为一个佛教共荣圈。他们对准噶尔部尤其敏感，异常警戒他们与西藏的联系。满清设下一道道防御，阻止彼此的往来。1755-1757年准噶尔汗国被满清灭国。1755年乾隆帝建议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也一同摧毁准噶尔部。

1755年乾隆帝宣旨「准噶尔联盟部族相互残杀，百姓无法安身立命，朕身为背负天命的天子，无法视若无睹。今命令二支大军征讨逆军，春发兵出征准噶尔。北路军以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西路军以永常为定西将军，鄂荣安为参赞大臣，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两路大军于博尔塔拉会师」⁵³。基于中原的皇帝都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信念，所以并不认为攻打准噶尔及叶尔羌汗国是一种侵略他国行为，甚至还擅自将他国的国王视为自己的臣子。但是，这些可汗国王们并不愿诚服于天子脚下，也不认为有义务要听从他国的指挥，他们甚至觉得这些中原的皇帝非常失礼可笑。可汗国王们的反抗，通常会被中原皇帝指责其为乱臣贼子，其心可诛。对于他国人民对中原军队的反抗，皇帝们通常会认为那些组织民兵抗敌的他国百姓是叛乱贼群。最后，中土汉学史官就会自动去修饰及强调侵略他国的正当性。

最后结果是，准噶尔部百分之七十的人口骤然消失，不是死于天花就是

52 Shakabpa, 2003, p.163

53 Materialy, 1994

遭受清军屠杀⁵⁴。总死亡人数，估计从几十万到百万，存活下来的人口仅数万之多，他们大多逃往苏俄帝国。

乾隆帝为了将准噶尔的土地，并入清朝的领土，他的做法是屠杀准噶尔全部人口，永绝后患。以今日来说，那是种族灭绝，是犯罪的战争行为。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船山在他的「华夷之辨」言论中可看到大中国沙文主义思维：「对于夷狄这些虎狼蠢畜，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⁵⁵。这是传统中原文化将自己的犯罪行为，正当化的证据之一，不论他们是史官还是独裁权威性思想家。

真正的伟大军事战略，是不需要去攻击那些「野蛮的虎狼蠢畜」。曾经拥有强盛军力的准噶尔汗国，当时正陷入分崩解离的激烈内战。与准噶尔不同的是，满清拥有火枪、大炮等强大军事装备。大清帝国强夺了准噶尔汗国的土地，消灭了准噶尔人口，更加扩大了「居住空间」。1760年新疆省（新的疆界领土之意）这个新省份的土地，是消灭东突厥斯坦王国和准噶尔汗国，夺取而来的。其他的民族开始被移民到准噶尔汗国「空出来的居住空间」，因为当地的准噶尔原住民已几乎被杀灭殆尽。西元二千年，新疆的蒙古族人口不到1%，而汉族人口已高达30%以上（六百万多人）。

局势逼得西藏不能再依循旧习，或再依靠蒙古可汗。西藏必须得和大清帝国建立关系，特别是考虑清朝王室非常支持藏传佛教，也与西藏法王及高僧一直保持「檀越关系」。乾隆帝从两位西藏上师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和六世班禅喇嘛面前领受了显密二种教法，在北京盖了一座可容纳五百僧众的寺院，又在他的皇宫近处，盖了三及四层楼高的寺院群（这些寺院仿造布达拉宫和扎什伦布寺），另外还有计划地将甘珠尔翻译成满文，把丹珠尔翻译成蒙语等等的佛行事业⁵⁶。

5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55 Besprozvnykh, 2001, p.40

56 Tibet and Manchu, 2008, p.45

1757年3月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八世达赖喇嘛成年前，由六世第穆阿旺绛白德勒嘉措担当代理摄政。乾隆帝在这段期间也尽了身为大檀主的责任，不但关怀幼年的达赖喇嘛的教育，1781年并为成年后的八世达赖喇嘛发布亲政的法令⁵⁷。同时，在这段期间，不丹王国和其邻近的莫卧尔帝国的孟加拉发生冲突。不丹向六世班禅喇嘛请求出面调停。英国印度总督政府趁机派约翰博格尔为外交代表，与不丹的使者同行抵达扎什伦布寺一同觐见六世班禅喇嘛，并请求与西藏签订互贸条约。四个月後，博格尔未达成任务返回印度。

1778年一群来自康区瞻对部落的盗匪，洗劫了许多村庄，还抢劫了西藏政府的一支运茶马队⁵⁸。于是四川派出一支满清军队与西藏噶伦多仁贡派出的藏军会合，共同剿匪，再度恢复商团路线的安全。完成任务后，满清将军收到乾隆帝的圣旨：「汝取得了胜利，并严惩了抢劫供养达赖喇嘛茶队的盗匪。现已完成任务，汝必率军速速返回四川。汝若停留过久，将令达赖喇嘛的亲政受到妨碍」。

1779年六世班禅喇嘛接受乾隆帝邀请。1780年夏天他抵达承德（热河省）满清皇帝的夏宫。当六世班禅喇嘛的黄轿抬至殿前，乾隆帝上前迎接，并用他勤学的藏语，直接与班禅喇嘛对话：「昔日五世达赖喇嘛来朝，我祖特建黄寺以款之。朕今特建热河扎什伦布寺，以备喇嘛（上师）住锡，切欲对话，故学藏语，但仅只能讲普通用语，佛经文奥典，仍须由章嘉呼图克图译述」。7月24日乾隆帝于避暑山庄万树园宴请六世班禅喇嘛一行人等。8月3日派内大臣至须弥福寿寺（扎什伦布寺的中文译名）呈上六世班禅喇嘛的玉册和玉印，亦献给班禅喇嘛他自己的画像，身为上师的班禅喇嘛马上就对不明了佛教礼法的皇室指示说，活佛不可向画像顶礼。8月13日六世班禅喇嘛被迎往避暑山庄为乾隆帝主持长寿法会。8月25日在六皇子和章嘉呼图克图的陪

57 A 60-point Commentary, 2008

58 Tibet and Manchu, 2009, p.59

同下，前往北京游览，并为各殿堂、园林、寺院等开光加持。9月18日乾隆帝谒陵后返京，前往香山昭寺（乾隆特地为班禅喇嘛在北京仿照扎什伦布寺盖的寺院）拜谒班禅喇嘛，并献上供养品，金如意、羊脂五香炉等。班禅喇嘛亦回赠佛像及袈裟等物。10月17日班禅喇嘛在雍和宫为乾隆帝传授佛法。11月2日下午六世班禅喇嘛因罹患天花，圆寂于北京黄寺，享年42岁。班禅喇嘛的全身舍利被移至乾隆帝供养的天降金塔（花费七千两黄金制作成），而后迎送回西藏扎什伦布寺。他的前世，五世班禅喇嘛于1688及1694年也因未出天花痘，而拒绝了康熙入京弘法，而今，因缘成熟，亦因天花而辞世。

英国印度总督再次派特纳(S.Turner)为使者，进入西藏请求签订互贸协议，但是依旧无功而返⁵⁹。八世达赖喇嘛虽然是西藏的政教领袖，但是一心专注于宗教事务和修行，政治事务由新摄政阿旺楚臣和噶伦大臣们商议处理。1786年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圆寂，阿旺楚臣前往北京代理三世章嘉的职务。清国安班趁此机会控制住拉萨。

1775年廓尔喀王国尚未统一尼泊尔前，攻击了锡金王国。西藏运送粮草帮助锡金，这让廓尔喀非常愤怒。不久，他们便找到攻击西藏的藉口⁶⁰。夏玛巴，这位噶玛噶举的重要转世祖古，逃亡到尼泊尔。他希望廓尔喀可以帮他拿回，乾隆皇帝赐予亡故六世班禅喇嘛亲属的赏金。他身为六世班禅喇嘛同母异父的弟弟，应当也有一份，但是却被六世班禅喇嘛的另一位兄弟，扎什伦布寺总管仲巴呼图克图占为己有。此外，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建立噶丹颇章政权（西藏噶厦政府），为了便于与尼泊尔间活络的贸易往来与计算，以尼泊尔的通用的货币（西藏不产银），和金、银一起在西藏流通了近二世纪。使用尼泊尔银币可免除西藏碎银交易时，需要秤重已确定价格的麻烦。期间，西藏政府和商人都直接委托尼泊尔制造与尼泊尔币一致的银币。1750年尼泊

59 Ran, 1991

6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尔内战，银币来源受阻，西藏政府就模仿尼泊尔银币，自铸银币。这种银币不仅图案简单，品质也比较粗糙。廓尔喀统一尼泊尔后，违反原有惯例，专门为西藏造铸大量劣质银币，意图获取暴利，在银币中加入大量的铜，让西藏蒙受极大损失。此外，还要求西藏卖优质的盐岩给他们。于是，西藏噶厦政府提议与廓尔喀新政府在驿站设置检验所，一同检验银币的纯度及盐岩的品质。

1788年节节战胜，并统一了诸邦的尼泊尔新王国廓尔喀不但拒绝了西藏的提议，还率兵攻打西藏，占领聂拉木、绒辖、济咙、宗喀等边界重镇。安班（驻西藏大臣）立即上奏清廷请求出兵驱逐。乾隆帝派四川总督鄂辉、成都驻将成德、理藩院侍郎巴忠率兵，至藏尼边境与当地藏军会合。但是统理清军的巴忠却无视藏军的号召，停而不战⁶¹。最后，清军终于进攻廓尔喀，逐出他们后，停留在协噶尔宗（shekar）过冬。另一支藏军将廓尔喀从锡金王国击退。藏廓清三方在济咙进行谈判，结果却是西藏必须退让。廓尔喀要求在西藏享有治外法权，藏方须每年付赔款，并让廓尔喀在日喀则和江孜派驻外交代表。而廓尔喀答应在拿到第一年赔款后，归还占据的西藏边界领土。旧银币成分被减少，米盐的价格以市价为准，但是西藏岩盐的等级被提高。尼泊尔人可以自由进出西藏旅游，但是藏人不可自由进入尼泊尔朝圣。

由于，清军的总领大将巴忠不愿交战，所以与廓尔喀一起逼迫藏方签订符合廓尔喀期望的条约。由于清军介入调停战争，并令双方签订和平条约，所以要求藏廓双方必须派使节团进京向乾隆帝谢恩并进贡。这件事对藏方而言，虽然廓尔喀军的身份是对西藏进行抢劫和杀戮的敌人，而清国军的身份是战争盟友，然而，他们只是身份不同而已，两国都是欺凌西藏主权的恶邻⁶²。很显然地，这位理藩院侍郎巴忠的无能和急功好利的行为，最终被发现，激怒了大清皇帝，不久他就畏罪自尽。

61 Shakabpa, 1988

62 Shakabpa, 1988

廓尔喀军拿到第一年的赔款后，于 1789 年撤出西藏。依中原王朝的惯例，廓尔喀国王也收到清朝给予的王的称号。自从廓尔喀得到封号后，他的驻西藏代表要求安班上奏清朝皇帝给予他们的国王赏银亦或是土地。安班解释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清朝的属国国王太多了，无法每位都给予赏赐。

西藏高层决定减少经费，同时，也要停止进贡。其理由是达赖喇嘛和他的噶厦政府迫切需要借助刚从北京返回西藏的摄政第一世策墨林阿旺楚臣的政治历练，出面处理政务⁶³。阿旺楚臣回藏后，立即将为了讨好廓尔喀私自与清臣巴忠一同，和廓尔喀签下赔款条款的大臣们处以流放之罪责。1791 年阿旺楚臣猝死于心肌梗塞，同年西藏派出与廓尔喀谈判的二组代表团不是被杀，就是遭到监禁。廓尔喀再次攻击西藏，占领日喀则并将扎什伦布寺洗劫一空。消息传出后，拉萨全面紧张，清政府的驻藏大臣安班，建议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去康区避难，达赖喇嘛和三大寺方丈们深信他们的人民不会落入惊慌。藏军攻击占据日喀则的廓尔喀军，并切断他们的后备补给。廓尔喀爆发疫情，隔年春天一万三千名清朝大军，在与西藏佛国有「檀越关系」乾隆帝的命令下抵达西藏。不久，廓尔喀军被击败，藏军和清军联合趁胜一路攻打廓尔喀直至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⁶⁴。夏玛巴自杀，因为他逃亡至廓尔喀，请求廓尔喀出兵为他处理西藏内部问题，因此被控挑唆廓尔喀侵略西藏的罪责。此外，在藏廓谈判期间，他还参与廓尔喀的谈判团队，同时，他的侍者还担任引领廓尔喀军团进入西藏的向导（一路带领到聂拉木、绒辖和济咙）⁶⁵。

战败的廓尔喀承诺，归还洗劫西藏的所有财物，每五年到北京献贡满清皇帝一次，释放所有的藏人俘虏还有驱逐夏玛巴的随众们。而后，乾隆帝为了纪念此次胜利，自表一生功绩于佛前，在布达拉宫前奉置一个纪念碑「十

63 Shakabpa, 1988

64 Namsaræva, 2003

65 Shakabpa, 1988

全纪功碑」，碑文由乾隆帝亲自撰写，用满文、汉文、蒙古文和藏文镌刻⁶⁶。当时，西藏民间广泛传阅，藏军自己足以击退廓尔喀，不欢迎清军及反对安班干涉西藏内政外交等的小文章和小书册。后来，二位驻藏大使安班被召回北京，夏玛巴的支持者们被释放，但是，他的寺庙被西藏政府没收，并禁止寻找他的转世。直至二十世纪，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六世大宝法王再度恢复他的转世制度。

清军利用大胜廓尔喀之便，巩固满清在西藏的地位。虽然，清朝的史书，藉由廓尔喀战争事件，简单陈述西藏为清朝的一部分，受天朝的管辖⁶⁷。然而，可以从廓尔喀之役的大将军福安康与八世达赖喇嘛的对话中明白供施的关系：「今蒙大皇帝（乾隆）训谕周详，逐加指示，交本大将军等详细筹议，以期经久无弊，藏番永资乐利。达赖喇嘛既知感戴圣恩，将来定义时自当获谨遵依办理，倘若狃于积习，则撤兵后，大皇帝即将驻藏大臣及官兵等概行撤回，以后纵有事故，天朝亦不复管理，祸福利害，孰重孰轻，唯听自择」⁶⁸。从这段话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清朝皇帝和达赖喇嘛之间，的确是供施的「檀越关系」。

1792年开始重新起草制定西藏则例（随后集结于理藩院则例中的「西藏通制」1818年）。主要条款如下⁶⁹：（一）派驻任期性驻藏大臣二名，其权力与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平等，协助处理西藏事务，西藏官员和驻藏军队皆需服从于他们。（二）处理一般与廓尔喀的关系。（三）所有使节团人员要严格立定名册，达赖喇嘛接见他们之前，须先会见驻藏大使。（四）驻藏大使处理西藏财政（五）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亲属，不得规避赋税，不得当官（防止削弱安班权力）。（六）驻藏大臣有权削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政

66 Shakabpa, 1988

67 Martynov, 1978

68 Tibet: the truth, 1993

69 Namsaraeva, 2003

府费用，移用做增加的藏军款项。（七）堪布喇嘛（格鲁方丈）的任命需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使及济咙呼图克图等协商决定。（八）驻藏大使负责押送朝廷罪犯及处理其资产。（九）安班负责的领土范围为拉萨、日喀则、昌都、江孜和定日。（十）管理驿站，负责粮食的输送。这些法规的意图是要稳定西藏状况。看起来就好像，驻外大使或顾问在他们的属国，因应不同时局，担任不同角色。此外，理藩院的「则例」中，将驻藏大臣的权力设定得非常完美。但是，事实上，驻藏的安班们，在西藏是无任何实权，也无任何力量去改变西藏的宗教传统或地方潜规则⁷⁰。之后，陆续改订完成的汉文版「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译注：章程名称等系中共政府后来编造），藏方只接受几点，其余条款根本无法在西藏运作⁷¹。

1793年干隆帝弘历送了一只金瓶到拉萨，准备当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其他高阶喇嘛的转世灵童出现争议时使用。根据1792年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中，说明：「大皇帝为求黄教（格鲁派）得到兴荣，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藏汉三种文字写于象牙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⁷²。但是，他们并没有指示如何找转世灵童，只是以抽签的方式，选定数位转世灵童候选人中的一位，作为真正的转世灵童。而转世灵童候选人的探寻还是依旧宗教传统寻找。

金瓶被安置在西藏的主要寺院，拉萨的大昭寺。当需要抽签时，才从大昭寺请出，放在布达拉宫清朝皇帝的画像前。由清朝安班用一双象牙筷子，从瓶内的签片中，夹出一片。签上所写的「候选灵童」就成为真正的转世灵

70 Namsaraeva, 2003

71 Tibet: the Truth, 1993

72 Namsaraeva, 2003, p.119

童。不过这已是，选定灵童的最终作业。在这之前，寻找灵童的冗长程序，都是按照高僧喇嘛的指示和传统方式去进行，清朝安班根本无法干预。寻找的过程，包括询问星相师、神谕、预言诗的指示、高僧喇嘛禅定中的启示，亦或圣湖的显像，还有让候选灵童指认前世的物品等等。所以金瓶掣签并不一定需要。根据清代理藩院的纪录，1903年以前的一百年内，只有使用过39次金瓶掣签，来认定卫藏区的呼图克图⁷³。金瓶掣签也有五次使用在最后选定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于1822、1841、1857、1858、1887年）。第六次是发生在1995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金瓶掣签「作弊」选出十一世班禅喇嘛。第九世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及九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是依宗教传统方式认证，并没经过金瓶掣签。（译注：后文记述了实际上只有第十一世达赖喇嘛的转世是经过金瓶掣签认定的）

驻藏大臣的职责确立后，（还规定）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噶厦大臣给清朝皇帝的文书，必须透过驻藏大臣传递。拉萨、日喀则和定日都设有清朝的驻军，和藏军一样，都归属于安班麾下。西藏的兵士从清朝皇帝处拿到少许现金薪资，西藏政府配给他们食用干粮。安班现在的职责包含，国防、边界管制、办理外国人入藏签证、还有在财政和司法的重大问题上做裁定。

满清在西藏的势力，在此已是史上最大值。满清的势力在西藏时强时弱，通常都取决于帝国的政治局势，和当时驻藏大臣的能力。不过，真正的政权，还是掌握在西藏噶厦政府手中。通常是噶厦政府已经任命一个高职，但是通常事后还会礼貌性地去谘询清国安班，或请示清帝，但通常都不是属于行政部门，而是有助于西藏维持「檀越关系」结构的相关人事和事务。高层依旧几乎都是西藏人，其提名权，则依西藏内部情势变化而异。

满清可以干预的西藏事务有限。例如，1796年一位庄园地主宣称，在廓

73 Namsaraeva, 2003, p.121-122

尔喀战争时，因为他帮助了清朝将军，那位将军说为了回报他，特免他的赋税⁷⁴。但是噶厦政府回复他说，那位清朝将军只是一位盟友，他无权豁免赋税。最后，那位地主被命缴纳欠税。

同时期，人们开始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内容是反对满人和汉人充斥拉萨，还有指责一些与他们合作的政府官员⁷⁵。他们要求驱逐清国安班和军队。在卫藏和康区来往的清朝官员受到攻击。新满清皇帝颙琰（年号嘉庆）派两位使者去西藏调查事情始末。最后的结果是，数位清朝官员被召回，驻藏清军被调走，只剩二百五十位驻藏。同时，西藏政府也逮捕了数位抗议的首领，作为善意的回应。但是，抗议持续存在。那些抗议者说，在需要时，箭头会转向廓尔喀（尼泊尔）。毕竟，没有任何人民，可以忍受外国人或外国军队，在自己的土地，恣意横行。由于，西藏民怨还是无法收拾，前去调查的使者不知如何是好，于是，1805年嘉庆帝又加派两位官员前去处理。依据他们的调查，最后结果是，将一位驻藏安班铐上铁链押送回京，另一位安班流放乌鲁木齐。从此之后，满清在西藏的政治势力，渐渐流失，原因在于官员缺乏训练，以及安班的无能。

1808年寺院找到了八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噶厦政府拒绝用金瓶掣签（此非西藏佛教传统做法），接受并承认寺院高僧严谨的认证⁷⁶。噶厦政府为转世灵童举办九世达赖喇嘛升座典礼，满清、蒙古、尼泊尔和不丹也都派使节团前去祝贺。不久，这位新达赖喇嘛死于肺炎，后来，找到了三位九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候选人，后来其中的一位，成为第十世达赖喇嘛。清国安班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和势力，逼迫西藏高层使用金瓶掣签。然而，这时西藏摄政却辞世了，新任的摄政宣称，之前选定的转世灵童候选人，已经被确

74 Shakabpa, 1998

75 Shakabpa, 1988

76 Shakabpa, 1988

定了。然而，为了安抚安班及照顾大清政府的面子，随后对外宣布以金瓶掣签选定。

之前被满清并吞的西藏领土，出现不同状况。比起其他从康区被分割出去的领地，那些被划分到西宁地区的地方，更为依赖北京。对于康区东部和蒙古地区，满清并没有干涉当地政府的行政权力，但是，采用逐渐粉碎政策。康区和安多成为清朝中央的辖区，而西藏当局只有虚名，并无实权。要继承公国王位，必须要有清廷的承认。但是，事实上，那些诸部落酋长们在自己的领土是拥有真实权力，而非是被授与的。安多地区众多拥有千家万户的果洛部落酋长中，只有一位得到清朝正式受封和印玺，但时间却不早于1814年⁷⁷。这些地区内部不时有突发的冲突，但是，一点也引不起西藏和满清政府的关注。直到1807年两位果洛酋长率兵起义，但不久即受到藏清联军镇压⁷⁸。噶厦政府特派一位官员和一小队关防军队看管，这些无法地带，戒备不法份子滋事。官员开始起草文件，意味着西藏的法律已经生效，西藏政府管理达那廓松(danag kosum)、措罗莫(tsolomo)、香迪(shandi)、果莫(gormo)之间的边界。1832年西藏和青海蒙古之间发生越境冲突，1834年藏军到达并平息争端。隔年，西藏政府命令波密(前称Powo)地区和康区西北地方向拉萨纳税，并遵守西藏法律。

十九世纪上半，西藏几乎居于锁国状态，噶厦政府下令地方政府禁止任何外国人进入西藏，不管对方提出任何理由。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在清廷的压力下做出的决定。事实上，那是符合清朝和西藏政治集团的利益⁷⁹。清朝畏惧西方国家强势的贸易和政治扩张，以及西藏的宗教和政治扩张。清廷和西藏都熟知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尤其他们与印度又很接近，不过这却激怒了积

77 Yeh, 2003, p.499-523

78 Shakabpa, 2003; Smith, 1995, p.137-138

79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极派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经过一系列战争，英国已逐渐将喜马拉雅地域的小王国纳入辖区，被合并或协议成其属国⁸⁰。而这些国邦几乎都与西藏有邦交。

英国的急速领土扩张刺激了，正逐渐衰弱的大清王国。十九世纪上半，英国东印度公司受到英国国家赞助，将大量鸦片卖给清朝，成交量节节上升。其间英国又与美国结盟。满清政府努力阻止毒品扩散，但是对于鸦片上瘾的人是没有效力。最后，1839年清道光皇帝命林则徐到广东东莞收缴进口鸦片，并在虎门销烟。大英帝国立即宣称其行为侵害商家权利和利益，迅速以军力介入。英国在压倒性的武力设备和军事战术下，取得胜利，期间顺便洗劫了几座中国城市。最后的结果是，清廷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根据这条约，英国取得香港为殖民地，还有在清朝的治外法权。清朝不只必须赔款给英国，还要赔给美国。

趁大清帝国国力弱化，1841年已占领拉达克王朝的锡克帝国名将佐拉瓦尔·辛格 (Zorawar Singh) 率领五千名道格拉部落军团入侵西藏西部阿里地区。他们一路拿下日土、嘎大克、阿里士林 (Tsapharang) 和普兰。但是，不久藏军就击溃道格拉军团，并击毙佐拉瓦尔大将军。道格拉军团拥有西式枪械军备，而藏军仅拥有刀剑、长矛及弓箭，还有少数的原始火枪⁸¹。能够获得大胜是得助于冬天的暴雪，让不耐高寒气候的道格拉族无法克服。但是，藏军却给予落败的劲敌尊重的葬礼。他们在佐拉瓦尔大将军的坟墓上竖立一块，如高僧的舍利塔般，高大的红色纪念碑⁸²。

藏军一路推进拉达克，1842年后援的道格拉军团抵达拉达克，打败藏军，并捕获藏军大将，将他押送到拉达克首都列城。后来，西藏政府派代表到列城谈判，最后达成和平协议，双方承诺不再交战。最后，又和拉达克签订

80 Van Walt, 1987

81 Shakabpa, 1988

82 Tucci, 2004

永久和平友好协定。这次的协定确定了拉达克与西藏的边界为哈里河 (Lhari River) 沿线、拉达克要定期献贡给达赖喇嘛尊者、西藏商团在拉达克可享免费住宿和运输, 释放双方战俘。三分之一的道格拉战俘和拉达克人希望居住西藏南部, 他们与西藏妇女结婚, 并从事种植苹果、杏桃、桃子和葡萄。清朝安班也从拉萨送信上奏清廷, 报告西藏与道格拉族战争始末和所签订的和平协定。但是, 当时清廷正忙于与大英帝国的战事, 故而, 没有给予任何回应。

1844 年琦善被派为驻藏大臣。他在任内, 不但指责西藏摄政滥权, 逮捕了摄政策墨林寺法台二世策墨林阿旺降白楚臣, 并要求拥有与达赖喇嘛及班禅喇嘛同等权利, 还向北京清廷上奏「酌拟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二十八条⁸³。但是, 此举引发了色拉寺僧众的不满, 要求释放摄政。这位驻藏大臣本来意图逃跑, 但是, 隔天, 造反的人投降, 与摄政关押一起。不过当时因为, 欧洲西方势力扩张, 以及太平军的反乱, 让清廷自顾不暇, 已无心力顾及偏远贫瘠的西藏。1847 年琦善将军事和财政的权力移交还给西藏噶厦政府。

1814、1840、1842 及 1846 年尼泊尔一再请求清朝帮助他们抵抗英国的侵略, 但是, 都被清廷回绝。因为彼此军事力量相差太大, 于是尼泊尔逐渐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846 年拉其普特人江格·巴哈杜尔·拉纳在英国的支持下掌握了尼泊尔的军政大权, 成为世袭首相, 史称拉纳王朝, 廓尔喀族沙阿王朝的君主完全成为拉纳家族的傀儡。1852 年一团来自尼泊尔的新使节团到达北京, 他们一行人停留当地直到 1853 年, 亲眼目睹了西方势力对大清帝国内部造成的动荡, 以及互相签定的不平等条约。看到这一幕事实后, 1855 年他们随即将攻打西藏, 并占领了聂拉木、绒辖、宗喀和普兰。隔年, 藏尼双方在塔帕塔利签订和平条约。尼泊尔人可在西藏自由贸易, 在拉萨派驻官方代表并拥有治外法权, 此外, 西藏须每年付一万卢比赔偿金给尼泊尔。尼泊尔归还所占领的四个区域、牲畜及武器。同意双方共同处理彼此民间的官

8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司和纠纷。其中的第二条，尼泊尔与西藏共同尊敬大清皇帝，西藏为佛教圣地，如有外国侵入，尼泊尔须派兵救助⁸⁴。这个条约是在大清帝国事先的安排下进行的，让尼泊尔继承为西藏的保护国，是对尼泊尔有利的不平等条约。

1858年十一世达赖喇嘛的三位转世灵童候选人，最后在金瓶掣签下确定。四年后，摄政和一位噶伦大臣发生冲突，噶厦政府和甘丹寺和哲蚌寺的高僧代表一同开会，决定废黜摄政。理由是摄政为了取悦大清皇帝，下令批准了使用金瓶掣签来选择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⁸⁵。后来，摄政逃亡到清国，他的财产被西藏政府没收。摄政向大清皇帝请求替他夺回政权，但是，皇帝只为摄政请求可以回去西藏，以及，归还他的财产。但是，噶厦政府开会决定无视大清皇帝的请求，摄政也死于返回拉萨途中。

1861年11月北京发生辛酉政变，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政治团体获得胜利，取得政权。慈禧太后本为咸丰帝的一名妾室妃子，咸丰帝驾崩后，她的天赋才能，让她掌握了大清政权于一身，但是，后人只记得她的残酷和腐败奢华⁸⁶。1898年她废除了戴活（年号光绪）颁布的「明定国是诏」，这个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戊戌变法，于是史称百日维新失败了。疯狂嗜渴权力的慈禧太后，非法地宣布戴活（原是慈禧妹妹的儿子，过继给慈禧）「不合于继嗣之正」将他废位，终生禁闭于瀛台，并用药让他慢性中毒。在慈禧离世前，还命人喂食废位的光绪帝砒霜，让他死于自己之前⁸⁷。慈禧和她的统治集团的统治期间，许多错误的政策，和不当的管理，加速了国家内部危机和败坏，人民对于清廷的腐败和专制日渐厌倦及不满。

从1862年到1871年西藏的真正政权掌握在甘丹寺和哲蚌寺共同主持的

84 Tibet and Manchu, 2008, p.65

8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86 Sidikhmenov, 1985

87 The cause of Guang-xu's death was determined...

联合会议，以及 1871 年至 1873 年的国内会议。权力的变化，都是发生在第十二世达赖喇嘛未成年时的内部斗争。直到成年上台后，他仅掌握两年政权，即于 1875 年圆寂。然而，民间一直相传他是暴亡横死。十九世纪中旬，一位欧洲的神父兼观察家古柏察 (E.R.Huc) 纪录当时的噶伦大臣们不再容忍任何来自清朝对西藏事务的干涉，所以清朝安班，在西藏并没有实权⁸⁸。

从大清帝国分离出来的一些穆斯林部落，组织建立东突厥斯坦（西藏的邻居）。1863 至 1877 年西藏政府当局利用清朝内部自顾不暇，以及康区的动荡，将西藏政府的政令，从东部推展至扬子江，因此，地方部落德格，以及霍尔等都归纳入西藏政府管辖。直至十九世纪末，康区北部还是拉萨西藏政府的辖区，此时康区南部的理塘和巴塘还处于四川省政府微弱无力的治理下⁸⁹。当拉萨的军队离开德格时，这个地方政府已经独立，脱离拉萨和北京政府的掌控⁹⁰。可想而知当时，北京清朝政府在西藏的势力是几近于无的状态。拉萨的清国安班在西藏出席正式典礼及报告西藏就任官员给清廷的功能，逐渐被削除，清军的驻屯军人数也仅仅存百人，而且大多数的士兵，都是藏族妇女与清兵通婚所生的混血儿。那些兵士，由于清廷无力再负担其费用，都非常穷困，只能在新年期间利用舞龙戏狮赚点现金⁹¹。

西藏处于重要战略地域，让大英帝国特别的关注。由于，藏印两国千年来的邦交，英国藉印度殖民地总督名义，陆续派代表团进入西藏。英国为了日后的准备，在印度北部大吉岭地区设立了一个特殊的训练中心⁹²。那些受到特别训练的侦察兵，收集西藏的地形，描述军事上的重要性，他们的所有报告都被统筹于印度加尔各答，并被分门别类收存入机密文件。1887 年西藏

88 Van Walt, 1987

89 Smith, 1966, p.141

90 Rockhill, 1901; Waddell, 1906

91 Shakabpa, 1988

92 Leontiev, 1956

当局处死班禅喇嘛的摄政第四世森钦·洛桑班丹群培 (senchen lama)，他被控帮助著名英属印度藏学家达斯 (S.C.Das) 进入西藏为英国收集情报。1860年代锡金王国成为大英帝国的属国，同时，不丹王国也被迫割弃他的一些领土给后者。此时，大英帝国已将大吉岭和其他喜马拉雅六个王国纳入帝国的领域⁹³。锡金和不丹以前曾是西藏王国的属地。纵然，大清帝国宣称他们是清朝属地。但是英国的扩张行动并没有引起清廷任何抗议或反应。因此，事实上，这些清朝口中的附庸国，并非如大清帝国口中的附属于他的属国。在与锡金国王的协议下，西藏派出千人在藏锡边界二十公里处的隆吐村附近设立要塞堡垒。后来虽然英国的军队一时占据了那个要塞，可是在藏军不断地截断道路之下，最后英军被迫退回印度。

1876年清廷在英国压力下命李鸿章在山东芝罘（今烟台）与英国签订「芝罘条约」，又名「烟台条约」。其中有一项另议专条中写道：「现因英国酌议，约在明年派员，由中国京师启行，前往偏厉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为探访路程之意，所有应发护照，并知会各处地方大吏暨驻藏大臣公文，届时当由总理衙门察酌情形，妥善办给。倘若所派之员不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与西藏交界地方派员前往，俟中国接准英国大臣知会后，即行文驻藏大臣，查度情形，派员妥为照料，并由总理衙门发给护照，以免阻碍」然而，公约中有关西藏的条款，与公约本身无关⁹⁴。这个公约上注明当英国要进入西藏必须要有特别的护照（通行证）。所以不论是英国亦或是满清都不认为西藏是满清的领土。因为在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中已签订「英国人得住中国境内游历、通商」。然而，西藏拒绝让英国使节团进入西藏，西藏议会也宣布满清政府没有权力准许英国人进入西藏⁹⁵。当然，满清中国无力逼迫西藏改变决策，就像他们必须对外国赔款，还有承认英国并吞缅甸一样。

93 Shakabpa, 1988

94 Van Walt, 1987

95 Kuleshov, 1992; Shakabpa, 1988

1890年清朝派駐藏安班升泰前往加爾各答與英國印度總督蘭斯丹簽訂「藏錫關係條約」(The Convention Relating to Sikkim and Tibet)，清朝承認錫金成為英國的保護國，並劃定藏錫邊境，讓西藏失去了崗八宗的南方地區。此外，英國還簽訂註明與西藏通商日期。但是，西藏政府並不承認此項公約，並搗毀了新藏錫邊界的國界柵欄⁹⁶。1893年在英國的壓力下，清政府派何長榮與英國代表寶爾在印度大吉嶺簽訂「關於通商、設官邸、放牧法則」(1890藏錫關係條約附加條款)，內容包含「1) 開放亞東(今日喀則亞東縣)為商埠，許英商自由貿易，並派大使駐紮。2) 藏、印、錫免稅貿易五年。3) 限制藏人在錫金游牧(這些都附加在1890年的藏錫條款上)」。西藏政府拒絕承認英中二方所簽訂有關西藏的任何條款，因為西藏從未參與其中。於是西藏政府禁止任何人遷居到，英國一直想要自由通商的亞東，還在阿里地區設立



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

軍哨。錫金的英國代表懷特(Pari.C. White)的回忆录中，叙述当时清朝在西藏已无任何政治实力，有的只是虚名⁹⁷。「中国是西藏的宗主国」这个观点，事实上是英国误判西藏与满清的关系，从1720年开始创造出来的主张⁹⁸。

1895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1876-1933)這位充滿活力和才華的天才政治家，成為西藏政教領袖。他逮捕了試圖謀殺他的攝政第九世第穆呼圖克圖，收回政權親自親政，並完全漠視

96 Waddell, 1906

97 Shakabpa, 1988

98 Waddell, 1906

清朝安班的行政部门⁹⁹。后来，清廷拟定一份诏书，命摄政复职。但是，摄政已圆寂于监狱，新任的驻藏大臣安班也不敢颁布这份诏书。

与此同时，大英帝国持续扩张对西藏政策。此时的英国印度总督寇松勋爵的计划，是强调清朝对西藏的「宗主权」¹⁰⁰，试图打开西藏的锁国政策，让英国在西藏也能和在中国一样，得到特权。同时，英国也将中亚的主要劲敌设定为俄国¹⁰¹，中国被视为他们的重要贸易伙伴和堡垒，遏止俄国势力进入亚洲¹⁰²。英国决定将西藏当作「筹码」用来对付俄国，也不考虑会带来长期的严重后果。

19至20世纪，基于地缘政治关系和历史传统以及民族结构，俄国积极扩大加深与蒙古和西藏的各种连结。由于俄国边界广大领土与中亚地区相连，和藏蒙文明圈自古以来就有接触。这类的接触也是俄罗斯帝国生活中自然的一部分，主要是因为，藏传佛教并不只是藏族人的信仰，同时也是蒙古人的分支，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的信仰。这些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的蒙古族群，并非是被征服，他们的地位和俄罗斯人一样，丝毫不逊色。这是俄罗斯帝国和大英帝国最显着的相异处。英国认为「俄罗斯帝国征服中亚是采取东方草原民族的方式，共主式，并不干涉其地方事务」。但是，与之相反，英国政府采取绝对隔离印度部落，从不拆除围墙¹⁰³。

沙皇政府虽然有强加一些限制，但是他们通常尽量不去干涉「小部族王国」的传统生活，也极力保护他们不受到外部的开发剥削和同化（虽然「这些地方层级」有很多弊端）。沙皇政府很谨慎地在中亚地区的弱势国家推行同类政策，并资助他们登上国际竞赛舞台。如同过去的金帐汗国继承人，沙

99 Waddell, 1906

10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01 E.g. Younghusband, 1893, p.183-215

102 Van Walt, 1987

103 The English - Russian issue, 1891, p.151

皇对中亚诸地区表现的理解及尊重，还有对佛教的善意，发挥了效用，让这位蒙古族口中的「白皇帝」赢得了蒙古部族的尊重还有对俄罗斯帝国的信任。毋庸置疑地，西藏也一样。

19 世纪末俄罗斯帝国开始启动政治性接触。一位俄属布里亚特蒙古族的格鲁派拉让巴格西，堪布阿旺·德尔智 (Agvan Dorjiev, 1854–1938) 被 13 世达赖喇嘛任命担任他的苏俄外交代表¹⁰⁴。有一普遍的说法是，在此之前，他是 13 世达赖喇嘛多年的亲教师之一。事实上，他是一位御前侍读 (tsenshap)，专门担任与达赖喇嘛进行佛学辩论的学僧，在佛学教育体系中，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必修课程。英国也承认「苏俄地处偏远，虽然其真实影响力不及，但是他们在蒙古和西藏中的好感度及声望远高于其他国家」¹⁰⁵。这项事实引起英国的不快。不管是在历史上，或是族群上，英国都没有与中亚地域有任何联系，于是俄罗斯被设定为他们进入中亚世界的障碍物。1900 至 1901 年英国异常关注，俄皇尼可拉二世会见阿旺多杰和达赖喇嘛代表团的一切讯息。1902 年签订的英日同盟条约，合意共同牵制俄国势力。1902 年英国媒体一连串报导俄国、清国、藏国之间有秘密外交条约¹⁰⁶。例如，1902 年英国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报导，俄国驻清全权公使雷萨尔 (P.M.Lessar) 向庆亲王提出共同支援西藏国独立的要求，报导中也指出，俄藏密约中，西藏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保护国，以及将清朝在西藏的利益转移至俄罗斯等等。藏俄密约之说从此甚嚣尘上。

然而俄罗斯外交档案中并没有藏俄密约的任何资料¹⁰⁷。明显地，是英国媒体将俄国公使雷萨尔和庆亲王间的对话当作背景，做不实的臆测指控。而英国内阁、军方以及印度媒体的资料中可明显看到在「俄国威胁」论中，并

104 autobiography: Dorzhiev, 2003

105 Bell, 1992, p.62

106 Shaumian, 2000

107 Shaumian, 2000

没有提及西藏。另一方面而言，这项英媒报导，却提供英国好战份子一个极佳的题材，作为侵略他国的合理藉口。驻印英军为强行进入西藏的武装使节团找到一些合理的藉口，例如，「西藏政府退回三封未开封的英驻印度总督寇松的信件」还有「西藏违反 1890 年中英签订的「藏锡关系条约」，并指控其不符合事实真相，无知且无效」等¹⁰⁸。事实上，世界上的侵略国家行为都雷同，为了攻打并吞他国，通常会编造出各种正当且正义性的藉口，后来的中共政府也是一样。

1903 年 2 月 2 日俄驻伦敦大使 A.K. 本肯多夫向英国外交部递交一份备忘录，内容是俄罗斯政府已经获得正确情资，英国的军事远征队将入侵西藏的事实，希望英国不要破坏目前和平的现状，否则俄国也将被迫在亚洲地区采取各项自卫措施¹⁰⁹。英俄两国就此议题，在伦敦几个场合中进行谈判。俄国外交部决定派遣一位使者在打箭炉（康定）建立与西藏佛国当局的沟通管道，同时也监看达赖喇嘛和北京间的所有动向。此外，俄国使者还监控英法两国在南中国的活动，掌控从俄国前去西藏的朝圣团，还有发展与清朝的经贸关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特使阿旺·德尔智 (Agvan Dorjiev) 建议俄国的代表伪装成朝圣者朝拜前往打箭炉的一间寺院。被派担任此任务的罗坦诺夫 (B. Rabdanov) 于 1903 年末抵达打箭炉。同年 11 月 6 日英国命令英印武装使团跨越西藏边界。11 月 8 日收到情资的俄国外交部要求在西藏的特使罗坦诺夫 (B. Rabdanov) 确认真伪。1904 年初他回复说，西藏已经在准备战争，此外，不但是俄国人连所有的欧洲人都受到西藏的善待。罗坦诺夫 (B. Rabdanov) 和当时人在拉萨的德尔智联络，互相交换情资。1905 年罗坦诺夫 (B. Rabdanov) 返回俄国。

1903 年 3 月 20 日俄国外交部送了一封文件给俄国驻英大使，文件中表示，俄国的政策是倾向保持西藏现况，但是，如果英国试图侵犯西藏，那俄

108 Shaumian, 2000

109 Shaumian, 2000

国将采取的自卫策略是在亚洲其他地区进行抵制，但是并非在西藏地区¹¹⁰。在这之后，英俄双方就开始展开谈判。英国各政党同意不改变西藏现况，并保证不并吞西藏领土。俄国判断这仅是由于英国对神秘西藏产生的特殊兴趣，以及西藏的「地理优势」，于是俄国就与英国达成共识。

但是在1903年11月6日英国政府却下令，入侵西藏，其理由是：「导致英国在1903年12月派遣武装使节团入藏，不仅是对这个「锁国」的好奇心，也不只因为西藏傲慢的敌意，比之更为严重的是，我们认为俄国图谋夺取拉萨这座西藏政教中心的权力」¹¹¹。然而，本肯多夫(A.K.Benkendorf)俄国驻英大使被告知，英国入侵西藏的理由是「藏人在英属印藏边界行使暴力」。1903年俄国驻英大使谒见英王爱德华七世，针对西藏、满清和波斯进行了交谈。英国的目的是对英俄之间的抵触能有更「好的理解」。那是因为英国正在准备与德国的战争，所以试图与未来的盟友解决之间的矛盾。

1903年12月准将麦克唐纳(D.R.L.Macdonald)和少校荣赫鹏(Younghusband)边务专员分别率领军队，从英属印度进入西藏。1904年夏天



拉萨布达拉宫附近的英军分遣队(Waddell, 1906)

前进至西藏中央地区。英军一边与西藏谈判，一边攻击固鲁村(Guru area)。结果造成五百名藏军丧生，三百名军士被俘，还缴收了藏军的武器。英军亦在少岗、乃宁和江孜打败了奋死抵抗的藏军。其中，江孜宗(城堡)是在炮弹不断炮轰下，被攻陷，许多的藏军阵亡。江

110 Shaumian, 2000

111 Waddell, 1906, p.37-49

孜宗的将领带回援军，用两天攻击英军军营，但是藏军向前冲阵时，不幸一一丧生，死伤无数。与此同时，清朝的安班抵达江孜。他告诉英军他早就想亲自前来，可是因为西藏政府不提供他交通工具，以致延迟至今¹¹²。从江孜城英军打败沿途奋战的藏兵，一路直达至拉萨。在卡诺拉冰川隘口时，英军藉由两位印籍雪巴族的帮助，绕路而行，从上面攻击必经的一座城堡。大约三分之一的藏军丧生在与英军的战斗。英军也赞扬「藏军的英勇精神，是令人由衷敬佩的」¹¹³。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承认「藏军对抗英军的英勇事迹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斗争史中，记录了辉煌的一页」。纵使，中国人未曾参与这个战争。然而，这次的战争中，英军并没有进行抢劫，也极力避免不必要的破坏，治疗受伤的藏军，并支付食物及物资的费用。

随着英军的挥军前进，清国大使公布此次战争是英藏战争，并表明清方与双方二国依旧是友好关系¹¹⁴。由此可知，清朝原本就认知到满清国和西藏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1904年8月4日英军进入拉萨。英军进驻拉萨的第一天，清国安班有泰就前去拜访荣赫鹏，并表示他会提供所有英军的食物，代表清朝给予所有的协助¹¹⁵。有泰这位清国安班，试图说服英方，藏人是既野蛮又无知，还又自大的野蛮民族。有泰采用迂回战术，首先，他延迟了离开西藏回去清国的日子，持续停留在拉萨。这让英方惊觉清国企图削弱，英藏两国的军力，从中渔翁得利，趁机再次掌控西藏的计谋。

后来，西藏摄政和官员们开始和英军进行谈判。不料此时，一位西藏僧侣潜入英军军营，杀害二名英国官员，虽然那位僧人被公开吊死，因不明其所属寺院，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英军在各「大寺院」强索一名高僧作为人质。

112 Shakabpa, 2003, p.225

113 Waddell, 1906, p.203

114 Waddell, 1906, p.195

115 Waddell, 1906, p.248-249

这些事件发生不久前的7月30日，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了他的首都，前往蒙古北方。他委任甘丹赤巴洛桑坚赞为摄政，并授权处理英国问题¹¹⁶。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最后一位蒙古大可汗法王（照片：S.L. Kuzmin）

喇嘛在蒙古停留了将近一年。那一年，不但他的眷属随从、蒙古寺院还有僧众们都过得很惬意¹¹⁸。十三世达赖喇嘛花费很多时间在研读量经论典，仔细地向僧众讲解复杂的佛教哲学论典。同时，他也学习蒙古语，在他后来的余生也爱穿着蒙古族服饰。

满清王朝一贯的外交原则是「分化和占领」，已完全汉化的大清满族政府，意图制造达赖喇嘛和哲布丹尊巴之间出现冲突¹¹⁹。事实上，因宗教上的师徒关系，这两位高僧还是保持不变的宗教关系，只是被迫要隐密行动。他们多次私下密谈，但会谈内容，无从得知¹²⁰。自古以来，达赖喇嘛对蒙古的

1904年11月27日达赖喇嘛抵达外蒙古的首都库伦（乌兰巴托），当时是清国的附属领土。这是外蒙古精神领袖的驻席地，八世哲布尊丹巴，外蒙古最大的祖古转世世系。达赖喇嘛在当地受到最高阶的宗教迎请仪式，在当地政府高官、高僧及民众和朝圣者，还有远从卡尔梅克、外贝加尔地区的信众们的簇拥下缓缓进城。在蒙古他和尼古拉二世的特使进行会谈。著名的俄国学者兼探险家科兹洛夫（P.K.Kozlov），仔细地记录下所有的对话过程¹¹⁷。为了得到俄国的帮助，达赖

116 Shakabpa, 2003, p.227

117 117 Kozlov, 2004

118 Laird, 2006, p.225

119 Kuzmin and Oyuunchimeg, 2009, p.59-64

120 Badarchi and Dugarsuren, 2000, p.37

呼图克图、住持还有王公大臣们，一向都有极高的影响力。根据俄国恰克图边界专员奇特夫 (A.D.Khitrovo) 描述：「他们决定在俄罗斯帝国的帮助和支持下，脱离清国，成立一个独立的联邦国家，但是一定要小心谨慎，注意避免出现血腥冲突」¹²¹。或许当时的计划，刺激了清国高层，决定改变关系，开始对西藏和蒙古下手，将他们的领土正式切割，并划入清朝的省份。清国主要的手段是，以移居大量汉族来达到殖民化。他们想扩大领土以对抗西方势力的入侵。

英国军队占领拉萨后，开始和西藏谈判，九月初谈妥了一项协议。英方要求西藏真正的领导人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自签定协议。于是摄政和大臣们写信请求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¹²²。当他们确定达赖喇嘛不返回西藏时，清国安班有泰（或许受到荣赫鹏的压力）向北京奏请「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褫革…勒令班禅兼管前藏政教」。清国安班的任意作为，完全违背佛教伦理。



拉萨人民撕毁清朝下令废除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告示
(Waddel, 1906)

总之最后，清国下达了荒诞无理的圣旨。当然，这道圣旨并不是光绪皇帝所决定，而是慈禧下的命令。不过，这道大清圣旨，在西藏佛国等同废纸，西藏三区藏人除了达赖喇嘛下达的命令，没人理会他国异邦的无聊指令。

121 Belov, 1996, p.138

122 Shaumian, 2000

清国安班派人将大清圣旨内容张贴在达赖喇嘛官府前面，不过马上就被藏人撕毁¹²³。清国圣旨布告后的1904年9月7日西藏与英国签订条约，这个藏英条约，一般被称为拉萨条约。藏英条约内容包括：承认1890年藏锡条约所订立的哲孟雄（今锡金）与西藏边界，并设立界碑。开放亚东、江孜及噶大克为通商的商埠。西藏赔偿英国五十万英镑。拆除印度边境至江孜、拉萨的防御设施。非英国事先同意，不得将西藏土地割让、租借给外国。西藏同意不提供任何形式的资源给外国人或事务，包含货币、财物等。还有，任何外国国家不许派员入藏，及干涉西藏事务……¹²⁴。

除了藏英条约里将清国指定为外国势力外，接下来，1906年英国和大清签署的条约中，清朝承认藏英条约的合法性，还有，1914年的「西拉姆条约」中的第6条也将大清列为外国势力¹²⁵。藏英条约签订时，清国、不丹及尼泊尔的驻西藏安班代表都受邀观礼，当做条约的见证人。清国安班有泰曾要求签约仪式在他的官衙举行，但是英方代表荣赫鹏和摄政双方决定在布达拉宫的大殿举行。签约当时大殿中列排二百名英国士兵，布达拉宫外环绕着军队和火炮。这个条约，代表承认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这项条约却让俄国、德国面露难色，尤其是清国。后来，清国拒绝承认此项条约，因为条约中不承认清国拥有西藏的宗主权。

1904年9月23日英国军队撤出拉萨，驻守在春丕谷直到付清赔偿金。英属印度总督减少了赔偿金额，还将付款日改为11月11日。

对俄国和英国而言，西藏是他们争夺的主要对象。双方的外交官就这个问题不断地在伦敦和圣彼得堡谈判。即使，当荣赫鹏带领军队进入西藏时，两国也持续进行谈判。1904年4月日俄战争开始，英王爱德华七世和俄国驻

123 Waddell, 1906, p.342

124 Waddell, 190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25 Shakabpa, 1988

英大使伊兹沃尔斯基 (A.P.Izvol'sky, 后来成为俄国外交部长) 举行会谈, 并真诚的表现出要和俄国建立友好联盟¹²⁶。俄国的对西藏政策, 也有两项矛盾处, 一方面希望西藏不要被英国占领, 一方面因为日益强盛的德国的威胁感, 想藉由西藏问题和英国建立友好同盟, 后来加上法国从中协调, 达成日后英法俄三国的协约「挚诚协定」¹²⁷。最后, 俄国外交部决定先停听看, 注意伦敦和北京的动向。不过, 无论如何, 俄国还是以欧洲优先。另一方面, 尼古拉二世、俄国军方和舆论对英国入侵西藏一事, 都甚为惊慌。沙皇秘密派遣一支卡尔梅克朝圣团, 前往拉萨。1905年他们谒见了西藏教廷、并拜访西藏高官政要和清国安班。面对国际压力, 英国同意和清国订立特别条约。1906年4月27日英清二国在北京签订英清续定条约, 并将英藏条约作为附约夹入其中。不过最后, 西藏政府拒绝接受这个连西藏政府都未参与过的协约, 况且, 这也违反了大清帝国与达赖喇嘛的「檀越关系」¹²⁸。

1907年8月31日英国和俄国在圣彼得堡签订英俄条约。在英俄大博弈中, 两国最后协议均分在波斯、阿富汗、西藏的势力范围。波斯被切分成南北二半, 北部给苏俄, 南部归英国, 阿富汗作为缓冲区, 而西藏则双方同意不去干涉。一致同意让中国当西藏的霸主, 两国必须经由清国商谈西藏事务。在俄国方面, 得到了波斯以北的权力, 但拒绝阿富汗的军事求援, 则是因为和英国签订了协约。英俄双方决定将西藏的命运交在西藏自己手里, 绝不涉入其中。

英国入侵西藏一事, 震惊了清国朝廷。清国畏惧英法俄三国会来瓜分这个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¹²⁹, 所以, 清国在未告知西藏政府之下, 迳自替西藏付了赔偿金。英国侵略西藏时, 没有军事支援西藏的大清帝国开始「发展西

126 Shaumian, 2000

127 Andreev, 2006

128 Political & Secret files of the India Office, London10/147, Bell to Government p.38

129 Van Walt, 1987

藏」，开矿兴利，填补清国空虚的国库¹³⁰。

1903年12月清国四川总督锡良和一些地方官员联合上奏朝廷，奏请『开发扩展川藏边界』¹³¹首要是在西藏康区，开发矿产、大量移居汉人开垦土地，引进汉式农耕等，作为发展的衡量标准。二十世纪初期，西藏并没有汉人村落¹³²。清国用军队镇压「顽强的野蛮人」（即藏人游牧民）¹³³。1904年初，四川矿务局两组人抵达巴塘，发现巴塘土质肥沃，于是开始规划如何「开发」。大约在此时，清国驻藏帮务凤全奉令在云南、四川、青海「…西藏各边，将有利可兴之地，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寓兵于农，勤加训练，酌量招工开矿，以裕饷源…」也视察到此地，与他们会合商议开垦事宜。最后，他们决定进行「开发垦地」，招募汉人农夫在巴塘掠地垦田，强征徭赋。

荣赫鹏入侵拉萨时期，发生了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事件。清国决定在西藏领土的西康，展示强权。清国朝廷的圣旨，分别下达给驻在拉萨的安班，和在巴塘的帮务凤全。清国这个外国政权的横行霸道，让局势变得更为险峻。凤全带领清国武装部队在巴塘地区强行掠夺土地及推动西藏民族从没见过的外国农法和农作物，汉人愈来愈多，被夺走的土地也越来越广，巴塘已经有一座法国天主教堂落成，欧美陆续进驻的西方教堂也加入掠夺土地的行列。外面流传着，西藏的官员将被清国军队驱逐出西藏领地康区。

1905年西藏人民开始自主抵御来自中国及西方的外侮。寺院成为藏人主要保护的地方，因为几乎每个藏人家庭都有人出家为僧。但是，藏人认为：「今凤全大人，到巴塘以来，不以释教为重，时常当堂对众言道，每寺只许住喇嘛三百名，余则即行还俗，如不尊允，定行诛戮…又诬百姓为盗，以寺

130 Kychanov and Savitsky, 1975

131 Sperling, 2003, p.70

132 Kozlov, 1947

133 Sperling, 2003, p.70

僧为窝户主谋…清军来时定先打寺院，后灭百姓等语…」。清国帮务凤全和驻巴两法国传教士被保护家园抗暴起义的藏人杀害，还有天主教堂也被摧毁，这就是西藏的巴塘起义原由¹³⁴。四川提督回族马维骥奉旨，以此事件为藉口，于1905年夏天进攻巴塘，二个月后和建昌赵尔丰所率领的7500名军士会合，处死322名僧众后，马维骥返回四川，赵尔丰驻留西康，控制巴塘和理塘。其后遗症是，遭受杀戮的藏区部族充满着对清国侵略者的敌意快速蔓延。但是，赵尔丰却是采取抢劫掠夺和大规模屠杀和镇压之惩罚性袭击战术来践踏藏人¹³⁵。1371名藏胞遭受屠杀，其中大部分是僧侣，六座寺院遭受毁灭性破坏，金铸佛像被熔毁成金块。赵尔丰被藏人称为「赵屠夫」，意表他的残暴¹³⁶。

赵尔丰不但鼓励汉族到康区移民开垦，他还汉化西藏的地名¹³⁷。不但汉族的开垦区都被汉名化，1906年还公布43条法规。其中规定居民必须穿汉服，说汉语，遵循儒家规范，服膺清国律法，改汉姓，改成清国发式等等¹³⁸。四川的住民被逼迫移居西藏东部自由乐土¹³⁹。1907年赵尔丰军队在南部康区征收巨大量食粮。1907年末至1908年初，西藏西康的政府衙门被清军夺取占领¹⁴⁰，至此西藏政府在西康的行政部门，被清军消灭。清国的新政策，是将邻国的领土，变成他的殖民地。

1908年4月英清两国在加尔各答签订西藏的经贸法规。这是针对，1906年英清在北京签订的英清续订条约。其中第十款中签订清国将会提供巡警保护英商在商埠及各商埠往来途中的身家安全。当时俄国新任的驻清公使廓索维慈 (Ya. I. Korostovets) 向俄国外交部送回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清国企图控

134 Sperling, 2003, p.73-75

135 Leontiev, 1956

136 Shakabpa, 2003, p.238-239

137 Kolmas, 1967

138 Kolmas, 1967; Sperling, 2003

139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40 Shaumian, 2000

制西藏¹⁴¹，第一步是，夺取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力。因为，各国的驻清大使馆都接获清国政府通知，所有西藏事务，都必须与清国政府商议，此外，与西藏所有签订的条约，如果没有清国的参与，皆视为无效¹⁴²。同年，赵尔丰任驻藏副安班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他在昌都盖了一座衙门，然后将他的部队迁往西藏首都拉萨¹⁴³。清国朝廷的藉口是，要保护英商往来各商埠道路的安全，甚至要求英方让他们的军队，可以巡逻至印度，但是，受到了回绝¹⁴⁴。十三世达赖喇嘛向英、俄、法、日本、尼泊尔请求紧急援助，但是，只有英国向清国提出了，效率极其低下的抗议书。

即使，俄皇尼古拉二世、俄国国防部和民间同情西藏的境遇，也无法派军队援助，或是让达赖喇嘛前去俄国，亦或是派一支哥萨克人护送。这些的可能性都被俄国的外交部切断¹⁴⁵。他们认为如果承认西藏是主权国家，这将成为俄国与复杂国际外交关系的绊脚石。如果介入西藏事务，将会导致英国愤怒，而且，清国也示意要让俄国在中亚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最后是清国获得全胜。十三世达赖喇嘛必须刻意经过清国，离开蒙古。1906年他从库库诺尔(Kokonor, 青海湖)的喀尔喀(Khalkha)出发，经西安到达北京。在火车站，他受到清国内务府大臣、外务大臣(外交部长)和顺天府府丞(北京市长)的欢迎¹⁴⁶。十三世达赖喇嘛居住在大清皇帝供养的黄寺。1908年9月27日他接受官方宗教式的迎请，虽然，和前几世有所相异。虔诚的慈禧太后受制于中原礼制，无法在达赖喇嘛跟前跪拜¹⁴⁷。但是，根据清国宫廷记载，在她的生日寿宴会中，所有的大臣包括清国皇帝和达赖喇嘛都行敬拜礼。因为

141 Belov, 2005

142 Shaumian, 2000

143 Shakabpa, 2003, p.238

144 Van Walt, 1987

145 Andreev, 2006a, p.420

146 Shakabpa, 1988

147 Smith, 1996, p.166; Andreev, 2006a

慈禧太后热衷金刚舞和诵经，所以为达赖喇嘛在北京举办一场盛大的迎佛法会¹⁴⁸。此刻，达赖喇嘛又「回复」到他的「西天大善自在佛」封号，只是前面又加上「诚顺赞化」忠实顺从四字¹⁴⁹。在一连串与清国的会谈中，他要求清国军队和衙门退出西康，并且强调西藏俄国和清国的关系，自清国开国以来，一直以来就是宗教上的「檀越关系」。即使，慈禧太后表示古老的誓约不变，但是，清国外务部（外交部）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坚持两国关系是建立在宗教上的「檀越关系」，并不接受¹⁵⁰。最终达到的协调是，缩减清军的人数和在康区的衙门数量。

一段插曲，表现出那位先皇道光皇帝妾室的宫廷政治关系，她挣扎在佛家与儒家的冲突。慈禧通常自诩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如同达赖喇嘛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以慈禧的面目来统治这个世界。慈禧常常将自己装扮成观世音菩萨的模样，让侍从照相，最经典的是，李莲英装扮成韦驮天尊，背后两位侍女，一个捧经书，一个持香炉¹⁵¹。但是这样的表演，无法废除达赖喇嘛宗教上的地位，也无法指定班禅喇嘛。像这类自诩佛教圣者，「恣意升降佛位」，公然无视佛教戒律等等行为，就如同，正统的清国皇帝，被慈禧软禁和公然受辱一样的荒诞无理。

慈禧死于 11 月 15 日，就在前一天她毒死了光绪皇帝¹⁵²。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北京雍和宫同时为他们二人，举行超渡法会，丧主是已登基：清国最后的皇帝溥仪（年号宣统）¹⁵³。滞留北京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和英、法、德、美国、日本打交道，但是，清国大臣无视国际外交伦理，极尽所能，万般阻扰。

148 Sidikhmenov, 1985, p.256

149 Andreev, 2006a

150 Shakabpa, 1988

151 Sidikhmenov, 1985

152 The cause of Guangxu's death was determined...

153 Smith, 1996, p.167

1908年达赖喇嘛移驾至安多的塔尔寺。同时，他接获来自西藏政府的信件，请求他回到拉萨。1909年清军藉口1908年英清两国签订的续订条约中的第十款「清国将会提供巡警保护英商在商埠及各商埠往来途中的身家安全」，从昌都派军队进入拉萨，声称要保护各商埠中心¹⁵⁴。这些军队的士兵由于没有口粮的供应，所以抢劫了周围约15英哩的地方民房。同年九月清国安班联豫自行发布了一项声明，宣称西藏为清国的属地已经有二百多年。11月赵尔丰上奏清国朝庭，奏请尽快将西藏纳入清国的省份¹⁵⁵。1910年他又上奏，把打箭炉到贡波江达(kongpo gemdy, 拉萨东边120英哩)的西藏领土，成立为清国的新省份，变成清国的殖民地。最后这个政令的执行虽然因为辛亥革命而终止，但是，四分之一世纪后，消灭清国的新政权中华民国，在1939年将这块西藏领土占为己有，设置为西康省(因其地是康地，又在西部)。

1909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开始和清国安班谈判关于赵尔丰军队的入侵威胁。副安班保证军队只会进驻在保护英商的贸易往来地，绝不会干涉西藏的内政，并且承诺军队人数不会超过一千¹⁵⁶。可是正式书面隔天才送到西藏政府，而且只有清国安班的签名。1910年2月2700名清军抵达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再度逃亡，这次选择到印度。早做安排的清国安班联豫下紧急追杀令，命令要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项上人头提到他的面前。但是，清军由于受到沿途西藏人民的牵制阻挠，才让十三世达赖喇嘛顺利逃亡至印度。清军向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开火，射杀了一些藏人，收刮布达拉宫和夏宫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财产，搜走西藏政府的财产清单，占据拉萨的军火库和制币局还有弹药工厂，还不断地收刮追随达赖喇嘛逃亡的大臣们的庄园财物¹⁵⁷。

1910年2月25日清国的监国摄政王鈇章下了一道黜革达赖喇嘛上谕，

154 Shakabpa, 1988

155 Shaumian, 2000

156 Van Walt, 1987

157 Shakabpa, 1988

下令取消达赖喇嘛的名号。其原文：「西藏达赖喇嘛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塞汪曲却勒朗结，夙荷先朝恩遇，至优极渥。该达赖具有天良，应如何虔修经典，恪守前规，以期传衍黄教。乃自执掌商上事务以来，骄奢淫佚，暴戾恣睢，为前此所未有，甚且跋扈妄为，擅违朝命，虐用藏众，轻起衅端。光绪三十年六月间，趁乱潜逃。经驻藏大臣以该达赖声名狼藉，据实纠参，奉旨暂行革去名号。迨达赖行抵库伦，折回西甯，朝廷念其远道驰驱，冀其自新悛改，飭由地方官随时存问照料。前年来京展觐，赐加封号，锡賚骈蕃，并于起程回藏时派员护送。该达赖虽沿途逗留，需索骚扰，无不量予优容，曲示体恤，宽既往而策将来，用意至为深厚。此次川兵入藏，专为弹压地方，保护开埠，藏人本无庸疑虑。詎该达赖回藏后，布散流言，藉端抗阻，诬诋大臣，停止供给，叠经剖切开导，置若罔闻。前据联豫等电奏，川兵甫抵拉萨，该达赖未经报明，即于正月初三日夜内潜出，不知何往。当经谕令该大臣设法追回，妥为安置，迄今尚无下落。掌理教务，何可迭次擅离？…着即革去达赖喇嘛名号，以示惩处，嗣后无论逃往何处，及是否回藏，均视与齐民无异。并着驻藏大臣迅即访寻灵异幼子数人，缮写名签，照案入于金瓶掣定，作为前代达赖喇嘛之真正呼毕勒罕，奏请施恩，俾克传经延世，以重教务。朝廷彰善瘅恶，一秉大公。凡尔藏中僧俗，皆吾赤子，自此次降谕之后，其各遵守法度，共保治安，毋负朕绥靖边疆维持黄教之至意。钦此」。因为达赖喇嘛第二次从拉萨逃亡，还有忘记皇恩，以及煽动藏人反抗，所以宣令革除达赖喇嘛的称号¹⁵⁸。这道圣旨亦表示，清军入藏是为了弹压地方，保护商埠中心。而清国驻藏大使也被命令尽快寻找达赖喇嘛继位灵童，并以金瓶掣定等等。我们可以发现，这道上谕，不但和之前慈禧太后所发布的圣旨，藏清关系是「檀越关系」背道而为，也褻渎了彼此之间的宗教关系。但是，这道旨意，应该是由隆裕皇太后所下的圣旨，而不是还有没有任何权

158 Belov, 2005, p.135-137

力的幼儿皇帝溥仪。

这道上谕下旨后，俄国大使马上就向清国提出一份外交备忘录，要求清朝切勿匆促的另选达赖喇嘛灵童，此举将会引起俄国境内佛教界及长老层的反弹¹⁵⁹。但是，清国外务部（外交部）声称「黜革」和「另寻灵童」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本身行为有关，和俄国境内的佛教界无关。

第九世班禅喇嘛抵拉萨，开始代理十三世达赖喇嘛一些职务，但是他拒绝担任西藏政府摄政的请求。拉萨的政权被清国将领把持篡夺，同时，清国宣称不只西藏，连尼泊尔和不丹也是他的属国，只不过当清国灭亡时，他所宣称的宗主权也已成过去¹⁶⁰。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拒绝承认清国单方面的宣布，英国、尼泊尔、不丹以及锡金政府也向清国提出抗议书。

藏人并没有缴交税金给清国，他们将税金送到大吉岭（当时达赖喇嘛住在大吉岭），也没有给拉萨西藏政府。清军单独地监视藏印边界，阻止藏人进入印度，尤其是西藏东部及南部尤为紧张。清廷备受国际压力，于是和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谈和，要求他回藏，并应允恢复他的封号，但是，受到达赖喇嘛的回绝¹⁶¹。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函给清廷特使罗长绮，解释他为何前去印度的理由。信中表示：「自从清国当局只谘询驻藏大臣安班，而不考虑藏清之间的各自独立以及宗教间的「檀越关系」，我觉得个人上并没有任何的误判。事实上，我也失去了信心与清国有进一步的谈判与沟通…我认为西藏和清国已无法回复到以往的檀越关系¹⁶²。」

1910年十三世喇嘛离开大吉岭前往加尔各答，提醒英国驻印度政府履行1904年的藏英条约（拉萨条约）¹⁶³。另外，尽管驻印英国总督当局从中

159 Belov, 2005, p.143

160 Bell, 1992, p.114

161 Van Walt, 1987

162 Shakabpa, 1988, p.236

163 Shakabpa, 1988

阻挠，西藏教廷还是试图和俄国接触，期盼获得援助。同年，他与著名的俄罗斯东方佛学泰斗舍尔巴茨基 (F.I.Shcherbatskoi) 会面。1912 年与俄国驻印总领事阿尔谢尼耶夫 (B.K.Arseniev) 在加尔各答会谈，总领事递上一封俄皇尼古拉二世的信函¹⁶⁴，但是内容大部分都是关于，英俄间对西藏问题两国所协定的条约，不过他们双方都不承认清国北京「黜革」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正当性。

不过，虽然沙皇本身对西藏抱持同情，但是，再次证明堪布阿旺·德尔智 (Dorjiev) 在圣彼得堡所做的游说，并未获得俄方的支持。1906–1910 年伊兹沃利斯基 (A.P.Izvoisky) 担任俄国的外交部大臣，后来被替换，由萨佐诺夫 (S.D.Sazonov) 取代他的职位。俄国外交部对与德国会谈合作的意见分歧日益扩大，大部分倾向于和英国有更多的联盟与合作。然而，英俄联盟，在地缘政治面上对英国有利，但对俄国和德国则无益。欧亚两大陆权力的冲突，只会弱化俄德，但是会壮大列岛帝国的英国还有美国。而且，俄国国内本身如火如荼的共产革命运动，正在摧毁沙皇政权。因此，达赖喇嘛无法得到俄国任何的帮助，也无法去欧洲进行任何外交会谈。

第三章 总结

在大清帝国时代，西藏是政教合一，由僧官和俗官共同治理的独立国家。西藏和清国皇帝的关系是建立在「檀越关系」的佛教传统，寺院与施主的关系。这也是，西藏始终可以避免被清国并吞纳入大清国土的原因。然而，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大英帝国强迫日益弱化的清国「开拓」西藏，还刺激北京去开发西藏，然而，清国一向对西藏采取「不干涉」政策。1903–1904 见到清国国力衰弱无力阻挡，英国侵略了西藏。西藏与清朝「檀越关系」在没有佛教背景的西方，很难被理解，也没有相应的词汇，因而，

164 Belov, 2005, p.166–167

被翻译成错误的西方术语。英国政府，在第三地与清国签署条约，并提供了平台，让清国在条约中主张西藏为大清的属国。查尔斯·贝尔 (Charles Bell) 正确地记录下「我们进了又出，击败藏军，以便让第一个到来者去踢翻他们」¹⁶⁵，而第一个到来者就是清国。西藏合法政府并不承认清国是他们的宗主国。他们期盼的苏俄援助，已成泡影。自从萨佐诺夫 (S.D.Sazonov) 当上外交大臣后，俄国开始远离以前与英国的协定，自由地在西藏行动¹⁶⁶。由于，俄国外交部对地缘政治的错误政策决定，也限制了俄国和西藏间的纯宗教往来，而让外界认为，西藏是英国的势力范围。

亡国前不久的清廷改变了政策，他们试图反抗欧洲人的侵吞，这个临于崩溃的王朝决定要将从前的属国强纳入自己的边界省份。一纸命令下，邻国人民（藏人、蒙古族等）被迳自转换成大清臣民，他们的土地成为清国殖民地。不过，这项政策反而加速清国灭亡，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大清帝国。清军在西藏境内的暴行，以及并吞西藏领土，还有「黜革」达赖喇嘛称号等，让西藏和清国终止了彼此的「檀越关系」。这并不是清国皇帝的作为（他并没有实权），而是皇太后慈禧和隆裕，他们才是真正的大清帝国的主宰者。从此，西藏和清国的「檀越关系」划下终止符。

165 Van Walt, 1987, p39

166 Andreev, 2006a

第四章

独立的国家

1911年清国国内掀起辛亥革命风潮，各地纷纷响应，推翻了清朝政权后，随即在南京组成临时中央政府，建立中华民国。此时，中土各地群龙无首，连派驻在西藏的清国四川军内部也发生分裂，一些支持保皇制，一些则赞同共和制⁰¹。驻扎在拉萨的清川军隶属「哥老会」的秘密组织⁰²。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们士气低落，看不到未来，于是军队变成劫匪，在西藏大肆抢劫，清国驻军在蒙古也一样，后来也变成抢匪集团。1911年11月驻藏清军囚禁了清国安班联豫，另立了一位满人将领锺颖当安班，因为锺颖付了二十五万卢币跟他们买了这个职位。同年，赵尔丰被清廷任命为四川总督，并占领康区新龙，但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12月22日，被革命军四川都督尹昌衡处决于成都皇城明远楼。1912年康区藏人和昌都的僧众试图夺回他们的都市，但是被占领新龙的前清川军击败。同年，剩余清川军击毁了昌都甘丹强巴林寺，这座从1436年兴建到1444年层层相叠的古老寺院经房楼阁。1917年当藏军夺回昌都后，当地藏人再次重建甘丹强巴林寺。

所有驻扎在西藏的前清军队，士气低落地集合在拉萨，原因是中国新政府允许他们返回故乡。由于，西藏各地抗中游击队遍地蜂起，所以连同驻屯

01 Macdonald, 1932

02 Shakabpa, 2003, p.251

在江孜和日喀则的前清军一律都得经由印度返回家乡。此时，西藏政府对前清军队的处理也发生分歧⁰³。甘丹寺和色拉寺的僧侣积极地加入驱中运动，但是哲蚌寺和一些高层俗官不希望与新中原政权弄坏关系。一些色拉寺的僧侣杀害了首席大臣和他的儿子及数位官员。接着前清川军围攻寺院，由于藏兵的帮助，僧众得以冲出重围逃往拉萨，从1912年2月8日到6月19日拉萨陷入街头战斗。后来，藉由驻拉萨尼泊尔官方的调停，最后达成一个协议，前清川军解除武装装备，将军火弹药缴交西藏政府，西藏政府负责供应食物和运输工具，让全部旧清军经由印度返回中国。但是，有一位中国籍住民及他的二十名护卫被特准留在拉萨。

这份协议于1912年8月4日签订，其主要内容为⁰⁴：1) 安班和他的护卫们得以留在拉萨。2) 二百名汉军和贴身护卫也可留驻。3) 其余的中国军队都要解除武装并缴械于西藏政府，全数返回中原。4) 所有的武器和弹药封存于拉萨。5) 帮助中国军队的藏人得以获得宽恕。五百名解除武装中国军由将领锺颖带队，经由印度返回中原。

其间，中原新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总统袁世凯任命前清安班锺颖为「西藏办事长官」⁰⁵，而且送达一份秘密指令，命令锺颖拖延部队撤退日期。12月14日经驻藏尼泊尔使馆协调，这一次，签订中国军确切离开的日期，议定为同年12月16日，同时在尼泊尔的监督下，中国军不得持有武器，并停留在拉萨。1913年1月6日锺颖和五百名士兵在廓尔喀军队的护送下离开拉萨。1913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废除安班衙门（理藩部）。1914年回到北京的锺颖因在西藏作战失败，又残杀异己协统罗长椅，在北京被处死。

1912年西藏国内发生种种事变及变动时，新中原政府正在酝酿将西藏纳

0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4 Kuleshov, 1992

05 Van Walt, 1987

入他的领土。1912年4月8日中华民国中原新政权，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布法令，废除理藩部并将西藏、蒙古及新疆纳入中华民国领土的新省份。袁世凯大总统令⁰⁶：「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自不能如帝政时代再有藩属名称。此后，蒙、藏、回疆等处，自应统筹规划，以谋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民国政府于理藩不设专部，原系视蒙、藏、回疆与内地各省平等，将来各该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现在统一政府业已成立，其理藩事务，着即归并内务部接管」。

袁世凯和晚期大清帝国一样，违反了古老协议「檀越关系」，引起蒙藏民族的反感，进而加剧民族独立运动。这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法令，事实上，是违反国际法规。因为，中原地方只是清国领土的一部分，而这个新中原政权，根本没有权力主张继承清国的封建主权，强调其他独立民族地域也是它的领土。袁世凯发布这项法令，只是为了有正当名义，可以派遣川军和云南军援助，驻扎拉萨的前朝清军。大英帝国随后宣布，承认新中原是汉人为主的政权，但是他的主权并不及于西藏⁰⁷。此外，英国并不承认中华民国政权，因为当时中原各地依旧军阀割据，直到中原地区的战争结束，达成统一。为此，袁世凯停止他的部队进军拉萨，并致电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汉军在西藏的暴行道歉，及表示已恢复达赖喇嘛的称号⁰⁸。

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复袁世凯表示，西藏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身为西藏的统治者，外国对他个人称谓的恢复或承认，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中。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另外一位政教合一的蒙古领袖，也给予袁世凯政府类似的回电。1911年12月29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宣布外蒙古是独立的国家，

06 Belov, 2005, p.178-179

07 Chinese can not have Tibet, 1912

08 Shakabpa, 2003, p.259

即位为博克多汗日光皇帝。袁世凯去电要他与中原新政权中华民国重新恢复从属关系。哲布尊法王的回复相当合理且正确，他表示：「当初蒙古各部族推举的共主是清国皇帝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将彼此的纽带斩断，以至于，现今形成两个国家，即大蒙古国和中华民国，由此因缘，两个国家都没有资格向另一个国家，提出额外要求。事实上，你成为了汉族的总统，而我是蒙古族的大汗和法王，这就是最正确的回答，此外，我们也并无必要去煽动彼此民族间的仇恨⁰⁹。」这就是当时西藏和蒙古各自类似的国情发展。

1913年1月11日蒙藏条约在外蒙古首都大库伦签订。条约的前言强调：「西藏和蒙古已自然脱离灭亡的满族大清帝国，和汉人的中原新政权无任何关系」¹⁰。蒙藏条约中，相互承认两国的统治者为西藏国达赖喇嘛和大蒙古国哲布尊。两国承诺护持佛法，并给予朝圣旅人各种帮助，加深双方贸易，进行买卖和相互借贷及互派大使。代表签署蒙藏条约的是，蒙方的大喇嘛然丁(Ravdan)、外务大臣达布利特和大臣助理曼莱·巴特尔，藏方为德尔智(A. Dorjiev)和秘书格登坚参。德尔智签署完条约后，就离开首都大库伦前往圣彼得堡¹¹。此时，他身怀两封达赖喇嘛政府的正式公文函，及「西藏局势备忘录」。达赖喇嘛信中要求俄国和大英帝国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并愿意让两国在拉萨设立大使馆。但是，俄英两国并没有回应，当时欧洲正处于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时刻，这两个大国并不愿意节外生枝，也不愿意和新中原政权发生冲突。西藏被这些大国当成「大博弈」的「筹码」。

1913年1月23日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从那时起，直到圆寂，他都是西藏真正的统治者。同年的2月13日他颁布了一个重要的诏示「圣地佛谕」¹²：

09 Belov, 1999, p.103

10 Van Walt, 1987, p.320-321

1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2 Shakabpa, 1988, p.246-248

「圣域（印度）佛陀之敕言，三世怙主、人间所有佛法之王、遍知一切持金刚大海（达赖）喇嘛之旨，谕示清凉雪山环绕之福地西藏所属贵贱僧俗百姓以及文武官员，正如佛陀在圣域所预示，此清凉雪山环绕之福地西藏，由观世音幻化之祖孙三法王开始传承延续不断而今由我执掌，方便相应一切众生之性而恒常以慈悲护持之。往昔成吉思汗和俺答汗等蒙古时代，以及中国明朝历代帝王时期，到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与满清皇帝，西藏与大清帝国乃植基于施主和僧侣间的供施关系，数年以前，大清中原川、滇当局竭力使我们的领土殖民化，藉口维持贸易市场治安，派遣大量军队入藏，因此我率同部属离开拉萨，至印藏边境，希望以电报使北京了解，西藏与大清间是施主和僧侣的供施关系，而非一方臣属于另一方的隶属关系，因为大清汉军紧随而来，不论死活一定要捉拿我，我除越境进入印度外，别无选择。

我到印度以后，通过电报不论怎样与清方联系，因部分北京贪婪大臣延误而始终未得回复。然因不欺之因果报应，发生了使满清皇帝政权不稳的变局，加上所有贵贱僧俗藏人竭尽所能地与清国汉军持续作战，从而将卫藏地区的所有大清军队全部驱除出去，我亦平安返回西藏，同时，在康区的残余大清汉军也正逐渐地被驱逐。

如今，大清以供施关系为藉口，实欲奴役西藏之恶念祸心犹如空中彩虹已消失无踪，因而使所有众生享有宗教、财富之幸福圆满之时，尔等所有僧俗贵贱需要遵守之责任有：

- 一、佛教乃此世间一切和平安乐之源，要持久长存，因此，对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昌珠寺等诸圣地以及三大寺等各教派的所有寺院之供养和学习要严格管理。
- 二、各教派寺院之众僧要恢复和弘扬各自无瑕之显密教法传承，勤精仪轨讲学与闻思修，持守戒律。

- 三、西藏政府文武官吏，在征税或执法期间，应尽公正诚信之责，使政府获益亦不使人民受损。西藏政府派驻阿里三围及康区等遥远地区的一些无知官员，强迫高价摊派商品，非法征调超额的人力畜役，以轻微违法为藉口，没收房屋土地，断人肢体等，从而使人民不堪骚扰而难以安身立命。对此类不顾因果报应，毫无道理的行为和刑罚，从今以后一律禁止，务使其绝迹。
- 四、我们西藏是天然资源丰富，但科技不如其他国家进步的一个独立的宗教小国。目前，对文武工作的严格管理使足以守土自卫之武备正在建立之中，虽然由于征兵以及康区的交通沿线暂时将会面临一些困难，但考虑到过去清国不是主人而却欲霸占西藏的历史，大家不仅要自觉主动，千方百计地实现自主自治，保家卫土，而且，凡东西南北边界地区的哨所要严重戒备，以防外人奸细入境。如果出现任何细微可疑之处，都要随时通过宗溪（县或庄园）的驿站报告政府，而不得懈怠放松或因小事引发大的冲突。
- 五、西藏虽然人口稀少，且有大量空旷未被利用的土地，一些勤奋者也欲开荒耕种，但因一些官员贪渎作梗，地主自己不能开荒耕种，却因嫉妒等原因而不容他人利用，此种从根本上损害地方发展的恶习除了损己害人以外没有任何好处。从今往后，凡是未被利用的山川空地均允许贫穷勤奋之家庭自主开发耕种，或种植果树蔬菜等，政府、贵族或寺院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加以阻拦。新开垦的土地免税三年，三年后根据面积、收成向地主和政府缴纳租税，使耕者有其田，政府和地主亦有租税之利。

上述内容，务必遵守无误，从而报效政府恩德，如此则必然会使自己或他人及地方幸福的伟大祥瑞应运而生。因此，要使此常思善恶、无误取舍之文诏，广为传播，务使家喻户晓，并在人口集中的街巷张贴，列入各县和庄园的文目中，所有各级官员要尽职尽责地落实和执行文诏的内容」。

尽管，西藏从当时至 1951 年实际上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西藏政府掌管所有的内政与外交事务¹³。然而，1913 年 5 月 15 日新中原政权中华民国的第一次国会会议名单上还是列出几位藏人代表¹⁴。这些藏人代表都是来自中原地区，并非由西藏人民选出的代表，当然，也无权代表整个西藏人民。同年达赖喇嘛指任噶伦强巴丹达担任康区大长官，并派八名将领与他一起赴任。

英国政府多次催促袁世凯和西藏一起进行三方会谈¹⁵。终于在，1913 年 3 月袁世凯派二个代表到昌都，但是会谈暂停。再度恢复会谈是在 1913 年 10 月 3 日印度西拉姆，西藏、英国和新政权中华民国三方代表参加。会议一开始，西藏代表就说明自己国家的立场，尤其是与前王朝大清帝国的关系，是佛教寺院和施主传统的「檀越关系」，也就是「供施关系」。而中原的新政权中华民国代表，则提出一连串的理由，做为西藏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的证据¹⁶：例如曾被大蒙古国成吉思汗所征服、五世达赖喇嘛的称号，是大清帝国的皇帝所赠、大清帝国的军队帮助对抗廓尔喀和准噶尔、在大清皇帝玄烨康熙年间西藏要求派遣安班和驻军拉萨、赵尔丰在康区进行的『西康可垦地调查』、英国入侵西藏，大清帝国代付赔偿金等。所以中华民国代表强调要恢复 1908 年西藏与英国和大清帝国的关系。但是，针对以上中华民国所主张的事实，中方并没有提出任何足以证明的文件。

西藏代表一一驳斥中华民国代表的论述，双方一来一往的激烈争论，让会议一直迟迟没有进展。后来英国代表麦可马洪建议将西藏划分二个区域：「内藏」和「外藏」类似蒙古的状况。因此「内」的部分归入中华民国，而「外」的区域可以得到完全的独立。虽然西藏被分裂成内外两部分，但是同时也被

13 Shakya, 1999

1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6 Shakabpa, 2003, p.267

确认为一个在地理和政治上的独立国家¹⁷。而新政权中华民国只是外藏部分，名义上的霸主，但是，可以得到内藏地域的实质利益和特权。然而，事实上英国提出的协议方案，不被强凌西藏的新霸主中华民国所接受。

1914年3月24-25日西藏和英国交换外交备忘录，达成秘密协议。为了解决两国彼此争议，西藏噶厦政府首席大臣夏札(L.Shetra)同意在英国的协议方案签字，承认中华民国为西藏名义上的新霸主，协议中划定了藏印边界¹⁸。后来这条边界也和『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一样烟灭于历史。4月27日英国提议西藏、英国和中华民国三方代表签订协约草案。其中第二条声明：大英帝国和中华民国共同承认，中华民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并承认外西藏有自治权，所有外藏内政由拉萨政府掌理（包含不干涉达赖喇嘛转世的认证）。保证不将西藏领土并入中华民国的省份。英方同意不并吞西藏任何领土¹⁹。中方可派驻藏大使及三百名以内的随行人员和护卫。驻西藏江孜的英国经贸代表可以前往拉萨与西藏噶厦政府会晤谘商。协议第九条声明：藏印与外藏和内藏（西藏和中华民国青海、四川、云南省）的「边界」，如条约中所附之地图所绘。

但是，中方代表提出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指令，他们不承认这条边界线的划定，拒绝签名。因为英国将「中华民国」的领土九万平方公里（事实上是西藏领土）都划入藏印边界²⁰。英国政府指示英方代表，如果协议上没有中方的签名，英方代表也不可以签字。所以，这项协议草案最后未得到签名承认。

1914年7月3日麦克马洪(McMahon)和夏札(L.Shetra)双方签订一项协议：我们各自是大英帝国和西藏代表，在此声明，承认此项协议，我们也认为中

17 Van Walt, 1987

18 Shakabpa, 2003, p.268

19 Kuleshov, 1992, p.265-267

20 Ran, 1991

方也应该加入此对三方有利的协约²¹。藏方方面，除了首席大臣的图章外，还附上国民议会、达赖喇嘛、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主宣言的附件。

但是，中方拒绝签字，大英帝国无法如俄罗斯帝国，让西藏和外蒙古一样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其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虽然 1914 年西拉姆条约只有藏英二国签字，并无第三国（中华民国），最后不被承认生效。事实上，中华民国政府不仅只是放弃『麦克马洪线』那么简单，他失去了可以主张，其本身为西藏宗主国的国际法律文件。同时，也失去了西藏「只同意」在麦可马洪线条约中的利益。因为在「法律上的论述」西藏仅同意，只在与英国签订的宣言中，才能成立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但是，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这个机会，并未签字及承认。

苏俄外交部长萨佐诺夫 (S.D.Sazonov) 看到西拉姆条约中一些条款和



擦绒·达桑占堆 (1939 年，
照片：Ernst Schaefer/
CC-BY-SA 3.0 授权)

1907 年的英俄条款有所相违，所以和英国进行另一秘密条款「用西藏交换阿富汗」²²。在交换谈判中，他表示，不介意大英帝国对西藏的所有处置，并重申苏俄只在乎他是否可以得到英方的相对的赔偿。后来，还进行了一连串没有结论的谈判，然而，由于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西藏下降至苏联次要谈判名单。

1916 年 6 月 6 日中华民国北洋政府袁世凯辞世，新中国和旧满清王朝势力陷入长久内战，成为各地地方军阀各自称王的藉口。中央政府甚至声言无法照料到边境地区。1917 年

21 Van Walt, 1987, p.58

22 Andreev, 2006a

四川军指挥官彭日升试图将藏军逐出东藏²³。当时驻守边界的是西藏著名改革派的擦绒·达桑占堆 (Dasang Dodul Tsarong, 1886–1959) 总司令，他的现代化改革，让藏军的军力远强于赵尔康入侵时的藏人武装。此时藏军已经有英式枪械，并接受英式军事训练。很多的武器和弹药买自中国军方，他们公开并大规模地贩卖军火²⁴。

1917年9月西藏军队开始进攻，夺回被川军占领的西藏领土，1918年4月16日收复昌都。藏军节节胜利一一收复整个康区直到打箭炉（康定），



藏军 1939 年（照片：Ernst Schaefer/CC-BY-SA 3.0 授权）

1918年夏天收复与中土云南省的边界。1918年8月19日噶伦强巴旦达 (Jampa Tendar) 和川边军代表刘赞廷（在驻打箭炉英国副领事台客满 (E. Teichman) 的调停下）在昌都签订和平协定。协议中双方同意从扬子江 (Drichu) 上游，德格、白玉西藏的所有寺院，这些被川边军占据的西藏地域，全部归还西藏政府。中方承诺尊重且干扰藏人日常的宗教生活和活动。1918年10月10日在甘孜绒霸岔 (Rongbaza) 签订和平补充协定和退兵条款，军队必须在同年12月31日撤退。

1919年8月中华民国中央指示甘肃省政府派遣的代表团抵拉萨，要求

2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4 Bell, 1992, p.193

西藏政府派代表团前往北京会谈。但是西藏政府表示要在拉萨和昌都会谈，同时要西藏、英国和中华民国三方代表会同。1920年4月中华民国代表团离开拉萨，没有取得任何成功。

这或许是中方想要将西藏和蒙古事务一起集约化处理的会谈邀请。1919年夏天北洋军将领徐树铮率西北边防军第一师入侵外蒙古，此举违反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于1915年在恰克图签署的「中俄蒙协约」中的「中、俄承认外蒙古自治…并不得在外蒙古设治、驻军、移民等…」。

同年11月北洋政府废除了外蒙古的自治，藉口因为来自境外（大蒙古民族主义者和俄国白军）的威胁，还提出外蒙古博克多汗和主要贵族签署放弃自治的文件。这份放弃文件，是在外蒙首都大库伦被中国军队占领后，被迫签署的。北洋政府考虑停止与英国在北京商议西藏事务，希望类似占领外蒙古的事件也在西藏重现²⁵。

1920年与白军分道扬镳的史登伯格男爵 (Baron R.F. von Ungern Sternberg) 率领一支亚洲骑兵师从加贝尔 (Trans-Baikal) 地区进入外蒙古，他无视任何外交冲突，击退高在田率领的中国军，扶持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博克多汗复位，并恢复大蒙古国的国号。这位男爵计划建立一个强大的大蒙古联邦，让西藏和新疆也成为大中亚帝国的一部分，并恢复君主制政治。这个大联邦主要在制衡大汉民族的中国，并保证所有的联邦国都是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男爵和外蒙古政府与达赖喇嘛联系，西藏随即加强对抗川军。隔年，男爵被俄国红军击败，男爵本来要逃往西藏，但是来不及逃亡，就被红军逮捕处死。不久外蒙古国被俄国红军占领。

总部设立在苏联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通称第三国际，1920年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4月派遣一个代表团到中华民国，推动共产运动，并在北京、上

25 Van Walt, 1987

海及其他城市设立共产党组织²⁶。1921年2月中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法国成立，一些杰出的共产主义青年皆来自那里，例如周恩来、邓小平其他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国租界召开。1922年通过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除了一些主要项目外，也包含解放西藏、蒙古、新疆成为真正的共产社会主义共和国²⁷。

庞大的资金，如河水般从莫斯科注入中国共产党。中共的经费几乎完全来自莫斯科²⁸。有时中国的同志，还会索取追加费用，虽然这让莫斯科的盟友烦恼，当时，俄国缺钱，经济也混乱，但是莫斯科并不小气。中共组织的扩张，苏联资金援助是很重要的关键。不过，中国共产党人提供的情报，帮助并扩大俄国在中华民国的活动。

西藏领导人无法保证可以提供完全的防卫网。他们几乎完全依靠西藏国内资源，达赖喇嘛持续强化国家的独立性和现代化。他最重要的任务是军队现代化和强化中央政府权力，即使，遇到一些阻力，比如在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间，及不同政治派别间的冲突，还有资源的缺乏。西藏一些地区是半独立状态，例如萨迦（西藏西部）、拉嘉日（Lha Gyari 西藏中部）、班禅喇嘛辖地（扎什伦布地区）等地区。对于康区和安多的各游牧部落而言，则是天高皇帝远，即使他们承认达赖喇嘛政府。在这里，可以举一个安多的老游牧民族部落的故事：「对他们而言，这里就是他们的部落，那里是他们的邻居部落，拉卜楞寺是他们祖辈送孩子出家的寺院，而拉萨太遥远，虽然那里是观世音菩萨的驻在地」²⁹。

一般认为，1923年，由于对赋税意见的相左，导致第九世班禅喇嘛离开

26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294

27 Van Walt, 1987, p.88

28 Usov, 2007, p.90-109

29 French, 2004

西藏。另一种说法是，他想藉由中原政权的帮助，恢复以前的权位，没想到中华民国政权控制了行动，进而把他当做与拉萨谈判的一个筹码³⁰。原本班禅喇嘛曾想藉由英国试图解决，与拉萨的矛盾。但是，英国拒绝进行调停。他被英国拒绝后，离开到内蒙古，于1925年到达北京。后来，他想藉由中华民国军队的护卫返回西藏，但是，还是不被西藏政府准许。

中华民国政权利用很多名义，试图派遣代表团进入西藏，但是都遭到拒绝³¹。实际上，拉萨政府不仅统治卫藏地区，也治理藏军收复的西藏北方领土。西藏国军驻扎北方边境，禁止新的外籍人士入境。当时，西藏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边界。1927年秋天，那曲(Nagchu)西藏边界驻军阻挡了俄国贵族探险家罗瑞克(N.K.Roerich)的探险队进入拉萨。一位住在锡金的英国籍居民贝利(F.M.Bailey)告诉藏方，罗瑞克是「红色苏联」派来的代表。罗瑞克自称自己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同时也是未来的「香巴拉王国的国王」，他要进去西藏告诉西藏人他是西洋的达赖喇嘛。他想要串联亚洲的佛教国家，加入苏维埃共和国。为人争取佛教界和共产主义的联盟，他将他的构想报告苏联政府官员们，并一同讨论策略³²。他们一行人在冰冷的喜马拉雅山脉搭帐篷，度过了整个冬天，空手而返。当然，他们的成员对西藏一定会持有负面的评价。

1920年代西藏加紧建立国际关系。1921年英国递给中华民国政府最后一个通牒，要求让西藏自治，否则威胁要与西藏进行双方会谈³³。但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并无回应，于是英国与拉萨建立联系关系。不久，贝尔(Charles Bell)爵士卸下官职，西藏首席大臣夏札(Shedra)于西藏死亡，让藏英关系变得更为正式。1924年前往西藏勘查的英国上尉贝利(F.M.Bailey)确认了，

30 Tsendina, 2006

31 Shakabpa, 1988

32 Andreev, 2006b, 2008

33 Van walt, 1987

当时西藏为独立自主的国家。数个苏联莫斯科来的秘密使节团来到拉萨，同时，拉萨也派使节团前往莫斯科。这是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 (G.V. Chicherin) 所主导，在德尔智 (A.Dorjiev) 的努力下，10-20 位藏人军官被派去俄国接受「枪弹射击训练营」训练，增强西藏的战斗力。1925 年齐采林曾试图在西藏设立外交使馆，1926 年他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设立苏联外交使馆。但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拒绝了这项提案，甚至，连英国也受牵连。因为，他早已得知，俄国和外蒙的佛教徒，都遭受红色共党政权的迫害及杀戮，这些情资来自德尔智与蒙古国王八世哲布尊法王 (8th Bogdo Gegen)。有一些苏联官员想要复制苏联化的外蒙，于是以苏联人民外交部为首的国际共产革命运动，也要复制到中华民国，甚至整个亚洲。1930 年藏苏二国之间的交流益发缩小，都是由于苏联全面压迫及屠杀苏联共和国联盟国境内佛教徒的缘故³⁴。

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只和英国跟苏联有接触，连日本也派专员来到西藏，甚至有日籍的军事教官。当时最主要的国际外交关系终究还是，连接国界的邻国中华民国。持续动乱的中华民国政权，最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终于北伐成功，统一中国，并进驻北京。1928 年将蒙藏事务院改制为「蒙藏委员会」，隶属行政院，第一任委员长为汉族阎锡山，其前身为 1914 年北洋政府设立的「内务部蒙藏事务院」（而其前身为 1912 年短暂延续大清帝国所设置的理藩部）。蒙藏委员会的藏族委员来自被中华民国占领的藏族地区，其中也包含反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敌。南京政权想要藉由隶属内政部的这个行政单位，将蒙古及西藏领土纳入中华民国的省份³⁵。为了达成并吞邻国领土的正当性，与达赖喇嘛政权的所有联系事项，都由隶属中华民国内政部的蒙藏委员会处理及联系。1928 年和 1930 年蒋介石递送二封信函，以及 1933 年的一通电报给达赖喇嘛³⁶。但是，正式的交流从未发生，因为达赖喇嘛政府拒绝加入中

34 Andreev, 2006a

35 Klinov, 2000, p.34-35

3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华民国，也拒绝让九世班禅回西藏（由中华民国军队护卫）。1931年国民政府颁予班禅喇嘛「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称号，又于1932年任命他为「西陲宣化史」³⁷。

十三世达赖喇嘛曾藉由北京雍和宫住持，试图进一步与中华民国南京政府联系。但是，现在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说明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的举证。事实上，当时是西藏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国与国联系。达赖喇嘛也拒绝英国企图担任与中华民国谈判的媒介³⁸。达赖喇嘛希望与中国的关系是单纯国家与国家的直接平等对谈。

1930年西藏军队得到僧院及西藏人民的支持夺回康区与安多的边界，后来四川军阀刘文辉和马步芳从青海于1932年再度攻击西藏，此时西藏的军备已非往昔，仅拥有英国枪械及一小部分俄国来福枪。针对此事，中华民国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抗议他们从印度提供武器给西藏。这件事，让后来的共产党人指责成「英国是西藏背后的军阀」，「英国要并吞西藏」等。

后来双方达成停战协议，长江上游成为中藏边界。基于这些情势，西藏国民议会（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Tibet）再度呼吁英国立即实践1914年签订的西拉姆条约。

193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前一年，已订立几项政治大原则并交代西藏各部会大臣固守国家主权，后来成为他的政治遗嘱³⁹。这位西藏政教领袖一生致力于保持西藏独立，不受中华民国和英属印度这两个周边大国干涉。他派军驻防康区边界，保护康区抵挡外国军队侵略抢夺国土。当时外蒙古共产党已摧毁所有的寺院，禁止寻找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法王（8th Bogdo Gegen）的转世，并强迫僧众加入军队。十三世达赖喇留给西藏人民的遗言中：「…就是

37 Bogoslovsky, 1978

38 Van Walt, 1987

39 Shakabpa, 2003, p.285

在这里，西藏的心脏，宗教和政府可能会受到内外夹击。如果我们不能保卫自己的国家，情如父子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以及其他所有受人敬重的活佛就可能销声匿迹，落到无人知晓的地步。僧侣会受到迫害，寺院会遭到毁坏，佛法被消灭，政府官员的土地和财产遭到没收。这些官员将被迫服侍敌人，或像乞丐一样漂流四方。众生万物都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苦难的日日夜夜没完没了，令人煎熬……」早已预言共产党日后会凌虐西藏。贝尔 (Charles Bell) 这位撰写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记的前驻拉萨特使，注意到达赖喇嘛最后决定收复被占领的国土，而绝大部分的藏人都支持他，一起对抗这个新中原政权并吞西藏领土的野蛮行径。同年夏天，藏军向云南方面前进，收复中甸、巴塘并留驻一万名藏军于长江上游区域⁴⁰。毛泽东针对战争和反帝国主义，电致上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英国帝国主义利用藏军攻击中国西部，占领中国西康省和四川省，他们企图要中国西部成为英帝的殖民地」⁴¹。但是，此时的大英帝国只是力图支持「西藏独立」的事实⁴²。在中国和英属印度之间，英国需要的是，一个缓冲地域，而不是另一个新的殖民地。

不只是毛泽东，国民党政府也迳自将西藏当做中国的领土。1933年蒋介石又再次致电十三世达赖喇嘛，表示想要直接对话。这位中华民国总统表示「自古以来，中国和西藏就是一家，现在中国已成为共和国，我们可以共同商讨，中藏之间的任何议题」⁴³。1933年12月16日蒙藏委员会要求达赖喇嘛停止战争行动。但是，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示现圆寂。中华民国政府派代表团至拉萨致献哀悼，并追封十三世达赖喇嘛「护国宏化普慈圆觉大师」的封号，作为达赖喇嘛受到中华民国政府「批准证明」的证物之一。

4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41 French, 2004, p.361

42 Bell, 1992, p.190

43 Bogoslovsky, 2002, p.60

康区的军事活动因达赖喇嘛的圆寂而暂停，当时已收复后来西康省的三分之二。这个计划中的未来的新省份西康省的土地来源，中华民国的领导人决定用武力夺取西藏康区的土地⁴⁴。1934年3月藏军收复康区德格，5月和四川军阀刘文辉签署停战。

1934年8月25日中华民国政府派国民党委员黄慕松为致祭达赖喇嘛专使，抵拉萨。他在一座寺院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上香致敬、布施并和西藏官员会谈。黄专使代表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提出以下的条件：一、承认西藏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中方负责派驻军保护西藏安全。二、恢复安置拉萨安班衙门（驻藏办事机构）⁴⁵。藏方提出可接受的条件如下：「一、西藏与外国签署重大条约时中方可以全程参与但不干涉。二、关于国防和受到外国侵略时，中方南京政府为主要谘询对象。三、藏方会告知中方拉萨的选举及任命的大臣。四、中方的驻拉萨代表及其随行人员可提高至25名，但必须受藏人管制。五、中方可以返回德格（Derge）、新龙（Nyarong）和霍库（Horkok）甘孜地区，还有安多和康区一些地方，但是不可以庇护反西藏政府的罪犯。同时藏方也提出，藏中双方立约时，让英方一起与会，以便同时有国际的见证人。但是中华民国政府拒绝。

事实上，西藏政府是接受西藏成为中华民国的保护国，而非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首先最重要的是，处理边境问题⁴⁶。黄慕松专使并没有被授权签署重要外交文件，但是他临走时，留下两名与中方联络的人员，以及无线电发射机。这两位成为与南京政府联系的驻藏官员。后来黄慕松经印度回到中国后，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40年代拉萨有英国和中国大使馆。但是，中华民国政府却宣称，使馆的存在，证明中国拥有西藏的主权。

44 Gurevich, 1958

45 注 45 Shakya, 1999, p.6

46 注 46 Bogoslovsky, 2002

1937年3月，九世班禅喇嘛在二十名中华民国官员和五百名中军的护卫下，抵达结古（西藏东部）。后来，由于日中战争爆发，中华民国南京政府调回班禅喇嘛的中国护卫军及官员。同年12月1日九世班禅喇嘛圆寂于玉树结古寺的甲拉颇章宫。而他的「遗嘱」被设计成，证明西藏为中国一部分的中方文件，且经常被引用。这份被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处理过的正文内容：「余生平所发宏图，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荣」。但是西藏流亡中央政府强烈怀疑此份，由中方政府提出的文件真伪⁴⁷。因为依照西藏传统，即将往生的人，最后的遗愿或遗嘱，会请他人听写遗言或是自己亲笔书写。因此，其他的文件，应该是在九世班禅喇嘛圆寂后伪造的。最后此信的发件者被宣称来自「西陲宣化使秘书处」。

中国善于利用西藏执政圈的内斗，来弱化西藏中央政府。1935年6月组成西康建省委员会（前大清帝国想要夺取西藏康区领土，设立的省份名称），这项夺取土地的前大清政策，在汉族所成立的中华民国里再度复活。1936年8月建省委员会移转至打箭炉（康定），并宣布此处为西康省政府的行政中央⁴⁸。这个城市成为了新省份的省会。西藏康区第一次有世俗的行政政府。西藏安多地区遭到切割，分别划入青海省和甘肃省。于是西藏领土三区中的安多区和康区，从此成为中国的省份之一，被纳入中国的领土。西康省于1939年1月1日被中华民国政府在打箭炉宣布成立新省份。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贵族间派系对立内斗日盛。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近侍僧土登贡培 (Thubten KunpHEL)，出身农家子弟的他，于1931年被任命负责拉萨附近札齐 (Drapchi) 的电力机械厂。该厂是为了扩充藏军而设的军事及物资机构，负责制造金币、纸钞、生产武器及金属和羊毛制品。1931-1932年间组织数千装备精良的现代化藏军部队，负责

47 A 60-point Commentary, 2008

48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拉萨安全。这支部队的组成人员都是中产阶级子弟，没有「农奴」也没有贵族。后来他因被指控，擅自让十三世达赖喇嘛服下乃琼护法献上的错误药物，还有未及时报告病情。最后他被捕并被判处，终生流放在则拉冈宗（林芝附近），他所组成的藏军部队后来也因反叛，遭到解散。一位土登贡培的支持者在康区起义，但是也被击败。后来这些反叛者和他们的家族带走所有的家产，搬迁到巴塘，当时中华民国军队的控管地。

西藏国民议会 (The National Assembly) 选举了 24 岁的热振呼图克图 (Reting Khutuktu) 当摄政。然而，当选的首席大臣和摄政都是没经验的年轻人⁴⁹。龙厦·多吉措杰 (Dorje Lungshar Tsogyal) 这位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随侍，提出改革西藏的行政制度，他认为在新的达赖喇嘛转世成人前，无法任命西藏噶伦大臣（首相），建议每四年由「国民议会」选举，再行报告。为此，他分别举办了二场大会，僧官议会和俗官议会，参与大会的人数大约在总体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大会后，他们准备向西藏噶厦政府提出请愿书。但是在提出请愿书的前一天，龙厦和他的同盟们被以试图推翻政府和设置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行政制度罪名被捕。龙厦被处以盲刑，其他同盟被判流放。这是西藏又一次行政制度改革的结束。

新摄政的拉萨支持者赞成在内政不受干扰下，与中华民国加强关系。但是，中方政府要求西藏将外交、国防、通讯还有噶伦大臣的任命权，交给中方。藏方得以自治，但必须在中方南京政府指定的授权官员的领导下⁵⁰。

罢黜了龙厦后，西藏噶厦政府开始寻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依循祈求法会、卜卦还有热振摄政的禅定净观等，灵童寻访团一路走访到安多区的塔尔寺。他们寻找到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就在隔壁的村庄，诞生于 1935 年 7 月 6 日，姓名拉木登珠 (Lhamo Dhondub) 的男童。安多区是西藏

49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50 Bogoslovsky, 2002

人口数最多，藏、蒙、回三族混居的地区，但是却受到中华民国军阀政府控管。为了可以迎请灵童回拉萨，西藏政府特使答应支付一笔钜款赎金给当地军阀政府。但是，军阀政府极度怀疑这位灵童可能是一位著名高僧转世，不断地拉高赎金金额。当拉萨的赎金送到时，灵童以及他的家人才得以被迎往拉萨。迎请团在回到拉萨途中，西藏国民议会宣布灵童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年轻无政治历练的热振摄政认为应该改善与中原邻国的关系，所以就邀请中方参加金瓶掣签，但是此举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独立政策遗嘱相矛盾，加上，如今的中华民国与西藏也不是「檀越关系」，于是他向中方取消邀请，并给予一个很好的说法⁵¹。为此，国民党的国民政府还特意发了一封国民政府令：「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甚深，灵异特着，查任第 13 世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予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此令」，并赠送四十万元作为贺礼。国民党政府无视于当时西藏为独立自主国家，恣意地发一封汉文信件，全然将自己当做是西藏的支配者。1941年初热振被迫辞去摄政一职，最终圆寂于 1947 年⁵²。1940 年 2 月 22 日布达拉宫举行十四世达赖喇嘛升座典礼。

中华民国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参加大典。这位中方代表在观礼仪式中所受的官方礼遇，和其他外国代表的嘉宾并无不同。后来国民党政府对外宣称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和升座仪式，都是经由国民党政府批准和主持的。阿沛·阿旺晋美 (Ngabo Ngawang Jigme)，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针对这件历史，进行档案查证，并于 1989 年公开揭穿当年国民党政府的谎言和造假⁵³。他提出当年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所报导的：「吴忠信主持了达赖喇嘛升座典礼」还配发了一张，吴忠信与达赖喇嘛的合照，上面特别注明这是在升座典礼中的照片。但是事实是典礼过后

51 Smith, 199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52 A 60-point Commentary, 2008

53 A 60-point Commentary, 2008

几天，吴忠信私下拜访十四世达赖喇嘛时所拍摄的⁵⁴。所以，国民党说是他们批准达赖喇嘛的认证并主持大典，并非事实⁵⁵。

中原发生内战，国民党与共产党交战，节节退败的中国共产党在第五次反围剿大败后，1934-1936年中国红军开始逃亡（中共美其名为长征，事实上是流窜），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将各地红军撤退和转移到其他地方，最终抵达和汇聚在陕甘地区，为了保护中央红军撤退，不惜让百分之六十的其他红军遭到国民党军队杀害。

长征出发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就被中断。离开了共产国际遥控指挥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遵义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问题。毛泽东决定在四川的边境少数民族区域建立一个『西康』苏维埃，作为大本营，然后再经由青海和甘肃打通新疆，建立一条物资供应线，就可以拿到苏联各种的援助物资和武器，但是这项计划最终无法执行⁵⁶。1936年毛泽东要求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供应三百万美元、空中战机、装甲车、防空机关枪、大炮、来福枪、弹药等战争物资。布尔什维克（俄共）开始筹建一条供应链系统，并答应再提高二百万⁵⁷。1940年毛泽东说：「拒绝苏联的援助，就是表示判处革命失败」⁵⁸。

与此同时，西藏所接受的外援可就非常卑微（大部分都是小型枪械和弹药），当时的执政者和意识形态并没有受到任何外国势力的影响。

1935年6月中共红军经过云南省进入西康省南部（康区南部），他们的路径是通过德格（Derge）、理塘（Lithang）、新龙（Nyarong）、炉霍（Horkok）和巴塘

54 A 60-point Commentary, 2008

55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56 Braun, 1974

57 Usov, 2007, p.108

58 What Beijing does not Say, 1972, p.24

(Bathang)⁵⁹。红军指挥官开始在那些地区设立「苏维埃政府」，让年轻贫农组成特别小队，命令他们去斗争地主，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⁶⁰。这种外来文化的斗争方式，当然会引爆当地人民反抗。不过，这只是一种手段，在少数民族中以无产阶级斗争资产主义的名义，才能成功吸收什么都没有的年轻人，增加红军人数，提高革命力量，以便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⁶¹。

红军没有足够的粮食，他们开始抢劫那些「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夺走他们的家畜、玉米、果蔬、稻米和食用油⁶²。共军结集的红军「妇女团」和「儿童军」也是为了那个目的。然而，这是藏人第一次，面对共产党抢夺并摧毁寺院的真实冲击⁶³。9月时，中共红军已累积足够粮食，兵分二路，向北前进。不同中共领导的军队，亦有不同的命运。一个由毛泽东带领经甘肃前往陕西的中共中央军遭受重大损伤。但是，一个偏远的云南地区，却成为共产党的前哨。另一支军团则在1936年春天再度占领广达3至4万平方公里的西康时，被国民党军击溃⁶⁴。这次红军高层下令设立「博巴政府」（取代之前的苏维埃政府）。擢拔的政府成员全都是被称为「上层爱国者」的无产阶级穷人。

1936年5月从道孚、炉霍、泰宁等地的民族代表被聚集在甘孜，成立博巴人民共和国，由当时的红四军指挥官朱德命令成立。大会中命名其为「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隶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格达活佛被选为主席。一些无产阶级的穷人加入共产党和红军⁶⁵。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国后，这些爱国的无产阶级被加官晋爵，掌握权力。

59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60 Norbu, 2003, p.613

61 Van Walt, 1987, p.89

62 Ling, 1964, p.447-448

63 Ling, 1964, c.447-448; Kolas and Thowsen, 2005, p.45

64 Braun, 1974

65 Shakya, 1999, p.33

西康境内有四至五万的红四军⁶⁶。不久他们便被编入红二军和红六军，突入西康，攻进甘肃。沿路的地方百姓纷纷逃离，在汉人军队到达前，将武器藏在山上，带走所有可以带得走的家当，因为，汉军一路四处收刮民宅。中共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O. Braun)回忆说，对藏人百姓而言，不管是国民党军还是共产党军都一样可恶，藏人也会攻击落单的士兵和小支的军队。集体冻死和饿死的人数，愈来愈多。崎岖的山路让移动更加困难，撤离的兵士都处于饥饿状态，他们开始吃青草和树叶，甚至吃同志的尸体⁶⁷。红军出发后，他们设立的「博巴自治政府」也就不存在了，就像一场政治秀，戏终人散。

这是第一次外国势力尝试将革命思想移植到西藏，但失败了。这种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藏人很满意他们自己的传统社会及生活。他们亲眼看到红军在康区的行径，此外，他们知道外蒙古发生了什么事：僧众和地主被捉入狱或处刑，寺院被摧毁，民众被迫进行可怕的「思想改造」。

1937年爆发中日战争，国共内战被迫暂停，但是国共两党之间的紧张并未消弭。苏日之间，长期就存在矛盾，为了削弱日本的势力，苏联改变对华政策，变成援华抗日：「苏联政府不得不，一再抑制国共军队间一触即发的军事冲突，而这些紧张的局势，都是毛泽东故意挑起的肇端，藉此，可以直接向苏联政府不断要求军事物资援助」⁶⁸。

境外藏人的政治颠覆活动也针对西藏噶厦政府。1939年一群亲中藏人在印度北方噶伦堡成立「西藏革命党」藏文为「西藏西部改革党」。其中一位组党的邦达饶嘎来自康区一个最富裕家族，因土登贡培流放事件，起兵反抗失败远赴中国。他与其他流亡藏人土登贡培、江洛金等及一些外籍人士一起建党。党的政治纲领是西藏作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将西藏从专制政府中解

66 Braun, 1974

67 French, 2004

68 Ledovsky, 2005, p.14

救出来，对西藏政治体制及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1936年邦达饶嘎已成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国民党资助他成立「西藏革命党」，意图仿造辛亥革命，推翻西藏噶厦政府⁶⁹。1945年英属印度政府查获西藏革命党活动，将他遣返西藏。他在西藏被判鞭刑并服监。英属印度政府搜查所有党员家宅，在没收的文献中发现，他们计划推翻噶厦政府，并让西藏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这是西藏的另一个革命失败。

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开始对西藏产生兴趣，也曾试图安排一支考察团经由苏联进入西藏，但未果⁷⁰。后来，纳粹和西藏是否有联系，激起很多人的好奇。欧洲人对小说「纳粹在西藏的痕迹 (Traces of the SS in Tibet)」的描述，兴起无限想像，虽然绝大部分的内容都不是事实。如同特弗雷·拉文斯克罗夫特 (T.Ravenscroft) 在他的科幻小说⁷¹「命运之矛」(The Spear of Destiny) 中描写纳粹德国派遣考察队去西藏寻找「香巴拉城市」和「地下王国」一样。类似题材的著作，也可以在法国作家鲁伊斯·鲍威尔斯 (L. Pauwels) 和伯格合 (J.Bergier) 着的「巫师的早晨」(The Morning of the Magicians) 看到。二十世纪前半只有一位类似西藏人居住在德国，一位古藏族菩提亚 (Bugyal) 人，曾任德国中亚探险家塔非尔的翻译，1920年娶塔非尔的厨娘后，冠上妻姓定居德国，有文献显示他在1940年代住在德国斯图加特附近。另有一位死时被发现身穿德国纳粹军服的「西藏人」，很有可能是二次大战，德军侵入俄境后，有数千名反共的卡尔梅克 (Kalmyks) 青年，投入德军。后来，德军战败，1942-1943年随德军撤出俄境的卡尔梅克人，这些卡尔梅克人通常将自己的出生地填写拉萨。但是，在终战的最后几天，几乎是没有任何一位卡尔梅克人住在柏林⁷²。

69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McCarthy, 1997

70 Andreev, 2006a

71 Andreev, 2006b, p.127-132

72 属蒙古土尔扈特部，苏联解体后，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仍属俄罗斯，笃信藏传佛教

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御用学者，通常引用上述科幻小说作为佐证西藏流亡政府和德国纳粹勾结的「证据」。1945年两位奥地利籍德军哈利(H.Harrer)和奥斯莱特(P.Aufschnaiter)从英属印度的德拉敦(Dehradun)战俘营逃亡。他们因登山进入巴基斯坦，在下山返回的途中被英军逮捕。哈利曾经是德国党卫军和纳粹党员。他们二人逃到西藏，是因为当时西藏保持中立。后来二人居住在拉萨，并与英国驻藏大使成为好友。后者也曾偶而帮助他们，尤其是在邮递家书上面。哈利告诉年幼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很多关于西方各国的历史与情势，那是遗世独立的西藏人闻所未闻的世界。后来哈利写了一本闻名于世的著作「西藏七年」⁷³。但是，他并不是德国的国民，也没有给当时的西藏政府任何可以影响西藏政治政策的建议。十四世达赖喇嘛说，二次大战终期他只是十岁大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纳粹德国⁷⁴。

另一个可以让中共举证，也是最重要的指证是，1939年初英属印度政府即使处处防范德国纳粹，还是让德国的人类学探险家谢弗(T.Schaeffr)进入拉萨，且平安地停留二个月。在这期间，他们和西藏的大臣和摄政热振建立联系管道，并与西藏的贵族建立友好情谊。当时，摄政热振也关注西藏王国受到国际世界承认，于是，他写了一封极短的信件给德国总理希特勒，促成这件事的是谢弗。这封信证明了谢弗和他的随从人员是「最初拜访西藏」，同时也是被准许进入西藏，且得到礼遇，并表达希望西藏和德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德国人。

摄政热振的这封信只是西藏政府典型的外交性文书写法：「有礼，且一切并非没有合作的可能」，让人升起，互相可以有任何的可能性关系。现在，这封信常被中共拿来当作「证据」指证西藏和德国纳粹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是这种论述有点诡异，当时的苏联和德国也有外交关系，而且，同年的1939

73 Harrer, 2002

74 Laird, 2006, p.290

年双方还签署「互不侵略条约」。

1941年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后，西藏政府举行祈福法会，不是祈求哪一方可以获得胜利，而是祈求世界和平⁷⁵。1942年末，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组成的外交使团抵达拉萨⁷⁶。美国总统特使，托尔斯泰 (I.Tolstoy) 中校和布鲁克 (D.Brook) 上尉，一方面向十四世达赖喇嘛递交外交信件，一方面收集从印度经西藏送军资到中国内地的可能路径情资⁷⁷。美国为了援华抗日必须准备一条运送军需道路。坚持中立的噶厦政府拒绝了美国军事援助运输案的请求，但是准许他们通过西藏境内，前往中国。自此，西藏和美国之间建立了友好关系，打开与其他外国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先例⁷⁸。1942年西藏政府也拒绝了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在西藏修建军需道路，以便让物资从印度送到中国内地的抗日前线。英国是唯一可以在西藏境内运输非军需物品的国家，但是，也不可以修建特别军需运送道路。西藏再一次表达了，自己是主权独立国家，并不愿意扩大与中华民国的往来。

1943年英国又回到只有在西拉姆条约的基础上，才承认中华民国为西藏的保护国⁷⁹。1943年为了解决从印度运送军需问题，蒋介石下令西康、四川和云南三省的军队前进藏中边界，西藏政府也派军队镇防边界作为答覆⁸⁰。但是，国民党并未准备好作战，最后将军需运送问题委托民间处理。然而，一条从印度东北部到四川的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还是飞越西藏上空。1993年9月首次在海拔四千米高的若果冰川发现二战美军飞机残骸和五位空

75 Bogoslovsky and Moskalev, 1984

7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77 Ran, 1991

78 Van Walt, 1987

79 Van Walt, 1987

80 Tsendina, 2006

行员遗体⁸¹。日本也曾试图与西藏教廷高层联系，并在西藏组织情报工作⁸²，结果一无所获。与希特勒联盟失败的消息传来时，西藏政府正在举行隆重的佛教祈福感恩法会⁸³。

二次大战期间，西藏始终保持中立，不结盟和保持独立的外交政策也一路贯彻到底⁸⁴。宣布中立的西藏，关闭边境，阻挡外国革命运动涌入和军事侵略。或许，西藏政府是希望境内困乏难行的山路，和天然的高山屏障可以让他们顺利躲过被卷入二次大战。1942年拉萨重启1909年设立的外交部办公室，开始与驻藏外国使馆做联系工作，只有中华民国驻藏外馆拒绝接受⁸⁵。直到1951年关闭前，西藏外交部主要是处理与英国的外交事务。1945年西藏首位外籍公务员英籍的福特(R.Ford)开始在拉萨工作，他证明当时西藏是一个有自己的特殊风俗习惯和法律的独立国家⁸⁶。

西藏政府为了让世界清楚认知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派出「慰问同盟国代表团」前往英国、美国和中华民国等国家。1946年国民党政府驻藏官员沈宗濂到达拉萨。他同意陪同西藏政府派出的「慰问同盟国代表团」途经印度前往南京，向南京政府祝贺二次大战胜利⁸⁷。西藏代表团成行之前，噶厦政府召开「西藏国民大会」制定了『西藏全体僧俗民众会议报告书』，内容表示：「西藏在达赖喇嘛的怙护及治理下，长久以来都是独立国家，而且，一直以来和中原统治者互相都保持「檀越关系」。中原的新统治者中华民国应该将青海、西康等西藏的领土，归还给西藏佛国。中华民国人民进入西藏前，

81 Remains were found in Tibet...

82 Qin Yongzhang. A secret history...

83 Gurevich, 1958, p.80

84 Van Walt, 1987

8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86 Klinov, 2000, p.381

87 Shakabpa, 2003; Van Walt, 1987

应申请西藏签证。西藏的内政，中华民国和任何国家均不应介入。西藏受到外国入侵时，仍可依据过去同中原形成的檀越关系，请求中华民国出兵援助等等」。噶厦政府命西藏代表团将此外交文书带往南京，递交给南京政府。当代表团抵达南京时，南京当地媒体却报导说，西藏国民代表们抵达南京，准备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并向蒋介石委员长抗日成功献上最大敬意。

英国官员曾经提醒过西藏政府，应该避免参加中国举办的政治性会议。如同他们所预测，西藏代表团事实上，在南京被扣为人质⁸⁸。西藏政府要求代表团立刻回国，但为时已晚。中方拒绝让代表团离开，并要他们等待蒋介石答覆西藏政府文件中提出的要求。

1946年11月「制宪国民大会」宣布西藏来的代表团，是藏区的国大代表，来南京参加中华民国的国民代表大会⁸⁹。中华民国会议决议书很早就准备妥当，主要目的是对外宣示，「全国各地国大代表皆出席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的全国国民大会」表示国民党受到全国代表的支持⁹⁰。受到技术性欺骗的西藏代表团，慌忙报告噶厦政府，马上，他们接获到电报指示：不能接受大会决议，到中原仅代表噶厦政府对蒋委员长传达致贺抗日成功的讯息，以及解决藏中双方的问题，还有如果在会场没有发言权，就马上离开。后来，西藏代表团对外宣布，他们拒绝在任何决议案签名，包含中华民国的制宪决议文件，还有，西藏代表团并不是中华民国的国大代表，没有任何权利签署中华民国的内政条例，他们只是来参观学习现代国会的会议进行方式⁹¹。西藏代表团此行，在国民党蒙藏委员会的设计下、可以说是一败涂地，不但没有提升西藏的国际地位，连噶厦提出的外交文件都被国民党政府束之高阁，还让国民党有机会让外界和国内人民以为，有许多西藏国会代表参与「制宪国民大会」。

88 Van Walt, 1987

89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90 Van Walt, 1987, p.83

91 Smith, 1996, p.253-254

西藏代表团狼狈地返回西藏后，国民党政府再度要求派新西藏代表团过去。尝到苦涩经验的噶厦政府，这次拒绝了。尽管如此，中华民国宪法于1947年经由全国国民大会表决，制定通过，宪法中保证西藏为民族自治区，即使，西藏代表团没有签署，也没有承认。但是，即使如此，而今的中原新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还用这个「非事实，做伪的证据」，对外宣传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西藏内部的政治角力愈发激烈。1941年继任的新摄政达隆扎耶丹寺第三世达札·阿旺松绕 (Ngawang Sungrab) 是上一任摄政热振的经师。上任后的新摄政，开始进行改革，比如，收回寺院农民的借款，在拉萨设立现代学校，并教授英文。在他的摄政生涯中，发生两次寺院僧众反叛。最终叛乱被镇压，二百名僧众遭到杀害⁹²。前任摄政热振被指控企图杀害现任摄政，以及送密谋信给蒋介石，请求军事援助，并以西藏纳入中华民国作为回报。遭受逮捕的热振前摄政圆寂于布达拉夏钦角监狱，很显然是自杀身亡，另一说是被毒杀。其他被指控反叛的人，或被处以鞭刑，或被监禁，有一些被判在贵族的庄园服役，也有一些人无罪释放。另外一些被指责与中华民国政府在台面上有合作的藏人，大约有超过二百人逃离拉萨，躲进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的管辖地。

摄政札达所主导的西藏政府，没有一天不是试图加强西藏独立和获得世界的承认。1947年春天印度最大党国民大会党在德里举行「亚洲关系会议 (Asian Conference)」，西藏以一个主权独立的亚洲国家也收到邀请，会议于3月23日举行开幕式，西藏的国旗和其他亚洲国家国旗一样，飘扬在大会，大会中挂上的亚洲国家地图，西藏被标示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⁹³。这份大会地图引起中华民国代表的抗议，于是，印方不得不将西藏的国旗取下，再将西藏的领土地图制入中华民国的领土地图内。不过，印方表示依造惯例，西

92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93 Bogoslovsky and Moskaev, 2002

藏代表还是可以参加会议⁹⁴。然而，印度的处理，让藏中双方都极为不满。

1947年8月15日印度宣布独立建国。所有以前英属印度与西藏的事务，全部移转给印度新政权⁹⁵。在拉萨的英属印度大使馆及江孜、噶大克(Gartok)和亚东的贸易交流中心，也要移交给新印度政府。西藏政府最初声称拉达克、大吉岭及锡金为藏人居住地，本应是西藏的领土，但是后来双方都同意先放置这些议题。历史学家茨仁夏加(Ts.Sakya)表示，最初印度当局看起来，好像是要保护西藏当作与中华民国的缓冲国，但是，问题是印度有实力对抗来自中国的压力吗？刚执政的他们比英国还软弱，加上，印度领导人认为关心复兴经济，还有停止内战和处理巴基斯坦问题，才是他们的首先要务。

1947年10月西藏政府派遣一支由西藏孜本(Tsipon, 财政部长)夏格巴(W.D.Shakabpa)所率领的外交代表团，前往印度、中华民国、英国、法国、义大利和美国。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和这些国家缔结友好关系。此外，夏格巴也奉命在国外购买黄金作为西藏政府发行纸币的准备金。

西藏外交代表团在所造访的国家，都受到高阶的外交礼遇与会谈。在印度新德里和圣雄甘地及尼赫鲁会面，在南京和蒋介石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与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英国与乔治六世和首相艾德礼会晤。外交代表团停留在南京时期，正逢中华民国国民大会选举正副总统期间。有了上次被设计的教训，这次，即使发生些争论敌对，也坚决不踏入会场⁹⁶。中华民国外交部向印度和美国就他们与西藏代表团的会谈和给予的外交礼遇表达抗议。虽然中华民国并没有真实统治西藏，但是，美国国务卿还是向中华民国表示，美国尊重中华民国对西藏主张的宗主权。他同时同意中华民国驻美代表可以陪同西藏代表团一起，前赴与美国总统的会谈。不过，这个有中方代表陪同的

94 Shakya, 1999, p.3

9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96 Van Walt, 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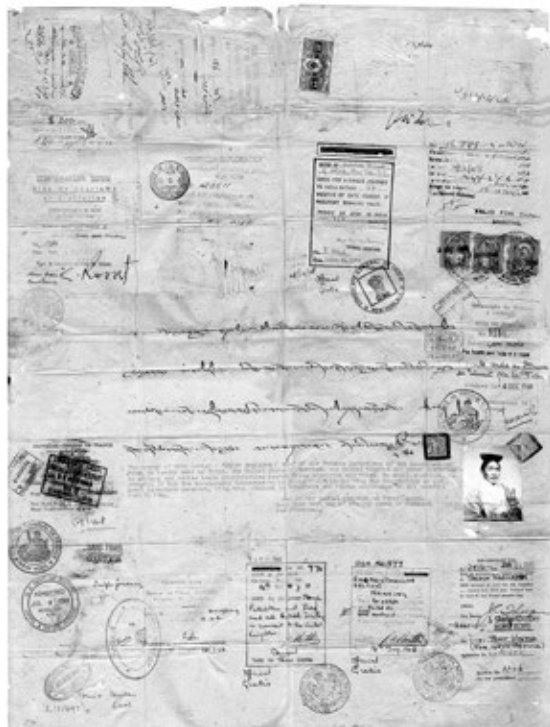
会谈，被西藏代表团回绝了。所以，最后西藏代表团，会见的不是美国总统，而是国务卿。西藏代表团这次虽然得到一些政治上的成功收获，但是对于公开支持和正式承认西藏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事务上，一无斩获。西藏代表团和印度只有签署了一些双方经济贸易协定。此次，西藏外交使团都持有西藏政府发行的西藏国护照，及所有造访国签发的外交签证，在各国也受到高阶的外交使节礼遇。

194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前一年，西藏天空出现一颗彗星，哈雷彗星的再次出现让西藏人心惊慌，人们相信这是一个坏征兆，上一次彗星出现时，是1910年，在赵尔丰边军的支援下，锺颖率川军入侵拉萨，致使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英属印度⁹⁷。于是，拉萨的寺院开始举行一连串的祈福除障法会。

第四章 总结

辛亥革命爆发前，西藏和蒙古相继宣布独立。在蒙古造成独立运动兴起的肇因是，汉族大量地迁移到蒙古族的领土，清朝推行的移民屯垦政策，让蒙古族群起反弹。而西藏是因为清朝入侵，想要吞噬西藏领土。显然地，清朝晚期违反了传统的公约法则，对蒙古族群而言，清朝只是各地草原部族王国共推的大可汗盟主，而西藏佛国只认可和清朝是「檀越关系」，佛教教廷和信徒施主的关系，西藏和蒙古都不是清朝的殖民地。辛亥革命瓦解了大清帝国，爱新觉罗王朝结束，溥仪退位后，他们之间的共盟与连结也就完全切断了。相同的，推翻满族大清帝国的新中原政权，汉族的中华民国也没有权力，要求或强求它周边的「野蛮民族」王国，加入他们口中的西方式国家，或一厢情愿的五族共和的民主共和国。事实上，尽管西藏保持事实上的独立，但是，中原政权的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还是一昧对外宣称，西藏是他们的领土，不断对国际施压，并用各种手段试图吞噬西藏。

97 Shakya, 1999, p.8



图为 1947/1948 年，西藏噶厦政府发放的一份西藏护照。这个护照上有 7 个国家的签证，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义大利、沙乌地阿拉伯、埃及、印度。

夏格巴的护照：

长度 14.21「十四英寸二十一毫米」

宽度 11.2「十一英寸二毫米」

The bearer of this letter-Tsepon Shakabpa, Chief of the Finance Depart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Tibet, is hereby sent to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other countries to explore and review trade possibilities between these countries and Tibet. We shall, therefore, be grateful if all the Governments concerned on his route would kindly give due recognition as such, grant necessary passport, visa, etc. without any hindrance and render assistance in all possible ways to him.

Seal of the KASHAG(Cabinet of Tibet), Lhasa.

Dated this 26th day of the 8th month of FIRE-PIG Year (Tibetan).

此信持有人孜本·夏格巴为西藏政府财政部部长，将前往中国、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以考察并且评估这些国家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可能性。我们将因此感激在他行程中所有相关国家的政府能对此给予确认，顺利地同意必要的护照、签证等，并对他给予各种可能的协助。

噶厦（西藏内阁），拉萨。藏历火猪年 8 月 26 日（官印）

第五章

宗教与文化

西藏的本土原始宗教是苯教。苯的名称源自一个古藏语的动词「诵」（用唱歌的方式发音）⁰¹。这个字的词源还有其他不同的版本解释⁰²。苯教也曾被认为，源自萨满教或伊朗的拜火教⁰³。苯教与蒙古族的原始本土宗教萨满教的类似度⁰⁴，远大于中原的原始本土宗教。此外，苯教在西藏王国的地位与萨满教在古蒙古、突厥等王国的地位相似⁰⁵。

一些学说认为，远在纪元前苯教就已经存在，来到松赞干布国王时期，苯教已历经数个发展阶段。苯教祖师辛饶米沃（Shenrab Miwoche）这位来自象雄王国的王子，通常被描述拥有神话般的特殊能力。但是南喀诺布仁波切认为，那是一个误解。虽然在雍仲苯教（Yundrung Bon）的所有教法典籍，都源自辛饶米沃的教授，但是，在那之前，早已有很多苯教的传统修法仪式存在⁰⁶。后来中兴苯教的雍仲苯教整理苯教理论，苯教传统将世界分成三界，天界、地界和地下界。一些苯教信徒认为雍仲·米沃也是一位佛陀，另一些

01 Namkhai Norbu, 2008, p.114

02 For example,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3 Kuznetsov, 2001

04 Gumilev, 1968

05 Kychn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6 Namkhai Norbu, 2008, p.32



苯教祖師辛饒米沃

人相信釋迦牟尼佛是他的轉世，甚至有人認為他是一位博學的佛教班智達轉世，後來成為佛教的競爭對手⁰⁷。

苯教是信奉多種神靈的宗教，他們用詠誦的方式進行祭祀天神、地神和龍神，這些三界的諸神及精靈。其中包含，消災除障、淨化祈福、增加財富和占星等，各類的宗教性祭典。在佛教進入西藏以前，「苯」這個字代表祭祀舞蹈、唱誦咒語等動作性的宗教儀式。由於，西藏阿里地區象雄王朝處於邊界地緣，這也意味著苯教不可能是單一起源。苯教發展到古代的雅砻王國，已經有十二種類驅邪祈福儀式，蓬勃發展：1) 尋求神靈保佑的供奉儀式。2) 招來財富和牛羊的儀式。3) 向游蕩的神鬼進行供養，安撫他們，避免災難或禍害。4) 通過儀式來安撫和超度亡靈。5) 解除詛咒。6) 以醫術治療疾病。7) 以沐浴烟熏等儀式，潔淨身上的保護神。8) 對「魯」神的供養。9) 用「糌粑制作」鹿，作為飛往「贊」界的儀式。10) 藉由歷算挂卜，確定未來或取舍。11) 通過咒語來溝通鬼神，以求人與鬼神的和解與和睦。12) 神變的能力⁰⁸。

佛法傳入西藏後，最初與原來的西藏本土宗教苯教競爭，最終占上風贏得勝利。但是，同時也影響了苯教。苯教吸收佛法的教義，更豐富了苯教的內涵，特別是在儀式上的部分⁰⁹。辛饒米沃傳記的後期版本，將他形容為和釋迦牟尼佛一樣的伟大創教祖師。還有人認為，納粹黨的45度字符號，是抄襲自苯教，不過，這是不可能的。這個古代印度雅利安的卍字符號，廣泛流傳在歐亞大陸，已有悠久的歷史。例如，1919年也出現在蘇聯發行的紙幣中¹⁰。

07 Shakabpa, 1988

08 Namkhai Norbu, 2008, p.120-126

09 Ovchinnikov, 2006

10 Nikolaev, 2005

古代西藏国王登基仪式，传统上，都必须在苯教的国家祭师「古辛」主持下完成。苯教的国家祭师不只承担祝祷祈福和杀生祭祀仪式，也拥有参政、议政之权，足以影响国家政策。每年国王会举办小型的猴、羊及狗的杀牲祭祀。每三年，会在某个夜晚，举行盛大的杀牲祭祀，人、马、牛和猴子都被充当为祭品。每只动物被开膛剖腹，取出内脏，四肢摊趴，摆在祭坛前。苯教的巫师按照仪式进行，并大声呐喊：「这只牛担负所有的厄运」¹¹。这类的传统杀牲祭祀，存在于古代的苯教。但是，后来被辛饶米沃改革，以朵玛（Torma，糌粑面团制品）和（Yuti，一种低酒精饮料）代替牲礼祭品¹²。

实行佛法教义，进一步帮助了西藏人的日常行为，例如，不伤害生命，成为了宗教的主要戒律之一。就像海因里希·哈勒（H.Harrer）的回忆录中所记载：「西藏人身上所散发的宗教信仰，令我非常印象深刻。我在这个国度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也无法不假思索地杀害一只苍蝇，也不能在藏人面前顺手揉死令人烦躁的昆虫。藏人的一些日常行为，确实感动了我，在野外午餐时，如果有一只蚂蚁被发现爬上一个人的衣服，那只蚂蚁就会被小心翼翼地，搬移到草地上。如果有一只苍蝇，不小心掉落在茶汤里，被人发现后，人们就会用尽一切方法，将苍蝇救出，宛如那只苍蝇是自己过世祖母的转世。冬天，人们会打破池塘上的冰块，以免鱼群死于寒冬。夏天，如果池塘即将干涸，鱼群会被事先安置在大缸或大盆，等待日后放回水库。救护生命的习俗，提升了藏人灵魂的品德，拯救愈多的生命，会令他们更快乐」¹³。

佛教第一次传入西藏，是在第二十八代藏王拉妥妥日年赞（Lhathothori Nyentsen）执政时期（西元四世纪）。根据西藏的传统传说，有一天，他在雍布拉宫时，忽然从空中出现一个宝篋落在王宫屋顶上。宝篋内装有「大乘庄严

11 Bichurin, 1833, p.130

12 Namkhai Norbu, 2008, p.37

13 Harrer, 2002

宝王经」、「百拜忏悔经」、一座小金塔及一个镶着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叭咪吽」的曼达盘。然后，又从空中发出声音，预言说这个宝篋内的经典，要在藏王以后的第五代国王时，才能被解读。藏王拉妥妥日年赞即使请教苯教祭师大臣，也都无法明白内涵。于是，他命人将宝篋放在地下储藏室，跟其他的旧古物品堆放一起。从那之后，农作物歉收、牲畜相继死亡、饥荒还有疫情笼罩全国¹⁴。有一天，正在为国家灾荒烦恼不已的藏王拉妥妥日年赞面前，突然出现「五位高贵的人士」对他说，会造成国家不幸的原因，是因为对天上降下的圣物不恭敬的缘故。说完后，这五位人士，就消失在藏王眼前。国王随即命令将宝篋放在每个方位都可以看到的高处，并对宝篋，做大礼拜，升起莫大敬意，没多久灾荒等不幸事件，全都消除了。

藏王拉妥妥日年赞之后的第五任藏王是松赞干布 (Songtsen Gampo)。他的苯教祭师大臣也无法解读宝篋内的经典内涵。于是，他派遣一些大臣去印度寻求解答，这是佛教真正传入西藏的开始。在此之中，藏王的两位王后担当了主要推动佛法的角色。他们分别是皈依佛教的尼婆罗王朝的布里库提公主 (Bhrikuti 赤尊公主) 和大唐王朝的文成公主。由于他们两位对佛教在西藏发展的贡献，让西藏佛教徒认为布里库提公主是绿度母的化身，而文成公主是白度母的化身。这两位公主分别自母国带来了佛陀八岁等身像和十二岁等身像。为了供奉这两座塑像特别在拉萨兴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两座寺院。一些西方和中国学者认为，佛法在松赞干布时代，甚至之后的一百年，在西藏并没有起到显着的作用。但是，最近西藏学者抱持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松赞干布的最大功绩是传入佛法。这也就是为什么，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和赤祖德赞被称为最伟大的「三大转轮圣王（藏语：chogyal）」。继松赞干布驾崩直到第九世纪的西藏，各持佛教和苯教两大旗帜，强大的派系对抗，愈加激烈及白热化。

在赤松德赞 (Trisong Deutsen) 统治下，西藏成为强盛大国之一。他迎

1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寂护大师

请天竺那烂陀寺显教的寂护大师 (Shantarakshita), 及密宗大师莲花生大士 (Padmasambhava), 这两位当代的佛教杰出大师。莲花生大士降伏了西藏的地方鬼神, 并让他们皈依三宝和立誓护持佛法, 还有守护莲花生大



莲花生大士

师埋下的伏藏教法。此外, 在距离拉萨 137 公里处, 建立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 西藏首批出家众在寂护大师的剃度下, 皈依了三宝。

赤松德赞下令将梵文佛经经典翻译成藏文。与此同时, 西藏也有汉地来的僧人和于阗来的僧人在西藏传教。西元 781 年西藏国王宣布佛教为国教, 并将法令刻上石碑立于桑耶寺。苯教信徒开始受到迫害, 许多苯教书籍也遭到摧毁焚烧。791-794 年桑耶寺举行有名的渐顿之争辩论, 由藏王赤松德赞主持, 让印度僧代表莲花戒 (Kamalashila) 和汉僧代表摩诃衍 (Hashang) 双方进行辩论。根据西藏传统的说法, 最后是莲花戒得到胜利。总之, 最后摩诃衍被命令退出西藏。从此以后, 西藏的佛法教授皆来自印度那烂陀寺。

佛教在赤松德赞的继任者任内也持续壮大发展, 然而, 赤松德赞的哥哥朗达玛 (Darma) 王子谋杀了宗教大臣喇嘛钵兰布贝吉永丹以及藏王赤祖德赞, 之后藉由苯教仪式登基当上藏王¹⁵。当上藏王的朗达玛下令严禁佛法讲学、不准闭关修行、关闭寺院, 并逼迫僧侣还俗, 不从者处以死刑。虽然, 他在中藏地区成功地毁灭了佛法, 但是, 无法全面禁止到其他的地区¹⁶。西藏人民无法忍受朗达玛王的统治, 以及他的灭佛政策。所以在他的名字达玛前面

1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6 Shakabpa, 1988

加一个朗字（意指牛魔王的牛字），这是西藏人民给予他的历史评价。842年一位长年在山洞修行的修行人拉隆·贝吉多杰（Lhalung Pelgi Dorje，吉祥金刚）突然出关，杀死了朗达玛。关于此事，西藏史籍中记载：吉祥金刚当时正在山间幽谷的洞窟中闭关修行，忽有一位空行母出现，对他说关于这件事，虽然，一般传说他是出家人，但是事实上，他是一位瑜伽士，一位立誓终身闭关的修行人。

朗达玛死去后，西藏分裂成两个国家，但是佛教却日益茁壮在西藏各地。西元十世纪萨迦派甚至成为西藏政教的权力核心。佛教的上师，变成统治阶级，建立无数的寺院。十至十二世纪，西藏形成了数个教派。

最古老的教派，被称为宁玛派（Nyingma，在藏文字面意思是旧译派），



阿底峽尊者

可以往前推至莲花生大士的时代。其他的教派则被称为新译派（Sarma）。十一世纪中旬，印度那烂陀寺大学者兼超渡寺住持阿底峽尊者，受古格王朝智光王迎请，至西藏教授佛法。他将余生用在西藏尽力于传授佛法，并和他的弟子开创了噶当派。阿底峽主张将修行者分成下士（人天乘）、中士（小乘）、上士（大乘）三等，各有不同修行方法，但是皆以戒、定、慧为修行基础，主张修行密宗之前，需要先学习显宗，并以发起菩提心作为一切修行的根源。也要求所有的僧侣皆严守戒律，因此，恢复了僧团在西藏的声誉。

玛尔巴（Marpa，1012-1097）是噶举派的创始人。他三度远赴印度向大学者那洛巴（Naropa）和梅纪巴（Maitripa）学习显密教法，并领受密宗戒律。噶举派的主要分支是噶玛噶举派，由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Dusum Khenpa）所创建，并于1155年建立祖普（Tsurphu）寺作为历代噶玛巴的驻锡地¹⁷。

17 Shakabpa, 1988



噶举派祖师玛尔巴



贡却贾波

萨伽寺于 1073 年由贡却贾波 (Konchok Gyaltzen) 在后藏仲曲河谷的奔波山所建立。他的上师, 卓弥译师 (Drogmi Sakya Yeshe) 长年游历印度, 跟随多位大学者帝诺巴、噶雅达等学习显密教法。萨伽派是西藏佛教教派, 第一个以寺院名称为教派名。1294 年萨迦派僧侣袞邦·吐吉尊追 (Kunpang Thukje Tsondu) 在觉囊地区建立寺院, 并以当地名称, 命名为觉囊寺, 自此被称为觉囊派。觉囊派后来得到藏巴汗的支持, 在后藏日喀则西方兴建达丹彭措林寺 (Takten Phuntsokling) 成为了觉囊派的主寺。觉囊派辈出多位杰出的宗教思想家和大学者, 其中包含笃补巴 (协饶坚赞)、杰尊·多罗那他等。多罗那他的转世外蒙古的宗教领袖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札那巴札尔, 也在外蒙古建立了政教合一制度。

之前提到 (第二章) 大元帝国时期, 在西藏建立了僧侣统治政权制度 (政教合一)。大元帝国没落后, 西藏的政权转移到噶举派, 其核心人物是绛曲坚赞和他的支持者朗氏氏族的统治者。十四世纪初, 西藏宗教领袖兼历史学家布顿·仁钦朱 (Buton Rinchendub), 将大藏经典分为「甘珠尔」(佛陀所说教法) 和「丹珠尔」(论述译典) 二大部, 并加以编纂, 其个人著作有《布顿佛教史》、《佛教史大宝藏论 (佛教在印度、尼泊尔传播的历史和在西藏发展的状况)》等¹⁸。1346 年蔡巴·贡噶多吉 (Kunga Dorje) 所撰写的《红史》, 也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西藏历史资料。还有其他一些关于西藏历史和宗教的著作, 也是出现于十四世纪初期。

18 Budon, 1999

西藏佛教史上的一位非常杰出的大学者，格鲁派的祖师宗喀巴罗桑札巴（Tsongkhapa Lobsang Drakpa 1357–1419 年）出生于安多地区宗喀地方（安多地区）的宁玛派家庭。宗喀巴七岁时，大学者喇嘛却杰·顿珠仁钦在他的夏琼



宗喀巴

寺附近的闭关洞穴为他灌顶，然后带回离宗喀九十里处，1349 年时他所建立的夏琼寺。宗喀巴在此领受沙弥戒，并跟随上师顿珠仁钦学习直至十六岁。

即使，宗喀巴还年轻，但他已接受了许多密宗灌顶，并完成所有的闭关及得到殊胜成就。之后，他前往各圣地朝圣，并参访不同寺院学习佛法。他优异的记忆力，令他得以将冗长的经典，倒背如流。宗喀巴 25 岁时，领受了比丘戒。他勉力勤学于佛教显密教法，并修持禅定，此外还要教授上千弟子。宗喀巴撰写了许多佛学的显教基础教授书籍。而其中最有名的是佛学的三士道次第《菩提道次第广论》¹⁹。内容展现佛教显宗基础理论：人天思想根器的下士道、小乘思想根器的中士道、大乘思想根器的上士道的理论²⁰。

宗喀巴建立了一个新的教派，格鲁派。格鲁的意思为「善规」，强调修行次第，要先学显宗再修密宗，达到显密并重，并严守佛教戒学不许结婚，戒杀生禁饮酒等（宗喀巴原命名为新噶当派，当时的噶当派已式微）。格鲁派吸收融合各大教派精华，其诸大喇嘛学者也在西藏建立了重要的寺院，例如 1409 年建立甘丹寺，1416 年兴建哲蚌寺、1418 年的色拉寺、还有 1447 年的扎什伦布寺。上述寺院的僧侣人数都高达数千名，让这些寺院都急速扩大成长。1432 年克主杰受到甘丹寺全体僧众公推登上第三任甘丹赤巴（法台），其后被追封为一世班禅。克主杰在甘丹寺为宗喀巴兴建一座供奉宗喀巴遗骸的

19 Tsongkhapa, 2007

20 Tsongkhapa, 2007, v.1

舍利金塔。1447年宗喀巴最年幼的弟子根敦朱巴，后来被追封为第一世达赖喇嘛，他兴建了扎什伦布寺。

蒙古土默特部领袖俺答汗尊格鲁派转世化身祖古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达喇达赖喇嘛」的名号，并追封他的前二世，根敦朱巴为一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为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如同太阳的光反射在水滴上，历任的达赖喇嘛都是前世达赖喇嘛的转世，而非直接经由观世音菩萨转世。这个转世传承可以追溯至古代，噶当派的创始人仲敦巴为第45世转世，根敦朱巴为51世。1582年索南嘉措在前往蒙古土默特部途中，在宗喀巴的诞生地扩建塔尔寺，后来成为安多地区的格鲁派主要大寺。

第四世达赖喇嘛之前也解说过（参第二章），他转世在蒙古族，后来被迎请回西藏。四世达赖喇嘛的老师是罗桑却吉，第十六任扎什伦布寺大法台，1645年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尊其为「班禅博克多」，班禅喇嘛被认为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同时也是观世音菩萨修行上的「父亲」。但是，这并非代表班禅喇嘛比达赖喇嘛优越。在传统上，他们互为师徒，年纪长者，就成为年纪轻者的上师。依据转世系统，宗喀巴的弟子克主杰喇嘛（1385-1438年）被追封为一世班禅，索南却朗（1439-1504年）为二世班禅，罗桑丹株（1505-1566年）为三世班禅。正如之前所述，西藏传统的转世世系，原本是没有加上数字，自此之后，才开始加上数字，于是索南却吉成为了四世班禅喇嘛。班禅喇嘛的驻锡地为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

正如之前章节所述（参第二章），中世纪时，西藏各宗教都有其各自的宗教辖区，虽然一般认为，这是导致西藏佛教各派系间产生纷争的因素。但是，事实上，这仅仅是单纯的典型中世纪世俗封建制度面临瓦解时，所产生的现象。在中世纪欧洲历史中，同样地，当封建制度面临瓦解时，当时的欧洲也是打着宗教的旗帜，正当化他们的贪婪与暴力。

此时，佛教已经传播到西藏北方的蒙古，佛法正被一个部落接着一个部落接受。1587年成吉思汗第28代孙，喀尔喀的阿巴岱可汗在古都哈拉和林建盖蒙古最大的寺院群楼，额尔德尼召寺 (Erdene Zuu)，这座蒙古最神圣古老的寺院。从此之后，蒙古各地寺院及佛学院林立，寺院数目快速成长。十七世纪初，蒙古卫特拉部落联盟王国开始采纳佛教成为国教，四部的可汗商定各派一子为僧，其中和硕特部的可汗无子嗣，将义子送往拉萨学习佛法，即是后来的札雅班智达，十七世纪中叶他在卫特拉联盟王国内开启了传法事业。同时，格鲁派的教法也传播至俄国地区的蒙古族群：卡尔梅克人 (Kalmyks)、布理雅特人 (Buryats) 和图瓦人 (Tuva)。经过了几个世纪，如同其他的宗教，佛教在俄国的发展，因为结合了当地特有的风俗，让佛教外观装饰更加丰富多彩，纵使如此，佛法的内容未曾有一丝毫的改变。

佛教在俄国被制定为官方的宗教之一，事实上，是属于藏传佛教，并非地方性宗教，只是他的宗教领导人不同而已。虽然，本书的重点并不在解释藏传佛教，不过，一些重要的面向特性，仍需要注明。我选择的最佳佛学解释来源，就是来自于佛学权威之一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所解释的佛法，我将其中的解释片段节录下来²¹。

「世界上的宗教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相信有一位创世主，例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印度教。另一类是相信无创世者，例如佛教和耆那教。而佛教的特性是，主张人无我和法无我，即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独自存在的我和现象。

佛陀释迦牟尼的教法，分成两部分，显宗（显学部）和密宗（密续部）。当佛陀证悟成道后，转了三次法轮。初转法轮时，他向五比丘开示了四圣谛（苦、集、灭、道）和戒定慧及三十七菩提分。二转法轮时，他开始宣说一切

21 Dalai Lama, 1991, 2008

诸法皆空的空性（没有不变的现象和自我）和六波罗蜜。第三次转法轮时，他提出众生皆有佛性，开示圆满无漏光明心性及其智慧光明显现。

佛陀也以金刚持（佛教法身佛的形象化）的样貌，教授即身成佛的方法。佛陀的教法都是口述，后来经由他的门徒们分别默记缮写，编成一大套经典。西藏将从印度那烂陀寺请来的多卷佛经，翻译编成『甘珠尔』西藏大藏经的佛典部（佛陀教敕）。西藏的佛教传统是严谨遵循印度佛教所传授的教法，小乘、大乘（包含金刚乘或称密乘）教法都持续被保存下来。

大乘佛法最重视的是动机的皈依发心：「诸佛正法众中尊，直至菩提我皈依」虽然，皈依境是佛法僧三宝，但是，主要的皈依对象是法宝。菩提心是希求菩提的发心，具足自利和利他二种功德，是非常强烈、长久性的皈依，思惟若证得圆满的佛果位，就能真正地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此偈包涵智慧与福德两种资粮，在菩提心的摄持下，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利益一切有情，必须行六度，要成佛才有能力帮助有情脱离轮回。

佛陀初转法轮所教导的四圣谛是：1) 苦谛是苦的真相。2) 集谛是苦因的真相。3) 灭谛是终止苦的真相。4) 道谛是终止苦的道路。生命的意识不会因死亡而消失，意识会随着业力而不断轮回。恶业的行为，会在无纪律的心意识上留下业力的轨迹。心意识所累积的业力，决定了轮回转世到六道中哪一道的基准。

无明是痛苦的来源。众生因为无始以来的无明，不了解真相，执著于有一个真实的「我」，和真实不变的万物现象。众生因为我执，产生了五种主要的烦恼：贪、嗔、痴、慢、疑。有情受困于这五毒的烦恼，制造各种业力，让他们在三善道：天道²²、阿修罗道、人道，与三恶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

22 并非如基督教的神，而是享乐的天人

中不断地流转²³。生命之轮的六道轮回中，有三个主要无明烦恼：贪、嗔、痴。这主要三毒，构成了从「无明」到「老死」，「过去世」到「未来世」的十二个因缘，让因果相续无间断，令人流转于生死大海，不得出离。这十二因缘都是无常的，它们之间是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缘起关系。

唯有断无明烦恼，才可以得到解脱，又或称证得阿罗汉的涅槃。佛教中的涅槃，是指已断除烦恼，再也不用受烦恼之苦。在见道初证得空性时，可以断掉分别烦恼，之后，修道时持续修行，最后会证得断除俱生烦恼的灭谛，这个已得到灭除一切烦恼的灭谛，才称为佛的涅槃。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曾开示：「涅槃 (Nirvana) 在字面上的意义是超越苦的境界，也是指脱离轮回的解脱状态」²⁴。这种境界，是很难以语言文字描述，只能以依业轮回的概念和解说来侧写描述。

业力（梵语 Karma）分为善业和恶业两种。业力的法则分为，业因和业果。如果有人可以照见五蕴（Skandha）皆空，自然就可以灭一切苦厄²⁵。但是，如果没有透过佛法的修行，是无法断除无明及脱离轮回业力。诸佛菩萨和释迦牟尼佛一样，视一切众生皆平等。

众生的唯一皈依处是三宝：佛宝、法宝（佛法）及僧宝（僧团）²⁶。如果没有佛法僧三宝，是无法得到解脱，成就佛果位。为了求得解脱，必须让佛法融入自己的心相续，让自己的身、口、意完全相应于佛陀的教导。否则，不论修了多久的禅定，念了多少无数的经文，即使一生都住在寺院，完全没有帮助。心相续是需要受到佛法的熏习和训练，不道德的生活方式，与佛法的修行是不相容的。只有佛法的教导真正融入心的续流，才是真正的皈依处。

23 Namkhai Norbu, 2004, p.5-34

24 The Dalai Lama, 2008, p.38

25 色、受、想、行、识，其中色指身体及物质，其他代表内心精神世界

26 Dharma 法宝，梵语的意思是保持、任持不失

为了求得解脱，必须依循修行次第，依序渐进。其中也包含，宗喀巴著作的三主要道：出离心、菩提心和空正见。最低的道德标准是远离十恶业：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欲、瞋恚、邪见。而与之相反的就是十善业，是佛教训练心相续的基本道德标准。

禅定的要诀是将心集中在一个物像。如果是佛教徒，通常会选择佛像作为集中精神的对象。观想佛陀或其他佛菩萨都有其修行的目的。但是，不是像有些学者或作家所认为的「偶像崇拜」。这些佛像在佛法教义中并非当作膜拜的对象，观想的目的是要将意识直接专注在物像上，用来培养禅修者的专注力。

金刚乘教法比起其他教法，可以提供即身成佛的快速解脱之道。这是立足于利用长期训练的禅定和瑜伽之力，打开身体脉结，让无始光明自性显现后成就佛果位。

近年来，由于金刚乘法本的翻译出现在市面上，有心人士藉由片面文字的解读和颠倒前后关系，恶意地将金刚乘形容成恐怖血腥，放荡淫乱的邪教，试图让大众误解藏传佛教的内在教义精华。另外，西藏的宗教唐卡也成为了被抹黑误解的佐证。艺术品的唐卡上多面多手双身交合相，及单手托着装满鲜血的颅骨画作，更引人加深这种印象。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些图象的表征意义，首先我们必须熟悉金刚乘的教义。在密乘中，很多都将教义形象化，将佛法教义完全以图像表现。当然，十善道也是以形象化，充分展现在密宗唐卡画像中。这就像西方的白色象征纯洁，鸽子代表和平一样。

这种愤怒尊形象是印度佛教界，改革了早期佛教的形象化教义。众多的佛菩萨等的形象，在金刚乘不同佛菩萨的图画中，有不同的象征物代表净化的五蕴、六入和十二处。不同的众生（信徒）依据他们各自的个性、种性和能力，选择适合他们的本尊。寂静相或是愤怒尊，单尊像或双身像，多面多手等，那些图腾并不是恶魔，要让人「膜拜」。图像中鲜血淋漓的颅骨、尸

皮、火焰等，都是表征精神力量，代表降伏无明烦恼，断除恶业和证空性等。那些残暴性的图像，就是隐喻自己对抗自己内心的仇敌，「无明」，以及无明所产生的五毒烦恼等之间的惨烈战斗（内心种种的煎熬痛苦）。像这种在内心，与自己的贪、嗔、痴、慢、疑等因我执所产生的无明烦恼交战、对抗的激烈战争，不用语言，而以图像表现的话，就是如此的残暴及激烈，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让外界误解了图像所象征的教义。东方金刚乘中展现出的世人眼中的血腥式仪式，就如同西方基督徒仪式中的隐喻，例如，基督徒食用的面包与红酒，表征主耶稣基督的肉与鲜血一样。

金刚乘的双身尊唐卡，全是愤怒相的佛菩萨，这些图像，只是个符号，都各自有其象征的佛法意义。图像代表修道成佛路途中，必须要具备的智慧（证悟空性，梵语：Shunyata 智者）与方便（慈悲）的结合。不明了其内容的外界戏称其为西藏「欢喜佛」，但是，那只是「方便」之一，用来激活身体的潜能，更快速地直接证悟空性。而这只有多年苦修，极少数具备高度瑜伽能力的行者，才有资格接纳真实明妃，进入修行，而且一丝贪欲心都不可生起。在这灌顶仪式中，男女行者必须严守誓言，双方的瑜伽能力也要旗鼓相当，才能在此项训练中，互相都证得空性智慧。事实上，几乎全部的密宗行者都是以观想的方式，迎请明妃，而不是真实的明妃。当然，金刚乘中，也像其他的人类团体一样，被极少数的人，藉由教法表面的文字，谋求私利。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网路上都可以找到，性瑜伽「欢喜佛」的介绍，其中奇奥难懂的文字描述，附加的神秘感，事实上，只是单纯的赚钱色情网站，与佛法一点关系也没有。

佛教的各类修行，虽然还未受到科学上的研究，但是早已受到修行者所确认。例如，西藏的乃琼护法在历史上是噶厦政府的宣谕神，护法神会附身在乃琼寺专任灵媒上，其真实性，已受到了每一世达赖喇嘛，以及众多高僧大喇嘛的证实。另一个例子是，西藏的瑜伽士，藏语称论巴（Lungpa），他们

有一种修行方法是，将意识入于空性状态，眼直视前方，用跳跃式的步伐日行七十公里，可以几天几夜不休息，快速横越山川²⁷。也有一些已被科学所印证。例如，拙火 (Tummo) 瑜珈，一种外显式的密宗成就判断方式²⁸。修行方式是，全身裸体，坐在雪地，身上披一件湿透的毛毯，在零度的气候下，将身上的毛毯烘干的修行。还有一种，令人惊异现象是，一些喇嘛行者圆寂后的肉身不腐。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蒙古裔布里雅特人谛吉洛夫 (D.D. Itigelov) 堪布，在圆寂后的 75 年，2002 年开棺，出现在世人眼前的是不朽的肉身。经过科学家及病理学家的检测后，布里雅特政府公布其报告结果，喇嘛肉身保持良好，没使用防腐剂，所有的肌肉与内部组织、关节、皮肤都完好如生前²⁹。十四世达赖喇嘛也说过，西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有一些喇嘛的不坏肉身被发现，栩栩如生的身体，和谛吉洛夫喇嘛的情形一样。最近的例子是，2008 年第一百任甘丹赤巴法王罗桑尼玛圆寂于印度，圆寂后他持续十八天安住在禅定中³⁰。根据佛教的修行训练，达到三摩地高度禅定的行者可以持续很久的时间，安住在禅定中。三摩地是指心相续保持在不动的状态，所有的情绪、念头等都不升起，的禅定状态。一些高僧在临终时禅定在三摩地的境界，可以长时间将心相续持续停留在那个状态。

达赖喇嘛遵循佛教的观点，主张所有的现象都必须加以分析，而不是盲目地信仰。他认为上述的现象，也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第一届僧侣与科学家组成的「心灵与生命研讨会」于 1987 年在达兰萨拉达赖喇嘛的会客厅中拉开序幕，持续运作至今。这个研讨会的两大宗旨是：一、增进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知识。二、致力于增进人类福祉。与会的成员除了藏传各派僧众代表外，还有医学、神经学、心理学、物理学及教育学等科学界顶尖的科

27 Tucci, 2004

28 Dalai Lama, 1992

29 Body of a Great Lama...

30 Tibetan Lama...

学家们一起进行对话及研讨。除此之外，这个学会还举办不同主题的研讨会、出版书籍及刊物、参与宗教与各类科学活动等。

根据佛教的教义，代表智慧的空性，是可以经由不断练习及训练而获得。空性并不是只是一个哲学名词，而是可以证得的。透过禅定，可以断定万物及有情的本质，皆是空性。空性并不是表示事物或现象不存在，或是完全是虚幻，而是万物无法不依靠其他因缘，而单独存在。因为无明，缺乏对空性的认识，让众生执著有一个真实不变的「我」，而陷入不断轮回的苦境。轮回的本身，也是藉由缘起而存在，而非原本就独立存在。这个世界也不是一个虚幻的幻觉，世界确实是存在的，但不是无条件的存在，是藉由缘起的条件，而暂时存在，可以说世界就像一个类似的幻觉。只要克服对「自我」的爱着和自我中心的世界观，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慈爱及帮助他人。空性是佛教修行的基础，没有它，是无法得到解脱的。

藏传佛教的上师们没有改变佛法教义，也没参杂任何其他宗教的思想。达赖喇嘛一直强调西藏的论典，即使是一小段的教义，都是引用佛经或其他印度大学者的论典。现代的印度学者，不论是佛教或非佛教领域的哲学大师，指出古梵文佛典即使是一小部分教义，对现代学者而言，也是深涩难懂，但是在数世纪前，藏文的翻译让其意义更加清晰明白。还有，很多消失的印度佛典，也都保存在西藏的大藏经中。虽然，在藏文和古梵文经典中，也出现一小部分些微的不同，但也仅是出现在地名及时间或非关教义的部分，而且通常是在提及其他宗教时。藏传佛教虽然有不同教派，但是他们的差异性，只是在教授佛法的方法上略有不同而已。

西藏大藏经是印度后期大乘佛教经论的精确藏语版本，与中国佛教有强烈性的不同³¹。西藏佛教与中国佛教，虽然同为印度大乘佛教的分支，但却

31 The Dalai Lama,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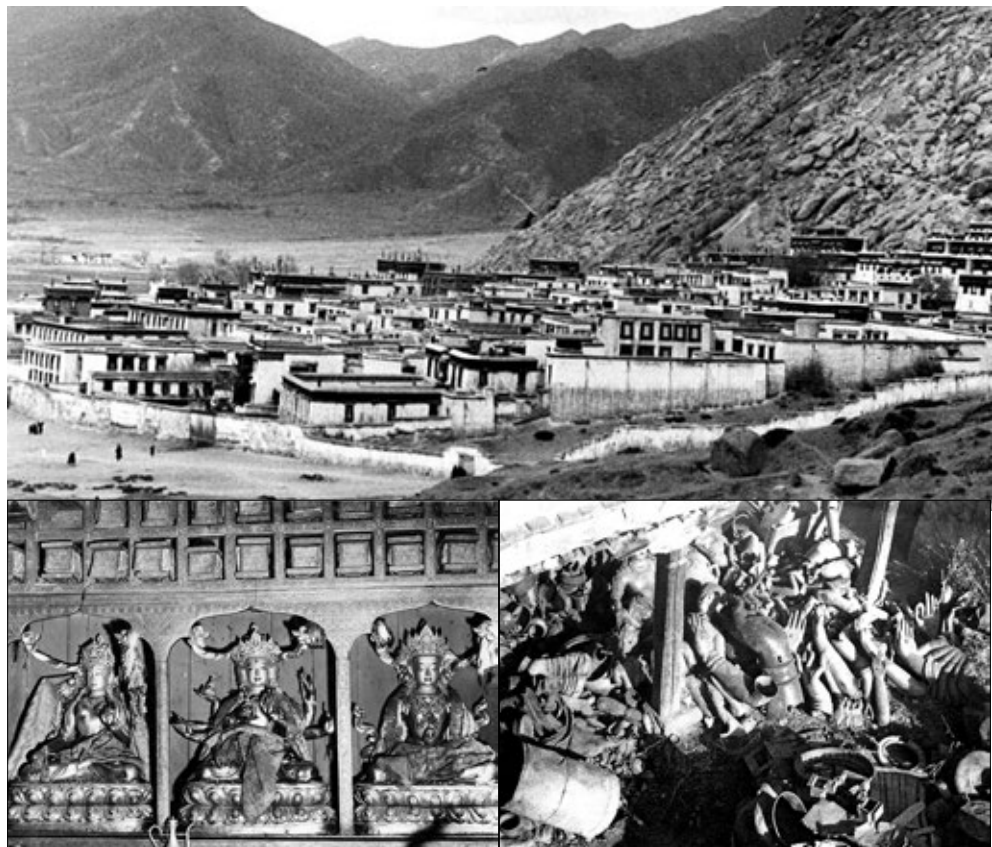
各自发展。藏语和汉语这两个非印度语，让大乘佛教继续传承下去。以汉语佛典传承的大乘佛教传播到东北亚地区，而以藏语佛典传承的大乘佛教则传播到蒙古及喜马拉雅地域。

由于前世纪欧洲基督徒世界对藏传佛教的不了解，将藏传佛教视为佛教的变异体，更糟糕的是，认为是佛教与萨满教的混合物，而创造了「喇嘛教」这个新名词。而今，我们必须弃舍这个标签，因，没有喇嘛教这个事实，而且这个名词也含有诋毁及鄙视藏传佛教的玄外之音。在此，我将引用著名的俄国学者陶其夫 (E.A.Torchinov) 的见解³²：

「藏传佛教确实是印度大乘佛教传承的分支之一，所以我们必须即刻停止使用「喇嘛教」这个不正确名词。事实上，西藏人根本没听过，也不知道什么是喇嘛教。他们所熟悉的是论典 (chos)、经典 (sangs rgyas kyi chos) 和大乘佛教 (theg-pa chen-po)。喇嘛教这个名词，起源于十九世纪欧洲，是西方人在不了解藏传佛教之下，为他们眼中的异教，所创造出来的新名词。因为在西藏被认为是「善知识 (kalyana mitra)」的喇嘛 (在藏语称 bla- 意思「圣心」和 ma- 意思是「至高」)，被藏传佛教徒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圣者。如果说大乘佛教传到西藏后，发生了变异，变成了外界所描述的喇嘛教，不过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西藏的寺院，不仅仅是吸收了整个印度后期佛教，尤其针对那烂陀寺整个制度和教法，还严谨地保存和复制重现所有的一切。但是，中国的大乘佛教却是融合了中华文化的儒学和道学。至于，对喇嘛 (上师) 的敬仰，事实上，是延续印度佛教的传统，如果说印度佛教和西藏佛教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印度佛教从印度逐渐消失，而西藏佛教将印度佛教在西藏重现，并壮大。

自从1959年3月10日西藏抗暴起义 (反抗中国共产党军非法占领西藏)，

32 Torchinov, E.A. Buddhist tradition...



色拉寺：〔上〕1938年（照片：Ernst Schaefer/CC-BY-SA 3.0 授权）。〔下左〕长寿三尊：长寿佛、白度母、尊胜佛母。上方格内放置包裹锦织108卷西藏大藏经甘珠尔，1938年（照片：Ernst Krause/CC-BY-SA 3.0 授权）。〔下右〕寺院中庭佛像的残肢断体，1991年（达兰萨拉罗布林卡研究所档案馆/Ngodup Tsoknyid）。

及十四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后，世人眼中的「喇嘛教」骤然浮上了世界政治舞台。尤其在恶名昭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中国共产党政府针对西藏僧侣和佛教传统及西藏文化进行了一系列残酷的镇压与破坏。他们宣称西藏的宗教是邪教，「喇嘛教」并非佛教，不值得作为大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时候，十四世达赖喇嘛呼吁世界的学者，认识藏传佛教，也请放弃使用「喇嘛教」这个不实的名称，即使在单纯的科学领域，也

请不要使用这个错误的名词。

尽管如此，从前中国政府的官方文宣中，常常可以看到「西藏拥有自己的宗教：喇嘛教³³属于中国佛教的一支，班禅喇嘛也是中国佛教的宗教导师」³⁴。但是，随着时代迁移，世界对藏传佛教更加认识后，中国也不得不改变对西藏宗教不实的报导，2008年中国英文版的「白皮书」中对西藏宗教的介绍，从「喇嘛教」改成了「藏传佛教」³⁵。

西藏境内除了佛教和苯教的信徒外，也有一些穆斯林和基督徒。在中国共产党占领西藏之前，西藏还有一些印度教徒³⁶。西藏的官方教廷自始至终包容其他宗教的存在，未曾强迫异教徒改宗。这个事实在穆斯林及其他宗教中皆有文献记录³⁷。所以，中国共产党信誓旦旦指责，旧西藏是违反人权，单一宗教的神权制度，是不确实的指责。的确，从前其他国家的旧社会，百姓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更遑论宗教自由³⁸。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藏传佛教确实引人入胜，但是，一般世人往往受到畸形的报导所吸引。这里，我无意讨论佛教徒的概念，或是神智的观念，也不议论、煽动宗教间仇恨的宣传（这类的资讯可以在网站上轻易找到）³⁹。不过让我们先看看，网站中，常会被拿来讨论的一些议题，首先是，对佛教中的「诛杀仪式」和「牲祭」的议题。

俄罗斯商人布尔杜阔夫 (A.V. Burdukov) 描述二十世纪初蒙古的祭祀仪式：一位蒙古黑喇嘛 (Ja Lama 又称假喇嘛) 活祭了十名中国囚犯，剥下了一

33 Briefly on Tibet: Population and people...

34 Negotiations...

35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36 Shakabpa, 1988

37 Butt, 1994; Harrer, 2002

38 China and Tibet, numbers and facts 2006...

39 for example, Pandaev, 1999

名哈萨克人的皮。吹仲喇嘛 (Choijon Lama) 吞食了一名白军的心脏，一些将领将处死的中军和白军的心脏血洒向旗帜。2008年北京举办的「西藏今昔」展览会上，陈列了西藏被解放以前，用农奴的人皮、头颅和大腿骨制造的法器。1959年西藏被迫起义反抗时，类似的展览也强行在哲蚌寺、色拉寺、江孜 (Gyantse)、山南 (Lhoka) 及西藏其他各地举行⁴⁰。中国共产党告诉参观人士，这些农奴被杀是因为要取得他们的皮和骨头。他们说，1948年喇嘛诛杀了21名农奴，希望藉此制止解放军入侵西藏，之后每年都会用新鲜的人体部位作为祭祀品⁴¹。俄罗斯记者奥夫钦尼科夫 (Vsevolod Ovchinnikov) 报导了一个故事：一名还俗僧侣说，他与一些僧侣被活埋在修建的大殿石板下，寺院命令他们进入三摩地，进行心电感应的训练⁴²。

上列网路上的事件报导中的行为，都是违反佛教戒律，佛教教义中，杀生是最恶劣的行为，而且个人所造的业力是无法转移给别人⁴³。这里引用佛教法句经一些教义⁴⁴：「众生畏刑罚，众生皆爱命，以己推及人，不杀不教杀…众生欲安乐，若求自安乐，刀仗害众生，安乐不可得…恶业由己做，污垢由己染。恶业已不做，污垢己不染。清净由自己，何能由他净。」

上述的黑喇嘛（假喇嘛）的行为不但严重违反佛教的杀生戒，还对僧侣动刑，又拒绝服膺蒙古教宗。于是，八世哲布尊丹巴 (8th Bogdo Gegen) 革除他的封号，没收他的财产，并下令逮捕他。简朴的老博物馆照片，被展示在北京西藏展中，没有任何说明是谁，在何时照了这些照片，也没有任何文件证实照片的由来及真实性。澳洲学者鲍尔斯 (J. Powers) 证实那是中国共产党对外

40 Smith, 2008, p.68, 72, 133-135

41 Smith, 1996, p.553-554; Kalovski, I. The true face…

42 Ovchinnikov, 2006, p.95-96

43 Balakirev, E.V. Myth…

44 Dhammapada, X, 129, 131; XII, 165

的宣传品，他也在他的著作前言中提及此事⁴⁵。此外，连加拿大学者，旧西藏评论家葛伦夫 (A.T. Grunfeld) 也承认那是发生在极偏远地区的罕见牲祭照片⁴⁶。

现在已为众人所知，那些人骨，皆取于亡者，作为某些特殊密宗行者的修行法器。藏学学者和中国共产党宣传部对此都有共识⁴⁷。因为几世纪以来，在西藏就采取「天葬」的葬礼，将死者的尸体分解支离，以便喂食秃鹰（亡者最后的布施），所残留的人骨取得容易，并不需要杀害任何生命。中国文化大革命前，蒙古也有类似的葬礼传统。「野葬」，将尸体置于荒野，让苍狼或野兽吃食，像这类的葬礼，大多是在寸草不生的山区，由于缺乏燃烧的木材无法火葬，也因为乱石瓦砾之地难以土葬，加上，佛教的教义一直是利益众生，所以将自己唯一的所剩（遗体）也布施出去，是最为理想的结束，也是一种修行。之后，当野葬被禁止后，人民普遍表示不满。一般而言，将尸体布施出去，不单出现在佛教，同时也发生在其他宗教，例如基督教⁴⁸。

和其他的古老国家一样，残酷的极刑也发生在蒙古、西藏和中国。或许也有罪犯试图以宗教名义掩饰，但是被目击者发现。事实上，也有可能是虐待狂或是佛教传入前的残酷习俗。就像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S. Hedin) 描述，当时中国妇女如果无法喂饱小孩，通常会将幼儿杀死，不过，这通常不会发生在西藏或蒙古地方⁴⁹。但是和中国一样，佛教传入西藏前，民间相信如果吃掉被杀者的心脏，就会让自己更英勇。例如，藏军分食了英勇丧生的敌人辛格 (Zoravar Singh) 将军的心脏⁵⁰。在 19 世纪中国军队制压了回教徒的起义，他们煮食了死者的心脏和肝脏⁵¹。1909 年，满洲一位受到斩首的土匪，他的心脏被刽子手抛

45 China's Tibet exhibit...

46 Grunfeld, 1996

47 For example, Wright, 1904, p.333-334; Forney, M. China...

48 See large collection of photographs: La magie...

49 Gedin, 1899, p.417

50 Tucci, 2004

51 Ringardt, 1903, p.83

出后，被四周的群众撕裂分食，就连行刑者也吃下一片⁵²。1914年中国对少数民族蒙古族裔处以极刑，挖出他们的心脏⁵³。同类相食也发生在中国文革时期⁵⁴，在毛泽东所推动的大跃进下，造成大饥荒时，藏区也曾发生同类的事。

我曾经针对杀生祭仪和活埋寺院底下这类的议题，向从西藏逃亡到印度的流亡藏人，进行过访查。但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强调，西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不过，像这类的故事的立基点，或许是从罕有的西藏土葬中，联想出来的。例如，在卫藏的习俗，有时会将早夭的小孩埋在自家地底下⁵⁵。有时遭到杀害的人也会被土埋。有一些特别的人，会在特别的日子，他们会被授与权利，将被杀者的遗骨从地里挖出，并将他们的骨头作为宗教用途⁵⁶。也有一些，会将尸体埋入家墙⁵⁷。埋葬孩童的故事，在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后，特别受到强调及宣传。流亡的老藏人们告诉我，那些都是特意被安排来作为丑化西藏的宣传。或许，苏联共产党记者奥夫钦尼科夫(Ovchinnikov)受到一些故事的启发，即使没有所谓的心电感应训练，在他的报导中也虚拟了一些情节。1965年西藏革命展览馆在拉萨正式开幕，馆中最具特色的展示是，一具小男孩的骨骸⁵⁸。据解说员的解说，那是四个遗骸中的其中一具，被旧西藏当活地基，埋在建筑物四角中的一角。同时，馆内也安排一位男孩，在馆内来回穿梭，告诉每个参观者，他如何逃出被当活地基的故事。另一项特别的展示是，用黏土人物「生动地描绘」，种种「封建主义的恐怖」行径⁵⁹。后来，这些展示受到撤除，主要是因为中共对外宣传部害怕造成外国

52 Baikov, 1997, p.30-123

53 Belov, 1999

54 The CPC continues to resist...

55 Bell, 1991, p.289

56 French, 2004, p.263

57 Kauffner, P. Was human...

58 Smith, 2008, p.133-134

59 Powers, 2004, p.141

人的不信任感及受到国际的讥讽。

杀人祭祀在各种文明中都存在过，不管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大陆，或许连古代西藏也不例外。有报导说前佛教时期的杀人祭祀，也在近代的西藏发生⁶⁰。不过，只要佛法持续受到信仰，不论是过去、现在或未来，都不可能发生杀人祭祀或活人生祭。

近几十年来，书报杂志刊架充斥了伪科学和伪宗教的商业性书籍。其中也包含神智学和西藏相关议题的书刊。在此，我不谈论神智学，因为它并不是佛教，和西藏也无任何关系。不过，在俄罗斯木达谢夫 (E.R. Mudashhev) 所著的丛书中关于《众神之都》(city of gods) 中，出现的三摩地 (samadhi)、秘密洞穴、香巴拉圣地、岗底斯山峰、玛旁雍错湖、生命密码和藏族的起源是亚特兰提斯等，这些在近代是相当流行的题材⁶¹。还有其他许多撰写相关西藏和它的神秘性的著作，比如罗桑伦巴的《第三眼》的销售量就很好，这位备受争议，化名罗桑伦巴的亨利霍斯金 (Cyril Henry Hoskin)，是一位英国水管工的儿子，他既未去过西藏，也不懂藏语。因为，版面的缘故，我不一一举例，他著作中许多的错误和谎言。这些旧式的科幻小说，也已落后了时代。2005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告诉俄罗斯记者们：「你们要停留在印度多久呢？四天？去寻觅秘境？如果你们想要探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一无所知…虽然，英国人罗桑伦巴所出版的丛书，已经将西藏描绘成神秘魔法的国度」⁶²。

第五章 总结

西藏人的生活与宗教，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宗教性的国度，佛法的熏习让几乎所有的藏人生性诚实可信。这是所有曾经拜访这个国

60 Grunfeld, 1996, p.29-30; Kauffner, p. Was human...

61 Muldashev, 2008

62 Zhironkina Yu, A clear picture of the world

度的人，共同的印象。相较中国各地，苯教和藏传佛教与蒙古和印度佛教有几乎相同的教学方式。尤其是藏传佛教，完全是纯粹的印度佛教再现。藏传佛教并不是中国佛教的系统，从未扭曲过佛法教义，绝无参杂萨满教，更不会以杀生和自虐或他虐进行宗教的仪式。不论是在学说理论面或是宗教面，「喇嘛教」这个用语都不符合事实，应该要被弃用。

很明显的，佛教是最适合藏人的世界观和心理状态。采纳佛教帮助藏人的生活更具有人性面，同时也是形成了西藏和蒙古文明的主要因素。佛教（藏传）也是俄罗斯的传统宗教之一，其教义的核心不是神通，而是提升人们的心灵层次直至成佛，而其目的是为了所有的有情生命体贡献所有。十四世达赖喇嘛也一直强调：「修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神通，而是要转变内心世界」⁶³。

63 Dalai Lama, 2007, p.377

第六章

国家、社会与经济

从古代至中世纪早期，西藏是由赞普（国王）所统治，另有一些议政会长老，辅助国王处理内政。可是，在最初几代的赞普统治时代，双头政治让世俗领袖（原本并非世袭）和苯教大祭师间产生冲突。七世纪时期，松赞干布将行政部门进行改编。他将吐蕃的中央政府部门分成贡论、囊论、噶论三个部门，共有九位政务大臣（又称九大论）⁰¹：分别掌管行政、内政、军事、外交、法律、监督、财政、宫廷、禁军。内阁众臣，这九位大臣和其他高官，一起共议国政。松赞干布同时还重新划定国土，将吐蕃的国土划分成四个「如」：藏如、约如、叶如、卫如行政区域，各个如都有自己的军队，作为赞普的四个军区。四个如皆设置长官、元帅、副帅等职，既是军事首长，也是地方行政长官的军政合一体系。每个如又分上下两部，各有四个千户所，其长官为千户长。此外，各个如，还有一个直属赞普的警卫千户。各个千户所之下，又划分为几个部落，部落设置部落长、先锋官、农田官、财务官、文书等官职，管理部落的生产、军事、赋税等。四个如的军服颜色、旗帜、马匹等的颜色都不同，以此作为军区标志。一支小队有一千名士兵，以十位为一列，战斗时两人一组，一人为弓箭手，一人为大刀手。对外征讨到一个新地域时，便在当地设置一个总管，收服当地部落首长，并给予新的官职。

0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古代西藏拥有自己的法律制度和裁判官。有证据显示，西藏的第一部律法是仿自回纥国和突厥国。几世纪来，藏语不但发展了精确的法律术语，也有了自己独立运作的法律系统。虽然在元、清两朝时，在某些特殊情况，也曾使用了旧蒙古律典。不过整体而言，在中亚地区的律法里，西藏律法是完全独立发展出来的⁰²。直至二十世纪中叶，一直在西藏使用的法律系统特点是，西藏有二部法典，一部是专门为出家人设定的法典，一部是为一般俗人设定的法典⁰³。另一个特殊的惩罚系统是，可以缴纳罚金免除牢狱刑期，也有针对罪犯的罪行处以罚款的判决。罚金的数目，必须依加害者和被害人的犯罪程度及其社会地位，做不同的适量判决。当判决无法定夺时，如同其他古代国家，古代西藏有时也使用神裁法，来判断罪犯是否有罪。其过程是，将黑白石子放入泥水或牛奶又或沸水或沸油中，在人看不清石子颜色情况下，命疑犯用手捞出一颗石子，来判断是否有罪。其中以捞出白石子为无罪判定⁰⁴。

七至十世纪以来，西藏的耕地分为，国有、分封贵族（国家赠与贵族作为服务国家的薪资报酬）、还有西藏各氏族部落头人所拥有⁰⁵。西藏的氏族是古代父系氏族的后裔，通常西藏高官几乎都是出自于与赞普国王有亲属关系的氏族。西藏的社会分成贵族和平民两个阶层。其中又分国有地和私有地两种。为国有土地耕种的代理地主以谷物缴纳地税。而其他私有地的地主会拿到一个红标签，每年政府会指定该缴纳多少谷物作为赋税。西藏的律法和习俗都严禁地主虐待为其耕种的农夫。从松赞干布国王开始，所有西藏领袖制定的法律都是立基在佛教的十善法⁰⁶。十善法是佛教徒用来训练自己的道德

02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3 Valiakhmetov, 1958, p.40

04 一位久住圣彼得堡的将杨格西表示西藏由于沸点低，沸腾的油水不会对受试者的手臂造成伤害

0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6 Tibet: the Truth, 1993

品行的基本法则（参照第五章）。法律中也规定上位者要保护他们的子民。从八世纪中叶开始，政府就持有所有纳税者的名簿，和中原的国家一样，名单是纪录在纸张上。此外私有地的地主还必须负担徭役和额外的赋税。在国有地工作的并不只有农民，还有牧民和工匠及仆从等。

第五世达赖喇嘛不但加大土地分发给不同教派的寺院（除了噶玛噶举派），还进行了行政改革，此外，依据早期的律法，分别制定了「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西藏上层社会是由贵族的后裔高官和高阶的僧侣所组成。中层社会群族则是商人、僧侣和低阶官员，而底层社会则是农民以及与屠杀行业有关的屠夫、皮匠，还有和金属有关行业的铁匠等。1792年西藏开始发行钱币，他们以尼泊尔马拉王朝的银币章嘎（tamka）为蓝本，铸造了印有西藏纹样的银币，之后也铸造了不同面值的钱币⁰⁷。但是，独立国的西藏钱币并不在大清帝国流通。

西藏的判决和刑罚，如前面提过的，判决和审讯也包含了藉由神裁法定讫⁰⁸。一些犯罪从大窃盗到蓄意谋杀，在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以罚款代替刑期，而窃盗罪通常是以罚款结案。但是针对宗教犯罪则会判给严厉的刑责。离婚的判决（不管是丈夫或妻子提出），儿子通常是判给父亲，女儿则判给母亲。此外，丈夫必须依然支付妻子，在婚姻期间，他所提供妻子的衣物，连同仆役等的费用。这些判决通常都以罚金制度处理。

根据唐朝编年史记载，七世纪的西藏人口，约有一千万⁰⁹。在元、清时代西藏人口被估计的人数从85万到350万等不同的数字¹⁰。不过，也不用讶异，这仅显示那些时期，西藏的大部分领土被异族侵占的事实。

07 Shakabpa, 1988

08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9 Child, 2003, p.423-444

10 Child, 2003, p.424

西藏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在历史的更迭中，始终缓慢地挪进。其原因是，绝大部分居住地域严峻的气候，加上，农业是西藏的基础经济来源。虽然西藏的自然经济资源丰富，可是制造业却发展缓慢。西藏传统的低产量农业生产系统，让他们能够和自然生态和谐相处，避免了生态危机及饥荒。西藏的传统价值观让他们的生活发展成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的习惯¹¹。藏人遵循佛教中道的教义，生活之道采取

「中庸」的态度，避免过多的消费及不过度开发自然资源。也由于他们对中道的坚持，所以能够

与万物和环境和谐相处。

人可以对抗大自然的思想，对藏人而言是陌生的。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和西方人无法了解西藏文明的价值观。西藏人抗拒将乡村产品商业化的态度常被贴上「落后」的标签。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旧西藏没有草原超负荷的问题是因为，西藏人口的成长停滞、频繁的自然灾害还有因自然灾害使得人畜大量死亡之故¹²。但是，这是不正确的说法。事实上，西藏的畜牧繁殖系统，是采取低生育率的高原放牧。这种遵循自然的特殊放牧方式，已实行数世纪之久，他们依循季节变迁，迁移放牧地，让草原有足够时间成长。每个部落的领地，分配给各个家族的放牧地，也是依季节而转移。游牧民族牧场所放牧的牲畜一般是牦牛、绵羊和山羊¹³。不同的动物所吃的牧草亦不同，因此，他们会依各自的需求，分别放牧在既定的牧场，才不会造成草原的过度负担。也就是说，西藏牧民依据放牧地的高度、及具体的环境实境，进行不同牲畜的永久持续放牧。

11 Tibet: the Truth, 1993

12 Ecological Improvement...

13 Tibet: the Truth, 1993

虽然，藏人并未听过现代环境生态保护及容量等的概念，但是，他们长久以来对自然资源的使用，都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原则。由于，受到佛教巨大的影响，藏人采取的生活方式和农牧业经济收入都是采取「顺服」大自然的和平共存，而非「征服」大自然的人定胜天。例如，早期 1642 年五世达赖喇嘛颁布法令：「保护动物和大自然」。律法严禁在一些月份中屠宰动物，针对打猎有更严格的规范条例¹⁴。即使，面对狼群等，猎食自己的牲畜，游牧民也几乎不会猎杀它们。西藏的习俗是，不可杀死游牧区附近，正在抚育幼狼的母狼。这是因为，他们熟悉狼的习性，母狼不会在自己的狼穴附近猎食。但是，如果你杀了她的幼狼，她就会对羊群开杀。

藏人和蒙古族相当尽力于，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尤其是在佛教的圣地。例如，即使是现在，以我个人的经验，野生班翅山鹑 (wild partridges) 可以让人类靠近三公尺之内的例子，仅有西藏甘丹寺附近、外蒙古庆宁寺 (Amar Bayasgalant Monastery) 附近、以及外蒙古的圣山肯特山 (Bogdo Uul Mountain)。这三处的特点是，其地域的生物种类及数量都多于其他的乡镇及都市。

另外，非游牧的藏人，也是采取类似游牧民的减少环境压力的生活方式。就像简单的传统制造业、自然农业经济，还有抑制人口成长的传统习俗（大量出家众、一妻多夫等）。一妻多夫的婚姻制度在西藏是传统的婚姻方式¹⁵。因为，可以让一个家庭的财产不分散，得以足够生活在严酷的环境，也可以抑止人口成长，避免造成土地的负荷。在这样的家庭里，主妇是家中的主事者，一家的兴旺，全在于她处理家中人、事、物的手腕。一般，数位兄弟（年龄相近者）共娶一位妻子。苏联记者奥夫钦尼科夫 (Ovchinnikov) 描述西藏的公公可以娶他的媳妇，如果寡妇再嫁，她的女儿们也可以成为继父的太太。这些在西藏都是属于好的婚姻例子，让人、财不分散，家中更兴盛。如果一

14 Chhodak, 2003, p.36-42

15 Kozlov, 1947; Ovchinnikov, 2006; Bell, 1991, p.159

位妻子活得比她的丈夫们久，又无子嗣，她可以豁免赋税和劳役等义务。一夫多妻的婚姻也是存在，不过比较稀少，像这样的婚姻几乎都是由经济或特殊环境状况所造成。

在西藏人被中共民主改革前，西藏国家是采用庄园式的结构组织，最高的权力者是达赖喇嘛。所有行政部门及议会代表都有出家众任职，可以说是，真正的政教合一。虽然，达赖喇嘛拥有绝对的世俗权力，但是他都绝对会事先谘询议会¹⁶。在达赖喇嘛圆寂后的空窗期至转世成年前，之间的政治权力，会通过西藏议会 (Tsongdu) 选出一位西藏摄政代理。摄政的位置有时也会导致各方政治角力的争夺战。

西藏政府有两个大噶伦，一个是僧官、一个是俗官。噶厦 (Kashag) 是西藏的中央政府机构，直属于达赖喇嘛。噶厦政府有三位首长大臣，其中有两位俗官大臣，一位僧官大臣，分别管理内政及达赖喇嘛的私人事务。他们三人的职位都是噶伦 (部长)。噶厦政府议会内阁下面，有一个中央行政部门，分别管理：政治、军事、经济、法院、外交、财政和教育¹⁷。西藏宗教事务由总管堪布 (Chikab Khenpo) 和由四位高僧组成的议会小组管理。这个事务局将宗教问题报告大噶伦，再由大噶伦向达赖喇嘛报告。总管堪布还担任达赖喇嘛私人财产的管理员，同时也是寺院丛林的领导。

政府高官的位置都被达赖喇嘛的亲属们所占据，而议会代表则被古代贵族氏族占满，包含其血统可以追溯到古西藏国王和大臣们，一共有 197 个家族，其中只有 25 个家族最具有影响力。贵族拥有优势的职位、特权、荣誉等¹⁸，世袭的贵族必须从事公职，为西藏政府服务，每一户贵族都必须派一个男丁担任俗官的公职¹⁹。不过对一般人民而言，这也不是不能跨越的障碍。

16 Shakabpa, 1988

17 Shakabpa, 1988

18 Bogoslovsky, 1978

19 Van Walt, 1987

格林费尔德 (A.T.Grunfeld) 教授认为西藏在传统上, 并非是绝对的封建制度, 事实上平民上位的例子很多²⁰。

首先, 几乎西藏每户家庭最少有一个儿子, 会成为僧侣, 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各阶级的议会代表。几乎所有的僧众代表, 都来自普通的农户或游牧家族。其次, 很多转世高僧(祖古), 都来自一般的平民家庭。这种转世系统让社会阶层产生重大的流动性。于是, 来自社会底层的僧侣, 可以进阶为政府高层²¹。比如, 十九世纪中期,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一位贴身侍从, 因为他的胆识登上了西藏大噶伦的地位, 并且得到世袭的头衔和土地²²。同时, 高官厚禄的贵族, 也可能因为对达赖喇嘛或大噶伦的不敬, 而丢失官职。官员们也会因严重不当行为受到刑罚(例如鞭刑), 他的家族也会遭受处罚²³。

西藏的土地, 正式的说法是, 全部都属于达赖喇嘛, 这个共产党口中的封建地主²⁴。西藏土地主要的分发和使用, 都是由西藏噶厦政府下达行政命令。一般, 农民会收到达赖喇嘛所分发的土地。为此, 他们必需纳税和服兵役。贵族的广大土地早于久远以前被赋予之故, 所以, 他们必需派出一位男丁为国家服务。也有些贵族家庭会付税金给国家, 但不支付男丁当官僚²⁵。如果, 达赖喇嘛赠与一位人士或寺院土地, 无论受赠者得到完全或部分的收益, 他们都只是拥有使用权, 而非拥有权, 所以他所被赠与的土地, 均无法典当或出售²⁶。也就是说, 西藏的官员, 可以拥有的土地, 只限于他们持续当差的期间。

中央政府的耕种地, 都是动员在地农民或特殊雇员, 所有的收入, 都归

20 Grunfeld, 1996

2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2 Dalai Lama, 2000

23 Macdonald, 1932, p.209-210

2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5 Dalai Lama, 2000

2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中央。半数多一点的农民，同时也耕种国家的农地²⁷，但是和中国的佃农并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土地和牲畜。大多数的地方政府会向他们进行征募，耕种公有地。大多数的工人，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职业，也可以自由地在乡村或大城镇创业。一般而言，村落的居民都会聚集成群，选出他们的部落头人。头人会负责收集部落的赋税和安排劳役，此外，他们还要排解部落纠纷。部落的习俗和规则，都是由各部落老人们通过部落大会讨论后，规定成文。

中共宣传部门粗暴地将西藏农民划分成农奴和奴隶。他们宣称：「1959年以前，西藏95%的人民是封建农奴制度下的农奴」²⁸。或者，更简单地宣传：「土地改革运动前，西藏只有农奴和地主两种人」²⁹。事实上，这是错误的。

第一，没有任何可靠的数据可以证明，多少百分比的人口是「农奴」。学者戈伦夫 (A.T.Grunfeld) 对于1959年中国所提出的数据提出异议³⁰，他引用别的数据是：贵族5%，僧侣15%，牧民20%，农民60%。但是，其中有可能被分类为类似「农奴」的只有30%³¹。此外，农民基本上是自由的，藏语的农民，被中共翻译成了农奴，但是与欧洲时代农奴的定义不同。藏语的农民，在中文世界被翻译成「农奴」，事实上西藏农民，在西藏的法律中有正式的法律身份，律法条款中详细记载着不同农民的权力与义务³²。其中，有专为庄园耕种田地的堆琼 (duchung) 农民，但不用付税金。部落的差巴 (tralpa) 农民，有纳税义务，也需担负官方的乌拉运输 (ula)。有一半的密播 (mi-bog) 农民，是已赎身的自由人³³。所有中共所谓的「农奴」，事实上，是类似佃农，在西藏法律中也没有农奴身份这个名词。

27 Van Walt, 1987

28 Champion of peace...

29 Happiness of Tibet...

30 Grunfeld, 1996

31 Laird, 2006, p.318

32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3 Smith, 2008, p.15-16

那些被中共称为「奴隶」的人，事实上，是家庭的佣仆和管理财产的总管，还有一些欠债款人钱的人，也被中共归于此类。他们都是为封建地主服务的人，他们的身份也是世袭。事实上，在西藏他们通常都被称为「宠臣或红人」，他们的身份，事实上比农民高很多。虽然，在卫藏没有奴隶制度。不过，自古以来，或许围绕边境地区的一些地方存在过。农民和仆佣身份并非固定的，他们通常会有转换。自从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改革后，每一位农民，只要不在自己的庄园服务三年以上，他就成为一个基米（chi-mi，普通人），这就是西藏国家的农民身份。1944年西藏政府发布一道命令，无力偿还的人，得以获得免除债款。然而，这些西藏不同称呼的农民，都被中共统一称呼为「农奴」。

大多数的农民都有自己的耕地，不过他们不可以离开他们的耕地，除非他付清土地的款项给地主，或是找到可以代耕的人。被分发耕种的土地，不可以被分割，只能被长子继承，连同所有的义务与权利，其他的儿子必须离开家族，又或共娶一妻，亦或被招赘，还有出家当僧侣。送儿子出家的父母，第一个最重要的期待是，儿子可以成为受人敬重的僧人，可以帮助自己和有情众生脱离轮回。如果一个「农奴」成为僧侣，他的「主人」是不能阻止他离开庄园。如果有一个农民的儿子，到其他庄园做事，他可能会成为佃农或工人，但是如果他遇到更合适的庄主，他也可以随时离开。这套社会机制，是阻止有限的土地，因分家而被分割，让可耕种的面积愈来愈小，以至于无法养活家族。所以，这套法令是为了保障地区的人民都有足够大的土地，可以养活家族³⁴。庄园主人，也就是地主，和耕种国有耕地的农民，即自耕户，都是国家登记有案的，那些土地都不可以买卖，只能世袭³⁵。

如果，一位农民的土地是世袭庄园主的某一块庄园地，他所世袭的那块

34 Bryukhanov, 2007

35 Dalai Lama, 2000

土地，可以自主决定，自耕、出租或雇用劳工耕种。如果将土地给予劳工耕种，而工人也确实正常耕种劳动，主人得到该得到的谷物量（雇用工人的费用也是以所种植的谷物支付），那么那块土地就不可以说取回就取回。唯一可以取回土地的是，不支付税金和未履行赋役³⁶。一般而言，就是庄园主提供土地，劳工则是向庄园主承租的农户。但是，他们并不是卖身给地主的「农奴」³⁷。

农民自己决定要在自己的耕地种植何种作物，饲养何种牲畜，都不是庄园主所规定，并非如一些藏学者所臆测描述³⁸。如果有必要时，地主也会给「农奴」牲畜和种子。税金和赋役由地主的庄园或部落支付。农夫们自己决定如何分配工作，地主只负责纳税和赋役，一般而言，他们并不干涉农夫们的生活³⁹。只要大家履行自己的职务，所有帮庄园主工作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时间，比如，去其他地方朝圣或拜访亲戚。

在收割期，农夫会一天工作 18 个小时。这并不是「剥削农奴」。高原气候变化大，他们一定要赶在结霜前，抢收农作物，才不会遭受损失。收成后和农闲时，他们就有很多时间，所以一些外国人会误认西藏人很懒惰。夏天是最缺劳工的时期，冬天则没有什么事可忙。所以，藏人通常会选择冬天闭关修行或去旅行，冬天是西藏人朝圣的旺季。甚至有称为乃伊（neyig，圣地指南）和朗伊（lamyig 旅游指南）的专业导游资料⁴⁰。

如果有需要，庄园主也会出借他的农工支援别处庄园。中国左派宣传那是「卖农奴」给拥有很大片土地的一些高官⁴¹。例如，一位摄政的庄园里，

36 Tibet: the Truth, 1993

37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38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39 Goldstein, 2007, p.12

40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41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有 5 千位农民。有些贵族的庄园，必须依赖 1 万至 2 万的农夫耕种。但是，有时人力不足时，也是会相互借调⁴²。

传统上西藏的部落头人和庄园主，都不是压榨人民的人。那是由于，受限于宗教上对「农奴」和「奴隶」及众生的宽大布施及救护，还有，他们与劳工大众都是互相依靠扶持的关系。中共宣传部大肆宣传西藏贵族和部落头人地主的巨大财富和平民的极度贫穷。但是，有曾经住在西藏的外国人报导过，西藏不同社会阶级间的收入，差距并不大，至少，他们的差距少于当时的欧洲、俄国和中国。还有，1940 年代探险家们报导，西藏农民比中国农民平均都过得富裕。根据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结论报告，旧西藏大部分人的财富和当时一些欧洲国家类似，「农奴」不必定是贫穷⁴³。他们很多都相当富裕，甚至有雇佣⁴⁴。另一方面，富商的饮食基本上和农民基层一样：肉类、酥油、乳酪和茶。不同于其他国家，在西藏，上层社会阶级不会完全与下层社会阶级相隔离，甚至，他们通常还会发展出友谊⁴⁵。即使是屠夫，这类下层阶级社会的人，也常常帮助贵族。1959 年西藏贵族们被中共军方拘禁在桑耶镇，他们从前的仆人们都冒险偷偷地送食物给他们。一位当事人回忆说：「西藏地主就像是一个家族的大家长，而不是残酷冷血的主子。」⁴⁶

这些西藏探险家报导，西藏农民通常住在石头砌成的屋子，较之印度农民的房子，更坚实耐久⁴⁷。卫藏地区的石砌房屋建筑，始于远古西藏。这个特有的建筑，遵循单纯的建造工法。传统典型的石砌屋房，正门一定面朝东南方，尽最大程度增加日晒面积，吸收温暖度。建造房屋的主要材料是石条

42 Gurevich, 1958

43 Andrugtsang, 1973, p.28

44 Goldstein, 2007, p.13

45 Norbu, 1999, p.174-175

46 Andrugtsang, 1973, p.30

47 Bell, 1991



西藏禪修者的住屋（照片：S.L. Kuzmin）

和碎石片，牆面再填涂泥土⁴⁸。通常为二层楼房，门窗开启处涂抹黑色泥浆或画上黑色色彩，增加吸收阳光将热能传导到屋内。屋顶皆为平顶，传统上，用来日晒燃烧用的牛粪及插挂风马旗。西藏寺院的建筑样式深受传统尼泊尔、印度及中国建筑的影响。游牧民

用牦牛的毛，编织居住的帐篷。帐篷的大小不一，有些可以容纳一至二百人，里面甚至可以分隔成几个房间。祈祷的风马旗通常会插挂在游牧民帐篷营地的周围。

每一位劳工都可以建盖自己的房屋。例如，来自西藏最贫穷家庭的顿珠邱卓，他说在西藏被「解放」前⁴⁹：「…我家里共有六个人…我家的房屋和一般人一样，有二层楼，当然也都有墙壁。一楼是做家畜的畜圈，我们有四头牦牛，二十七只绵羊和山羊，二头驴子和4.5克（khe1，西藏面积计量单位，4.5克相当于0.37公顷）的土地…我们从来也不愁吃穿，生活的相当惬意自在。而且，我的家乡也没有乞丐。后来中国军队来了，说我是西藏的『Nonu』（农奴），虽然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Nonu』」。这些自述听起来有点奇怪，照中共的说法，「和平解放」前有百万藏人是无家可住⁵⁰。如果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头上没有屋顶可遮盖，那他们肯定早就死亡了。而这些拥有两楼层的所谓的悲惨「农奴」们，应该是在，中共「解放」他们之后，才出现的吧。

48 Shakabpa, 1988

49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p.70

50 During a half of century…

即使是最贫穷的仆役和「农奴」，他们在宗教上一律平等，也有因其才华，得到重聘而离去⁵¹。不过，如果只是暂时离开庄园，他们就必须获得庄园大管家的特别许可⁵²。「农奴」也可以递请愿书给地主，陈述他为何想要离开罽朵秀窝（藏语 midro shuwa，祖居地）的原因，不过，离开必须得付赔偿金⁵³。如果一位「农奴」没得到许可擅自离开，被捕后，还是会被送回原居地的庄园，只不过机会不大。如果认为工作很苦，「农奴」也可以向他的雇主提出请愿书要求离职。其结果取决于许多因素，如果雇主不同意，通常「农奴」会逃到西藏的偏乡或印度，一些疏于管辖的地方⁵⁴。

大部分的藏人都是从事农业或是游牧业，买卖之间主要是以物易物⁵⁵。通常是，同一个部落的农民和牧民。牧民们的放牧地，属于整个部落，他们只能在自己部落的土地放牧，自己放牧的牲畜是属于自己家族的财产，同时也会替其他牧主放牧，年终分成，获得更多收益。依照中共资料报告，像这类不发达的畜牧业，有时会因为酷寒或天灾，造成高达百分之八十的损失，让牲畜数目普遍下降⁵⁶。不过，虽然，牲畜数量会有波动，但是，并不会无止尽地下降，否则，西藏牲畜现在不就会荡然无存。

西藏基本的税收收入，主要是大量的农、畜产品，而货币税收收入则是次要⁵⁷。西藏政府为了建立税收名册，进行一般普查，地籍记录也同时一并更新。寺院拥有的土地完全免税，政府还分发津贴给许多寺院，主要是粮食。地税可以在11月12月和1月分三次分期付款。牲畜税基本上建立在拥有多少头数的牲畜。十九世纪时是每十只羊征收一只。直到，1914年西藏政府才

51 Shakabpa, 1988

52 Valiakhmetov, 1958, p.12

5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54 Norbu, 1999

5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56 Gurevich, 1958

57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开始征收从中国进口的盐、皮革、毛织品和茶的税金⁵⁸。一些报告指出，西藏还会对婚礼、出生、死亡、种树、旅游等征税。但是，事实上，那不是征税，是费用以及义务等⁵⁹。例如，如果一位农夫娶了一位「属于另一位庄园主的农奴」，他就必须付一笔赎金。另一种方式是，这位庄园主可以和新郎所属的庄园交换另一位女孩以换取新娘。这个方法称为「交换人力」，用来稳定各庄园内的农夫数量。如果「农奴们」一直停留在他们庄园主处，他们所生的小孩，男孩就属于父亲的庄园主，女孩就属于母亲的庄园主。「农奴」所生的孩子，会被庄园主登记并纳入特别户籍。

根据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游历过西藏的欧洲人士的资料报告，农民付了作物收成的三分之一当作租金代价给庄园主，而委托畜牧的牛羊主人可以获得高达百分之六十的乳制品。税收的幅度会在当年裁决，取决于作物的产量，这是为了保护农夫的权益⁶⁰。各区域的税金总数，最后由西藏中央政府决定。但是，有些地方官员也会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强加征税。十四世达赖喇嘛在经过与政府官员和他成立的改革委员会征询与协商，改革了这套征税制度。从那之后，地方政府征收的税金，一律纳入国库，而政府支付他们薪水⁶¹。

除了税金外，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赋役差使也包含运输乌拉（u1a，运输差役），一年数次，农民必须提供骑乘和载物的马或牦牛等，以及途中的粮食（只有寺院可以免除这个义务）。劳动差役（晒干草、编织、采集柴火、施工、修水坝等），此外，还有特别赋税（特别的食材、纺织品、纸张等）。十三世达赖喇嘛废除乌拉差役（u1a），导入支付固定运输费用给运输者，这项改革也让平民增加了收入，十四达赖喇嘛后来又提高了费用。根据美国

58 Shakabpa, 1988

59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60 Gurevich, 1958

61 Dalai Lama, 2000

柏伦蒂 (M.Parenti) 说法, 即使是乞丐也被课税。事实上, 乞丐也各有其组织「公会」的头人。头人会收集他们的税金, 因为在旧西藏乞丐是一项世袭的职业⁶²。特别在老一辈藏人心中, 乞丐业是一项专业, 也是非常珍贵的职业, 可以让人们有布施的对象和机会, 所以, 西藏当时有很多的乞丐。

西藏的公家谷仓和私人谷库都用来堆积农作物, 特别是谷物类。里面堆积着最少可维持三年的粮食, 以防遇到天灾、谷麦歉收或牲畜大量死亡时可以适时救济。人口稀少、没有大型都市以及低消费生活, 让谷仓得以持续保持盈满。这个结果是, 根据历史资料, 旧西藏没有发生过饥荒。他们的食粮主要都是, 满足于自给自足, 只有少数食品是进口。

政府的管理差役部门, 通常都是滥用和理所当然地让百姓加重负担⁶³。例如, 官员可以私自将农民改为劳动役, 为他们的土地耕种, 以及为了他们实际的需要膨胀了农民的数量等。这些例案, 出现在清朝驻藏安班上奏的「酌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上所建议的抑制流弊⁶⁴。许多清朝安班只顾虑自己的利益, 唯一不同的只是, 有些人温和, 有些人迟钝些。直到西藏脱离安班们的监控, 十三世达赖喇嘛特别花费心思在改革地方流弊, 并于 1913 年 2 月 13 日下诏示⁶⁵: 「圣域(印度)佛陀之敕言、三世怙主佛王、人间所有佛法之主、遍知一切持金刚大海(达赖)喇嘛之旨: 谕示清凉雪山环绕之福地西藏所属贵贱僧俗百姓以及文武官员, 正如佛陀在圣域所预示, 此清凉雪山环绕之福地西藏, 由观世音幻化之祖孙三法王开始传承延续不断而今由我执掌, 方便相应一切众生之性而恒常以慈悲护持之。往昔成吉思汗和俺达汗等蒙古时代以及中原明朝帝王时期, 到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与满清皇帝, 西藏与中原诸帝国乃基于施主与寺院僧侣间的供施关系, 数年以前, 中原川、滇当局竭力使

62 Bell, 1991; Govinda, 2002, p.100

63 Shakabpa, 1988

6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65 Shakabpa, 1988, p.247-248

我们的领土殖民化，藉口维持贸易市场治安，派遣大量军队入藏，因此我率同部署离开拉萨，至印藏边境，希望以电报使北京了解，西藏与中国间是施主与僧侣的供施关系，而非一方臣属于另一方的隶属关系，因为汉军紧随而来，要不论死活地抓捕我，我除越境入印以外别无选择。

我到印度以后，通过电报不论怎样与中方联系，因部分北京贪婪大臣延误而始终未得回复。然因不欺之因果报应，发生了使满清皇帝之政权不稳的时变，加上所有贵贱僧俗藏人竭尽所能地与中国军队持续作战，从而将卫藏地区的所有中国军队全部驱逐出去，我亦平安返回西藏，同时，在康区的残余中国军队也正在逐渐地被驱逐。

如今，中方以供施关系为藉口，实欲奴役西藏之恶念祸心犹如空中彩虹已消失无踪，因而使所有众生享有宗教、财富之幸福圆满之时，尔等所有僧俗贵贱需要遵行之责任有：

一、佛教乃此世间一切和平安乐之源，要持久常存，因此，对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昌珠寺等诸圣地，以及三大寺等各教派的所有寺院之供养和学习要严格管理。

二、各教派寺院之众僧要恢复和弘扬各自无瑕之显密教法传承，勤精仪轨讲学与闻思修，持守戒律。

三、西藏政府文武官员，在征税或执法期间，应尽公正诚信之责，使政府获益亦不使人民受损。西藏政府派驻阿里三围及康区等遥远地区的一些无知官员，强迫高价摊派商品，非法征调超额的人力畜役，以轻微违法为藉口，没收房屋土地，断人肢体等，从而使人民不堪骚扰而难以安身立命，对此类不顾因果报应，毫无道理的行为和刑罚，从今以后一律禁止，务使其绝迹。

四、我们西藏是天然资源丰富，但科技不如其他国家进步的一个独立的宗教小国。目前，对文武工作的严格管理使足以守土自卫之武备正在建立之

中，虽然由于征兵以及康区的交通沿线暂时将会面临一些困难，但考虑到过去中国不是主人，而却欲霸占西藏的历史，大家不仅要自觉主动，千方百计地实现自治，保家卫土。而且，凡东西南北边界地区的哨所要常备不懈地防备外人奸细入境。如果出现任何细微可疑之处，都要随时通过宗溪（县或庄园）的驿站报告政府，而不得懈怠放松，或因小事而引发大的冲突。

五、西藏虽然人口稀少，且有大量空旷未被利用的土地，一些勤奋者也欲开荒耕种，但因一些官员贪渎作梗，地主自己不能开荒耕种，却因嫉妒等原因而不容他人利用，此种从根本上损害地方发展的恶习，除了损己害人以外，没有任何好处。从今往后，凡事未被利用的山川空地均允许贫穷勤奋之家庭自主开荒耕种，或种植果树蔬菜等。政府、贵族或寺院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加以阻拦。新开垦的土地免税三年，三年后根据面积、收成向地主和政府缴纳租税，使耕者有其田，也可让政府和地主获租税之利。

对上述内容，务必遵行无误。从而报效政府的恩德，如此则必然会使自己或他人及地方幸福的伟大祥瑞应运而生。因此，要使此常思善恶、无误取舍之文诏广为传播，务使家喻户晓，并在人口集中的街巷张贴，列入各县和庄园的文目中，所有各级官员要尽职尽责地，落实和执行文诏的内容。藏历水牛年1月8日于布达拉宫」

此外，十三世达赖喇嘛禁止解雇年长的仆佣，也禁止小孩赶走年迈的父母。根据他的律令，他禁止放贷者收取高利率。这项法令结束了民间放贷，向借贷种子的农民收取每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金⁶⁶。根据中共资料，一半以上的牧民认为商人出售的货品，对他们而言，都太昂贵。在中共入侵西藏之前，十四世达赖喇嘛决定将贵族的部分土地收归国有，并对此给予补偿金。然后再将这些土地，分发给农民。此外，西藏政府开始支付所有的公务人员及官

66 Gurevich, 1958

员薪资⁶⁷。

西藏主要的地主是寺院。1950年寺院占卫藏地区的可耕地高达36.8%⁶⁸。一些寺院的财富是历经数世纪累积而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寺院都拥有庞大的寺产，有一些寺院甚至没有足够的钱进行维修。为了维持寺院，一些寺院还必须得进行买卖和放贷，这些都是由特别被任命的僧侣（管家执事）去执行⁶⁹。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了坚持僧侣的清净修行下令：「各教派应该坚持在各自的闻思修的修行道路上…寺院的管家们都禁止进行买卖、放贷、处理任何类型的牲畜、占有任何他人物品…」⁷⁰

寺院的土地通常分为两部分，一是寺产，另一个是私产。私产是属于化身的祖古喇嘛（转世高僧）所有，这些土地并不是血统继承，而是历代转世继承。僧侣来自不同家庭，大部分的僧侣都来自农、牧家庭，他们和自己的家族之间保持紧密的联系，家族提供他们修行生活所需的金钱和食物等。所以，西藏人并不感觉西藏大量的僧侣是一种沉重负担。僧侣并不是无事可做，他们积极为社会创造幸福、引导藏人走向合乎佛法正道的道德生活还有稳定人心（如同其他宗教一样，并非每一位僧侣都可以成为俗家众的指路明灯）。但是，他们经过佛法训练及修行后，最终都可以成为具有智慧、空性见、指导修行的指路明师，像这类的人，是西藏人民绝不可缺少的明灯，笃信藏传佛法的蒙古地区的情况也和西藏一样。藏传佛教文化圈的生活等，都是共产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成长的人们，所无法了解的。占领西藏和蒙古两国的共产党政权，强烈地将僧侣形容成「寄生虫」，所以必须要被铲除等的观念，一而再地对藏人和蒙古族宣传洗脑。

67 Dalai Lama, 2000

68 Bogoslovsky, 1976, p.262

69 Tibet: the Truth, 1993

70 Shakabpa, 1988, p.247

有一点必须要指出的是，西藏由于有大量的出家人，所以自然地降低了出生率。这点对西藏很重要，西藏高原土质脆弱，农作物只能有限出产，所以人口稀少是必要的环境保护。老僧侣会被寺院照顾，他们不会成为家族的负担。因为，寺院会将社会大众的供养，分一部分作为奉养老僧侣的津贴⁷¹。

依据个人的资质和意愿，僧侣的「专业」分为三类。一是钻研佛教哲学，成为博学的教授学僧。二是专攻密宗修行，包含宗教法会仪式。三是成为寺院管家或行政人员，负责掌管寺院的事务和财务⁷²。中共强调寺院是「夺取农民的孩子，让他们一生都当奴仆、舞者和士兵」。⁷³事实上，这种说法，是非常不正确的。

藏人对实修佛教仪轨，非常尽心，且一丝不苟，他们全心专注，并献身于佛教的修行⁷⁴。动物学家和人类学家斯托纳(Ch.Stonor)对此，有一个精辟描述⁷⁵：「他的房屋里的一间佛堂，有一座佛龕，祭祀器皿及四周的优美壁画，还有一位僧侣在诵经祈祷，内部所有的装饰及摆设，比寺院还讲究，其细致及优美，是我在所有夏尔巴居住地从未见过的。如果，将所有转换成金钱的话，大约是数千卢币。这对一个夏尔巴家庭而言，是非常高的花费支出…真诚和深厚的宗教信仰，促使夏尔巴人在家中设立佛堂。如果以我们这些唯物论主义者的思想来看的话，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行为」。

依据西藏的传统，慈悲、善良、十善道的生活比累积财富还更重要，这些对藏人而言，并非是宗教理论，而是日常的生活实践⁷⁶。即使在今日，藏人积极地「赚钱」，然而，他们最大的花费还是在资助自己家乡的寺院、学

71 一般寺院内的僧侣，都会有自己的弟子，当他年老时，他的僧侣弟子们会照顾他的晚年

72 Palden Gyatso, 1997, p.27

73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74 Andrugtsang, 1973, p.20

75 Stonor, 1958, p.140

76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校和医院⁷⁷。

藏人著名的布施善行，已经实践了几世纪。有时，他们的慷慨布施，会令人惊讶。例如，一些有钱人、国王等的功德主往生后，对寺院的广大供养。寺院长久以来，一直都有固定的寺院功德主供养，这在西藏也是非常普遍，不但贵族们慷慨布施，农、牧民也是如此。不管哪个时代，有钱的藏人在法会上的供茶、供餐是非常大规模，从未考虑过要花多少钱⁷⁸。这些慷慨的行为，并不是基于传统，而是在实践佛法中六波罗蜜的第一波罗蜜，布施波罗蜜。

西藏边境市场并没有货币管制，也没有进出口的限制⁷⁹。经济完全是靠市场机制。但是，自从1890年西藏政府铸造铜、银、金币后，印度币、清国



西藏硬币（照片：S.L. Kuzmin）

西藏纸币（照片：S.L. Kuzmin）

币和银元锭也同时在西藏市场流通⁸⁰。1914年西藏政府推出面额5、10、15、25和50章噶(sangks)的纸币。这个纸币的发行归功于二位藏人，他们远至加尔各答学习制造纸钞的技术。此外，纸币得以发行，也是因西藏政府拥有足够黄金储备金的缘故⁸¹。全新的西藏货币和西藏邮票，西藏向世界宣示，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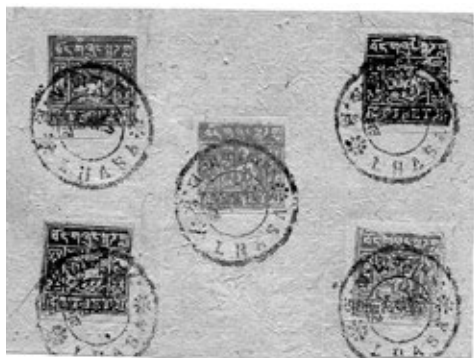
77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78 Ringardt, 1903

79 Shakabpa, 1988

8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81 Shakabpa, 1988



西藏邮票 (<http://www.rangzen.net>)

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事实⁸²。

西藏派遣军队，保护边境贸易中心的进出口货物。主要的贸易对象是中国、尼泊尔和拉达克。被征进口税的进口商大部分是寺院附近的大商家。西藏毛织品也出口到印度，甚至远至美国（经由中国）。西藏与日本之间也有贸易往来，然而，与印度的贸易掌控在尼泊尔商会手中，他们在西藏拥有治外法权，这些克什米尔穆斯林商人，移居西藏经商已有数世纪之久，他们在西藏拥有巨大的财富。同时，不丹籍的工匠也长年旅居住在拉萨。十九至二十世纪，西藏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大清帝国和之后的中国政权。西藏最大宗的输出品是毛织品、牦牛尾毛（美国买家用来制作圣诞老公公的胡须）、硼砂和食盐⁸³。第二大宗的出口品项有皮件、麝香、香料、草药、熊胆和鹿茸。还有西藏特产的马匹、驴、骡、绵羊和山羊也都出口到外国。西藏从印度进口许多的物品中，包含毛料、棉布、丝绸、煤油、玻璃、工艺品、铜、铁、稻米、水果和医药品等。茶叶、绸缎、瓷器、珐琅和哈达（蒙古语：khadak，仪式用的长条真丝巾）则由中国进口。从尼泊尔进口的是稻米和各式铜制佛像和器皿。40%以上的编织物，包含地毯等都在拉萨制造，出口到其他国家⁸⁴。因此，简单的制造业和货币交易开始进入整个西藏社会，也开始出现以货币支付税金的现象。

十三世达赖喇嘛特许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贝尔（Ch.Be11）居住拉萨一年，谘询并请他帮助西藏走向现代化。同时，贝尔也代表英方应承援助西藏。首

82 Van Walt, 1987

83 Shakabpa, 1988

84 Gurevich, 1958



西藏士兵的中世纪武器，1938年庆祝新年游行（照片：Ernst Krause/CC-BY-SA 3.0 授权）

先，需要做的是，西藏军队现代化，让西藏的军力赶上二十世纪的世界军事水准。其主要的功能是边界防卫和保护商旅安全不受盗匪攻击。中共官方宣传部门，将西藏的现代化军队扭曲成，庄园主的护卫军，专门捉捕逃走的「农奴」⁸⁵，但这是错误且不正确的。

英国承诺提供西藏机关枪、大炮和弹药，但是只有一个条件是，不可以用这些武器对付中国军队。英方同时也同意，协助在拉萨和江孜之间埋设电报线路，以及勘查矿产⁸⁶。四名藏官被派到英国学习电气工程、矿业、军事及电报通信。西藏政府也曾尝试派遣藏官至俄国、德国和美国学习，但是最

85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86 Shakabpa, 1988

终却无法成行。英国教官协会在印度和江孜的军校为藏人提供了学费。俄籍蒙裔顾问（会讲藏语的德尔智）和一位日籍军事顾问秘密留驻在西藏军队。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任命擦绒（Tsarong）为藏军总司令（入赘擦绒家族，箭匠之子，并非显赫出身），指示将军队人数扩大至一万五千名。1914年西藏政府向英国采购5千支步枪和50万颗子弹⁸⁷。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得到「三大寺」教廷高层的支持，他们害怕新税制和僧众数目会减少⁸⁸，尽管，他们也非常清楚来自中国的威胁。最后的结果是，西藏政府达成妥协，仅提供让士兵人数可以逐步增加的费用，而且僧侣可以免除被募兵。十三世达赖喇嘛告诉英国使者麦克唐纳（D. Macdonald），他的军队现代化遭到反对，因为藏人非常保守，尤其是僧人团体⁸⁹。

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现代化政策，电报、电话、邮件和汽车等陆续出现在西藏。西藏的数台汽车都是由印度运送过去。1928年由于，西藏当时并没有车辆可行走的道路，汽车被拆卸、分解后，用驼兽将它们送到拉萨再重新组装⁹⁰。1930年英国驻江孜商务代办，筑了一条连结到帕里和江孜可供吉普车行驶的道路，但是，行驶几个星期后，就被迫关闭。因为地方的居民抗议，将驼道改成汽车用的道路，让他们的驼兽无法出租，影响了他们的生计。1930年代一座120kw的发电厂设立在拉萨⁹¹，此外，西藏政府也规划建设飞往北印的军用机场⁹²。所有的现代化项目包含新邮政局、警局、藏医学院和可以处理和兑换所有流通货币的银行。同时也派遣医生到西藏内地各处。孕妇生产和生病的牲畜可以免费得到医疗和照顾⁹³。拉萨也开了两所现代化医院。

87 Van Walt, 1987

88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89 Macdonald, 1932, p.231

90 Shakabpa, 1988

91 Gurevich, 1958

92 Shakya, 1999, p.12

93 Shakabpa, 1988

十三世达赖喇嘛也计划建立现代化教育体系，开放已存在的巨大佛学院体制。这项教育工程，不但要提高一般人民和僧侣的识字率，也开放让一般阶层的人民可以学习佛教高深的逻辑学、哲学、艺术和医学。但是，没有教授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这些世俗上需要的知识。不过，至尊的法王达赖喇嘛，也有意识到世俗教育的重要。他送一些藏人去英国著名的拉格比公学 (Rugby School) 留学，还有，1923年西藏政府邀请英国教育学家拉札洛 (F. Ludlow) 在江孜和日喀则创办英式现代学校⁹⁴。一座全然的英式学校在日喀则创办，英文教师们开始设计教育课程。1944年一座英式小型学校在拉萨创办，同时，其他各地的现代世俗学校数目也开始增加。

异文化的教育体系让「三大寺」的教廷高层警觉到英式教育或许会危害到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一般民众和贵族们的不满也日益增加，又加上，1925年爆发的天花疫情。1920年代拉萨的高阶官员和军队的人事动荡不安，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废黜属下擦绒的藏军总司令职位。中共官方历史也藉由擦绒这事件，大肆渲染，他勾结亲英派官员，试图推翻达赖喇嘛政权，建立一个亲英世俗政府⁹⁵。

事实上，不得已将擦绒革职，是基于一些因素。十三世达赖喇嘛无法漠视，一些贵族和教廷高层僧侣对改革政策的反对，同时，他也担心赋予擦绒太大权力，更会招致反弹。还有，当时来自中国的威胁已经减弱，才导致过低评估了，西藏还需要加强军事实力的事实。另外，班禅喇嘛逃离西藏造成的波澜，也需要再去稳定教廷高层及官员们。此外，接受革职擦绒的请求，正好也可平抚西藏内部动荡及压力⁹⁶。不过，即使改革反对势力一再请求，十三世达赖喇嘛始终未将擦绒及他的下属官员们下罪监禁。最后，西藏政府

94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9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96 Klinov, 2000

暂停增加拉萨兵力，也于 1926 年关闭日喀则的英式现代学校。

1920 年西藏政府逐渐收复康区，并且从蒙古到西藏的交通要站，设置兵力，保护马帮通商。改革发展所伴随的赋税和募兵，导致牧区牧民的不满。牧民们起来反抗地方政府，并杀死官员及兵士。西藏改革面对了许多严重的难题，以及更深远的后果。

西藏的社群是非常多样化，不是只有「农奴」、「奴隶」、地主和僧侣。也有，学者、艺术家、商人、工匠、铁匠、船夫等。同时也有家族经营狩猎、渔业、工艺及商业。不同地区也有其地方性的经济特产。例如，农产品主要生产在南部，畜产业在北方最发达，地毯编织场都集中在江孜地区，器皿和银饰品制造在日喀则等⁹⁷。都市内的工匠师傅也都有自己的工会组织。根据中共的数据，大约占总人口数的 1.5-2%⁹⁸。

西藏北部和东部的部落都冀望争取自由，康区被宣称是北京所统治，但其实是由西藏部落酋长 (pons) 所统治。康区和西藏人口最多的安多区，只承认达赖喇嘛西藏政府和西藏僧侣的地位。虽然，大部分西藏地区并非直接由西藏政府统治，但是西藏人一直认为拉萨首都是他们心灵的文化圣地。此外，康区和安多的寺院，都是由各自教派的主寺所管理，而且所有的主寺都在卫藏地区⁹⁹。寺院的住持大喇嘛，一般都会被附近居民请求帮忙解决纷争和冲突。北京的理藩院官员，为了自己的私利，充当西藏的主人，对外宣称自己是西藏的实权者¹⁰⁰。例如，1880 年西藏政府不准许俄籍探险家普热瓦利斯基 (N.M.Przewalski) 进入拉萨，尽管他们拥有俄国护照证明和大清签发的入藏许可证¹⁰¹。这些北京大清的官员们无法从藏人身上得到任何收入，只有地方官

97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98 Gurevich, 1958

99 Smith, 2008

100 Kozlov, 1947

101 Przewalski, 1883

员可以得到一些利益纳入自己的口袋。

安多和康区一些广大地域受到不法份子的控制。对一些生活在严峻地区的藏人开垦者和牧民间，强盗也是一种生存下去的方式。长久以来，相互间的掳掠，让一些部落间形成了世仇¹⁰²。即使是同部落间也有氏族的斗争。即使今日、在果洛部落中仍残存「氏族意识」。

同时，他们也抢劫从蒙古和大清前往西藏的马帮，并攻击邻居蒙古族部落的放牧地。由于太多的袭击，让蒙古部落有时会放弃他们开垦的放牧地。马帮队通常会聚集一起同行，扩大队伍，就可以集资请拥枪的护卫护送。盗匪有时会做远距离突击¹⁰³，不过，即使对方人数较少，如果遇见枪械装备优良的对手，他们也会自动撤退。例如，远征队的普热瓦利斯基 (N.M. Przewalski) 和科兹洛夫 (P.K.Kozlov) 就是以人数悬殊过低，但战备精良击退了盗匪。在西藏，典型的世仇，终结于双方各自必须牺牲数人。即使，调解员和西藏官员试图解决冲突。但是，最终达到解决的终点，通常是要有人被杀作为代偿。责罚通常包含牢监、鞭刑或在特别重大情节下的断肢。

如同一般藏人，盗贼并没有认为北京政权是他们的政府。受劫者也知道即使向北京政府申诉也是于事无补。即使，打劫者被捕受到处罚，被劫夺的财物也会被私下没收，不会归还物主。清国的官僚收下贿赂后，通常会被动地忽视劫匪的问题¹⁰⁴。在其他案件上，贿赂金会直接送到犯罪当地的藏吏手上，让搜查无限期延长¹⁰⁵。清朝或之后的中国安班的功能，只是运送「贡品」，以及挂上一个头衔，真正的实权是掌握在藏人手中¹⁰⁶。1874年8百名

102 Kozlov, 1923

103 Przewalski, 1875

104 Przewalski, 1875

105 Kozlov, 1947

106 Kozlov, 1947

来自果洛和耶瑞 (egrai) 部落攻击护送安班从拉萨回北京的护卫队¹⁰⁷。护卫兵士一些被杀、一些逃跑，总共约 30 吨重的贵重物品及黄金被夺走。安班的轿子遭到破坏，以示反抗的惩罚。最后他只好和一行陪同的官员骑马继续他的行程，对他而言，骑马是非常辛苦的。

西藏古老的刑罚制度是非常残酷的。即使在十九世纪，将犯人放进浸泡水的牦牛或羊皮囊内，绑紧，再丢入河流。站笼、脖子枷、十指刑夹和盲刑都持续在运作。其他的刑罚包括砍断手脚、断脚筋、丢进蝎坑、断膝、切鼻、割耳或舌头。为了让犯人认罪或逼供的刑求，鞭打、关入冷水窟、浇热油、竹尖刺入指甲肉。不过，十九世纪大清帝国的「丰富酷刑」更是多样且残酷，就像无期枷锁刑、凌迟等。

对此我们需要去了解并比较。在大清律法中，列举的罪行有 2,759 项，而其中有超过一千项是死刑¹⁰⁸。一些肉刑是为了不让受刑者马上死亡，至少要凌迟数小时，才让他丧生而专门设计的刑罚。在大清帝国，死刑方式分为三种：重型、中型、轻型，范围从凌迟处死到简单的斩首。斩首示众是一般的死刑，通常会在市集日众目睽睽之下举行。徇罚是将已判酷刑的罪犯，戴上刑铐，游街示众，通常是地方政府在拘留罪犯时，会做的判决。

因此，直到二十世纪，西藏的刑罚并不比大清帝国和之后的中国政权残忍。在西藏，断手足的刑罚，只限于重大罪犯，例如，强盗和重大窃盗等，盲刑则只限于重大政治犯罪。地方首长只有县长 (dzongpons) 才有权力签核断肢这类重大刑罚。1913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颁布一项法令，废除所有这些刑罚，还有撤除只有叛国罪者才可判处的死刑或断肢刑¹⁰⁹。这份诏谕的副本被送到西藏各处，每一地区的官府都留有一份副本。很显然地，最后一位被处以酷

107 Przewalski, 1883, p.237

108 Levkin, G.G. China or Manchuria...

109 Shakabpa, 1988

刑的是二十世纪初的噶伦龙厦 (Lungshar)，他被处以盲刑，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行刑技术，据说要将牦牛的两根膝骨放在太阳穴上，再用棉布固定住，然后不断抽紧棉布，直到眼珠弹出。但是这种古老的盲刑早就被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告非法，作者找了好久才找到一个人曾听人描述过行刑的做法。

中共宣传部宣称这是封建主一般用来处罚「农奴」，但是，这也是不正确的。庄园主虐待和欺压他的农民，不但是法律所禁止，也违反社会的共识。如果一位庄园主打伤自己的仆人，他必须负责延请医生医治伤者。当然，也曾出现过庄园主杀害农民的情况¹¹⁰，然而，发生的确实数字并不清楚。1909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下诏，每一位农民，若有受到他的「庄园主」虐待，可以直接向达赖喇嘛提交上诉文。这些诉文也可以通过宗本 (dzongpon, 县长) 立案¹¹¹。

很显然地，「地方官员」虽然身负执行禁止断肢的法律。然而，哈勒 (H. Harrer) 描述了一段在康区所见到的惩罚¹¹²：

「通常，康巴抢匪规模大约有三或四个帐篷 (yurtas)，当做总部。他们进行突击的方式是：一伙人手持着来福枪和剑，冲入牧民的帐篷，威吓他们拿出最好的食物款待，受到惊吓的牧民慌张地供奉所有的食物。匪徒们填饱肚子，食物塞满食袋后，带走一些牲畜，消失在无边际的草原。隔一天，他们又抢夺了另一个帐篷 (yurta)，一个接一个，直到抢完整个地区。然后，他们就会将帐篷总部，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再开始进行抢劫的日子。由于缺乏自保的枪械，受害者只能将自己托付于命运，因为地域过于辽阔，政府也无法保护他们。不过，如果有地方官吏进入这块内陆，他可以获得的利益也很大，所有抢匪所劫夺的物品，都会变成他的。被缉捕的盗匪将面临双手被砍的严

110 Gurevich, 1958

111 Bell, 1991

112 Harrer, 2002

厉惩罚，但是，即使如此也无法遏止康巴盗匪。口语相传很多关于康巴盗匪的可怕行径，例如，他们有时也会杀死朝圣者、云游僧和尼僧…。当官吏逮捕到抢匪和盗贼，通常会砍掉他们的一只手或脚。我曾亲眼见过，一个抢匪被消毒伤口的过程，将残肢伤口浸泡在滚烫的油锅。但是，即使那么恐怖，令人发毛也无法震慑那些盗匪。一位官员曾告诉我，还有盗匪被砍断手后，过几个星期，就又开始打劫。

一些即使被判刑，也是轻微的罚款，并不关进牢房。我们加入了一位双脚被铐，只能一点一点地移动的人的谈话。他带着笑容，仿佛谈论一般的日常事。他告诉我们，他犯了谋杀和抢劫罪，第一次判了二百鞭刑，然后又被判了终生镣铐…。没多久，我们就发现在西藏，犯人并不一定会被关进监牢。被判刑的罪犯可以接触人群，当乞丐维生。我必须要说，他的生活并不差…。一些被处终身监的人会被送往雪村国家监狱，或是被当地州长监管。虽然他们一个接一个被链接着，在帕廓街乞讨，但是他们的命运，比起只能在佛陀诞生和圆寂日才能走出监房的犯人好多了…。窃贼和轻罪犯通常会被处鞭刑。罪犯通常会被挂张牌子在脖子上，牌上清楚写明他犯的罪行，站在大街上忍受几天往来人群的目光。不过，总是会有善心人士，会布施他食物和饮料¹¹³。」

二十世纪中旬，除了鞭刑外，肉体的刑罚在西藏已经非常稀少。但是，鞭刑在其他「文明」国家也被广泛执行。例如，英国学校用桦条鞭打学生的传统直到 2003 年才被废止。肉体刑罚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则更为残酷。

在旧西藏只有两座监狱，一座在拉萨，一座在雪村 (shol)。老一辈的人告诉我，根据他们的记忆，在中国共军侵略西藏前，两所监狱的犯人数目，大约是 5-10 名左右。十三岁以下的孩童偷窃，不会受到刑罚，但是必须由父母陪同，接受训诫警告¹¹⁴。孕妇和患者可免除肉体的刑罚。庄园内都有特别的

113 Harrer, 2002

114 Valiakhmetov, 1958, p.43

房间，专门用做侦查和鞭打。这些都被中共宣传部扣帽子渲染成，每一个「农奴主」都有可怕的监狱。

二十世纪初，西藏才开始有欧式医疗系统。只是，西藏传统医药学还是和以前一样，犹如慈善机构，大部分的医生和药师都是僧人，也可以说西藏的医药学主要是由僧侣发展出来的，经过数世纪的钻研，即使在今日世界的科学界，也有其甚高的价值。中共左派宣传部宣称，有证据显示在旧西藏疫情造成的高死亡率，是因为，农民忽视卫生法规，以及未履行预防措施的结果。声明中并指出，有90%的藏人被感染，这也是造成广泛死亡和妇女不育的原因¹¹⁵。但是，他们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有公信度的科学数据。中共对外宣传部自己的说法是，藏人的平均寿命是35.5岁，生育率和幼儿死亡率为43%¹¹⁶。虽然，中共所提出的数据让人质疑，但是平均预期寿命西藏低于欧洲，主要是由于幼儿的高死亡率。即使很缓慢，但是人口有明显的增加。依据各种估计，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藏人口估计的数字分别从100万到1,540万都有¹¹⁷。然而，贝尔(Ch.Bell)和柯兹洛夫(P.K.Kozlov)所估计的，二十世纪初第一个十年，西藏的人口数约为4-5百万¹¹⁸。他们的数字，无疑地，最接近事实。

第六章 结论

旧西藏并不是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小说「最后的香格里拉王国」，虽然，有些外国评论家会提及它们并互相比较（即使西藏人不知道有这个国家）。中共一直都宣称，西藏是一个落后的国家，需要改革。当然，我们都

115 Kalovsky, I. The true face...

116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117 Grunfeld, 1996; Sautman, 2008

118 Kozlov, 2004, p.35

可以在每个国家找到他们的缺点。然而，重要的是，我们是需要了解，才必须要作比较。

中共口中所谓的西藏「农奴」事实上，是「佃农」，而他们所说的「奴隶」，不过是家中的佣人。与欧洲和大清帝国相对比，事实上，西藏并没有严重的阶级矛盾。至于，中共提及的神权政治，西藏人对此却相当满意。让藏人不舒服的是，外国人（中国人）在没有藏人的同意下，擅自移居藏地。在科学与科技面上，西藏确实落后于中国，但是，对西藏人而言，这并不是重点。大清帝国时代的大清皇帝是忠诚的佛教徒，因此，让西藏人得以成功地保卫了佛教圣地西藏。即使西藏的领导人尝试进行改革，也是会遭受保守人士的反弹。在人权和社会阶级上面，西藏的情况并不比当时的欧洲和大清中国的情况还差，甚至可以说是好很多。大清帝国灭亡后，中世纪的酷刑和肉刑在西藏几近消失。中共所展览的酷刑设备和装置，在中共入侵西藏前，早就是西藏的历史遗物。

如果涉及宗教和哲学，那么光是单方面斥责西藏物质落后，是不足的，且会被嗤之以鼻。西藏佛法（参第五章）的哲学思想高度，可说是超越古今。至于相对论、智者和多空间等，虽然在西方现代科学被认为是一种成就，但是，在封建制度的西藏所发展出的哲学思想，可以说并不低于那些东方和西方国家。

虽然，西藏的改革，在十三和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努力下，无法让西藏的神权政治马上改变，但是，也是慢慢移动脚步走向现代化成长，只不过，因为中共的入侵，让他们最终无法看到努力的成果。如果不是中共得到共产苏联的援助，数十年的改革下茁壮的西藏，应该是有能力单枪匹马击退中共的（百万大军）。



1987年9月27日在拉萨的抗议示威，图中振臂高呼的大昭寺僧人强巴丹增后来在其僧舍中被人暗杀，中国政府或警方当然找不到凶手，甚至很少人知道这位僧人的暗杀。

第七章

「和平解放」及其后果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统一后的中华民国，开始展开反西方列强运动，而这正好符合史达林 (I.V.Stalin) 的政策⁰¹。他认为如果将中国纳入苏联的话，在亚洲就可以永久处于不败的优势地位。但是，中华民国并没有加入苏联的联盟。1940年代中期以后，史达林将他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 (CPC)。1945年苏联攻下受日本控制的满洲国后，就交给中国共产党。还有，罔顾内蒙古人民想独立建国的主张，和内蒙古部队联手一起打败日军，夺回的内蒙古，苏联也一并交给中国共产党⁰²。1949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首脑们从阿玛阿塔飞往北京（即从苏联飞中国）与中共会谈，途中发生不明原因坠机后，东突厥斯坦也被中共并吞⁰³。

占领满洲国的苏联，拒绝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经由海路和空路接收辽东半岛的要求，极力争取时间扶助中国共产党在满洲地区取得政治和军事优势，并将缴获的日军和满洲军的军备交与中共⁰⁴。此外，驻扎在华北地区的共产党主力军武装部队（八路军）也在山海关严重阻扰准备出关接收东北的国民

01 Alexandrov, 1995

02 Bache. 50 years of turmoil...

03 Petrov, 2003, p.499-501

04 Ledovsky, 2005, p.25-28

党政府军。苏俄政府还准许中共利用中国东部铁路 (CER) 运送中共武装部队。此外,苏联占领军还逮捕准备在满洲国组建军队和设立警察机构的国民党员,但是,同时间让共产党员在同样的「违反法律」下,做同样的事。抵达满洲国地区的中国共产党员,接收了大量的军火库,也被准许设立新的军事单位及募兵。此时抵达东北满洲国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十万军队,在这之后发展到逼近百万的大军。在日军投降不久后,一架苏联军机飞往延安将中共领导们接去满洲国。他们在此负责组织东北民主联军、军政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其他区域组织⁰⁵。国民党政府始终无法在被苏联占领的满洲国设立政府机构,等到苏联军撤退后,东北一些地方已被中共掌控。

中国共产党得到苏联的暗中援助,接收了日本关东军的所有武器装备⁰⁶。苏联为了增强中共东北民主联军的武装设备,下令将日本关东军缴械的最精良一级武器,共 327,877 支步枪、5,207 挺机关枪、5,219 门大炮和迫击炮、743 辆战车和装甲车、612 架飞机、1,224 辆汽车、牵引车和拖拉机,分别于 1945 年 9 月至 10 月间交付给东北民主联军⁰⁷。

在中共中央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政策下,接收众多新型武器的东北民主联军成为了一支武装强大的军队。中共中央将东北满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据点,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东北成为国共两党武装斗争的战场⁰⁸。如果没有苏联援助共产党,中国南京政府只需要克服一些小困难,即可以处理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武装势力。此外,当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力进行武装政变,而必须仰赖苏联时,没有美国的援助,国民党也可以凭一己之力,保护自己的政权⁰⁹。然而,莫斯科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美国也

05 Ledovsky, 2005, p.25-28

06 Borisov and Koloskov, 1972

07 Sapozhnikov, 1984

08 Ledovsky, 2005, p.31

09 Ledovsky, 2005, p.67

施加强大压力，要求国共合作，不要用武力对付共产党。与此同时，苏联却大力为中共增强武装及防卫。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012位苏联专家和顾问在人民解放军（PLA）工作¹⁰。

1946年12月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大规模内战开打不久，一批又一批苏联的船货物资，送达东北民主联军的满洲占领区¹¹。这些物资是包含粮食、石油、纸张、医药、医疗设备等的军用物资¹²。即使，这个消息已被新闻界报导，是一项前所未闻的大规模援助，但是这些战争物资的完整讯息，并未完全公布于世。苏联帮助中共在东北满洲国建立建国战略根据地，包含建立商业贸易及财政金融机构，恢复因战争被破坏的通讯系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工厂赶着修理老旧的中东铁路火车车厢，此外，人民解放军铁路部队正在西伯利亚及远东受训。1948年四千六百位各类专家已经安排妥当¹³。

有好多次，中共满洲行政经济委员会要求苏联再提高供应物品数量。这些要求包含：二千万尺棉布，棉花高达三万吨、七千四百吨以上的机油¹⁴。从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间从苏联运送到中共在东北满洲国占领地的物资（包含设备、战略物资等）合计约一亿五千一百万卢布。1948年合计为三亿三千五百四十万卢布，1949年高达四亿二千零六十万卢布。

当时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中华民国政府（国民党政府）多次试图和苏联交涉，请他们至少居中斡旋让国共两党进行对谈，不过始终都未成功。1946年蒋经国代表他的父亲蒋介石在莫斯科与史达林（I.V.Stalin）秘密会谈。但是，会谈以失败结束，即使蒋介石答应给苏联巨大的利益，但是史达林拒绝帮助

10 Malinovsky, G. Thirteen years...

11 Ledovsky, 2005, p.31

12 Borisov and Koloskov, 1972

13 Borisov and Koloskov, 1972

14 Ledovsky, 2005, p.109-110

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正常化¹⁵。

苏联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援助，随着国共内战扩大而增加。当时，苏联因战后，百业待兴，人民和企业及组织等，都需要各种物资去恢复家园和产业¹⁶，此外，苏联本身的外汇存款也很少。即使如此，也硬是将汽车、牵引车、石油、和其他工业材料等，送往在东北满洲的中共。

1948年9月8日中共东北军司令林彪致信给史达林：「我们请求您派一批专家来，全面研究我们的经济，并与我们共同制定统一恢复主要工业部门和使用计划」¹⁷。其主要的目的是，恢复东北满洲的经济和工业等。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再致信史达林请求提供设备、材料、引擎等的援助，并且加上：「请尽快装载送来」¹⁸。

捷列宾 (A.Ya.Orlov) 向史达林上呈毛泽东的秘密报告 (1949年12月10日第8497号资料) 中的一段：「我们向他传达，恭贺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时，他很清楚地说：「如果没有苏联，也没有中国共产党」…截止目前为止，毛泽东将全部希望托付在苏联、苏联共产党，特别是史达林同志身上」¹⁹。如同杰出的前苏联驻中国外交官列多夫斯基 (A.M.Ledovsky) 所指出：「提供中国共产党物资和军事技术等援助，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上都严重地违反了1945年8月14日与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所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政府承担了受到国际制裁的极端风险」²⁰。

1949年初米高扬 (A.I.Mikoyan) 传达史达林的想法给毛泽东：「对少数民族，

15 Ledovsky, 2005, p.32-48

16 Ledovsky, 2005, p.112-113

17 Ledovsky, 2005, p.116

18 Ledovsky, 2005, p.117

19 Mao Zedong, 2008, p.166

20 Ledovsky, 2005, p.112

应该给予自治，而不是让他们独立」²¹。虽然这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力主张民族自决权）背道而行，但是，却与毛泽东的计划相符合。不论是1949年初或是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执意遵循史达林的指示，以及由苏联主导的中国革命²²。例如，1949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向苏联政治局提交一份报告，其内容如下：「如果在一些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有争议时，中国共产党会表明自己的观点，但是也会果断地执行苏联共产党做出的决定」。史达林在报告边缘上，写下「不准」，双方在谈判中，持续在外交形式中表达这种情绪。不过，史达林过世后，毛泽东终于露出了他对莫斯科主导的真正想法：「无能、不适合且阻碍中国革命」，从那时候起，他对共产国际，持有这种观点。很显然地，毛泽东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史达林的信任，获得苏联援助夺取中国政权，以及其周边民族国家满洲、内蒙、新疆和西藏的领土。

同时接受苏联援助的毛泽东，对于当时美国援助国际承认的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的举动，他将此编写为干涉中国内政，并开始攻击接受援助的国民党，让美国帝国势力侵占中国海、路、空领土主权，他们不仅可以自由停泊港口、拥有贸易特权还可以任意杀人²³。后来，他也将这套攻敌战略，套用在西藏。

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拉萨政府开始紧张，担心驻西藏的中华民国代表处成为中国国共两党争夺之地²⁴。1949年中国贸易商和代表团在拉萨开了一家餐馆，共产党的文工团每日在餐厅里表演宣传剧²⁵。于是，1949年7月，藉由一份支持共产党和间谍的名单，不但将代表处的人员驱逐出境，也驱逐

21 Ledovsky, 2005, p.112

22 Rakhmanin, 2005, p.116-117

23 Mao, 1967

24 Shakya, 1999, p.7-9

25 Shakabpa, 1988

西藏境内，所有的中国人，并关闭中华学校和中文广播电台。这就是有名的「驱汉事件」，中国国共两党一致抗议，双方均指责当时的印度驻藏大使馆，尤其是出主意的理查森 (H. Richardson) 代表。然而，在理查森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及这个计划是他想出来的，但他并不否认，他一直注意着中国代表处会造成的危险。

在中华民国驻藏代表处的所有人员离开后，西藏已经没有任何中国的影响力。一些被怀疑是支持或同情共产党的藏人，也和所有被驱逐的中国人，一起逐出西藏。其中一位是西藏第一位共产党员平措汪杰 (Phuntsok Wangyal)。老一辈西藏人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关闭及驱逐外国代表处人员的事件。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利用这个驱离事件，当作外国势力渗透西藏作为藉口，展开抗议。

美籍人士汤玛士 (L. Thomas) 在同年八至十月伪装成美国电台评论员，停留在拉萨，他被授命前来与西藏谈论美国援助西藏事宜。大约同时期，因为新疆被共产党占领，于是美国驻新疆迪化副总领事马克南 (D. S. Mackiernan) 和贝赛克 (F. Bessag) 及三名白俄随扈逃到西藏。西藏政府通知边界防官，让这些人进入西藏，但是信息未能即时到达边防，副领事和三位随扈因非法入境已遭受枪杀。后来西藏政府在外籍人士面前，鞭打主事者。

1949年夏天中国内战战情已经很明朗，共产党大胜国民党。毛泽东最喜欢的军事策略「农村包围城市」奏效。这个以前外国侵略者采用的战术，也被毛派主义者拿来使用。这个战术是基于，封锁城市，让敌人的城市陷入饥荒，军队就不得不投降。当然，主要的受害者都是老百姓，这些在都市里和国共交战之间战区的人民，无法出来，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民饿死²⁶。

1949年9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发布一项决议，商务部借贷中国中共政

26 Ledovsky, 2005, p.118-119

府三千三百三十万卢布修建五百公里铁路。9月19日再发布一项决议，提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运输机、航空机械、高射炮、机关枪合计一亿二千五百一十万卢布。又于11月4日发布提供训练机、航空设备和汽车合计二千八百万卢布²⁷。这些决议对中共而言，真是帮了大忙。

1949年9月2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建国前，中共的新华社发表一篇社论，其中主要强调²⁸：「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全部中国领土，包含西藏、西康、海南岛和台湾。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一寸中国领土被占领」。西藏，这个外国领土，要受到「解放」。真正的中国领土只有被中国国民党占领的海南和台湾，才是需要「被解放」。可是诡异的是，在清朝时就被西方帝国主义，以不平等条约割让的殖民地澳门和香港，并没有被提及。

这些新建国的民主革命家宣称，他们继承满清帝国遗产，所以西藏早就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此事同时也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望」问题²⁹。毛泽东曾说：「西藏的领土辽阔，但是人口稀少，西藏人口必须从二、三百万提高到五、六百万。然后再提升到一千万」³⁰。此外，另一个理由是觊觎西藏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天然资源。周恩来总理在并吞西藏后声明：「中国人拥有众多的人口，有发展良好的经济和丰富的文化，但是比起我们的兄弟民族，并没有太多的耕地和自然资源」³¹。自然地，「兄弟民族」的土地被改变成典型的殖民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建国。美国援助国民党的成效，竟然比苏联援助共产党的效果要差。（在苏联的帮助下）被推翻的国民党，将他们的政权移转到台湾，这点须感谢美国。毛泽东自始至终无法「解

27 Ledovsky, 2005, p.110-111

28 Gurevich, 1958, p.93

29 Shakya, 1999

30 Renmin Ribao, 22 11.1952

31 Tibet: the Truth, 1993

放」台湾。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作为中国的代表，大多数的国家承认中华民国在台北才是合法的中国政权。但是，现在情况已然发生变化，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成为真正代表中国的合法政权。现在的中华民国在台北政府的邦交国只剩 23 个国家。事实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办法。毕竟，国民党是由革命家孙中山所创立，推翻大清帝国时，他正流亡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法国。与这些革命的政府当局相比，达赖喇嘛的西藏政府才是无可否认的真正西藏合法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国旗是红色的旗帜。他们的国旗和苏联国旗的类似度很高，并不令人意外。原本（1912–1918）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国旗有五种颜色，代表五大民族。等长大小的长条，由上到下呈水平排列。红色代表汉族，黄色代表满族、蓝色代表蒙古族、白色代表回族、黑色代表藏族。但是，后来国民党废除这面旗，换了另一个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只有保留红色，左侧上方一角呈半环形有四颗小五角星环绕一颗大五角星（还是五个）。我们并不是在探讨，这里面隐藏的大汉民族主义义涵。正式的解释是，四颗小星象征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团结围绕着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大五角星。而红色的旗面则代表革命。但是，如果再参照其他版本的说法，似乎只有颜色和大五角星有正式的解释。

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国大陆唯一的合法政权，然后，他们对西藏的主权主张，也开始逐步进行落实。在一个月內，当时只有十岁的新班禅喇嘛，从青海的班禅堪布会议厅（当时是安多区）发送祝贺电报给中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其中内容声明：「西藏解放，指日可待」³²。其他一些区域藏人首领，也从他们自己的辖区发出类似的电报祝贺，其中也包含逃亡在中国的藏族人士。对于这些人的行为，不论如何解释，都不被认为是合法，因为当时只有达赖喇嘛的噶厦西藏政府，

32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p.259

才是代表西藏的真正政府。因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1949年11月2日，西藏噶厦政府外交部致抗议电文给毛泽东，电文中声明：「西藏是慈悲观世音菩萨的教化圣地，是一个佛教兴盛而与众不同的国家，从远古时期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政治统治方面，从未遭受过任何国家的侵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反抗外国侵略并保卫自己家园的佛教国家。我们不仅要求中国军队不会越过藏中边界进入西藏，以及，不进行任何军事活动的保证，而且也希望贵国可以严格管束你们在藏中边界的官员，使我等西藏人安心…并就前中国政权过去侵占部分西藏领土的归还问题，进行双方谈判…」³³。西藏主张，西藏自古以来和北京的关系一直都是建立在「檀越关系」，也就是施主和福田的关系。西藏从未曾是任何中原政权的一部分，也从未受任何外国所统治或殖民³⁴。但是，中共的领导人，无视于西藏政府的抗议。1949年11月4日西藏摄政达札呼吁请求所有国家的帮助，但是都未得到回应。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预言，开始在西藏变成真实³⁵：

「目前，五大退化，似乎完全主宰地球上的生命，斗争和冲突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做好准备来保卫自己对抗过度泛滥的暴力，我们生存的机会，将极为渺茫。在赤色共产党现在正在到处进行恐怖和破坏的时候，我们必须特别警惕自己，免受野蛮的暴行。他们积恶至极。他们已经蹂躏蒙古，并严禁寻找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的转世。他们抢劫和破坏僧院，强迫僧人加入他们的军队，否则就地处决。他们所到之地，宗教必遭摧毁，任何佛法教导都不允许。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到了乌兰巴托和其他地方传出来的消息。不久以后，赤色的屠杀将必闯入我们的前门。我们迟

33 Promises and Lies, 2001, p.24-30

34 Shakabpa, 1988

35 Dalai Lama, 1992

早要面对，来自内部内讧或外部共产国家的攻击。……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必须随时准备保卫自己。否则，我们的文化和精神传统将被彻底根除。喇嘛和其他世系圣职，甚至达赖和班禅喇嘛的职称都将被删除。僧院将被劫掠和损毁，僧侣和尼众将被驱散或屠杀，多年建立的佛法崇高事业将被解体，我们所有的文化和精神的堡垒将被迫害、摧毁和遗忘。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力和财产将被掠夺，我们会成为征服者的奴隶，像乞丐一样到处流浪，束手无策，生活在悲惨世界之中，充满极端痛苦与恐惧中，度日如年。…因此，当和平与幸福的力量仍与我们同在，当改变现状的权力仍在我们手中，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保卫自己面对这即将发生的灾难。在适当的时候可用和平的方法，奋起努力吧！将来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确实，如预言中所说，赤色中共入侵西藏，西藏只有屈指可数的官员会说英文，但是，没有一人精通现代外交和国际关系，此外，军队现代化的效率和训练仍不足³⁶。正如，美籍教授戈尔斯坦 (M.K.Goldstein) 所指出其内部原因是：「为了保护西藏珍贵的佛教思想和价值观，不受到外来西方文化的污染，寺院和宗教保守派订立了一套限制条件，以至于，西藏政府后来无法在中国共产党势力下，保护及守住那些纯正宗教性的传统价值」。他的著书《西藏现代史》（中译本书名改为《喇嘛王国的覆灭》）中指出，其外部原因是，西藏拒绝了西藏传统的朋友们和邻国们所提出的有效外交和军事援助，而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参第四章）。

1949年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指示当时任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司令兼政委彭怀德，领西北军攻击西藏³⁷。电信件中表示：「虽然安多和康区已经在中国军的管控下，不过西藏部分领土还掌控在拉萨政府手中」。彭德怀于12月30日电报中指出「从于阗、和田翻越昆仑山至西藏边境黑河

36 Goldstein, 2003, p.535

37 Goldstein, 2007

由盐湖需行 17 天，纯小路，骡马不能通行，人烟稀少。据闻由黑河经盐湖至拉萨骑行需要四十天，一说需二个月。从南疆入藏是为困难，飞机飞越昆仑山亦须特种装置。另喀什噶尔经浦犁、帕米尔高原东腹道驮马可行，唯需经印度境内，东行入藏。北路好走，但因政治限制，故不可能。…如入藏归西北，须在于阗、和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他并建议如果由西南局第二野战队负责，是最有利的攻击位置。据了解，这支部队在成都战役时，他的一支小部队于 1949 年末，还因与国民党残军战斗，侵犯过藏中边界³⁸，违反了印藏边界协定³⁹。

1949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访问期间，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回复。1950 年 1 月 2 日毛泽东致电给西南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西南军区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电文中指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经营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解放西藏…」⁴⁰。毛泽东指出西南局应立即抓紧布置，派出部队迅速占领康定，以康定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因藏军规模很小，进藏兵力只需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一个充足军或四个师左右就足够了。

1 月 7 日毛泽东收到正面的回复电文后，于 10 日又传另一封电文⁴¹。电文中指示，现在英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情况对我们有利。为了控制西藏，必须迅速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主要是负责筹划训练西藏干部和军队，以及修筑一条可以让军队从西康进入西藏的道路等一切西藏事宜。这就是中共中央于 1 月 24 日批准成立的中共西藏工委。如

38 Tibet: the Truth, 199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39 Dalai Lama, 1992

40 Goldstein, 2007

41 Goldstein, 2007

同电文所指示的，5月中旬中央下令拿下藏中边界区域，并在政治上「鼓励西康人民内部分歧」提高部落矛盾，分裂藏族。1950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指令，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开始对西藏展开宣传战，并以第二野战队，第十八兵团为主力军⁴²。

毛泽东不单在北京以电文指示侵略西藏计划，他在访问莫斯科时期，也收到一封接一封，从中共中央传来的众多的要求苏联援助案。例如，修复吉林最大的水电站、训练空军驾驶员、增强中共空军实力及紧急调度93吨汽油和润滑油等⁴³。所有，这些紧急调度也得到即时的救援，但是，这对战后民生经济力尚未恢复的苏联而言，是一大负担。

1950年1月22日在双方交涉结束时，史达林问毛泽东，是否还有其他要求。毛泽东又传达另一个请求，他说：「我想指出，您派到中国的航空团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共运送了将近一万人。请允许我，史达林同志，感谢您的援助，并请您把这个航空团继续留在中国，帮助准备进攻西藏的刘伯承部队运送军资」。史达林回答道：「你们准备进攻，这很好。必须把西藏拿到手。至于航空团的事，我们同军方商量一下，再答覆你们」⁴⁴。事实上，中共中央早就要求苏联送一批空军团队，在与中国国民党军最困难的战役中援助他们。特别是将中共解放军载运到新疆。

列多夫斯基 (A.M.Ledovsky) 回忆录中提到⁴⁵：「第一，这并不只是苏联军机的空军部队，而且操纵战机的也是苏联空军飞行员，但是，因为这个支援是非法的，所以，苏联的飞行员和机场工作人员，都身着中共的军服。第二，为了帮助中共解放军能够移动军队占领西藏，苏联提供了苏联最大型，

42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43 Ledovsky, 2005, p.149-150

44 Ledovsky, 2005, p.155-156

45 Ledovsky, 2005, p.156

性能最强的可以携带氧气设备和防冰冻的四引擎运输机，才能运载沉重的物资并在高海拔地区飞行。在西藏进行军事行动，必须要克服绵延的高海拔高山峻岭这一难关，中共的双引擎飞机，是无法飞行在那么高的海拔」。

1950年2月，在中共代表团离开苏联前，双方签订了「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条约经过有效期30年后，改订每5年自动延长续约（虽然中共中央在第一时期曾谴责），不过双方两党都算满意。一般是认为，毛泽东不高兴，史达林拒绝给他核子武器，不过这是错误的，事实上，这个问题甚至没有在谈判中提起⁴⁶。

但是，中共对苏联的援助要求，并没有停止。「当毛泽东回到北京，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必须要面对及处理的是，中国境内各地严重涌出的，更大更具规模和紧急援助的需求」⁴⁷。不过，这是很正常的，经过日本侵略和国共内战相继破坏后，整个中国已几乎成了废墟。

苏联提供给中共的支援，比之前的规模更加庞大。苏联军机在中国的各城乡上，击退了国民党空军，苏联的军事设备给中共人民解放军使用，在极短的时间内，苏联帮忙设立了250个企业，协助完成查勘、测量工作等⁴⁸。苏联从旅顺撤退时，将旅顺港的海军军事基地，及该地区所有设施包含各式车辆，还有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无偿地赠送给中共。中共在韩战中出兵援助北韩时，也无偿赠送372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另外，苏联还派第64战斗机空军团，为中共提供空中掩护。

当时外汇储备金很少的苏联，中共还得到苏联12亿卢布（3亿美元）年息1%的超优惠低率贷款⁴⁹。但是，这并不是全部，在短短二年期间，苏联更

46 关于核子武器的商议，是在1958年之后

47 Ledovsky, 2005, p.165-166

48 Soviet military aid...

49 Borisov and Koloskov, 1972

交付给中共：「943 吨有色金属（约 40% 中国生产量）、150 万吨石油产品、包含 50 万 6000 吨汽油和 47 万 7 千吨煤油⁵⁰。中共接受苏联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捐赠。1950–1953 年苏联捐赠中共 599 件的建设工程、机械制造和技术工艺等其他的科学和技术文件。1954–1957 年捐赠了 6774 件科学和技术文件（报销费用只有复印费）。1958–1960 年捐赠 7303 件科技文件，主要是重工业⁵¹。1966 年之前，苏联派遣了 8089 名专家在部分经济合作上，帮助中共进行建设和重建设施（这些仅是民生用处之统计）⁵²。苏联军事技术的传授让中共可以制造出，中程导弹「东风一号」、H6 轰炸机、Q5 战斗轰炸机等⁵³。

所以，中共夺到政权建国不仅是依赖外国支援，连国土建设都持续接受更大规模的苏联外援。对于那些接受外援的岁月，毛泽东并不避讳这一事实，他表示⁵⁴：「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国际的援助。同样，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成果，在即将进行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中，也需要国际的帮助」。而苏联当时还未意识到毛派共产党的国家变成「黑暗法西斯国家的资产阶级专政」⁵⁵。

西藏并没有如此慷慨的外国施主。或许是基于西姆拉条约，印度试图向西藏说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英国也有相同的观点，而美国决定跟随。他们纷纷取消派遣代表团参访西藏，并决定不提供官方援助以支持西藏独立⁵⁶。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意见被外界解释为，尼赫鲁认为，在非西方世界的新亚洲政权和新道德秩序中与中共政权建立友好关系，是至为重要。而支

50 Borisov and Koloskov, 1972

51 Filatov, 1980, p.13–32

52 Filatov, 1980, p.55

53 Glazunov, 2008, p.54–55

54 Renmin Ribao, with gratitude for Soviet Union's help

55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70, p.8

56 Van Walt, 1987

持西藏独立，会毁掉这个的计划。⁵⁷ 尼赫鲁不知道毛派共产党很快就会向他提出归还领土的要求，而且会被中国中共指责为：「勾结帝国主义份子，谋求私利的印度大地主代表和反动份子」⁵⁸。

1950年1月拉萨广播电台，开始播放藏语、英语和北京话的广播节目。其主要着重的是强烈否认中共宣传的不实内容。1月31日拉萨广播电台声明，西藏自1912年驱逐满清驻军后，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⁵⁹。西藏噶厦政府呼吁英国、美国和印度支持西藏加入联合国。但是，收到的回复是，因为中华民国和苏联是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所以西藏无法通过审核进入联合国。于是，西藏政府决定组成「西藏派赴中国外交代表团」去莫斯科、香港和新加坡，从而与共产党谈判⁶⁰。代表团的特使代表是夏格巴 (V.D.Shakabpa) 和嘉波 (Ts.T.Gyalpo) 二人。他们拿着当时西藏噶厦政府发行的护照文件出国访问。护照上明白标示⁶¹：「**西藏，雪域之国，在不断转世的观世音菩萨（藏音 Chenrezig）化身的统治下的一个独立、崇尚慈悲、追求和平的宗教国家**」。这个国家的和平，因为中国境内的国共内战，遭受到中国败军侵占、骚扰及危害。藏历土牛年九月十二日（1949年11月2日）西藏外交部发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一封信件要求处理：「**致北平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阁下：西藏是观世音菩萨教化之地，亦是一个佛教兴盛修行圣地的特殊国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直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从未遭受到外国的统治。…鉴于青海和新疆等地毗邻西藏这一事实，我们希望得到中国军队不越过藏汉边界及不对西藏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保证。因此，请按照上述要求，向驻扎在藏汉边境的军政官员颁布严格的命令，也请尽快给予回复，如此双方都能安心。西藏的一**

57 Goldstein, 2003, p.537.

58 On the Sino-Indian Border, 1962, p.123.

59 Shakya, 1999, p.12

60 Van Walt, 1987

61 Shakabpa, 2003, p.316-317

些领土，近年被中国军队占据，希望在您结束中国的内战后，与西藏政府举行协商谈判加以解决」。中共政府对此并未回复。但是，却在北京和西安的中共广播中声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煽动人民去解放西藏。西藏噶厦政府派遣一支西藏代表团处理西藏事宜，代表西藏与中共进行外交谈判，其议题为：

1. 关于西藏政府外交部致信给中共主席毛泽东的回复
2. 关于北京和西安在广播上发表的荒谬声明
3. 关于确保西藏领土完整，不被侵犯
4. 告知中共政府，西藏政府绝不容忍，任何干涉历代达赖喇嘛统领下的自由独立西藏的主权。

西藏政府指示代表团与中共的代表在靠近中国的外国城市，商议上述的问题。

已抵达印度的西藏代表团，一方面在印度寻求路经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关系。一方面与中共的驻印大使会见面谈。中共驻印大使要求西藏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同意将西藏的国防交给中共解放军⁶²。西藏政府指示西藏代表团拒绝中共的要求。

在中共文工部的运作下，地方民间组织和中共的少数民族代表开始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在西藏地区挑衅的帝国主义份子」⁶³。连青海省的西藏僧众们都连署请求中共北京当局「解放」西藏，消灭分裂主义份子和驱逐帝国主义份子。一个西康代表团到达中国也提出相似的请求。其中一位成员汪夹 (wang jia) 在代表团会议上甚至请求解放军解放西藏人民。

62 Promises and Lies, 2001

63 Gurevich, 1958, p.115

与此同时，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正在四川调动军队准备战役。刘伯承和邓小平（时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决定由年轻的指挥官张国华在二野十八军中另组精锐的远征野战兵团。当时，十八军很多中共军官和士兵愿意为自己的国土战死，但是，对于死在西藏这块地远险峻的蛮邦小国，有很多怀疑和畏惧，于是逃兵接连不断，很多军官也拒绝前往⁶⁴。政委邓小平要求要做好思想的动员工作，进行洗脑，才能让士兵奋死战斗。于是政治思想部门，描绘编写了一个非常精细美妙的「神圣历史使命」宣传蓝图。他们在誓师大会上，首先宣扬解放军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然后激励十八军的士兵说，解放西藏的农奴，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的神圣使命伟业，都肩负在十八军的肩上，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把光明和幸福带进西藏，等等的思想再造。最后大大保证，西藏的战斗补给和支援等条件一定比和国民党战争时要好很多。

1950年5月18日中共西南局十八军从四川移军进入康区拿下打箭炉（今改名康定）。5月28日调自各单位的三万军工结聚在甘孜（Kardze）⁶⁵。原来，进入甘孜的道路十分陡峻，运输补给货物非常困难，一些货物还必须用飞机运送空投。每日赶工建造甘孜的道路和飞机场，当时有很多人看到众多美制和俄制的大卡车如一条铁链般缓缓而行，运送建筑材料，供应造桥工程。建筑公路时，西康的藏人也被中共政治宣传部单位鼓吹动员加入建筑工程，数千匹的牦牛被动用做为运输工具。一位共产党藏人表示，加入建造工程的藏人动机，并不是为了赚取解放军发放的国民党银元⁶⁶。有一些藏人还申请加入共产党。中共的宣传媒体特意制造，报导了一则美丽的画面：「所有的藏族人民都兴高采烈地与解放军兄弟们合作：船工、木匠、铁匠等不分昼夜，为了帮助祖国解放西藏努力工作。牧民们提供他们的牦牛，人们不分男女，

64 Goldstein, 2007

65 Smith, 1996, p.272-273

66 Goldstein, 2007

都争先恐后地帮助解放军搬运兵器和设备、修筑道路、或是帮忙翻译充当向导」⁶⁷。

即使，有充分的酬劳，藏人不管自愿与否，都被动员强迫前去修路或是做搬运工⁶⁸。当地头人及上层人士都获得了高报酬的新职位。虽然，那些人是出于恐惧和为了高薪而接受了公职，但是绝不是为了被中国统一。因为，康区的藏人部落已经习惯自治自理，他们心里并不想要在北京和西藏政府之间，有任何的新关系出现。此外，解放军在进入西藏之前，已经接到指令绝对要尊敬当地藏人的习惯和宗教，并要表现得非常自律。所以，解放军和藏人第一次接触时，彼此之间都没有出现过激的行为。中国当时需要非常多的劳动力，以便稳定后方。史密斯 (W. Smith) 来自不同地区的藏人，听到的都是一样的故事：中共解放军告诉他们，他们来西藏是为了帮助西藏人，等西藏「变得更好了」，他们就会离开西藏，让他们治理自己的国家。

1950年5月10日一支约五十人的解放军攻占金沙江畔距昌都九十英里处，有无线电发射机的邓柯 (Dengo)⁶⁹。西藏昌都总管拉鲁 (Lhalu Tsewang Dorje) 立即回报消息给噶厦政府，并建议反攻。但是，政府只准许他夺回邓柯。十天后，藏军穆恰 (Muja) 代本麾下的一个支队完成任务，收复解放军进军西藏必经的战略要地邓柯。

1950年6月韩战爆发，中共和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彼此之间的紧张升高，美国在此战争中，自始至终参与。逼得中共政府开始加紧脚步，重庆的工厂为了供应军衣和装备天天加班，四川和云南的企业日夜不停地生产军粮⁷⁰。

此时，中共政府持续在游说西藏噶厦政府接受「和平协议」⁷¹。6月时，

67 Gurevich, 1958

68 Smith, 1996, p.273

69 Shakya, 1999, p.38; Smith, 1996, p.274

70 Gurevich, 1958

71 Smith, 1996

有一团人伪装商队从西宁抵拉萨，他们携带了二封密函，一封给摄政达扎，一封给西藏政府。信件内容也包含建议西藏政府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北京协商会谈。大约同个时间，还有来自安多地区的另一团人，陪同中国人和一台无线电发射机。这一行人，旅行了三个月，在昌都失陷后抵达，但是他们和中国人都被拒绝进入拉萨。7月时，中共派格达喇嘛当使者从甘孜进入拉萨，格达喇嘛在1936年已经和中共合作（参照第四章）。拉鲁（Lhalu Tsewang Dorje）总督将格达喇嘛拘留在昌都，不久格达突然死亡。中共宣传部大肆宣传，他是被毒死的，但是，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格达的死亡被外部解读为西藏政府不愿意协商会谈。这三团由中共派出的劝和团都以失败收场。

夏格巴与中共驻印度德里代表取得联络，然而，西藏噶厦政府指示拖延会谈时间。或许他们期待爆发的韩战会转移中共政府的注意力。

7月29日北京广播放送，共军元帅刘伯承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对西藏政治纲领」中的演说：「…解放军势必要解放西藏，而且，不顾一切进军西藏…」然而，此时解放军的备战尚未准备好。不过，这也给了拉鲁司令和他的军官有充分时间在昌都周边设筑防御设施。1950年8月中共才刚修筑好打箭炉到甘孜的公路⁷²。解放军马上进入安多地区，并在结古多（Jekundo，现称玉树市）设立基地，开始修筑直通昌都的道路。四川军阀刘文辉驻扎在康区的军队被收编入中共解放军，另外，马步芳的回族军也被纳入安多的解放军。

尽管，西藏拥有欧式武器和改革的现代军队，但是，军事战斗力依旧薄弱，他们的武器大多是第一次大战时代过时的武器。根据哈勒（H.Harrer）的回忆录，西藏政府只注重军队的规模大小，但是并不重视军队的军事操练，而在印度受过训的军事教练，只知道如何操作现代武器⁷³。军队的操演用语混合了藏语、巴基斯坦语和英语。后来，新任国防部长的第一道指令是，所

72 Smith, 1996, p.273

73 Harrer, 2002

有的军事指令用语，必须统一用藏语发音。编制西藏国歌，并且在阅兵中演奏。军官的制服和兵士不同，身上金饰的多寡，代表阶级的高低。但是士兵的军服欠缺，很多的士兵并没有分配到军服。卓越的士兵可以得到的是更高的报酬，而不是荣誉的奖励，获胜的人，可以得到一部分的战利品。这套赏罚制度，只适合用在捉拿抢匪，但不适合使用在现代国家的军事战争。有人曾目睹到，大约有 500 至 2000 匹骡子载运弹药和手榴弹的箱子，从印度送往西藏⁷⁴。此时，西藏政府拥有 8,500 名军士官、50 门大炮、250 门迫击炮、200 挺机关枪⁷⁵ 及 3 万枝步枪⁷⁶。

中共解放军拥有压倒性的兵力及武器优势。他们入侵康区时，就派出 4 万兵士⁷⁷。解放军大规模推进卫藏地区是中共确定加入韩战的前六天（事实上，中共进入韩战是在 10 月 25 日），很明显地，这些事件是互相关联。

1950 年 10 月 7 日中共解放军从北、中、南方渡过直曲 (Drichu 中文称金沙江)。十八军的 52 师 154 军团渡过金沙江到达邓柯 (Dengo)，北行至结古多 (Jekundo, 现称玉树市) 和青海骑兵支队会合后南下，快速通过类乌齐、恩达抵达昌都后面，斩断藏军撤退到拉萨的路线。157 军团渡过直曲 (金沙江) 后，进军芒康 (Markham) 阻断往北逃逸的路线。共军攻击了盐井 (Tsaka1o) 到邓柯 (Dengo) 之间六个地方。

藏中两军交战，主要的战区在昌都北部，当时两军交战激烈，藏军亦英勇奋战。当时的一位目击者说⁷⁸：「仁果 (Zhanggo Dora) 率领军队对抗中国共军，但是藏军的武器太弱，根本无法和他们匹敌，没多久，仁果手上的武器只剩下一柄长剑，到最后，变成肉搏战……仁果杀了许多中国共军，但是，

74 Gurevich, 1958

75 Dalai Lama, 2000

7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p.260

77 Van Walt, 1987

78 Palden Gyatso, 1997, p.30

他实在太疲惫了，于是，坐在桥下休息。鲜血从桥上流下来，滴在他的护身符，让他的护身符失去保护力。随后，一个炮击在桥墩附近，仁果就被炸死了」。

穆恰代本驻扎在邓柯的军队，计划击退解放军⁷⁹。但是，被解放军从北方围攻，只好撤退，以便守住类乌齐 (Riwoche)。中共解放军使用了，他们最擅长的战术「人海战术」攻击，利用他们人数众多的优势。最后落得，双方都死伤惨重。藏军的军力最多只可抵挡数天，最后解放军胜利。西藏失掉让松 (Rangsum)、芒康 (Markham)、邓柯 (Dengo)、结古多 (Jekundo)、类乌齐 (Riwoche) 和噶大克 (Gartok) 六个城池。现在，昌都城内只有三千名兵士，而且都没有战斗的经验，贫弱的军备也无法和解放军相比，可以说是手无寸铁⁸⁰。

10月11日当昌都得知敌人将入侵时，城内并没有发生恐慌。昌都居民开始陆陆续续涌向寺院，祈祷能驱逐敌人。拉鲁总管已卸任离职回去拉萨，新任的昌都总管是阿沛·阿旺晋美。以前他在康区当差任职时，并没有展现出任何优异的天赋。在昌都就任总管时，他喜欢参加酒宴，宴席中老是高谈阔论自己的英勇事迹和议论解放军的实力。拉萨政府只得到10月12日的「解放军」情资。阿沛要求拉萨政府做出指示，但是，没有得到回复，于是，他决定撤退⁸¹。10月17日他离开昌都前，命令二位军官摧毁昌都的武器库和弹药仓⁸²。然后，他命令穆恰代本和他的手下向解放军投降⁸³。10月18日领导北线主力部队右路154团的阴法唐将军拿下恩达，阻断了藏军西逃的路线。中共解放军于10月19日拿下昌都，没收无线电发射机及收押英籍无线电技师。同一日，阿沛告诉共军希望投降，并于次日正式投诚。阿沛的所有作为，都一再显现他是个无能的领导人，同时西藏人都控诉他叛国。

79 Herold K. An annotated chronology...

80 McCarthy, 1997, p.52-54

81 Shakya, 1999

82 McCarthy, 1997, p.54

83 Herold, K. An annotated chronology...

投降的官员和阿沛都被带到昌都，中共军方宣传部门对藏军和藏官们进行了共产社会主义教育后，发给每个人银元和食物，就释放了他们⁸⁴。10月22日共军进入洛宗 (Lho Dzong)，10月27日进入硕般多 (Shopando)⁸⁵。中共宣称在昌都，获得了绝大胜利，都是因为藏族同胞的帮助，他们送食物给解放军，提供牦牛帮忙运载物资，并且协助解放军渡河⁸⁶。总共有十五万名藏胞和十多万头牦牛帮助中共解放军运送物资。康巴人分裂，很多康巴人奋命和解放军对抗，也有一些人反叛，反过来帮助解放军，许多藏军在昌都失守之前就都投降了⁸⁷。根据中国中共官方资料，此次战役中，藏军的死、伤、战俘人数总共5,738名，其中180人死亡。但是，西藏官方的纪录，从10月7日至25日中国共军杀害了藏军人数高达5,700人以上，监禁2,000人在西藏东部各地监狱⁸⁸。

1950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文告：「解放军已经接到命令前进西藏，将三百万藏胞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巩固我国西南边界的防护」⁸⁹。西藏政府也公开宣告，做为反击：「解放西藏这个名词，是极端的侮辱。侵略和占领一个自由主权独立的国家，却假借「解放」这个似是而非的正义之名」。西藏政府广播中明白清楚陈述，西藏境内并没有帝国主义份子，也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是，中原新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侵略西藏国的领土⁹⁰。

10月26日印度政府也谴责并慎重警告中共政府对西藏的侵略行为。但是，中共政府的回答非常直接了当：「…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

84 Shakya, 1999

85 Smith, 1996, p.279

86 Wang et al., 1997, p.210

87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p.260

88 Tibet: the Truth, 1993

89 Shakabpa, 2003, p.318

90 Promises and Lies, 2001

西藏人民，将外国势力从西藏驱逐，让西藏地区人民可以实现自治和宗教自由…保卫中国边疆，这是中国政府的坚定方针」⁹¹。1950年11月10日解放军发表的公告中，可以反映出中共官方采取的怀柔欺瞒策略⁹²：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深切关注，长期受到英、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份子压迫的西藏人民，于是决定命令我们的解放军前进至西藏，帮助藏族人民永远从压迫中解放。

所有的寺院和我们的藏族人民一定要马上团结起来，给予人民解放军一切的协助。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实现西藏地区的民族自治，与祖国其他民族一样，互助、友爱地在新中国的帮助下建立新西藏。

现在，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西藏，他们会保护寺院和西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保护西藏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保护僧众和他们的寺院。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教育、农业、畜牧业、产业和商业，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

西藏现有的政治、军事系统不会有任何改变。西藏的军队会编入人民解放军的边境防卫队。各级宗教组织机构，政府官员和头人持续履行自己的职责。所有关于任何西藏改革的事项，都必须经由西藏人民和他们的头人们商议决定后，才准予执行。所有西藏官员，不管以前是亲帝国主义或亲国民党，依旧维持原来的职位，执行既有的职责…但是禁止任何破坏或抵抗的行为」。

中共政府为了降低西藏及国际的不满，明白知道在这个期间，必须进行中庸之道，以便争取时间，直到可以完全控制西藏为止。

1950年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Acheson)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中共在西藏的行为是「共产党在亚洲持续的侵略行动」⁹³。11月6日英

91 Van Walt, 1987, p.144

92 Ling, 1964, p.8-9

93 Gurevich, 1958, p.139

国指责中共侵略西藏，并敦促中共从西藏撤离军队。一些英国下议院议员提议，联络其他英国联邦政府部署军队空降进入西藏。与此同时，英国将之前与西藏的建交协议，递交给印度独立新政府全权处理。

11月7日西藏政府向联合国秘书处递交正式声明，请求联合国制止中国共军侵略西藏，声明中表示：「中共政府为了将西藏纳入共产中国的版图，所发动的武装入侵，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在违背西藏人民的意愿下，强行用武力将西藏变成中国的一部分，无疑是恃强凌弱、非法并吞之最恶劣事例。因此，我们呼吁世界各国，共同制止中国中共对西藏的侵略」⁹⁴。

收到西藏陈情信件两天前，联合国已确认中国共军进入北韩帮助北韩应战，这个问题马上被编入到联合国的议程⁹⁵。萨尔瓦多代表卡斯特罗要求联合国大会讨论西藏主权独立问题。他递交一份报告关于「外国势力入侵西藏问题」的议程。但是却被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苏联代表将讨论西藏问题的议程移除。印度政府也试图不透过联合国的介入，将西藏问题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印度方面担心讨论西藏问题，会阻碍韩战问题的调停。而英国则因为以前曾经刺激过清朝北京政府，导致西藏被清朝北京政府刻意干扰，虽然，英国和西藏有半世纪之久深厚的纽带，但是，英国政府最后还是决定建议，延迟处理西藏问题⁹⁶，另一方面，暗中支持印度和美国提案诉讼⁹⁷。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延迟决定处理西藏地位。西藏对于支持他的「盟国」感到心灰意冷，于是再度致文联合国要求派专员调查，但是，并没有收到任何答覆。

1950年11月16日加拿大驻印度高级专员致电渥太华政府简洁描述西藏的状况⁹⁸，并明白指出中共解放军所主张的解放西藏论述的荒谬处。进一步，

94 Shakabpa, 2003, p.319

95 Van Walt, 1987

96 Goldstein, 2003, p.536

97 Van Walt, 1987

98 CTC releases documents...

中共不批准和平协议中，中国对西藏仅拥有宗主权的主张。最后，当西藏当局加入和平协议时，就很难再坚持自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到后来，当西藏被占领，并吞成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时，双方就没有任何和平协议或调动军队的问题了。

1950年11月21日加拿大外交部长送了一份法律备忘录给加拿大驻美国华盛顿大使，让他在联合国针对西藏问题，提出讨论。内容提到，即使中共当局提到1911年前中国在西藏的主权问题，也是证据微弱，后来证明就像是虚构小说里的剧情。事实上，在过去的四十年间，西藏不管是内政和外交上，都完全掌握在西藏政府当局手中，是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像这样的情形，在国际法上，就被视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份机密资料，加拿大政府于2009年解密后，才公诸于世。

1950年11月17日年仅15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开始亲政，正式成为世俗和宗教的西藏领袖。西藏国的外交部对外宣布⁹⁹：「西藏国的领袖达赖喇嘛已经开始亲政，在至尊法王的领导下，西藏三区的藏人团结一致。没有任何国家的军队有权利，可以进入我们的国土。我们请求世界各国介入，指责中共军队对我国的侵略行为。我们西藏三区一致为自己国家的主权独立奋战。如果必要时，至尊法王与我们准备迁移政府机关地，持续为我们的国家奋战。西藏是一个国土宽广，地形险峻的国家，我们拥有自己的军队和枪弹，可以为保护自己的国家战斗」。

1950年11月24日中共在西藏康区，大部分被划入中国的西康省，设立第一个西藏地方政府，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省政府设立在打箭炉（康定）。这个区域被扩展到从金沙江以西至大渡河（Daduhe River）以东¹⁰⁰。天祝藏族自治县于同年五月被中国划入为甘肃省内设立。

99 Van Walt, 1987, p.145

10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中共军方政治宣传部，开始掀起一波政治宣传热潮。人民在群众会议中纷纷发表，他们对「解放西藏」的支持。连这个「落后」的西藏，大多数的人民，从未走出过自己的村庄，现在突然奇迹似地表现出对政治的精通与热情。各乡镇都被举行群众会议，他们「完全支持」中共中央政府，齐声谴责美国帝国主义，强烈「要求和平解放」西藏三区，等等诉求¹⁰¹。此外，他们还抗议美国侵略北韩、美国帝国主义在远东区的计划、让日本重新军事化、以及美国支持签署五项和平协议。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¹⁰²。一位中国高官来视察时，询问一位农民，他对中国新政权看法，这位农民的回答是，他非常的快乐，不过「只有一件事，有点麻烦，就是关于新税制」。高官问：「是什么新税制？」。老实的农民回答说：「就是，鼓掌税，每次有中国人来视察，我们就都要被集合起来鼓掌欢迎」。

一些中共的政治宣传部队还远征至尼泊尔边境。例如汉藏周刊有大量关于「解放」西藏人民照片的中文报导：行列中展开笑容的女孩们，正在清洗车辆，年轻人拿着国旗欢迎领导们的到来等等。让藏人惊觉，「这一幕一再提醒我们，这个顶着唯物主义理论的巨人，已经站在家门前了」¹⁰³。

后来，连最顽强抵抗的果洛部族的一些头人，也于1951年开始与中共当局接触¹⁰⁴。1952年2月中央西北局批准组建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分赴果洛各地展开统战工作，并筹备建立县级政府。等到中共在果洛地区成立「人民政府」、设立学校、医院、兽医所和邮局后，果洛人民开始害怕境内逐渐增多的汉人数目，怀疑他们的土地和文化最终会被吞噬，于是，六年后他们加入西藏起义的行列。

101 Gurevich, 1958

102 Dalai Lama, 1992

103 Stonor, 1958, p.139

104 Horlemann B. Modernization efforts...

1950年12月19日十四世达赖喇嘛接受内阁的建议，离开拉萨。在擦绒司令所带领的数百位官兵护送下，于1951年1月5日抵达印藏边界的卓木(Dromo 今被改名亚东)。达赖喇嘛将自己的住处设于东噶寺(Donkar)，西藏噶厦政府也同时设置那里。一些从拉萨搬移的金沙和银块暂置在西藏与锡金边境，九年后，证明这是明智之举¹⁰⁵。达赖喇嘛的离开造成拉萨城内的恐慌，富贵家族将他们的财物用骡子驮到较安全的地方¹⁰⁶。印度驻西藏代表回报印度政府，拉萨已失去对抗侵略者的战斗意志。

此时，阿沛·阿旺晋美和其他西藏官员已被捕，在昌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再教育」训练。他们在昌都看到共产党解放军的行为，素行良好，表现得非常宽宏大度。根据阿沛的回忆，中共解放军只待在军营里，从未停驻在寺院或藏族的家里，也未曾拿过藏人的一针一线，他们还协助农民的农忙，提供医疗等等¹⁰⁷。后来，被囚禁的阿沛昌都总管，送了二封信件给拉萨西藏政府，建议进行和平协议以避免军事侵略。他也可能传达了密函。信中表示自己已无法自由行动，只能同意所有中共的指示，并请噶厦政府勿须考虑他及其他被囚官员，迳自依政府的判断行动¹⁰⁸。经过冗长的辩论后，西藏噶厦政府指派三个人（包含阿沛）在昌都与中共进行谈判。

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指派阿沛昌都总管和中共进行谈判¹⁰⁹。信中声明他必须坚持西藏的主权独立，抗议中共解放军持续占据昌都，同时作为谈判的基础，与中共进行谈判也必须严守噶厦政府的五点声明：

- 1) **西藏内部没有帝国主义势力，西藏与英国有一点接触，也只是因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旅居印度时双方的交情。至于跟美国的关系，完全是商业往来。**

105 Dalai Lama, 2000

106 Shakya, p.50-51

107 Goldstein, 2007, p.85

108 Shakya, 1999, p.50

109 Shakya, 1999, p.62

- 2) 假如帝国主义势力想影响西藏的话，西藏政府会向中国政府请求协助。
- 3) 驻扎在西藏康区的中国军队，必须要撤军。
- 4) 中国政府应该避免受到班禅喇嘛随扈与热振党羽的影响。
- 5) 满清、国民党政府与新中国政府所占领的西藏领土必须要归还西藏。

当阿沛跟中共传达西藏政府的五项声明时，除了第四点外，全部遭受中共否决，中共提议让西藏人民族自治。此次谈判失败后，阿沛建议西藏政府在拉萨或北京再次举行谈判。

西藏政府内阁再次陷入辩论，讨论达赖喇嘛是否到国外，或是在北京进行谈判。结果，后者论胜。1951年1月达赖喇嘛召回在印度的夏格巴代表团。二月，西藏政府派遣一支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此团由二个分队组成，一队从西藏出发，另一队由印度出发。代表团由阿沛·阿旺晋美带领，除了他之外，还加上藏军将领凯墨·索朗旺堆和达赖喇嘛的个人秘书以及18名西藏官员和寺院代表团，班禅喇嘛也从青海抵达北京¹¹⁰。

阿沛被西藏政府任命为主要代表，这些参与者都被列在代表团的名单上。代表团受到西藏政府明令，绝对不能接受北京中共对西藏的主权主张。代表团必须把会谈所有的重点传回卓木（Dromo 亚东）请求指示，为此目的，北京和卓木（Dromo）之间必须建立直接的无线电联系¹¹¹。虽然，阿沛被指名担任团长，但是，他并没有任何权限可以自行决断，凡事都必须得先咨询噶厦政府和达赖喇嘛。从印度出发的另一代表团分队，接到噶厦政府的新明确指令。首先，代表团一定要主张西藏是个独立自主主权独立的国家，并且要强调西藏与历朝中原国家一直都是「檀越关系」也就是寺院与功德主的关系。如果谈判陷入僵局，新中国中共政府不为所动时，最后的防线是，中共新中

110 Shakyā, 2003, p.589-606

111 Shakyā, 1999, p.64-65

国必须要接受以下五点条件，才可以接受西藏成为新中国的一部分：

- 1) 西藏一定要有完整的自治权，内政完全独立。
- 2) 中国军队不能驻扎在西藏。
- 3) 西藏军队完全负责西藏边防。
- 4) 中国驻拉萨代表及其下属与警卫不可超过一百人。
- 5) 中国的驻西藏代表一定必须是佛教徒。

阿沛电报回报暂居卓木的西藏噶厦政府，说明中共不接受这些条件。他得到的西藏政府指示是，再度坚持中共军队不能驻防西藏，但是，目前西藏的军队可以编入中共军队体制内，专司负责边防。3月29日阿沛带领的代表团从昌都出发，邓小平和其他的共产党员在同行途中，不厌其烦地对西藏代表团进行共产党的思想「再教育」¹¹²。平措汪杰和他的汉族助理同时也参与思想「再教育」。

平措汪杰因为是西藏共产党创始人，所以闻名。1940年代，平措汪杰和昂旺葛桑 (Ngawang Kelsang) 等人在南京设立雪域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后来被称为西藏共产党，于1949年被并入中国共产党后，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员¹¹³。1950年代，他成为中共军方入侵西藏战争中，主要的藏语通译员和调度、提供粮食（谷物和肉品）的负责人，他还担任游说昌都和芒康总管投靠中共的任务¹¹⁴，此外，还负责中共西南局18军的对外公关。不像西藏代表团（包含被俘虏的阿沛），平措汪杰是自愿和中共合作。他希望透过中国中共的帮助，去「解放他的国家，让藏族可以脱离落后」，他认为西藏政府没有能力做到。在藏中双方会谈上，他作为中国的藏语翻译官。这项工作非常重要，

112 Promises and Lies, 2001

113 Shakya, 2005

114 Norbu, J. March winds...

因为当时几乎没有西藏人会说汉语。但是后来，他非常懊悔，因为中共民主改革的作法导致藏族人民起义反抗，他也遗憾中共政府不愿意理解康区和西藏其他地区一样自古就是藏族的领土，也是属于西藏国的疆土¹¹⁵。最后的结果是，他被逮捕，入狱18年。即使如此，他始终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晚年，他所写的回忆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

4月22日来自昌都的代表团抵达北京，26日另一团来自卓木(Dromo)的代表团也到达。这些代表团在火车站被以外交使节团的规格，受到中共官方礼遇迎接。

4月28日中共官方代表递交西藏代表团一份，标记双方要讨论的十项条款文件¹¹⁶。其中的内容与先前中共官方在昌都沦陷后，所颁布过的大致相同。次日，就开始进行会谈。但是，西藏代表团拒绝中共代表所提出的条款，另外，递交西藏政府自己的五项条款文件。不过，被中共政府拒绝。于是5月2日双方会谈重新开始。中共代表李维汉在会谈中表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已是事实，不容讨论，要讨论的只有放在他们面前的十项条款。解放军常驻在西藏对藏人和所有的中国人都有利益，可以帮助解放所有「少数民族」，还可以抵挡帝国主义的侵略。总之，中共中央已确定这是中国内政，如果达赖喇嘛去印度的话，中央就会将他「免职」，他将会失去现有的名衔和地位。

当西藏代表持续坚持西藏政府的主张时，中共代表的语词就变得愈来愈语带威胁，一副要逼人就范的态势¹¹⁷。中共另一位代表张经武涨红脸站起来，声称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条内容，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共同纲领内容所提出的等等。西藏代表虽然尽量澄清和说明，不过中共代表并不理会，双方呈现僵局，于是，只好结束当天的谈判。5月7日西藏代表没有讲话的

115 Shakya, 2005

116 Promises and Lies, 2001

117 Promises and Lies, 2001

机会，他们只能静静地看着中共代表们，一连串语带威吓的长篇大论及训话等的独角戏。5月10日中共首席代表李维汉告诉西藏代表团，北京中共中央决定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管理全西藏军政事务。并告诉他们随时都可以回去，也可以选择武力解放西藏后回去。你们如果不签字同意的话，解放军已经在西藏了，只要北京发一通电报，随时都可以武力解放西藏。总之，你们是要和平解放西藏，还是武力解放西藏，这两条路，你们可以做选择。

在谈判的过程，中共代表不断询问阿沛他是否有被授权签署协议书。阿沛回答他有被授权¹¹⁸。如果阿沛回答没有被授权的话，谈判就会被终止。没人了解阿沛为什么谎称有被授权，后来，他说他只被授权可以签署西藏噶厦政府和达赖喇嘛事先协商的西藏五项文件条件下的和平协议。

西藏代表团到达北京后的三个星期，一直受阻无法与西藏政府联系，中共官方的藉口是，和平协议的内容很难用电报发出，另外，秘密附件涉及国家机密，加上拉萨的通讯设备不足，并不适合通过电报传送为由，进行种种的阻拦¹¹⁹。最后，西藏代表团始终无法得知达赖喇嘛是否还在西藏，或是已经离开到外国。

5月14日会谈结束后，西藏代表团已经非常清楚知道，如果不接受中共政府的和平协议条款，中共解放军势必马上攻击西藏。西藏代表团必须初步同意中共政府的要求。不过，在同意的同时他们也附上了一些条件：「如果达赖喇嘛流亡的话，他可以在西藏以外的地方停留四或五年，并保有他既有的地位与权力。达赖喇嘛可以在国外观察西藏的状况与进展，不管他何时返回西藏，必须重新恢复他的地位」。中共政府把此条款设在后来附加七条秘密协议中的第一条。不过，同时中共代表也顺势提出将西藏政府内部和班禅堪布会之间的歧见，纳入协议的正文。阿沛强烈反对，并表示这是西藏内部

118 Shakya, 1999, p.70-71

119 Promises and Lies, 2001

的问题，他宣布中止谈判，西藏代表团马上返回西藏。后来，中共代表（藉由平措汪杰居中调解帮忙）才得以将班禅喇嘛的地位加入和平协议正文条款。

5月21日中共政府在和平协议上正式附加七条秘密协议¹²⁰。这项和平协议，与先前中共提出的十项条款相同。有一些西藏代表团提出的重要项目，放在秘密条款中：

- 1) 如果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居留在海外四或五年后回来时，必须恢复他的噶厦政府和职位，西藏政府提供达赖喇嘛居留在外国的所需。
- 2) 驻防在西藏边界的解放军，定员人数二万名，建立西藏军区时，要任命一或二位噶伦为副总司令。
- 3) 保留五百名藏军作为达赖喇嘛的护卫队，另外为了维护各地治安而保留一千名藏军，其余藏军全数解散（在正式协议第八条只有藏军逐步编入人民解放军的内容）。
- 4) 西藏政府外交部编入中国外交部的下属单位，西藏政府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在外交部所属担任适当的职务（这一条正式协议的第十四条有关）…等七条。

最后中共代表跟西藏代表团下最后的通牒，表示所有的条约已经结束讨论，接下来双方要进行签约。所有的情势令西藏代表团根本无法拒绝。

1951年5月23日西藏代表团在北京与中共政府签订「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后来被世人简称为西藏「十七条和平协议」。其文本为¹²¹：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

120 Promises and Lies, 2001

121 <http://www.tibetjustice.org>

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但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区，并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西藏民族，则和以前的反动政府一样，继续行使其民族压迫和民族离间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内部发生了分裂和不团结。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挑拨没有加以反对，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打倒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内部敌人——国民党反动政府，驱逐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外部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此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之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则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自此以后，国内各民族除西藏及台湾区域外，均已获得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各上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之下，各少数民族均已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并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为了顺利地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全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于友好的基础上举行了谈判。谈判结

果，双方同意成立本协议，并保证其付诸实行。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究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

民一针一线。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份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¹²²。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首席代表：李维汉

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

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

代表：凯墨·索南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丹增顿珠

签字仪式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举行，出席仪式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陈云、郭沫若等其他人士，还有班禅喇嘛的堪布会代表团。

122 俄文原文遗漏此条文，英语版加上

可是，当他们被中共要求在十七条和平协议书上，盖章签名时，西藏代表团并没有携带官方的印玺。达赖喇嘛带着官印和他的噶厦政府一起，暂移



「十七条和平协议」中有藏方代表印章的一页传真（关于 17 条协议的事实，2007，p.129）。这些印章都是中共单方在北京刻造，并非西藏代表的官方印章。最后的一个印章制作错误：Sampho Tenzin Dhondup 的字体刻错。

到卓木 (Dromo)¹²³。只有阿沛·阿旺晋美身上带着昌都总管的官印，但是，他并没有拿出官印。代表团的人只有带着私人印章，但是每个人都拒绝拿出身上印章盖印。于是，中国官方给西藏代表团的代表们刻制新印章，并坚持他们使用中方刻制的官印在十七条和平协议书上盖章¹²⁴。噶厦政府发出正式声明，抗议协议书上的西藏官印是在中共官方刻制的伪官印，他们用伪造官印，冒充西藏正式官印¹²⁵。除此之外，因为中共并不清楚西藏文字，伪印章中一位代表的名字语法还刻错¹²⁶。西藏政府公开警告中共政府，西藏的代表并没有得到噶厦政府或达赖喇嘛的授权代理签署¹²⁷。他们超越自己职权在协议书中盖章签名。

123 Dalai Lama, 1992, p.66

124 Promise and Lies, 2001; Cao, 2007, p.111-114

125 Van Walt, 1987

126 A 60-point Commentary, 2008

127 Goldstein, 2007, p.101

和平协议中的序言，充斥着中共的洗脑式陈腔滥调剧本台词，与现实的世界，完全不相符。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并不属于两年前 1949 年才建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此外，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承认，其合法性仍有争议，联合国承认的中国政府是中华民国，所以目前有两个中国政府，一个两年后才在北京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是在 1911 年建国的中华民国，其政府机关已迁往台北。还有，千年以来西藏一直都是佛教国家，西藏只有佛法弟子，并不存在帝国主义份子，藏族人民信奉的只有佛法的教义，没有信奉帝国主义教义，也不信仰共产主义。或许中共当局，从帝国主义中「解放」西藏，这个宣传口号的灵感，来自史达林 1926 年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讲内容。他说：帝国主义涉入中国，并不是指外国军队的介入，可以是指，通过支持反革命的当地政府，达到控制的目的¹²⁸。但是，令西藏政府当局不理解的是，中共政府所指的「帝国主义势力」是什么？他们是谁又在西藏境内的哪里？需要被驱逐。正如，西藏政府所公开声明的一样，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受到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可是，因为中共当局坚持，迫使藏方代表同意说：「如果他们在西藏境内，那你们就送走他们」¹²⁹。

如同其他的少数民族国家一样，如果有西藏人想要让西藏加入当时连很多西藏人都不知道的新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接受外族汉族统治的话，对西藏人而言，应该是分裂西藏国的叛国者才对。但是，诡异的是，分裂主义份子这个名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惯用语句，其主要是针对「他们自己的人民公敌」。另一方面，西藏政府的「非爱国主义态度」也是很自然的，他们爱的国家是自己的西藏国和自己的西藏领土和藏族人民，而不是刚建国两年、还未得到联合国承认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于西藏

128 Stalin, 1948, p.357-374

129 Goldstein, 2007, p.101

人民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祖国大家庭」，如果西藏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又为什么需要回归？

而且，中共中央对「西藏少数民族」，在「解放他们」以后，帮助他们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上，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此外，在协议序言中的「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就是中共政府间接承认西藏和平协议是在军事武力威胁下，被迫签订的事实。

协议第二条，也是与序言有关，其中的真实含义是，西藏政府应该协助外国军队中共解放军，进入西藏国土。但是，西藏的认知是，拥有自己的西藏军队（第八条），这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表征。第15条和第4条互相矛盾。中共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表示不只军事，也表示政治管理的意义。

和平协议的起草制定，在含糊、双关、暧昧翻译手法之下，让中文和藏文产生不同解读。首先，并没有标明藏中双方明确的边界地点。大部分的西藏人民所认知的西藏领土，并非只有1951年西藏政府事实统治的西藏领土，还包括之前被前中国政府中华民国以武力占领，并非法纳入中国省份的西藏领土。这个让中国政府考虑将协议中的西藏，划定只有原西藏领土的一半，而将已并吞的另一半的西藏划分在外，还加上，已被西藏政府接收管辖的班禅管辖地、昌都地区的土地¹³⁰。而且在藏文文本和汉文文本中，刻意书写的「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其意义依然模糊。当然，对于「民族自治区」也缺乏精确的定义。

虽然在和平协议中，西藏被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西藏人并不承认中国是他们的祖国，他们不坚持第一条协议，是因为他们是爱好和平的佛

130 Bogoslovsky, 1978

教国家，一直习惯与邻国相互依存，保持友好关系。即使一些西藏精英人士，也认为独立只是一个国际法律地位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西藏人的宗教、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¹³¹。一些西藏人相信，这项和平条约可以保护他们的宗教、传统西藏文化和习惯，但是，中共官方的解读是，这是西藏授权让中共政府接收西藏。或许是，因为历史的关系，大部分西藏人相信这个新协议，如同过去依附型的独立自主，特别是，他们被许诺了可以拥有自主权，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中国中共新政权政府。或许因为如此，甚至一些喇嘛上师和庄园主支持这项和平协议。此外，中共对于在和平协议中的「改革」，未有明确的想法。

此协议文中的第十一条出现西藏自治内政上的矛盾：「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文中并没有明白写出，是谁可以在「协商」中拍板定案。最后一条，也是中国坚持的，以一种非常不寻常的方式，让条约立刻生效：「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完全没有缓冲期。

此条约完全对中方有利，即使中方认为自己已经非常妥协。中共采用，中国古老战略书孙子兵法中的，「李代桃僵」，意思是「牺牲短期目标，换取长期利益」¹³²。所有对西藏的让步都是暂时性的与细节上的。中共中央最关注的是，西藏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宣布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全面改革，虽然，条约中没有提到任何有关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改革。中共中央，只是将改革时间往后推迟，等到已经可以完全控制住西藏。协商过程中，中共代表们采取夸张的表演方式和威胁的手段，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注册商标的协商样本。无疑地，最终出来的协商版本，也是经过他

131 Shakya, 1999, p.90

132 Thirty-six Strategies...

们重新加工纂辑。

和平协议签订后隔天，毛泽东在庆祝餐宴中，对西藏问题，进行了一段冗长的，爱的指责演说。他告诉西藏代表团，如果中共官员在西藏有任何做不好的地方，他们随时都可以写信到北京投诉。还说，协议的签订是象征藏族和汉族团结的骄傲，有一天，藏族人也可以当上中共主席治理中国等等。西藏代表团向周恩来要求将被中国纳入中国省份的西藏领土归还西藏拉萨政府管辖。但是，被他找个藉口回绝了。他表示现在时机不对，或许几年后，双方可以再商议¹³³。当然，中共高层根本不想「协商」。在2000年时，中共才开始对外宣称没有大西藏（Great Tibet，西藏三区）的存在。

对中国共产党和主席毛泽东而言，签订十七条和平协议是「辉煌的胜利」¹³⁴。

中国共产党急迫要签署这项条约是因为，他们想要马上向国际世界宣布共产党的「和平改革」。西藏代表团向暂设在卓木（Dromo）的西藏政府发出电报，报告已签订协议¹³⁵。1951年5月27日北京广播电台放送和平协议的全文内容。然而这是，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内阁第一次听到和平协议的内容¹³⁶。达赖喇嘛说当时他们都非常震惊和沮丧，随即，他决定慢点公开拒绝承认，直到他收到协议的正本内容。噶厦政府马上发电报命令西藏代表团将和平协议和秘密附件立刻送回西藏¹³⁷。代表团理应继续留在北京，等待进一步的说明。但是，中共政府要求他们一定要亲自带回协议书给他们的政府¹³⁸。阿沛（Ngabo）回复西藏政府说秘密附件，因为是机密的关系，所以无法

133 Promises and Lies, 2001

134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233

135 Shakya, 1999, p.70-71

136 Promises and Lies, 2001

137 Shakya, 1999, p.70-71

138 Promises and Lies, 2001

在广播中发布，如果噶厦政府不同意这个协议的话，应该再派另一新西藏代表团去北京¹³⁹。西藏代表团分成两团离开中国，阿沛必须经由昌都回去西藏，中共政府说是为了他的安全考量，事实上，他们怕这位前昌都总管滞留印度。

1951年9月9日加拿大驻印度高级专员呈送一封密件给加拿大外交副部长。他报告说西藏代表团，在签署和平条约后返回了西藏，但是西藏代表团说，没有达赖喇嘛事先的批准，事实上，他们并不想签署的¹⁴⁰。根据这位高级专员的报告，在将来这份协议，藏方可以申诉无效，因为是在被胁迫之下签名。1959年6月29日同样一个类似的情况，加拿大驻香港贸易专员向他的国家外交部报告：「藏中十七条和平协议是个不平等条约，如同西方列强诸国强加在清朝帝国时一样」。虽然，阿沛后来说，这是「中国『内部』的协议，一切合法，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下自愿签字」¹⁴¹。但是，已经担任中共高级官员的他，又能说什么？

1951年8月8日中共中央政府代表张经武将军抵拉萨。他之前曾试图劝说噶厦内阁和达赖喇嘛发电报给北京中共政府，表示承认十七条和平协议，但是徒劳无功¹⁴²。现在，他期待两位首席大臣（噶伦）前来迎接自己。但是，西藏政府只派了两名中阶官员前去迎接，让他明白，西藏政府并不接受，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过了一星期后，他才见到两位首席大臣，但是依然没达成他的任务。

8月17日达赖喇嘛回到拉萨。9月9日三千名中共解放军也抵达那里，一长列的中共解放军队伍，敲锣打鼓、大张旗帜地高举满空飘扬的红色五星旗海和毛泽东、朱德的照片，震天动地地进入拉萨，阿沛·阿旺晋美和平措

139 Shakya, 1999, p.70-71

140 Secret: CTC releases documents...

141 Ngapoi, 1991, p.5, 10-12

142 Promises and Lies, 2001

汪杰也夹杂在行进队伍中¹⁴³。大批中共军队进入西藏，现在，西藏已经无法抵抗，中共也不想要协谈任何附加的条约，西藏政府内阁无力反击，现在只能同意中共的决定，祈祷可以避免协议中最坏的情况。

听到西藏代表团的报告后，西藏人民议会建议西藏政府在下列的条件下，同意接受和平协议¹⁴⁴：

- 1) 驻西藏中共解放军必须有人数限制，不可在拉萨汇集，直接前进边界驻防地。
- 2) 西藏政府有权利和中共政府提出终止无法接受的政策，即使已经实施。
- 3) 军政委员会的权力仅限于管理中共解放军的纪律。
- 4) 一切的产业（例如，矿业）事项及边界防卫必须依据西藏的情况决定。
- 5) 当中共政府违反协议条款，西藏政府有权力介入干涉。

在这些建议的基础点上，西藏政府告诉张经武他们可以透过广播承认十七条和平协议，如果中共政府同意三项条件¹⁴⁵：

- 1) 军政委员会的权力和功能应被定义为可以与达赖喇嘛面对面商议的中共中央代表。
- 2) 限制中共解放军驻西藏边防人数，重要的边防重镇由西藏军队驻防。
- 3) 所有的传统藏区三区（卫藏、康区、安多）必须恢复在西藏政府的管辖。

张经武故意忽视前两个重点，但是他说他会留意第三点，但是必须等以

143 Dalai Lama, 1992

144 Promises and Lies, 2001, p.29

145 Promises and Lies, 2001, p.29

后让四川、甘肃、云南、青海的藏族人民公投后才可以决定¹⁴⁶。但是，中共官方所谓的「以后」的藏族人民公投，从未兑现过。

10月24日张经武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发送一封电报给毛泽东表示承认十七条和平协议¹⁴⁷。有证据显示10月24日阿沛·阿旺晋美独自去见张经武表示西藏政府同意承认协议，并可以电传给中共中央¹⁴⁸。这份同意文件是以藏文手写方式，附加中文翻译现在也刊登在网上¹⁴⁹，但是，文件中并没有达赖喇嘛的官印，也没有注明西藏的日期。在西藏的传统，即使在偏远地区的草案，如果没有盖上官印，就表示无效。这个草稿的版本是藏文，而擅改中文翻译的人是北京的其中一位谈判代表张经武¹⁵⁰。例如，他反对一些用语（例如，藏中，这个名词，他不同意，因为西藏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很显然地，他积极参与了发送正式电报的工作。

所有的这些行径，都无法解读为合法的行为。甚至，达赖喇嘛必须在取得自由后，才有表达他拒绝接受十七条和平协议的机会（详见第11章）。

中共解放军继续涌入西藏，10月26日主力军队正式进入¹⁵¹。10月29日主力军主将张国华将军和谭冠三将军进入拉萨¹⁵²。西藏的群众聚集占据所有街道，观看中共军队。1951年11月1日中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阿沛·阿旺晋美成为政协委员。11月15日中共解放军进入甘孜和日喀则。中共解放军占领重要城市日土和(Rutok)和噶大克(Gartok)。现在，中共解放军分别从四川、云南和新疆进入西藏控制整个西藏领土。中共解放军的指挥官进入拉萨，征收所有他们想要的民房，接收达赖喇嘛夏宫罗布林

146 Promises and Lies, 2001

147 Promises and Lies, 2001

148 Goldstein, 2007, p.225-226

149 Origin of the title...

150 Blondeau and Buffetrille, 2008, p.68

151 Tibet: the Truth, 1993

152 Shakabpa, 2003; Promises and Lies, 2001

卡附近大片土地，搭建军用帐篷，强征食物和所有设备用品¹⁵³。根据在场者



解放军进入拉萨

的说法，中共解放军非常贫穷，食物短缺，加上补给品因路况困难导致不足。当时中共解放军因为上级特别下令，禁止在未被许可下，拿西藏人民一针一线，所以纪律算是良好。

拉萨市当时的人口大约是三万人。在三个月内突然涌进八千多名解放军（9月至12月初）导致情况更加困难，即使，当时军队扎营在拉萨外围¹⁵⁴。中共军队同时也扎营在藏区不同城市。从中国到西藏的道路不佳，无法供应足够的粮食，所

以，军队必须在当地找食物。

食物开始出现短缺，即使中共军方付钱在当地购买所有所需，但是因为供应不稳定，解放军士兵得到的食物配给不足，以至于兵士一直处在饥饿的状态。西藏市场不接受中共政府发行的人民币，因为当时印度不愿意收人民币，而很多物资必须从印度进口到西藏¹⁵⁵。刚开始时，解放军用国民党铸造的银元给付，后来因为供不应求，为此，中共政府在成都设置制币厂，从各地收集银制首饰和宗教用品，溶解铸造银元，专门供应解放军军队在西藏购买各种所需用品。

中共看到西藏境内有许多粮仓，便开始谋算，认为未来的西藏自治区应

153 Dalai Lama, 1992, 2000

154 Goldstein, 2007, p.244

155 Shakyā, 1999, p.95

该有足够的粮食，供应给解放军¹⁵⁶。其实，缺粮背后的理由不只是不情愿提供粮食给占领者（虽然许多西藏贵族靠卖谷物赚了不少钱）。事实上，西藏农业一直是采取低生长自然农耕法（参第六章）。西藏的粮仓主要是为了欠收或发生天灾时的储备食粮。尤其像西藏这样气候严峻，自然灾害频繁的高原国家。所以，西藏政府对粮仓的管理非常严格，不许滥用或是浪费。

中共将领要求向西藏政府预借两千吨大饼和其他种类的食物。大量的银元涌进，加上食粮短缺，造成西藏急速通货膨胀。粮食一下子涨了十倍，油价涨九倍，其他物品涨二至三倍，让西藏人和解放军之间的紧张感升高，西藏的街头开始出现赶走解放军的传单。中共军方的官员和将领，再度运用双面手法，一方面对外声明，那些传单是「反动阴谋」，一方面，到各寺院与住持和老人们进行会议¹⁵⁷，做些供养，企图收买人心。

1952年中共解放军为了隐藏军队食物供应不稳定的问题，在拉萨附近开垦农田耕种。由印度专门运送进口的白米非常的昂贵，供应解放军食物的主要来源是来自四川。从1951至1954年七千一百万磅的粮食经由昌都进入后来的西藏自治区¹⁵⁸。动用了六万九千九百万头驼兽和一万五千六百的人员运送。包含从印度和安多驱赶过来的食用牲畜也要背负军用食粮。刚开始，中共还付钱给西藏的运送工，但是，后来，越付越少，甚至有时变成免费运送，以至于，很多人变成非常贫困。这就是为什么中共政府坚持和平协议第十六条的原因。

1952年1月中共在昌都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成为直属北京政府的昌都地方政府行政单位。1952年2月10日中共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正式成立，西藏军队被整合，编入中共解放军。从1952年到1958年西藏军队同时有两

156 Goldstein, 2007, p.252

157 Palden Gyatso, 1997, p.43

158 Goldstein, 2007, p.253

种旗帜，一个是西藏的国旗（雪山狮子旗），另一个是中共国旗¹⁵⁹。中共将领张国华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另外有两位藏族担任副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和第二副司令员朵噶·彭措饶杰。但是，所有的政治委员都是由中国人（汉族）担任。同年2月23日达赖喇嘛代表处在北京正式成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代表处也在拉萨正式开张。班禅喇嘛于1952年6月23日返回扎什伦布寺，组织「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统领藏区约十万人人口¹⁶⁰。然而，这个会议厅委员会直接从属于北京政府，严重违反第五项协议。

中共中央开始在西藏执行民族自治区政策。如果当时，中共不是以武力，而是在中国实施联邦制的话，现在的情况，必定截然不同¹⁶¹。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开始进行民族统一政策。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宣布建国时，同时也宣布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致力于消除旧中国的大汉民族优越感及民族不平等和民族隔阂，禁止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实现民族间的团结和合作¹⁶²。

「少数民族」的密集地区被宣布为民族自治区域，拥有自己民族的独自语言、文字、宗教的地区自治体。1952年中共政府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在这之前的两年前，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政府全面掌控中国后，西康省的领土再度被划分，金沙江以西的地域归入昌都，剩余的东部地区仍被中国纳入西康省。1955年西康省正式被废除，划入四川省的一部分。中共分割康区的部分领土，并重新命名为甘孜藏族自治州，纳入至四川省内，他的地方行政机构，也从打箭炉(Dartsedo)迁移至甘孜(Kardze 中共英译 Ganzi 参第一章)。其他西藏的康区和安多地区，也在不同时期，被分别切割划分至中国四大省份，其名单如下。青海省藏族自治州：玉树（1951年12月）、海南、

159 Goldstein, 2007, p.302-303

16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61 Rakhimov, 1968

162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海北、黄南（1953年12月）、果洛（1954年1月）（译注：还有海西）。四川省藏族自治州：阿坝自治州（1953年1月）。甘肃省藏族自治州：甘南自治州（1953年10月）（译注：甘肃还有天祝藏族自治县）、木里自治州（1953年5月）。云南省藏族自治州：迪庆自治州。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制定中国宪法。其中，将民族自治的自治机关分成三个等级：自治区（相当省的等级），自治州、自治县（此二者属省的管辖）。又将此三等级自治机关设置在由汉族官员管辖的机构之下，从此之后，各个自治机关都无法提高自治的等级，也无法与邻近的藏族自治机关整合¹⁶³。这项措施，确保了中国的统一，光明正大地让汉族官员，可以统治其他少数民族，在其中享受大汉民族的优越感，还可以技巧性地取得当地利益。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制造这类的「微型自主权」还可以提高他们想要为至高权力毛泽东效忠的意愿：「分裂民族，就可以预防并阻止民族间的团结合作」¹⁶⁴。将分裂这个名词植入给「少数民族」认识，尤其是对多数汉族，是毛泽东特别看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统治各民族的手段之一。也就是说，在各民族间，制造利益或矛盾让各民族间不断有冲突，才可以力保中国共产党持续执政的优势。如同古代皇帝学，利用制造多方势力间的矛盾，来提高并保障皇帝的绝对至高权位。一方面镇压民族，一方面给予提拔的大棒加红萝卜的驯兽手法，如同毛泽东所说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要胜利的基本保证」¹⁶⁵。但是，尽管西藏的领土被中共划分成，不同大小的自治体，但是藏族们始终认为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中共领导人一开始就采取拉拢「少数民族」的有力人士，利用他们去最

16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64 Rakhimov, 1968, p.73

165 Jiang Zemin, 2004, p.204

终达到「统一战线」的政策目的。最经典的作法是，将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人士，纳入中共的行政部门，给予一个官职头衔。所有这些行政单位的最高领导者都是汉族共产党，他们一切遵照中共汉族的党领导人指令行事。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自治，只是徒有虚名，是假自治，真统治。在此，中共当局明显违反了，十七条协议中的第三条和第四条。

1952年春天，由拉萨当地的藏人和藏军，组成的一个米芒仲都（Mimang Tsongdu，人民议会）团体开始集结游行¹⁶⁶，寻求民众签名请愿，要求中共解放军退出西藏。这是西藏历史上首次由人民自主组织的民间社会团体。1952年3月31日团体的代表们从曲水（Chushul）村前往拉萨递给西藏噶厦政府和中共驻藏代表张经武，一份要求中共解放军退出西藏的请愿书。一群上千名的西藏人民包围张经武的住处，强烈要求中共解放军滚出西藏。4月1日在阿沛·阿旺晋美的宅邸前，发生抗议藏人和中共解放军的武力冲突事件。

1952年4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西藏工作方针的指令：¹⁶⁷

「西藏情况和新疆不同，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很多。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目前正进行减租减息，今冬进行土改，群众将更拥护我们。新疆和关内汽车畅达和苏联有密切经济联系，在物质福利上给了少数民族很大好处。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新疆有几十万汉人，西藏几乎全无汉人，我军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我们唯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我们要用一

166 Shakya, 1999; Promises and Lies, 2001

167 Mao Tse-tung, 1977, p.73-76

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份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份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凡此均需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人生活水准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份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和藏军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将软弱无力，无法实现。

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在这一年至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们，因而使坏份子及藏军不敢发动暴乱。另一种是坏份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率领藏军举行暴乱，我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攻，给予打击。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益。在西藏上层集团看来，目前全部实行协定和改编藏军，理由是不充足的。过几年则不同，他们可能会觉得只好全部实行协议和改编藏军。如果藏军举行暴乱，或者他们不是举行一次，而是举行几次，又均被我军反击下去，则我们改编藏军的理由就越多。看来不但是两位噶伦，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定是勉强接受的，不愿意实行。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么好吧，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越久，我们的理由就越多，他们的理由就越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坏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

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议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得小学不宜办，则小学也可以收场不办。

最近拉萨的示威不应看做只是两个噶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做的表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不驻解放军一条，不是他们的真意。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他各条。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达赖，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他们知道在军事力量方面弱于我们，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则强于我们。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此次请愿，而把协议的全部延缓下去。他们选择在班禅尚未到达的时机举行这次示威，是经过考虑的。班禅到拉萨后，他们可能要大拉一把，使班禅加入他们的集团。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班禅不上他们的当，并安全到了日喀则，那时形式会变得较为有利于我们。但我们缺乏物质基础这一点一时还不能变化，社会势力方面他们强于我们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因而达赖集团不愿意全部实行协定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这条指令内容显示，当中共中央在西藏的布局完成后，就可以弱化了西藏政府，届时就可以整个收网¹⁶⁸。

但是，张经武强力逼迫西藏噶厦政府将两位暗中与游行抗议者有连结的两位噶伦，鲁康瓦 (Lukhangwa) 和洛桑札西 (Lobsang Tashi) 革职。此外，鲁康瓦明确地向张经武表示西藏人民无法接受不公正的十七条和平协议¹⁶⁹。西藏的噶伦大臣们非常受到西藏人民的受戴。西藏噶伦越受到中共的谴责，就越

168 Shakyā, 1999, p.106-107

169 Promises and Lies, 2001

受到西藏人民更多的拥护。但是，饱受中共军方压力的噶厦政府最后不得不将两位首席噶伦大臣革职，暂时逮捕六位人民会议代表及宣布解散米芒仲都（Mimang Tsongdu，人民议会）。1952年4月11日中共驻拉萨军方公开指责这些西藏抗议团体是¹⁷⁰：「自3月31日成立的非法组织「人民议会」的「解放大队」是一群由帝国主义侵略者、国民党特务、和少数西藏上层人士联合藏军、流氓、商人和僧侣，所结成的反叛份子」。

被解任后的鲁康瓦搬至印度噶伦堡定居，而另一位噶伦僧官洛桑扎西则回到自己的寺院继续担负宗教的职责。他们两位的解任是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不过中共原本计划在西藏成立的军政委员会则暂且被搁置。

中共政府在西藏开始设置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和研讨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变成中国共青团）纷纷在西藏各地成立。当然也创设，拉萨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 and 爱国妇女联谊会（1953年），在江孜为西藏地方代表成立学习委员会（1956年）¹⁷¹。后来，「爱国联谊会」出现在西藏各个地区。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会加入少年先锋队，一些贵族的孩子也踊跃的想要被选进加入先锋队¹⁷²。1952年1月最初成立的干部学校总共有八百名学生，专门培养为中共解放军服务的藏族干部¹⁷³。同时，这所学校也有让解放军学习的藏语文课程。

1953年1月中共举办第一次西藏军区共产党会议，这是朝向在西藏创立共产党的第一个步骤¹⁷⁴。当时，西藏只有中国共产党员和在康区和安多区加入共产党的少数藏人。这些加入共产党的藏族党员，主要的工作是在未来将设置的西藏自治区中担任藏中语言的翻译工作。此次会议中，主要讨论的事

170 Goldstein, 2007, p.352

171 Bogoslovsky, 1978

172 Norbu, 1999, p.126

173 Goldstein, 2007, p.309-310

174 Shakya, 1999, p.118

项是过去两年在西藏工作得到的成效和目标，以及支持中共中央的国家政策。

回视 1952 年夏天，中共驻拉萨代表安排西藏官员和其他人士前往中国参观，让他们成为第一批可以亲眼见证中共新政权治理下的中国人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这些西藏代表们参观了中国和内蒙古的一些城市。参访期间，藏人参访团内部发生了一些分歧的意见，一些人开始说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宣传全是一派谎言¹⁷⁵。另一些人，在物质面，见证了中国「不可思议」的科技，开始认为那个国家将会成为「现世的乐土」。于是，一些人将毛泽东的相片安放在家中佛坛¹⁷⁶。中共驻拉萨代表当局持续安排西藏商团代表、高僧和青年代表前往中国参观。到 1950 年代中期，已经有上千名的藏人参观过中国的城市。许多西藏年轻学生被送到北京、重庆和其他中国城市上学。

1959 年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有 900 名藏族学生¹⁷⁷。然而，大部分的藏人非常不满送他们的年轻人去中国¹⁷⁸。在 1952-1956 年间在这些学校就读的藏人，受到很好的待遇。校方提供一日三餐的中餐（三菜一汤）伙食，也有一座佛寺专门让他们礼拜，有时也会收到特别送来的藏族地方食物，另外还有特别的津贴。原本的上下双舖床位，因为避免藏族学生脖子上配戴的圣物受到褻渎，也改成单舖床位。中文是主要使用的语言，因为它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不过，1956 年 5-6 月在毛泽东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后，北京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也开始拉开横幅布条谴责十七条协议，并指责中国教师扭曲历史，在课堂上教授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等的不实谎言¹⁷⁹。1957 年中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嘎然终止，突然间变成了一个陷阱。这些「违法的」学生们头上戴着高帽（纸制，上面写地方民族主义者），

175 Andrugzang, 1973, p.33-35

176 Norbu, 1999, p.126

177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78 Ginsburgs and Mathos, 1964, p.95

179 Shakya, 1999, p.164

站在一条长凳接受群众批判两个小时。

中共政府开始试图控制人民的宗教生活。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公开解释宗教信仰「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¹⁸⁰。1953年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广济寺成立，理事会员中有29位藏族人士。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被选为名誉会长。1956年10月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在拉萨成立。自从两位噶伦被解任后，西藏的部长级职务也被废除。同时也废除了达赖喇嘛政府的首席法官职务，将他的权力下降到「地方政府」的法官之首。而这也违反了协议的第4、6和11的条款。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大）在北京开幕。9月20日由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中国宪法得到全场一致鼓掌表决通过。达赖喇嘛和他的家族成员及两位经师、三位噶伦、众多寺院代表和班禅喇嘛也一起参加大会会议。达赖喇嘛回顾当时，年幼的他无力拒绝毛泽东的邀请，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支持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才让中国共产党可以为所欲为¹⁸¹。当时的他，只能期望透过配合中共政府可以为自己的人民带来一些自由的空间¹⁸²。但是，中国新成立的宪法规章只许可「地方自治」。达赖喇嘛无法参与宪法的讨论，因为所有参加宪法讨论的都是中国汉族共党人士¹⁸³。

总之，西藏代表团确实有参与整个会期和宪法的通过。达赖喇嘛当选为常务委员副委员长，班禅喇嘛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北京时，达赖喇嘛会见了毛泽东、邓小平和周恩来，以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导库虚契夫（N.S.Khrushchev）、布加林（N.A.Bulganin）和印度首相尼赫鲁（J.Nehru）¹⁸⁴。当时，中共政府领导对外强调会全力支持及尊重藏族文化、宗教

180 Ling, 1964, p.44

18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82 Laird, 2006, p.321

183 Shakya, 1999, p.123

184 Shakabpa, 1988

和习俗，以及任何他们所注重的任何事物。当时，藏族代表们确实得到很好的礼遇。高阶的喇嘛和贵族都有特别安排的个人交通工具，其他人则共同搭乘汽车或高级巴士，还有现金当作零用，三餐极为丰盛，这是中共新政权为了让藏族看到加入新中国后，未来他们可得到的利益，所特意安排的新中国之旅。在达赖喇嘛从东北访问回到北京后，对苏联帮助新中国重建东北的重工业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对此事留下的深刻印象，引起毛泽东特别的关注。1955年1月19日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签署互相之间有争议的问题：税收分配、劳动征兵、军队经费等¹⁸⁵。

达赖喇嘛开始准备结束访问返回西藏。在他离开前，最后和毛泽东私下会面时，毛说：「你的态度很好，宗教是一种毒药，第一它减少人口，因为和尚、尼姑必须独身。其次它忽略了物质的进步。西藏和蒙古就是受到宗教的毒害」¹⁸⁶。毛泽东的这段话证明了，他误解了达赖喇嘛对科学和物质进步的高度兴趣¹⁸⁷。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事实上是引用卡尔·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当时在西藏，只有极少数人听过鸦片这个名词）。但是，毛泽东并不知道，他的这番言词，让达赖喇嘛惊觉到中共的灭佛之心。

在总体上，达赖喇嘛的确愉悦地度过这次旅程。他注意到了社会主义的积极面，和宗教很类似¹⁸⁸。1955年6月29日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僧众们手持祈祷旗，排成一条极长的行列，西藏军队也在街道踏正步行进¹⁸⁹。

中共驻西藏代表宣布，1955年3月9日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期间，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因应西藏变化，不需要在西藏建立军事行政委员

18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86 Dalai Lama, 2000, p.113

187 Dalai Lama, 1992, p.101

188 Goldstein, 2007.

189 Andrugzang, 1973, p.37

会¹⁹⁰。取而代之的是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团结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喇嘛的堪布厅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于是，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195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寄出一份公文告知工作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56年3月9日批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议」。在自治区成立之前，由这个筹备委员会暂时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直接由中国国务院领导¹⁹¹。这是改变西藏达赖喇嘛拉萨政府权力结构的一个重要步骤。于是，中共又再违反十七条和平协议中的现行制度不予变更的规定。

1956年5月1日宣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当然，全体一致同意）致电毛泽东，电文中特别指出：「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实现藏族地方自治的关键步骤，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今日的喜悦之情，让我们深刻感觉到，只有在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敬爱的毛主席英明的领导人的怀抱里，藏族人民才能够得到幸福」¹⁹²。这封电报送出时，康区的西藏人民，遍地起义反抗这些「英明的领导人」。关于这些起义反抗，下一章还有更多事实案例。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隶属于中国国务院，管辖涵盖整个藏族地区，当时尚未被割入中国各省。达赖喇嘛担任主任委员，班禅喇嘛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任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任秘书长。第一次会议，毛泽东的代表，当时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发表了谈话，他宣称，西藏必须改革掉「落后」，并保证在几十年之内，西藏民族将以一个有高度「进步」的经济和文化的民族，出现在祖国大家庭内¹⁹³。陈毅又说，西藏和平解放以

190 Ling, 1964, p.107-108

191 Valiakhmetov, 1958, p.36

192 Valiakhmetov, 1958, p.35-36

193 Dalai Lama, 1992, p.107

来，在汉、藏之间的互敬互助之下，已取得多方面进步，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团结各地区，成立西藏自治区政府¹⁹⁴。他的说法和几年前周恩来说的大致相同（参前），其中，当然没有提及统一。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不仅仅是藏族菁英，也激怒了藏族人民。藏族群众将自发集会通过的决议书，送至西藏噶厦政府和中共驻藏代表处。藏人抗议中共主导的筹备委员会的成立，首先，并没有经过西藏人民的同意，还有，达赖喇嘛个人没有义务参与筹委会的工作，或出席任何中共召开的集会或活动¹⁹⁵。另外一个要求是不要废止使用西藏货币。在中共驻藏代表（其背后有强大的驻藏解放军）强烈的压力下，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政府内阁公告禁止集会示威活动，同时也要求藏族民众避免做出会破坏藏中关系的行动。

1956年9月26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批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其中重大的（条款），严重地缩限了西藏噶厦政府的统治权限¹⁹⁶。中共把西藏分成三个行政区：达赖喇嘛的拉萨噶厦政府、班禅喇嘛的堪布会议厅委员会、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这种切割弱化了拉萨政府，增强了北京派驻代表的权限。实际上，西藏所有的高级官员，皆被授予筹委会办公室的工作。

西藏代表们成为筹备委员会的门面，而实质的权力掌握在中共官员的手里¹⁹⁷。十四世达赖喇嘛表示，他虽然担任筹委会主委，但是，他根本无法做任何事。这意味，按照第四和六条的和平协议，他的权力，已明显地受到了侵犯。相反地，筹备委员会的权力都被让出给了西藏当地共产党党委（成员都是中国人），因为中共担心牵涉重大决策决定，所以设计由西藏共产党党

194 Goldstein et al., 2004, p.206

195 Andrugtsang, 1973, p.39-40

196 Bogoslovsky, 1978, p.65-68

197 Shakabpa, 1988

部掌控。筹备委员会的规模逐步扩大，更加缩小了「地方」西藏政府的权力。1956年9月底，筹委会已经设立十四个工作部门¹⁹⁸，其目标是在所有的藏区州或县成立办事处。1957年8月中共在西藏成立了50个县和8个特别区办事处¹⁹⁹。实际上，是在西藏设置了行政权力的并行结构。这项也严重违反十七条和平协议的第四条。

中共为了得到国际世界承认控制西藏的事实，以及解决驻西藏解放军的补给品问题，1954年4月29日和印度签署「印中关于西藏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其中规定五条和平共存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双方互置贸易协会，印度在亚东(Yatung)和江孜(Gyantse)原本存在的贸易协会继续经营，另外在葛大克成立新的贸易协会。中共在德里、加尔各答和噶伦堡设置贸易部门。此外，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贸易规则、朝圣和旅游也达成协议。同年，印度撤离在西藏剩余的印度军队。此外，将印度在西藏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服务部门及12个驿站等折价卖给中共。这是中共第一个「和平共存五原则」协定，后来成为中共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

1956年9月尼泊尔外交部和中共驻尼泊尔大使交换备忘录。双方达成协议，以「和平共存五原则」为基础，签订「中尼友好关系」和「中尼关于西藏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隔年，尼泊尔撤离留在西藏的武装警卫部队。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只有中国军队驻留那里。

为了避免卫藏地区藏族的抵抗，1951年中共利用马帮送来一批批的食物给他们。中共解放军帮助农夫制作铁锄、铁铲、铁耙、铁斧和铁犁²⁰⁰。组织四个示范企业：木匠、裁缝店、马具和羊毛针织业。在拉萨附近开始挖采煤

198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99 Bogoslovsky, 1978

20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矿和设立农业技术站。在实验田里，中共解放军开始栽种青稞、马铃薯、亚麻、大豆、黄瓜、西瓜、辣椒、茄子、棉花、茶和油籽。启动灌溉和绿化工程。1951至1954年中共政府颁布拨款170万人民币给西藏农民贷款，购买农具、种子等商品。另外拨款10万人民币给西藏牧民贷款。经由中共政府的辅助，1954年农民开发了3,300公顷的新可耕地。1953年在拉萨开办农业和动物技术员训练班²⁰¹。由于有兽医的设置，光是1953年，就有九万头以上的牲畜得到接种疫苗和治疗。为中共机构工作的藏人，可以得到银币作为工资，所以很吸引藏人²⁰²。为了缓解食粮短缺，中共成立粮食局，其任务是使用道路运送粮食，而这些道路是强制藏族人民劳动筑成的。

一些拉萨和萨迦地区的藏人开始欢迎中国人。根据中国媒体的报导，藏人在提到解放军帽子上面的红星标志时都说²⁰³：「这些解放军是好心的菩萨，他们眉头上会发出红光」。

当然，中共的宣传活动，不会仅限于上面所诉说的美好光景。1951年12月中共18军政治部，分发宣传战手册「进军西藏形象战指南」²⁰⁴。其中，强调要尊重藏族的风俗和宗教，禁止收取藏人的金钱，或是强迫藏族进行劳动。宣传部的取材必须先得到党委会的批准，其内容禁止，提到有关阶级斗争、土地改革以及打破「迷信」运动，还有在西藏寺院附近严禁吐痰、捕鱼、狩猎等行为。

中共的样板宣传剧，大多类似下面的剧情²⁰⁵。中共的政治部文工团不携带任何武器，浩浩荡荡地来到开垦区，他们召集了地区垦荒者，来露天剧场看免费表演。身着解放军服装的文工团员们敲锣打鼓地，在露天广场中表演

201 Valiakhmetov, 1958, p.17

202 Palden Gyatso, 1997, p.37

203 Tibet: 1950-1967, 1968, p.491

204 Goldstein, 2007, p.181-184

205 Palden Gyatso, 1997, p.36-37



布达拉宫对面的雕像，象征西藏人和中国人手携手，共建一个更好的国家（照片：Ray Kreisel）。

歌舞剧。剧情几乎是描述，解放军如何自发性地帮助贫农收采农作物，或是如何绞尽脑汁帮助可怜的美少女逃离好色地主的魔掌。最后，剧中的中共解放军官员，会跳上一个木箱上，滔滔不绝地诉说他和他的属下，被毛泽东送到西藏的使命，目的是为了帮助西藏脱离贫穷，走向进步繁荣的世界，当使命达成后，他们就会返回中国。但是，共产党并没有提及，一群解放军到达藏地村庄，聚集村民后，放映中国共产党老是大胜中国国民党和日本军队的电影。有时，西藏人会问，为什么日本人老是输，也没赢过一次？老一辈的藏人告诉我，那个时候，藏人间流行一个流行语：「不用把我们的土地，赠送给我们，走吧，走吧，你去做你的新中国人，我过我的西藏日子」。

当时，中共政府还没有打算要拉高西藏农民对「阶级意识」的思想教育²⁰⁶。中共希望西藏人民可以理解阶级利益，在未来可以拥护共产党。在此期间，中共政府代表都是透由西藏噶厦政府，落实中共的政策方案。一位来自萨迦地区的藏人回忆说，从1950至1959年，一般的藏族人民都被拉入建设工程，并没有人灌输他们任何新的外来思想²⁰⁷。相反地，中共试图对西藏的知识菁英、商人和贵族们灌输毛泽东的思想，意图将他们训练成革命的先锋，如此一来，文盲的百姓们自然就会跟随。

一些在西藏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想出了一个主意，可以离间及分裂西

206 Shakya, 1999, p.134

207 Norbu, 1999, p.112-121

藏两大高层，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²⁰⁸。他们认为班禅喇嘛的主要亲信支持共产党的改革，而达赖喇嘛周围亲信都是反对改革者。他们在班禅喇嘛的管辖地，加快改革脚步，甚至也可以进行行政上的领土分离。接着，农民们也一定会要求达赖喇嘛的管辖地也要进行改革。但是，这项建议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关于在西藏执行民主改革的提议案，以及去年（1956）西藏成立西藏自治区自治筹备委员会时也做了区域自治的介绍说明。不过，事实证明，只有少数西藏上层支持改革，绝大多数还是存有不同程度的怀疑，而实际上是反对。虽然也有一小部分民众，热烈要求改革，但是大部分的民众并不热衷。所以，目前进行改革的条件尚未充足」²⁰⁹。因此，中共中央决定不会在下一个五年（1958-1962）计划中，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等到在西藏部署完毕后，更有利于顺利改革。

透过中共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和 1958-1962），中共政府为了可以有效控管重要的政治地缘地区，于是在青海、云南、广西、福建、内蒙古、宁夏和甘肃²¹⁰，开始发展公路建设。公路建设大部分由中国工人建造，而西藏工人为中国人的辅助帮手。早在 1954 年 11 月 27 日就开通了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

1955 年新的道路，拉萨至日喀则和日喀则到江孜、江孜到亚东（Yatung）的公路也开始通车运作。第一年开通时，共军的巨型军用卡车运载着成千上万吨的设备、机械和用品等的军事物资，绵延不断地从中国运送至西藏。

1955 年 3 月中共国务院会议时，明白指出这些国家道路的主要功用是可

208 Goldstein, 2007, p.430-438

209 Ling, 1964, p.206-207

210 Tibet under the Rule of Communist China, 2001

以让中国内地连结至西藏和内蒙²¹¹。当然，交通运输是控制领土的最根本条件，尤其是要控制高山险峻之地。主要干道建设后，进一步再计划修筑新道路。这些则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一方面监控中国的政治犯劳工，一方面招募西藏人投入劳动²¹²。技术员、维修员和设备由中国境内送过去。中共军方用很高的工资吸引西藏劳工加入修建公路。军方还特意制造竞赛意识，安排所有人参加开会，在会中表扬工作特别努力的人，特别是女性劳工²¹³。作为奖励，个人可以得到毛泽东照片勋章，而团体则可以得到一面锦旗。

1952年拉萨、日喀则和重庆之间开通了邮电服务。1953年拉萨和北京开通了无线长途电话。1955年拉萨、日喀则和昌都设立广播电台。1956年拉萨附近建造一座水电站，当雄(Damshung)西藏首座飞机场竣工。1959年拉萨和泽当(Tsethang)之间开始行驶蒸汽船、建造砖瓦窑场、水泥工厂、修车厂和锯木厂等，这些都是首次出现在拉萨。

中共中央设立中国国家贸易公司，大量出口西藏出产的羊毛和中药材。光是1954-1955年出口量增长了三倍，高达一百万元人民币，后来这家公司垄断了西藏的贸易。造成西藏从事贸易的商家、官员和寺院的利益都受到影响²¹⁴。与此同时，中共将进口的茶叶降价，提高羊毛的价格购买西藏的羊毛。中共并不只是向西藏贸易商购买库存的高品质的羊毛，而是所有的羊毛，从那时起不断地买断。这也严重毁损第七和十条和平协议。虽然，1955年3月阿沛·阿旺晋美指出，在贸易和运输上，少数干部和官员及中共解放军的人造成了一些小错误和犯了一点轻罪，但是，这些缺失都必须即时克服及改正过来²¹⁵。

211 Ling, 1964, p.60

212 Shakabpa, 1988

213 Goldstein, 2007, p.417-418

21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15 Ling, 1964, p.118

拉萨、日喀则、昌都和江孜设置新医疗所²¹⁶。1953–1955年400名以上的医生和护士被派到西藏，并培训了170名西藏医生。到1958年底，西藏已经有18所新医疗所，还有流动医疗车在各地偏乡巡回看诊。中共在西藏开办公立学校，为了吸引藏族进入中文学校，举办免费野餐会、分发银币、向贫困户的孩子分发衣服²¹⁷。然而，大多数藏族人民还是希望进入藏语学校。1957年西藏已经有78所小学和一所中学，藏语老师非常稀少，因此，还俗的僧侣开始受到人们的欢迎。很多教室开始朗诵祈请文，这些喇嘛们教导孩童佛法的基本知识²¹⁸。

第七章 结论

1951年中国共产党侵略西藏时，手举正义之旗，宣称他们是要来「解放」。向谁「解放」什么呢？就像打谜语。中共宣称将西藏人民从「帝国主义者」和「农奴主」手里解放。后来，他们在西藏找到6位「帝国主义份子」：3名英国人、2名奥地利人和一名苏联人²¹⁹。这些外国人在中共侵略西藏前就已经住在西藏，他们和其他的外国人一样，都是经过西藏拉萨政府准许，合法居留在中国国内。除了中国，没有任何外国国家对西藏提出任何指责。西藏接受的外国援助（英国和美国），并不多。根本无法和中国共产党在外国（苏联）的援助下，用武力夺取中国政权，建国后还持续接受苏联超巨大量的物质、技术等援助相比。外国对西藏提供的援助，在国家对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上，是极其合法又自然。在没有任何援助下，西藏政府向西方国家寻求援助，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此事在后来，让中共政权必须面对来自国际的政治压力。

21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17 Khetsun, 2008

218 Tibet through the eyes of Tibetans, 1995, p.19

219 Dalai Lama, 2000

就「解放」这个语汇，我们无法就字面上去解释，而必须有对应关系才可以说的清楚。对于中国人而言，从「封建主」得到解放，确实可以让中国佃农容易了解。但是，到了异国的西藏，中共中央的中国领导人也没先调查清楚西藏的真实情况，也没质疑过西藏人民是否需要被解放，即使「解放」这个名词的使用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是，这个名词（现在也是如此），只适用于解释在西方帝国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的侵略下的情况。

由于特殊地理环境的关系，如同秘境香格里拉一样，数世纪以来，西藏过着与一般世界不同型态的和平宗教生活，即使是服饰装扮，也是千年不变。以至于，当西藏想要加入现代国家联盟时，已为时太晚，而且，因为与世隔离太久，也无法瞬间打入国际社会。二十世纪中期，西藏对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等的国际外交技巧，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以至于，西藏的领导层无法猜测到签署「和平协议」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西藏当局臆测与新中国政府的关系大约也会和前清一样，是「檀越关系」。他们根本没想到，和他们谈判的对手，是一群要根除宗教和中国文化、思想及传统的共产党员，而中共中央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并吞西藏。这份十七条协议，可以说是西藏代表团在中共官方恐吓要胁下，盖上中方提供的伪西藏官印，签署完成的。其中的一些条款，被故意设计成，可以有很多的解释。从一开始中共官方的做法和态度就很粗暴野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和其他「被解放」的地区签署任何协议条约。而这项协议主要事实是，中共要对国际世界声明，西藏已经被迫放弃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显然地，毛泽东想要对国际世界显示的是，西藏从内心认为自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想要「自动回归」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合法化中共的侵略行为）。如此一来，就可以避免花费巨额的军事费用在侵入无道路的高原地区。加上，中共军队在占领昌都后，军力大耗，也需要一个重整的时间。

同时，毛泽东也意识到，此时中共在西藏的军队仍然不足够，无法控制整个西藏。需要争取时间去建造道路、设置通讯设备，以及拉拢西藏地方领袖。1954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对西藏工作会议报告中指出²²⁰：「西藏已经成为伟大祖国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两年间，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军队培养下，藏族的爱国势力已经逐渐增加。这些力量在未来西藏的政治局里，可以成为重要性和决定性的角色。通往西藏的道路还未完工，我们的生产也还没有达到自给自足，还有，西藏的上层对我们还是存在疑虑和不安，汉族和藏族之间的鸿沟还是相当的大，我们在西藏的地位仍未稳固」。

是什么导致了共产党领导的担心，于是，中共中央对西藏工作下达了，要把巩固和扩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作为共产党在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务，以及延迟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藏人并不明白改革是什么东西，他们和往常一样过着传统的日子，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把秘密之计隐藏在每天公开的行动中，制造令人坚信不疑的假象，隐瞒真正的意图」²²¹。这就是中国古代兵书三十六计中的第一计「瞒天过海」。还有第十计「笑里藏刀」：使敌人相信我方的「友好诚意」而麻痹松懈，我则藉机暗中谋划，积极准备，待机行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西藏采取的「表面和好，暗藏杀机」的谋略。

中共政府发现必须先得到藏人的信任，否则在西藏内部进行改革是不会成功的。但是，西藏三区都听命于拉萨政府，所以必须进行民主改革，才可以得到革命性的破坏。于是，中共在西藏的安多和康区，这两个已经掌控住的地区，率先展开民主改革。

220 Goldstein, 2007, p.439

221 Thirty-six Strategies...

第八章

从人民起义到文革

正如之前提到，中共政府计划拉拢西藏人的「民心」。一开始，中共承诺帮助西藏现代化，也支付不错的价钱。但是，西藏康区（康巴人）和安多区（安多人）自古以来就习惯过自由的生活。所以，早在1949年中共侵略西藏不久后，因为隔离问题，发生一些零星的冲突⁰¹。同时，中共开始没收和征收了「帝国主义者」的货物，而那些货物是藏人从西藏的贸易商买来的⁰²。此外，修筑道路也引起藏人的不满⁰³。后来，他们开始说西藏本来就是独立的国家，为什么要生活在中国的管控下。于是从1950-1954年在结塘（Gyelthang，现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地方的部落头人雷马大叔（Aku Lemar），以及（现青海省黄南州的）霍木卡（Hormukha）及囊拉（Nangra）的首领确杰本（the pons Choeje）和汪千本（Wangchen）领导下，起义抗暴⁰⁴。数千名藏人拿起武器，与中共解放军发生数次战斗。根据西藏官方文献记录，藏人死伤631人，中共解放军丧失1,140人。战斗惨烈，西藏妇女递补阵亡丈夫的战士位置。1951年中共调派七万解放军进入，历经一连串激烈的战斗，解放军攻下霍木卡和囊拉。

01 Norbu, 2003, p.613

02 Andrugzang, 1973, p.11

03 Klinov, 2000, p.318

04 Tibet under Chinese, 1976, p.14; Norbu, 2006

西藏起义军战败逃入深山，连续三年，中共为了消灭西藏抗暴游击队，一方面进行调查户口，一方面持续在各处进行搜索⁰⁵。越来越多的中共增援部队到达，最后，抗暴游击队被击溃并分逃各处，损失三百名义勇军，中共解放军则折损最少五百名士兵⁰⁶。很多游击队员最后被迫投降，他们十人一组，在「批斗大会」上，一组接一组地被枪杀。一些从囊拉逃出来的人，计划逃亡印度，不过大部分逃亡的人不是被杀，就是中途遭到逮捕。少部分留在村庄的人，几乎都是瞎子、残废、老人和小孩。1954年确杰木(Choeje)和汪千木(Wangchen)遭到软禁，从此，没有人听到他们的消息(译注：汪千木战场被俘，后来获释并被中共任命为黄南州官员，1958年被批斗殴打致死)。

最初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一些「低阶层」的藏人自行参加修建道路工作，这件事已经让寺院、部落头人及庄园主心生不满。加上1953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摧毁安多区的寺院。⁰⁷藏人被迫参加修筑道路和必须提供驼兽给中共建筑队和解放军，还有一些在边境的村庄居民也被强制供应食粮给道路修筑工作团⁰⁸。最后，这些义务还扩展到许多寺院身上。

中共政府分两个步骤，将中国转换成社会主义国家。一是进行民主改革，二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民主改革是进行土地再分配，镇压地主和反革命份子，然后再透过阶级分化进行阶级斗争⁰⁹。1950年中期，中共政府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转换。1955-1956年毛泽东宣布全面加快集体化，毛泽东认为「少数民族」应该要加紧脚步，和汉族在同样的步伐里向前进，必须进行全面性民主改革，只有在拉萨政府直接管辖的区域可以暂时不进行民主改革。很显然地，这些已经被划分入中国省份，有「悠久传统历史」的西藏领土，

05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06 Tibet under Chinese, 1976, p.14-21

07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08 Klinov, 2000, p.318

09 Smith, 1996, p.387

中共政府当局表示，因应广大民众的要求，全面进行了民主改革。

虽然，真实的理由有不同版本。不过，这是让中共政府可以做到全面控制的政治手段。由中共成立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管辖的昌都地区也要开始进行民主改革。1956年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之后昌都地区，又再被划入未来的西藏自治区。1957年8月昌都被宣布要全面彻底进行民主改革。不过，那时候，藏人的抗暴起义如炮竹般已经在西藏各地区响起。

西藏人民拒绝接受中国共产党政府推动的民主改革¹⁰。「西藏人民看到的民主改革，第一和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民主改革是在摧毁西藏人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富人或是穷人都团结一致，因为他们信仰佛法，支持寺院，佛陀的教导就是藏人的中心思想，没有一个人可以忍受任何会毁坏佛教的改革」¹¹。西藏一些地区的僧侣人数甚至占了地区人口数的11-20%。根据加拿大国防部1956年10月6日向加拿大政府提出的秘密档案报告中指出：「甚至西藏的农民也极度担心任何外来的思想理论，可能会破坏现状¹²...他们的文化遗产，已传承了数世纪，不论过去和未来都是非常宝贵。藏族是单纯、和平的民族，全神专注在宗教仪式，愉悦地观看传统的宗教故事表演，他们仅有的要求，只是让他们遗世独立，继续在自己的高原、丘陵和山谷中，过自己的传统宗教和修行的生活」¹³。

但是，这些并不适合信奉共产主义者。1950年，邓小平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应该由他们内部的非常「少数」份子来进行¹⁴。民主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就不能消灭贫穷和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所以，首先，必须

10 Klinov, 2000, p.318

11 Shakya, 1999, p.143

12 Secret: CTC releases documents...

13 Andrugtsang, 1973, p.31

14 Wang et al., 1997, p.232

要培养当地共产党干部和爱国人士团体」。¹⁵

首次出现在卫藏地区的共产党西藏团体大约是在 1950 年代半初期。解放军报告中指出 1957 年 10 月 5 日西藏已经有五千多位革命干部，一千位共产党员，二千名以上青年共产党主义联盟，六千名以上的爱国青年文化协会会员以及一千名以上的爱国妇女协会会员¹⁶。根据 1952 年中共另一个统计库资料估计，未来的西藏自治区将会有 877 名、1965 年预计会达到 14,830 名的共产党员，但是，事实上（在文化革命运动前夕）只有 7,153 名少数民族的共产党员（包含藏族）。1989 年七万名共产党员中有五万六千名是少数民族¹⁷。茨仁夏加 (Ts. Shakya) 认为在东藏也有极少人数的共产党员，这个档案或许被储存在中国共产党四川省支部。事实上，所有的西藏共产党员都是来自东藏。1954 年 10 月根据官方说法，西藏干部（不仅是共产党员）在青海地区，就超过一千五百名¹⁸。

老一辈西藏人告诉我，他们家乡的人，除了极少数人都反抗被中国共产党统治，就像汉人不愿意被日本人统治一样。几乎所有的西藏人都是佛教徒，他们心中都很清楚明白，中国共产党是武装入侵西藏的无神论者。西藏人一向都是，与世无争，遗世独立，一心追求宗教修行的民族。他们信任的只有他们部落的头人（首领），部落人民与头人如同一家人，他们之间的差别，也只在细节的部分而已。在这些令人困惑痛苦的岁月中，藏人唱诵的歌曲中夹杂对中国共产党的讥讽，而不是，中共口中的万恶的庄园主。歌词中显示出西藏人民真正的想法和期望。

左派份子说：「西藏的反叛份子，没有什么民众基础」¹⁹，但是，这个

15 Klinov, 2000, p.318

16 Ling, 1964, p.224

17 Shakya, 1997

18 Ling, 1964, p.86

19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中共政府才没有民众基础。

1955年春天，十四世达赖喇嘛从北京返回，顺路探访他的出生故居，安多区塔采村 (Taktser)。此时，已被中共划入青海省的家乡，已经进行了民主改革。当他公开和故乡民众们谈话时，他们都说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都很快乐²⁰。但是，在私下交谈时，他才知道中共政府已经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而农民们正在极力反抗，整个安多地区紧张感升高。中共变得更强硬和多疑，完全无视人民的感觉。边界区域的东藏地方，因为中共政府日益加深的压迫，达赖喇嘛目睹了西藏人民面对共产中国人时，眼神中的极端痛苦和嗔恨。

此时，人民抗暴起义还未在这些地方发生，但是，其他地区已经开始起义。在1955年末和1956年，起义风潮席卷整个康区，中共政府紧急调动大军进入镇压，双方爆发激烈战斗²¹。为了威吓康巴人，中共解放军开始对康区村镇和寺院进行炮轰和空投炸弹等的大规模战争镇压。此时，藏人称呼解放军为丹扎 (Tendra)，意思是「灭佛魔军」，称呼康巴游击队为丹松 (Tensung) 意思是「护法军」²²。

理塘成为主要揭竿起义的地区，中国共产党于1950年进入该地²³。他们花费五年时间，进行拉拢及宣传民主改革政策，试图说服藏人顺从。1952年开始密集地进行宣传运动并清查所有藏人的财产，以便日后充公。此外，还强迫藏人捐款，帮助中国开发原子弹，才能确保美国不会对中国投下原子弹。没有现金的藏人，就要交出25匹牲畜。1954-1955年，中共开始对穷人发放现金、衣服和食物。相对地，那些穷人们必须到西藏各地，向大众哭诉喇嘛，

20 Dalai Lama, 2000

21 Bogoslovsky, 1978

22 Butterfield, 1979

23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206

还有该死的富人剥削人民。最后，中共发现，这些宣传战并没有达到效果。于是，中共就威胁说：「一条白路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另外一条黑路会毁灭你所拥有的生活、财产、宗教和社会地位。你们自己选吧！」，藏族人民大部分选择了中共所谓的「黑路」。

1956年2月康区最大的寺院桑披林寺(Sampheling Monastery)周围几座村庄的绝大部分农民，因为拒绝土地改革和中共解放军发生冲突，没有武器的村民，最后不得不逃至寺院避难。中共解放军包围桑披林寺，最初派一架飞机在高空中散洒传单，要求民众和僧人投降，但是，被拒绝了。因为桑披林寺防卫措施极佳，中共领导不想造成解放军自己的伤亡，干脆派一架飞机轰炸寺院。当时寺中有三千名僧人和成千上万的藏人，一些是从康区其他地方逃来的难民。数百人被炸死²⁴，那些幸免于难的人，不是向解放军投降，就是往西逃向西藏中部地区。

桑披林寺被炸毁的消息，很快就传遍西藏东部地区，不到一个星期，理塘地区一位拥有众望的年轻军官首领，雍如本·索朗旺杰(Yonru-Pon Sonam Wangyal)马上就组织一团护寺民兵，前往保护理塘最大的寺院，长青春科尔寺(Ganden Thubchen Choekhorling 又称理塘寺)²⁵。此寺十六世纪由第三世达赖喇嘛所建造。此时，理塘寺内除了护寺的民兵外，还有外地来礼佛进香的民众。中共用两个军团的兵力，进行步兵攻击和炮兵轰炸，但还是久攻不下。护寺藏族民兵攻击中共军营作为反击。西藏新年的第二天，中共从成都派遣当时空军最先进的两架II-28战略轰炸机对理塘



拥如本 索朗旺杰 (Norbu J. March wind...)

24 Shakya, 1999, p.140

25 Garri, 2009

寺进行空中轰炸，于是建寺四百年的古寺，瞬间变成一片瓦砾残骸。中共解放军要求所有寺区内的人要出来投降。酋长雍如本·索朗旺杰走出来假装投降，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场击毙一位中共团长，于是枪战四起，最后他英雄式地战亡²⁶。II-28 轰炸机是苏联卖给中共政府的战机，这架苏联第一种大量生产的战略轰炸机，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缴获的 B-29 轰炸机改造设计而成²⁷。这次的轰炸攻击，一资料记录藏族死伤数百，另一资料则记载为数千人。

中共开始实施擅长的杀一儆百行动。在批斗大会上，公开射杀一位高僧²⁸。他们将理塘寺的住持康萨仁波切双手绑在一条横棍上吊高，绑紧其双腿，还用铁链绕着脖子。另外一位法会领诵的僧人光着身体，他的大腿、胸部和腋下，都被烧红的铁块烙上印。连续三天的「批斗大会」期间，他的伤口都曝露在外面。一场集会下来，有两位前往持遭到公开枪击（但是不射死）。其中一位，遭到沸水当头淋下后，被绞杀。另一位受到斧头乱砍而亡。中共地方领导对大会的藏人群众大声宣布说，这二位前往持是「罪大恶极、剥削人民的农奴主」。

被轰炸的寺院，并不是只有那两座寺院，有证据显示，还有其他的寺院也遭到空中轰炸²⁹。但是，中共对寺院的轰炸行为，更刺激藏人，让他们一而再起义抗暴。起义军队队伍中，若有人阵亡，不断都有新增的人员递补上去。参加游击队的西藏妇女中，有一些人甚至当上游击队队长。也有一些母亲牺牲了，而女儿马上递补母亲的位置等的情形。与其他战场一样，中共解放军擅长采用「人海战术」，人一波波地涌现，前面倒下，后面一波解放军马上涌上来。结果当然是，解放军死伤惨重³⁰。西藏人说，解放军成千上万

26 Norbu, J. March winds...

27 Smith, 1996, p.410

28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p.42, 235

29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Smith, 1996, p.410

30 Norbu, 2006

地涌上来，他们几乎被埋没了，当然这个形容是有点夸大。其他一些受到摧毁的寺院有：色塔寺 (Serta)、达拉替钦寺 (Dalak Tengchen)、炉霍章果寺 (Tekhor Tanko)、巴塘曲德寺 (Ba Chhoti)、芒康洛寺 (Markham Lo) 等³¹。

藏人变成被中共解放军镇压的对象，导致理塘的人口骤然减少一半，最后只剩下女人和十三岁以下的儿童。中共解放军到处搜捕西藏游击队起义军，凶狠的搜索大队突击各个西藏民房，杀死看家藏犬，有时连儿童也遭到射杀。他们夺走藏人家中的粮食，损毁农作物，让西藏义勇游击队无法得到任何一点食物。于是，西藏人民开始挨饿，一些握不住饥饿的妇女，带着孩子，一起投河自尽。

康巴人陆陆续续逃到卫藏。一位萨迦地方的人回忆说：「他们那些人起初说，自己是来「朝圣」。事实上，一些是难民，一些是游击队³²。后来，他们公开向我们建议说，卖掉所有的财产，换成银币，搬到印度去，趁现在还来得及。刚开始，我们这些本地人，都不相信那些难民们说的中共在康区的恶行」。

卫藏地区的民众也不喜欢民主改革政策。1956年2月的祈愿大法会 (Monlam Festival) 期间，拉萨出现大量传单，要求中共解放军和中共政府代表离开西藏，类似内容的请愿书也送到西藏政府。这些内容的具名者为米芒仲都 (Mimang Tsongdu 人民议会)，这个团体与1952年被中共镇压的米芒仲都 (人民议会) 名称一样³³。这个团体的组成人员大多是商人和低阶西藏政府官员，其中主要的领导人是商人阿乐群则·慈仁多吉 (Alu Chontse Tsering Dorje) 和两位西藏低阶政府官员。提供资金的资助人是噶伦索康·汪钦格勒 (Kalon Surkhang Wangchen Gelek) 和一位著名宗教领袖察楚仁波切 (Tsatul Rinpoche)。这个团体举办一个大法会供养达赖喇嘛，会中他们高喊反对中国

31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37

32 Norbu, 1999, p.145-146

33 Shakya, 1999, p.144-147

势力进入西藏，并请求达赖喇嘛继续统治西藏，恢复西藏货币流通和藏军军队系统。后来，米芒仲都 (Mimang Tsongdu) 又成立一个穷人福利协会 (Welfare of the poor) 团体，不只帮助安多区和康区逃过来的西藏难民，还有因为大量中共解放军入驻，引起拉萨通货膨胀，而无法承受的穷人。穷人福利协会提供苦难的藏人所有的协助和医疗，也要求西藏政府让穷人们可以免费使用水磨场，让他们可以将炒熟的青稞米磨成糌粑粉。之后，穷人福利协会的活动也扩展到日喀则和江孜地方。

毛泽东低估了这个团体的影响力，他告诉由拉鲁带领到北京的西藏代表团全员，米芒仲都的活动只是暂时性的经济困难所造成，只要经济情势好转，他们的不满也会自动消失。新年祈愿大法会 (Monlam Festival) 结束后，驻西藏的中共代表恐吓西藏噶厦政府，如果不下令让米芒仲都集团停止所有的活动，及逮捕他们的三位首领，那么解放军就会采取行动。中共方面试图将他们抹黑成国民党或美国帝国主义的同党，但是并没有找到任何丝毫证据可以证明。三位中的一位死于监狱中，西藏人民开始躁动请愿，连三大寺也加入，中共害怕他们成为团结西藏的英雄，于是于 1956 年 8 月 25 日释放存活的两位，但是，条件是解散人民大会，也不可以参与任何政治活动³⁴。

中共政府继续在已完全控制住的安多区和康区地方进行民主改革。也增派四万名中共解放军入驻藏人起义抗暴的城镇³⁵。1956 年 4 月中共西藏代表将前西康省地区的首领们聚集在昌都开会，试图说服他们向共产党中央「请求」民主改革³⁶。结果，绝大多数的首领表决，延缓或是取消民主改革的政策。后来，那些不支持中共民族改革的首领们全被革职，大约 4 或 5 月，他们其中一部分的首领又被聚集到江达开会 (Jomda, 位于昌都东北)，开会

34 Andrugtsang, 1973, p.40-41

35 Andrugtsang, 1973

36 Smith, 1996, p.407

时，解放军团团围住他们，中共领导威吓他们必须马上进行民主改革。这些首领们当场只好同意。但是，他们趁守卫不注意时，纷纷逃跑并加入抗暴义勇军。新龙 (Nyarong) 的首领嘉日尼玛 (Gyari Nima) 当时也被中共召去打箭炉 (Dartsedo) 开会，他的夫人多吉玉珍 (Dorje Yudon)，就担任起新龙 (Nyarong) 起义抗暴军的首领。抗暴起义爆发是因为一位西藏妇女和一位西藏官员的儿女被杀，那位官员也是被中共召去开会。

中共当局出面强力谴责和制裁那些「农奴主」和「奴隶主」。没收他们的庄园大屋，将他们的土地重新分配。还有一些地主遭到处死³⁷。新税强加于寺院的财产、房屋、土地、牲畜³⁸。根据一些西藏难民的证词，中共公开要求藏人交爱国税，藉口是要援助卫藏区的军事工防。事实上，中共需要银元支付驻防卫藏解放军的生活费用³⁹。安多区和康区的藏人没有现金，只能被迫卖掉家中牲畜或青稞等食粮换取银币，交给中共官方。为了支付中共的各式各样名义的新税款，一些藏人只能卖掉家中的衣服，甚至卖掉家中的碗⁴⁰。中共解放军开始大量搜捕藏族游牧民。理由是，中国共产党认为游牧生活，是野人过的日子。

中共干部在西藏地区举办无数次的民众大会，都是在说明中共中央的政策，并指控富农、地主和喇嘛和尚都是人民的敌人，中共中央政府需要被压迫的「贫民们」站出来「批斗」他们的罪行。根据流亡藏人的证词，藏人都是因为恐惧，不得不接受被动员。只有数名的贫民和中共干部合作，积极推行民主改革。大部分的人，都是被迫参加批斗大会⁴¹。参加的民众被分为两大类「农奴主」和「奴隶主」，另一类是「农奴」和「奴隶」⁴²。如果有「农

37 Dalai Lama, 1992

38 Dalai Lama, 1992

39 Andrugtsang, 1973, p.37-38

40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38

41 Klinov, 2000, p.319

42 Bogoslovsky, 1978

奴」和「奴隶」拒绝参加，或是对民主改革活动态度冷淡，中共干部也会强迫他们参加。甚至，有时候会付钱请他们过去。

中共设立的不同类型的学校、教育中心和协会都积极地吸收西藏年轻族群⁴³。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在 1950 年代收集了大量的实地考察报告 (大部分是安多区，只有少数卫藏区)。报告中指出，藏族父母如何被中共政府将自己的小孩送到中国。中共干部利用劝服、威胁、利诱等手段，迫使父母同意让小孩前往中国内地。数千名孩子被强制送到中国各地，离开自己的国家，前往异国他乡。然而，这群藏族小孩，并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还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环境中长大。他们被迫和父母及西藏社会分离，很多小孩再也没有回去，而他们的父母也不知道孩子的下落。有时，中共政府还会强迫藏人妇女嫁给汉族男人⁴⁴。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还收集众多 1950 年代后半，中共如何关闭寺院的证据⁴⁵。中共解放军首先毁坏佛像等宗教性物品和寺院建筑，再改建成解放军军营或中共政府机关。被逮捕的喇嘛僧侣，大部分被送去修筑道路或军营劳动，其中甚至被逼婚或被迫与妇女同床共寝。中共解放军没收寺院的财产，将年老的喇嘛逐出寺院等等，一连串破坏西藏佛教的行为。当时在场的藏人回忆说，这些都是共产党在西康区和安多区的一般标准作业。中共将富人和富农强行押出他们的家，僧团也被押出寺院，查禁他们所有的财产，还在门口贴上「中国共产党征用，不准入内」⁴⁶。

1954 年中共在彭措林寺 (Phuntsokling Monastery) 附近的中共政府机构前，聚集了一群妇女。中共干部命令被押送出来的僧侣们，每个人从中挑选一位

43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53

44 Klinov, 2000, p.319

45 Tibet and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46 French, 2004

妇女⁴⁷。一位来自贫户阶级，领着中共政府的奖励金，吃得油亮壮胖的妇女，跳出来指控一位老喇嘛洛桑丘灯 (Lobsang Choeden) 说，他们两人发生过性关系，但是被老喇嘛否认。最后，他被一位中共干部裁判，不和她结婚的话，就处死。中共干部让老喇嘛跪在碎石上 15 分钟，后来又命令他跪在荆棘藤上长达一小时。接着这个中共干部和那个出来指控老喇嘛的妇女，两人开始猛打老喇嘛，撕拉耳朵，并将他的头拿去撞尖硬的地面。这位老喇嘛被扣上铁链，隔天他又再被猛打了两个小时后，就死了。

1950 年中共解放军持枪突然闯入安多的谢瓦寺 (Shiwa Monastery) 搜查，随后，领着一群牧马的康巴妇女进入寺院。中共将领命令，寺中的僧侣们，要他们各自从中选一位作为婚配，但是，受到了拒绝。寺院经书被中共解放军摆成床垫睡，或是当如厕草纸使用。一位名叫桑惹祖古 (Trulku Sungrab) 的高僧站出来抗议，但是，马上被解放军砍掉整只臂膀，还嘲弄说大佛一定会让他的臂膀长回来。中共将领对着所有的僧众喧嚣谩骂说，喇嘛教是一无是处的东西，念经修行只是浪费光阴，不劳动的和尚都是吸食人民血汗的寄生虫等等。

1955 年 3 月中共地方当局命令新龙 (康区) 的寺院所有僧众，一律都必须还俗结婚⁴⁸。而那些拒绝成婚的僧人，都被送进监狱，其中还有 12 位喇嘛僧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游街。一位名叫谷密·天芯 (Gumi Tensing) 的僧人，因为拒绝做中共打破宗教的宣传工具，一双大腿就被中共用铁丝贯穿扣住，直到死亡。中共的这类残酷迫害行为，导致很多僧侣和农民纷纷逃亡。

这是，很典型的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僧侣加诸的严刑酷罚，即使是红色藏族革命家，也拒绝加入这种残忍的行径⁴⁹。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部，开始进

47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p.38, 43-44

48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p.43-44

49 Smith, 1996, p.404

行无神论宣传教育：例如，为了摧毁人们对神迹的期待，将喇嘛的两手用一条长绳绑上，让马群拖曳在地，四处奔跑，直至血肉模糊死亡⁵⁰。或是，将喇嘛关在地牢，不给任何食物，要他们用神通变出食物，最后没有食物，他们就以此作为无神论的「证明」⁵¹。此外，共产党人还迫使高僧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文章。许多僧人被押出寺院，送到中国的农村劳改营。一些寺院的每一座佛像和唐卡画像等，还都被中共强加赋税⁵²。所有的一切政治改造活动及每个演出步骤，一旁都有中共政治宣传大队进行策划，主要是先破坏所有的宗教思想及传统道德，再强加灌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先破后立）。有时候，中共也会将妓女们带进寺院，命令他们进入女人禁入的护法殿。还有，将猎人们交出来放在护法殿里，发誓不再杀生的古代刀、剑等拿走⁵³。

在某些情况，西藏穷人也同意去搜刮富人和中产阶级家中的财产。在安多区的斗争大集会中，斗争的剧情，通常是「农奴主们」会突然被「东窗事发」，然后，一些农奴主就会马上被开枪打死。事实上，很多所谓的农奴主，只是雇主，所谓的农奴，只是他们雇用的仆庸或工人。在安多区的道纬 (Doi) 地方，中共聚集民众，举办公开处决一百多位富人的行刑大会⁵⁴。大会进行中，一些收下中共演出费的穷人，混在人群中警告民众说，如果没有同意对富人们行刑，就会被一旁的解放军射杀。于是，当场所有的人都一致表示同意行刑。最后，一位名叫拉汪·图多 (Lhawang Thondup) 的乞丐穷民，被中共拉拔为当地的新酋长代表。

打箭炉 (Dartsedo)、嘉拉 (Chakla 约打箭炉附近泸定一带)、加波 (Gyabo)

50 Trikamdas, 4 June 1959

51 Trikamdas, 4 June 1959

52 Secret: CTC releases documents...

53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38

54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p.196

的首长和富人们，不但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和地位，全家一起被中共关进监狱⁵⁵。也有，一家十四口，一同被丢入河里淹死的。在木雅（Minyak，甘孜州雅江县一带）也有一个人，被一名叫旺都（Wangtok）的人指控为反民主改革份子，因为改革者要他交出黄金，但是他一无所有。于是，当地民众又被动员去观看反革命份子的下场实况。一开场，这位被告就被棍棒先乱打一顿，接下来，滚烫的沸水从他的头上淋下，然后，四肢如待宰的猪一样，被高吊在半空中，下面有干稻草堆，燃火烤问，黄金在哪里？他无法回答，于是，行刑人将一颗大约一寸长左右，烧红的大铜钉，钉进了他的前额。最后，他被塞入一辆大卡车，不知送往何处。

1956年8月安多区的藏人群起抗暴起义。一位牧民回忆说⁵⁶：「他们要夺取我们部落的牧场，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起来抵抗，其他安多地区的部落也和我们一样。后来，整个安多就被炮轰毁了…我们的抗暴队大约有四十人左右，我们算是最早一批攻击解放军的起义军。我们不得不凶狠，因为，我们很清楚，如果被俘虏的话，一定马上被枪杀。安多区其他地方也有和我们一样的义勇军，主要成员也是牧民和年轻妇女…我的大腿受到枪伤，子弹跑进腹腔，留下一个大窟窿。我们的勇士，都是空着肚子战斗的，万一腹部受伤的话，存活机会比较不大。我的内脏器官又开始掉下来，我必须把它们塞回去，然后扎紧腰带，让内脏器官不要掉出来…我的兄弟，也是我的佛法善知识，当时，虽然我告诉他快走吧！不要管我！他还是把我放上他的马背上」。

许多村庄的家庭里，如果家中男人，去参加了游击队，那么中共解放军就会将留在家里的女人和小孩，用机关枪扫射处死⁵⁷，而妇女往往会遭到中共解放军强暴。

55 Samsara: personal testimony…

56 French, 2004, p.187-188

57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p.87; Dalai Lama, 200

中国共产党的严刑拷打及处死人民的方法和种类，比起封建旧社会时代，更复杂更多样，又极其残酷。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就这个主题，收集到许多证据及证言。根据调查，中共主导的藏人非自然死亡情况有：枪杀、吊死、斩首、殴打致死、投河淹死、烧死、凌迟致死、活埋、饿死、窒息死、倒吊死、切腹死、让马奔驰拖地而死、被喂食饥饿狼群而死、被砍断四只，流血过多而死等⁵⁸。这些处死藏人的方式，都是共产党公然在人民大众的眼前执行的。被处死或遭受鞭刑的人，中共解放军会押着他们的家人到现场观看，甚至会逼迫幼小孩童枪杀自己的父母⁵⁹。那些被处死的人，并没有经过正常程序审讯或法院判决，只是因为他们的社会阶级较高或是有钱，亦或是有人出面指控等等，轻易地就被安上罪名。僧人通常会被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处死，特别是年长受到人民尊敬的高僧，他们在受批判、严刑拷打前，中共干部会在大众面前先羞辱他们一番。例如，让他们四肢跪地，把一张铁犁放在背上，再用鞭子鞭打，要他们向前爬，学牛耕田等等，种种羞辱人的花样。另外，1959年6月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康区有250座寺院被毁，几乎所有的高僧都被关进监狱或被杀死。

九世班禅喇嘛也描述过，如果将青海的民主改革风暴，用电影拍摄下来的话，一定会震撼全场观众⁶⁰。例如，青海果洛地方，很多果洛人被杀，他们的尸体被从山上抛下山沟，中共解放军还命令他们的家人和亲戚们到现场，一同欢庆歼灭「叛军」的胜利大会。甚至还逼迫亲属们在死尸上唱歌跳舞。最后，将现场所有的藏人用机关枪扫射死亡，与「叛军」们共埋。在安多区和康区，因为要杀死的藏人太多，中共解放军通常会分组，一组接一组地枪杀比较快，一组大约是10-20人。最后结果是，藏区人口数目，明显地大量缩小。根据班禅喇嘛的著述，青海内的村庄和乡镇平均有三千至四千名藏

58 Tibet and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Dalai Lama, 1992, 2000

59 Dalai Lama, 1992, 2000

60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



中共空军的苏联战斗机 MIG-15，2004 年 4 月拉萨（创意通用许可证，2008 年 5 月 7 日 Nathaniel Freitas 上载）

族，其中平均有八百至一千名遭到逮捕，有一半人在被拘留期间死亡，这些被逮捕的民众绝大部分是无辜的百姓。一些反叛严重的地区，存活下来的只有女人、小孩和老人。而年轻至中

年的男人和地方首领乡绅，几乎都死亡殆尽⁶¹。歼灭果洛藏族时，中共解放军特别调派成都军区的 28 苏联米格 15 (MIG-15C) 战机轰炸果洛，以及其他的藏区⁶²。

1956 年十三万的果洛人口到 1963 年只剩六万人⁶³。1986 年班禅喇嘛调查发现只有极少数的青海藏人与抗暴起义军有关联。后来，一些以前服务于中共西藏军区和成都军区，担任惩戒小队的人向班禅喇嘛忏悔他们所犯下的恶业罪过⁶⁴。

那些年间，也有一些中共党员完全不避讳地说出，要完全歼灭参加反叛军的西藏人民。一位曾经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流亡藏人报告说，一个中共解放军上校跟他说过⁶⁵：「我们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包括女人和小孩…斩草不除根的话，春风吹又生」。还有另外一位从中共监狱逃出来懂汉语的藏人也说，他在被关的期间，常常听到士兵在喊口号，立誓要完全歼灭康巴人。因

61 Panchen Lama, 1997, p.67

62 Ardley, 2002, p.31

63 Tibet: the Truth, 1993

64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

65 Norbu, J. March wind...

为以勇敢著称的康巴人即使只有两个人存活下来，他们马上就会再组织起来，进行破坏和拆毁中共的军事防御设施⁶⁶。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委员会常委农业工作小组组长刘泽西 (Liu Zexi)，无视于安多区的藏人们反对阶级斗争，反而加紧脚步，执行阶级斗争⁶⁷：「在政治部的广大宣传和教育后，暴力的阶级斗争，一定要彻底的深入贯彻。在对比新社会和旧社会后，广大的劳动牧民的阶级意识就会快速提升。当他们察觉封建剥削阶级的反动份子，他们都会很震惊，就会齐声谴责剥削阶级的滔天大罪，也会踊跃地将反革命份子和坏份子抓来交给政府，并要求治他们的罪」。

不出所料，镇压的手段引起反效果。让大多数的「低阶级底层」人民和西藏社会最尊敬的「高阶级高层」人士更加团结一致⁶⁸。

相反地依据马克思主义教条，共产党活动的目的是，确立区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让全国呈现分裂状态，而不是催促阶级斗争。此时，中国共产党和西藏人民之间的鸿沟持续扩大。但是，一些不了解内部真相的人，仍然引用中共的对外宣传说词：「在 1950 年代早期让西藏地主和喇嘛生气的是，这个新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集体分配政策在西藏实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1956-1957 年西藏武装抗暴军队伏击中共解放军，中共趁机将此事件指责是反动的地主和喇嘛暗中指使，并扩大了这项宣传⁶⁹。

有时候，北京中央会批判中共干部在西藏的作法，关于对西藏的土地改革和征税、寺院的土地和畜产、宗教政策宣传不足，还有大汉主义的作崇和藏族干部教育训练不足等⁷⁰。也有一些中共干部因此受到惩罚，但是，西藏人民并不希望进行任何民主改革。所以武力镇压仍是主要的手段，让中共的

66 Andrugtsang, 1973, p.88-91

67 Tibet: 1950-1967. 1968, p.326

68 Klinov, 2000, p.319

69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70 Ling, 1964, p.192-194

所有政策得以强势执行。

事实上，中共在西藏干部的作法，并没有违背毛泽东的思想：「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⁷¹。所以，反对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都不是人民。只有跟随毛泽东政策的才是人民。所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都不是人民，而是敌人，而敌人是要被完全根除清肃的。

在卫藏地区，中共干部加紧了民主改革脚步。1956年7月1日以张经武和张国华为首的中共西藏工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西藏地区1956年至1960年五年规划」，将其列入工作规划，并请求1956年冬天到1957年春天间先从昌都、日喀则地区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再向外延伸拓展到所有地区⁷²。提案中请求在各宗成立公安局，全区配置四千至六千名的公安警察，增设二千四百名武警部队和经济警察 (economic police)，培养四万至六万名藏族干部，吸收二万至三万名藏族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三万至五万名加入共青团，另外派遣六千名汉族干部官员担任西藏管理阶层等。

各地藏人抗暴起义事件，让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们虽然同情抗暴起义的西藏民军，但是，由于与中共军队的武装军力相差太过悬殊，也只能劝导西藏民军放下武器。与之同时，抗暴民军得到了居住拉萨同乡人士的援助，准备与中共军队进一步开战。中共领导人被迫要面对现实情况，结果，他们选择停止对卫藏的压迫。

71 Mao, 1966, p.47,51

72 Dangdai zhongguo de Xizang, p.225

1956年9月20日张国华在中共八大中，关于中共治理西藏未来的五年计划项目上，发表评估报告。张国华表示：「西藏目前还是封建的农奴制度，劳动人民的生活异常困苦，经济非常落后」。他指出，为了获取改革成功，必须的三要件⁷³：「1) 要让劳动人民迫切想要翻身，上层人士代表也要真诚的支持改革。2) 改革成功必须建立在，让西藏各阶层的代表都同意进行西藏社会经济状况的科学考察。3) 足够的国家地方干部」。张国华认为要达成改革，需花费很长的时间，并强调其中必须要笼络西藏上层人士、提供宗教自由和保护寺院。

他的意见非常有价值。证明了西藏劳动人民并不想要改变，而上层人士也不支持改革。中国共产党在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行动，并不为西藏人民所需要，也不受到赞同。西藏人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即使是支持共产党的地方人士也无法改变情势。

就西藏各地纷起的地方游击队而言，是有必要串连结合，才能形成一股



四水六岗西藏游击队护教志愿军（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档案馆）

大力量，共同抵御外侮。贡保扎西·安珠仓 (Gonpo Tashi Andrugtsang 1905–1964) 这位来自理塘的拉萨大巨商，既勇敢、又有魄力的组织者，最终将西藏民间的力量整合起来，成立了四水六岭的西藏护教救国军，

并成为护教军的总指挥官。后来，他在马雄 (Dregung Mashung) 战斗中负伤深重，被暗中送往印度，最终逝世于异国他乡。

7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p.268–269

1956年12月安珠派人传递东、南藏地方的游击队员们一则信息⁷⁴：「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对抗中国共产红军践踏我们西藏人民。我也清楚你们已经准备好，抛洒热血捍卫西藏雪域圣土。我更明白你们已经承诺要担负起这个崇高的使命，和凶暴的共军交锋，而无有一丝遗憾。在这个国难家危的时刻，此时，我们更要拿出勇气，并付诸行动。我恳切地呼吁所有的西藏人民，包括西藏政府人员，站出来大家团结在一起，共同为我们西藏的自由和宗教，对抗中国红军的灭教灭族行为。这则信息也会传到西藏其他各地及邻国的印度等。我们要向世界各国声明，我们西藏人民已经没有退路，只有奋死一战，对抗中国红军的侵略与屠杀」。于是，各地纷起的抗暴游击队开始互相串连整合。

1956年底，藏族共产党员平措汪杰(Phuntsok Wangyal)召集在拉萨经商的康巴商人⁷⁵。他表示因为藏族对中国共产党政府政策的无知，才会导致战争。如果他们有意愿合作，中共政府会马上帮助他们重整他们的生意，谈话中，平措汪杰故意隐瞒康区高僧喇嘛的真实状况。当场，安珠拆穿了他的谎言，特别是让与会人士回想中共所提出的十七条和平协议，以及现今如何与事实相违。

1956年11月印度举行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庆典。西藏方面接到印度政府的邀请，于是有二支西藏代表团前往参与盛会。一团是达赖喇嘛为首的代表团，另一团是班禅喇嘛为首的代表团。根据美国在印度加尔各答大使馆的报告，这二个代表团所乘坐的飞机都没有中共的国旗，只有印度的国旗和达赖喇嘛及班禅喇嘛各自的代表旗帜。在印度停留期间，达赖喇嘛无视中共官方的指令，在对外公开的演说中表示，西藏这个弱小的独立王国正遭受，强大邻国新政权的蹂躏⁷⁶。

74 Andrugtsang, 1973, p.42-43

75 Andrugtsang, 1973, p.48-49

76 Shakabpa, 1988

同年年底，中共解放军开始对各地的西藏护教爱国军进行大规模围剿。得知讯息后，达赖喇嘛考虑留滞印度，寻求外界支持，直到西藏问题可以得到和平的解决。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发表了一个冗长的演讲，其中关于西藏问题⁷⁷：「我们在西藏的工委和驻藏解放军必须开始准备，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些…西藏要造反，就让他们造反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出师有名，将他们一网打尽。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然而，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达赖喇嘛遵循十七条和平协议，加上周恩来保证（依照毛泽东的指示）会延迟民主改革的时间，等到西藏人民衷心想要改革时，才会进行改革。达赖喇嘛最后决定返回西藏⁷⁸。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⁷⁹：「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上级领袖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做出决定，不能性急。」这项声明，也成为当时西藏大众人民对达赖喇嘛是否回西藏的争论。1957年4月1日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同年夏天，召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与会人士要求增加藏族的代表数目达到90%、撤裁一些委员会（包含经济部、公安部、法务部）、地方行政部门、以及减少中国解放军驻扎部队⁸⁰。然而，西藏的行政一体化计划进入中国失败了。

与此同时，来自康区和安多地区的大商户正在共筹资金，准备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举办一场大型登基典礼（setri chenmo ceremony）、供养西藏的护法神，以及，祈求达赖喇嘛长久驻世，常转法轮。在筹备法会的漫长期间，他们将这个筹备委员会称为「四水六岗（Chushi Gangdrug）」。四水六岗后来成

77 Iliin, 1978

78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79 Mao Zedong, On the question of the right solution...

80 Bogoslovsky, 1978

为组织西藏游击队护教志愿军的总指挥部⁸¹。

「四水六岗」中的四水是指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和雅砻江四条河流。六岗则是指色莫岗、擦瓦岗、芒康岗、绷波岗、玛扎岗和木雅热岗。也就是，西藏传统的「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如、下部多康六岭」。四水六岗的总召集人是贡保扎西·安珠仓 (G.T.Andrugtsang)。由于他的号召，西藏东部各地的地方首领也加入筹备委员会⁸²。他们请求达赖喇嘛赐予时轮金刚灌顶，并得到尊者的首肯。在这之前，来自安多的藏人团体也提出同样的请法灌顶。后来，他们决定联合起来共同请法，也加入了四水六岗的请法筹备委员会。后来，连拉萨的团体也一并加入请法的行列。盛大的灌顶法会于 1957 年 7 月 4 日隆重开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登上西藏人民献上的黄金宝座，象征正式成为大西藏王国的国王，及全西藏人民的信仰依靠，世俗与精神的领袖。类似的灌顶法会将会每年举行，届时西藏的法王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会坐在黄金宝座上，向广大藏族百姓讲经说法。平时，黄金宝座会安放在罗布林卡。

1958 年初，中共当局驱逐了一千五百名在卫藏地区的中国商人（他们仅居住几年），让他们返回中国内地⁸³。他们都是被中共怀疑有反共思想，或是帮助藏人传递情资的人，其中还包括数百名康巴人，他们也一同被驱离。藏人认为这是中共当局即将要进行强制改革的迹象。不久以后，安珠仓 (G.T.Andrugtsang) 召集 23 个游击队首领开会，后来这个四水六岗的区域反抗运动，变成了西藏全民抗暴运动，藏人纷纷加入护教志愿军 (Tensung Danglang Magar)。他们开始收集武器和聚集马匹，并和两支西藏正规军以及寺院喇嘛们建立联络网。康巴们放下一切昔日纷争和区域偏见矛盾，团结一致对抗外来侵略者。

81 Dalai Lama, 1992

82 Brief introduction of Chushi Gangdruk...

83 Andrugtsang, 1973, p.55

抗暴团体名称的起源，并不清楚，不过有几种版本⁸⁴。雪域境外流亡记的作者艾夫唐 (John F. Avedon) 认为志愿军是四水六岗和米芒仲都 (Mimang Tsongdu, 人民议会) 的结盟，安珠仓称呼这个重组军队为志愿自由战士 (Volunteer Freedom Fighters)，显然地，是从这个名称中衍生出来的。但是，诺布 (J. Norbu) 认为这个名称已经取代了四水六岗，因为在洛卡 (Lhoka 山南) 大多数的护教志愿军游击队成员都来自康区。

也有一些中共军官对中共政府的政治斗争手段滋生反感。前中共解放军炮兵营长姜华亭叛逃到藏军第二军团 (Kadang Dashi) 投奔第二代本旺丹军长，身上只携带随身武器及少许弹药⁸⁵。这位投奔的前中共炮兵营长，取了一个西藏名字罗桑扎西，并加入西藏护教志愿军与中共解放军战斗九个月，之后逃亡到印度，定居于马苏里 (Mussorie)。

大量的西藏护教志愿军聚集到雅鲁藏布江 (Tsangpo River) 南方的洛卡地



洛卡 (山南) 西藏游击队护教志愿军

区 (山南)，该地邻近印度，容易逃亡，补给也方便。但是，却于 1957 年被拥有一万五千名士兵，强大军力的中共解放军驱离。1958 年 6 月 16 日安珠仓带领的西藏三区藏族勇士，延续着请法筹备委员会的名字，在山南泽当成立「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游击队组织，并重新核计三区各自拥有的军力和装

84 Ardley, 2002, p.31

85 Andrugtsang, 1973, p.60

备⁸⁶。成立大会中，选出四位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领导当最高指挥官，五位负责联络的军官，还有五位总管。同时，也设置了秘书处和财务部门。还有18名野战指挥官，以及每十名护教军就有一位队长，各司其职。设立收集情资的地点，与各寺院、庄园和宗堡（Dzong，城堡）保持联系，以便确定可得到援助⁸⁷。于是，订立了27条行为守则的军令（后来又陆续增加）。

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军令守则是，保护民众，阻挡抢匪等犯罪份子滋事。但是，中共的宣传部门，对外强调四水六岗游击队在民间从事强劫掠夺，这也是藏中双方互不相让的纷争⁸⁸。事实上，四水六岗总部也试图去调查，哪个犯罪集团，假借四水六岗的名义，进行抢劫的事实。进而发现，一些地方的不良抢匪组织竟受中共所收买及操控。于是，安珠仓派50-100名护教军进行逮捕，击溃地方土匪集团。在康区，大约有120名护教军，依自己的判断，击溃犯罪集团⁸⁹。大多数的犯罪集团，都是些帮派份子变成的土匪。于是安珠仓再派四团，各一百名军士的军团，共四团四百人，针对匪徒进行围剿。匪徒的首领，一定会被处死，而其手下会被卸甲并解散，匪徒所掠夺的财物，则会物归原主。

中共通常会利用帮派份子闹事，意图制造纷争，达到分裂西藏的目的。中共的兵士会伪装成四水六岗的护教军，袭击一般民众，同时，他们也收集真正护教军的情资。虽然，刚开始时，中共的战略奏效，但是后来也不得不放弃。虽然，在一些乡镇，确实造成了一些分裂。例如，东藏的帕拉（pa1a）有一些牧民加入叛军（伪护教军），但是，因为其他的人拒绝加入，所以，叛乱份子（伪护教军）对帕拉进行惩罚式袭击⁹⁰。就在紧要关头上，中共军队突

86 Andrugtsang, 1973, p.62-66

87 Brief introduction of Chushi Gangdruk...

88 Wang et al., 1997, p.244

89 Andrugtsang, 1973, p.91

90 Goldstein, 1994, p.93

然出现解救，一瞬间，所有的叛乱份子（伪护教军）都投降了，于是，自然地，民主改革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虽然土地的征收和再分配逐渐地进行，然而人民公社的设立也受到延迟了。

在中共政府的强力压力下，西藏政府写了一封信给山南泽当的四水六岗总部，要求他们停止军事攻击。之后，也派一位西藏政府代表要求停战⁹¹。但是，受到总部回绝。最后，总部写了一封回绝的理由书让代表带回给西藏噶厦政府。

四水六岗与中共解放军的第一次战斗，发生在1958年8月靠近尼木的竹卡桑朵村庄(Nyemo Dukhak Samdo Village)附近⁹²。获得情资的中共解放军封锁道路，并在护教志愿军经过的道路上设下埋伏，当护教军一出现，解放军就射出大炮轰炸，并用机关枪和步枪扫射。护教军马上以十人一组往山上撤退，在山顶上和河流后面占据了战略地位。经过二日的射击，护教军的弹药用尽，最后大家就拔起刀，奔向解放军敌阵，徒手搏斗。此次战役，中共解放军死亡二百名，受伤者不知其数。四十名护教军牺牲，受伤68名，同时损失50匹马和骡子。但是，道路开通了。

为了遵守十七条和平协议，西藏政府忽视美国CIA提出的正式支援西藏抗战的通知。于是，安珠仓带领一支队伍到南木林宗甘丹曲柯寺(Shang Gaden Chokhor)，那里有西藏政府寄存的军械库⁹³。他们在接收武器的同时，也派了50-100名护教军到周围地区打探解放军的动态。安珠仓回忆说，经由护教军与寺院长时间谈判后，双方折衷，由护教军将寺院总管林夏颁典捆绑，其他执事都关进小帐篷，对西藏政府则以武器被劫夺之名义交代。事实上，即将面临的亡国灭教之痛，僧众也是同情并支持护教军的。

91 Andrugtsang, 1973, p.69-70

92 Andrugtsang, 1973, p.72-73

93 Brief introduction of Chushi Gangdruk...

护教军的武器，只是一些老旧武器⁹⁴。主要是二次大战留下的英式、德式、捷克和苏联的步枪。这些武器，其中有一些是从中共解放军手上夺取来的，一些是如上述一般，突击西藏政府军械库得来的，还有一部分是由四水六岗的经费购买来的。美国 CIA 藉由空投武器和金钱支援西藏护教军，但是 CIA 为了国际关系和情势，及不让苏联有任何藉口，只空投少数的火箭筒及在印度、巴基斯坦使用过的旧式二手英式步枪，而且，这些步枪，因为空投的缘故，大多被摔坏，根本无法使用。但是，中共所持有的外国武器，都是当时苏联支援的顶尖武器，数量又庞大。即使，当时有几位护教军曾被送往美国基地接受游击队战术训练，也无法与之对抗。

护教军游击队和中共解放军之间进行了一连串激烈的战斗。而几个最大的战役发生在乌郁 (Uyug)、尼木 (Nyemo)、尼木雪 (Nyemo Sho1)，以及当雄 (Kangsyung) 机场附近的尼木卡康 (Nyemo Karkhang)、确策山口 (Kogche Pass)、直贡卓宫寺 (Dikhung Dugong Monastery)、木雄 (Jang Moishung)、拉丹寺 (Rabten Gon)、琼波丁青 (Chungpo Tenchen) 和波扎木 (Po Tamo)⁹⁵。在中共解放军修建的波扎木 (Po Tamo) 城，发生了长达 15 天的战役，造成 550 名解放军死亡，护教军牺牲的军士不多于 20 名，此外，还有 9 名军士负伤。根据安珠仓的回忆，另有其他三场战役，中共分别折损了 176 名、700 名和 200 名解放军，而护教军的战亡人数，相对之下，则损伤非常少。护教军夺取了解放军的武器、弹药、军事设备、食物及医药等物品。还烧毁了对护教军游击队无有用处的共军车辆。

最终，解放军还是占领了整个山南地区，连同泽当，这座有 2,000 名地下驻军网的城市⁹⁶。当往南的道路被解放军封锁后，护教军被迫往北部及东

94 Dalai Lama, 1992, p.127

95 Andrugtsang, 1973, p.70-91 and map

96 Brief introduction of Chushi Gangdruk...

北部进行攻击。然而，由于解放军利用轰炸和空中炮击造成护教军损失惨重。此时中共解放军已清楚护教军的兵力和位置⁹⁷，于是，他们在康区和安多区进行的军事镇压和歼灭行动更加顺遂。

卫藏地区的难民数目急速增加，这是因为，1957年夏天开始，中共当局在康区强迫群众进行斗争大会，批斗资产阶级份子⁹⁸。于是，1957年末从康区涌进卫藏的难民大约有一万五千户人家⁹⁹。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项运动（后来以失败落幕）意图在所有的行业中大刀阔斧，进行一场激烈的革命，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脚步。大跃进中最重要的前提是，进行科学和文化的大改革，比如扫除文盲，以及对人民进行思想改造¹⁰⁰。这项运动的目标是在15年内赶上英国，20年赶过美国。不过，后来中共中央又想要积极地赶紧超前，高喊：「数年的辛劳，换来万年快乐」。彼方，中共在康区和安多区的民主改革运动正紧锣密鼓地积极进行。

中共用现代新式武器恫吓西藏人民，这是西藏绝大多数人，从来没见过或听过的东西。例如，前中国人民解放军（PLA）飞官回忆说¹⁰¹：「1958年夏天，中国西部经历了动荡…从一开始，我们试图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为了推动民主改革，我们尽所有的力量进行彻底的工作。只是，我们虽然不断地努力，可是只得到一点点的成效…在那个时候，我们发现西宁附近有一些高僧喇嘛、祖古、贵族和地方首领等的少数上层人士，已经招兵买马准备反叛。一天下午，依照计划，我们将百名左右心怀不轨的西藏上层人士，用三辆军用卡车，请他们到西宁机场，观看军机飞行表演…我们站在跑道南端 50

97 Andrugtsang, 1973, p.92

98 Xu, 1958, p.24

99 Dunham, 2004, p.256

100 Shcherbakov, 1958, p.9-15

101 Jiang, D. Popular history...

米处，跑道边缘有 20 桶汽油，排列成十米左右的标的。受到邀请的西藏领导代表一行人抵达后，被带到机场的观赏台去观看「飞机战斗表演」。首先两架从空军 26 师飞来的苏联制拉 -11 (La-11) 活塞式战斗机飞上 1 千米后在高空上转了一圈，当飞机飞升至 2 千米后，突然快速下冲，对着汽油桶用机关枪进行低空扫射。飞机的机关枪发射出的弹药火舌，引燃了汽油桶，瞬间，爆炸声和烈火震上云霄。那两架苏联制拉 -11 盘旋在机场上方飞行，轮流用机关枪对着地面扫射。之后，他们降落地面，让另外飞来的杜 -2 (Du-2) 轰炸机在标靶区投下 250 公斤的炸弹。这些景象，震慑了在场的西藏上层领导，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此等威力的武器。大家不得不相信解放军简直就是天兵天将的等级，甚至还有人高喊「毛主席万岁」。

根据中共秘密文件档案，1952-1958 年，解放军在甘南地区 (Kanlho Prefecture, 今并入甘肃省) 镇压了 996 件武装叛乱，歼灭了一万名护教军游击队¹⁰²。1958 年在甘南地区，不同少数民族的农民和牧民突然提升了「他们的阶级意识」思想¹⁰³。他们开始斗争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份子、反动份子、坏份子、封建特权和寺院的剥削者及各种非法的活动者。这些斗争主要目的是，打破西藏旧社会传统，即使是涉及环境保护。例如，西藏传统上禁止在圣山挖矿、采集植物及伐木。中共干部强迫西藏人民参加大规模的「斗争大会」，斗争地方上的首领头人及仕绅，控诉他们的「罪状」，以及掀开祖古（活佛）们「丑陋的真相」等。大会的斗争控诉主题和细节已经设定好，群众只要依照中共干部指示大声呐喊和行动。斗争大会上，上台的控诉人「颈上挂着一条被砸断的铁链」，高喊着「毛主席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太阳，我们伟大的解放者」。1958 年 11 月甘南地区民主改革如火如荼地展开，各牧区都设立了人民公社¹⁰⁴。此时，「少数民族」已经有了代表，皆来自 1,500

102 Tibet: the Truth, 1993

103 Ling, 1964, p.248-251

104 Ling, 1964, p.322, 323

名中共干部，1,200名共产党员，2,200名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及26处基层党组织。他们是「反传统、破除封建迷信」四反运动的背后推手。11月安多地区的牧民们几乎都被安置到「人民公社」中。

1958年末，改革在四川地区也已全面推行。正如，副省长童少生所指出的那样，1958年8月针对四川境内90%的西藏人民进行改革，已经获得全面胜利。接下来，计划年底前在甘孜州也会全面改革成功¹⁰⁵。根据那位副省长的说法是，不改革，就无法确立阶级路线。改革是，暴力的、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革命是特别需要有「后台」。藏族和回族在经历过下一个社会主义改革后，就可以跳出奴隶制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现在，除了四川和青海，甘肃南部的牧区也举起抗暴起义的旗帜。中共解放军骑兵团，在安多地区的草原进行惩罚性袭击，大肆杀戮牧民。有些牧民地区甚至没有任何男人生存¹⁰⁶。目击者说，从蒙古(Sokpo)的蒙古族居住地到玛曲(Machu)东部的牧民，都受到歼灭式的屠杀。摧毁宗教寺院为第一最优先，寺院的喇嘛被捉到寺院大广场集合，然后，解放军用机关枪将他们全部射杀。此外，格鲁六大寺之一的拉卜愣寺(Labrang Tashikyil Monastery)被解放军破坏得满目苍夷，而且寺门被关闭，即便，他们根本没有参与任何抗暴起义行动。3,000名出家众中，有2,000名遭受逮捕，其中600名被押往新疆的劳改营。

1958年中共解放军逼迫囊桑寺(Nangsang Monastery)的出家众配对结婚还俗。反抗的出家众，一些逃跑，一些被杀。在寺院上方，有一座供奉护法神的小寺，寺内有一位名叫德空曲泽(Derkong Chozey)的僧人长年驻守修行。解放军到那里要他速速离开，赶快下山结婚还俗去工作，不要再当和尚。但是，遭到那位僧人的拒绝，于是，解放军当场拆除了所有的宗教物品，砸坏所有

105 Tibet: 1950-1967. 1968, p.322-323

106 Smith, 1996, p.442-443

的泥雕塑像，烧毁经书，并在民众面前用机关枪射杀了那位出家僧。

中共解放军也到甘孜地方著名的佐钦寺和雪谦寺，将住持和高僧们当作人质，关押在一起¹⁰⁷。寺院的僧众们被命令还俗和结婚，在随后的两个月间，他们被迫劳动和互相「批斗」。僧众们在解放军的枪口下，被迫用脚踏踏，被丢在地上的佛菩萨画像。后来，解放军又命令僧众们参加斗争大会，批斗住持和自己的上师们。最终，这件事导致了僧众们站出来抗暴起义。数百名持刀斧的僧众和持枪的解放军展开血战，救出被拘禁的住持和佐钦仁波切。后来，一些幸存的僧众也加入了护教军游击队。宁玛派六大寺之一的佐钦寺（建立于1675年）全寺被毁。

中国共产党宣传部在媒体上全面抹黑宗教。1958年11月在甘孜、打箭炉（Dartsedo 康定）和西宁的藏文报纸上，严重攻击宗教及宣传佛陀为反动份子¹⁰⁸。例如，1958年11月18日的甘孜日报（Karze Nilare Sargyucer）登载：「寺院主一向都是与封建主和牧场主狼狈为奸，其中有一些人更与帝国主义份子和国民党反动份子勾结。这些寺院主们企图自设西藏政府，图谋分裂祖国…在甘孜州有390座寺院，专门从事无法无天的勾当和专司破坏的行为。所有的寺院都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派，都是剥削人民的工具，他们是封建贵族的堡垒。站在逐步进入社会主义生产的道路上，他们是反改革的叛乱主谋集团。如果，寺院完全被毁灭的话，就可以消灭封建贵族的压榨和剥削」¹⁰⁹。

11月22日报纸上登载一篇长标题「无法容赦利用宗教的黑坏反动派份子」。文章中定调：「这些反动派的喇嘛，披着宗教的外衣，比毒蛇猛兽还要残暴」。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谎编的佛教历史篇中介绍¹¹⁰：「佛

107 Kolas and Thowsen, 2005, p.47

108 Shakabpa, 1988

109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41-43

110 Trikamdas, 5 June 1959;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43

陀的父亲是个常常侵略邻国的坏国王。在佛陀统治的期间，他的手下反叛他，不得已，他才退居山林。于是，开启了他鼓吹悲观和懒惰的态度，试图压抑人民的生命力量，让他得以再度控制人民」。中国共产党编造的伪历史，也会记录于历史。这是一系列针对寺院剥削人民、积累财富和制造迷信等指控性的连载文章。然而，在这一连串的伪造历史篇，却在最后一句的终结语「我们相信佛陀和上帝也是共产主义者」中，暴露出其谎言。

1958年末，八万名自由斗士护教军已控制住西藏南部及东部部分地区。护教志愿军聚集在哲古塘 (Drigungthang)¹¹¹。他们已经可以组织游击队攻击，在康区的中共解放军占领部队，以及西藏西部和东部的中共解放军占领部队。在拉萨，护教军打败解放军的讯息，是以传单方式被传播。中共政府要求西藏政府派藏军歼灭护教军。但是，由于噶厦政府内部意见分歧，无法马上有决断¹¹²。这些官员基于各种顾虑，以至于无法真正地说出他们的意见。

1959年1月政府贴出公告，藏族干部将被送到中国内地，学习人民公社的运作。这是进行民主改革的干部预备训练。

大寺院的主寺，对于中共压制在安多区和康区其他的各分寺感到十分不满¹¹³。2月16日一位康巴的领导人请求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支持西藏抗暴起义。但是，西藏政府军力薄弱，也不想和中共北京政府发生冲突。最终，西藏政府拒绝了这项请求，同时也禁止西藏政府军队卷入抗暴行动。很多来自东藏的人，对于噶厦政府的态度心生不满¹¹⁴。不过，噶厦政府也没有真正帮助过北京政府¹¹⁵。

越来越多的西藏人民加入抗暴起义。1959年初，康巴护教军团袭击了中

111 Norbu, J. March winds...

112 Shaky, 1999, p.185

113 Bogoslovsky, 1976, p.263

114 Shaky, 1999, p.488

115 Klinov, 2000



西藏游击队检查缴获解放军武器 (Andrugtsang, 1973)

共在泽当（拉萨南方二百公里处）有三千驻军的军营，并且占领了泽当¹¹⁶。1959年2月底，山南(Lhoka)的护教军决定前往拉萨¹¹⁷。五百名的护教军军队一行携带食物、武器和弹药，一路缓缓地前往首都拉萨。在到达拉萨前，他们就听到印度广播台播

放拉萨起义抗暴的消息。然而，他们直至四月才得知达赖喇嘛已经抵达印度。

1959年1月22日毛泽东下了一道指示¹¹⁸：「现今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链我军武装能力的时间。在几年后，或许是三到四年，又或许五到六年，甚至七至八年，总要来一次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部署的军队力量，原本是相当薄弱的，但是，现在他们拥有一万名战斗力高昂的反叛军，可以说是对我们有危险的敌人。不过，这也不是件坏事，反倒是一件好事，可以彻底用战争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毛泽东见西藏护教军日益壮大，但是，他对此事的看法一直不变。例如，他说¹¹⁹：「这种叛乱，有极大好处，可以练兵、练民和对将来全面平叛，还有民主改革提供充份的理由」。

1959年3月东藏有23个护教军游击队在行动，南藏有16团护教军。总共

116 Bogoslovsky, 1978

117 Andrugtsang, 1973, p.95

118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119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大约有十万至二十万的兵士¹²⁰。根据国民党档案纪录，中共解放军与康巴护教军的战斗期间总共损失六万五千至七万五千名（战亡加受伤人数）解放军¹²¹。

1959年3月初拉萨举行默朗木祈愿大法会（Monlam Festival）。成千上万的难民和护教军军士，随着众多的朝圣者一起进入拉萨。根据一些资料报告，当时应该聚集十万以上的藏人。西藏的情况日益紧张，有不少人看到一些房屋的屋顶上有解放军的身影。此时，藏人间流传着达赖喇嘛将被解放军强行带走，押送到北京，参加中共四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的传言。这项传言会受民众深信，是因为北京在三月就对外宣布达赖喇嘛会去北京开会，虽然达赖喇嘛已同意前往北京，但是此时，西藏政府尚未向西藏人民发布消息¹²²。加上，中共军方突然邀请达赖喇嘛3月10日去中共军营观看中国舞蹈团的表演。达赖喇嘛的侍卫总管还被中共军方告知，不许西藏士兵随行，只能有二、三名不佩戴武器的侍卫陪同，并且向外绝对要保密¹²³。这不但违反了协议，更像是一件绑架计划。大多数的西藏官员都表示完全不知道这项邀请，直到3月7日才知晓¹²⁴。根据这些资料来看，无论是中共中央（CPC）或是拉萨中共解放军（PLA）应该很清楚，这个邀请一定会引发藏人暴动。

那些天，前西藏政府官员丹巴索巴（Tenpa Soepa）一直待在罗布林卡夏宫。他说「人们认为这项邀请来得太过突然，一般，像这类的邀请都是早在一个月前就要预订好的，所以，才会引起人们的猜疑。加上，之前也有类似的邀约，中共军方邀请一些地方高僧、住持们参加军方庆典，但是，他们应邀前去后，就消失了，谁也查不到他们在哪里。此外，还有一些高僧也是在类似情况遭到杀害，就像安多区的夏噶登·嘉措（Sharkeiden Gyatso）和昆秋伦

120 Bogoslovsky, 1978

121 Shakya, 1999, p.489

122 Dalai Lama, 2000

123 Shakabpa, 2003

124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珠 (Konchok Lhundup), 还有康区著名的协钦班智达 (Pandita Shichen), 以及另一位高僧噶陀锡度 (Katok Situ) 等也遭到逮捕」¹²⁵。丹巴索巴认为, 应该是再早之前发生的两个事件, 让藏人更坚信了他们的怀疑。1958 年有一位汉人民兵夹带炸弹, 夹杂在欢迎达赖喇嘛的人群中, 当场遭到被捕的事件。还有, 1959 年 1 月另有一位汉人民兵被发现夹带手枪。

3 月 9 日为了阻止中共军方绑架达赖喇嘛, 西藏人民纷纷走向罗布林卡夏宫前聚集。有一些资料, 显示当时聚集了一万人¹²⁶。另一些调查报告, 估计聚集了三万人¹²⁷。藏人们手中大多持着棍棒和刀剑, 也有少数人持枪¹²⁸, 一些康巴护教军甚至握着机关枪和迫击炮。还有藏军甚至脱下中共军装, 换上藏服加入保护达赖喇嘛的行列。藏军们表明自己的立场是支持达赖喇嘛和西藏国家。群众们手中拿着西藏独立和驱逐解放军的标语¹²⁹。三大寺的代表们请求达赖喇嘛不要离开夏宫, 也不要前往中共军区, 此事过后, 宣布西藏是独立国家, 还有选举僧俗官员及三大寺代表。西藏军队和人民聚在一起讨论西藏所面临的问题¹³⁰。护教军传了二封电报给他们在印度噶伦堡的同胞。电报中表示, 他们准备起义对抗「汉人红色共军」, 恢复西藏独立王国, 并要求请印度派兵援助, 以及请联合国派遣观察员入藏。虽然在印度的藏人试图说服印度当局出兵帮助, 但是努力到最后, 只能影响到印度的各报纸大肆报导西藏的抗暴起义。

3 月 10 日早晨, 达赖喇嘛家族的几名成员和他的二位亲教师, 所有的僧俗高官及贵族, 应中共军方邀请, 抵达了中共军方总部¹³¹。西藏政府试图和

125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13

12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4

127 Shakabpa, 1988

128 Andrugtsang, 1973, p.96

129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130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187-190

13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959年3月10日在夏宫罗布林卡围聚的藏民群众

平解决藏族人民和中共军方之间产生的冲突，解释说，因为外面一些无知的民众，人山人海地聚集一起抗议示威，阻止达赖喇嘛外出的缘故，导致达赖喇嘛无法出门赴宴。事实上，当时的中共应该没有准备要在拉萨举兵，噶厦政府也没觉察到这场示威的严重性¹³²。当时中方为了拉拢西藏高层，特地在全总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与此同时，围聚在罗布林卡夏宫外的民众，聚集在一起，推举代表，并组成一个成员70人的「人民议会」团体。他们受到三大寺高层、近五十位低阶西藏官员、还有一些达赖喇嘛的护卫官和西藏军官的支持。「人民议会」当场宣布：「由西藏叛徒阿沛·阿旺晋美和侵略西藏的中共解放军所签订的『十七条和平协议』无效，并要求中共解放军马上退出西藏」¹³³。同日，第一位受到群众攻击的是，一位西藏军区总部的高阶官员，因他当时身穿解放军的军服，惹怒在场藏人，在罗布林卡附近被愤怒的民众用石头击中头部，接下来的几天，都躺在医院疗伤。

几位噶厦高层离开中共军区总部，来到罗布林卡与「人民议会」团体开

132 Shakyā, 1999, p.194

133 Bogoslovsky, 1978

会，高层们试图说服他们不要再示威抗议，结果这几位政府高层被押到别处软禁。

中共解放军在拉萨仅有一千名驻军，远远比护教军游击队的人数少很多。但是，他们有精锐的现代武器，背后还有中共庞大的解放军。所以，藏中双方都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中共驻西藏代理代表谭冠三和达赖喇嘛之间从3月10日到16日都有书信往返。从往来的书信中，可以知道谭冠三试图削减西藏噶厦政府的权威，让噶厦不能够安抚中共，也无法平息藏人的抗暴，让西藏噶厦政府成为百无一用的机构。同时，也要截断对护教军游击队的外部支援，而达赖喇嘛尝试和平解决此事¹³⁴。因为恐惧护教军，导致600-700名亲中西藏人士躲藏到拉萨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大楼和中共解放军军营¹³⁵。那些亲中人士帮助中共在西藏设立伪政府机构。一些证据显示，有一些西藏高层人士是亲中派，因此，就不能说所有的「剥削者」都是反动份子，社会是无法单纯划分阶级的。

当时，毛泽东主席并不在北京，他到武汉视察。所以，代理主席是刘少奇。3月11日下午他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小组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杨尚昆和徐冰等人开会讨论西藏叛乱问题¹³⁶。他们认为以西藏的军事实力，并不足以构成威胁，反而可以引出反叛份子，为延迟已久的改革计划，创造条件。从中共的资料上来看，他们并不希望解放军进行过多的惩罚性行动，而是提高控制和让斗争大会活动尽早就绪。

达赖喇嘛努力的和平解决，并没有成功。而且西藏噶厦政府也没能控制住局势，城市中出现数起抢劫商店的案件。其他各地的西藏人民也开始组织集会游行，为了抵抗共军，还在拉萨和机场间的道路设立障碍及埋伏点。他

134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30-35

135 Wang et al. 1997

136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他们还通知在拉萨的印度和尼泊尔使馆，向全世界呼吁在西藏发生的抗暴起义事件¹³⁷。3月12日，拉萨数千名的妇女也加入抗议示威活动。后来，有两位女性首领，遭到中共处死¹³⁸。

1959年3月12日，中共北京当局又开启第二次会议¹³⁹，下令解放军只能固守，不可开第一枪，这是为了争取时间，等大批解放军进去援助。毛泽东批准了，并指示不需要留达赖喇嘛在拉萨，就让他去印度。中共解放军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聚集了大军，用坦克车和大炮包围拉萨。3月14日早晨，丹巴索巴亲眼看到，无数的军用卡车上载满，配戴机关枪的解放军，后面还跟着一辆辆大型军用坦克¹⁴⁰。大军车队一路驶向罗布林卡夏宫东边的中共解放军军营。中共军方派代表到有僧兵保护的寺院，他们宣称有拉萨的居民攻占了中共军营，所以，所有的出家众都必须全部留在寺院，一个也不能离开¹⁴¹。

西藏的国家神谕，乃琼护法请求达赖喇嘛赶快离开西藏。1959年3月17日，达赖喇嘛的母亲、兄弟、姐妹、亲教师、四位大臣、官员和护卫们分成几个小组，趁夜分批秘密离开拉萨前往印度。当他们到达雅鲁藏布江南岸时，就受到护教军游击队的保护¹⁴²。关于达赖喇嘛的秘密逃离，衍生出许多荒谬的故事。一说是，美国CIA情报员利用拥有神力的乃琼神谕传达了逃亡的路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真实的事实是很平凡，当时，确实是有两位西藏人曾在美国CIA营地受训，也持有无线电报。但是，如同达赖喇嘛所陈述，美国CIA并没有参与他的逃亡，他与这个组织也没有过任何交集。而CIA也是在3月19日透过加尔各答的美国驻印使馆才得知达赖喇嘛出走的消息。过

137 Bogoslovsky, 1978

138 Norbu, J. March winds...

139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140 Tenpa Soepa, 2008, p.21

141 Palden Gyatso, 1997, p.52

142 Shakabpa, 1988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弟弟丹增曲杰及其随行出走印度途中（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档案馆）

了几天后，上述提到的两位 CIA 训练的藏人游击队员，才追上逃亡的队伍，然后每天用电报发情报给 CIA¹⁴³。

3月17日，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和邓小平指出，因为西藏高层参与叛军活动，所

以，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马上进行民主改革，还有平定叛军¹⁴⁴。同日，青藏公路运输站（罗布林卡北边）里一位军警因为太过害怕，无视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炮轰罗布林卡夏宫，并下令射杀攻击运输站的反动派份子。

与此同时，拉萨的西藏抗暴人士，开始动员 18-60 岁的男人¹⁴⁵，并发表一份宣言¹⁴⁶：「自从中国共产党意图灭我佛教、灭我民族。我们雪域吃糌粑转经轮的西藏民族¹⁴⁷，必须要团结一致，拿起武器，保护我们的佛法和民族，为我们的独立自由奋战」。

抗暴起义是由 300 个成员组织而成的人民议会 (Tsongdu Assembly) 所发起。不过，主导权随即就被僧官堪琼·罗桑策旺 (Kenchung Lobsang Tsewang)

143 Liu, M. When heaven shed blood...

144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145 Panchen Lama, 1997, p.5

146 Panchen Lama, 1997, p.4-5

147 所有同文同种的西藏人民

和新藏军第一司令擦绒·达桑占堆 (Dasang Dodul Tsarong) 所掌控¹⁴⁸。擦绒将军已是位老人，他在几个月前就已到达拉萨，和其他藏人一样，想要保护达赖喇嘛。但是，抗暴起义失败后，他被捕，死于拉萨狱中。

他们将聚集的抗暴民兵分组编队，安置在拉萨城的重要战略位置¹⁴⁹。各分队被派往守护罗布林卡 (Norbulinka) 夏宫、雪村 (Shol)、布达拉宫 (Potala)、药王山 (Chakpori)、大昭寺 (Jokhang)、鲁布 (Lubu)、小昭寺 (Ramoche) 等。根据中国的资料纪录，3月19日夜晚，抗暴军攻击拉萨中共军方总部、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工委部和其他中方机构¹⁵⁰。最后，抗暴军被击退了。3月20日清晨2点，中共发现达赖喇嘛不见了，开始炮轰罗布林卡¹⁵¹。驻守在那里的抗暴队也开枪反击¹⁵²。当天结束时，中共军队攻入已经半毁的夏宫建筑物中，到处寻找达赖喇嘛的尸首，并逮捕200-300名幸存的西藏人民。

3月20日早晨，中共领导召开另一个会议讨论西藏议题，决定增派援军。晚上9:30，中共中央军委发一通电报给拉萨的解放军指挥官，发出「绿色灯号」，表示进行全面武装镇压¹⁵³。解放军被命令要占领所有的战略要地，截断叛乱武装份子北退和南撤的路线，将反叛部队围困在拉萨城内，等到援军一到，就可一举歼灭。阿沛·阿旺晋美在中共军方的命令下，呼吁拉萨的民众投降，否则首都拉萨将会被炸成废墟¹⁵⁴。

中共继续炮轰拉萨整座城市，不论是寺院还是附近的佛学院都遭到炮击。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说，整座布达拉宫笼罩在漫天浓烟和尘灰中，看起来好像彻底被摧毁。色拉寺的一些建筑物和药王山利众医学院也都被炸毁，大

148 Norbu, J. March winds...

149 Norbu, J. Maech winds...

15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51 Dalai Lama, 1992, 2000

152 Tenpa Soepa, 2008, p.29-31

153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154 Shakyas, 1999, p.203-204

昭寺的金色屋顶被炸开个大洞，布达拉宫的西侧严重受损，拉萨城内满目苍夷，无一幸免。遭受炮轰过的哲蚌寺，寺内幸存的出家众都遭受逮捕¹⁵⁵。许多西藏人民逃亡涉水渡过罗布林卡南边的河流时，不幸死亡。

隔天，刘少奇在北京召开另一个政治局会议后，发布一个决策：「中央关于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¹⁵⁶。决策中指示，民主改革在平叛的口号下充分进行，边平边改，先平先改，未平区域暂缓改革方针。

3月22日拉萨城内的扩音机响彻全城，呼吁反叛份子放下武器投降，保证会对投降者宽大处理。挤进大昭寺避难的人群，被警告说，如果不出来投降，就会炸毁大昭寺¹⁵⁷。解放军开始攻击，大开杀戮，3月23日解放军已经占领整个拉萨。一位印度驻西藏大使馆官员回忆说¹⁵⁸：「我走在拉萨街道上，街上都是中共解放军的兵士，他们一边叫嚣，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四方扫射。大炮对着布达拉宫不断轰炸，当时，我想布达拉宫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这个地球上…连续两个小时，解放军都没有停止炮轰和枪击。后来，许多出家众从布达拉宫跑出来，一路冲下山，但也成为解放军用机关枪扫射的标的。我永远记得，有两位藏族妇女和一位男士，双手高捧着一条飘动的代表友谊祝福的白色哈达，阔步走向市中心的街道，突然出现四、五发枪击声，那三位藏人被击毙，倒在大街上，手里还紧握着白色哈达。一座距离布达拉宫不远的寺院附近，我看见大约30名藏人在解放军枪口下高举双手。解放军搜查他们全身，但是，没有发现任何武器。我以为他们将会被释放，但是，并不是，他们全被当场射杀」。

155 Palden Gyatso, 1997, p.53

156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157 Tibet under Chinese, 1976, p.31

158 Odeli, 2005, p.178

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外国的国旗飘扬在布达拉宫上。1959年3月30日，新华社特别报导拉萨新闻¹⁵⁹：「象征光明和幸福的新中国国旗，已经飘扬在拉萨古城，欢庆这座古城的重生」。

不过，事实上，这座古城内，遍地死尸，有男有女还有小孩。有些已经死亡好几天，引来成群的野狗和秃鹰来吃食。幸存的人们拿着哈达，纷纷从屋子里走出来，穿梭在尸体旁，寻找未归的亲人和朋友。也有一些人在抢救失火的小昭寺。四至五人一组的解放军四处搜索「叛乱份子」，有些也伴随着一位藏语翻译，一户一户地进行地毯式搜查。

抗暴军死伤惨重，他们几乎都没有受过军士训练，也没有有经验的指挥官领导¹⁶⁰。藏方的统计资料，估计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人被杀，二万人以上的藏人被捕。几乎所有的男人和许多妇女在拉萨被俘¹⁶¹。所有被逮捕的人，都必须写自白书。一位前达赖喇嘛的保镖，被搜出家里藏有武器，受到公开处死。中共出版的资料上，记载着3月23日前，共有四千名的叛乱份子被捕，查获八千只枪枝、81挺轻重机关枪、27门迫击炮、6台山炮和一千万发子弹¹⁶²。解放军在快速的战胜下，所查获的武器和弹药数量及捕获的囚犯数相比悬殊，这意味着，解放军查获到的军事武器是西藏政府存放在军火库里未使用的武器¹⁶³。在实际战斗中，很明显地，抗暴藏人只有少许的武器。这与在现场的藏人人士所说的一致，大多数的抗暴志愿者手中根本就没有枪械。但是，中共军方却报导：「在拉萨，反叛集团大约有七千人，而解放军只有一千名」¹⁶⁴。

159 Smith, 1996, p.451

160 Khetsun, 2008

161 Smith, 1996, p.452

162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163 Shaky, 1999, p.204

164 Wang et al., 1997, p.246-247

3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在西藏人民开始抗暴起义后，第一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层汇聚一堂。邓小平宣布：「在过去的八年，中央政府和解放军都遵循十七条和平协议，但是西藏的高层领导却撕毁了协议，背叛祖国，用武力抵抗中央政府，攻击人民解放军」¹⁶⁵。又声明：「现在开始，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的西藏人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3月28日中共解放军趁胜拿下阿里 (Ngari)、江孜 (Gyantse)、亚东 (Yatung)、乃东 (Netong)、林芝 (Linji)、昌都 (Chamdo)。同日，中国国务院对外宣布，达赖喇嘛遭到反叛军绑架，班禅喇嘛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席。中共派遣追击队前去追捕达赖喇嘛，但是，护教军游击队一路阻挠中共的追击，为达赖喇嘛争取逃亡的时间。沿途西藏人民，也提供达赖喇嘛的护送队酥油、糌粑粉和其他所需物。达赖喇嘛离开西藏，让沿路的西藏人民非常的悲伤哀痛。后来，他们被中共指控为支持反叛份子的罪名。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支持是宗教性的，所给予的物品皆是出于尊重、感恩象征的供养（供养僧人）¹⁶⁶。

不论是 CIA 或是噶伦堡的西藏流亡人士，或多或少都参与了抗暴起义军的组织和达赖喇嘛的逃亡¹⁶⁷。如果拉萨情势发生变异的话，不只是他们，连护教军游击队也已准备好，护卫达赖喇嘛一行人，前往印度边境。而后，游击队的护卫队重返首都拉萨途中，受到中共解放军（300 辆军用卡车的士兵）的攻击¹⁶⁸。根据中共的记载，1959年3月中共当局向苏俄的领导报告，他们持续在镇压西藏抗暴起义之事，于是，苏共政府向中共政府提供了西藏护教军游击队的动向和人数等重要情资¹⁶⁹。

一些寺院、机构、大宅邸和罗布林卡夏宫都成为了临时监狱。大多数被

165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166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

167 Shakya, 1999, p.201-202

168 Andrugtsang, 1973, p.102-103

169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逮捕的西藏政府官员和寺院高僧，都被关在中共解放军总部¹⁷⁰。后来，他们大多数被送到甘肃修筑铁路，另外一些，被送到不同的监狱和劳改营。

3月28日，中共总理周恩来签署了国务院关于西藏起义的文件¹⁷¹。内容提到¹⁷²：「西藏地方政府的大多数噶伦 (Kalon) 和境外西藏反动派份子勾结，帝国主义份子和叛军匪徒共谋一场暴动，趁机将达赖喇嘛掳走，背叛了十七条和平协议。在3月19日夜晩，西藏地方军和武装反叛份子集团攻击驻拉萨人民解放军营。所以，在此宣布，即刻解散西藏地方政府，18名叛国罪犯即日起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除名，另16名（其中包含五名汉人）补进筹备委员会。中共中央领导要求西藏自治区筹备会和僧团及以他们为首的西藏人民，一定要协助解放军，快速平叛，加强国防，恢复公共秩序」。最后，西藏人民被命令建设一个新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西藏。

同一天，新华社报导了一篇关于西藏暴动，进一步表明了北京的观点¹⁷³。内容中提到，爱国人士中有两位西藏噶伦，其中一位遭到「叛乱份子」攻击受伤。其余四位西藏噶伦中的一位，1958年逃到印度噶伦堡，另外三名被判「背叛祖国」罪名。拉萨武装反叛前，这些「叛国贼」不但支持，还将叛乱份子整合起来，进行武装叛乱。据闻，武装叛乱份子从1958年5-6月左右，就听从「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反动派上层的命令」，开始在那曲 (Nagchu)、山南 (Lhoka) 和其他地区武装叛乱。中央政府一再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惩治叛乱份子，但是，他们并没有任何作为。到最后，「他们将大部分的军力集中在拉萨，就在3月10日背弃了十七条和平协议」。这类指责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的不实言论，直到今日还在持续着¹⁷⁴。

170 Smith, 1996, p.480-482

171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1-3

172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1

173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4-17

174 In Tibet, the Day of Liberation...

中共的这些指责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护教军的首领安珠仓 (Andrugtsang) 证实, 护教军游击队从来没有从达赖喇嘛或噶厦政府中得到任何帮助。事实上, 这三位被中共指为武装叛乱煽动者的噶伦大臣, 一心在中共军方和爱国的护教军之间, 试图找到一个妥协点。而第四位逃到印度的噶伦大臣, 在外国是无法执行西藏大臣的权力和职责。他表示: 「西藏的上层人士, 除了少数外, 都一直和东藏的抗中运动义士团体保持距离…中共要求西藏政府派遣藏军, 镇压护教军游击队, 但是, 那是不可行的, 因为藏军心中也充满仇共情绪…所以, 指责西藏地方政府是武装叛乱的发起人之一, 是很有疑虑的…达赖喇嘛不但不是起义军的煽动者, 反而是最积极的调停人…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大臣绝不可能是武装叛乱的发起人和领导人」¹⁷⁵。

事实上, 中共领导人不愿意承认, 因为他们民主改革的恶行, 才导致西藏人民起义反抗, 此事与西藏高层无任何关系。反而, 将责任推给西藏政府, 指责他们违反十七条和平协议, 继而合法化地废除了十七条和平协议。进一步将「西藏地方政府」解散, 将其政府职权转移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手中。因为中共政府之前已经削弱西藏政府的权力结构, 现在可以放手进行他们的民主改革。

1959年3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 废除当初他们(强迫)与西藏国签订的十七条和平条约, 至此之后, 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单方面决定)。果真如此, 双方的情况, 理应回到之前的, 西藏独立的状况。但是, 事实上, 西藏已被中共并吞。2009年3月28日, 「从奴隶制度解放西藏人民」再度被中共政府拿来作为口号, 为自己的侵略行为, 找个冠冕堂皇的藉口。

废除的十七条协议, 后来被中共定成文献。1959年4月8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了「坚决贯彻国务院3月28日命令」的决议。前西藏政府

175 Bogoslovsky, 1978, p.75-83

的所有行政机构员工，都要登记在军方名簿上，等待分配至其他机构职缺。所有的西藏人民再度被要求，必须要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支持解放军为建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西藏而奋斗¹⁷⁶。1959年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会议申明：「在前西藏地方政府武装叛乱失败，被解散后，目前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管理下，设立地方行政机关，并应广大西藏人民的要求，尽速进行民主改革，建立社会主义的新西藏」¹⁷⁷。中共解散前西藏政府机构，成立中国军事管理委员会。此委员会负责建立新的行政机关。委员会的代表包含解放军代表和「爱国的地方人士」¹⁷⁸。

3月29日，得知中共国务院解散西藏政府政令后，十四世达赖喇嘛和他的随行大臣们立即宣布成立新政府，成立典礼设在隆孜宗 (Lhuntse Dzong)¹⁷⁹。3月31日，达赖喇嘛与其一行随同人员，抵达印度。随即，达赖喇嘛召开一个记者会，会中他声明：「不管我在哪里，只要我的政府随行左右，西藏人民就会认为，这是他们唯一承认的、合法的西藏政府」¹⁸⁰。这是，中共国务院宣布解散前西藏政府机构后，隔天成立的、唯一的西藏合法政府。

1959年4月8日，一批解放军越过雅鲁藏布江后，分成三队，持续向南推进追击围捕。随后发生交战，护教军游击队被击溃。根据中共资料显示，经过10天的战斗，大约有二千名叛乱份子被杀、负伤和被俘¹⁸¹。护教军游击队从人民解放军处取得的秘密档案中记载，从1959年3至10月期间，在拉萨及其周围区域，消灭了八万七千名藏人¹⁸²，另逮捕二万五千名¹⁸³。新华社

176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60

177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195-197

178 Klinov, 2000, p.323

179 Shakabpa, 1988

180 Van Walt, 1987, p.163

181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182 Tibet under the Rule of Communist China, 2001

183 Dalai Lama, 1992

则报导总共只有二万名叛乱份子¹⁸⁴。关于八万七千名死亡人数的争议，一些汉学家相信，中文的「消灭」(xiaomie)，按照字面翻译为「从地球表面消除、抹杀」，而在这里的意思是「逮捕」、「抓获」等。这个解释很奇怪。通过这种方式，甚至「杀死」一词，也可以用一些比喻性的语义来理解，因此军事报告文件的语言，需要做更正确且明白的厘清¹⁸⁵。另外依据一份中共资料来源，从1959-1961年，在后来划定的西藏自治区内，有九万三千名「叛乱份子」被杀、受伤和逮捕。另外一件资料则纪录从1959-1960年，记载的数字为八万一千名¹⁸⁶。

1959年3月之后，大约有八万名西藏百姓相继逃亡到尼泊尔、不丹，特别是印度¹⁸⁷。在西藏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此类事情。1959年4月18日，达赖喇嘛在印度的提斯普尔 (Tezpur) 发表一份简短声明，说明他逃亡的理由。他声明签署十七条和平协议是在中共的大军压境，武力胁迫下，西藏政府别无选择，并指控中共政府严重违反十七条和平协议的条款。西藏政府连内部政务都未能有丝毫自治的自由，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虽还拥有一点权力，但是，所有重大的政策皆由中共派驻的汉族干部决定。在西藏人民起义抗暴期间，中共解放军不但犯下谋杀罪还涉及种族灭绝。达赖喇嘛主要关心西藏人民的福祉和自由及保护佛教的延续。从提斯普尔 (Tezpur) 声明的那一天起，达赖喇嘛宣布，藏中签订的十七条和平协议无效，同时，他会努力恢复西藏以往的独立¹⁸⁸。6月20日，达赖喇嘛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中他表示，如果可以确保西藏人民的自由和福祉，恢复1950年时的西藏主权，西藏流亡政府才会接受和平协议的解决方案¹⁸⁹。9月5日达赖喇嘛表示，西藏人民已准备上诉联合国。

184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10

185 Norbu, J. March winds...

186 Blondeau and Buffetrille, 2008, p.89

187 Bogoslovsky, 1978

188 His Holiness's Middle Way Approach...

189 Shakabpa, 1988

不久后，马来西亚和爱尔兰坚持将西藏问题列入联合国第十四届会议议程。但是，这项议程却遭社会主义集团成员（共产国家）否决。当时的中国代表成员（中华民国）也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过也要求讨论共产党侵犯人权的问题¹⁹⁰。1959年10月2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353条决议强调：「一、按照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相关人权与自由原则，西藏人民应同世界所有其他人民一样，享有基本人权与自由，包括全体人民所应享有的公民及宗教自由权利。二、尊重西藏人民所特有的文化与宗教遗产」。决议案由45票赞成，9票（社会主义国家）反对，26票弃权¹⁹¹。

中共当局看到那么多藏人逃到印度，于是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决定动员召开人民大会，宣传印度、尼泊尔等邻国可怕的故事，说那里气候极其炎热、疟疾肆虐，还有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等等，试图吓阻西藏人民逃亡¹⁹²。此外，还讨论未来如何解放其他的邻国。但是，中共的吓阻并未奏效。许多佛教徒和苯教徒纷纷逃亡到外国。一年后，世代居住于西藏的穆斯林，受不了中共控制下的恐怖气氛，也想要离开西藏，返回母国¹⁹³。中共当局准许他们移居到任何穆斯林国家，但是，条件是他们必须放弃在西藏所有的财产。如果有人要求保留自己的财产，中共就会下令禁止任何人贩卖食物给他，作为处罚。结果是，有些穆斯林的小孩和年长者死于饥饿。那些西藏穆斯林可以去印度或克什米尔，一些也可以去沙乌地阿拉伯、土耳其和尼泊尔。然而，一些逃不出去的西藏人，有人举枪自尽，有人跳河自杀。

不过，也有一些人仍不放弃，西藏护教军游击队仍占据安多一些地区和西藏西部，长达一年。1960年大约四千名义勇军集中在西藏和印度及尼泊尔

190 Klinov, 2000

191 <http://daccess-dds-ny.un.org>

192 Norbu, 1999, p.156-157

193 Butt, 1994, p.8-9

边境¹⁹⁴。1961–1962年由100–200人编组一队的西藏义勇军游击队，分批陆续偷偷渗进西藏（深入长达一百公里），攻击中共占领军，并夺取他们的武器。

1960年3月，中华民国在台湾政权的蒋介石总统送了一封密函给西藏义勇军游击队¹⁹⁵：「共产匪徒伪政府毛泽东和朱德，用镇压及恐怖的暴力手段，企图威吓你们反共和反暴政的神圣革命行动。我相信，虽然共产匪徒残暴的武力，一度可以破坏你们的寺院，占领你们的城镇，但是永远无法摧毁你们革命的决心和虔诚的信仰」。

根据1960年底中共的文献资料，大批的叛乱份子，大抵已被消灭，1962年3月宣布结束平叛。70%的叛乱份子已被捕或投降，一些负伤或被杀。解放军折损人数，为1,551人死亡，1,987人受伤¹⁹⁶。

可想而知，西藏方面的折损，是非常巨大。西藏爆发逃亡潮，举家逃亡的藏人们拥有的武器数量过少，又落伍，还被随行的家族和牛羊畜群等队伍拖慢了前往印度的迁移行动。对比，中共解放军的军力和武器压倒性地强大。这些被中共解放军围杀的西藏各地逃亡藏人们只能随机抵抗，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里。正如十世班禅喇嘛在《十万言书》中讲的¹⁹⁷：「一、藏族地区的叛乱，大部分起初只不过是在各自的部落或家乡搞起骚动，并没有向解放军的大基地进攻。二、尤其那些叛乱份子，如一盘散沙没有军事概念，没有统一的指挥者和组织，装备又极差，彼此之间也没有援助和配合，内部矛盾多且分散…他们在战略上是空的」。

护教军游击队从美国CIA得到的支援很少。事实上，美国和英国一样，并不是要帮助西藏，他们只是利用西藏游击队，意图向中共政府施加压力。

194 Andrugtsang, 1973, p.110

195 Ling, 1964, p.449–450

196 Wang et al., 1997, p.249

197 Panchen Lama, 1997, p.100

因此，CIA 先是在太平洋的塞班岛训练西藏的游击队员，后来移到美国落矶山脉科罗拉多州的训练营¹⁹⁸。大约有三千名接受游击队的破坏训练。完成训练课程的藏人会被美方用飞机空投回西藏。被空投回去的他们身穿传统藏服邱巴 (chuba)，配戴步枪、迫击炮、手提式无线电发送机和氰化钾胶囊 (被捕时自杀用)。只是，西藏地域广大，要与地方的抗暴人士联络上，是有极大的困难。而且，成功降落又幸存者，为数并不多。

1960 年羌塘东北的索 (Sog)、巴青 (Bacheng) 和其他地区的游牧区，在部落首领诺布慈仁 (Pon Norbu Tsering) 的领导下组织了一支五千至七千人的义勇军游击队¹⁹⁹。为了歼灭他们，中共军方特别派遣了二支步兵师团和一支重型装备骑兵团、装甲车、坦克车以及当雄 (Damshung 拉萨北部) 基地的战斗机，为了帮助中共口中的叛乱份子，CIA 空降 8 名伞兵突击队，之后再空降一些武器。

1959 年底到 1960 年初，CIA 空降了四组在美国训练结束的西藏游击队员。这些前游击队员们回忆说²⁰⁰，每一组都配备一座无线电报机及随身武器，另外每个人身上都携带一颗氰化钾胶囊，以备被逮捕时自杀用。1959 年 9 月，第一组的人员被美军载至拉萨北方的纳木措湖 (Namtso Lake)。但是，当他们被降落到西藏后，才得知他们要加入的游击队军团，早已被中共击败。于是，他们只好经由尼泊尔去到印度。大约在同一时间，又有一组十八人的游击队成员被降落在拉萨东北方的边坝 (Chagra Pembar) 地区，该处已聚集大批抗暴自由斗士 (freedom fighters) 的部落集团和一路驱策而来的牲畜群。随即，美国 CIA 用降落伞丢下一批武器。这批武器和以前的不同，是美制武器，大部分是 M-1 步枪、迫击弹、轻式炮弹、机关枪和手榴弹。按照计划，五位在美

198 French, 2004

199 Norbu, 2006

200 Sonam, 2007

国接受游击队训练的藏人，往北去加入尼惹措额 (Nira Tsongo) 地区的抗暴自由斗士团体。这群斗士集团都是部落团体，他们携家带着还带上全部牲畜。他们的驻扎营帐，宛如中世纪的营地，一点也不像是游击队的阵营。游击队员透过身上携带的无线电报机求援。所以，CIA 再空投三组人员（总共 16 名）到尼惹措额 (Nira Tsongo) 和边坝 (Chagra Pembar)，同时也空投了少许武器。这些游击队团体因为不断加入的难民家族及牧群，以至于移动逐渐缓慢。于是，CIA 指示空降的游击队员去说服各支队领导，将队伍重组成数小队，分开行动，才不会暴露行踪。不过，却来不及执行。

一位边坝 (Chagra Pembar) 的战士形容当时的情景²⁰¹：「我们被解放军包围，一天早晨中共军机盘旋天上，空投下大量传单。传单上要求我们向人民解放军投降，并警告我们不可相信美帝的谎言，相信他们不会有好事的。那天后，每天都飞来 15 台中共战机。每次五机一组，分别在早上、中午和下午 3 或 4 点。每台战机装载十五到二十颗炸弹。我们身在宽阔的草原上，周围没有任何遮蔽物可以躲藏。五架一组的战机环绕天空向地面扫射，不管是人或牲畜都一一射杀，我们死伤惨重。空袭和随后的炮击杀死了数千上万边坝 (Chagra Pembar) 和尼惹措额 (Nira Tsongo) 的男女和小孩。那些跳伞进入西藏的藏族游击队员，只有五人逃到印度。

1960 年 1 月，另一批伞兵降落在芒康 (Markham) 地区²⁰²。他们和中共强大的解放军作战对峙数天，直到一天早晨，发现自己被中共包围，但是，抗暴战士们决意拼死战斗到最后一刻。这些事件的唯一幸存者回忆说：「中共解放军从山腰蜂拥而至，我们和他们大战了九次。那天，我们遭到重大伤亡。在战斗中，解放军一直对我们喊话「投降吧！投降吧！」，而我们都会回他们「吃屎啦！」。我们马上回喊：「吃屎啦！你们侵略我们的国家，凭什么

201 Sonam, 2007

202 Sonam, 2007

要我们投降」。那是真枪实弹的激烈战斗，如今想来就像是一场梦，一切似乎并不真实。大约 10 点左右，我环顾一下左右，看到我们队里，有两个人吞下了氰化钾死了，一切都结束了。我将氰化钾胶囊放在嘴里，怕有个万一，来不及吞下」。但是，他还来不及咬破吞下，就被炸弹炸昏，等到醒后，已经被俘虏了，后来被中共关了二十年。

1960 年代，CIA 改变了策略。美国开始在尼泊尔山区中的古王国木斯塘 (Mustang) 地区训练西藏游击队²⁰³。他们计划组织装备迫击弹、卡宾枪和步枪的游击队。数百位西藏难民加入这个游击队阵营。1960 年代苏联击落一架美国侦查机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即下令禁止这项秘密军事训练活动。CIA 的援助骤然停止。二千名以上的西藏游击队员在训练营里，开始挨饿，有的甚至死亡。一年后，他们再度得到补给。游击队再度潜入西藏，截获解放军的电报情资，数年中解密了不少中共的军事电报。1961 年他们解读了中共的秘密情资，内容包含中国内部发生的饥荒和与苏联关系的恶化等。

1958 到 1962 年，CIA 在安多和康区空投了四十次左右，总共大约 250–363 吨的武器及弹药²⁰⁴。其中包含英式武器、美式 M-1、M-2 步枪、小口径枪枝、轻型机关枪、火箭筒和手榴弹。比较美国 CIA 提供给西藏游击队及苏联提供给中共解放军的武器种类和数量（参见第七章），可以明显知道美国方面的计划并不是要支持西藏获得独立。而西藏游击队方面则是，有援助总比没援助好，他们一心只想要收复西藏故土，重获自由，而不是为美国对中共政府施加压力而拼命战斗。

最后一次，美国 CIA 于 1965 年 5 月在西藏降落伞兵，但是，指令是禁止武装攻击，只能收集情资。然而，西藏游击队无视美国 CIA 指令，持续袭击

203 French, 1984

204 Brief introduction of Chushi Gangdruk...

中共解放军。直至 1960 年代末期²⁰⁵，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三万至四万的西藏游击队在雅鲁藏布江和尼泊尔边境与解放军作战²⁰⁶。

拉萨和西藏其他都市都有西藏地下组织。1962–1976 年间中共秘密文件记录，破获九件地下组织及 44 件公开叛乱²⁰⁷。不过，也有一些藏族义士渗进解放军，有些人甚至获得中共军方奖赏²⁰⁸。根据中共官方公开资讯：「各区西藏人民积极地帮助中共解放军和领导，在各地组织自卫队，保护公社牲畜等，一切都是藏族人民自动自发的行为。他们帮助修筑道路、运送物资、递送邮件、担任向导及为解放军搬运水，为他们献上酥油茶，分担边哨守卫以及照料伤兵」²⁰⁹。所有此类的宣传都是在掩饰中共的侵略行为，同时也反映出战胜者对落败者的胜利宣示。讽刺的是，这项区域性差役，正是 1954 年中共官方已经宣布废除的西藏传统「乌拉 (u1a)」制度。

尽管，印度政府承认中共政府为新中国代表，同意支持中共成为联合国代表与统一台湾的主张，于 1954 年 4 月 29 日签订印中通商和交通协议，此外 1954 年夏天，还与周恩来在印度，共同发表和平共处五原则声明。但是，由于藏印边界的督导不力，加上印度接纳西藏难民的态度，让印度和中共之间生出嫌隙，导致 1959 年印中武装冲突。只有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卡尔 (S. Panikkar) 早在 1948 年就敦促印度政府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²¹⁰。他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上台执政，征服了西藏后，势必会导致印中之间的武力冲突。

事实也正如他所预见。1959、1961 和 1962 年中共指责印度在边界挑起武力冲突，越过麦克马洪线 (McMahon Line) 占领东部地区九万多公里土地，以

205 Sonam, 2007

206 Bogoslovsky et al., 1975

207 Van Walt, 1987

208 Wang et al., 1997

209 Who has sovereignty over Tibet...

210 Shakyā, 1999, p.23–24

及边界中心二千公里²¹¹。中共派军进行反攻，杀死印度边防守卫军，并占领部分有争议的领土。最后中共提出双方依据现况，进行和平谈判。中共告诉印度政府，这些地方的地名都是西藏的名字，在过去都是属于「中国的西藏地方政府」领土。而其他二区，阿克赛钦 (Aksai Chin) 和阿里 (Ali) 则一直都是属于「中国新疆」的领土。（译注：基于「分而治之」原则，阿里（包括阿克赛钦）被中共划入新疆管辖，1970年才回归西藏自治区）

就在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雪夫 (N.S.Khrushchev) 即将访美前几天，1959年8月25日，边界东段朗久地方爆发第一次印中武装冲突。毛泽东一向都依靠苏联无条件的支援，所以，这位苏联的领导人告诉印中双方政府要寻找出一个和平共处的方案。1959年9月13日，中共中央 (CPC Central Committee) 送一封密函给苏联中央 (CPSU Central Committee)，控诉苏联领导层对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做出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并指出苏联塔斯社 (TASS) 的声明，就是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结果只会令印度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者高兴而已²¹²。

1959年9月，随着赫鲁雪夫访问美国，苏中关系更加恶化。访美后的赫鲁雪夫，随即访问中国并参加中国国庆，并于10月2日和毛泽东进行会谈。赫鲁雪夫表示，在西藏完全转换成自治区前，中共领导层不应该轻举妄动，还让达赖喇嘛逃到了印度，白白浪费前四年准备的岁月，也不应该动用武装部队解决与印度的问题。他说，塔斯社 (TASS) 的声明是必要的，要让世界清楚，这是中国和印度的问题，并不是共产联盟「统一战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毛泽东回答：「我们唯一的错误就是没有马上废除达赖喇嘛。但是，当时我们也没有接触过西藏的人民」。赫鲁雪夫答道：「但是，即使是现在，

211 On the Sino-Indian Border, 1962

212 Zubok, 2001(1), p.106-107

你也没有接触西藏人民」²¹³。此外，双方在印中武力冲突问题上，也无法找到一个共同点，最后不欢而散，赫鲁雪夫提前离开中国。当时陪伴赫鲁雪夫前往北京的苏联共产党头号思想家苏斯洛夫 (M.A.Suslov) 于 1959 年 12 月 18 日向苏联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份报告，批评中共中央 (CPC) 的不当政治策略，导致西藏抗暴起义²¹⁴。

于是，苏联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不支援中共政府。英国和美国则提供武器给印度。中共不得不放弃掠夺到的大部分印度边界领土。1965 年印中又出现一个新冲突，起因于，中共入侵锡金 (Sikkim) 和卓拉 (Chola)，最后被印度军击退。而今，阿克赛钦 (Aksai) 高原依旧被中共占据和开发，甚至建筑了一条高速道路。

中共不只对印度提出索回领土要求，也向其他国家提出要求，甚至是苏联。1950 年代苏中的关系开始不断恶化。毛泽东非常不高兴，苏联拒绝了无条件支持他的政策、批评史达林的个人崇拜，以及赫鲁雪夫和布里兹涅夫 (L.I.Brezhnev) 主导的改善美苏关系政策。但是，也是要感谢当年苏联的暗中支援，中共才得以夺取并稳固中国的政权，还有平稳地发展经济和工业等产业。在苏联的产业经济重建援助下，196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生产量为：「钢铁生产量 30%，其他黑色金属材料产量超过 50%，卡车 80%，拖曳机 90%，发电 25% 等」²¹⁵。这些都是源自于苏联的帮助。从苏联得到的人才和科技等援助，如果换算市场价，估计在 108.25 亿美元 (中国仅付 1 亿 2500 万)，其中除了军事援助外，还有各种非军事用品²¹⁶。但是在 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共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所有在中国援助的苏联专家，以至于所有的工程被搁置，物资流量及生产下降。

213 Zubok, 2001 (2), p.99

214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215 Filatov, 1980, p.48

216 Filatov, 1980, p.121

利用武力镇压西藏人民抗暴，中共运作三种政治手段：「军事威胁、强迫政治认同和动员群众」。从 1959 年 3 月 29 日开始，中共工作组在日喀则 (Shigatse)、拉萨 (Lhasa)、亚东 (Yatung)、乃东 (Netong)、江孜 (Gyantse)、那曲 (Nagchu) 和丁青 (Dinchin) 等地运作，强迫西藏人民参加「谴责叛乱份子」斗争大会²¹⁷。4 月 15 日一个巨大的串连运动集会，聚集在拉萨「要求彻底平息叛乱」²¹⁸。中共对西藏人民威胁说，不参加斗争集会者，将被视为反动派份子，后果自负。然而，这些动员却被中共宣传部，宣传成西藏人民希求民主改革。1959 年 4 月 18 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西藏工作²¹⁹：「在西藏有无数的工人阶层要求进行民主改革，进步的上层阶级也拥护改革，中间阶级也深信改革可以为他们带来利益，这些人总共加起来，超过 110 万人」。其中，中共总理周恩来又提到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总人数有 120 万人。可以看出 1953 年中共在西藏所进行的人口普查，正是为了这些声明而准备。如果人口普查不是被不正当地利用（详见第 9 章），又如何能计算出这么多的民众，都一致支持民主改革呢？很明显地，他们是利用人口普查，恣意地将民众区分阶级，再以阶级来算出，未来必须要同意改革的人口数字。

1959 年 3 月 29 日，班禅喇嘛向北京中共中央发送了一封拥护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3 月 30 日他出席了日喀则的一个会议，表示支持中国国务院的决定²²⁰。4 月他在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和其他的代表，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表示十七条和平协议并不是在胁迫下签订，总的来说，中藏双方都满意协议内容，而且中国也不反对宗教²²¹。明显地，西藏代表们希

217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218 Shakya, 1999, p.244-245

219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67

220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22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望缓解被镇压的西藏困境。

中共虽然破坏了这条协议，但是在最初还声明此协议的现代化和公正性。1959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则社论²²²：「所有的叛乱战犯都不会被杀或虐待，严厉的惩罚只会施加在顽固份子，坚决不悔改者身上。驻藏人民解放军会持续坚持尊重宗教信仰、风俗和地方民情的一贯政策。保护喇嘛寺院和古代文化古迹…西藏卖国集团武装叛乱失败，无疑已经证明了，西藏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对此，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上层爱国领导人、中间人士及各行各业的西藏人民，会一起针对实施民主改革的方法和时间，进行广泛协商」。毛泽东再次指示²²³：「因为西藏人口少，我们应该采取不杀或是只杀一小部分人」。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开始进行民主改革。1959年6月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将民主改革分两个阶段进行²²⁴。第一个阶段是进行「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奴隶」。乌拉是指搬运徭役，而中共所所谓的西藏「奴隶」，实际上是西藏的家庭帮佣。最后中国共产党决定以「西藏人民」的名义，进行民主改革。第二个阶段是「二减」：减租、减息，之后再实行土地重新分配。这里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干部将「二减」作为第二阶段，另一些干部又主张应该是列为第一阶段。

1959年夏天，西藏举行了无数次不同名义的斗争集会：「控诉大会、自白大会、斗反动派份子大会、斗支持帝国主义份子大会和痛苦的记忆大会」等等²²⁵。例如，「痛苦的记忆」斗争大会中，一定有农奴上台控诉地主压迫下的苦楚岁月。这时，台下的群众必需都得哭泣。在这些的不同名目的群众

222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24-25

223 Panchen Lama, 1997, p.37

224 Tibet: 1950-1967. 1968, p.388-389

225 Palden Gyatso, 1997, p.63-64

大会中，最后中共都要「动员群众」支持「民主改革」。大会现场的群众都被命令要鼓掌，拥护中央实施民主改革等运动。「群众动员和重新制定阶级」两者才是真正的重心。「群众动员」时，中共开始先将西藏人民划分成支持叛乱份子和非支持叛乱份子，这是西藏的每个人民第一次被贴上标签²²⁶。随后，又被加贴上阶级和政治标签。首先，西藏的上层菁英被分为参加反对中共入侵西藏运动者，及未参加者两种。

中共中央领导总算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他们成功地分裂了西藏社会，从无知的阶层中，培育出一小群乡野无赖的活跃份子。中共执意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彭德怀指出，毛泽东太过重视地痞流氓，通常要让他们充当革命先锋²²⁷。那些被送往中国学习的西藏年轻人，是中共计划训练成在西藏的基础干部。无论他们是否完成训练，有需要时，他们马上会被送返西藏就职。这些干部并不是被训练成为建设自治区的人才，他们只是充当西藏人民和中国官员间的沟通人物²²⁸。这些被送到中国的年轻干部大多来自西藏的上层和中层阶级，可是他们从中国接受到的教育训练非常地贫乏，甚至于没有。

关于中共宣布的减税和取消义务制，对西藏人民而言，只是冠冕堂皇的口号，因为这些旧制度早在很久以前，就没有了。取消农民的债务，只是利益了部分有债务者，而这些短期近利仅仅到1958年²²⁹。关于民主改革，或许有极少数的贫民欢迎，而农民们并不欢喜。事实上，所有的西藏人民对于中国异域来的解放军部队的存在，感到非常不安，也无从信任。他们一心希望这些外国军队可以马上离开西藏。

1959年夏季期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集体化：

226 Shakya, 1999, p.245

227 Shevelev, V.N. Mao Zedong...

228 Shakya, 1999, p.256

229 Shakya, 1999, p.250-253

「建立互助小组」²³⁰。但是，被贴上反动派的人，会被革除在外，互助组会被分配到最肥沃的土地。一些存有私人资产思想的人，只能获得最贫乏的土地。互助组主要从事灌溉、改良土壤和造林。互助组必须吸收所有的劳动力，尽所有的人力，创造资源，比起私人产业者可以更轻易地调动所有的建设工作人力²³¹。当时，西藏虽然仍有许多自耕农，但是，却被以各种「自愿税」的名目下，没收了收成，亦或是被以极贱价收买了谷物。

所有属于西藏封建主和支持叛乱份子寺院的土地一律都被中共没收。一些极小部分没有参与起义（即所谓的爱国或安分人士）亦会被迫出卖他们祖先世代传下的土地（约占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中共向 1300 户家族发放购买证书²³²。执行完土地征收及再分配后，不识藏文的中共干部聚集群众，在众目之下，将农奴证集体焚毁，连同藏族人的出生、死亡及结婚纪录和一般家族记事录等也一并火化²³³。结束后，他们公开宣布：「这是藏族农牧民第一次成为农地和牧场的主人」²³⁴。

如上所述，中共在安多区和康区进行民主改革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而且中共军方认为已经完全掌控住情况，军方占领了最好的牧场，饲养他们的畜群²³⁵。中共解放军为了在西藏开展殖民统治，为了养活解放军和汉族移住者，中共政府将可怜的汉族农民，移居到西藏，并将牧场变成可耕地。汉人称为「耕种」，结果让土地变成沙漠化。当时的见证者说，1959 年安多的藏族被迫彻底摧毁了草原薄弱的表层土，进行汉式耕种。他们将种子播种在表层土下的石层上，结果当然是没有收获。

230 Smith, 1996, p.472-473

231 Bogoslovsky, 1978

232 Bogoslovsky, 1978

233 Knuth, 2003, p.220

234 Ovchinnikov, 2006, p.97

235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1960年代早期，中共展开了「吐苦水」或称「忆苦思甜」斗争大会²³⁶。目的是掩饰中共因推行人民公社集体化引起的饥荒，将人民的心思转移到中共未解放西藏前，农奴制度时的苦难。这项新运动被认为对「少数民族很重要」，可以让他们感谢「解放」的恩德，也可以恣意地将被压抑的愤怒转移至从前的「压榨」阶级。

与此同时，中共因为意图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共产国家，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加上「伟大的舵手」深陷于放纵及享受帝王般的生活。他居住在奢华的官邸，拥有私人泳池，全国各地特别送达的食材珍肴以及众多服侍在旁的后宫佳丽等等²³⁷。

另外一项运动称为「除四害」：老鼠、苍蝇、麻雀及蚊子。但是，对于笃信佛教的西藏人民而言，最重要的信念是，不可以杀害生命。除四害运动同时也消灭狗和小型野生动物。1960年1月，中共强迫乞丐们在寺院前，杀害流浪狗，剥狗皮并当场焚烧狗尸²³⁸。

1960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再度开启一连串会议，并积极地举办活动。有时，举办的活动，甚至有武装士兵站在四周大楼屋顶，在其监视下进行²³⁹。1960年3月4日西藏日报报导了下列的例子。当中共工委知道，如果有哪个村庄没有提出控诉封建主，工委部门即刻就会召开批斗大会，并表演了很多典型斗争封建主的剧情，让村庄的人民可以「真正认识到旧社会的邪恶」。

中共宣传部利用这些批斗大会，作为西藏人民支持中共政策的标志。事实上，西藏人民甚是恐惧害怕，只能凭着记忆照本宣科，说出被要求的标准答案。

236 Smith, 1996, p.477-478

237 Jung Chang and Halliday, 2007

238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p.33

239 Shakyā, 1999, p.248, 257

1960年夏天阿沛 (Ngabo) 报告，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管理下的一半寺院，已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民主改革²⁴⁰，接下来会进行第二阶段。在几个月内，废除了西藏传统上寺院的权力和土地使用权。得到牲畜和土地的西藏贫民们，虽然最初喜出望外，但是心中一直存有疑虑：「中共有什么权力分配西藏的土地，特别是属于寺院的土地」。

1960年末，除了边境地区外，西藏自治区已完全地重新分配土地。几乎所有适合的土地都割分给「农奴」。不过，也必须给没有土地，或只有少许土地的农民，以及许多「被释放的奴隶（前封建主的佣人）」还有成千上万被逐出寺院的僧人。但是，已经没有剩余的免费土地²⁴¹。此外，不管是奴隶还是僧侣都没有耕种的知识。有些牲畜还以低于市场价的价钱卖给农民²⁴²。然而，农牧业的生产需求增加，因为现在也要为中共解放军提供粮食。从前西藏的传统是，寺院会帮助农民，让他们可以工作，还有付租金²⁴³。但是，寺院的衰落，剥夺了对农民的这种支持。

这些问题都必须快速解决。但是，去哪里找人？所以，和中国一样，集体化的人民公社，就是答案。农民很快地和佣人合作，驱逐了僧众。西藏人民民间传诵着：「人民公社，一人有三件，一身衣服、一件被褥和一双碗筷」²⁴⁴。中共的政策是要让整个藏区变成可耕种的农田，他们对西藏的特殊环境，完全是无知的状态。中共官员口中呐喊着，增产爱国的口号，但是在一个非肥沃的土地，要增产增量地，增加生产量，是不可能的事实²⁴⁵。现实上，对西藏人民而言，粮食不是缴纳给西藏封建主，而是给异邦的中国。1960年

240 Tibet: 1950–1967, 1968, p.396

241 Bogoslovsky, 1978

242 Goldstein et al., 2009, p.74

243 Klinov, 2000, p.327

244 Panchen Lama, 1997, p.110

245 Bogoslovsky, 1978

末，各种合作形式的人民公社占据了 90% 的农田²⁴⁶。税收逐渐增加到收获的 75%。所有的粮食全部上缴，农民只能得到每月配发的粮票。

中国于 1959–1961 年间因为收成不佳，导致全国性饥荒的情况更加恶化。以至于 1959–1961 年不包括出生率的下降（约 3,300 万），中国因饥饿导致不正常的死亡人口估计在 2,000 万人之间（此为 1988 年中共官方公布之数据）²⁴⁷。此次饥荒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饥荒，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饥荒。1959 年西藏地区是个大丰收年，但是，1961–1964 年中国的饥荒也蔓延整个藏区。

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并不因他们的政治失当，而有任何罪恶感。他们告诉藏族人民，苏联不但停止援助，还要求马上偿还贷款，所以谷物必须出口还债，这是大家必须紧勒裤带的原因。虽然，类似这类的谎言直至近日才被外界知晓，可是当时的西藏人民心中非常明白，事实并非如此²⁴⁸。西藏的农产品并非出口到苏联，而是送到邻省，发生大饥荒的四川和甘肃²⁴⁹。从西藏运送过来的物资，中共对中国人民的说法则是：「这是西藏人民为了「报答祖国」的「解放」，改善了西藏的经济、卫生医疗和建筑道路，所送过来的爱国公粮」。所以，有人认为，当时，西藏没有足够的道路和汽油，所以食粮无法送到中国境内的说法，是不正确的²⁵⁰。

十世班禅喇嘛指出了饥荒的真正原因²⁵¹：「在我们西藏，由于党给予轻税的照顾，爱国公粮是不重的。但是，在大生产竞赛运动中，因浮夸风而形成了，不符合实际的虚报增产。有一些为了掩盖自己的谎言，把虚报的产量

246 Bogoslovsky et al., 1975

247 Courtois, S. et al. The Black Book...

248 Palden Gyatso, 1997, p.84,94

249 Smith, 1996, p.488

250 Sautman, 2008, p.239

251 Panchen Lama, 1997, p.26–27, 30, 112–113

指标作为根据，爱国公粮征收后，除群众留了一些种子、口粮、饲料外，其余粮食大部分被收购了，甚至将过去的存粮也都搜刮了。由于食粮都被送走了，导致食粮紧张，以至于我们西藏人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从1959至1960年，传统西藏人农牧业间的交易被中断后，尽管口粮是由政府提供给牧区人民公社，可是给予的配给口粮并不足够…牧区公社粮食严重短缺，以致于牧区的藏人必需屠宰许多牲畜，也因此影响了畜牧业的生产…。造成，畜牧业的藏人谷粮极其匮乏，而农民公社则是缺乏肉、酥油及盐，由于彼此已不再进行以物易物交易，导致西藏农区和牧区的生活产生困难…。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期间，不但禁止以物易物，连人民的移动也受到限制。所以，一直以来由乡村提供给城市所需要的物资之途径，几乎都被切断了。各乡镇剩余的大量余粮也被官方搜刮走。可是，搜刮得异常厉害，不只是谷物、糌粑，连装东西的布袋也被拿走。虽然也有一些农户冒着生命危险偷藏了几升谷物和糌粑。但是大多数民居的储粮都被洗劫一空，家家户户每年储藏过冬用的谷物、干肉和酥油等都被拿走…。余下的粮食数量，无法达到人类最低充饥的要求，人们因饥饿充满痛苦的火焰，每日都陷入饥饿中，处于死亡的边缘，连一点细碎的脂肪渣、稻壳等都不放过。甚至于，以前藏族人民用来饲养马、驴、羊和牦牛的饲料，也成为难以入手的美味食物。人民公社的食堂负责人，为了让所有的人得以果腹，采集了许多青草，不管是能吃或是不能吃，也不管是树皮、叶片或是树根亦或是种子等，都一并与一些少许的食材煮成一大锅稀薄，类似喂猪的粥，让公社成员食用。即使如此，也无法填满公社人民的胃。西藏人民在历史上，从未遭遇过饥荒，也从未想过自己会遭受如此的境遇，日复一日饱受饥饿的折磨，每况愈下。以至于，一些体弱的人，只要有轻微的感冒或感染，就会轻易地导致死亡。许多地区的人民，因为缺乏食物，饥饿而死。还有更多的家庭，因为饥饿，全家饿死。西藏境内死亡率非常严重…。例如，今青海省循化县的文都寺(Wendu Monastery)，我召集了300

多名藏、汉及撒拉族等基层干部和民众代表开座谈会。会谈中，民众代表和干部们纷纷说，从1959年到1961年上半，循化地区人民的生活，异常的困苦，艰难到简直无法形容。每个村庄都有人不幸地饿死。说到这里，他们每人都泪水盈眶，但是还是强调说：「当时，我们虽然是丰收，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没改善。我们只求能够苟且度日。在这么艰辛的情况，我们已经没有力气进行生产劳动，如果可以让我们填饱肚子，我们应该可以争取到好的收成」。

虽说，被「解放」的农民，更欢迎社会主义的民主改革，但是，青海的饥荒在中国排名第三，仅次于甘肃和安徽²⁵²。在这三年间（平叛后紧接的饥荒）青海死了十五万人。这是1957年青海藏族人口的三分之一。不只乡村的人们深陷饥荒，各城市也是一样。在拉萨，人们甚至被严重警告不可讨论饥饿的问题²⁵³。验尸者常会在饿死者胃中检验出杂草和马粪。

1950年之前，西藏一直与外国进行商业贸易。而今，南方边界被关闭²⁵⁴，一直以来与印度和尼泊尔的贸易活动被破坏，许多贸易业者都逃离到国外。结果，造成了市场投机者蓬勃发展，价格无限上涨²⁵⁵。除了石、木及铁制品外，民族工艺品价格直直下落。在土地改革开始之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尚存在时，西藏人民被告知必须在七至十天内将西藏货币兑换成中国货币，但是汇率是抗暴起义前的一半²⁵⁶。但是，如果逾期则所有的西藏纸币和银币都成为废纸。拉萨的居民被命令拿出所有家中贵重物品，包含宗教器皿。然而，许多拉萨居民将家中的贵重之物，丢入拉萨河（Kyichu River）。

1961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1723号决议案：「对于中国在西藏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持续压迫他们传统的独特文化和宗教的行为表示

252 Blondeau and Buffetrille, 2008, p.143

253 Tibet under Chinese, 1976, p.56

254 Tibet, 2007

255 Panchen Lama, 1997

256 Smith, 1996, p.472-473

强烈的遗憾」²⁵⁷。决议中表示：「(1) 再次郑重地重申在维护法律秩序的基础上，为了促进世界和平，必须要尊重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的原则。(2) 再次郑重呼吁停止一切剥夺西藏人民所具有的包括民族自决权在内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的行为。(3) 希望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为达成本决议内容而采取任何适当的行动。

1965年12月18日联合国再次确认以前对西藏问题的决议并通过：(1) 对继续违反西藏人民基本人权与基本自由的行为，予以谴责。(2) 再次重申在维护法律秩序的基础上，为了促进世界和平，必须尊重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的原则。(3) 相信并重申在西藏发生的侵犯人权与基本自由，以及暴力对待藏人独特文化与宗教的行为，是国际局势日益紧张，人民间的关系日益恶化的根源。(4) 再次呼吁立即停止所有剥夺西藏人民恒常享有之人权与基本自由的行为。(5) 恳求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为达成本决议内容，而各尽所能地采取行动²⁵⁸。但是，最终，各成员国并没有尽力。

与此同时，一个重要的文件档案，是关于1959–1961年间，整个西藏地区发生动荡真相的报告被保存了下来，这就是十世班禅的后来被通称的《七万言书》。本书在前面也引用了其中一部分。这份文件的记载日期为1962年5月18日，文件的正式名称为「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内容是班禅喇嘛在1960和1961年在西藏视察后目睹到的民主改革的效果和结论。1961年1月他和毛泽东会面时，也告诉毛这些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于是，毛泽东主席发布了「纠正左派错误的指示」。

1962年4月底，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民族工作会议」。会议中有许多西藏的大喇嘛站起来发言，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是大学者格西喜饶嘉措

257 <http://daccess-dds-ny.un.org>

258 <http://daccess-dds-ny.un.org>

(Geshe Sherab Gyatso) 的发言。他表示中共在青海的工作都是用恐吓的手段，比国民党还要坏²⁵⁹。此时，班禅喇嘛意识到他并非单独作战。回去之后，他开始准备文稿，五月的时候他就已经完稿。喜饶嘉措和班禅喇嘛的经师恩久仁波切 (Ngulchu Rinpoche) 帮他润稿和编辑，加上阿沛·阿旺晋美的建议，插入一则对中共战胜「分裂份子」的赞美序言。

虽然，恩久仁波切曾劝告班禅喇嘛不要上书这份文件，但是，这位象征西藏月亮的高僧，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过，也从初稿文中删掉了五月一日中共解放军强迫藏人在集中营里，受刑人的乱葬岗草原上跳舞的描述。还有中共同样犯下的…他们指责国民党时代或西藏封建时代时的成串罪行，也被拿掉。从1962年4月到6月，有三组翻译人员，在北京将藏文翻成中文，为了确保翻译无误，又将中文翻译成藏文。如此反覆地确认，直到班禅喇嘛认可。五月时，班禅喇嘛向周恩来总理概略说了内容，六月时，中共中央接到了中、藏文的正式文件。这个秘密文件，直到1992年才被偷渡出国，翻译成英文出版。1987年班禅喇嘛再度发表了更多的事实，一些是他亲眼目睹的，一些是听到当事人的控诉²⁶⁰。

文件中，描述卫藏地区、安多地区和康区的真实情况，虽然也加上了一半对中共红色政权的虚伪赞扬。针对如何改善情况，文件中也提出了，非常合情合理的建议。这样的风格，或许是唯一可以得到中共青睐的方式。没有了虚伪的歌颂赞扬，请愿书只会被丢弃在一旁，连看都不会被看一眼。提案内容包括，终止大规模的镇压、拒绝公社化、结束对宗教的迫害以及恢复和封建领主与神职人员的关系。

这两份建议书，都描述了中共在西藏建设社会主义的真实状况。首先，在西藏进行了大屠杀，将藏人送进劳改营或监狱。「一些干部和少数军官无

259 Barnett, 1997, p.xvii

260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

法正确地明白党的政策」他们口中几乎都如此批评：「藏族人，就是一个迷信宗教、顽固不化又自以为是民族」，这些歧视的字眼，很明显地违反了国家的规定²⁶¹。而且，这类的民族歧视即使在劳改营和监狱也是很显目²⁶²。相较于藏人，汉人会被分配轻松的工作，而且极少受到责罚。汉族警卫和囚犯一般都会强调，西藏人非常「落后」。

根据班禅喇嘛的描述，地方当局并没有仔细区分藏人的罪责，恣意地往无辜人民的身上，贴「标签」。这个标签甚至可以延伸至，当事者是抗暴起义地区的人，或是当时碰巧人在抗暴起义地。于是现场就会有人跳出来，指责他们是「支持叛乱份子」。甚至振振有词地说，他们在1957和1958年抗暴起义前，就与「叛乱份子」有接触²⁶³。那些无辜遭受指控的人们，财产被没收，人被囚禁。

例如，一名被中共关入劳改营长达33年的僧人巴登嘉措 (Palden Gyatso) 说，中共发现一张他的老师站在一群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们的旁边后，他和他的上师就被中共逮捕了²⁶⁴。那张照片是1946年西藏政府派遣使节团前去印度参加，悼念第二次大战盟军胜利时的纪念合照。中共干部命令他指证他的老师是印度间谍。在佛教的戒律上，诬陷自己的根本上师，是极大的重罪。因为他的拒绝，他被中共吊起来，严刑拷打了好几天。后来，他又被拷问是否参与了拉萨叛乱（藏人称为抗暴起义）。审判官特别在意的是，是谁主导这场叛乱。很明显地，中共领导们想要「捏造」这场叛乱是由西藏政府所主导，所以用屈打成招，制造「人证」。

以至于，西藏的囚犯越来越多，远远超过西藏的历史纪录。如何安置这

261 Panchen Lama, 1997, p.64

262 Tenpa Soepa, 2008, p.90-92; Khetsun, 2008

263 Panchen Lama, 1997, p13

264 Palden Gyatso, 1997, p.66-71

些囚犯，让中共伤了脑筋，西藏没有足够的监狱，可以将这些囚犯关在他们的母国藏地，此外，也很危险。于是，就将大批人数的藏囚送到中国本土的监狱和劳改营。数年后，西藏已经建造许多监狱，才把一些藏囚移监回西藏狱所。狱监不只是汉族，现在也有藏族了。当然，在昌都 (Chamdo) 被捕的五千名犯人，要关进芒康 (Markham) 和嘎托 (Gartok)。另三千名犯人送到改成监狱的昌都寺院，还有八千人送往察邦达 (Tsa Pomda)。最终，大量囚犯死于过劳、虐待和饥饿。来自康区 (扬子江以东) 的藏人，被送到打箭炉 (Dartsedo) 东部的铅矿矿场劳改，又或发配到打箭炉西部的木雅劳改营 (Minyak)。成千上万的藏人和汉民被送往那里，后来，大多数人皆死于非命，最终只有少数人存活下来。来自安多的藏人被安置在西宁、兰州的监狱或是新疆、青海 (Qinghai) 的劳改营。如同苏联的史达林时代一样，建造劳改营作为免费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一些在西藏的重大建设，如果没有这些监狱及劳改营的免费劳工，是绝对无法完成的²⁶⁵。

这位前政治犯告诉我，绝大部分被关进监狱及劳改营的藏人，都是寻常老百姓。比如，拉萨的扎基监狱分成六区，六区里面犯人的数量都不相同。贵族阶级的犯人，只有一区。其他五区的贫民阶层都被命令，要通过揭发「阶级敌人」来帮助社会主义革命。

十世班禅喇嘛也写道²⁶⁶：「在关押犯中，除去在西藏军区关押的一部分上层和一般监狱内有少数管理人员能按照党和国家的法律执行外，其余大部分监狱中对关押犯的生活和健康等，管理这类问题的负责人或管理人员并不关心。加之看守员和干部对关押犯残酷无情的恶言恫吓、恣意毒打，并故意的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方、北方和高原、平地的关押犯，相互地迁来转去，导致他们严重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其居

265 Shakya, 1999

266 Panchen Lama, 1997, p.37

住的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的凄惨状况。还要被迫从早到晚不断劳动，承担最重最苦的工作。因此，众多关押犯出现体力日衰，疾病丛生，加上休息不足，医疗不完善，导致大量犯人发生非正常死亡。还有，对年纪五、六十岁体弱且接近死亡的年老关押犯，也强迫他们做苦力劳动」。

一位前囚犯达瓦慈仁 (Dawa Tsering) 回想 1960 年代初期，大饥荒爆发后，他们的状况愈加恶劣²⁶⁷。每天监狱供应两餐，每餐不是一碗稀薄的玉米粥，就是大麦稀粥，有时甚至是一粒小芜菁。人们饿得虚弱无力，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躺着，有人长躺不起，就死了。饥饿让有的人，把自己的皮鞋切成片，整日在嘴里咀嚼，试图消除饥饿感。但是，饥荒的状态，日益严重，于是，狱卒守卫让犯人们，走出劳改营，捉昆虫、蛆蛆、采浆果等，所有可以下肚的东西。但是，很多人再也没回来。后来，有地方混混回报监狱，他们发现了许多或躺或坐，或靠在石头上的人类骷髅。1962 年札基监狱执行监狱登记后，中国警卫发现囚犯人数骤减，但是，在报告上，有一些是无法记载的死亡原因，比如，「饿死」，然而，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国家中，怎么可能有人饿死？²⁶⁸

被捕下狱的囚犯，他们所遭受的酷刑，其多样性和规模之大，远远超过所有的封建旧社会时代。1943 年毛泽东公开谈到动刑²⁶⁹：「不可以过早住手，但是也不可以太晚，否则会扩大损伤（如果造成受害者的话）…主要的规则是仔细观察和尽其所能」。现在，被捕的藏人成为中共各种酷刑的对象。例如，将藏族男人从头到脚，彻底、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打到血肉模糊、让他们赤身裸体地站在大雪纷飞的雪地、几天几夜都不许犯人睡觉、让他们跪在一堆碎骨头上、伸长双手罚站很长时间、闷住鼻子让他们几近窒息、拿针刺穿

267 French, 2004

268 Palden Gyatso, 1997, p.84

269 Jung Chang and Halliday, 2007, p.225

他们全身肌肤、用手指插入双鼻孔穿过双颊深入喉咙再撞击地面、在酷寒雪地中，让他们全身赤裸骑野驴等等²⁷⁰。

此外，还有其他的刑求，例如，双手反绑双腿倒吊半空中、将犯人下半身掩埋到肚脐处、用湿的动物皮从头覆盖身体，四面再用石头压在地面上，让民兵在一旁看管、让犯人坐在铺地坐垫上，不断地强灌他稀释的赤黑色茶水（甚至会导致肾衰竭）、让犯人坐在马背上，再疯狂地追逐或是将犯人绑在野牦牛上，再解开缰绳，然后敲锣打鼓地惊吓野牦牛，让野牦牛四处奔跑，震落犯人，拖曳而奔。

巴登嘉措 (Palden Gyatso) 又回忆起，有一些刚服刑的犯人，整个冬天被用来当牦牛，他们各自背着犁具，后面各站着一名年轻汉人士兵，吆喝着他们往前犁地²⁷¹。那些从「封建时代」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工人，被命令将牧场变成农田。沉重坚硬的金属镣铐，一直在西藏的土地喀喀作响。他说有一名囚犯身着脚铐长达四年，一年四季，不分冷热，连在工作期间，一时一刻也未曾被卸下。

另一位前政治犯丹增丘达 (Tenzin Choedrak) 谈起他在 1959 年被捕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²⁷²。在监狱里，他被铐上半腿长的脚链，后来也遭受到人民的「批斗」。批斗大会时，囚犯的脖子会被套上绳索，交叉于胸前，向下环绕双臂，双腕绑紧往后，拉至头顶上，然后将绳两端在双腋下打结，再穿过胸前的环索，突然往下拉，立即肩膀脱臼，此时犯人身体可怕地扭曲，这比被绞杀更加痛苦。可怕极端的刑求，让人身体的肠和膀胱失去控制。其目的是要逼迫囚犯丑化及毁谤达赖喇嘛。当受刑人恢复意识后，又再度刑求，如此，不断地重复。每隔约一个月，就会进行数个每次四小时的批斗刑求，即使犯

270 Samsara, a Tibetan human rights archive...

271 Palden Gyatso, 1997, p.78-79

272 Victim of Chinese torture...

人眼伤牙断，也无法让批斗酷刑停止。在没有批斗的期间，他们会被关进一间 4x8 英尺大的牢房。当医师不再保证犯人可以在批斗大会的酷刑中，保住性命，犯人才可以躲避得了，下一次的批斗大会。

1959 年 10 月丘达和 79 名囚犯从西藏的监狱被送到中国狱所。每 38 名搭乘一台卡车，他们被迫必须站立在卡车上，整个路程历时十天。他们抵达青海湖 (Kokonor)，然后乘上列车，被带到戈壁边界的监狱。在那里，囚犯们的居住处所，非常狭小，每日必须去田野工作。日常劳动结束后，他们还必须去「政治学习」，直到晚间十点。1960 年 10 月开始每月口粮从 16.5 英镑降下到 8.5 英镑。而且，中共政府供应的谷物中还参杂了树皮和草根。七月时，囚犯们都饿得像个具骷颅，加上日日劳动，很多囚犯都倒下不起，死了。丘达所处的劳改营，很多人饿死，人们连皮鞋的皮革都吃了，很多人捕捉蛙类、昆虫和蛆蛆等。不过，中共警卫丢弃的垃圾，是最多食物的来源。囚犯们会聚集在路边被丢弃的骨头或果皮周围。到 1962 年 10 月，79 名囚犯中，只有 21 名囚犯存活。这些人，又再被送返他们的故乡，移送到札基监狱。所有的囚犯，在劳动后的剩余时间，会被安排接受「再教育」及「承认错误」还有监控室友。丘达被关了几近 13 年，才获得了审判，尽管审判中，没有对他提出指控，但是，他还是被认为是与前西藏政府有关系的上层知识份子，于是被判了 17 年的刑罚。后来情况好转，他又被移转到恶名昭彰的拉萨市桑伊 (Sangyip) 监狱，分配到最重劳动的采石场工作。他每天必须要从附近山坡上，轰炸出来的岩石，凿九十个 20×8 英寸大的石头。1976 年他服刑期满后，即使走出了桑伊监狱，依然被认为是人民的敌人。后来他在医院工作，直至 1980 年达赖喇嘛的代表使节团访问西藏后，他才离开西藏去到印度。

被中共关进劳改营长达 20 年的丹巴索巴 (Tenpa Soepa) 说，藏族囚犯从黎明直到太阳下山都被强迫从事农事作业²⁷³。中共把这样的奴隶制度，美名为

273 Tenpa Soepa, 2008, p.68-80

「劳动改造」。生病的时候，有时也不送医院治疗，造成有些人在工作中死亡。那些无法达到每日劳动目标的人，随时会被看守人员打骂，晚上回到监狱还会召开大会，进行批斗，再次遭到殴打。每天做完劳动的工作后，接下来的工作是「再教育」课程。将犯人分发每 15-20 人为一组，每个人都要先自行批判自己之后，再互相批斗。每天晚上都固定会有两、三名囚犯遭到批斗，有时也会把所有犯人聚集起来进行批斗。一些被认为顽固不化，没有受到纠正的人，会在总结冬训期间，被判加重罪行，延长劳动改造时间。依照规定，囚犯一个月可以休息一天，可是，看守的人总藉口，我们没有达成大跃进的工作目标等等的理由，要我们照常工作。所以，每年除了春节、五一劳动节和国庆日各有一天的休假外，一天也不让我们有喘息的机会。

北部羌塘草原的擦拉卡 (Jang Tsalakha, 盐池的意思) 有五座劳改营，一万人以上的劳改犯，每天被迫采矿和搬运硼砂²⁷⁴。一位前囚犯说，当时每天大约有 10 至 30 人死亡，不是被打死、过劳死就是饿死。一年内有超过八千人死亡。在拉萨附近的纳金 (Ngachen) 水力发电厂 (中共宣称是解放军建造) 的建筑工地上，每天都有三、四具藏人尸体被焚化或丢入河流。

一位 1959 年被关在打箭炉 (Dartsedo) 的女性藏族前囚犯说，他们每天三餐都是一碗几乎都是水的薄粥，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²⁷⁵。1960 年她被移送到嘎托 (Goltok) 的铅矿场劳动。那里不但是重苦力，因为饥荒，食物非常的恶劣不足。男人们会将昆虫加入薄粥里，可是女人很难这么做。一位前劳改营的营长统计，从 1960 到 1963 年自己的营区里，共有 12,019 人死亡。还有甘肃省的酒泉 (Chiu-chou) 监狱里的 76 名藏人，在 1959 到 1962 年间有 53 人饿死、过劳死还有被处死²⁷⁶。余下的幸存者，又被转移到拉萨的扎基 (Drapchi) 监

274 Tibet: the Truth, 1993

275 Behind bars...

276 Tenpa Soepa, 2008, p.93-96

狱。1979年最后一位藏人被释放时，当时一同被关的76名藏人囚犯中，总共只有七位存活走出监狱。工布(Kongpo)监狱有三分之二的囚犯死亡²⁷⁷。冬天时一些监狱墙外，尸体堆积成山，甚至有一些囚犯吃着死尸存活下来。

十世班禅喇嘛也控诉，几近一半的藏族男性被关进监狱或是劳改营，他们几乎都死亡于饥饿或缺乏医疗等。1962年时他表示有5%的西藏人被囚禁。但是，被关了18年的班禅喇嘛，于1987年说²⁷⁸：「根据我当时的资料，被关的人数是总人口的10%至15%之间，但是当时我没有勇气说出如此高的数字。因为如果说出真实的数目，应该会死于批斗(thamzing)」。

踏憎(thamzing)，在藏语的意思是批斗大会。被选中的被批斗者（在暴力和胁迫下），通常会在大会上「忏悔错误」。被指责同情反动派和反革命份子，是批斗大会中必备的剧情桥段。通常，「批斗大会」一定要有群众上前殴打的场面，而且要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才会显得激动、真实。而站在一旁监控的中共干部，要表演成只是一个观察员的态度，观察「群众的愤怒」。一位在场的康巴人告诉我说，最初中共干部会指导他们如何进行批斗，例如，如何痛殴被批斗者，但是不会让他们死亡等等，直到被批斗者表现出承认所有的指责和忏悔罪过。通常，这些被批斗者必须要低头弯背地站在台上，默默地等着批斗剧情上场，有时，他们会「不幸地」被打死，有时「批斗大会」只是让他们受点皮肉酷刑就会结束。

这种「批斗大会」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时代的独特政治手法。专门利用集会，宣传效忠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并铲除异己，藉此恐吓、威胁及洗脑人民，让人民不敢反抗共产党的统治。从古至今，没有一个政权会如此地恫吓自己的人民。人们都非常害怕批斗大会，一些勇敢的人，会拒绝去批斗别人，

277 Khetsun, 2008

278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

但是，最后却让自己沦为被「批斗」的人²⁷⁹。那些勇敢拒绝的人，一般会被指责为没有一张「欢喜的脸」。除非，他们在下一场的批斗大会中，上台拉扯反动份子的头发，并且殴打他们等等，否则，拒绝参与的下场将会是被逮捕审判。

让我们回到 1927 年，回应农民「革命斗争的指责和攻击」。毛泽东称赞以下处理「敌人」的方法，比如，针对宗教和风俗习惯²⁸⁰：「每个村庄都需要进行短暂的恐怖威胁（如同驯兽）…要让佃农们一起闯进地主的住屋，并审讯地主，此时不要太严酷。只要，让地主写「自白书」…。之后，才让他们戴高帽，举大字报，写上土豪劣绅，像畜生一样用绳索牵引他们，后面跟着一群握拳愤怒讨伐的民众…。每个县城，必须要杀鸡儆猴，才能达到吓阻反叛，任何人都不得同情地主…。要让当地农、工民一起，缴获寺院的财产…。要效法醴陵市禁止迷信、破坏神像…如同学生和农民一起焚烧东福寺（Dunfu Temple）的三十多座木头佛像一样…要鼓动农民打破佛像，推倒逼迫寡妇追随亡夫死亡的贞节牌坊…。1927 年中国有 3 亿 3 千 6 百万的乡村农民，其中 45% 有自己的农田，32% 是富农和地主²⁸¹。所以，有 3840 万人遭到批斗大会的恐怖批斗。

从 1959 年中期起，一个人的罪，决定于他所被判定的阶级。例如，十世班禅喇嘛的父亲，并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只因为他被认定为「农奴主」²⁸²。所以，当地的中共工作组，就发动对他的「批斗」，和其他地主一样，他必须站在日喀则「群众的面前，承认他的错误」，并在群众面前，遭受激进份子的殴打。另一位贵族，因为给一位囚犯香烟，就被控诉贿赂工人阶级²⁸³。

279 Shakya, 2002

280 Mao, 1952, c.44-59, 70, 72

281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ssence of Maoism, 1977

282 Panchen Lama, 1997

283 Palden Gyatso, 1997, p.121

吐苦水大会是另一种批斗²⁸⁴。为了挖出「农奴」的苦难，人民被要求「掀开伤口」描述自己在「压抑的农奴制度」时，必须要大声哭泣和呐喊控诉。

当外国记者来访时，这类吐苦水大会的激烈场面，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例如，苏联官方代表的真理报、法国共产党的人道报以及中国的工人日报等左派报纸的记者造访时，中共官方会提前精心安排，绝妙精湛的政治表演。记者们会在中共干部如影随行的陪伴下，进行必要的采访。当然，他们的采访期间，「批斗大会」上，不会也不容许有被批斗者被殴打、折磨致死的事件发生。这些被安排的戏码桥段，不幸地，直至今日，在争论西藏问题时，还一直被当成「证据」²⁸⁵。

例如，1959年一群外国记者来西藏访问，就是一场骗局的好案例。一位前囚犯回想起他们如何在事前得知，有外国人来拉萨访问的消息²⁸⁶。突然间，中共把宗教物品放回寺院，而且点燃油灯，监狱的囚犯忽然改善了饮食，并且和记者们合照。另一位在场者也说，在捷克、苏联及英国的记者团访问期间，僧众才被许可进行日常的诵经修法。平日，他们都被强迫收集牛粪、搬运泥土和砖块、种树或下田工作。

一位访问团中的苏联记者写下了许多访问藏人的报导。那些藏人都是中共事前安排好的受访问者。大昭寺展览的「封建主义时代的恶梦」，当然，骇人的刑具和人骨制品都被陈列出来。例如，其中陈列镶有银制鼻子和人工假眼的头颅²⁸⁷，然而，从来没有人提出谋杀的控诉。现在中共宣传部门，对这个问题持续保持沉默。而今，仿造这个的纪念物品，如同其他国家一样，人们都可以在西藏轻易地买到。其他，伪造的陈列物，也被撤走，例如，西

284 Norbu, 1999, p.186-187

285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286 Tibet under Chinese, 1976, p.56, 88

287 Domogatskikh, 1962, p.41-43

藏法官藉由投掷骰子判刑的故事。

苏联的新闻记者详细地描述，三位来自哲蚌寺重要高僧被群众「踏僧（批斗）」的情节²⁸⁸。首先，三位中最年轻的僧人描述一小段他们的「残酷统治」。然后，他们三人被带到院子，在众人前呈90度弯腰站立。其中一位胸前被挂上「佛像前的朵玛」的字板。中共宣传部人员向外国记者群解释，在西藏的节日，通常会在佛像前摆饰彩绘的朵玛（糌粑粉和酥油捏制的供品），这些外表鲜艳的朵玛，事实上内部全都是腐烂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接着有一位僧人坐在桌前，开始旁述口白：「人民的敌人、邪恶的寺院领主，为了拿到人骨制作的宗教法器，杀害他们关在监狱的农奴，还有那些上层喇嘛各个都吃的胖胖的，其他的人因为饥饿而全部瘦骨如柴，寺院领主还从事贸易行为敛财、欺诈人民做了各种坏事」等等。「批斗大会」结束后，中共干部带领参访的记者们一同吃晚餐。警卫押送僧侣们坐上巴士。我们的新闻报导员，穿梭在狭窄的巷弄小径，回想起当年他亲眼目睹的场景：「成堆的金条、大殿的烟熏臭味以及小僧侣们口中唱诵的革命青年歌」。

记者群被带往前昌都总管拉鲁（T.D.Lhalu）的庄园，观看那里安排的「批斗大会」。我们记者对这次批斗大会实况报导²⁸⁹：「数百人坐在院子里，齐声呐喊并挥舞着拳头。一旁铺着塑胶布的桌子，执行批判三反份子的小组人员，坐在桌前。拉鲁半弯着腰站着，坦白招出，自己是1959年拉萨叛乱的领导。接着一位年轻人，站出来指责他毒杀了自己的叔父，安多的格西喇嘛，他对大众倾诉，拉鲁是如何毒杀他的格西喇嘛叔父，细节说得让大家宛如历历在目。或许，他亲眼目睹？而后，有一位农奴跨着大步走出来，一手用力指向庄园内的监狱。他说他被关是因为没有钱付罚金。记者团被带进去监狱内，匆匆观看，他们看到一面墙上有木桩，及其它刑具。中共宣传部人员说，

288 Domogatskikh, 1962, p.50-53

289 Domogatskikh, 1962, p.55-64



前昌都总管拉鲁在文革被斗争，左后方有一位外国记者 (Domogatskikh, 1962)

这些是用来吊捆受害人，将人折磨致死的道具。里面还有一个装着蝎子的盒子。地上散落着一副人骨，他们告诉记者，这个恐怖的地下室监狱有很饥饿的老鼠，只消一天，罪犯的身体就会被吃光光，剩下一副骨头。参访团人员走出监狱，批斗大会还继续上演。一位年轻人跳出来，身旁走上一个老奶奶。他们声泪俱下地指控封建领主，拆散了他们的家庭，让他们骨肉分离，深受折磨，痛苦不堪。接着，参访团被带

到封建主的豪邸，豪邸内的装饰尽入眼前：有酒瓶、家俱、餐具、黄金、珍珠、珊瑚、糖、米、面粉、酥油……天啊，真恐怖！一支德国手枪。不只是德国啤酒，那支德国手枪还是来自德国总理艾德诺 (Adenauer)。参访团队又被带回院子。只见，有一个人打开箱子，拿出一张张卖身契，用高亢的哀嚎声，唱出卖身契的内容和数字，之后再慎重地将全部卖身契投入火中，忽然欢乐的呼喊从四面八方传来：「解放农奴」。最后的重要仪式是，将土地交给人民公社」。

最后拉鲁的际遇：他被关进拉萨的札基监狱，直到 1965 年被释放成为一位农民。1977 年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摘除叛乱份子的帽子。1983 年起连续当选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的平反，正可证明毒杀事件和蝎子、老鼠及散乱的骨骸等的私人酷刑，皆是不实的指控。

其他国家的记者，例如美国的记者斯特朗 (A.L.Strong) 也报导了她的访问印象。后来她的书籍都在中国发行，同时，她也参加了红卫兵。她当时非常热衷民主改革，采访了許多人，观看「批斗」大会和展览等²⁹⁰。我们再来比较，当时的参访团成员之一，苏联的多莫加茨基赫 (Domogatskikh) 和她的评论。首先，他们都一样赞颂中国共产党为不同群众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宣导。例如，斯特朗强烈指出一些对喇嘛的指控（杀人、拷问、性骚扰等），都是没有明确的证据。

1963 年中共推出史诗般的中国电影「农奴」，在拉萨播映很长的一段时间，其中内容极度扭曲事实。这个电影的目的，是为了要挑起人们对「剥削者」的仇恨。观看的群众，要在现场哭泣，以免被指责为同情封建领主。所以，很多藏人特意在眼睛周围涂抹「万金油」，让眼泪如雨般下滑。

十世班禅喇嘛在《七万言书》中²⁹¹：「1959 年 5 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总理您，给我们所做的英明指示中，有关宗教问题方面，中央不仅继续给予僧俗群众以宗教信仰自由，并且保护守法的寺庙和教徒，可以照旧进行『讲辩着』」。

事实上，此事会发生的原因可归列如下。在整个西藏改革之前，西藏的出家众数目应该是高达总人口数的 10% 以上。根据阿沛在 1959 年的报告，西藏境内有 2,467 座寺院，11 万男僧众和女尼众²⁹²。根据中国官方内部资料，西藏的佛学院和寺院数目，从 1958 年的 2,711 座，降低到 1960 年的 370 座²⁹³。但是，西藏自治区的资料显示：卫藏中央地区有 6,259 座寺院和其他的宗教中心²⁹⁴。根据中共官方资料，1958 年青海有 722 座藏传佛教寺院，57,647

290 Strong, 1959

291 Panchen Lama, 1997, p.40

292 Ling, 1964

293 Smith, 1996, p.474

294 Briefing paper...

名男僧众、2,500 位尼师和 1,240 位转世祖古 (Tulkus)²⁹⁵。西藏民主改革后，只有 11 座寺院得以保存。同资料来源显示，1958 年甘肃省有 369 座寺院，后来只有八座准许运作，总数 16,900 的僧众，只有 571 人离开。四川省有 922 座寺院，云南省有 24 座。依据上述概略的数字，可以推算出西藏三区的寺院数应该是 4,748 座，其中有出入的差异，应该只是人们对于小庙的分开计算，或是化为主寺的一部分的看法不同罢了。

根据美国记者斯特朗 (A.L.Strong) 的报导，卫藏有 2,136 座寺院支持西藏的抗暴起义²⁹⁶。主要的原因是，中共严重地破坏寺院，驱逐及屠杀僧侣。以至于，卫藏地区僧侣的数量从 1958 年的 114,100 人到 1960 年急速降至 18,104 人²⁹⁷。即使是大主寺，僧侣的数量也大幅下降。例如，哲蚌寺 (Drepung) 从 8,000 名僧侣只剩 700 名，塔尔寺 (Kumbum) 从 1200 人只剩 400 人，扎什伦布 (Tashilhunpo) 的僧人数目减少了一半，降到 1,980 人 (2001 年降到 800 人)²⁹⁸。尽管班禅喇嘛支持中共中央²⁹⁹，但是，许多寺院还是被改为监狱、军营、仓库和牲口棚等使用。

班禅喇嘛上书给中共中央领导，关于民主改革后的寺院情况³⁰⁰：「民政前西藏有大、中、小寺院 2,500 多座，而民政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有 70 多座，减少了 97%。由于大部分寺院没人居住，所以大经堂等佛殿、僧舍无人管理，人为的和非人为的损害、破坏巨大，沦于已倒塌和正在倒塌的境地。全西藏过去僧尼二众约有 11 万多人，其中外逃者可能有 1 万，剩余约 10 万人，民政结束后，大约只剩 7,000 名，减少了 93%。寺院僧尼二众的学养方面，除

295 Kolas and Thowsen, 2005, p.46

296 Strong, 1959

297 Smith, 1996, p.474

298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99 Palden Gyatso, 1997, p.72-75; Puntshok, 1998, p.24

300 Panchen Lama, 1997, p.52

了扎什伦布寺稍好外，其余各寺的僧尼的学养一般很低…。事实上，寺院性质已失去了作为宗教组织的作用和意义」。

中共逼迫僧人还俗，美其名为，实现宪法规定的人民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诡异的是，中共政府假设了所有的僧众，都不想要宗教³⁰¹。所以，僧人们被迫必须重复地对外国访客说明，他们是自愿离开寺院，要去当农夫。西藏人民「一心认为依靠共产党和中共政府，未来才会更美好，而不是佛菩萨」³⁰²。现代左翼也重复了这一点³⁰³：「这些僧人从小就被送去出家，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现在他们得到自由，可以离开寺院，数千名僧人还俗了，尤其是年轻人。那些没有还俗的和尚，政府会给他们适当的津贴，他们还可以做法会、主持婚礼和丧礼得到额外的收入」。但是，事实上，数万名被驱逐出寺院的僧人，根本找不到职业，更多人沦为贫民或乞丐。

中共减少出家众的方法是³⁰⁴：「通过许多手段让僧众和尼众可以回归世俗的生活。首先是在各个寺院，让他们「学习」和「批斗」。将僧众和尼众聚集在大殿或是大房间，严格管控他们学习，然后发动他们从早到晚相互批斗，而且，一定要激起激烈的斗争高潮。如果有人敢公开维护他们的信仰，就会被贴上标签，例如，「迷信」、「反对革命」。然后，就会遭受到所有不堪、匪夷所思的斗争和攻击。此外，如果有僧人被问到是否想还俗，而他希望依旧出家的话，中共干部就会说：「你还需要学习，你还没有丢掉迷信思想」，然后对他进行暴力性斗争。众多不愿意还俗的出家众遭受到严重管制或关押。

在这种严酷的情况下，除非是铁打的人，根本没有人可以坚持不还俗。

301 Bogoslovsky, 1976, p.272

302 Domogatskikh, 1962, p.14

303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304 Panchen Lama, 1997, p.49-50

即使是已经 60、70 岁的老僧，中共也强迫他们还俗回老家。这些老僧根本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新家庭，更无法从事生产。他们的大半生，都在寺院度过，不愿意离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回家。换句话说，没有僧人可以再住在寺院了。

还有一些寺院，中共工作队干脆列出一份僧众名单，驱逐他们还俗回家。更有甚者，则是把僧众集合站在一边，另一边站着尼姑和俗女，强迫他们互相挑选，配对结婚。这种情况是完全无法说明及交代的。讽刺的是，男性和女性公民择偶结婚的权利早已经受到中共宪法保护，这是公民的权利，宪法也是明订任何人没有权利包办他人的婚姻。

西藏佛教的闭关小寺和禅修洞，传统上都是在深山岩洞。这些深山小古寺或禅修洞都有很多的僧人或尼师，依据各自教派的严格规定，尽其一生在那里禅定修行。虔诚的西藏佛教修行者一般都认为，世俗社会都是深受贪、嗔、痴、慢、疑五种不良负面心绪所控制，众生在这种无知的心绪中，死死生生、生生死死，所以不圆满又虚幻。中共的革命事业也是属于世俗的世界，所以，这群修行人之中极少人会对此世的革命事业，表示欢迎和热衷。但是，不明白佛法教义及精神的无神论中共干部，却认为那些离世修行的佛教徒出家僧和瑜伽士们，是无可救药的反动派顽固份子，不是监控他们，就是将他们关起来。并对这些严守佛教教海的修行人进行最严厉的攻击。

中共干部大举「破除迷信」的口号，将西藏传统固有的宗教节日，都废除了。他们逼迫和尚跟尼师背叛佛教戒律与教义和他们一起「破除迷信」。强迫他们加入共产党所进行的，违背佛教慈悲教义的坏事，参与者可以得到共产党封赠的「进步」、「积极」份子的光荣称号，以及特别的礼遇和利益。让原本累积功德的寺院，沦落为造作恶业之地³⁰⁵。正如班禅喇嘛所指出的，

305 Panchen Lama, 1997, p.54-55

不但严重违反中国宪法，也违反中共中央宣布对西藏政策的规定。

1960年3月，中共突击了尼琼地区 (nichungri area) 路边的寺院。他们击碎所有泥、石墙，敲破屋顶，夺取支撑屋顶的珍贵原木木头梁柱³⁰⁶。将所有的泥制佛像砸碎制成泥砖，建造厕所。拉萨著名的贾崩岗寺 (Gyapun Thang Temple) 也完全被毁，被拉出捣毁的泥塑佛像碎片散落在道路周围。同年，西藏境内最大的佛塔（大约37公尺高）也被摧毁殆尽。这座佛塔，位于扎囊山谷 (Dranang Valley) 下方，始建于1401年，1472落成，内有九层千尊未来佛像 (Jampaling Kumbum 中译弥勒佛)。塔内每一层楼都是独立寺院。第一层楼的寺院里有一座巨大的未来佛像。强巴林寺 (Jampaling Temple) 内的建筑物也都遭到全毁。

中共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西藏人民自己去捣毁自己心目中神圣的对象。人民对于这类无止尽的宣传性动员，有的人已经麻木成被操控的僵尸，有的人心中依旧惶恐不安。中共干部将「前农奴」们聚集在寺院前，召开大会，然后要他们进去拆除所有可以用于建房舍、修道路的建筑材料³⁰⁷，有一些木料被当材烧。没有参与拆毁行动的人，会遭受到群众「批斗」并贴上「迷信份子」或「反革命份子」等等的标签。除了公开捣毁、私下窃取和「拆除回收」外，共产党员和一些被洗脑的人们，故意将佛教圣物当成污蔑的对象。例如，切下佛像上的头，下面铺着佛像唐卡，让被斗争的藏人背在背上游行³⁰⁸。挂在寺院墙上大型的布制佛教唐卡，被恶意剪成碎片，散发给穷人（但是大多数藏人依旧将碎片视为圣物）³⁰⁹。佛教经书的厚板封页，被西藏的汉籍干部拿去充当鞋垫。印刷佛经的木刻经版被作成椅子或铺成地板，佛教纹饰布匹被分发到中共的「文工队」。

306 Tibet under Chinese, 1976, p.56

307 Ely, M. The true story...

308 Puntshok, 1998, p.22-26

309 Smith, 2008

对此，班禅喇嘛也写道³¹⁰：「在消灭佛像、佛经、佛塔方面，从基本上说，除了四大寺等被保护的极少数寺院外，西藏的其他寺院及广大的农牧区的城镇或村庄中，都是汉族干部下命令，让藏族干部去动员，特意让积极份子中，不明事理的人，充当执行者，假借群众的名义或伪装成群众，率先冲出去，掀起了捣毁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或抛入江河、扔在地上、拆毁或熔化。对寺院、经堂、玛尼墙及佛塔等恣意进行疯狂的破坏，还顺手盗走了许多佛像上贵重的饰品和佛像神塔内的珍贵物品。由于政府的各收购机关在收购有色金属时，没有考虑仔细区分，收购了用有色金属制作的佛像、佛塔、供器等。进而表现出鼓励消灭那些物品的态度，导致，那些寺院村庄的状况，不仅不像是「有心」之人所为，更像是被「无心」的炮弹摧毁，宛如战争刚结束的场景一般，惨不忍睹。此外，还公然无所顾忌地污辱佛教，像是把「大藏经」用做堆肥的原料，把布画佛像和经书封页用于制鞋原料等，这类即使是疯子也做不出来的恣意妄然的行为。使得各阶层的人民遭到异常的惊吓，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泪流满面，直直哀嚎叹气说：「我们的地方被搞成黑地方（指没有佛法之地）了」。把西藏的佛像、佛经、佛塔损坏到让人难以想像，无法形容的地步。竟然还有人指说是「广大劳动人民因为觉醒，积极消灭的」。这是完全不了解西藏实际情况的胡说八道……」。

摧毁佛教寺院建筑物的过程如下³¹¹。中国矿物专家组一个特别参访团前来勘查。他们专门要来鉴识及搬运珍贵的矿石。然后冶金专家团队也是持同样的目的来访。于是，所有矿产、金属等有价物品，都被中共解放军军队的卡车一车车地载走。他们用炸弹炸墙，取走所有的原木木梁和木柱。所有的黏土雕塑佛像都被打碎，因为要取走里面的珍贵宝石。其余的木料和石块也

310 Panchen Lama, 1997, p.50-51

311 Tibet: the Truth, 1993

都被载走。数百吨高价的佛教雕像、唐卡、金银制品及其他贵重物品都被运出西藏，送去中国。有许多报导，揭露解放军卡车车队从西藏的寺院载走金银等贵重物品，送到中国³¹²。起初，军用卡车车队只运送小型金、银制佛像等物品，后来，将巨大佛像等贵重物品锯成数段载走，这些都是注定要被熔化。这类的豪取强夺从民主改革期间的口号：「财富重新分配」，到文革期间直至 1970 年代，都一直在进行着。

毛泽东被当成了「神」，他的思想变成一个新的「宗教思想」。1960 年代早期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相片与佛像唐卡并列，高挂在幸存的寺院墙面上³¹³。

传统西藏的宗教生活几乎被消灭，对此，十世班禅喇嘛也提到³¹⁴：「从实际情况来说，那些有僧众的寺院，在民主改革后，大多数固定的日常共修集会、定期法会及特定宗教节庆等，基本上都被中断了。不但没有了法会和辩经，甚至「显密理论的讲辩」、「教经读经」、「传释教诫」、「编着经论」、「灌顶随持」、「悟静禅修」、「画线设坛」、「献供火祭」、「初十礼佛」、「二十五香会」、「还愿供神」、「跳神练音」、「送鬼驱魔」等的一般佛教活动，基本上都没有了」。

为了彻底摧毁西藏的宗教，无神论的中共党徒还将魔手伸进西藏人民的日常生活习俗。班禅喇嘛也提到人民害怕到：「把房顶的祈祷用的风马旗拔掉，身上不配戴护身符和金刚结线。家里供奉的佛像、佛经、佛塔也要藏起来。不敢公开念经积善、不敢烧香拜佛、不敢去圣地朝拜、转经轮、及做供僧、济贫等积德行善之事。造成人们病不能念经祈福消障，死后无法超渡等³¹⁵。

312 Tibet under Chinese, 1976, p.80; Smith, 2008, p.116

313 Bogoslovsky, 1978

314 Panchen Lama, 1997, p.56-57

315 汉人称为超渡，藏人称中阴身解脱轮回

按照我们藏人的习惯，人死后若不进行超渡（中阴解脱），就会被看成对亡者的不敬、残酷无情且恶劣之至。所以，有一段时期藏人们常说：「我们死得太迟了，如果早死一点，还能得到超渡，现在死，就像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丢到门外」³¹⁶。

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很努力地针对西藏干部，进行共产主义的再教育、学习和训练。中共动员的各式各样大会中，最后人们总是会被问到：「有没有人，还有意见」时，群众们都会一致地高喊「没有」。这是中共对外展示西藏人民支持他们的证据。但是，事实上，陷入恐惧中的人民知道，有意见是危险的，所以每个人都会一致地高喊支持党的领导、跟随毛泽东等。如果有人被告知，他需要「学习」时，那人一定会恐惧到颤抖不已³¹⁷。

关于民族，班禅喇嘛也提到：「把必须受到尊重的藏族语文、服饰、好的风俗习惯等主要的民族特点，也列在所谓的革命工作中，搞大破坏、大暴露、大建设的「三大」之下，认为一切旧的都是落伍、肮脏和无用的…忽视藏文，嘲笑藏装…对西藏妇女的首饰、男人的辫子表现出不喜欢的态度，让他们无法继续穿戴和保留发辫。对屋墙外的粉刷、屋顶的祈祷旗杆、婚丧送礼、庙会敬神、节日娱乐和民间传统体育运动等，也认为是无益多余，致使大部分都停顿了…从古至今，藏族人都是穿着藏服。例如，有一个西藏老人说：「我穿了汉服，都觉得背很冷，但是，现在也没得选择，就只能穿汉服」。一般的西藏人都称他们是「假汉人」³¹⁸。

西藏传统上，非出家的民众是不能穿「像出家众」的栗色及藏红色衣服³¹⁹。一般传统西藏色彩缤纷的服饰和奇特发型，因出身地域、职业等，男、

316 Panchen Lama, 1997, p.57-58

317 Panchen Lama, 1997

318 Panchen Lama, 1997, p.65-66

319 Puntshok, 1998

女、小孩皆各有差异。如此，具有民族特色风格的服饰，被禁止穿戴。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不论男女或小孩，都一样是如制服般的短发及「毛装」。单一剪裁，灰暗色彩的上衣和帽子，总令人联想中共军方和监狱的风格。



康巴牧民（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档案馆）：〔左〕穿著传统服饰。〔右〕穿著毛装。

中共通过了一项最终废除西藏语言的政策³²⁰。刻意将藏语文，在西藏当地的杰出重点学校中，成为了一项学科。而今，西藏汉化非常的严重：中文的外来语汇和成语取代了西藏的宗教语汇和「反动的传统封建」藏语³²¹。例如，中共颁发了一个藏语禁令，禁止讲「礼节用语」，这是藏语使用在对长者，特别是贵族的用语³²²。传统上，藏语在称呼一个人的名字之后，为了礼貌会加上一个「拉」字（相当于先生、小姐），但是，也被禁止了。取而代之的新外来成语是：「伟大的领导」、「伟大、光荣、绝对正确的共产党」，以及后来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三面红旗」、「苏联修正主义叛国集团」、「纸

320 Tibet: the Truth, 1993

321 内蒙古也是同样情形

322 Puntshok, 1998, p.24

老虎」、「叛徒、挑衅者、罢工者」等等。这些字眼持续被中共宣传部使用中。

鉴于西藏语言问题，班禅喇嘛也提出³²³：「在中央一直到地方各学校、机关和编译机构中，对我们藏文自以为是地任意作好坏之分析，以藏文新词汇不足为藉口，歪曲地说藏文低级，传意表达能力差，对藏文进行侮辱…近年来，在对其要进行「文化革命」和「文字口语化」之下，那些藏文水准低，又骄傲如高山且阿谀奉承之徒，对我们藏族祖师所创的，藏文根基「三十颂」和「字性添置（文法）」以及历史上学者所撰正字学、通用的书面语，狂言乱语地说：「不对」、「不完善」，随心所欲、自以为是地改革文字，致使通俗精湛的传意表达能力丧失。而且，中央还把拉萨市的方言，作为藏语标准语，把不合乎正字学的口音随意拼写成文字。因此，这些文档，除了懂拉萨市方言的人以外，其他人无法完全理解。同样，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的藏文教师和秘书们，由于把各自的方言当作通用的口语，拼写文字，以至于，除了讲当地方言地区的人，其他地区的人，不能完全地理解其文意，如此地下来，藏文的统一性也就丧失了」。

西藏自古以来，并没有如欧洲一样的学校。但是，数千座寺院承担了教育的重责，从小学到大学乃至博士，满足了民众的教育需求³²⁴。中共官方的调查资料显示，西藏学龄孩童的就学率不到2%，有95%的青、壮年是文盲³²⁵。但是，这个调查资料是不正确的。所有的僧侣是识字的，而且主要都是「青、壮年」。在1959年以前，青、壮年的僧侣大约几近六十万人，因为西藏的风俗是每个家庭至少会有一个小孩出家。当然，这不是总人口数。假设，藏族地区有400万人口，加上中共口中的西藏自治区大约有120万人（参第九章），那么青、壮年的识字率绝对超过5%。而且，这还没有加上一般世

323 Panchen Lama, 1997, p.69-70

324 Tibet: the Truth, 1993

325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俗人民和官员及商人等，那些需要具备写、算能力的职业。

中共主要镇压的对象是寺院、贵族和官家（西藏政府、部落酋长等）领主，而这些都是西藏的菁英。那些被消灭的寺院学校，很快地被当地居民资助的低教育程度「公立学校」取代³²⁶，不过这些学校，没多久就关闭了。

班禅喇嘛上呈的七万言书得到了采纳。周恩来私下对张国华和张经武说，要他们承认错误³²⁷。1962年7月，在班禅喇嘛多方的努力下，终于拿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签署的四份文件，第一份是改进西藏传统领袖与中共干部之间的关系。第二份则承诺执行共产党对宗教自由的既定计划。第三份是处理1959年被诬陷指控涉入叛乱的藏族长老。第四份则是提出培养及招收干部的新计划。

当班禅喇嘛拿着四份中共中央签署的同意文件回到拉萨时，张国华和张经武一直在北京积极活动，游说中央领导群接受他们的见解和主张。支持班禅喇嘛的李维汉从统一战线的领导人位置上被除名。毛泽东指责他是「软弱的修正主义者」。

同年夏天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会议。毛泽东指示，共产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更激化阶级斗争。毕竟，对他而言，国家问题就是阶级问题。其中，毛主席还指责班禅喇嘛，企图恢复他的封建统治者的阶级地位，并把七万言书称为「反动的封建霸主对中国共产党射出的毒箭」。

在其他时候，毛泽东说，共产党不害怕被批评³²⁸。此外还说³²⁹：「我们不能采取行政措施消灭宗教，也不能强迫人民不信教…意识形态的所有问题，一个国家里面所有的问题，只能透过民主的方式来改革解决。可以讨论、批

326 Bogoslovsky, 1978

327 Barnett, 1997, p.xix-xx

328 Mao, 1966, p.269

329 Mao Zedong. On the question of the right solution...

评，用说服和教育的方法。不能用压制和胁迫的方法解决…至于，明显的反革命份子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因素，这些问题很容易解决。他们只是失去说话的权利，这和在人民群众中传播错误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总之，所有的批评，只有在不违反毛泽东的思想范围底下，才可能有发言的机会。否则，所有的意见和批评都会受到箝制。

同年9月，毛泽东批评了班禅喇嘛和喜饶嘉措 (Sherab Gyatso)，并停止了之前中共中央签署通过的四份文件的命令。班禅喇嘛被解除了所有的职务，但是，他的上书请愿并没有白费。很多被「错抓」入狱的人，已经释放出来，连同一些在抗暴起义里不足为道的小人物及已经悔过的人，也被赦免出来了。1959年镇压战争中，拉萨、日喀则和江孜地区，遭到损毁的大寺院，现在也修复了³³⁰。不过，修复工程组并没有修复被毁的日喀则宗（城堡）。哲蚌、甘丹、色拉三大寺被准许恢复少许的宗教活动。有证据显示，从1962-1966年，青海省有137座、甘肃省有107座寺院重新开放。这两省的僧众人数高达四千人以上³³¹。一些无法工作的僧侣开始领取小额的补助金，以及分配一小块田地给可以工作的僧众。1960年代，许多民主管理委员会在没受到摧毁的寺院内成立，直至今日依然存在。同样设立在寺院的民族委员会，监督寺院成为民族委员会代表的责任³³²。

在未来的五年，暂时停止成立人民公社。成立互助队小组，将一些资产重新分配给农民。1964年停止所有的人民公社。一些地方的管理干部被调离。1963年春季期间，50%-70%的西藏自治筹备县举办了选举。但是后来被废³³³，很显然地，中共军方在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引起西藏众多民众的不满。

330 Bogoslovsky, 1978

331 Kolas and Thowsen, 2005, p.47

332 Bogoslovsky, 1996, p.275

333 Bogoslovsky, 1978

开始导入新式教育，1964年已经有1,682座小学共6万名学生。即使是首都拉萨之外的学校也有一半的学龄儿童出席。

1964年中共在西藏自治计划区的政治动员活动，越来越激烈。中共掌握了整个西藏，已经不需要再和残余的西藏统治菁英妥协³³⁴。他们开始对西藏社会的每个人进行详细的阶级划分。在农业地区，没有土地的家庭和个人，被其他农民雇用的工人，以及为庄园主工作的仆役都被划为「贫农」阶级。这个阶级的人，是中共吸收的对象，让他们成为新加入的共产党员。即使，有「贫农」曾参加叛变，也会判定他是一时「误入歧途」，不是反党的恶徒，已经被党原谅。有土地的农夫，但是没有雇佣帮忙的人，被划为「中农」阶级。这都是以「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作为划分界线。后来，「中农」，再细分分成三种「上中农」、「中农」、「下中农」。划分点取决于使用劳工的频率，类似的划分，也应用在牧区。类同于地主阶级的人，被划为「牧主」阶级。一个人的阶级，是由他所拥有的牲畜数目，及是否雇佣来决定。还有，得到超过50%剩余产量的人，被标示为「地主」。拥有剩余产量超过25%的为「中农」。虽然共产党认为出家人是「寄生虫」，但是也用他们在宗教上的位阶来断定每位僧侣的阶级。

没有人可以免去被贴上阶级标签。阶级不再是一个社会名词，变成了真实的政治标签，人们的阶级都被记入在粮卡和户口册上。村子里，谁是阶级敌人，一目了然。中国干部占据每个村庄的重要职位，他们煽动并强迫可怜的西藏人民对已划定的阶级敌人进行踏憎（thamzing 批斗）。

1964年初，张国华要班禅喇嘛在拉萨，中共主导的祈愿大法会（Monlam Festival）上对群众演讲，并指示必须批判达赖喇嘛。出人意外地，十世班禅喇嘛在万余人参与的法会中，讲述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国家，达赖喇嘛是西藏

334 Shakya, 1999, p.294-296

真正的领导人，并于演讲结尾时，高喊「达赖喇嘛长久驻世」³³⁵。

1964年4月，张国华和其他工作部门干部抵达北京。他和他的随行在会见毛泽东后，宣布西藏已经准备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班禅喇嘛挡住了路³³⁶。这位宗教领袖的家宅遭到搜索，其中被搜出的许多文件内容，都被扭曲解读为反革命³³⁷。后来中共在拉萨和日喀则举办了一个班禅喇嘛分裂祖国的证物展，其中展示了一辆吉普车的照片，内容说明，这是班禅喇嘛为了日后，反祖国叛乱失败后，逃亡印度的工具。从9月中旬开始到11月期间，中共动员群众批斗班禅喇嘛，谴责他是反革命份子，有17天，他站在一大群民众前，受到踏憎(thamzing批斗)。期间他被施以肢体暴力，被数人拳打脚踢，有人拉扯他的头发，吐他口水。即使如此，班禅喇嘛还是拒绝「承认罪行」。一度他失去耐性，拍了桌子，撕毁文件。这后来成为他「行为顽劣」、「抗拒群众批评」的罪名。虽说批斗班禅喇嘛是张国华和张经武所主导策划，但是，批斗班禅喇嘛一定是北京中共中央下的指令。

12月中共宣布革除班禅喇嘛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与副主席的职位，还有，撤销达赖喇嘛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主席、全国人大副主任主委的职位。班禅喇嘛的财产被没收，3名亲信也被打入为「班禅集团」。中共正式宣布达赖喇嘛为「分裂祖国份子」，班禅喇嘛被送到北京隔离。

从1959年起的5年内中共已经设立一个全新的行政机构，残余的西藏旧政体，也已完全摧毁。1965年夏天，中共开始筹备村乡镇层级代表选举³³⁸，大约一个多月，7月时，中共当局宣布村乡镇级代表的选举已经完成，过没几天，县市级人民代表也选出完成。因为中共早就选定了当选人，所有的选

335 Dalai Lama, 1992, p.234

336 Norbu, 1999

337 Shakyā, 1999, p.298-299

338 Bogoslovsky, 1978

举动作只是一场掩人耳目的表演秀。8月中共国务院宣布，同意西藏自治区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9月1日召开。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共北京当局在宣传里强调，西藏自治区的建立，表示了权力已经从贵族转移到旧社会的「农奴」和「奴隶」，所有的西藏人民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国家管理事务³³⁹。但是，中共人大会议送给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祝词却是：「标志着，西藏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新阶段，是废除农奴制度和民主改革的又一次伟大胜利」³⁴⁰。

实务问题和后勤补给问题，一直是中共无法将西藏变成自治区的理由，但是将西藏所有的反对派消灭后，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³⁴¹。中共残暴地处理班禅喇嘛是最后的了结。正如阿沛·阿旺晋美所发表的演讲：『暴露「班禅集团的叛乱活动」已经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这种无实权的傀儡自治区政府是中共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所设立出来的对外门面³⁴²。1965年9月1日，将1951年12月19日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简称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其组成人员，全都是中国人。这个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自治区的领导机关，由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和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代表的决议，领导西藏自治区的工作，定期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13-15万驻藏的强大解放军军队上面³⁴³。事实上，1959年中共中央单方面将17条和平协议废除后，西藏已经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特别行政区」³⁴⁴。

339 The question of Tibet...

340 Tibet: 1950-1967, 1968, p.512

341 Shakya, 1999, p.300

342 Bogoslovsky, 1978

34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344 Tibet: 1950-1967. 1968, p.493, 518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成立后，张国华坐上了张经武的位置，成为第一书记，而张经武也升官调回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藏人抗暴起义后，中共特意在每个乡村招收西藏年轻的穷人加入共产党。事实上有许多人加入共产党或相关组织。因为成了党员，就会有工作，还可以得到特权。根据共产党的宣传，在西藏自治区成立的前夕，村乡层级的藏人干部有2万人，另外有16,000名干部位于更高的行政层级³⁴⁵。他们都是西藏旧社会的「农奴或奴隶」。许多被挑选出来的「农奴和奴隶」，都是藏文和中文的文盲³⁴⁶。迫使中共不得不设立一套支援系统，任命汉族干部为指导者、助理和翻译官，以便处理日常事务。中共一向对外解释说，这些干部的作用，是帮助唤醒西藏大众的「阶级意识」，把革命带到西藏的催化剂。党的工作组会向民众说明，积极斗争不是私人间的恩怨情仇，而是「农奴阶级」和「农奴主阶级」之间的斗争。

藏族的雪巴 (Sherpa 中国译为夏尔巴)、门巴 (Monpa) 和珞巴 (Lhopa) 这些居住在喜马拉雅山麓的藏族部落人民，受到中共捏造，分封为不同的单一民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之一³⁴⁷。虽然，中共试图证明，这三族并非是藏族，而是单独存在的民族，但是科学上的基因证据，已经驳斥了他们的谎言³⁴⁸。

这是，中共中央为了要使藏族人民永久诚服，故意分裂西藏民族的作为。如同十四世达赖喇嘛所说：「自从西藏被中共占领后，西藏佛教徒失去了宗教也失去了国土家园。中共不仅侵犯了西藏人民宗教信仰的权利，也危及了西藏和中亚地区丰富的精神文化传统的保存。尤其是，将西藏割分成许多单独的行政单位，而且还将其大部分并入中国其他各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345 Tibet: 1950–1967, 1968, p.493, 518

346 Shakyā, 1999, p.304

347 Tibet: the Truth, 1993

348 Namkhai Norbu, 2008, p.200–208

这些藏族地区对西藏共同精神文化遗产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如果是作为中国省内的少数民族而言，未来则很难保持其佛教文化和民族认同。中共所划定的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居住地安多区和康区，才是大部分的藏人居住地，人口约 600 万的 4 分之 3。如果要保持西藏的文化，一定要将所有的藏区重新整合在一起，才是根本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³⁴⁹。

时间已经证明达赖喇嘛所说的方法是正确的。民主改革已经完全推行在大西藏地区（西藏三区），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将大西藏永久性地四分五裂³⁵⁰。所以，我们只能得出的结论是，中共的目的是要，消灭西藏文化，并以新的文化取代之。

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为逃出国外的藏人难民安排居住场所，恢复传



统宗教生活及设立合法的流亡政府。1960 年 2 月第一座西藏流亡藏人屯垦区设立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卡邦的拜拉古比 (Bylakuppe, KS)。同年 5 月，西藏流亡政府从临时设立地的穆苏瑞

(Mussoorie) 迁移至达兰萨拉 (Dharamsala)。5 月，第一座难民学校已设立在穆苏瑞，一间幼儿园开始在达兰萨拉营运。1970 年印度已经有 38 座西藏难民社区，收纳 7 万藏人。十年后，变成 45 座³⁵¹。流亡到印度的西藏难民，刚开始时，是异常的艰辛。

349 The Dalai Lama, 1995, p.24

350 Bogoslovsky, 1978

351 Van Walt, 1987

首先，他们要面对的是生理上的不适应，从高海拔的高原地区，一下子要生活在低海拔的热带印度，大家都不知道如何生活，还有热带的疫病，疟疾、伤寒等致命的疾病，导致许多西藏人死在临时难民营。

一位西藏难民回忆说³⁵²：「在密萨马利 (Missamari) 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气候异常的炎热，虽然蚊子只吸取了我们一点的血，我们就死于疟疾，不干净的水源让我们死于伤寒。当时，虽然有一些翻译人员，帮助我们适应印度的生活，可是每天有太多的死亡和疫病，这种恐怖的场景，让他们也逃跑了」。

于是，达赖喇嘛要求印度政府提供比较冷的山区土地，给西藏难民居住。印度政府马上答应，于是，许多流亡藏人到喜马拉雅山区修道路。修筑道路的工作只是暂时的工作。西藏难民为了谋生，必须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处所。即使如此，他们依旧无法适应印度酷热的气候，毕竟他们来自寒冷干燥的高原。尤其是印度的雨季，让他们的帐篷进水，里面的东西都泡在水里。

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勤勉的藏人，加上领导菁英的努力，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西藏噶厦政府和由人民选举的议会在印度流亡地达兰萨拉开始正式运作。西藏流亡政府部门，有内政部、外交部、宗教文化部、教育部、经济部和安全部。1960年9月2日，称为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的西藏人民议会正式成立³⁵³。1961年达赖喇嘛开始咨询各方西藏人民的意见，制定西藏未来的宪法。1963年召开西藏各派宗教会议，包含苯教，讨论宗教问题和未来政策的发展³⁵⁴。同年，发表详细的宪法草案。西藏流亡政府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组织了非暴力反抗中共政府非法占领西藏运动。

352 Taklha, 2001, p.92

353 Van Walt, 1987

354 Dalai Lama, 1992, p.182

第八章 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成立之前，西藏历史上，所谓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没有显着的阶级对立，也没有来自人民的改革要求³⁵⁵，这在封建社会是罕见的现象。中共一直无法将共产革命思想移植到西藏，所以最后他们自己只好在邻国西藏强行植入共产教义。导致西藏人民站起来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并于1959年起义反抗中国的侵略行为。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由「最底层的人民」自动组织起来的人民武装抗议，并选出自己的代表，向西藏及中共政府提出要求。所有的一切过程都符合共产主义的教条：「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正如，十世班禅喇嘛所指出的³⁵⁶，不符合这个教条的唯一理由，是因为人民的起义，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强行推动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的反弹，所以才被中共判定为是反革命。

西藏人民纷纷站出来捍卫他们的国土和传统制度。关于支持西藏游击队，美国政府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想要削弱中共的力量，一方面又不希望西藏独立。西藏游击队接受美国政府的援助，并不是他们支持外国的帝国主义，只是，他们得不到任何的支援。西藏从外国得到的援助，都是合乎情理及国际正义，如同其他的国家一样，西藏人民有保护自己国家的权利，包括护教军游击队活动和争取外国世界及社会的支援。

从1950至1960年代，中共大量制造的宣传文章或纪录相片等，不实、伪造的指控，直至今日，还广泛地被引用和转述。例如：「一群武装份子，盲目追随西藏贵族，他们都是怕失去特权，所以才反中…西藏在经济、教育、医疗和生活水平等方面，不能再无限期地，继续成为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³⁵⁷、「在中共中央伟大的领导下，西藏筹备委员会和西藏人民，很快地平

355 Bogoslovsky, 1976, 1978

356 Panchen Lama, 1997, p.98

357 Kya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p.278

息叛乱，人人雀跃地进行民主改革」³⁵⁸、「西藏叛乱完全是由外国势力所策划和指挥，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³⁵⁹、「这场叛乱是西藏政府和贵族阴谋策划，只有不到 5% 的人有叛乱之心，大多数的藏人都是被骗或遭到胁迫，不得已才参与。西藏人民支持解放军和政府，并积极参加批斗大会和游行支持政府政策」³⁶⁰、「1959 年西藏上层阶级反动集团，为了永远保存封建农奴制度，单方面违反十七条和平协议，导致北京对于回应，西藏人民要求改革的声浪更显艰难」。³⁶¹「西藏神权政权的稳固存在并非完全建立在狂热的信仰上，还加上中世纪的恐怖统治」³⁶² 等等。

上面的引用和转述，都是中共刻意制造出来的伪历史与伪证据，完全是不正确的。如果不是中共解放军占领了西藏，他也不会成为中国的落后地区，也不需要进行中共共产式民主改革。西藏神权政治是西藏民族自主的选择，他们凭自己的生命经验清楚知道，中共所谓的「封建落后社会」的好与坏（事实上，西藏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和谐稳定）。一向和谐的传统西藏佛教社会结构，被邻国来的中共政权消灭殆尽，有相当比例来自西藏三区的藏人奋身反抗，立志夺回西藏的独立自主权。他们并非「盲从」于西藏上层人士。大部分的抗暴起义人士，都是西藏工人阶级的劳动人民。³⁶³ 中共官方的资料中纪录，参与反叛的人数不只 2 万名。而后，起义的范围和人数日益扩大。连日后的红卫兵美国女记者也报导说：「整个西藏军队（四千名）叛变，并得到了十万名以上「武装匪徒」的支持」。³⁶⁴ 前抗暴起义藏人告诉我，他们那些武装兄弟绝大多数都是一般老百姓，他们都是自愿站出来反抗中共政权的压迫。

358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359 Ran, 1991

360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361 Ovchinnikov, 2004, 2007

362 Ovchinnikov, 2006, p.95

363 Ovchinnikov, 2006, p.95

364 Bogoslovsky, 1978, p.82

没有人可以在西藏说出这是「公平的改革」。中共的这种高压统治，甚至比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还要恐怖严重。事实上，违反十七条和平协议的是中国共产党政府，而不是西藏政府。这项事实报导在苏联可是人人皆知：「…如众多事实所示，毛泽东和他的手下，事实上根本没有遵循 1951 年签署的十七条和平协议的任何一条，而且他们也无意执行，所以才会强行要进行民主改革。³⁶⁵ 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西藏刚开始叛乱时说，这正好给了我们战争的好藉口…闹得越大越好³⁶⁶」。中共领导人单方面终结十七条和平协议，却将责任推给了，没有支持西藏人民抗暴起义的西藏政府。

拉萨的抗暴起义被压制后没多久，1959 年 4 月 18 日周恩来在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表示³⁶⁷：「…无论如何，改革将在充分照顾西藏特殊的条件下逐步进行，在改革过程中将充分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和发扬藏族的优秀文化…」。但是，事实上与中共官方对外发表的政策相反，绝大部分对西藏进行的破坏及迫害都是在 1955-1961 年间，而不是只有在 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1987 年 7 月 17 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普琼 (Bhuchung) 在新闻发布会中发言³⁶⁸：「大规模的镇压行动，自然造成巨大的破坏」，证实了当年的真实情况。

一些有心人士，试图为毛泽东逃脱对西藏所犯下的上述罪行。他们说毛主席想要渐进式地改变，可是因为驻西藏的指挥官和地方干部的急进，导致了过度的行径。不过这种说法是无法成立的。执政党和其领导人，无论内部矛盾如何，都必须负起责任。毛泽东制定了思想，毋庸置疑地，他是真正的领导人和理论家。「渐进式逐步改革西藏」只是一时的权宜之策的搪塞说词。后来的西藏自治区就像康区一样，如火如荼地被中共推入民主改革的漩涡。

365 Rakhimov, 1968, p.72

366 Jung Chang and Halliday, 2007, p.481

367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67

368 Tibet: the Truth, 1993



中共以民主改革的名义，在西藏「焚书坑僧」。班禅喇嘛在《七万言书》中说：「盗用群众的面具，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地滔天浪潮。」事实上，西藏所有的文献书籍几乎都被掠夺或毁灭。

第九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毛时代的终结

1966年毛泽东一手发动并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把火，并添上燃料」。⁰¹在他晚年，他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的主要功绩之一。他推动文革藉由打破旧社会来固守自己的权力，整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干部，彻底破坏四旧以及让世代间发生冲突。为此，熟知辩证法和旧中国王朝兴衰轨迹的毛泽东下了指示：⁰²「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破坏就是批判，就是革命…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破坏，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但是，他心中并没有清楚的蓝图，要建设什么？以及如何做？只是一而再地，指示去破坏所有旧传统的一切。195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内容是毛泽东起草指导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文件，正式开启了十年文革的序幕。这项「智慧的政策」由毛主席的夫人江青领导，让全中国人民的十年日子，都围绕着文革运动而转。其中有四位文革的主要推动者，后来被称为「四人帮」。

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主要的旗帜口号是塑造新社会主义的个人。1966年毛泽东宣说：「中国民族的统一，将会比其他地方的民族统一，更早又更完

01 What Beijing does not say, 1972, p.55

02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e Revolution, 1970, p.108

整」。⁰³ 他认为民族问题就是阶级问题，并且表示要将战线指向各民族的旧传统。事实上就是将各民族同化成一个意识型态，中国的汉族也一样受到严重的冲击。

当时，通俗层次的说法，就是换一个「新脑袋」。那些抱着传统文化与价值，食古不化的人，被称为坏的「绿脑袋」，而进步人士是正常的「白脑袋」⁰⁴。新的脑袋将会装满毛主席的教导，如同食物提供身体营养，毛主席的思想也会带来意识型态的改变。如果不学习「毛语录」的话，头脑会变成空的。在中国，这些问题被简化成旧和新、传统和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的二分法来断定好坏。然而在西藏多了一个二分法：西藏和中国。对绝大多数的西藏人民而言，「新事物」就是中国事物。

在西藏，人们几乎都不是无产阶级，只有少许地方干部推进文革运动，其他一般行政人员一点都没意欲。中共党组织几乎都是汉族，西藏地方干部一向都不满中国人蛮横的强权作风。所以，在西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绝对的权力，把西藏的社会经济结构完全改成中国共产党模式，还有把毛泽东思想移植为人民和宗教信仰的对象。⁰⁵ 中共解放军负责确保红卫兵的破坏行动成功，一批从中国来的造反派也抵达西藏支援。⁰⁶ 民主改革早已经准备好粉碎坏思想的平台。

虽然，中共官方 1966 年 5 月才宣布正式启动文化大革命，但是，早在同年 2 月，中共当局就禁止拉萨举行默朗木祈愿大法会，这是西藏新年重要的节庆之一，于西元 1409 年由格鲁派宗师宗喀巴创办后延续至今。⁰⁷ 西藏新年期间，中共动员群众开会，批斗默朗木祈愿大法会是封建残余传统，浪费人力财力。

03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ssence of Maoism, 1977

04 Shakya, 1999, p.316

05 Bogoslovsky, 1978

0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7 Shakya, 1999, p.317

1966年5月，中共从北京带上来500名大学生（大部分是汉族），来指挥拉萨进行文革。⁰⁸ 这批学生都是来自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学院及北京地质学院，分别属于中国九个地方的红卫兵组织，其中一些人是前「农奴」和「奴仆」。他们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胸前别着毛泽东肖像的徽章、腰间束武装带、左臂配红袖章，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本毛语录。拉萨的游行队伍中，各团体前面，一条条高举的红色布条上印着毛泽东带着军帽的肖像，中文和藏文书写着西藏红军总部、或是XX红卫兵等等。⁰⁹ 1966年5月底，西藏自治区的党委在拉萨设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由1951年以来驻留西藏的王其梅主持。他也是在昌都负责与阿沛·阿旺晋美谈判的主要干部。

1966年6月21日，中国的最大报纸《人民日报》登载一个标题为「毛语录鼓舞了藏人，从封建迷信中自力解放」的报导，¹⁰ 内容中呼吁群众与压迫的封建神权战斗，破四旧，让文化大革命遍地开花。文革中的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以及旧习惯。1966年8月，90位首批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新式教师从拉萨毕业，他们都是翻身农奴的子弟。他们被宣传为改变了阶级，有了美好前程，决定积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积极先进教师。同月，西藏地方青年组织串连一万人支持红卫兵。同时，工人日报刊载西藏拉萨誓死积极破四旧。

红卫兵到处破坏古迹名胜及珍贵文物典籍，让总理周恩来紧急下达保护一些中国重要历史古迹，其中也包含布达拉宫。¹¹ 后来，他的名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被当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象征。即使如此，绝大部分的古迹还是被摧毁殆尽。「破四旧」虽然是文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特别要被消灭的。

08 Bogoslovsky, 1978

09 Woesser, 2006, p.196

10 Gorbunova, 2008, p.145

11 Ho, 2006, p.67

1966年8月18日，可以说是红卫兵正式在中国诞生之日。毛泽东和他的心腹们，特地在天安门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接见红卫兵大会。这一天，是继韩战16年之后，毛泽东再次站上天安门城楼，为了彰显此誓师大会的重要性，以及对军队的支持，他特意穿上绿军装配戴红色袖章，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



文化大革命宣传海报，1966：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http://www.oldposters.ru>)

串连的中国各地红卫兵团体。陈伯达、林彪和周恩来也在他们的演说中强调，毛泽东主席支持中国各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毛泽东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和统帅。林彪也支持陈伯达之前发布呼吁的「破四旧」运动。同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8次接见了来自各地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这8次接见的总人数高达一千一百万至一千三百万人。毛泽东技巧地运用他年轻时醉心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66年8月23日，毛泽东批评红卫兵说他们「太文明了」。¹²他表示：「关于红卫兵引起的地方骚乱，要如何处理，我的意见是，就再乱几个月吧」。¹³毛泽东的这项决定，在历史上也是仅有的，他让自己的国家变成无政府状态。苏联学者认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是一群类似德国纳粹冲锋队的突击兵是不正确的¹⁴。

学生都加入红卫兵的行动，加上毛泽东说：¹⁵「书读越多越蠢」，学校

12 Jung Chang and Halliday, 2007

13 Maoism without Embellishments, 1980, p.202

14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ssence of Maoism, 1977

15 Maoist library...

自然就关门了。取而代之的是，9月拉萨各文化教室、青年会馆和夜校开始设置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¹⁶ 拉萨一半以上的人口皆定期参加这些政治学习。

因为有了毛主席的指示及鼓舞，1966年8月25日，红卫兵肆无忌惮地进行大破坏运动，开始捣毁大昭寺、小昭寺（Ramoche 建造于西元640年）等西藏的主要寺院。¹⁷ 日布祖古（Ribhur Tulku）目击这些事件经过，他描述说：¹⁸ 「大约在半夜时分，来了几辆车，应该是中国文物局的车，停在寺院旁边。下来了很多官兵，还有一些官员。在黎明前，他们将寺院内的金、银制品，甚至佛像上的，所有有价值的物品，全部丢进车内载走。他们那次的掠夺，收获应该非常丰盛」。十世班禅喇嘛也被中共命令，将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的佛像和供奉器物等都堆放到大昭寺。然后西藏党委们和拉萨其他组织，动员他们的部属去捣毁寺院。后来，却说命令规定只准藏族人参加破坏工作，汉族不许去。

一位当时参加捣毁大昭寺行动的中学女学生回忆说，¹⁹ 那天早上，两名红卫兵及一位汉族老师带领学校学生整队，从他们的中学出发。学生手拿着学校的旗帜和标语牌，以及毛语录。一路敲锣打鼓，高喊：「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穿街走巷地游行示威。在路上，他们遇见数百名学生和年轻的红卫兵们。中午时分，一行人抵达寺院的辩经广场上，开始表演嘲讽传统旧西藏的歌舞剧：「红卫兵们走向藏族群众，剪下他们的辫子，扯下女生身上的传统围裙，另一个男人身上穿着英国军装，装扮帝国主义份子。一场法庭戏，控诉封建宗教利用群众的无知，藉由法会祭祀活动，伺机向民众进行剥削。法官告诫受害民众要接受新教育、新思想。最后，一位学生走向观众，面对他那传统西藏母亲，恫吓她一定要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

16 Tibet: 1950-1967. 1968, p.606

17 Smith, 2008, p.123-125

18 Smith, 2008, p.125-131

19 French, 2004, p.273-285

此时，许多被动员强迫观看的民众已经聚集在一起。红卫兵从大昭寺拖出几座佛像，当着民众的面，猛砸，导致一些藏族老人异常激动。另有一些红卫兵陆续爬上拉萨八廓街上民居的楼顶、寺院的屋顶，扯下挂在屋顶飘扬的祈祷风马旗，还将佛像从窗户丢出去。寺院四边的四个门都有红卫兵站岗守住出入口。解放军在附近监视民众，防止民众反抗红卫兵的行动。后来，一天下午，在寺院的一个门口，爆发了一场打斗。解放军早已收到命令不可插手，只站在一旁观看。一群来自拉萨近边郊区的强盗冲了进去，许多学生加入他们的集团，一间经堂接一间经堂，一座舍利塔接一座舍利塔地流窜走望，看到寺院已遭到有系统的毁坏，那些强盗进来搜寻有没有遗漏的黄金和宝石。经堂地板上洒满一地的酥油、朵玛（糌粑粉混酥油作成的供品）、散落的佛经、唐卡和佛像碎块。有些人忙着偷东西，有些人则偷偷藏匿保护佛像等圣物。许多在安置着释迦觉沃佛像和吉祥天母（PaIden Lhamo）像的神圣大昭寺周围修行生活的僧人都严重负伤。

根据我自己的查访，当时红卫兵用尽方法要破坏觉沃佛的双足。一位当年的参与者回忆说，疯狂的红卫兵穿过已被拆开的大昭寺屋顶，跃上巨大的吉祥天母（大乘佛教和拉萨的守护神）神像上，随即用扩音机对着大众说：「我们已经战胜落后，得到胜利了」，并赞扬大众破坏四旧的伟大行动。到了黄昏，这些学生们，才被指示回学校。红卫兵的领导大大称赞了，参与破坏行动的学生。

那一天，古老的昆卢遮那佛像、菩萨像、护法神像以及西藏转轮圣王像，还有其他的圣物都遭到破坏毁损。²⁰ 这些佛像中，有二座佛像是具有历史代表意义的佛像。他们是七世纪，西藏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松赞干布时代留传下来的。根据传说，尼泊尔送给松赞干布一尊天然木头形成的观音像。后来被装进巨型黏土制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的心脏处，供奉于大昭寺。松赞

20 Smith, 2008, p.131



砸大昭寺（唯色，2006）：〔上左〕大昭寺外烧毁佛经。〔上右〕红卫兵捣毁大昭寺的佛像和法器。〔下左〕耙下屋顶的佛寺装饰物。〔下右〕这一群动手破坏大昭寺的红卫兵，大多数是拉萨中学的学生。他们将毛泽东的照片放在法座的高台上，上面高举著一条横幅「彻底砸烂旧世界！我们要做新世界的主人！」

干布死后化光融入千手千眼观音的心脏，自然形成的木头观音像内。当红卫兵砸碎黏土制千手观音像时，才发现里面的木头观音像。一位西藏人，偷偷保护住了这尊自然形成的木头观音像，并将它带去印度献给十四世达

赖喇嘛。²¹

中共新华社拍摄了整个红卫兵破坏大昭寺的照片。²² 这类政治性镜头，西藏地方当局显然并不适任，因为太缺乏意识形态的政治计算。来自中国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深夜再度来到现场观视，摧毁了其余的佛像。数百间大昭寺的经堂，皆被摧毁，最后只剩下 2 室。隔天，西藏当局来到学校，谴责这个事件，并说红卫兵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状态。后来，当红卫兵夺得权力后，这些西藏当局官员被控诉为走资派，并遭到清算斗争。后来从中国来的红卫兵连同西藏的学生，成立的「拉萨革命造反总部」设立在大昭寺。

大昭寺被大毁坏的那天，护法神殿也遭到摧毁。西藏最尊贵的 2 座释迦牟尼等身尊，小昭寺 (Ramoche Temple 上密院) 内的觉沃佛也遭到毁损。这尊释迦牟尼等身佛像是七世纪时，尼泊尔赤尊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王时的陪嫁物。红卫兵无法摧毁这尊佛像，于是强迫铁匠用铁凿和铁斧将佛像砍成二半，之后就送往熔铸厂。后来，1980 年代这尊佛像被复原了。它的下半部在地方废金属场里被发现，上半部则在北京找到。²³

小昭寺 (西藏政府送给上密院的寺院) 数百年累积的数千个圣像和圣物，全部遭受破坏。主墙壁上的壁画，全部被刮掉，最后连寺院也被拉萨北区委接收。根据日布祖古 (Ribhur Tulku) 的证言，那些日子里，在中共领导的命令下，拉萨城内重要寺院里的经书都被烧毁了 (除了一些来得及藏起来的)。²⁴ 弥漫的黑烟，连续好几天，布满了整座拉萨城的天空。一座 8 世纪，象征吐蕃王国和唐朝友好盟约的「唐蕃会盟碑」，这座历史性纪念碑也被毁损了。这块碑内的盟约内容，一直都被中共当成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证据，作为宣传。

21 Laird, 2006, p.40-41

22 French, 2004, p.283

23 Wren, 1983; Ribhur Tulku, 1988

24 Smith, 2008, p.129-132

上述的参与者痛苦地回忆过往的这些事件。她说对当时自己的行为，感觉宛如是经历了一场梦。洗劫破坏寺院的行动结束后，每个西藏人对自己曾经历了什么，都不敢相信。许多被中共逼迫参加洗劫破坏行动的藏人们，都抱着悔恨和罪恶感度过一生。²⁵

自从中共宣布「破四旧」后，红卫兵起草了 20 条对封建传统的斗争。值得一提的是，1966 年 8 月 27 日西藏自治区师范学校的红卫兵在拉萨所散发要求消灭封建传统的传单和大字报的内容。他们主张：²⁶

- 1) 鞠躬和伸舌头表达尊敬的行为，都应该禁止，因为这是对无产阶级的封建压迫。
- 2) 所有宗教的节日都应该废除。
- 3) 所有街道与公园的封建名字都必须更改（例如，罗布林卡夏宫应改名为，人民公园）。
- 4) 所有的大小佛塔都应该拆除。
- 5) 所有赞扬唯心论和封建主义的书籍都必须禁止。
- 6) 所有的玛尼石堆、祈祷经旗及香炉都必须销毁。
- 7) 所有的人都不准念经、绕塔、转经轮、行大礼拜及求神问卜。
- 8) 必须销毁达赖与班禅的所有照片。
- 9) 所有赞美唯心论、封建主义和反革命的图像都应该烧毁。
- 10) 除了中央政府下令保护的寺院外，其他的寺院庙宇皆改成一般公共设施。
- 11) 西藏日报和拉萨广播一定要使用无产阶级的语言，消灭所有的贵族语

25 Laird, 2006, p.346

26 Laird, 2006, p.346

言。所以，藏文语法也必须改革。

- 12) 所有的穆斯林应该信奉新社会，破坏旧传统。
- 13) 旧名罗布林卡的人民公园，应该开放给民众娱乐。
- 14) 僧人和尼姑应该学习更多的政治和思想教育。他们应该在没有寺方的压迫下，获准放弃宗教责任和戒律。
- 15) 僧人和尼姑应该获准还俗，而且必须从事生产劳动。
- 16) 剥削阶级应该进行劳动教育，并对他们要密切地监视。
- 17) 举行宴会、互赠礼物和哈达等封建习俗应该停止。
- 18) 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父子共妻、姐妹共夫、兄弟共妻等封建习俗都应该废除。
- 19) 对民众推广科学教育，播放科学教育影片。
- 20) 消灭所有拉萨的流浪狗，人民不可在家中饲养猫狗。

值得注意的是，传单上并没有提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也没有提到当地的区党委。茨仁夏加 (Ts. Shakya) 正确地注意到，这表示地方红卫兵的行动是在地方区党委的煽动下，刻意将红卫兵的注意力转到破封建四旧的主题上，以免红卫兵对地方区党委进行斗争。最终，他们连仅存的一点西藏文化也要毁灭殆尽。不过，大字报的意见，也导致了好笑的矛盾。²⁷ 例如，红色哈达取代了白色哈达，他们将红色哈达挂在中国媒体天天赞扬歌颂的毛泽东的画像上。

1966年10月15日，周恩来（他的印象依旧停留在拉萨大破坏中）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部培训班的西藏学生时，告诉学生：「破四旧是一个非常好

27 Shakya, 1999, p.512

的运动，有充足的理由去攻击寺院和经堂，根绝喇嘛的封建权力。虽然宗教的影响力只能逐渐变弱，不过最好是将寺院与佛学院改成学校或仓库。一些佛像可以摧毁，不过也可以保留少许重要寺院，才不会过度刺激一些老人家」。²⁸ 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像这样轻描淡写地，要求保留一些寺院之完整的模糊说法，远远不如明确地粉碎「四旧」的革命指令。

我们可以用毛泽东的语录文章来判断，他本人对于保护文化遗产一点也不关心。他只关心自己的权势，只想操纵他发动的文革，进行党内斗争，暴露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等等。

不出所料，大破坏行动并没有停止。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不得不发布「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其中第四条对文物、图书加强保护。²⁹ 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下达的命令中表示，保留一些封建时代的建筑物和宗教雕塑等，用来揭示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犯罪实证，以利教育未来的民众。那些「有毒书籍」也不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焚毁，一些也必须保留作为物证。

当时的情势，其他的理由，是行不通的。但是，那些指令都暧昧不明，含糊其词，并没有确切的指示。在那个令人迷惘、困惑的文革时代，人们只能自我联想保护文物指令的内涵。此外，破四旧的直接命令持续积极地进行，破坏古迹行动也继续进行着，但是与1966年下半年相比，速度相对缓慢了。

「斗黑帮的工作组」受到禁止。毛泽东和他的四人帮小组下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指令：「不得以任何藉口，任何方式煽动或组织工人、农民或城市居民与学生斗争…不得与学生发生冲突」。³⁰ 关于红卫兵的文革行动，他表示：

28 Ho, 2006, p.68

29 Ho, 2006, p.69-71

30 Maoism without Embellishments, 1980, p.203-204

「你们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份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³¹ 也指示说：「我们必须让年轻人犯错，只要他们的目标是正确的。让他们犯点小错，知道改正就好」。³²

毛主席的言论似乎互相矛盾。毕竟他曾说：「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只能用讨论、批评、说服及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压制的方法去解决」。³³ 事实上，如果人们记得毛泽东如何区分「人民」和「敌人」，那么就没有矛盾。

在西藏，红卫兵剪掉男人和女人的辫子，并闯入民宅，四处破坏屋内所有代表西藏传统封建物品。这个搜索和破坏是经过详细规划设计的。如果他们找到封建主的衣饰、珍贵珠宝及西藏军服等，屋主就会被揪出家门，穿上西藏贵族封建服饰，游街示众。红卫兵搜索和破坏民众家中的佛教物品，贵重物会被装箱查封，但是如果是佛经，则会立刻烧毁。³⁴ 日复一日，红卫兵满街满城地威胁西藏人民，一定要毁掉家里的宗教物品。所有的金、银物品都必须交到中国国家银行。西藏人民别无选择，只能默默地交出传家的珠宝饰物。一些西藏人民也偷藏或焚毁小型佛像，砸碎大型佛像，并将碎片丢入拉萨河 (Kyichu River)。³⁵ 中共政府在冲赛康市场 (Tromtsikang Market) 展览了一个佛教文物与饰品的违禁品展，巨大的海报贴在人们眼前。³⁶ 海报中展示出哪些物品是属于违禁品，拥有这类物品，都是违法行为，必须立刻上缴给政府。

西藏地区的每户人家，都必须挂上毛泽东的肖像和中共国旗。³⁷ 墙上还

31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e Revolution, 1970, p.30-31

32 Maoist library...

33 Mao, 1966, p.54

34 Smith, 2008, p.129-130

35 French, 2004

36 Tibet under Chinese, 1976, p.178

37 Kalovski, I. The true face...



显然这一群孩子只是小学生，他们挥舞著毛语录（红宝书），配戴红卫兵袖章，表明他们已经加入了红卫兵（唯色，2006）。

要贴上几行毛泽东语录。1966年中共将毛泽东的「红宝书 (Little Red Book)」正式改名为「毛主席语录」发行了3.5亿本，随后，还翻译成世界各国语言，总发行量增加至大约十亿。拉萨所有的

的居民被迫必须要学习「毛语录」。学习毛语录的烈火越演越烈，中国少年



共产党的集会和游行（唯色，2006）

要求他们背诵一小段毛语录的内容，背完之后还要解释其中的意思。如果有人背诵不出来，就会遭到红卫兵严重的谴责和一顿打骂。不过，有时候连红卫兵也无法解释及说明毛主席语录教条内容的含义。

传统节庆和传统工艺制造也遭到禁止。例如，西藏山南的扎囊县 (Janang county) 自古以来以制造氍毹、篮子及陶器等著名于世，但是，他们的制作工具都被没收，以至于整个扎囊县陷入贫穷的苦境，³⁸ 直至 1980 年代中共才归还他们传统赖以生产的生产道具。

连在传统的节庆时，必备的酥油炸果子卡赛 (Khabse)，也被列为封建遗物，不可以制作和食用。后来红卫兵下令民众杀害狗群和苍蝇。藏族人民非常喜爱狗，狗通常是家族的一份子。但是，他们必须在毛派拥护者的监视下，扔石头将狗打死，以达到毛党设定的目标：「清洁街道」和「打破佛教的不杀生」。

西藏的人名、街道名以及建筑物名字都被更改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用语。例如，丹增 (Tenzin) 改名为「毛思想」、客曲·汪嫫 (Khechog Wangmo) 被改为「戴跃进」³⁹、大昭寺 (The Tsuglakang Temple) 改成「第五招待所」、罗布林卡改名为「人民公园」、拉萨的帕廓街变成「立新大街」(除旧立新之意)。中共的革命庆祝节日取代了西藏传统节庆日。

斗争大会 (踏憎) 彻底地在西藏各乡村城镇等地火热地进行。被批斗的



批斗十世班禅喇嘛

民众在公众及自己的亲人面前遭到殴打及羞辱。十世班禅喇嘛也说，民众被打到嘴巴、耳朵、鼻子和眼睛都流出了血。很多人被打到断骨、昏厥，最后不是残废就是死亡。一些幸运存活又没残废的人说他们连续几年，最少每个月都要遭到一次的批斗羞辱及殴打，他们的身体到处都是瘀青，头发也因

38 Bogoslovsky, 1996

39 Norbu, 1999, p.275; Tibet: 1950-1967. 1968, p.607

遭到强烈拉扯，一撮撮被扯掉，而秃成了一块块。⁴⁰ 此外还有，命令被批斗的人戴上脚铐、用火烧头和身体、或强迫吃人畜粪便等等不人道的虐待。

一般个人被批斗后，终究都会结束，只有高僧大德和封建贵族才是中共批斗的主要标的。十世班禅喇嘛表示他的家族所有人员都被卷入在内，都遭



拉萨，毛泽东照片和大字报（唯色，2006）

到批斗。⁴¹ 然而，远在文革前，他就被「批斗」过（参第8章）。1966年他被软禁在北京时，一群红卫兵冲去他的住处，绑住他的双手，将他押到北京民族学院。在那里他又再次受到「批斗」、殴打、判罪及游街示众。一路上红卫兵还用大型喇叭对街上的民众大肆宣传他的身份是：「最显赫的反动封建主，最大的寄生虫、吸血鬼和剥削者」，⁴² 后来周恩来下令将他送回西藏继续软禁。1968年夏天，他再度遭到逮捕，这次是中共解放军。⁴³ 他被押至一间小屋独居监禁长达十年，期间他所遭受的折磨虐待，甚至令他尝试自杀。

实际上，一个人会遭受到「批斗」并不只是因为他的社会阶级。不经意

40 French, 2004

41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

42 Garri, 2009

43 Thinley, 1996, p.21-24



批斗女活佛（祖古）多吉帕母和她的父母（唯色，2006）

说的一句话或者不小心在宣传毛主席思想的旗帜上沾上一滴墨汁等，都会招受到极为严厉的批斗。例如，一位拉萨贵族，被命令写「毛主席万岁」大字报时，不小心一滴墨汁滴在毛字上，⁴⁴ 随即就被解释为故意公开诅咒毛主席，因为根据中国的传统，犯人要被处死前，名字会先被删掉，于是她就成为被批斗的主要对象。首先，她被强压跪在写坏的大字报前面，头上戴着，标注「反革命份子」的高帽子，接受民众的批斗和判决。结果大学将她撤职，改派清扫茅厕，领取饥不饱腹的配给。她的一条辫子被剪断，红卫兵让她留着另一条，以便批斗大会时，可以拉扯她上台。批斗台上，她饱受毒打和污蔑，一个星期会被押上台几次，一再重复同样的批斗。其中有一次批斗大会，解放军拿着枪逼着她认罪，最后，她被判了6年有期徒刑。

然而，这并不是很重的刑罚。丹巴索巴告诉我，他在监狱时目睹一位西藏女孩，因为将毛语录丢到茅坑，结果就被处死。

一位前红卫兵回想说，当时那些中国来的人，打人打的很凶残，都把人打成重伤。⁴⁵ 相较之下，虽然西藏人表现的很积极、前进，不过比起中国人

44 French, 2004

45 French, 2004



红卫兵抓著戴着高帽的仁布仁波切在拉萨街头游街示众（唯色，2006），高帽上写着打倒牛鬼蛇神阿旺嘉措。

来得更有怜悯心，如果罪犯表示忏悔或流血了，就会马上放人，也经常试图减轻受害人的痛苦。丹巴索巴告诉我，一位前西藏高级官员在「批斗大会」被斗的情况，那位可怜的前高官被命令向大众百姓鞠躬弯腰罚站3个小时，这是一个非常艰苦难耐的姿势。藏人老百姓，非常同情他，可是他们在中共的监视下，什么也不能做。一位藏族人跳出来讲：「你老是打我们，你看！这就是你打我们的棍子」于是，顺势将棍子拿给他做拐杖支撑。又有一位藏人说：「你逼迫我们拿出糌粑，这就是你逼迫的糌粑」就将糌粑塞进

他的怀里。于是，这位前西藏官员被押回监狱后，就有食物可吃了。

踏憎（斗争）也经常在监狱里举行，而且不怕找不到批斗对象。⁴⁶ 例如，某人在讨论党报文章时没有发表意见（或讲错意见）、怀疑某人私下修行佛法等。不过，被划分为「剥削阶级」的人，才是最常被批斗的对象。殴打是最普遍及必备的行为，通常会重复数十次。例如，很多人连续13天，每天傍晚受到批斗，有的人被打死了，有的人受不了自杀了。一位大寺院住持兼前西藏政府高级僧官，他和其他上层阶级人士被关押在拉萨附近扎基监狱（Drapchi Prison）的第五区房，⁴⁷ 他们很多人都是从生活条件持续恶劣的劳改营转送过来的。1966年之前，第五区囚犯的待遇，比其他区的犯人好一些。但是，

46 Palden Gyatso, 1997, p.135-137; Tenpa Soepa, 2008, p.117-120

47 Tenpa Soepa, 2008, p.112-116



拉萨的斗争大会，中间是贵族霍康家族第十代传人霍康索朗边巴，左边是他的妻子，右边是他的岳父。红卫兵在霍康家中抄出皮帽和皮裘，这是噶厦政府四品以上的官服。红卫兵指责说：「梦想复辟封建农奴制度」，遂勒令霍康穿上，在炎热的夏天让他戴上狐毛帽穿上毛裘。另外抄出一套霍康的西藏军装，就强迫霍康的岳父穿上。西藏军服的设计据说是仿造英国军装。

1966年以后，情势转变，他们的伙食比其他的犯人更差，还必须从事劳动工作，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十点。如果有人提出抗议，就会成为被踏憎（批斗）的对象。虽然准许家属带食物探监，可是探监的家属还会被贴上「帮助反革命」的标签。

监狱的受刑人也无法躲过「破四旧」运动。他们身上的僧服、佛经以及其他与西藏文化有关的物品，都会被公开烧毁。⁴⁸ 其他物品也是同样命运，例如，皮鞋是「印度扩张主义」制造，装东西或食物的袋子是「封建余毒」，传统木碗也是同样的理由等。所有的东西只要是藏红色或是黄色（藏传佛教的颜色）都必须销毁，或是改刷成鲜红色或藏青色（中共解放军的颜色）。

总之，如同林彪在1969年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⁴⁹「毛主席的思想已经进入广泛的革命群众里。在这样一个拥有7亿人口的大国中，毛泽东思想的广泛分布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最大成就。在这个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数以亿计的人「毛泽东语录」从不离身，他们深入研究并精心运用于实践的道路上」。

48 Palden Gyatso, 1997, p.127-128

49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e Revolution, 1970, p.40



被斗的桑颇·才旺仁增，来自西藏贵族等级中最尊贵的达赖喇嘛家族「羌西家族」，曾任西藏噶伦和噶厦政府成员。被中共视为「爱国上层人士」的他，被提拔为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平叛」时，在中共颁发的许多公告中都签下大名。1966年8月，他和他的妻子受到次批斗，财产也全被没收了。

结果，破四旧的运动已经在中国各地广泛进行。1966年仅存的少许西藏和蒙古文明，也在文革数年期间，几乎完全被消灭了。1970年初期，几乎所有残存的寺院、庙宇都遭受摧毁。结果整个西藏地方当时仅存的6,259座寺院和其他宗教神堂，都受到破坏，最后只剩下8间残存⁵⁰（其他文献记录为7间或13间），⁵¹还有不到一千名的僧人。许多的寺院完全被破坏殆尽，消失得没有一点踪迹可寻。被改为学校、监狱、仓库、马厩、军营和民房等的寺院建筑物，才得以残存。即使是现在，一些寺院的墙壁还留有赞扬毛泽东，大大的红色中文字体。从1951年到1979年总共有592,558名僧人、尼师、祖古（转世者）和瑜伽士（Ngagpas）。其中大约有11万人在西藏遭受折磨和杀害，25万人被解散和驱逐。⁵²

世界文化遗产中被摧毁的重要寺院和纪念碑有：西藏第一座佛寺桑耶寺（建立于776年）、格鲁派的主要寺院甘丹寺（建立于1409年）、萨迦派主寺

50 Smith, 1996, p.561

51 Tsering, 1985, p.14-15

52 Tibet: the Truth, 1993



被批斗的崔科·顿珠次仁，其贵族身份来自他入赘贵族崔科（唯色，2006）。他的高帽上写著「彻底打倒牛鬼蛇神，坏人崔科·顿珠次仁」。在1959年平叛时，崔科因不「参叛」被中共视为「爱国上层份子」，被提拔为拉萨市长。然而，在文革期间，他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份子。1979年获得平反，中共表示他是「西藏著名爱国进步人士，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重要贡献」。此时，他已於前一年病故。

萨迦寺（建立于1073年）、噶举派主寺祖普寺（建立于1155年）、宁玛派的敏珠林寺（建立于1676年，大约有3分之1被毁）以及苯教母寺曼日寺（Menri 建立于1405年）。

甘丹寺于1969年受到红卫兵和解放军的砍、砸和炸弹的摧毁而完全被夷为平地。⁵³ 因为甘丹寺是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的议事宫殿，所以受到中共敌视，必须毁坏消灭。加上，里面堆积了四个世纪以上，装饰贵重宝石，黄金、白银打造的佛塔圣物和器皿。特别是，安置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大师，塔顶端上刷金的银制舍利塔，以及84位寺院大院长的铜制、银制及金制舍利塔等。⁵⁴ 里面的舍利遗骸都遭到销毁。格鲁派的高僧波米仁波切（Bomi Rinpoche）设法保存宗喀巴的头骨和遗骸。红卫兵摧毁宗喀巴舍利塔时，他们命令波米仁波

53 Butterfield, 1979

54 Tsybikov, 1981, p.166



楚布寺废墟，毛泽东时代被毁，1993（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档案馆）

切将宗喀巴的舍利遗骸背在肩上，丢入火堆中。但是，波米仁波切偷偷地埋藏保护宗喀巴的头骨和遗骸。日后，他将宗喀巴的舍利归还甘丹寺，甘丹寺将宗喀巴的舍利遗骸纳入新的舍利塔，现在供奉在甘丹寺内。

萨迦地区拥有 108 座佛学院和寺院。1968 年只剩一座萨迦拉康钦莫 (Sakya Lhakhang Chenmo) 大殿，其余的都被拆毁夷平。⁵⁵ 其全部经过是，红卫兵抵达萨迦后，马上和中共官员及当地积极份子进行开会。然后，对外宣布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除了当地积极份子外，只有极少数人响应。于是，从邻村调来一大群人，加上当地一些年轻人，开始在萨迦地区四处破坏。萨迦的寺院都是木造结构，在西藏高原上，木头是极为稀少且珍贵，所以是趁机牟利的极大机会。如同往常一样，中共巧妙地操控人性的弱点，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过，在此之前，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中共文物局事先已经将萨迦地方所有寺院的金、银等贵金属和宝石搜刮一空。

拉萨夏宫罗布林卡（建立于 1755 年）也遭受到严重破坏。日喀则地区的古代西藏王墓园也被引爆炸空，破坏殆尽。⁵⁶ 西藏第一座皇宫雍布拉宫 (Yumbulakhang 建立于西元前 2 世纪) 也遭受破坏。扎什伦布寺 (Tashilhunpo Monastery) 的三分之一建筑物，还有神圣的舍利塔及巨型佛像（塑造于 15 世纪）也受到破坏。⁵⁷ 十世班禅喇嘛更早之前就被「定罪」了，他的前五世（第

55 Norbu, 1999

56 Levin, G.G. Runic inscriptions...

57 Tibet Through the Eyes of Tibetans, 1995, p.14



批斗反动份子：〔左〕被斗争的人，穿著传统藏服，脸上被画成大花脸。头上的高帽上写着「牛鬼蛇神」，中间的老人脖子上悬挂的纸钞，象征以金钱为目的剥削人民。〔右〕高帽和标语：上面藏文写着「彻底打倒反动农奴主丹增嘉措」。

五世至第九世)的舍利塔也被摧毁，里面的舍利遗骸全被拖出烧毁。1989年1月十世班禅喇嘛在他最后的演说中提到，有几位忠诚的信徒，甘冒生命的危险保护住一些舍利塔内的碎片。⁵⁸

江孜宗 (Gyantse Dzong) 这座曾经抵御英军大炮攻击的著名古堡，也被红卫兵凿毁了。江孜白居寺的十万见闻解脱大塔（简称白塔，建于1418年）塔高九层，77间佛殿，逃过被捣毁的命运，而白居寺因为被锁定，所以没那么幸运。从前，这里是江孜附近的一大片寺院村，里面有西藏佛教各个教派的寺院。但是，自从中共并吞西藏后，全都被毁了，只剩下一座主殿和白塔。

布达拉宫在周恩来的命令下，由军方保护。军方在远处用望远镜监视拉萨的一举一动，一有暴动冲突，就可以即时出动军队制压。布达拉宫的高顶上悬挂着红色五星旗。金黄色的金顶上高悬着两条巨幅，上面写着「共产党

58 Panchen Lama X. The Panchen Lama's Last Speech...

万岁」及「毛主席万岁」，远至数十公里外都可以看到。⁵⁹

西藏最大的几座寺院也遭受部分摧毁：拉萨的哲蚌寺（建立于1416年）、色拉寺（建立于1418年）、直贡寺（建立于1179年）、热振寺（建立于1057年）、西藏护法的乃琼寺（建立于12世纪），安多地区的拉卜楞寺（建立于1709年）、塔尔寺（建立于1477年）和隆务寺（建立于1300年）等。还有彭措林寺（建立于1614年），这是由西藏著名的高僧多罗那他（Taranatha）在雅鲁藏布江南岸山谷创建的觉囊派主要寺院。昌都的强巴林寺在1912年首次遭受川军统领彭日升烧毁，于1917年重建，但是又再次遭到极大破坏。绒布寺（Rongbuk Monastery）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寺院（海拔5100公尺），也逃不过文革的破坏。安多东北方的东科寺（建立于1648年）和乔典堂寺（Choeten Thang 天堂寺）于1958年开始就遭受到破坏，完全被铲平。安多的苯教寺院朗依寺（Nangshig 建立于1754年）也完全被夷平。拉萨地区的闭关洞和在洞穴建寺的扎叶巴寺（Drag Yerpa）也遭受到蹂躏。有一些还曾是松赞干布、莲花生大师和阿底峡尊者的修行闭关处。佛教和印度教的圣山，岗底斯山峰转山路径上的大小寺院也一样遭到破坏铲平。从1959年至1980年中共关闭岗底斯山峰，禁止「外人」进入（包括印度朝圣者）。

阿里地区（西藏西部）的13座寺院，有10座被夷平。10世纪时，吐蕃王朝末代赞普朗达玛的曾孙子在此地建立古格王国，统治阿里地区直至1635年被拉克军队灭国。50年后整个阿里地区回归西藏佛国达赖喇嘛的统治，于是建造了那些寺院。其中最大的寺院位于扎布让（Tsaparang 古格王朝古都）和托林（Tholing）。数世纪来寺中累积了非常丰富及珍贵的佛教艺术珍品。

红卫兵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在古格王宫的废墟上。很显然地，这个已灭亡的王国，比起宗教势力，比较无害。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扎布让和托林的

59 Tibet: 1950-1967. 1968, p.609

寺院里，将寺院内的许多古佛像肢解或毁坏。扎布让只有三座主寺幸存，其余皆被铲平。即使是幸存的寺院，院内的佛像也是遭到肢解。幸运的是，因为位于干旱不毛之地，寺院残檐断壁上的壁画，基本上保存了下来。⁶⁰ 一些1948年所拍摄的扎布让寺院的佛像照片也保存下来了。⁶¹ 透过这些照片，我们可以得知有多少佛教艺术珍品杰作遭到销毁。

一位见证人告诉我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康区南部边坝(Charabambar)每天上演批斗大会，中共命令每户家庭最少派一个人参加。批斗大会结束时，民众一定会被呼唤去砸寺院，他们被迫将寺院内的所有东西砸碎，后来，寺院的屋子变成了仓库。这位康巴人告诉我，当舍利塔被砸开时，中共不但将里面的舍利遗骸丢出去，并且试图要销毁它。有几位虔诚的人，半夜将舍利遗骸偷偷运出，但是后来被发现，于是他们成为被踏憎(批斗)的对象。中共将舍利遗骸放在一位「被认罪」人的脖子上，命令他啃食。那些被聚集观看的民众，也被命令轮流殴打他。这场批斗连续了一星期。如果有中共的监视员在场，那么动手的民众就不敢轻轻地拍打被斗者，因为到时候他们反而会成为被斗的对象。在批斗的期间，被批者们不但被关押，还得不到食物，导致很多人饿死。

文革期间，所有的藏文书籍和书写用具都受到大规模销毁。加上古书籍和木板经刷及印刷机都全部遭到销毁。中国人将经典硬书夹拿来当鞋底，经文纸当厕纸。所有的书物不是被烧，就是和肥料混合。另有见证人报告说，⁶² 有大批佛经被堆置在监狱，受刑人必须将纸撕碎，加入水和黏土，放入一个特别的铁桶内，以便做房屋的泥土墙。

从「和平解放」到文革结束期间，光是卫藏地区，就有60%的哲学、历

60 The lost kingdom of Guge...

61 Govinda, 2002, p.153-183

62 Knuth, 2003, p.219

史和传记书籍，以及 85% 的文书和文献被烧毁。⁶³ 一些藏经阁中收藏的一千多年前从印度抄写的手抄稿佛经，也皆被焚毁。古老的药王山利众医学院 (Bedroya Drophan Tana Ngoetsar Rigjeling) 以及所有的珍贵文献也都被毁。中共将这里改为军方监狱及设立一个无线电发射台。布达拉宫山下的一间古老印刷房也被毁了。康区佐钦寺和寺院的印经房、木刻经版还有藏经阁也被破坏殆尽，都古寺 (Dugu Monastery) 内的庞大古文经书典籍和艺术珍品也没逃过浩劫，其中还包含很多十世纪前的珍贵文物。夏鲁寺 (Shalu Manastery) 内的 227 卷丹珠尔手抄经典，和夏鲁派创始人，亦是著名的佛学大师及历史学家布敦·仁钦珠 (Buton Rinchedub 1209–1364) 的书写铁笔和亲笔手稿都被丢入火场，荡然无存。色拉寺 95% 的佛像、经书和五百年的古壁画都遭受摧毁，幸存的建筑物被改为仓库、马厩和监狱。1980 年一位僧人告诉一位记者说，被毁的房屋都是老建物，但是他认为最可惜的是，以金汁银液手写的经书。当时，中共逼他们搬出经书堆积一处，准备要烧毁那些金、银书写成的经书时，许多僧众都哀求他们不要烧。可是，他们却说：「宗教垃圾是资产阶级的毒药」，便将经书浇上汽油，一把火给烧了。

西藏传统上，山上隘口处都会堆置玛尼堆（以经文石刻堆成的石堆），但是，也被拆除。岩石上刻的经咒及佛像等，都被改成文革的口号。祈福的风马经文旗也被换上中共五星红旗。打碎路旁经文石刻，刮掉石头上的经文，或将经文石拿去铺路或是盖厕所。⁶⁴

从 1950 年代开始持续至文革时代，中共一路搜刮夺取西藏历史珍贵文物。开始时，绝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安多和康区，后来也蔓延到卫藏地区。

不像德国纳粹，他们深知所夺取的艺术品的价值。而中共并不知道艺术品的价值，持续地摧毁殆尽。有报告认为中共批准保留一些掠夺品，其中包

63 Knuth, 2003, p.220

64 Smith, 2008, p.126

含画作、佛像和地毯。⁶⁵ 其中指出中共将大批金银等贵金属制成的佛教物品交给苏联，用以还债。⁶⁶ 然而，这不大可能，因为苏联不需要这些宗教艺术品，尽管贵金属本身是有价值的。一些最有价值的物品，被收纳在中国的博物馆，送往国际拍卖市场出售，或是被中共官员私吞。这些被掠夺的物品，今日不时地出现在国际拍卖会上，不但被外国买家买走，也被中共新资产阶级收购。中共官方也发给外国人出口许可⁶⁷。

报告中亦指出中共将佛像制成台灯⁶⁸。我曾在莫斯科看过一盏被拍卖的佛像台灯。那是一尊 40 公分高铜制阿弥陀佛头像，一根金属管内装着一根电线插进佛像头部上接一个灯泡碗，下连一个灯座台。依照这座台灯的制造风格，可以判定这个「纪念品」来自中国。

大多数被运往中国的西藏佛教珍贵佛像及器皿，都被销毁。感谢在十世班禅喇嘛的奔走努力之下，1982-1983 年日布祖古 (Ribhur Tulku) 被准许带领一团藏族负责收集和修复流落在中国的西藏佛教艺术珍宝⁶⁹。一行人抵达北京后，他们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的一间展览室内找到数百座西藏佛像和其他西藏佛教艺术物品。博物馆的人员告诉他们，那些佛像是 1972 年从铸造场运过来的。那些中国管理员也很高兴这些西藏佛教艺术品总算可以回去西藏。这些来自西藏的佛教艺术文物，打包后，总共有 26 吨 463 盒木箱。这些物品中包含小昭寺 (Ramoche) 里著名的佛陀等身像的上半身。

北京孔子庙的地下室也发现西藏佛像和其他西藏佛教金属祭器用品，总共有 6 吨 100 箱左右。一位老中共官员告诉日布祖古 (Ribhur Tulku) 运到中国的西藏文物艺术品，大多数都在文革时代被销毁或破坏了。所有纯金和纯银

65 Smith, 2008

66 Smith, 2008

67 The U.S. Congress...

68 Smith, 2008, p.114, 545

69 Ribhur Tulku, 1988, p.1-12

的佛像和祭器制品都不见了，剩余的都是镀金铜、红铜、黄铜等，都是从卫藏地区运送到酒泉市的柳园站(Liuyang 甘肃省西北方)。当时那里已经有火车货运站，从那里把物品卖给上海、四川、太原和北京等城市的金属铸造工厂⁷⁰。

位于北京东边5公里处的一座贵金属铸造厂采购了600吨西藏的贵金属工艺品。一个老人告诉日布祖古说⁷¹，1973年李先念（前国务院副总理）以及乌兰夫（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席、前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人）在得知许多西藏的佛教艺术品在中国的各铸造厂熔化，被造成铸锭后，就马上下令，立即停止。同年7月，一个12人的监督委员会成立，专门来管理及监视那些从西藏运出的佛教艺术品。那位老人也是当时其中一位成员，他们一行委员抵达上述的铸造厂时，查到当时铸造场买进的600吨西藏金属艺术品已陆续被熔解，只剩50吨。那些等着被熔解的金属艺术品，积满了厂内空地，任由日晒雨淋，周围只有简单的铁丝网围着。他们只抢救了20吨左右，其余的都是，已经损坏到无法修复。后来，那家铸造厂又进了一批30吨，但是大多数的金属工艺品都受到严重毁损，他们只能抢救下6吨。由于此缘故，1983年春天，日布祖古得以经由成都将大约600箱13,537座佛像送回西藏。

在成都时，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局的平措云丹(Phuntsok Yonten)告诉日布祖古说，大约有100吨的西藏宗教艺术品被送到太原（山西省），但是只有1吨得以抢救回来，其余的都被熔解铸锭了。他们在成都收到一封电报说在四川马鞍山发现从昌都运来，幸存的2吨西藏佛像和器皿。在成都的铸造厂仓库找到了5吨西藏佛教器皿。起初，铸造厂声称那些物品是付钱跟国家买断的，并拒绝交出来。幸好，最后这批佛教文物也被救回。这些物品中，并没有具有历史性的重要象征。于是，将这些物品交给成都宗教协会，请他们依据清单把这些物品分发给西藏各寺院。其中一个最大的佛像分发给理塘寺

70 Smith, 2008, p.116-117

71 Ribhur Tulku, 1988

(Lithang Manastery)。

日布祖古回去之后，另一组由噶塔祖古 (Gatar Tulku) 带领的西藏团队前去青海，发现更多的西藏佛教文物⁷²。他们发现在湟源有几座仓库中，有的堆满了西藏佛像，其他的也有证据显示，早期曾堆满了大量金属物品。例如，其中一间空仓库中，地上散落着西藏的硬币。后来，整理几吨佛像送回了西藏。噶塔祖古说他有一份从西藏运至中国，装满准备熔化的西藏金属物的完整中国仓库资料。但是，这份资料被中共官员没收，也不许他留下副本。后来，他与日布祖古在成都碰面，一起去了一间尼师寺，发现了一百笼已包装好，每笼装满数十个高价的西藏小佛像，准备运往他处。但是，他们无法抢救到这一批，因为已经转卖给其他买家了。在甘肃找到了大约 3000 尊佛像⁷³。1986 年首次允许外国观光团到西藏，在观光的寺院屋内，看见被当作仓库使用的、塞满了文革时被敲坏毁损的西藏铜制佛像⁷⁴。

史密斯 (M.M.Smith) 总结说：「中共政府征收西藏的艺术品和金属溶解工作，是有计划及组织性的」⁷⁵。

很显然地，从卫藏及安多搜刮的西藏佛教金属艺术品都被安置在柳园和湟源的仓库，而康区的文化遗产则被放置在成都和四川省各地。根据上述的数据，中共从西藏的寺院大约强夺了十万座金属佛像。数千座纯金、纯银制佛像，全部都消失了。成千上万的唐卡、书籍、黏土佛像和其他佛教器皿都遭受到破坏。虔诚的信者根本无法保护住那些佛教圣物。例如，苏俄来的观光客目睹一位老藏人一心不乱地将在文革中被毁坏的小型泥塑宗喀巴像碎片，一点一滴地黏合复原⁷⁶。这些佛像被好好地藏在袋子里，直至千禧年。

72 Smith, 2008, p.116-117

73 Wren, 1983

74 Laird, 2006

75 Smith, 2008, p.116

76 Tibet through the Russian eyes...

不过，这是一个特殊个案。因为，今日西藏的工艺师已经很稀少。

1969年红卫兵在拉萨穆斯林区要搞大破坏时，出现了尴尬的困境。因为那里没有任何画像、雕像或圣物可被破坏或熔化。那些「造反小兵」的红卫兵在乡下的清真寺焚烧伊斯兰古老经典（包含可兰经的手抄本）、文献和伊斯兰宗教帽饰⁷⁷。西藏的清真寺里的特殊地区文献，有的还可以溯及至12世纪的珍贵文物也遭受焚毁。文献中描述西藏穆斯林如何迁移到西藏，展开他们的传统宗教生活及达赖喇嘛赐予他们的土地和特权等的历史纪录，也都被燃烧殆尽。「造反小兵」将回教祭司阿訇戴上「高帽」游街示众，告诉民众他是一个「剥削者」，还一路鞭打他，最后竟把他给打死了。清真寺变成了电影院。拉萨内穆斯林村的穆斯林全部都走了，只剩几位土生土长的穆斯林，他们的情况很糟糕，因为村内的人都是外来的移民。同样的，拉萨唯一一间教堂也被关闭了。

马克思主义者的最终目标就是消灭宗教，不许世间有宗教的存在。文化大革命，让那些为共产党浴血奋战的老干部都无法忘怀，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中共国庆日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表示要继续打击当局一小撮走资派份子⁷⁸。拉萨红卫兵开始在街上贴大字报，「批评」西藏地方党部。1966年10月他们召开群众大会批斗阿沛·阿旺晋美，他当场立即认罪不讳⁷⁹。但是，第二天红卫兵再度去拉他批斗时，他已逃到了北京。12月19日的批斗大会上，张国华也「认罪」了。

1966年12月22日，35个红卫兵组织的造反团体，超过一千人（大部分是从北京进藏的中国人），集合一起成立了「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简称「造总」

77 French, 2004

78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e Revolution, 1970, p.245

79 Goldstein et al., 2009

或「造反」⁸⁰。他们组成了 51 个「战斗小队」。他们的思想诉求很简单：「我们坚决进行革命和造反。一定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红色新世界，造反、造反、一造到底」⁸¹。12 月 26 日，他们发表了一项宣言，指责西藏自治区党委支持反动资产阶级路线，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虽然西藏当权派都是遵循 1966 年 8 月 12 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指示，但是造总（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激进派红卫兵宣布当权派的过错⁸²：「我们不怕造反，要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要造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派的反！造牛鬼蛇神的反！造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反！我们要除掉阻碍革命进行的黑手，拿走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区党委（西藏自治区党委）没有中共中央的指示，是没有权力阻止红卫兵的造反运动。在造总成立后没几天 1966 年 12 月 28 日，害怕被汉地来的「造总」红卫兵批斗的西藏区党委暗中指导，合并其他地方「区党委支持的红卫兵小团体」，成立了一支「新的红卫兵」造反团体「捍卫毛泽东思想拉萨战斗总部」与之对抗⁸³。

一群大多来自中国内地「响应打倒当权派，炮打司令部，火烧区党委领导班子」，被西藏人称为坎诺（Gyenlog 推翻之意）的「造总」红卫兵组织，积极地在主要据点的拉萨进行造反运动，疯狂地夺权。1967 年初，他们占领了广播电台、中共中央的新华社西藏分社，印刷他们的新报纸「红色造反报」，以及许多拉萨的公家机构，包含公安局⁸⁴。同时，他们还捉拿、逮捕、殴打及审判对手阵营的人。2 月 19 日红色造反报登载了一篇声伐张国华和区党委的文章，控诉张国华是土皇帝，走修正主义路线，企图恢复农奴社会和反动喇嘛的权力，并指责他们在 1961-62 年间进行「修正主义」。

80 Goldstein et al., 2009

81 Founding of Tibet's "Revolutionary Rebels" Red Guards, Dec. 1966

82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70, p.149-150

83 Bogoslovsky, 1978

84 Bogoslovsky, 1978; Goldstein et al., 2009

当权派的区党委们用他们一贯的对应措施进行反击。1967年2月「捍卫毛泽东思想拉萨战斗总部」跟西藏自治区各地其他的红卫兵相关组织团体联盟，成立了「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⁸⁵。藏人称他们为良泽（Nyamdrel 联盟之意）中文简称为「大联指」。

事实上，「造总」和「大联指」彼此之间的意识形态几乎是一致的，他们都遵循毛语录的教条，进行文化大革命。不同的是，他们两派代表社会不同的阶级团体。「大联指」背后的操控者是区党委高层和过去配合共产党政策获得利益的人，他们死命地要巩固自己的权力。「造总」主要的支持来源是进藏的北京中国红卫兵和一些不满区党委高层的人。尤其是在文革一开始时，就被高层干部当作代罪羔羊，推出去遭受群众批斗的低阶和中阶干部对造总的支持最为强烈。这两派皆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和贫农的真正代表。同时，他们两派共同迫害、斗争及虐待的对象，都是被中共界定为「出身不好」的剥削者阶级贵族和地主。

1967年1-2月间，两个派系纷纷在西藏各个乡村和工作组出现，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大联指」是为了巩固权力，夺权派的「造总」是为了夺取西藏控制权⁸⁶。他们彼此争夺对方的地盘，也有一些地区是不相上下，只能二分天下。1967-68年间，中共解放军驻守拉萨布达拉宫长达4-5个月，经常在拉萨城中，阻止这两派的武力冲突，有时也会遭遇双方互掷的木棍和石头的无妄之灾。当时这些解放军人受命不得携带任何武器，只能身怀毛语录当差。1967年初，坎诺（Gyenlog 推翻）得到一些解放军的支持，试图占领中共拉萨解放军司令部。于是，2月21日中共北京中央发布命令，命令解放军司令部掌控西藏所有权力，进行军事管控。

西藏区军委接到北京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后，保皇派的「大联指」也立

85 Shakya, 1999, p.328

86 Goldstein et al., 2009

即恢复秩序。那些支持「造总」，意图在解放军团中扩大文化大革命运动并夺权的解放军士，马上遭受军队逮捕。西藏区军委命令解放军进驻拉萨所有政府机关，3月就掌控了整座城市⁸⁷。军方指控「造总」是「反革命」与地主和「右派」勾结，逮捕了13名造总领袖，对他们的镇压迅速且毫不手软，顺利拿下了拉萨的党委办公室。一位前「造总」红卫兵说一切都很和平的解决。因为不久前，青海日报才报导，解放军开枪，杀了一千多名包围群众的惨剧，「造总」不会让此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些来自北京的中国红卫兵，被赶出了西藏。军方宣布说张国华虽然犯过错误，依然是「好同志」。所有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必须和军方合作⁸⁸。军方逐渐在西藏自治区实施军事管控，控制了整个自治区。从1966年12月至1967年4月「造总」从一万五千人缩小为三千人⁸⁹，而「大联指」的人数增加，共三万八千名。

1967年初，毛泽东看到许多老干部恢复他们的地位，军方的力量越来越强大⁹⁰。他决定推动第二波文革，将残余的政敌一举消灭。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命令，不准地方党领导和军队：「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4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十条命令，命令不许对群众开枪，不准随意捕人、大批捕人，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这条命令鼓舞了去年冬天失利的「造总」红卫兵。造总想要争取军方的支持，于是在传单上，强调他们的夺权，将是「三合一的结合」，与军方的关系将会是「如鱼离不开水一样」。造总的努力，得到了部分军方支持，军队不再中立，军方的派系对立逐渐白热化。5月底时，一些「造

87 Bogoslovsky, 1978

88 Bogoslovsky, 1978

89 Goldstein et al., 2009

90 Shakya, 1999, p.336-337

总」的红卫兵从北京重返西藏，指导并监视完成第二波的文化大革命。从5月到9月之间两派的武装冲突越来越严重，比起文革初期，更加暴力与残酷。5月29日在西藏重要的战略地昌都，「大联指」对「造总」的总部进行武装攻击，7月时，两派更在拉萨进行了一连串的战斗。

1967下半年，这两派红卫兵组织武斗愈来愈激烈。大部分的情况，都是汉族的领导在进行协调，两派的阵营中，汉族红卫兵占了相当部分，同时他们也是领导中心。1968年初，武斗情况更加恶化，在拉萨的武斗持续长达十天，还扩散到日喀则和其他城市⁹¹。机关枪和手榴弹等都出现在两派的武斗中。很显然地，武器是由各自支持的军方所提供，结果造成数百人的死亡。

1967年9月，毛泽东指示年底西藏要结束文化大革命运动⁹²。但是，1968年初，一个月内拉萨就有上千人被杀。西藏到处都发生武斗，只有边界地方，被中共列为严格的禁区，由解放军进行军事管控，红卫兵组织也被命令不可以在边界进行文革运动。

「造总」的人数增加，是因为军队主要驻扎在拉萨，军方也同意，他们去乡下招收人员加入组织⁹³。他们告诉村民说，他们每年必须得到165公斤的粮食，而不是140公斤⁹⁴。

6月6日，北京指示中共驻藏解放军不可以支持任何特定组织，但是隔天军队就违背了命令。一支解放军分队突击了「造总」据点的拉萨祖拉康（Jokhang 大昭寺）和财经大院。因为造总在这两座建筑物的屋顶上设置广播器，每天每夜地播放宣传讲话。军队无法攻下财经大院，但是马上攻下了祖拉康（Jokhang）。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胜利，因为对「造总」而言，在祖拉康

91 Bogoslovsky, 1978

92 Shakya, 1999, p.341

93 Goldstein et al., 2009

94 Tibet under Chinese, 1976, p.123

的广播站是非常重要的。根据一位服务于解放军单位的藏人口述，解放军使用小型武器射出大约 1000 颗子弹和 9 枚手榴弹⁹⁵。大约有 60 名左右「造反」者伤亡，而解放军方面只有 6 人伤亡。但是，「造总」的人员则表示，当时有 20 名伙伴被杀，数人受伤。

西藏的主要寺院祖拉康（大昭寺）已经被军方接收。这些外域来的中共解放军新住民在寺院墙壁上撒尿，在寺殿中圈养猪群，庭院中屠宰牛、羊等家畜。

1968 年 8 月，西藏的武斗越演越烈，规模也越来越大，周恩来清楚那是军方派系斗争，无异于小型内战。1968 年 8 月 11 日毛泽东与西藏解放军的领导干部会谈⁹⁶。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一支特别调查委员会前去阻止武斗和重建秩序。1968 年 8 月，中共政府还安排了中共当局和中央文革小组与「造总」代表和「大联指」代表们的会谈。

为了安抚「造总」，西藏军区党常委会还特别编写了一份很长的文件，其中还包含自我批评⁹⁷。除此之外，还指出了以下的错误：「我们错认了革命的群众组织「造总」是「一小撮反革命份子」掌控的坏组织」。我们数次攻击和镇压，逮捕及拘留这个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成员、年轻武装份子还有干部，其中一些人还被指为「反革命份子」。我们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革命热诚」。

当然，文件中说明这些「错误」都是因为学习毛语录的不足所致。远赴北京的「造总」代表们同意停止武斗，并参与创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9 月 5 日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此时西藏文革的主要阶段已经完成，所有的权力移交给军方。担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曾雍雅，

95 Goldstein et al., 2009

96 Bogoslovsky, 1978

97 Goldstein et al., 2009, p.52-57

同时也升官成为西藏军区司令员，之前他是张国华的代理司令员。张国华被中共中央升官调职，担任成都军区的第一政委兼西南军区第一书记，成功躲掉了「造总」的报仇⁹⁸。革命委员会共有 27 位委员，12 位是群众组织的领袖代表，10 位是军方代表，五位是党员干部代表，只有 4 位是藏族，其他成员皆是汉族。地方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被延迟到 1969 年，因为反对派不仅来自「造总」，还有来自当地居民对持续不安的动荡不满。

1968–1970 年期间，革命委员会派系武装斗争，导致数千人参与武装事件。1969 年 10 月 2 日日喀则革命委员会遭到攻击，会内许多雇员遭到杀害⁹⁹。不过在这之前的 1969 年 8 月 3 日拉萨发生更大的武斗事件。革命委员会召集三千名最大的群众组织，命令他们交出武器。拒绝卸下武器的群众随即遭到解放军逮捕。后来，这个群众组织其他西藏分部的同志，得知此事件后，一万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拉萨。他们破坏了拉萨周围的道路和桥梁，直入拉萨市中心，要求释放他们的同志，双方爆发了武装战斗。

同年，12 月拉萨广播站呼吁人民全力保护革命委员会。很显然地，它处于对立的阶级敌人、叛徒、间谍和其他反动份子的危险之中。

「造总」和「大联指」之间的仇恨冲突并未消失。许多地区的权力转移到「造总」派，他们启动「斗争大会」殴打及杀害了「大联指」派的人¹⁰⁰。为了夺取「大联指」的权力，他们利用农民的恐惧和饥饿，指责对手错误的经济政策¹⁰¹。在一些地方，「造总」夺取到权力后，甚至许可私人念经修行（但并不是恢复寺院和寺院生活）。「造总」在拉萨的领导人默许此事，因为他们要利用宗教「激发西藏群众接踵而至的攻击动力」。后来，这件事让这

98 Van Walt, 1987

99 Bogoslovsky, 1978

100 Goldstein et al., 2009, p.90–91

101 Goldstein et al., 2009, p.64, 172–181

个派系的许多成员受到惩罚，被打成「反动份子」。

另一方面，人民对地方当局的斗争，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为了反对中共的统治，西藏人用毛泽东的政治语言，斗争中共地方官僚¹⁰²。1968年西藏自治区51县中有20县的人民起义反抗，甚至扩散到安多和康区一些地区。民族解放一直都是支持「造总」派对抗「大联指」派的游行口号。例如，1969年帕拉(Pala, 西藏西部)牧区的牧民得知帕拉地区也将成立人民公社后，随即公布他们是「造总」的成员，攻击帕拉的政府机关，杀害并逮捕支持「大联指」的干部，宣布恢复宗教和经济自由¹⁰³。他们希望回复到1959年之前的传统生活。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奢望，没多久，保皇派的「大联指」带领中共解放军抵达，彻底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直到1981年人民公社依旧存在。一些牧民由于当地政府征用了他们的畜群，他们变成一贫如洗，无法加入公社。

不只西藏，连中国内地，中共解放军开始清除红卫兵和「造反派」，直到毛泽东死亡为止。中国的一些城市，还遭到解放军猛烈攻击。例如，中国的梧州市被汽油弹炸毁，桂林市进驻了三万名解放军，所有的红卫兵都遭到杀害¹⁰⁴。毛泽东主席摧毁了他亲自打造的红卫兵军团。这些「暴风军团」红卫兵组织，就如同希特勒发动「血洗冲锋队(night of long knives)」对付纳粹党内的其他领导人一般，降低了很多流血冲突。

藉由解放军击败并解散所有的红卫兵后，中国共产党终于要开始建设，他们永恒的梦想：农业集体化。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的1965年，人民公社就开始在西藏自治区设立了。但是，大规模的设置是在1968-1969年之间¹⁰⁵。中共政府随后宣布，西藏已根绝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完成了从农奴

102 Smith, 1994, p.68

103 Goldstein, 1994, p.94-95

104 Courtois, S. et al.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105 Bogoslovsky, 1978

制度封建主义走向进步的社会主义¹⁰⁶。如同苏联控制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

中共宣传部门宣称，劳动人民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启发，主动要求成立人民公社。一些在「土地改革」时分配到土地的西藏农民说：「我宁愿停住在这里，也不要一路走向社会主义」。人民公社没收农民所有的物品和财产，即便是一只茶壶，都是属于公社所有。现在劳动农民都要在公共食堂一起吃饭，一起劳动¹⁰⁷。一年的生产所得，公社扣除上缴的税金及费用后，余额根据个人劳动力的等级，提交必须达成的任务，以计分制（工分），一年给一次少许现金。和在中国内地的人民公社一样，西藏的人民公社也发给劳动社员粮票、肉票、布票等兑换生活物资的票券。但是，如果社员生病或无法工作，就会减少他的配给。如果有人想要留在家中，不去劳动，必须要得到地方政府的许可¹⁰⁸。但是，最好是不要这么做。家里有小孩和老人的劳动农民，只能用自己微薄的配给养活他们。为了吃饱饭，劳动农民从小孩八岁大就会送他们去公社工作。人民公社里的领导，都是汉籍干部。劳动农民抱怨说，那些干部的薪资是根据社员们的计分点数高低计算，还加上政府给予的薪水。1968年开始人民公社增加了更多的藏籍干部。那些年轻的藏籍干部都被送到偏远地区，他们都认为那是一种惩罚性公差。

从1968-1973年，农村的农业集体化是造成另一波新饥荒的原因¹⁰⁹。一位康区的见证者说，会出现饥荒是因为公社绝大部分的粮食收成，都上缴给中共政府。农民的劳动所得只有一点点，根本无法养活家中老小。大家都得到野外寻找食物，很多人都饿死了。一位山南的前农奴说，红旗示范人民公社的农作物收成有增加，但是一半的谷物，都要卖到中国本土¹¹⁰。以至于，

106 Shakya, 1999, p.308-310

107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108 Tenpa Soepa, 2008, p.132-133

109 Tibet: the Truth, 1993

110 Shakya, 1999, p.311

大部分的社员得到的粮食配给很少，必须向公社借贷。后来，劳动的热情提不起来，工作效率也就降低了。

回到 1959 年，一批外国记者参观卫藏地区的实验农场，中共官员告诉他们，许多农作物（小麦、玉米、大豆、亚麻子、甜菜根等）在这四千公尺高的地方，生长的比平原更好¹¹¹。其中种植的乌克兰小麦，每公顷产量可以达到 5.5 吨，和原产地的乌克兰收成一样。所以，西藏的农民被迫放弃种植传统主食农作物青稞，改种外来品种乌克兰小麦。但是，事实上高原气候并无法让外来品种的小麦丰收，又加上中共干部命令不懂农耕的牧民们去种植农作物。

1968 年日喀则地区 45% 的农场被并入人民公社，有一些县甚至高达 86%¹¹²。1970 年 6 月西藏自治区已经设立了 666 座人民公社，其中加入的县有 43%。1974 年已经有高达 93% 的县设置人民公社。这些都引起了西藏人民的不满，甚至组成民兵抵抗¹¹³。后来逃出中共掌控的西藏难民讲述，当时他们在人民公社的许多西藏人都已经忘了糖、酥油、茶和青稞粉的味道，为了活下去，甚至卖血换钱¹¹⁴。

中共成立的人民公社，也必须要维修所有的学校、医护所、地方企业体和地方工程等。当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需求提高时，也会让几所人民公社组织起来，共同完成任务。人民公社的人员，会被派去修筑民间和军事建设，提供及支援汉族定居藏地的一切需要，接受军事训练担任自愿民兵（几乎所有的男女都必须积极申请）。民兵其中的一项任务就是：注意是否有人想要逃到国外，亦或有人从外国进来。

111 Domogatskikh, 1962, p.168-170

112 Bogoslovsky, 1978

113 The PRC in 1974, 1977

114 Bogoslovsky, 1996; Tenpa Soepa, 2008, p.133-134

不过，人民公社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提供粮食和服务给中共解放军驻地军营。可是在中共的宣传式新闻报导上，变成这些都是西藏人民对解放军的支持与热爱¹¹⁵。「热爱」的表现，就是西藏人民自动自发为解放军耕种、收割解放军的田地、赠送解放军青稞粉、烧材、运送水还有让出自己的房屋及提供驼兽等。在需要的时刻，这些被中共解放军从「封建农奴制度解放出来」的人民，还会兴奋地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

在农民收割期间，解放军提供的「帮助」，是将收割的谷物没收载走，农民被迫只好摘采高原本来就稀少的野食充饥，例如，野生植物的根茎。没收农民辛苦收获的农产品往往会导致突发的骚乱¹¹⁶。例如，1969年定日县中共汉籍干部将本就歉收的农作物全部拿走，激怒了当地西藏农民，将他们毒打一顿后，逃往山上。后来，当地政府承诺不追究，但是他们回来后，还是有60人遭受拘押判刑。

作为比对，让我们回顾一下，现今中共对西藏神权政治体系的抹黑宣传¹¹⁷：「为了有土地可以耕种，农奴必须要为地方官府、喇嘛、行商马帮、军队、西藏政府的马队提供人力和驼兽。免费提供住宿、食物和饲料，充当乌拉差役，缴纳地方政府的税金。还要为寺院和佛学院搭屋盖房，在地方政府的命令下提供免费劳动，例如收割农作物、制作酥油、捡鸡蛋、制作藏币、藏银圆等。总之，旧西藏的地方政府官员有绝对的权力，强压人民劳役」。

事实上，中共所谓的旧神权体制的西藏历史中，从未发生过饥荒。但是，因为中共大量种植非西藏传统农作物的外来品种冬小麦（不适合西藏气候），加上为驻藏解放军强征西藏食粮，还有强迫牧民放弃传统游牧，集体定居等

115 Bogoslovsky, 1978

116 Bogoslovsky, 1978

117 The essence of feudal serf system...

的种种不良施政，才导致西藏出现饥荒¹¹⁸。

此时，解放军依旧被遣送各地，如火如荼地推动毛泽东思想，即使当时中共政府必须准备战争、面对饥荒和自然灾害。「苏维埃叛徒修正主义集团依旧和中国人民为敌…不管你们有多少人，不管你们还有多少同党，我们一定会坚定地、彻底地、完全地歼灭你们…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日日夜夜，这类的口号和宣传笼罩着西藏人民的生活¹¹⁹。

1960年代，中共在中苏边界故意挑起了数百起冲突事件。其中最为有名的是1969年的珍宝岛(Damansky Island)事件，导致苏联60名官兵被杀，100多人负伤¹²⁰。1991年中苏双方签署协议，珍宝岛正式归属于中国，为了彰显解放军的功绩，中共军方还特意在岛上盖了一座「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纪念馆」。

中共领导层深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决定发动「反修正主义」保卫战。所有搬运货物的车辆，都被军方征收，以备作战使用，导致西藏的日常消费供应链无法运作¹²¹。中共官方向民众宣称这是为人民「备战、备荒」。于是1970年代西藏的大部分民众都被动员加入「挖深洞、广积粮」运动。许多的工作队投入修建隧道和防空洞，中共还在拉萨强征数百民众到附近山丘挖地洞，在乡村地区征召及训练民兵备战¹²²。为了备战，中共当局下令西藏人民公社增产谷物，储备战争食粮¹²³。

1976年中共完成了西藏各地成立人民公社的工作。任荣在中共西藏自治

118 Tibet under the Rule of Communist China, 2001

119 Down with the new kings

120 Mar, 1969; Losses in Soviet military…

121 Tibet under Chinese, 1976, p.124

122 Shakya, 1999, p.376

123 Bogoslovsky et al., 1975

区 1977 年度第一次会议上报告¹²⁴：「西藏自治区…全区已经实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生产集体化，农牧民私有土地变更为公有制的集体土地。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开辟了西藏革命的胜利之路，带领西藏人民沿着革命正确的道路走向新的胜利」。

中共为了确实掌控西藏，1971 年 8 月 7-12 日在拉萨举行第一届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¹²⁵。会中选举出，56 名党委和 16 名常委。第一书记当然是汉籍干部，西藏军区第一政委任荣当选为第一书记。书记共有六名汉籍干部和三名藏籍干部。整个中国被划入不同军区，西藏隶属四川军区，中国共产党党委会是地方政府当局，第一书记任荣代表的是西藏最高权力机构领导。1972 年 6 月共产党党委会议分别在拉萨、日喀则、昌都和那曲举行¹²⁶。随即，在西藏各地展开鼓励藏族申请加入共产党运动。为此，中共新华社还特别报导从 1972 年 6 月到 1974 年 6 月间，西藏自治区已有超过一万一千名民众加入共产党（绝大部分是藏族）。

1970 年代初，中共开始重启教育体系，到 1975 年西藏自治区有 4,300 座小学，30 所中学及 2 间大专院校。1971-1975 年间共有 1,200 名藏族学生被送往中国内地就读大学。中共政权对藏族的教育方针，著重在深植意识型态，洗脑年轻藏族，效忠中国共产党。试图彻底减弱年轻藏族的藏语文能力，年轻藏族的语言变成「半汉半藏形式」，最终让藏语文变成死语¹²⁷。同时，戏院和军方的文工队也重新开始在全国各地放映和表演，藏医学校也开始招生¹²⁸。重新开启商业活动，各行各业再度出现各地。开始建设机场、工厂等，

124 Bogoslovsky, 1996, p.8

12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2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27 Smith, 2008

128 Blondeau and Buffetrille, 2008, p.227-228

特别着重在修筑道路，到 1975 年所筑道路长达 16,000 公里。强迫被「解放」的民众们，在运送和修筑的工作队进行劳动¹²⁹。例如，中共动员了一万名藏族牧民到林芝 (Linji) 盖建工业区。

千年来，西藏人民一般视拉萨城为佛教「圣地」或「净土」。不过，中共总是对外宣传：「拉萨是剥削人民的旧西藏政府、贵族和寺院三大领主的天堂，是劳动人民的地狱」。于是，中共将拉萨进行一番改造，建造水力发电厂、羊毛厂、水泥厂、汽车维修厂、体育场、戏院、剧场等，把拉萨的北方和东方郊区建设成工业区。最后，拉萨变成了平庸的社会主义小镇。

中共调派大批汉族劳工到西藏工地和矿场工作，1970 年代初总人数达到十万人。同时，中共亦鼓励汉族移居到西藏。其中二例是，中共发起一项鼓励退伍士兵移居到少数民族地区的运动，以及鼓励大学毕业生为了「解放农奴」抛头颅、洒热血，移住西藏「贡献一生」¹³⁰。汉化政策持续在少数民族地区运作，其中一项是，结婚申请受到控管。根据西藏难民口述，在西藏，汉族男人可以娶藏族妇女，但是，藏族男性不可以娶汉族女性。在政府机关任职的藏族男性可以娶藏族妇女为妻，但是，任公职的藏族女性不可以嫁给非公职的藏族男人。甚至，还有很多的藏族妇女，被迫嫁给汉族¹³¹。

1970 年，文革小组成员之一，被选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与毛泽东生出嫌隙后，双方就此分道扬镳。1971 年他搭机逃离中国，不幸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机。1973 年 8 月，中共在北京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中宣布林彪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一个阴谋家、叛徒、反革命份子等，将文革过激行为的罪责推给他。随后，中共发起一项新政治运动「批林批孔」，批判林彪和孔子。毛泽东批判孔子的「上下尊卑」、「三纲

129 Bogoslovsky et al., 1975; Bogoslovsky, 1978

130 The PRC in 1975, 1978

131 Rakhimov and Bogoslovsky, 1972, p.142-148

五常」、「君君臣臣」等的批儒思想，都被信仰毛泽东的群众组织尊奉及引用¹³²。1973年过后，几乎是同时，与中国的前统治者尊崇孔孟思想的国民党不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开始赞扬「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帝¹³³。许多赞美毛泽东如同秦始皇般的文章络绎不绝地出现在报章杂志。毛泽东非常自满自己的集权统治、用枪杆子夺取中国政权、用斗争暴力治理中国内政，以及以武力侵略、恫吓邻国等的政治手段。那些年间中共媒体特别赞颂中国古代战将讨伐蒙古族的祖先匈奴的英勇故事¹³⁴。反之，严重批评儒家主义者与游牧外族的互不侵犯和平联盟，因为那是「分裂主义份子的政治联盟」。他们强调自古以来，匈奴族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这个新运动被文革小组的御用学者拿来与敌人对弈。在少数民族地区，他们特别强调汉族与非汉族的「一致团结」，积极进行阶级斗争，文化革命是让边疆地区现代化的救星¹³⁵。在西藏地区，此项新政治运动口号是：「孔子、林彪和达赖喇嘛都是同一个寺院出来的喇嘛」¹³⁶。并强调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他的党羽都是「外部危险份子」，而十世班禅喇嘛和他的支持者都是「内部的危险份子」。尽管，当时班禅喇嘛已经被囚禁了五年。

当时，西藏游击队持续在运作活动，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游击队都是由美国CIA组织培训及赞助。有数千名的游击队员是各个西藏地区自行组成的独立部队。他们攻击中共士兵、政府官员、破坏军事通讯系统及设施等。超过上千名的中共兵士及干部被杀或负伤。例如，1966年末到1967年初，西藏自治区爆发一场七千多名藏人对抗地方政府机关的抗暴事件¹³⁷。1968年6月

132 Yurkov, 1981, p.4

133 Wang Ming, 1975

134 Tikhvinsky, 1979, p.196-198

135 The PRC in 1974, 1977

136 Shakyā, 1999

137 Bogoslovsky, 1978

初超过三千名民众在 Sophu、Chumai、Jiangba 和其他藏区示威抗争，有二百多名中共干部被杀。在 Geji 和 Tsalamo 有超过千名民众攻击中共解放军还杀死了三百名兵士。8 月驻扎在西藏南部的解放军遭到攻击，250 名兵士被杀，9 辆军车被烧毁。10 月，饥饿的群众强夺日喀则的谷仓，导致 100 名兵士及许多藏人死亡。10 月初，有七个县数十名兴建人民公社的工人被杀。1968 年底，Jage 和 Wangring 地方的二千名牧民攻击了军队和县政府机关，导致一百名兵士和干部伤亡。

1969 年尼木 (Nyemo) 县一位名叫赤列曲珍 (Trinley Chodron) 的尼师向人宣称，一只从达赖喇嘛处所飞来的神鸟，告诉她要赶走中国人。她号召了一



群农民，各自拿着刀和茅等武器，攻击县政府机关。起义行动瞬间蔓延了 18 个县市，一些人宣称自己是格萨尔 (Gesar) 的一位女神转世。抗暴民众杀死了中共官员、干部以及与中共合作的藏族干部。后来，抗暴的群众一些被处死，一些被斩断手，这些证据照片都被展示在尼木烈士陵园陈列室。坎诺 (Gyenlog 造总) 利用农民起义抗争，意图消灭良泽 (Nyamdrel 大联指) 的干部，建立自己的

政府。农民抗暴起义不久就被解放军镇压住，赤列曲珍和她的 15 名支持者被绑至拉萨公开处决¹³⁸。如今，这个事件是有据可查。可以说，这是一起农民的民族与宗教自决解放抗争。正如茨仁夏加 (T. Shakya) 指出，文化大革命意图消灭藏族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思想价值，才引起的一连串农民抗暴。

1970 年 5 月 1 日，麻江宗 (Majiangdzong) 一支 200 匹马队分队和汽车仓库遭到破坏，拉萨到日喀则的电信线路被剪断¹³⁹。游击队掌控了麻江宗 (Majiangdzong) 和尼木宗 (Emodzong) 地方数天。当地的农民抢光粮食局和所有的农具。1970 年 5 月，八百名藏人包围并攻击拉萨西郊的大军事驻防地，杀死了 150 名士兵。从 1962–1970 年间一个由 12 人组成的游击队不定期地袭击印度、不丹和尼泊尔与中国的边境地区。他们被捕后，四名游击队员被处死，其余则被判 6 至 20 年的有期徒刑。1970 年夏天，西藏西南部发生抗暴起义，约一千名中共解放军被杀¹⁴⁰。抗暴起义遭到镇压后，中共处死了 124 名藏人。同年间，东藏的藏人反抗人民公社的设立。对抗的民众攻击守备微弱的军输局和岗哨。

1969 年底到 1970 年初，解放军在西藏各地进行大规模逮捕、审判和处决¹⁴¹。坎诺 (Gyenlog 造总) 被军方保守派压制，同时民族自决运动和藏人的反抗运动也一并受到中共镇压。1970 年 1 月拉萨群众大会上，9 名地下组织的西藏青年男女高喊「为西藏独立战斗」后，随即遭到军方枪杀。同年夏天期间，日喀则有 25 名藏族也被枪杀死亡，另有多人被判 20 到 30 年有期徒刑¹⁴²。同年 2 月，拉萨民众集会上，有 13 人被枪杀，而其他地方被杀的藏人，

138 Goldstein et al., 2009; Shakya, 1999

139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40 Bogoslovsky, 1978

141 Bogoslovsky, 1978

142 Bogoslovsky et al., 1975

都不低于 20 人¹⁴³。1970 年 10 月，有 20 名年轻藏族在拉萨遭到公开处死，家属被命令在一旁观视，还被迫要向政府当局道谢。

各处民房的墙壁上，贴着政府的政令，传单上图文并茂地写着罪犯的刑罚和「罪行」：破坏企业组织、阻碍公社运作、帮助难民等¹⁴⁴。为了破坏西藏游击队运动，中共禁止藏人活动及居住在印度、尼泊尔边境一百英里内。同时，中共从中国增派军队，1970 年初人数增加至 40 万人¹⁴⁵。

毛泽东的权力是来自战争，同时也是因为有共产苏联的扶植和援助。毛泽东依样画葫芦将毛式社会主义革命输出到印度、缅甸、尼泊尔、不丹、秘鲁、菲律宾和其他许多国家。毛泽东说¹⁴⁶：「中国不但要成为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也要成为支持世界革命军事和技术的援助中心，中国必须提供他们武器，现在，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给他们武器…中国必须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军械库」。之后，造成外国数十万无辜民众受到毛派武装革命地下组织的荼毒。中共提供印度那伽 (Naga) 和米佐 (Mizo) 部族武器，帮助他们在印度进行武装分裂运动。1970 年至 1980 年代，他们的领导人在北京的共产党党校学习，他们的武装兵士在中国受训¹⁴⁷。受到外国的启发，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一致谴责西藏的反抗运动是受到外国的煽动。

虽然，国际法上，对抗外来的侵略者、殖民者和侵占领土者的游击武装运动是合法的行为。根据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公约附件第 43 条一项：「冲突一方的武装部队人员是战斗员，任何被敌方俘虏的战斗员皆是战俘。此类武装部队需是有组织，由一个为其部下的行为向该方负责的司令部统率，并受其内部纪律制度约束，该制度应强制遵守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

143 Khetsun, 2008

144 Bogoslovsky et al., 1975

14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46 Maoism without Embellishments, 1980, p.218

147 Shakya, 1999, p.516

则」¹⁴⁸。然而，那些起来革命的民众，并不属于这项原则，因为他们是与统治自己的政府作战，而不是外国人。

美国与中共缔结经济关系协议后，就停止对西藏游击队的一切援助项目。毛泽东曾谴责苏联和美国改善关系，而今，他却与西方帝国主义龙头关系紧密，还开始和日本、西德建立友好关系。1971年7月，为了安排美国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国务卿季辛吉经由巴基斯坦秘密访问北京。1972年7月8日，周恩来和美国国会议员伯格（H. Boggs）和福特（G. Ford）会面后，共同声明：「现今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很重要，因为它是和平与稳定的保障」¹⁴⁹。

和中共建立关系后，美国背弃了西藏，如同英国之前做的那样。根据美国的解密文件显示，美国帮助西藏的主要目的是在外交战略上给中国施压，并没有要帮助西藏独立，所以也没有给予实质上的帮助¹⁵⁰。最终，美国停止给西藏游击队任何支援，以至于失去了木斯塘王国（Kingdom of Mustang）内的游击队总部。1974年7月，达赖喇嘛录制20分钟的录音带，呼吁西藏游击队放下武器¹⁵¹，寻求和平的方式，争取自由。对许多游击队员而言，人生如同戏剧般地转变，也有少数几人选择自杀。西藏武装游击队从此解体。

文化革命开始以来，1970年代，首次允许经过筛选的外国记者访问西藏¹⁵²。从那时起，西方媒体再次充斥了西藏相关出版物，其资料源头皆来自中共官方¹⁵³。所有在西藏旅行的外国记者，都必须依照中共安排的行程旅游和紧随的「导游」，访问各处已排练好台词剧本的藏族人士¹⁵⁴。于是，「农奴」、「被封建领主凌虐的奴隶」、许多「西藏悲惨世界」故事，还有「共

148 Additional 1st Protocol...

149 Koloskov, 1977, p.210

150 Questions pertaining to Tibet...

151 Strokan, S. "Most living Buddha..."

152 Smith, 1996

153 French, 2004, p.373

154 Iliin, 1978

产主义下幸福的西藏」等，这些被中共刻意捏造的西藏伪历史、文化和事实，再次被传播到西方世界。1950年代开始，共产党御用记者（例如，A. L. Styong, V. V. Ovchinnikov, A. T. Grunfeld, M. Parenti 等）和媒体，就开始替中共传播不实的报导。虽然这类「学术堕落」在1980年代几乎已经消失。但是，他们又再度开始行动。他们小心翼翼地在西藏民间故事、神话、民俗、特殊风俗和习惯中，找到任何一丝有关旧西藏的坏事，拼成大杂烩，加油添醋地对外宣传¹⁵⁵。最近，这类宣传也重新出现在前苏联。

近几十年来，西藏的人道主义援助都是由私人和非政府组织(NGO)提供，例如，社会和资源开发基金、西藏研究所等。1959年到1992年西藏流亡政府、印度政府和国际赞助人已经投入15亿印度卢比以上，在西藏难民教育上¹⁵⁶。西藏流亡政府将预算的65%支付在西藏儿童教育，不包括培育僧侣的高额费用。西藏流亡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是西藏难民的捐款，其中有很多人都是成功的商人。中共和他的共产盟友一直仔细地在侦查，西藏流亡政府的钱从哪里来，又用在何处¹⁵⁷。然而，西藏流亡政府是合法政府，自然可以接受自己人民和外国的捐献和赞助。

许多西藏学校设立在印度和尼泊尔。印度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设置了藏医历算学院、西藏文献图书馆、西藏表演艺术学院以及西藏文化保护中心。印度其他城市也纷纷设立西藏文化中心。年轻的西藏难民开始接受现代高等教育包括大学，也举办会议、研讨会和其他活动。1970年代西藏流亡政府开始针对境内西藏人民进行无线电广播，向他们揭露中共大量的谎言和暴行，以及他们统治西藏的非正当性，还有鼓励西藏人民争取自己的民族权益等等¹⁵⁸。

155 Schrei, J.M. A lie repeated...

156 Tibet: the Truth, 1993

157 Baker, M. 2007

158 Champion of peace...

中共当局如今还是刻意隐瞒在西藏进行的文革和西藏人民的武力抗争行动。后来连毛泽东也承认西藏的文革有缺失，他说：「七分好，三分有错」。有趣的是，1949年他对西藏工作下的指示是：「多少成果才算是达到成功的目标呢？三成还是七成？不可以过少，也不要过多」¹⁵⁹。1956和1957年毛泽东评论史达林的革命运动是七分好，三分错¹⁶⁰。1958年7月31日毛泽东向赫鲁雪夫(Khrushchev)分享他的见解：「如同史达林的十根手指，烂掉了三根」¹⁶¹。1973年12月15日他发现七分好，三分差也适用于邓小平。毛泽东死后，而今中共也评论他是七分功，三分过¹⁶²。这些相同的说法，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或许在数字学上，这是最「明智」的自我评估。

同时，也有其他的数字值得关注。西藏流亡政府内部资料显示，从1949年到1979年有120多万藏人因政治压迫、包括在狱中死于酷刑和饥饿等的非正常死亡，而这个数字并不包含因酷热和热带病菌，大量死于印度难民营的西藏难民。不过这个数字也有其他学者提出批判¹⁶³。

中共官方对外声称西藏人口在「和平解放」时，只有一百万。现今，已经超过230万，所以不可能有120万的死亡数字¹⁶⁴。不过，这是不正确的。中共官方的人口数字只限于中共圈定的西藏自治区（卫藏区），而120万的藏人死亡是指自古西藏传统领土，即西藏三区的藏人死亡数字。

西藏流亡政府参照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算出整个西藏总人数，再计算出被杀害的总人数。1959年11月中共圈定的西藏自治区总人口数是1,273,969人。不过，大多数的藏族人口居住在被中国邻近省份并吞的康区和

159 Mao, 1966, p.121

160 Rakhmanin, 2005, p.118-119

161 Zubok, 2001(1), p.118

162 Mao Zedong. On Deng Xiaoping...

163 Sautman, B. How repressive...

164 The one who expresses interests of the Tibetan people...

安多区。康区之前被划分成前西康省时的藏族人口有 3,381,064 人。被划入青海省、甘肃省的安多区藏族人口有 1,675,534 人。由此，总计出藏族的总人口数为 6,330,567 人¹⁶⁵。1959 年的人口数据来自于 1953 年中共官方的人口普查（再下次的人口普查是 1964 年）。然而，他们对西藏的解释，有以下不准确之处。

这是中共官方 1954 年出版的 1953 年人口普查¹⁶⁶。中共这份表格内的少数民族人数，藏族总人口是 2,775,622 人。各省人口分布表中的「西藏和昌都（卫藏区）」（后来的中共西藏自治区）的总人口数是 1,273,969 人，西康省 3,381,064 人¹⁶⁷。青海省 1,676,534 人¹⁶⁸。这三地总计和为 6,331,567 人¹⁶⁹。但是，这里面的人口数，并不是只有藏族，还有其他的少数民族。所以，中共说在西藏流亡政府的资料中，藏族的人口数，被夸大了。

中共提出的数字，通常都是很低的，要如何才能让人们很容易就同意呢？有可能是，依据这些省份少数民族的分布，而进行的推断。他们应该不是采用 1953 年的数据，而采用最近的数据。虽然，人口变迁超过 47 年，加上人口普查依不同普查方式和不同时间是更会提高误差。但是，这些误差不可能高于其他可用的推断。

依据中共 2000 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藏族占据西藏自治区人口的 92.8%，但是 1959 年之前，除了藏族几乎没有其他的民族居住在卫藏地区。所以，1953 年中共在「西藏和昌都（卫藏地区）」的普查人口数 1,273,969 人，应该都是藏族的人口数。此外，青海省的藏族人数比例是 22.5%，前西康省的四川西藏地区藏族人口比例是 65.22%。如果依照这个比例，来计算 1953 年青海

165 Tibet: the Truth, 1993

166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e...

167 In 1955 included into Sichuan as several Tibetan autonomous units

168 The quoted source states 1,676,534, and not 1,675,534

169 But not 6,330,567

和西康的总人口数，那么藏族人口数分别应该是 2,205,130 人和 377,220 人。

20 世纪初，安多地区的藏族人数估计有 50 万人¹⁷⁰。1993 年的「青海省年鉴」中报告 1957 年青海省内的藏族人口是 513,415 人，但是 1996 年的年鉴中记载 1957 年的数字却是 486,269 人¹⁷¹。明显地，上面计算青海省的数字，有些低估。由于大量汉人移民来青海，导致到 2000 年时，藏族在青海省的总人口数百分比下降。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前西康省，其总人口数比例也被拉低¹⁷²。如果我们用这个低估，加上中共的西藏自治区人口数的 1,273,969 人，可以得出 3,479,099 人。所以，藏族的人口数，不是中共在 1953 年人口普查后，宣称的 2,775,622 人，而是更多。此外，事实上，我还未算上甘肃和云南省（2000 年那里有超过 50 万藏族人口）。所以，我们可以得出，1953 年藏族的总人数应该是 3,479,099 人以上。

如同前面所述（参第六章），根据贝尔（C. Bell）¹⁷³和柯兹洛夫（P.K. Kozlov）¹⁷⁴的估计，20 世纪的前几十年，藏族的总人口数大约在四、五百万。这个数字应该很接近。加拿大国防部一份 1950 年 10 月 6 日的机密文件中也报告了相近的藏族人数。里面的报告指出西藏自治区成立前的藏族人数大约在 1.5 至 2 百万，西康和青海省有 2 百万藏族¹⁷⁵。总计约 3.5 到 4 百万。这些数字和我所计算的，大约是一致。加上，他们不认为 20 世纪初西藏人口有减少¹⁷⁶，但是，人口普查时低估了人口数字。1953 年整个西藏藏族居住地区并没有发生重大事件可以将人口减少近两倍。与此相反，从 20 世纪初到 1950 年，人口数应该会呈现自然成长。所以，1953 年藏人的总人数估计应该是

170 Kozlov, 1923, p.413

171 Sautman, 2008, p.240

172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173 Bell, 1992

174 Kozlov, 2004, p.35

175 Secret: CTC releases documents...

176 Quoted in Yan Hao, 2000, p.14

四百万人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前三次（1953年、1964年、1982年）的藏族人口普查数字并不准确。因为，调查是依据户籍纪录本和勘查结果¹⁷⁷。中方的文献记载：「人口普查不是直接在西藏和昌都地区进行调查，而是当时达赖喇嘛的西藏政府做出的粗略估计，传达给中央政府的人口数字」¹⁷⁸。此外，中共的一个部门，在不同时间，造作不同数字。如同我上面所提的青海省年鉴中不同的数据一样。前西藏自治区（卫藏区）1953年的人口普查数字是127.4万人，1959年减少到118万人¹⁷⁹，1991年更减少到105万人¹⁸⁰。他们刻意「减少」数字，难道不是为了掩饰自1959年来被大屠杀的藏人人口数字？

西藏流亡政府数据资料：1949-1979年，中共占领西藏期间受害的藏族人数图表¹⁸¹。

死亡原因	卫藏地区	康区	安多区	合计人数
狱中刑罚	93,560	64,877	14,784	173,221
处死	28,267	32,266	96,225	156,758
战争	143,253	240,410	49,042	432,705
饥荒	131,072	89,916	121,982	342,970
自杀	3,375	3,952	1,675	9,002
殴打	27,951	48,840	15,940	92,731
合计人数	427,478	480,261	299,648	1,207,387

上表的数字是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官方资料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分析得出。西藏流亡政府特别委员会对难民进行全面查询。主要的证据来源是，那些生活在西藏地区目睹悲剧，逃亡成功的幸存者。

但是，也有人口统计学家，不认为这项调查数据是准确的。依据他们的说法是，问卷调查得出的结果，不能算是正确，特别是因为西藏流亡者出于

177 Yan Hao, 2000

178 China, Tibet-facts and figures 2005...

179 Shaky, 1999, p.504

180 Sautman, 2008, p.240

181 Tibet: the Truth, 1993

政治原因，报告了夸大数字¹⁸²。然而，也可以说，由于对中共的恐惧，逃亡出来的西藏难民，反而提供了最小的数字。所以，难道就可以无视所有西藏难民的证词。这种策略通常用于被否认及掩盖的大屠杀事件，因为无法取得下屠杀令的完整文件，加上很多相互矛盾的证词，所以无法精确地确定伤亡数目。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和德国的伤亡数目，仍旧存在争议，还有许多国家的死伤人数，也无法准确估计。

其中，法兰奇 (P.French) 在他的著作中提及，他查阅了达兰萨拉提供的档案文件后，并不支持 120 万的死亡数目¹⁸³。因为一些档案有重复，一些档案无法找到。有些同一事件，因不同人的证词，人数上有些出入，而且女性的死亡数目过低。但是，作者从未公布过参考数据和计算的完整修订版，似乎，他提供的信息不允许旁人估算出错误的顺序。法兰奇认为主要的缺点是，统计数据显然包括随机数字，而且有些数据重复出现，此外，西藏北部和东部一些人口稀少地区的死亡数字高得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这些是问题点，似乎并不重要。因为事件发生的地点在中共掌控的西藏内陆，消息被封锁，外界无法得知，只能藉由屠杀事件中，逃出的难民口中知道大约数目。如果怀疑为什么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会有那么多人死亡？虽然逃亡的原因各有不同，许多逃出的难民也提到，为了躲避解放军，他们只能由人烟稀少的路径逃亡。此外，1982 年西藏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男性人口比例的增加，异常高过于其他西藏地方和中国内地¹⁸⁴。其原因是，大屠杀事件经过 20 年后，明显地显示出抗暴起义（男性）死亡惨重的结果。也可以清楚解释，法兰奇认为难以置信的问题点。法兰奇认为，藏族死亡人数只有五十万（不过，他的计算方式，也不合乎统计学）。虽然，他采用了中共的藏

182 Sautman, 2008, p.238

183 French, 2004, p.408-414; French, 2008

184 Norbu, 2003, p.612

族总人口数字（约 250 万），不过，反而证明了，中共屠杀了 20% 的藏族。

其他也有些专业或非专业著作估计，藏族的死亡人数，范围从六十万人到十万二千人¹⁸⁵。以苏联为例，他们依据中共提出的数据，分析推论出藏族的死亡人数在总人口数的 10% 以上¹⁸⁶。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不同的计算程式，竟然得出令人玩味的结果¹⁸⁷。主张藏族死亡人数远低于 120 万的学者，不论其计算方式出来的结果有多不同，不论其中包含多少臆测，他们都体认到，他们的计算方式不可能成为，1953 年到 1964 年间藏族死亡人数的计算方式，因为那是超乎常理，超乎人类的所能想像的悲惨壮烈及残酷和可怕。

严浩 (Yan Hao) 在他的研究学科领域及年度 (1953-1990 年)，他根据中共的数据资料，计算出 1953-1964 年藏族的人口增加率是负 9.87%¹⁸⁸。这是表示，西藏的总人口数从 277 万 5 千下降到 250 万 1 千，减少了 27 万 4 千人。但是，在 1982 年藏族总人口数却上升到 384 万 8 千人（正常成长 53.86%）。严浩认为主要的死亡原因是因为战争和饥荒，而不是西藏流亡政府认为的民族自尊抗争。很遗憾地，他并未提及藏族在饥荒时期、民主斗争时期和民族自尊抗争时期的死亡率。

可是，西藏饥荒并不只有发生在 1964 年前，也发生在 1968-1973 年间。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1964 至 1982 年间的 18 年，人口不可能会有超过 1.5 倍这么惊人的成长。更不可能在大饥荒之后，1973 到 1982 年的 9 年间，有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长。所以，问题在于，中共发表的西藏总人口数过低（直到 1982 年），还有解放军入侵西藏后藏族的大量死亡，这二项被隐满的事实，

185 Source list...

186 Iliin, 1978

187 Yan Hao, 2000

188 Yan Hao, 2000

造成后来藏族总人口成长数字计算出来的结果，总是不合乎逻辑和非自然。所以，严浩的藏族人口计算结果，也无法反驳西藏流亡政府提出的数据。

还有，如果我们把 1953 年藏族的总人口数，设定在四百万人，那么依据不同的计算方式，非自然死亡人数差距大约在 3-30% 之间。不过，有趣的是，那些认为藏族只有「小小的」伤亡（人数从一百到几十万）的学者们，也承认 1953 年西藏总人口数为 280 万的数字评估，是过于低。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共发表的数据，1959 年青海藏族总人口数为 477,994 人，到了 1963 年人数为 408,132 人，下降了 14.6%¹⁸⁹。这个下降不只是饿死、战死和坐牢死，还有迁移。二万名安多人迁移了。针对此事，沙伯力 (B. Sautman) 的总结报告说，安多有二万名藏族饿死。而这数目比西藏流亡政府公布的数字（参前面图表）还少了五倍多。沙伯力的说法是，西藏人比起非西藏人的饥饿情况更不明显，主要原因是，他们居住在人口稀少的村镇，而经济可以快速发展（指大跃进）的地区，通常是人口密集地。他们之所以会受到这么严重的影响是因为，他们以物易物的传统所致。此外，还有一些安多人移居到甘肃省。他认为死亡人数应该是从 1953 年算起，而不是 1959 年。事实上，饥荒也发生在 1963 年之后。还有，卫藏地区没有饥荒是不正确的，虽然他说他是依据中共 1958、1959、1962 和 1969 年的人口统计得出的结论。不过，中共 1953 年的藏族人口普查后，再下一次的藏族人口普查却只有 1964 年。

另有一个研究调查显示，青海（安多区）饿死的藏族有九十万人。四川省（包含康区）有九百万人死于饥荒，尤其藏区特别严重¹⁹⁰。与中共当局友好的十世班禅喇嘛十分清楚藏族的情况，他上书说，西藏 10-15% 的人口，遭到

189 Sautman, 2008, p.241-242

190 Blondeau and Buffetrille, 2008, p.89

逮捕¹⁹¹，其中一半以上已经死亡（参第八章）。光是在西藏自治区（卫藏地区），从1959年到1962年就有6万4千到9万6千人死于狱中。班禅喇嘛所说的死亡人数与西藏流亡政府提出的数据非常相近。凡是，班禅喇嘛呈上的文件资料等，事先都是经过中共统战部门检查通过的。1961年1月他上呈一份报告文书给中共中央委员会，被收下了¹⁹²。所以，根本没有理由怀疑其正当性。

虽然，也有一些怀疑论者说，没有压倒性证据，特别是发生在西藏。伯伦蒂 (M. Parenti) 则认为驻西藏中共解放军太少，根本不可能¹⁹³。或许，他不知道可以将敌人一点一点地消灭，分批地，将一小撮人，送往劳改营，死了一批，再送一批，既可瞒天过海，也可灭尽敌人。另外，沙伯力 (B. Sautman) 也提出一些论述，说明为什么不接受，有17万5千人死于看守所¹⁹⁴。不过他的说法也是令人无法信服。他的说法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藏族比非藏族，被囚禁的比例更多，以及在狱中受到更不人道的折磨及刑罚（为什么不是呢？西藏遭到解放军全面镇压，而不是中国境内，西藏僧侣数的比率最高，所以可以推断被囚禁的比率会高出寻常。还有难民们的证词中，一致都表示在狱中受到严重歧视和凌辱）。从1950年到1979年，每年至少有11万6千名藏族被囚禁，这是总人口数的3%到4%。假设，那些年间，被囚禁的藏族有50%以上，死于死刑、严刑拷打、自杀等，就可得知被关入监狱的人数约有54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0%（中共对西藏进行大镇压行动，摧毁了许多藏族家庭，这就不是不可能了）。中共中央主导的政治活动造成的牢狱和死亡，在西藏造成的影响比起中国内地更轻（这也不是真实的，「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地席卷全藏）。假若，藏族在狱中的死亡率和中国内地一样，则藏族的

191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

192 Panchen Lama, 1997, p.xv-xvi

193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194 Sautman, 2008, p.245-246



被毀於毛泽东时代的色拉寺周围的寺殿 (Jose Ignacio Cabezon 许可)。

死亡人数将会在 7 万 5 千和 10 万之间 (但是, 如果死亡率更高的话呢?)。

很多学术报告都指出, 西藏民主改革导致藏族巨大的死亡。正确的资料数据, 都在中国, 只不过那些资料数据不可能让独立的学术研究者翻阅。其他地方等级的资料又太笼统, 而且只有西藏流亡政府将他们印刷出来。虽然那些资料并不非常准确, 但是这



些依据事实的数据比起外面的推测更为正确。不论是 1953 年或是 1959 年，相对于大西藏三区的总人口数，西藏方面提出的数据似乎过高，而中共官方所提出的数字又是过低。

必须强调的是，中共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的不只是整个西藏三区，还有整个中国。一个世界伟大的汉族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众多伟大的文物、多少的文化遗产、不朽的艺术和建筑杰作等人类伟大的遗产受到巨大的摧毁。众多杰出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中国传统技术制作家，还有各宗教信仰徒等，都受到迫害、殴打和辱骂，许多人受虐死亡。

文革期间，6,843 座北京的历史城楼古迹被破坏了 4,922 座¹⁹⁵。2 百 35 万 7 千件的珍贵典籍，还有 18 万 5 千轴的传世画作及书法都遭到烧毁，此外，1 千多座的历史石碑被捣碎等¹⁹⁶。中国五千年来的贵重历史文物遗产和儒、道、佛家的品德文化教育等都被中国共产党摧毁殆尽。以往的温文儒雅变成了咆哮谩骂，敦亲睦邻变成了打家劫舍，大家闺秀变成了泼妇…活活地将一个文化古国变成了贪婪蛮横之邦。明朝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 1563-1620 年）的定陵被中共挖掘后，红卫兵将万历皇帝和他两位皇后的尸骨抬到陵墓前的广场，漫天烽火地批斗后，把尸体和陵墓内众多的珍贵文物一起焚毁。文革的混乱中，许多历史文物被偷或被毁。北京颐和园全长 728 公尺的长廊，其梁柱和天花板全部用「苏式彩画」装饰，总计有 1 万 4 千多幅彩画，也遭到红卫兵在画上上漆涂毁。部分的万里长城也受到破坏¹⁹⁷。

许多中国寺院都在 1966 年 8 月被迫关门¹⁹⁸，寺院的建筑物被红卫兵占据充当领导中心、宣传部门和住宿地。与此同时，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们也点

195 Jung Chang and Halliady, 2007

196 Usov, 2006, p.65

197 Usov, 2006, p.57

198 Kuznetsov, 2006

燃了破坏旧雕塑的「革命火炬」，将古老的佛菩萨雕像一尊尊地用斧头和棍棒劈毁捣坏。9月红卫兵前去广西省的「封建寺庙」将寺院的佛像和佛教文物、器具等一并焚毁，取而代之的是，在佛殿上高挂毛泽东的相片，佛桌上摆置毛语录。进驻清华大学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们供奉毛主席赠送的巴基斯坦芒果，舍不得吃，不久芒果开始呈现腐烂，他们就把芒果上腊。后来又有人想出，复制腊芒果，将复制的腊制芒果送给全国各地组织展览。于是展览腊制芒果的热潮席卷全中国，各单位纷纷将腊制芒果恭敬地请入玻璃镜框内，高高地供奉起来¹⁹⁹。

红卫兵破坏河南洛阳白马寺，这是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古刹，建造于公元68年。红卫兵将寺内一千年以上历史的十八罗汉陶制雕像捣毁，还烧毁了保存二千多年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及其他珍贵的佛像和经典。建于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天台寺（山西省代县）北魏太延年间的珍贵佛塑像和壁画完全被摧毁殆尽，自此，消失于世。云南瑞丽傣族的喊萨奘寺，这座富有傣族异国风味的寺院也遭到损毁。中共「革命小将」将五台山所有寺院的僧侣批斗一番后，将他们赶回原籍，还烧毁众多的手抄稿，并摧毁了六十座寺院及寺院内的所有塑像和佛经古籍²⁰⁰。西安的唐代石碑也遭受毁灭性破坏²⁰¹。一位四川女士描述1975年她乘坐汽船旅行，航行扬子江时：「沿岸都是残垣断壁的寺院、到处都可看到堆积在外的佛像碎块，还有各处被破坏成满目疮痍的古代圣地」。

孔庙、孔府、孔墓都遭到毁灭性破坏。陕西省周至县的楼观台是二千五百多年前老子写下道德经的地方，此处为道教圣地是中国最古老的道教宫观，其方圆十里内共有五十多处道教宫庙，包括唐太宗修建的宗圣宫等

199 Usov, 2006, p.150

200 Courtois, S. et al. The Black Book...

201 Gorbunova, 2008, p.148

古迹都被红卫兵破坏，许多道士都被送往人民公社从事劳动。如同西藏一样，这些被毁的寺院、道观等，被毁之前会有国家专业鉴定师等，将有价值的物品运走，其余的不是拿去熔化，就是用来铺路填墙等²⁰²。

新疆维吾尔族的古可兰经遭到焚毁，红卫兵又在毛拉 (Mullah 宗教师) 和乌力玛 (Ulama 神学士) 颈上挂猪头，游街示众。他们占据清真寺做养猪场，命令穆斯林吃猪肉。捣毁许多清真寺，并查禁许多伊斯兰典籍。

西方教堂也被关闭和破坏。尤其是，所有的东正教会都被关闭，牧师遭到迫害，其中有许多人被杀。1966年哈尔滨著名的东正教圣尼古拉天主教堂遭到拆毁。两处俄国人墓地的墓碑被挖出来铺置堤防道路 (1959年其中一部分坟墓早被搬迁到别处)，一些刻着俄文字体的墓碑，还朝上铺在堤防道上。

文革时代红卫兵在中国进行全面「抄家」，书画、古董、珠宝和宗教物品等都被搜刮和破坏²⁰³。光在北京一个月内就没收了 5,155 公斤黄金、17,260 公斤白银、5500 多万人民币、613,600 件古玩玉器珠宝等。中共中央宣称那些都是「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从 1966 至 1976 年有 52 万间民房住屋被征收。1966 年 10 月有 397,400 名都市居民被贴上「牛鬼蛇神」的标签，并被流放到偏远的农村。

中国各地，文革的刑罚、虐待的手法，总共大约有 50 到 100 种，有皮开肉绽、斩首示众、浇热油、刺指甲肉、碎十指、挖心脏生食以及小儿撕两半等恶魔般残忍酷刑²⁰⁴。例如，广西省发生过的刑罚是，将人绑在树上，在胸前割一小刀，将肝脏慢慢挤压出来切片，让众人将肝脏涮煮吃食，再用金属管插入死者脑内吸食其脑髓，然后，切下其肉烧烤食用²⁰⁵。还有，甘肃省曾

202 Jung Chang and Halliday, 2007

203 Usov, 2006

204 Usov, p.60-64; The Nine Commentaries, 2005, p.32

205 French, 2005

发生，将 50 个人绑在货车上，用刺刀乱刺，直到血肉模糊的事件。中国各省文革中使用的非人道酷刑约有从 50-100 种不等。

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族人民遭受的迫害比其他民族更加惨烈²⁰⁶。成千上万的蒙古族因为支持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而遭到屠杀，只因为中共怀疑该党试图与外蒙古合并，统一蒙古国²⁰⁷。根据中共官方资料，此事件有 346,000 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迫害，16,000 多人遇害死亡²⁰⁸。内蒙古自治区在此次民族肃清运动中，蒙古族死亡人数高达人口的 10%²⁰⁹。但是，实际上的数字远高于中共官方所公布的数字。大屠杀过后，中共将内蒙土地充公再分配，并移进大量汉族人口，于是蒙古族变成了内蒙古自治区内名符其实的「少数民族」。21 世纪初时，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人口只占 18%。

和西藏一样，红卫兵也在蒙古族的土地上进行一连串破坏、捣毁。污蔑践踏蒙古族的传统习俗、文化古迹、宗教寺院、书籍等，更强迫蒙古族人民学中文、背诵中共的政治洗脑手册「毛语录」。1966 年鄂尔多斯市 (Ordos) 内的蒙古重要国宝，蒙古族世代供奉近 700 年的成吉思汗陵及重要文物在红卫兵的打砸抢烧中被销毁一空，只有 3 个成吉思汗乘坐过的马鞍被蒙古牧民偷偷抢救出来²¹⁰。后来，这里被改成储盐仓库。

根据各类统计，毛泽东统治期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造成的总死亡人数，大约有三千万至八千万人²¹¹。其中，有二千七百万人以上死在监狱或劳改营²¹²，约有五千万人被送到劳改营²¹³。根据中共官方资料，文革时期约有

206 Blondeau and Buffetrille, 2008, p.73

207 Bache. 50 years of turmoil...

208 Usov, 2006, p.147

209 The Eight White Ordon...

210 The Eight White Ordon...

211 Pirman, K. Ignorance...

212 Jung Chang and Halliday, 2007

213 Courtois, S. et al., The Black Book...

一亿人受到影响，其中许多人发疯或是生病。但是，中共提出的数字，并没有真实的科学统计数据证明，真实的数字，事实上是遭到掩盖²¹⁴。毛泽东统治期间人民的死亡人数是中国、西藏和蒙古历史上的最高纪录。那个时代的中国年轻人学习到的教育都是暴力和憎恨。事实上，我们必须钦佩中国人民，毛泽东的中共集团并未能完全彻底拔除中国的文化思想。

第九章 结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亡，文化大革命也随之落幕。此时的西藏，就像被原子弹轰炸后的广岛一样，凄凉残破，死伤累累²¹⁵。西藏几近每家每户都遭到迫害及伤亡。毛泽东死后达赖喇嘛的代表团抵达西藏故土视察。他们发现：「没有看到一个快乐的人，也没有听到任何中共统治下的幸福故事，听到的都是遭受迫害及苦难的悲惨情境²¹⁶」。

毛泽东集团操纵人民的手法和希特勒集团类似。「在文革的火焰下，将个人特质和身份认同都焚毁殆尽。藉由集体生活，将人民训练成一个新的统一人格，他们唯一能崇拜的是活的神灵毛泽东主席和他所代表的伟大的祖国」²¹⁷。这位主席梦想将他的臣民心中的悠久文化历史传统，完全抹净²¹⁸。

中共占领者表面宣称和西藏人民团结一致。事实上，使用暴力和谎言「动员群众」，对西藏人民进行严刑拷打、谋杀、摧毁宗教和文化。中共在西藏建造中国式的产业、基础建设、农业、教育和医疗，中共宣传这是伟大的成就。事实上，西藏从一个拥有独特文明的国家，转变成中国的落后边缘地区。

214 Usov, 2003

215 Lukin, A. World view...

216 Norbu, 1999, p.280

217 Norbu, 1999, p.189

218 Jung Chang and Halliday, 2007

虽然西藏没有正式处于战争状态，但是从 1951-1976 年的「和平时代」，却是中共恣意消灭藏族灵性文明的主要时期。中共利用「再教育」和逼迫藏人汉化来灭绝藏族文明，最终导致各藏区死亡人口比率从 3-30% 不等。这是中共政府有组织的计划性屠杀。其中只有极少部分是红卫兵的自主行动，但是，绝大部分的迫害行动，都是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进行²¹⁹。而毛泽东掌控所有的斗争行动。

1948 年 12 月 9 日「防止及惩治危害种族罪公约」成为联合国大会第 260 号的决议内容，并于 1951 年 1 月 12 日正式生效。其中第二条危害种族的定义：「本公约内所称危害种族系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犯有下列行为之一者：(a) 杀害该团体之份子 (b) 致使该团体之份子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c) 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之生命 (d) 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之生育 (e) 强迫转移该团体之儿童至另一团体」²²⁰。

联合国的谘询机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在达赖喇嘛逃出西藏后，成立一个「法律调查委员会」去印度对西藏难民进行调查。他们的调查报告中指出²²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犯下种族灭绝行为，企图摧毁西藏宗教及民族特有的传统生活习惯等。调查委员会也提出下列证据证明：a) 中共政府禁止藏人进寺院礼佛或进行任何宗教仪式。b) 有计划地在西藏根除宗教信仰。c) 为了进行这项计划，中共解放军屠杀高僧大德，因为他们的存在对藏族而言，是一种信心和榜样。d) 中共政府强行将大量西藏儿童，送到中国境内唯物主义的环境中，让儿童完全脱离西藏家庭的传统宗教生活。

219 Jung Chang and Halliday, 2007, p.576 etc.

220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221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p.3,13-14

由于共产党集团国家也对其他民族国家做出类似的行为，故而无法反驳。总之，中共在西藏的行为被视为种族灭绝，因此，无论上述哪种人口折损估计都是可信的。

中共一方面强烈指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罪行，另一方面却极力隐藏自己所犯的罪责，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之一。这种从上层指导及产生的混乱，激活了人类本能的巨大黑暗面，形成真正的新社会主义者，其大脑内充满了毛泽东思想。

这是西藏及蒙古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面。从1966年开始，数世纪遗留下来的历史遗产，几乎都被摧毁殆尽。这是毛泽东和其政党所犯的罪责。如同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我们可以向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问罪，但是不能指责德国，同理，也不能指责中国人民和中国。

第十章

重建与现代化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⁰¹：「50年来西藏取得的骄人成就归功于，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集权领导人，分别在建设西藏的不同历史期间，所作出的最明智的决策和正确的领导」。现在已经清楚毛泽东时代治理的西藏。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西藏命运。

「伟大的舵手」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为主的「改革开放小组」夺下了中共政权。邓小平曾任西南军区政委，也是侵略西藏的战略决策者之一。中共的经济政策会议中，他说了一句中国古老谚语：「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在文革期间竟成为了被斗争批判的把柄。1978年他发起了要让中国摆脱政经深度危机的改革：「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下，以中国的现实结合科学，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这项改革发展，我们不得不放弃以前的某些观点，因为不同时代、不同的国情，在马克思的理论下，中国的国情，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⁰²。事实上，毛泽东早就预见⁰³：「再不久…整个国家必将被反革命份子掌控，那些死恢复燃的修正主义党徒，必将中国共产党导向修正主义，那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将再

01 Hu Jintao Full Text of Speech…

02 13th National Congress, 1988, p.63

03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70, p.20

度抬头了」⁰⁴。

此时，中国的民众都欢迎这项新改革开放政策。从此之后，全世界都很钦佩汉族所经营的大型私人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才开始出现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许多共产党员都是很成功的企业家。直到毛泽东死亡前，还如火如荼地对人民进行的共产主义特训教育营，如同泡沫般消失，走入了历史。

邓小平改革开放成功，主要是因为中国吸引了西方国家来投资，然后融入全球化⁰⁵。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建交，同年7月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规定双方互享最惠国待遇。从此之后，双方的关系发展良好，到20世纪末，美国已经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在日本之后），而中国是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投资来源。2005年中国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已达50%。

这些外贸关系国，发挥了很大的助益，让中共能够再次在中国巩固政权与建立权威。当初，如果没有共产苏联的帮助，就没有今天中共政权的存在。现在，没有西方国家的贸易互惠协定，也不会有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由此看来，中共一再指责美国试图分裂中国，根本是毫无根据。

1981年中共第十一届中委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作出定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⁰⁶。以及定调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共产党和

04 Mao Zedong. Speeches and articles...

05 On trade balance...

06 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1981, p.34, 58-59

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共中央对毛泽东作出这种评价，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在共产党信仰者的观念里，革命只能是好的，反革命就是代表坏的。他们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一项革命，而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以林彪和江青为首的极左派「反革命集团」利用，造成的大浩劫。尽管江青招白自供说⁰⁷：「我只是毛主席身边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许多人相信中共已经不再信奉毛泽东思想，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中共从未否决过毛泽东思想。现在中国共产党对外发表的重要思想是执政「三个代表」⁰⁸。这三个代表的思想如下：一、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中华文化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⁰⁹。二、毛泽东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产物，代表了正确的理论原理，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和概括中得到了证明，这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精髓。三、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坚定地捍卫社会主义方式，人民民主专政，领导能力是我们国家的基石¹⁰。

2001年1月10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中，中共主席江泽民针对「三个代表」表示¹¹：「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全国民，这是保证全党紧密团结和带领人民共同奋斗的根本思想基础，也是保持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根本思想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始终做到两点，一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绝不允许搞思想的多

07 Jung Chang and Halliday, 2007, p.631

08 The CPC charter...

09 Modern China...

10 The CPC charter...

11 Jian Zemin, 2004, p.567

元化。二是必须紧密结合形势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思想战线更要加紧做好统一思想，帮助广大群众认清情势，把个人奋斗融入到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之中」。中共政府为了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巧妙地将敌对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包装上共产主义的外衣，并且，美其名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自从毛泽东死后，西藏的状况也得到改善。1977年底一些人被放出监狱，其中有一部分人士也重归原本的高阶职位，他们之中有90%原本都是前西藏政府官员，个个都是高级知识份子，后来都被中共分配去当牧民或农民¹²。现在，中共中央对这些出狱，原本是高官厚爵的旧世代西藏官员，给予金钱赔偿和有名无实的高官虚职¹³。

1979年，中共政府和达赖喇嘛的代表团队开始展开对话。1978年十世班禅喇嘛获释出狱后，再度重回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位置。1979年2月他确认了西藏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¹⁴。1980年3月14、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十世班禅喇嘛也受邀参与。会中他依旧坚持七万言书中所表达的内容是正确的，多年来监狱中遭受的种种苦难，也未曾令他屈服。没有得到平反的平措汪杰(Phuntsok Wangyal)也赞同他的观点。座谈会中得出结论，中共治理西藏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过于倾向左翼。结果，西藏自治区的第一书记被调离。但是，最终证明要找到适当的替代者是困难的，因为党内的积极份子，都是左翼。

1980年5月22-31日，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及随同一行人，参访西藏。他被西藏的贫穷状况震惊住，惊讶中央每年拨款的数百万元都白白的被浪费掉，还有驻藏汉族干部对西藏人民的高傲态度，让藏中关系更加紧张。一次内部

12 Tenpa Soepa, 2008, p.127

13 Garri, 2009

14 Dalai Lama, 2000: Shakya, 1999, p.382

会议中，他表示汉族在西藏的人口数比率之高，令人错觉西藏是中国的殖民地（就经济而言）¹⁵。

回到北京后，胡耀邦要求对西藏进行根本性改革：「一、对藏族农牧民实行免税、废除三年的免征购，让农业、土地、畜牧私有化。二、加强西藏文化地位。三、汉人要把西藏的权力还给藏人，行政部门中汉人不可多于2-3名，高阶职位不可多于30%¹⁶。四、汉族干部必须减少85%，留下者必须学习藏语（后来此命令被取消）。五、大幅度增加北京给西藏的拨款，用于活化经济、复兴西藏文化和修复西藏寺院。六、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利益」。

许多关于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克服左倾错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西藏工作的相关书籍、杂志等刊物陆续出版。内容不外乎是，批判四人帮主导的「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左倾错误理论，以及在社会主义的保护伞下，各民族平等之类的思想指导等¹⁷。这些出版刊物内容都与毛泽东思想相反。西藏自治区委发出「在全区纠正划分富农牧民错误的通知」：「1970年以来，在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划为富农、富牧阶级成分，还有由富裕农奴被划为领主、牧主、代理人成分的人，一律给予纠正平反。其家庭财产或个人财产被征收、没收的，给予适当经济补助」。由此可知，旧西藏并没有那么多的农民。一些被归类为资本家的工商业者也在下一梯次得到平反，恢复原来阶级。这一来就可以得知，事实上，旧西藏社会并没有资本主义者。

西藏人民被准许穿他们的传统民族服饰、举行宗教仪式以及恢复他们的传统生活。在西藏婚姻法案颁布之前的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家庭，在家庭成

15 Smith, 1996, p.568

16 Smith, 1996, p.569

17 Bogoslovsky, 1996

员没有要求改变的情况下，西藏地方法律变更给予合法化¹⁸。西藏传统的天葬（尸体喂养秃鹰）和水葬（尸体投入河流），也再度得到许可。

中共中央拨给西藏的援助金，由于高级干部的贪污和基层不识字之下，绝大多数的补助金和补贴都流入中共高干的私人口袋。被调离的汉族干部，临走前都想方设法在西藏捞一笔，尤其是黄金、珍贵古董、木制家俱等。其中木制家俱，当时在中国是极度短缺的贵重物品¹⁹。当西藏地方大多数的汉族干部离开后，西藏人民就开始着手修复佛塔、转经轮墙等。第一次，藏族父母亲可以让小孩向出家僧学习读写藏文。也是第一次，藏族的年轻世代有机会学习到真正的西藏文化和历史。境外西藏难民返乡探亲的限制，得到了部分缓解。

1980年代，中共开始清理文革时代犯罪的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份子」。但是，



西藏学校，约1980年

中共在西藏并没有清理这三种人，因为里面有很多藏族，虽然没文化又不识字，不过都是忠贞的共产党员。中共不但没清理，还提拔了他们。一些极左派汉族干部表面

支持中共中央的新思维政策，可是依旧阳奉阴违，迟迟不肯做任何改变。他们仍然认为必须压制宗教，不让宗教再次复苏，以免造成任何影响，也持续认为西藏文化落后，藏人野蛮等。1983-1984年中国许多左倾份子再度抬头。

18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19 Smith, 1996, p.582-583

中共中央倾向忽视过去的错误，希望一切都能通过新政策解决。1984年胡耀邦表示受西藏旧教育的菁英份子，以及在中国内地上学，回来被下放的知识份子，也应该为改革开放政策服务²⁰。于是将他们安置在各部门里，取代离开的汉族干部职位。但是，西藏自治区中的统治高层依然是积极的极左派份子，让藏族人民印象非常不好。正如班禅喇嘛曾抱怨说：「那些左派分子并没丢掉他们的偏见，尽管他们在文革时，犯下极大的过错，党却给他们新的重要职位」。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藏中关系会变成如此紧绷的原因之一。

1985-1988年伍精华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政治委员兼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这位彝族的第一书记，第一次对外演讲时，穿着藏族传统服饰，参加宗教活动，赢得了藏人的心，人人都叫他「喇嘛书记」²¹。在他的命令下，西藏撤除了毛时代的海报和标语，西藏的宗教及传统等其他状况也得到了改善。

1987年1月，胡耀邦被中共中央保守派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犯下「严重错误」，被迫辞职。听到这个信息，西藏自治区极左派集团为此还大大庆祝一番²²。1987年3月28日班禅喇嘛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时大大称赞胡耀邦对西藏的政策和作为，并说，他是唯一重视西藏的最高领导人。班禅喇嘛此番的讲话至关重要，具有建设性，表现出对中国的忠诚²³。他钜细靡遗地描述1959年抗暴期间灭绝西藏的情况，并说：「共产党的治理，带来了不好的结果。如果坚持一贯的态度，就会激怒和压抑少数民族的情感，那么将来一定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现在发生的事情，证明了他当初所忧虑的情况。

20 Shakya, 2002

21 Karmel S.M. Ethnic tension...

22 Shakya, 1999

23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s Warning to China...

1988 年底，胡锦涛被中共中央调遣到西藏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接替伍精华的位置。在这之前，他有在甘肃少数民族区域工作的经验。他的属下透露说，他大多的时间都藉故滞留在北京，而不是西藏²⁴。他的努力终于得到结果，1992 年他被调离西藏，进入中共中央负责组织工作。胡锦涛极力提拔极左派集团里藏族的热地，当时他担任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²⁵。热地是文革时代窜起的积极份子，他极力配合，听从党地方指示，总是带头批斗西藏领主、富农们，手段凶狠有名，于是受到上层的赏识，一路提拔上来，成为地方革命委员会里重要成员。从中共官方档案记载²⁶，出生于 1938 年的热地，在解放军和工作组的动员下，1959–1961 在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学习。196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1966 年担任那曲地区公安室侦查员，1966–1968 年在那曲地区军管会服务，1968–1979 年成为那曲地区革委会人保组干事、副组长。从 1982 年开始被党中央提拔为中央党委会的一员，强化他在藏族领导群内的地位。1993 年又高升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2003 年当选为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移居北京，直至 2008 年卸任退休。其他在文革时代的领导层，也被授与了重要的官职。

无疑地，中共的西藏政策更趋向严格管控，文革时代的手段和术语又开始被使用。这并非完全是地方干部所造成。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宗教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所导致。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自由化，导致民间大量资金以捐赠的形式流入寺院，这情况并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期待²⁷。加上，胡耀邦的政策广泛被认为是，会威胁到中共在西藏的统治权力。

1988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西藏政策决定，将加速西藏经济一体化并纳入中国的脚步，加强安全机制，任命更多的共产党干部，消除达赖喇嘛

24 Tibet, 2002

25 Tibet, 2002

26 China Vitae: Raidi...

27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回到西藏的可能性²⁸。1994年7月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中决定二大战略路线：一、吸引大量投资和劳动，加速西藏经济发展。二、打击达赖在内的分裂主义，挫败国际反华势力，以及加强藏传寺院内的管理和爱国教育²⁹。2002年胡锦涛成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2003年当上中共中央主席。对西藏的统治政策，依旧是采取强硬路线。讽刺的是，自始至终，身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员的中共政府完全无视，联合国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民族小组委员会于1991年8月23日通过的西藏局势第1991/10号决议：「…对连续不断有报导反映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行为威胁到西藏人民独特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特性的情况感到关切。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取代联合国创始国之一的中华民国，登上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位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然地违反联合国公约，连最基本的人权也不尊重，让世人不禁怀疑，中共政府是否有资格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的成员。

接下来，我们来看境外西藏人民与达赖喇嘛对争取西藏基本人权及宗教自由的努力。

1977年阿沛·阿旺晋美 (Ngabo Ngawang Jigme) 公开宣布：「中国欢迎达赖喇嘛以及逃亡到境外的西藏人民回来」³⁰。1979年，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 (Gyalo Dhondup) 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抵达北京访问。邓小平承诺他，除了西藏独立外，什么都可以谈³¹。邓小平死后及历经藏中会谈数次失败后，2008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 (Zhu Weiqun) 宣称，邓小平从未说过这句话，全都是西藏人编出的谎言。

28 Tibet under the Rule of Communist China, 2001

29 Andreev, 2006a, p.398

3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31 Gyelo Thondup reconfirms Deng Xiaoping's offer...

1979年8月2日，达赖喇嘛经过深思熟虑后挑选的五人代表团，从德里出发经由北京到西藏³²。中共中央当局接受达赖喇嘛再派三支代表团的请求。成千上万西藏及安多地方人民，从四面八方涌出欢迎代表团的狂热景况，让中共中央受到惊吓。后来，当代表团抵达日喀则、萨迦和江孜地区时，当地的人民已经被派去农村劳动³³。代表团其中一位使节，不意间听到一位官员说：「过去20多年努力的思想改造，一夜之间就化为泡影了」³⁴。西藏人民贫穷的情况和绝望的心境让达赖喇嘛代表团各个成员感到非常震惊与悲伤。从1979-1980年间，达赖喇嘛派出的三组代表团参访了中共统治后的西藏，第四组代表团也正在准备出发³⁵。但是，1980年8月6日中共中央突然宣布，不再接受达赖喇嘛的代表团访问。经过双方多次交涉后，在1985年只被准许访问西藏东北部。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代表团被允许访问该地区。2002年7月，嘉乐顿珠 (Gyalo Dhondup) 曾再度访问北京和拉萨，但是并非以官方代表的身份。

1982年达赖喇嘛代表团与中共当局再次举行会谈时，代表团提出一个新提案，重新定义西藏在中国的地位，首先是，将西藏人居住地，藏人称为卫藏、康区、安多三区 (Cholka-sum) 的地方，成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和行政体。第二是，让西藏和香港一样³⁶，可以是一国两制。但是，却遭到中共拒绝。他们拒绝的理由是，藏中关系早就有十七条和平协议。可笑的是，由中共政府强力主导及压迫下，签订的十七条和平协议，早就由中共单方自行毁约了（参第七、十一章）。1984年会谈时，中共政府只同意讨论达赖喇嘛回去后的政治地位和待遇，拒绝解释及讨论当初签订的藏中十七条和平协议。

32 Dalai Lama, 1992, p.230-231

33 Smith, 1996, p.567

34 Dalai Lama, 1992, p.230-231

35 Tibet: the Truth, 1993; Tibet, 2002

3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新华社刊出中共政府拒绝的原因³⁷：「达赖集团说想要一国两制，这是个天大的谎言。旧西藏是一个黑暗的农奴制社会。1959年民主改革期间，这个政权就被推翻了。难道西藏还要恢复农奴制度吗？达赖强调他会兑现「民主」和「自由」的承诺，还说要在西藏推动「民主」和「自由」。这种荒谬的说法，更加骇人听闻。达赖本身就是旧西藏封建奴隶主，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的大头目，对西藏人民进行野蛮、残酷的统治。这种人怎么让「民主」和「自由」存在。今天，他就是一个如假包换，披着支持「民主」和「自由」外衣的狼，暗中要进行邪恶的复辟」。

这是中共的故意扭曲，真正的理由事实上很简单：香港是一个汉族居住地，在基本定义上，会对汉族统治的北京政权忠诚。而西藏是藏族居住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逻辑上大多数藏族都应该是「分裂份子」。

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前，就已经开始改革了西藏的「封建」制度（参第六章）³⁸。后来，他在印度的西藏难民社区也进行了民主改革，并提出了西藏的民主化计划（参下面）。至于哪个政权在西藏的统治更加野蛮和黑暗？是贪婪的领主还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可以从前面的章节，得知什么才是做贼的喊捉贼，谁才是睁眼说瞎话。如同一位中国学者所说³⁹：「中共不要两制，藏人不要一国」。

1980年代，在达赖喇嘛和他的人民的努力下，实现了让西藏问题国际化。这是一项重大的成就。支持西藏独立运动已经全球化，他们的成员成功地引起人们的注意，让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更了解西藏的境遇，并组织了对西藏难民的援助等。许多国家纷纷成立了非政府组织支援西藏⁴⁰。光是在俄罗斯

37 Negotiations or splittist activity...

38 一些共产党团体组织对封建和奴隶及封建奴隶制度，并不很清楚，只是按照党指示喊口号

39 Song, 2007, p.42

40 Worldwide Tibet Movement...

联邦的西藏之友会就分布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卡尔梅克 (Kalmykia)、布里亚特 (Buryatia) 和图瓦 (Tuva)。西藏流亡政府也可以在华盛顿、纽约、伦敦、东京、苏黎世和莫斯科设立办公室。许多的西藏文化中心和西藏佛学中心纷纷在全球成立。特别是在传统上有一部分或全部人民都修行藏传佛教的国家，例如，俄罗斯联邦、外蒙古、不丹、尼泊尔、印度、以及香港和台湾等。

尽管中共持续「镇压」西藏，但是，达赖喇嘛办公室代表处依旧和中共当局持续接触。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应华府美国国会人权高峰会议的邀请，在国会山庄演讲时提出「五项和平计划」⁴¹：一、把整个西藏转化成为一个和平地区。二、中共政府停止危及藏人生存的移民政策。三、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权利。四、重建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共政府放弃在西藏制造核子武器及储存核子废弃物。五、对西藏未来的身份地位以及中国人民和藏族人民关系的问题进行真正会谈。

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史特拉斯堡会议中，针对五点和平计划作出详细说明⁴²：「…众所周知，西藏，就是指西藏三区：卫藏、安多和康区，这个西藏民族自古以来的居住地，本就应该成为一个自立的民主政治实体。这个民主政权应该建立在以西藏人民为主的福祉及环境保护的法律基础及原则上，加入中国联邦政府。中国政府应负责西藏外交，西藏政府应透过其外事单位，在宗教、商业、教育、文化、观光、科学、体育和其他非政治事务上与外界发展并维持关系。西藏应加入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国际组织。」

西藏政府应建立于基本宪法之上。这个基本宪法应该授权西藏的民主体制政府来确保经济平等、社会公平，并且保护环境。这表示西藏政府有权决定所有有关西藏人民和西藏事务的事。

41 Dalai Lama, 1992, p.248

42 Dalai Lama, The Strasbourg Proposal...

由于个人自由是社会的根源和发展的胚芽，西藏政府必须要依循「国际人权宣言」规定的言论、集会、宗教自由，来保障人民的自由。因为宗教是西藏民族的根本特质，心灵修行是西藏灿烂文化的菁华，西藏政府有义务保护及发展宗教事业。政府将会由全民普选出来的行政首长，及一个两院制的立法国会和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所组成。政府所在地将设在拉萨。

西藏政府将颁订严格的法令保护野生动植物。天然资源的开采将受到严格管控。全面禁止核子及武器制造、试验和贮存，以及使用核子能源及其他会产生污染和危险的技术。西藏政府将负责把西藏三区建设成全球最大的自然保护区。

希望通过一个区域性的和平会议，让西藏成为永久中立，真正的和平避风港。在此类会议之前，还有西藏非军事化和中立化之前，中国可以在西藏保留少数的防卫性军事设施。

为了藏中双方能培养出互信关系，中共政府必须要停止在西藏侵犯人权，并且放弃对西藏的移民政策……」。

即使达赖喇嘛放弃寻求西藏独立，他所提出的一切，都是符合西藏人民自治自决的意志和原则，而且这些都与中共官方对外宣传的民族自决相吻合。

此外，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和平主张也得到全球的尊敬和认可。这些年来，各国学术界、宗教界和社会组织纷纷颁发奖牌和荣誉学位给他，感谢他对世界和平的努力与贡献。1989年12月10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颁发给达赖喇嘛一个「世界和平奖」，表彰他「为西藏自由和对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以及保护西藏历史文化遗产作出的努力和奋斗」。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中，达赖喇嘛详细地解说「五点和平计划」，提议将西藏三区建立成和平与非暴力的世界和平区域 (Zone of Ahimsa)⁴³：「这个和平的整个西藏高原将成

为一个非军事区，禁止生产、试验或存放核子武器及其他任何武器。西藏高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然公园，以严格的法律保护野生动植物，严格监督资源的开发，以免破坏生态环境。人口稠密地区将采取可持续永久发展的政策。禁止制造或使用核能及其他会产生任何危险性废料的科技。国家资源和政策以推动和平与保护环境为目标。凡致力推广和平及保护各种生命的团体组织，都会在西藏得到友善支援。西藏将鼓励建立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际性与区域性组织」。

但是，中共政府拒绝达赖喇嘛的五点和平计划，也回避进行藏中谈判。1991年10月达赖喇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阐述他的新提案⁴⁴。他希望在中国领导人的陪同下访问西藏，以便就现场的情况提出评价。1991年12月，中共总理李鹏访问印度期间，达赖喇嘛尝试与他会面，但未能成功。1993年，达赖喇嘛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北京带着他的私信给邓小平和江泽民，表示他愿意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进行谈判，也重申愿意妥协。但是，他的提议也被回绝了。

根据新华社报导：「1992和1993年，中央有关部门会见了两位达赖的代表。这些代表承诺不会向其他国家透露这些会谈或与中央政府谈判的内容。然而，在这些会谈之后，他们一再违反承诺，不仅对外透露了会谈的事实，而且还罔顾后果，歪曲了会谈的内容，企图扭曲事实」⁴⁵。事实上，一切都是相反的。一些支持西藏团体也曾试图从达兰萨拉，探查关于会谈的任何信息，但是却都无功而返。达兰萨拉一直都保持沉默，直到2006年末，在中共媒体多次报导，有关这些会议的内容后，担任达赖喇嘛特使，出席这些会议的洛卓嘉日(Lodi Lodoe Gyari)才公开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他被迫回应歪曲谈判内容的指控，他说这些都是中共在媒体上编造的谈判内容。

44 The Biography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45 Negotiations or splittist activities...

与此同时，旅居印度西藏难民社会积极地对权力结构和未来西藏宪法进行了一连串的民主改革，也制定了从当前西藏和流亡政府的权力结构转移权力的程序。1992年1月，达赖喇嘛在发表「西藏未来政治道路和宪法核心精神」中公开声明⁴⁶：「未来我将不担任任何职务，我会将传统上赋予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力全部交给西藏政府」。此外，也提及关于未来西藏政治体系：「…各州人民选出州议会议员，再由各州议会选出全藏议员代表。立法权由全藏人民直选的人民议会和全藏议会负责。法案必须经过总统同意才生效。其中人民议会才是最高立法机构。总统和副总统由人民议会议员、全藏议会议员和州议会议员选出。总统可以任命几位全藏议员及各州州长…」。在中国撤军和宪法生效前的一段时间，国家行政部门的责任，由现在在西藏工作的西藏工作人员承担。在政权转移期间，将任命一位临时总统，达赖喇嘛会把他的政治权力和责任转移给临时总统。届时，西藏流亡政府将被解散。

2002年，达赖喇嘛辞退西藏政治领导人的职位。额东仁波切成为首任民选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总理）。现在在达兰萨拉有三个西藏中央部院，分别是西藏人民议会（国会）、噶厦政府（内阁）和西藏最高法院（最高司法机构）三权独立的中央部门。称为「流亡西藏宪章」的西藏宪法开始生效。议会共有46位议员，其中43位为民选，另外3位由达赖喇嘛任命。噶厦政府包含下列重要部门：宗教文化部、内政部、财政部、教育部、安全部、外交新闻部、卫生部。

2011年5月29日，达赖喇嘛批准修改西藏宪章，将以前他与西藏中央政府共同拥有的权利和责任全部授与，由西藏中央政府代表西藏和服务西藏人民⁴⁷。

流亡期间，西藏流亡难民，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之下，恢复了他们的宗教

46 Dalai Lama. Guidelines…

47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Ratifies Amendment…

修行生活，保留了西藏文化传统等，那些在西藏祖国已经被中共刻意消灭的西藏历史文化传统。他们在印度重建了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等的西藏传统大小寺院。宗教教育完全恢复了，藏传佛教显宗和密宗再度兴盛，重现西藏护法神谕，以及寻找转世喇嘛（祖古）。身为西藏各教派领袖的达赖喇嘛不仅护持自己的格鲁教派传统，同时，也维护西藏其他所有宗教教派的传统。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新闻部资料，2007年西藏难民人数有145,000人。分别居住在不同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居住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西藏流亡社区。流亡的西藏人民已经建立了二百多座寺院和女尼寺，驻寺喇嘛和女尼大约有二万名⁴⁸。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有84所以上的西藏小学、初高级中学，很多的西藏学生中学毕业后，都进入专科学院再继续求学。西藏境外流亡的专科学院学生比例是7.5%，而西藏境内在中共管辖下的比例只有0.85%。进入大学研读的比率是境外4.3%，境内0.7%⁴⁹。境外出版的期刊有40多种，其中包含10多种报纸。比起被中共控制的西藏境内同胞，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学校教育，也可以搜取更多的全球资讯。

境外的西藏流亡组织及团体，持续在增加，但是他们并不是全都支持达赖喇嘛折中妥协的「中间道路」方法。1991年成立的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九、十、三运动」，是专门帮助和援助西藏境内政治犯的团体。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西藏复国。境外西藏最大的非政府流亡组织在1970年设立「西藏青年会」已经拥有三万名成员，他们宣誓：即使牺牲他们的性命，也要为西藏独立而战⁵⁰。西藏境内的人民也高喊「西藏要独立」、「达赖喇嘛要回西藏」、「中共要撤离西藏」、「西藏不是中国的」等口号…。西藏人民对中共积压多年的不满，才逼得藏族老百姓大规模地一波又一波，在藏地各处呐喊、抗议及

48 Tibetan exile monasteries…

49 Decision of History, 2008, p.3

50 Tibetan Youth Congress…

游行。但是这些都不是因为「达赖集团的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与邓小平的「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并不相左，双方可以在互利的基础上，来共同解决问题。「中间道路」的要点是⁵¹：1) 西藏流亡政府将不寻求独立，而是将西藏三区的所有藏族都置于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中。2) 这一政治实体必须具有名符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自主的地位。3) 这种区域自治应该是根据民主程序，经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和政府所主导。4) 在中国政府接受上述内容的同时，西藏将不寻求分离并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存在。5) 在西藏未成为世界和平基地之前，为了防卫的需求，中国政府可以在西藏布署有限的军队。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负责西藏的政治外交与国防。而与西藏的宗教、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和生态环境等有关的事务则完全由藏族人民自己主导负责。7) 中国政府停止对西藏人权的践踏，停止对西藏进行人口迁移。8) 为了解决西藏问题，由达赖喇嘛负责与中国政府进行真诚的和谈与和解工作。

不顾中共政府强烈反对，2007年美国国会最高平民奖的「国会金质勋章」由美国总统布希亲自颁发给达赖喇嘛。依据往例，中共发布一贯标准的抗议口号「干涉内政」。境内西藏人民也无视中共的警告，藏区各地自主性地大肆庆祝。

尽管毛泽东死后，西藏的境遇有所改善，但是，中共对西藏人民的政治迫害还是一直没有停止过。1982年5月，115名西藏政治活动家被捕，中共对外宣称他们是「罪犯」和「黑市商人」⁵²。随后，中共又进行一连串的搜索逮捕和处决。1983年11月底，光是在拉萨就有750名参与政治活动者被中共逮捕。从1986年开始，西藏三区几乎每年都有反对中共统治的示威活动出现。

51 His Holiness's Middle Way Approach For Resolving the Issue of Tibet

52 Tibet: the Truth, 1993

自从达赖喇嘛发表「五点和平计划」后，中共对藏人敬仰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展开了一连串大肆抹黑、污蔑、指责的宣传活动。1987年9月27日和10月1日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僧侣们，再也无法沉默，成群出来示威抗议，呼喊西藏独立⁵³。中共武警攻入寺院大肆射击屠杀，导致数十人被杀及重伤，至少有2500人遭到逮捕⁵⁴。1988年中共当局命令藏族僧侣在拉萨举行一年一度的默朗木祈愿大法会 (Monlam Festival) 庆祝西藏新年⁵⁵。但是，僧侣们拒绝在舞台上举行庆典活动，因为他们的许多同胞和同胞都被中共逮捕入狱。3月5日，中共武警冲入大昭寺屠杀西藏喇嘛的事件被外界报导，因而曝光。1988年12月10日，在大昭寺附近出现另一个示威游行。一位在场的西方记者作证，他听到不只一位中共官员向武警士兵下令：「杀死那些藏人」。结果造成15人死亡，150人重伤，2500人被逮捕⁵⁶。

1989年3月5日开始连续三天，拉萨出现新一波逮捕潮。根据一位当时驻拉萨的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报导，拉萨居民有数百名死亡，数千人受伤，三千人遭受逮捕⁵⁷。不过，中共官方宣称的数字却是：「死伤约百人以上左右，暴徒破坏九百家商店，烧毁24个政府机关、企业和教育机构及20辆车」⁵⁸。不久前胡锦涛才上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7日中共国务院下令拉萨地区全面实行戒严和宵禁。解放军进驻接管所有的佛学院和寺庙，禁止所有的宗教活动和访问旅客进入。西藏全面禁止吊挂及拥有达赖喇嘛的肖像。拉萨戒严令从1989年3月7日起，直到1990年5月1日才被解除。

1991年4月10日，在中共举行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纪念日的5月23

5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54 Tibet: the Truth, 1993

55 The New Times, 2008

56 Tibet: the Truth, 1993; Smith, 1996, p.617

57 Events in Lhasa March 2nd-10th 1989

58 A champion of peace or an inspiration for disorder...

日之前，中共逮捕了 146 名藏族「罪犯」，并发布了更多逮捕抗议者的公告⁵⁹。纪念日当天，拉萨地区被宣布宵禁。1992 年 2 月全面进行搜查和逮捕。十人一组的武警闯入每户藏人的家宅，搜查任何藏有煽动「叛乱」的可疑物件。例如，达赖喇嘛的照片、录音带、书籍包含他的演说和佛学开示等。一共逮捕了二百多人。

西藏流亡组织资料显示，从 1987 年 9 月到 1995 年中期，西藏自治区发生二百多次抗议游行。从 1993–1998 年比起 1987–1992 年底，抗议游行的次数增加了 1.5 倍。西藏自治区外，其他藏族地区增加了 130%。拉萨地区被逮捕的人数增加了 15%，西藏自治区内其他区域增加了 250%⁶⁰。另外，根据非政府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 (TCHRD) 的报告指出，从 1987 至 2007 年有超过五千名藏族因政治抗争遭到逮捕。被逮捕的人中，有一千多位遭到不同程度的判刑，以及 88 名藏人在狱中因酷刑和虐待导致死亡事件的纪录。

1990–1991 年和 1998 年拉萨北郊扎基监狱前发生大批藏民众抗议⁶¹。为了防止藏人会在 1959 年发生的西藏抗暴日第 40 周年纪念日时，举行抗议游行。中共当局派遣大批武警强行入驻拉萨，全天候巡逻大街小巷，严格控制整座城市，做到滴水不漏。当天有几个人，走上街头大呼抗议口号，马上就被四面蜂拥而至的武警逮捕。街道巷弄的扩音机喇叭声轰天震地警告人民，不许成群结党上街乱晃乱喊，否则后果自负⁶²。2000–2007 年中共对西藏的镇压行动持续在进行，会受到惩罚的罪行包含：「高喊禁止的口号、挥舞西藏国旗、传播反中共的小册子、散播海报和传单、唱独立歌曲，特别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相片、录音及录影带还有书籍，以及要求自由的诉求」。

59 Tibet: the Truth, 1993

60 Tibet under the Rule of Communist China, 2001

61 Behind bars: prison conditions in Tibet...

62 Atmosphere of martial law...

即使知道会惹祸上身，导致严重的后果，西藏的爱国者，还是上街游行抗议。例如，2007年8月1日一名农夫荣杰阿札 (Rongyal Adrak) 在理塘遭到



荣杰阿札为西藏自由呐喊 (TCHRD)

逮捕⁶³。原因是，他在地方的庆典中跳上讲台，当着出席的官员和广大民众面前，高呼：我们要西藏民族的太阳达赖喇嘛回西藏！释放班禅喇嘛⁶⁴！我们西藏要自由！还呼吁自己的同胞要团结，不要再为了土地和水源起冲突。又谴责一名僧人无视佛法，积极参加「爱国教育」的可耻行为。尽管，藏人同胞支持他，为他的无罪释放进行抗议游行，最终，他还是被判了8年有期徒刑。他的周遭邻居和外甥，则被套上「分裂主义联络人」、「参与分裂活动」以及「泄漏国家机密」给外国媒体，各被判了5-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⁶⁵。依照中共当局的说法是，支持分裂主义者的示威游行，一律判处3-10年的入监刑责。

2008年西藏发生了一场自195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⁶⁶。导致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西藏地区被中共强制封锁。成千上万的藏人加入抗议的队伍。示威行动从3月开始筹备，他们计划在1959年抗暴日49周年纪念日当天，举办一场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相媲美的抗议游行。但是，身在西藏境外的达赖喇嘛却被中共指控试图扰乱北京奥运。即使，达赖喇嘛从始至终，支持北京奥运活动，也反对外界抵制中国制产品的呼声。

所有的事，都是由3月10日开始，大约有300名哲蚌寺的僧侣在拉萨帕

63 A Tibetan arrested in Lithang...

64 see below for more on this problem

65 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7

66 Uprising in Tibet 2008...



四~五月西藏抗议活动地点—2008年5月制 (Ts. Shakya)

廓街进行和平抗议游行。但是，他们游行不久就遭到中共武警制止，返回寺院的道路被中共当局封锁，很明显地，有一些人遭到逮捕。同日，大约 15 名的色拉寺僧人集结，试图到帕廓街抗议游行，但是在半路就被武警逮捕。次日，接近 600 名僧侣在拉萨警察局外聚集，要求释放前日和平抗议中被逮捕的僧众，但是，遭到武警以催泪弹驱逐。随后，哲蚌寺和色拉寺遭到中共武警部队封锁及搜查。西藏三区各地持续不断出现抗议游行。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的调查资料，甘孜地区有 3 名藏人死亡，10 人负伤。甘丹寺于 3 月 12 日遭到封锁，同时，其他的佛学院和寺院也一样（包含大昭寺和上密院）被武警部队团团围住禁止出入。3 月 13 日藏族学生的抗议活动也遭到限制，尤其是大学附近受到严格管控，期间有 5 人被逮捕入狱。

3 月 14 日拉萨市内发生更大的抗议游行，其中也包含控诉中共的大屠杀。

这项抗议也引起了西藏穆斯林的回应。西藏穆斯林青年会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指责中共政府的镇压行动，并支持达赖喇嘛的和平运动⁶⁷。中共报导，暴动事件中有 19 人死亡，623 人受伤⁶⁸。120 栋民房被焚毁，84 辆车子遭到破坏，波及了上千名汉族人民、国营企业、商家、银行和公安局等。这是藏族人民



〔左〕拉萨寺院屋顶的监视器。〔右〕中共解放军在拉萨街头（照片：AFP）

对中共将西藏汉化的愤怒。根据人民日报报导，中资企业及商店在这次的打、砸、抢、烧暴乱中，损失大约 2 亿人民币。绝大多数的汉族纷纷逃离藏族聚居处，躲到拉萨另一端新开垦的中国汉人区。还有另一个尚未证实的传言是，中共的情报人员假扮成藏族，混入抗议人群中，藉机大肆破坏，让中共武警有藉口可以大开杀戒，动手抓人，以便在奥运举办前，将所有不满中共政权份子关起来⁶⁹。同时，西方媒体的报导中，出现中共解放军正在换穿喇嘛红色僧袍的影片⁷⁰。后来证实，那是一部旧电影拍摄时，请解放军临演喇嘛的纪录影片。

整个西藏三区、北京和兰州弥漫着藏人抗议的风潮，有 60 多处地区在进行抗议游行。但是，几乎所有的抗议游行不管是暴动的或是和平的，都因遭到中共武警强力围剿逮捕而终止。根据中共官方报导，3 月 10-25 日期间，

67 Memorandum from the Tibetan Muslim...

68 Skanavi, A. Sharp corner...

69 Chinese regime...

70 Tibet riots orchestrated...

西藏自治区、四川、青海及甘肃的藏族聚居地，发生了 150 多件打、砸、抢、烧暴动事件，数千房屋被焚，很多人受到牵连⁷¹。

许多示威者遭到驱散或逮捕，有时人群也会遭到武警开枪射击。一些报告中指出，死亡人群中甚至出现女人和未成年者。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资料则显示，中共官方收缴藏族警察的武器，因为他们是藏族所以不被信任⁷²。中共武警袭击寺院，进行大规模逮捕，殴打僧侣并搜索「颠覆政府」的证据，导致一些僧人自杀。同时也大肆搜查拉萨市中所有的藏族民宅。一位拉萨的民众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他们每天都是穿外出服睡觉，因为武警随时会冲进来搜查，连给他们穿裤子的时间都没有⁷³。然而，也有中共军警闯入民房搜查后，灭门的事件⁷⁴。

与汉族相反，藏族长期以来都被剥夺了宗教和行动自由。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公安厅发出第一号通告「犯罪份子停止一切犯罪，在 3 月 17 日前投案自首者，可获得轻刑」⁷⁵。中共警告如有人协助犯罪份子，一定会受到严重的惩处，并奖励人民举发。一位当地人民表示⁷⁶，当时电视宣传的通报举发奖金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到手的只有十分之一。监狱已经人满为患，许多被拘留的人，都遭到严重的殴打及残酷的虐待。

不仅拉萨，中共恫吓人民，稳定局势的方法大约都差不多，例如，阿坝藏区的格尔登寺，有 572 名僧人和几十位信徒遭到逮捕⁷⁷，其中有 8 人被杀，还有 2 名僧侣自杀。将一些逮捕的人装上卡车，故意环绕藏族居住地四周街道，恫吓居民不可恣意妄动。这些被逮捕的人会受到什么待遇，例如，一位

71 Behind the scenes...

72 Frenchman's travels in Tibet...

73 Frenchman's travels in Tibet...

74 Uprising in Tibet 2008, p.103

75 China's midnight deadline...

76 Letter from Lhasa...

77 China arrest over 572 monks...; Nikolsky, V. Chinese authorities...

38岁有四个孩子的妇女只因为，在示威行动进行时，她是第一个拉下镇公所办公室大门，就遭到逮捕⁷⁸。更惨的是她的丈夫也被中共追缉中，9天后，她被释放回家时，全身已伤痕累累，瘀血乌青，无法说话也无法吞咽，不断地呕吐，甚至呼吸困难，又被医院拒绝治疗，22天后就死了。此外，中共当局还公然禁止僧众为她举行超渡，就是生不放过她，死也不让她往生净土。

藏人在拉卜楞寺的和平抗议也被逮捕，因为藏人听不懂中共武警的中文命令，就遭到警棍乱殴，并被辱骂是「畜生、混蛋」⁷⁹。中共当局对所有进入寺院的信徒及访客也进行讯问：「寺院里谁是你的家人或亲戚？为什么来这座寺院？你觉得佛教是什么？你收听外国的广播吗？你去过哪个国家？等等」⁸⁰。2008年6月甘孜人民政府发出第二号通告：「所有没有参加抗议的和尚和尼姑，如果没有明确表白自己的立场，站在党的这一边，爱国爱党，与分裂份子划清界线，就必须在公开大会上，接受严格的批判和再教育」⁸¹。

4月3日中国公安部公布：「西藏自治区、四川、青海和甘肃的执法机关，针对当地的僧侣及寺院进行严密搜查，共缴获了185支枪械、2,139把刀剑、14,367发子弹及3,862公斤炸药⁸²。没收了许多分裂主义旗帜、海报和出版刊物，并逮捕了2,200名罪犯，其中包含500多位僧人」⁸³。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枪械（如果分裂份子真的拥有武器）为什么没有在中共所谓的暴动事件中使用。芒康地区（Markham）纪录发生了8起小爆炸，无人受伤⁸⁴。结果有数十名僧人遭到逮捕，其中4人被判4-8年不等刑期。事实的情况是，这些炸

78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The Tibet woman dies after 9 days of continous torture...

79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8, p.21-30

80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8

81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8

82 According to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n China...

83 In a number of monasteries...

84 Nikolsky, V. Three Tibetan monks are arrested...

药是通过合法购买，用于寺院的建筑工程。



〔上左〕中共公安局公安在拉萨布达拉宫下进行演习。

〔上右〕中共公安在拉萨街头，2008年。

〔下左〕拆除没收藏人的卫星天线，切断他们获得外国信息的渠道，安多拉卜楞寺。

2009年5月20日 (Nikolsky, V., Novaya tsenzurnaya initsiativa...)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收集的资料，在藏人与中共武警冲突中，有120人被枪杀，6,500人遭到逮捕，失踪1,000人⁸⁵。后来，有1,157人被释放⁸⁶。中共假借上个月才发生四川汶川地震，硬是将拉萨举行的奥运火炬传送仪式，从3个小时改为2个小时内结束。北京奥运结束后，中共才放出一些参与抗议的藏人。2008年秋天数十名僧侣遭到一审判决，分别被判了1-20年不同刑期⁸⁷。10月27日又有5名藏人，遭判8年到终生无期徒刑。他们的罪名不是

85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8

86 More than a thousand rioters were released...

87 Nikolsky, V. Three Tibetan monks...

杀人罪，也不是恐怖份子罪，而是「散发含有分裂思想的光碟 (CD)」、「呼吁反抗中共政府的传单」、「在拉萨地区散布非法抗议行动讯息」等行为。两家商店的纵火犯被判处死刑（其中一位最后被缓刑）⁸⁸。依据中共官方报导资料，2009年2月西藏自治区逮捕953名暴力分子。但是，根据非政府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 (TCHRD) 的调查报告，2009年3月确认有70人死亡，6,500人被抓，5,000人遭到拘留。

中共当局在藏传佛教寺内如火如荼地进行「爱国教育」（在毛泽东时代就开始）。除了「洗脑」外，也包含测试僧侣，决定是否允许他们继续留在寺院。2008年4月在阿坝 (Ngawo county) 爱国教育运动还延伸到了—般藏人。中共当局以逮捕入狱，要胁人民公开表态以下声明：「我反对达赖，家里不会放置达赖的照片，不受达赖思想的影响。我拒绝分裂，以及阴谋分裂民族感情。我热爱共产党，坚决跟随党的指示，感谢党的照顾」⁸⁹。中共同时，也针对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干部进行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加强他们对共产党的效忠心。一些不愿意公开表明反对达赖喇嘛的藏族干部，被拔掉了职位。所有的藏族共产党员，被禁止信教，家里不可摆设任何宗教相关物品或经典⁹⁰。连他们在印度求学的小孩，都被下令带回来⁹¹。

中共封锁了西藏的信息，在世界各地发起大中国汉族至上主义，并展开了对达赖喇嘛的抹黑运动。因为担心会引发全球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中共所操作的民族主义是经过仔细计算及衡量。2008年9月4日胡锦涛主席和总理温家宝的粉丝网，公开发布在中国共产党经营的「人民网」网站上⁹²，4天内就有4万人注册加入。5个月后，温家宝在网站上，分享了占领伊拉克的

88 Blamed for arson...

89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8, p.92

90 Gabuev, 2008; Tibetan communists...

91 Nikolsky, V. Government officials...

92 Fan, portal...

发起人美国总统约翰布希被丢鞋的尴尬下场。2009年2月2日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被一位德籍男病理学研究生马丁·阳克丢鞋抗议，2009年6月2日英国法庭判他无罪⁹³。

中共官方出版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出版物开始陆续出现，例如，《真正的西藏》和《解放西藏史》。《解放西藏史》是一本中共试图将自己侵略西藏恶行正当化的看图说故事的伪造历史史篇，内容是非常典型的共产党自捧丰功伟业的宣传手法。

2009年2月24日至4月30日，中共在北京举办一场「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的大型展览会。里面主要展出，藏人在旧西藏封建奴隶制度的悲惨状态，以及现在快乐的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幸福模样⁹⁴。类似的展览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参第八章），1991年北京也曾展览过一次。里面的许多宣传照片和以前一样，都是有明显的指标性和可疑性，其证物、照片来源和影片的时间地点都不明。一位西藏人告诉我，其中有一位盲人的照片，每次都出现在类似的展览会，那个盲人以前是中共的间谍。1959年共产苏联的记者多莫加茨基（M.Domogatskikh）描述他在大昭寺的西藏展里，也曾看过那位盲人的照片。那是同一个人吗？记者表示，有人偷偷告诉他，那位盲者是在东藏起义抗暴期间，眼睛才瞎的⁹⁵。熟悉西藏和中国内部情况的藏族作家唯色（Tsering Woesser）斥责中共妖魔化西藏历史⁹⁶。或许有人会说，中共伪造证据的事，也不止一件。例如，一些伪造的照片，被用来套用在二次大战期间日军在南京暴行的证据⁹⁷。

大量的「独立」人士及组织开始用各国语言在网站上肯定中共在西藏的地位及建设的伟业。标准的「农奴回忆」悲惨的封建日子，再度重新出现江

93 Nikolsky, V. The court acquitted...

94 The gala exhibition...

95 Domogatskikh, 1962, p.44

96 Tibetan writer...

97 China: 20th Century...

湖⁹⁸。中共网军大量制造谎言，编造假历史等，意图让人对达赖喇嘛生起质疑。例如，纳粹份子哈勒（H.Harrer 参第四章）是达赖喇嘛的启蒙恩师，而奥姆真理教的「信仰理论和宗教」都是师从达赖喇嘛⁹⁹。这些抹黑的文章都是源自于中共经营的「人民网」站。让人不禁想起1990年代早期的广播电台，俄罗斯的灯塔广播电台（Mayak Radio），专门捏造事实，抹黑敌人。而现在因科技进步，更上一层楼罢了。

含带病毒邮件，大量入侵亲西藏网站，主要目的是破坏网站和获取「网内敌人」的网址¹⁰⁰。外国的聊天室和论坛，涌入大量的匿名中共网军。2008年5月127名中共官员参加了网路宣传专业课程¹⁰¹。北京当局还另外招聘广告公关经理，提高网上的点阅率。

不过，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相信中国共产党宣传的文章和影片。即使在中国国内，所有的资讯都是经过中共审查过滤后，才发布的。其中也有一些人，不只是支持藏族的抗争，也开始公然批评中共领导人。这些勇敢的人中，有一些人遭到软禁，其余的人被送进监狱，还受到刑求。也有一些国家的不同种族的公民，受到中共网路宣传的影响，也当了中共网路宣传战的代理人。

俄罗斯大多数记者媒体，一致表达了明确的信息：「中国极力对抗在美国的达赖喇嘛分裂主义团体和组织」。引人争议的是，他们报导的论点都与中共宣传中所使用的论点相同。但是西方媒体则会通过访谈，查出更多资讯，所以可以报导出更多的真相。然而，他们和往常一样，主题都围绕在「破坏人权」，但是我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对藏族和蒙古族文明的致命威胁。一些人犯的错误与苏联时代相似。中共的宣传成功地运用了科技

98 Tibetan woman, a formet serf...

99 In the light of truth: friendly relations...

100 Nichols, S. Malware writers target...; Cyber attacks target...

101 Chinese agents...

和颠倒事实的伎俩。一个「反 CNN 美国有线新闻网」的「独立」网站出现了，小心翼翼地指责 CNN 报导不实，并再三再四地重复转贴中共的宣传文宣和影像。有时，自由派的西方媒体会报导中共的立场和说法，例如自由电台 (Radio Liberty)¹⁰²。

虽然西方国家也给中共相当的压力，但是其强度还不至于破坏双方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外交部完全支持中共的抹黑行动。4月10日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如果中共当局不恢复和达赖喇嘛就西藏情势会谈的话，促请欧盟各国领导人考虑不参加2008年8月8日的北京奥运开幕典礼。中共认为情况非常严重，声名受到影响。许多国家里支持西藏的团体或个人都纷纷走上街头抗议中共的西藏政策。因为北京奥运的经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2009年春季，取消了全球奥运火炬传递¹⁰³。

2008年7月在达赖喇嘛的提议下，中共和达赖喇嘛的代表举行了两轮会谈。可惜的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中共只是利用他们，舒缓国际压力，争取外国对北京奥运的支持。中共对于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依旧充耳不闻，坚持以前的态度¹⁰⁴：「1) 要求达赖放弃西藏独立。2) 停止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3) 公开声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切割的一部分。4)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5)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中国政权。」中共提出的这五点要求，就是要彻底「根除西藏恢复独立」的可能性，逼迫西藏代表团完全接受西藏的现状，包含中共阴谋地将西藏三区分割并入几个中国省份，并要求承认中共所篡改的历史，承认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代表方面，认为中共提出的五点，不能做为谈判的基础，双方为此争论不休¹⁰⁵。事实上，中共并没有想要解决西藏问题，因为西藏早已被纳入囊中，

102 Ah, "Liberty" ...

103 IOC canceled...

104 The question of Tibet...

105 Negotiations or splittist activity...

汉化是迟早的问题，失去了语言、文字，藏族文明就只能变成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文明。

中共新华社对此报导：「达赖集团和他的党羽，持续在西藏地区进行煽动、意图分裂祖国。他们在拉萨刻意引起骚动、制造爆炸事件以及其他暴力恐怖行为…」¹⁰⁶。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达赖喇嘛自始至终一生都在倡导非暴力。2008年3月西藏各地纷起的抗暴行动结束了，只因达赖喇嘛说：「如果局势失控，暴力继续下去，他就会选择完全辞职」。不管是和平抗争、公民投票的议题。一般而言，达赖喇嘛的任何活动，都是要引起人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但是，却被中共故意扭曲为「分裂祖国」活动，以及企图恢复封建农奴制度的野心家」。事实上，中共领导人并不想签任何协议书，与达赖喇嘛代表团进行会谈只是要维护中共表面的国际形象。中共方面一直试图改变会谈内容，只针对达赖喇嘛回归问题进行谈判，完全不谈论西藏自治和藏族未来。

在这个情况下，2008年7月西藏代表团被迫放弃，这种形式的会谈。西藏特使格桑坚赞声明：「我们看不到继续会谈会得到任何结果，因为中共领导层根本没有意愿，认真讨论西藏问题」。虽然，2008年10月藏中再度进行会谈，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谈出结果。最后，西藏流亡议会和西藏流亡政府于2008年11月17-22日在印度达兰萨拉流亡政府驻锡地，举行首次全球藏人特别大会，有来自14个国家559位代表参加。大部分的代表支持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同时，也强硬要求真正的西藏自治。最后，就会议期间做出的决定，西藏流亡政府宣布和中共的会谈，无果而终¹⁰⁷。

2009年西藏三区，再度出现自发性小规模抗议行动。抗议人群高呼支持西藏独立、达赖喇嘛长久住世以及分发传单等。这些抗议人群都遭到中共武

106 Negotiations or splittist activity...

107 Nikolsky, V. Tibetan Government...

警逮捕和殴打¹⁰⁸。抗议活动持续到西藏罗萨 (Losar, 西历 2 月 25 日) 新年, 当年的 3 月 10 日是西藏抗暴 50 周年纪念日。拉萨市内的藏族居住区墙上贴满手写大字报¹⁰⁹: 「上千人遭到逮捕, 数千人被消失, 到现在一点踪迹也没有。善良的藏族同胞们, 请好好保护自己, 记住不要做两件事: 不要歌唱舞蹈和放烟火玩乐。拜托只做两件事: 哀悼亡者以及为生者祈福」。

中共当局采取了史无前例的紧急措施, 为了全面防止出现示威活动, 他们调派上万名军警和武警进驻西藏三区的藏人聚居地¹¹⁰, 封锁藏区长达数月之久, 并在拉萨地方进行多次突击和拘捕行动。大昭寺四周 24 小时有荷枪实弹的武警巡逻, 高楼处都设有狙击岗哨, 日夜警备。拉萨城外的藏人, 被禁止进入他们的首都。在西藏罗萨 (Losar) 新年期间, 中共特意举行官方的庆贺西藏新年活动, 并在电视全程转播。绝大部分藏族聚居地的电话和网路都被切断, 让外界无法联系。报告案例显示, 有一个藏人将西藏境内的情况, 以短讯传给外国的友人, 而受到中共当局严重的惩罚。进一步, 中共在一些藏族地区开始强行拆除民宅卫星电视, 更换上有线电缆, 阻绝藏人收看到外国的新闻及影片。

一位俄籍目击者表示, 在西藏被封锁前, 即使他有「路经」西藏的通行证, 但是却被迫不断换饭店 (所有饭店接到中共当局命令, 不可留宿他), 他为了躲过中共监视, 甚至刻意走山路避开检查哨¹¹¹。这次的旅程, 让他看到果洛地区和康区的抗暴起义 50 周年纪念日的游行抗议, 虽然, 中共当局已经实施戒严令, 但是中国的电视, 一点也未曾提及或报导。

为了诋毁西藏抗暴纪念日, 在西藏抗暴五十周年的 2009 年, 中共中央特

108 Nikolsky, V. In Kardze...

109 Nikolsky, V. In Lhasa...

110 Nikolsky, V. Beijing... Nikolsky, V. SCMP...

111 A.S. A trip into the rebellious Tibet...

意伪造了一个新「节日」：「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日期决定在3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指令后，迅速地，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2009年1月19日马上通过，订立每年3月28日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纪念中共的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周年（参第八章）。这个伪「节日」震怒了藏族人民¹¹²。中共当局为这个伪造的纪念日，举办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多场歌颂改革的歌舞表演，招待中共御用的外国西藏学家旅游，还有在各类媒体上大肆进行宣传。此外，高唱雪山上升起红太阳的中共自颂歌曲，还铸造了西藏雪山上，中共五星旗飘扬的红色纪念徽章。其中，最有趣的是，中共当局设立了一个西藏内部「人权问题」的新网站¹¹³，内容介绍，这个「纪念日」是在西藏流亡政府挑衅下，造成地区不稳定，才特别设立的¹¹⁴。

达赖喇嘛在西藏抗暴的50周年纪念日中表示：「自从去年3月以来，一些中共极左派领导人，刻意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工作，目的是让中国人和西藏人分裂，并在他们之间制造敌意」¹¹⁵。

立即地，在「农奴纪念日」前后，西藏自治区电视台报导一系列冗长的共产党人聚在拉萨的西藏回忆谈¹¹⁶。5、6个中国人和西藏党代表还有3位将军轮流上台，侃侃夸耀他们获得的西藏战绩和成就。西藏歌舞表演团在他们的面前表演，做为报导的开幕高潮。表演大厅内坐满了人民解放军和穿着藏族服装的藏族要人。报导中间的休息时间，穿插着一系列中共的宣传纪录片，和虚构的二十世纪中叶西藏生活，大约5-7个短纪录片，不断地重复播出。这个冗长的宣传报导节目，也在青海省电视台及其他的电视台播放。宣传的目的都是一样，不断地告诉西藏人民，解放之前的日子，都是惨的、饿的、

112 Kitaev, S. March 28...

113 The first Chinese website has appeared in the internet...

114 Nikolsky, V. Behind the facade...

115 Dalai Lama. 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116 A.S. A trip into the rebellious Tibet...

穷的，被共产党解放后，现在的西藏人民生活，都是幸福的、快乐的。不只藏族，全国人民都要感谢中国共产党的大恩大德。播出的影片都是经过仔细挑选：快乐的西藏人民鼓掌热烈欢迎解放军军队进入西藏，一位老年西藏妇女向毛主席的肖像献上哈达，解放军帮助西藏农民收割庄稼，舂米和盖房。但是，只有少数的旧影带合乎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所以，每 7-8 分钟就得重复相同的镜头。

中共当局的做为似乎不合乎逻辑，他们不但没有消弭对立，竟然还人为地让情况无可挽回。这又是为什么？土生土长的西藏著名女作家唯色，认为那些政策唯一可利益到的是，在文革期间拿到权力的藏族积极份子。在一次访谈中，她列出一些参加「大联指」造反派红卫兵，后来任职西藏自治区高职的藏族官员名单¹¹⁷：

热地 (Ragdi)：文革时代，那曲地区大联指造反派文盲头头。1975-2003 年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列确 (Legqoq)：日喀则地区大联指造反派头头，2008-2010 年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大常委会主席。巴桑 (Pasang)：山南 (Lhoka) 地区「小红卫兵」和「大联指」头头。从 1971 年 8 月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后，一直高升。2003 年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洛桑顿珠 (Lobsang Dondrubg)：西藏民族学院教师，西藏民族学院红卫兵组织「农奴戟」司令部司令员，隶属「大联指」派，2008 年已经是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席。拉巴平措 (Lhagba Phuntsog)：文革时代「风雷激战报」藏文版主编，隶属「大联指」派。2008 年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向巴平措 (Jampa Phuntsog)：昌都地区「农奴戟」红卫兵司令员，2008 年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江措 (Jangtso)：札木机械厂「大联指」的头头，2008 年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席。德吉措姆 (Dekyi Tsomo)：西藏民族学院「农奴戟」负责人，2008 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布穷 (Bhuchong)：

117 Woeser, 2008

山南地区琼结 (Chonggye) 县「大联指」头头，2008年时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巴桑顿珠 (Pasang Dondrub)：从1969年11月至1970年12月随中共解放军409部队参加平暴，担任翻译。2008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协副主席、党委统战部部长。益西单增 (Yeshe Tenzin)：从「造总」倒戈到「大联指」，2008年时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唯色表示上面那些人长年来，都是参与攻击达赖喇嘛活动，宣传大中国主义的人。唯色认为是藏区统治阶层的人，从中破坏中共政府与达赖喇嘛代表团的会谈。她说：「事实上，这些西藏地区汉、藏高官的权力都是在西藏文革时代得到的，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政治权力圈，所以都是同一口径出声」。如果真的想要解决西藏问题的话，唯色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拿掉这些「绊脚石」。但是，中共会吗？很明显地，中共尚未找到比达赖喇嘛更能得到西藏人民支持的人。

这些造反派的前红卫兵们，至今还在使用文革时代陈腔滥调的口号和语言。而今，北京的宣传部门如何让全世界的国家接受他们的说辞。中共的手法，基本上是不变的：将事实移花接木，扭曲，穿插口号，造假还有谎言连篇。我之前已经提到过，一般人是很难辨别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最终大都会受到蒙蔽而以为是真的。这个就是中共要达到的目的。伪造历史、以假乱真、蒙骗世人中共一贯的手法，从始至终，始终如一¹¹⁸。如果我们将毛泽东时期传播的宣传风格和现在的版本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和以往不断赞扬主席、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手法是一样，换汤不换药，只是，改成不断赞扬民主改革、繁荣、经济等，符合「国际社会」观点的名词。宣传内容基本一样：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永远是正确的、人民选择社会主义、西藏骚乱都是达赖喇嘛外国势力，有组织、有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中共极左派份子创造出许多教条式宣传：例如，不断地杜撰「黑

118 Kitaeu, S. Conflict in Tibet...

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悲惨世界。也套用许多前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旧教条：例如「国家的主人」、「统一战线」、「帝国主义份子」、「落后的封建制度」、「民主改革」、「揭露叛国活动」等¹¹⁹。

现在，中共网际网路宣传和骇客活动已经全球化。中共的安全部门和陆军已针对全球部署攻防战俱佳的网军部队¹²⁰。他们将中共老式宣传战略，利用现代科技和传播手法，不断渗入全球的网际网路世界。2009年中共的网页已经超过二百万大关，其中有数十万页不同语言的网页。这是对全球世界公开声明，中共合法性治理西藏的宣传战。正如，戈培尔(J.Goebbels)所说的一样「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地重复混杂了部分真相的谎言，这比直接说谎更有效，谎言说久了，自然就会变成真理」。

德国学者霍尔兹(K.A.Holtz)认为中共企图对全世界造成影响，并不仅仅使用宣传战。在他看来，所谓的，「中外学者联合研究」，只能在中共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进行，尤其，一些中国学者在中国有亲属，也有一些人在中国拥有房产，更有许多所谓的中国专家教授，在中共巨额投资下，确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¹²¹。霍尔兹强调与中共建立关系，是有利可图的，前提是如果你可被利用的话。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唯一的手段就是，不要刺激中共当局。所以他们在多方面，必须进行自我审查。西方出版物和教学使用共产党的术语，党的宣传用语在不知不觉中，渗入外国的思惟方式。一些与中共合作的经济学者，甚至公开接受中共的资助。

封建主义复辟的威胁和西藏旧酷刑依旧是中共宣传战中重要的一环。第六章已描述封建西藏社会的酷刑和死刑。但是毛泽东时代的酷刑规模更大更残暴（参第七至九章），现在让我们讨论现在的状况。

119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1952

120 Goetz and Rosenbach, 2009

121 Holz, K.A. Have all the experts...

为了追查煽动，中共设立了各种监视手段。拉萨的主要道路，包含环绕大昭寺的帕廓街，各处都安置了监视器，城内各处都布满线民和便衣警察。他们的眼线跟随着外国人士，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抓到和外国人说话的藏人¹²²。最明智的做法是，不要随便和藏人谈话，以免让他们失去自由。

中共法律明文规定，禁止酷刑以及提供囚犯正常的生活条件和待遇。以下是中共官方网站的声明¹²³：「…罪犯的合法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少数民族和信仰宗教的罪犯不受歧视，在生活习惯方面得到照顾。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的吃、穿、住、用等物资条件由政府予以保障。监狱按罪犯民族生活、饮食习惯设有专灶，每月供应糌粑、酥油茶、甜茶等。西藏监狱均有医疗卫生机构，罪犯拥有医师数高于全国监狱平均水平。罪犯享受国家统一规定的休息日、节假日和民族传统节日。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依法每月会见自己亲人，可以依法获得减刑或假释和各种奖励」。

中共司法，审前拘留有三种形态：1)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可持续长达三年）。2)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民事）。3)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罪罚（刑事）。其中，如果发现新证据，被捕之人，会被拘押长达七个月，等待判刑或者更久。这些被逮捕的人，或许会在几天、几个月或几年后，才会被告知遭逮捕的原因，这种司法制度的缺点是，证人的证词很难用于辩护¹²⁴。还有，在审判前的拘留期间，中共官方不会通知家属，因为被逮捕者，还没有正式被捕，原因是没有明确证据证明他的犯罪事实。此外，很多被拘押者，并没有接到逮捕令，就莫名地被拘押¹²⁵。

不过，从古至今不变的是，封建制度内的监狱严刑拷打还是一样地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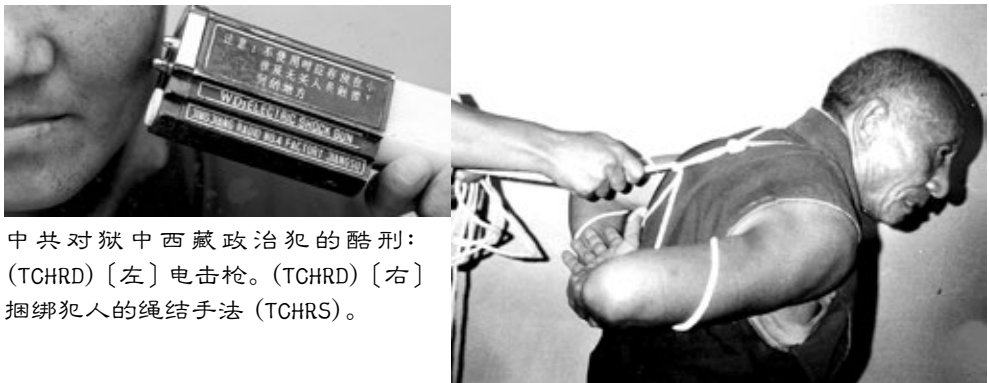
122 French, 2004

123 New progress i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1998

124 Prisoners of Tiber, 2006

125 Torture in Tibet, 2000

当然中共当局并不会承认这种事实，我们主要的信息来源是西藏前政治犯，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在不同时间遭受刑罚。这类的监狱酷刑，或许对现代文明社会的人们而言，不可置信或不敢相信。但是在极权国家，这是很普遍，很一般的情形，因为人民就是畜牲，畜牲不打不听话。我们从这些受刑人口中，可以推论出，中共政府的口号是真实不假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¹²⁶。一位安多地区狱警承认百分之百的拘留者会遭到刑求。另一位西宁法官则透露，送到法院判刑的拘留者，都受过武警和狱警的虐刑，如果是西藏政治犯的话，会遭到更残酷的殴打和虐待¹²⁷。其中，藏族公职干部也会参与殴打和逮捕的行列。



中共对狱中西藏政治犯的酷刑：
(TCHRD) [左] 电击枪。(TCHRD) [右]
捆绑犯人的绳结手法 (TCHRS)。

一位从东藏投奔自由曾任中共安全部门官员，坦承他任内，监狱里一般的刑罚就有 33 种¹²⁸，此外，还有不断更新的虐囚方式出现。依据前监狱犯的口述，他们在狱中曾遭到枪柄、铁棒、指结铜环等的刑具殴打，还有烟烫火烧等酷刑，甚至，有时双手被悬吊，遭受羞辱、恫吓。还有被迫观看其他罪犯的刑求，眼看着他们被电刑、烟烫（有时会加上喷辣椒水）、被狗咬、长时间在太阳下曝晒等。男性狱警甚至会将电棒，插入裸体的西藏妇女的阴

126 Behind bars...This is Mao Zedong's aphorism

127 Torture in Tibet, 2000

128 Tibet: the Truth, 1993

道和肛门，导致她们的身体严重被摧毁。妇女和少女通常都会遭到狱警的性侵¹²⁹。一些藏族拘留犯的嘴巴被插入水管灌尿，或者竹片插入指甲缝，又或被皮条绑紧，遭狼牙棒痛殴。也有人的脚踝受到铁链敲击。脸被浓烟熏痛双眼，头部被滚水淋烫或被灌下辣烫食物。

一般最常用的刑罚是电棒殴打（占 85%），长时间罚站（86%），炎日曝晒（69%）或强迫捐血（50%）¹³⁰。另一种刑罚是，外表无伤但内藏严重出血的殴打。在一些家属要求下，验尸结果，发现死者都是内脏破碎，大量内出血，多处骨折等原因而造成死亡。不同重量的手铐和脚镣也被广泛使用。一些囚犯在劳动时也需铐上脚镣，长达 12 天或戴上手铐 22 天以上¹³¹，还有被铐上带钉刺的手铐。遭到逮捕者会被关进 1x2 米大空间的单独牢房，待上很长时间。审判入狱后，除了从事重劳动外，还要参加「再教育」思想。除此之外还会遭遇到被迫捐血、不给食物或水、或是给脏水，还有给超过负荷的工作量等¹³²。禁止从事任何宗教性活动，例如，读经、颂咒等。在狱中如同在军中重度演练，不同的是，监狱里的饭食少又差，又常遭到殴打。比如，无法做到站立四个小时不动，或者无法准时完成工作时，就会遭到殴打等的处罚¹³³。

女出家法师尼玛口述，她在拉萨市中心游行抗议被捕的原因是，武警说她高喊「分裂」口号¹³⁴。她在拘留所遭到拳打脚踢、皮带鞭打、椅敲、滚水泼淋、香烟烫灼还有木棍插喉。有时还会被命令长时间曝晒在炎日下站立不动。通常警卫会拿一碗水放在她头上，把报纸夹在双腿和手臂间，确认她是否有移动。如果水、碗、报纸任何一物掉下地，就会遭到一顿殴打。这位尼

129 Kuxing: Torture in Tibet...

130 Kuxing: Torture in Tibet...

131 Behind bars: prison conditions in Tibet...

132 Tibet: the Truth, 1993

133 Behind bars: prison conditions in Tibet...

134 Kuxing: Torture in Tibet...

师因为拒绝依照武警指示，说出「自我认错」和「努力改变思想」等的中共标准口号回答，于是，被处「踢足球」的刑罚。她必须走向广场四周的每位武警前，让他们将她当球踢进场内。有时，她也和其他的女性收押人，被罚裸足站在冰地上。忍受数小时的疼痛后，她们的身体就完全的冻到麻木。这段时间不时会有穿高跟鞋的女警，一一踩踏每位女囚犯光裸的脚趾。下午时分，她们被命令离开冰地时，脚底的皮已被冰块黏着，导致皮裂血流，血水横流满地。

僧人洛桑达杰 (Lobsang Dhargya) 受审判前，被关在果洛 (Golok) 监狱长达一年¹³⁵。整个关押期间，他被上手铐脚镣，以及不时被拳打脚踢。僧人蒋贝彻令 (Jampel Tsering) 口述，曾遭到悬吊在火上。这个刑法常被前监狱犯们提到。他们说，有时，狱警会将辣椒丢入火中，产生浓烟，增加燃烧力。绳索常用在审讯期间，将犯人高吊或捆绑，进行刑求。

藏地各监狱或拘留所，还有一项共通处是，经过一系列的酷刑后，犯人不是死亡，就是被送进医院¹³⁶。死亡的犯人，通常会被归咎于自杀或是病死。从1987-2001年，1900名左右的西藏政治犯中，有41名（约2%）因重大虐待死亡。根据非政府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 (TCHRD) 调查，从1987-2007年已确认有88名西藏政治囚犯不当刑求导致死亡（如同2009年3月）。同组织表示，仍有许多个案尚未得到查证。虽然中国法律已明言禁止刑罚（参上文），但是中共在西藏对藏人进行刑求行为，是很普遍，也就是说，西藏是个光有法律之名，不进行法治之实的地带。中共当局对西藏进行的非法行为，和毛泽东时代一样，没有改变。

另外，还有其他证据指出，中共武警不只逮捕和刑罚西藏人，还有数名外国人，其中一位俄籍人士是因为被发现曾与印度达兰萨拉有过联络¹³⁷。一

135 Tales on terror, 1999

136 Torture in Tibet, 2000; Tibet, 2002

137 Commentary on 25.03.2008...

位当时被世界银行扶贫移民计划小组派去实际调查西藏地区汉、回农民开垦殖民问题的美籍人士¹³⁸，在警局审问期间，跌出窗外（抑或被推下窗外）。结果，造成脊椎受伤，脚跟骨折和肝脏破裂。还有，数位英美籍人士，2008奥运前，在北京加入游行队伍抗议中共镇压西藏问题时，也遭到中共警方逮捕。他们表示，在拘押受审期间，他们被绑在椅子上，强迫连续进行数十小时的口供自白，不让他们有休息和睡觉的时间¹³⁹。

在中共口中的封建西藏时期，拉萨只有两座监狱。然而，2001年拉萨地区关押西藏政治犯的监狱有¹⁴⁰：

1) 拉萨市东北郊的扎基 (Drapchi) 监狱，中共改称西藏自治区监狱，是西藏自治区最大的监狱。主要关押重刑犯、女刑犯和政治犯，狱内有九栋楼房，其中两栋专门关押政治犯（中共称为：危害国家安全犯）。2) 拉萨监狱（1995年改名）位于拉萨北郊。3) 古堂 (Gutan) 监狱，在拉萨东郊3公里处，邻近拉萨河 (Kyichu River)。4) 再教育劳动营 (Trisam Prison) 拉萨西郊10公里处，邻近堆隆 (Toelung) 桥。5) 波扎木 (Powo Tramo) 监狱位于拉萨东郊500公里处的扎木 (Tramo)。6) 西藏军区拘留所，拉萨东郊11公里处 (Tsalgunthang)。7) 改革劳动营，昌都东郊10公里处的泽当 (Tsethang)。8) 茂汶 (Maowan) 监狱，位于四川省阿坝州 (Ngawo) 茂汶羌族 (Maowan Qiang) 自治县。此外在四川、甘肃和云南各州、县及乡镇西藏自治区都设有政治教育中心或劳改教育营等不同名称的监狱，关押西藏政治犯。

根据2001年的调查资料显示¹⁴¹，中共划分的西藏自治区内共有12所监狱和13所劳改教育营。青海有32所，四川有6所。但是，在西藏三区确切

138 French, 2004

139 Nikolsky, V. activists from Britain and the U.S...

140 Annual Report 2001

141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Behind bars...

有多少劳改教育营或教育转化中心等不同名称的监狱，尚无正确的资料。一半以上的西藏政治犯都是僧侣。几乎所有的藏族入心中，政教是相关连的，如果无法得到宗教自由，他们只能透过政治抗议争取。



西藏的一些监狱关押政治犯 (TCHRD)：

- 〔上左〕扎基监狱。
- 〔上右〕再教育劳动营
- 〔下左〕拉萨桑伊监狱。

更多藏人想移居外国，追求宗教自由，然而，中共军方严格控管西藏南部边界，不许进出。加上，在藏区一些地方，即使是很短期的停留，藏人也都要特别申请通行证，才可以通行。不管是否发生抗议游行，外来者都被强行赶出拉萨，逐回自己的故乡¹⁴²。

没有人可以到西藏边境观光或停留。根据中共「西藏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规定：凡 16 岁以上居住边境地区者，必须要持有中国公民身份证和边境居民身份证。其他自治区居民，进入边界，必须持有身份证和通行证。16 岁以下中国公民，必须有相关证明资料。其他，「居住海外中国公民」必须

142 Tibet: the Truth, 1993

要持有边防证和身份证¹⁴³。举凡制图、探勘、考古调查、摄影、拍戏、科学调查等，未经特别许可，一律禁止。藏人必须要通过层层复杂的申请程序，才能拿到边境地区通行证，才能前往岗底斯山 (Mount Kailash) 或玛旁雍错湖 (Manasarovar Lake) 等地朝圣。

但是，藏人要出国，更加困难。即使，一些藏人准备了出国旅游和申请护照的文件资料。他们都必须去拉萨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申请护照。手续不但复杂，而且旷日费时¹⁴⁴。尤其赴印度旅游朝圣几乎是不可能。不过，如果



中共边防军营，旨在控制西藏和尼泊尔交界囊巴拉山口的通行 (Dangerous Crossing, 2005)

果有尼泊尔邀请函，就比较容易拿到护照去旅游朝圣。此外，为了拿到签证，就必须先申请到省、州、县的证明文件，一般贿赂是不可免的，可以更快速拿到文件证明。这些合法取得的旅游证件，不只可以去尼泊尔，也可以前往其他国家，包括苏俄和欧洲国家。流

亡藏人也到西藏自治区旅游，其中有一小部分人留下来。根据，新华社 (2002 年 2 月 1 日) 报导，近几年，约有超过 2000 名海外藏族人士，回乡探亲或回归祖国定居¹⁴⁵。2002 年中共当局在海外呼吁藏族同胞，回国探访亲友、朝拜寺院以及观光旅游。那些当年被称为「进行分裂活动」的海外藏族人士也受到邀请，只是一一都被冠上「支持祖国」的标志。

很多藏族人民想要离开藏区，寻求宗教自由的人群日益增多，中共当局

143 Tibet 2002

144 Annual Report 2001

145 Tibet 2002

拼命地阻碍藏人出国，以免贻笑国际。中共所谓的落后旧西藏时代，上千年来，一般的藏族人民不需要护照，就可以自由地去尼泊尔或印度朝圣，反之，印度教的印度籍或尼泊尔籍人士，也可以到岗底斯山圣峰朝圣。但是，自从中共侵略占领西藏后，藏、印、尼的信徒就无法自由地来去各地朝圣。但是现在，藏族人民如果要离开西藏，寻求宗教自由，必须得绕高山行险峻，忍受极度缺氧及危险才可以抵达自由之地。从1991-2002年，每年平均有2500名藏人离开西藏¹⁴⁶。他们通常主要路径是由西藏到达尼泊尔，因为其他的高山峻岭几乎是人类无法越过，而且，自古以来，藏传佛教徒本来就有传统的朝圣路径，只是现在因为无宗教信仰的



翻越高山峻岭到达尼泊尔后，西藏难民被冻伤的脚步。

(Dangerous Crossing, 2005)

中共阻扰及破坏，让藏人追逐精神自由更加困难。即使是，比较容易抵达的尼泊尔山区路径，因为没有通行证，加上中共边防军队封锁边界，那些从西藏逃到尼泊尔的难民，必须要历经4个月寒冬的山区旅途。因为，只有寒冷的月份，才是中共边界防备较松散的时期。很多藏人认为冬季能见度高，雪地行走容易，有益于逃跑，即使没有通行证也可以顺利通过¹⁴⁷。但是，也有其他的风险，比如说，遇到中共巡逻队，没有水喝、没有燃料烧煮食物及饮水、饥饿、脱水还有体力不支等的意外事件。还有，遇到暴风雪时，温度随时会降到零下40度。此外，迷路、冻伤及雪盲症都有可能发生。最终可以抵达尼泊尔的难民，早已筋疲力尽并遭受冻伤。

很多人还来不及逃离到外国，在西藏境内就遭到中共逮捕，其中有些人

146 Dangerous Crossing, 2003

147 Annual Report 2001

死于意外或者被中共解放军射杀死亡。例如，2001年的六个月内，中共公安就围捕了2500名试图逃出西藏的藏人¹⁴⁸。2006年9月30日，中共边防驻军向正穿越藏尼边界上的囊巴拉(Nangpa, 5700公尺)山口，75名前往尼



一群西藏孩童试图从西藏边境逃到尼泊尔不成，被中共武警拦截在囊巴拉山口 (Dangerous Crossing, 2006/ 照片: Pavle Kozjet)

泊尔的藏人开枪射击，这个枪杀现场碰巧被一位登山客罗马尼亚籍摄影师录下¹⁴⁹。同时，数团正在登山的外国登山队员也目睹了这个屠杀现场，并告诉媒体。那些被枪击的75名藏族人，大多是未成年的孩童。他们被中共边境驻军发现后，大约有3-5名的武警朝他们射击。

一名17岁的尼师当场死亡，一位23岁青年受伤，没多久就死了。

最终36人抵达尼泊尔，其他的人

遭到中共边防武警逮捕。意外录下的射杀现场，后来被放上网站，震惊了全世界。后来，澳大利亚导演古尔德为此，拍了「雪山上的谋杀」纪录片，用影片来控诉中共对藏族人民的暴虐行为。

2003年日喀则地区，建立了一座取名为「雪山新接待中心」的特别监狱。专门监禁准备经由边境，返回尼泊尔的西藏流亡难民。根据当事人的口述，大部分被逮捕的流亡藏人，会被判处3-5个月的徒刑¹⁵⁰。在其他地方则是，在警局拘留10天左右，被关入监狱1-3个月¹⁵¹。这些被监禁的人，通常会遭到狱警的拳打脚踢或电棒殴打，还得担负劳力工作，挑石挖土铺设当地道路，

148 Annual Report 2001

149 Dangerous Crossing, 2006; China's massacre in Tibet...

150 Dangerous Crossing, 2004

151 Annual Report 2001

晚上及假日还得上「共产主义下的劳动教育」洗脑课程。狱中的食物，永远是恶劣的。很多人付了约 1700 元到 5000 元人民币的罚款，还要签署保证书（亲属为连带保证人），保证不会逃跑。如果中共逮到了西藏向导，那他不但会被判重刑，而且还会遭到狱警严重虐待。狱中女受刑人的待遇比男受刑人好一些。狱警会用皮带鞭打女刑犯，而男刑犯会遭到电击棒或电击刺棍殴打¹⁵²。2001 年中共对藏人发出警告，如果有人敢逃到外国，就会征收他们家的土地和判他们的家人入狱¹⁵³。

尼泊尔的警察会逮捕从西藏逃出的难民，没收他们身上的财产。然而，最可怕的是，被遣返给中共边防部队。例如，2001 年有 15 名西藏难民遭到遣返的纪录，但是，实际上的数字应该更高。

尼泊尔政府受到中共北京的压力，加强边境管制，并禁止流亡藏人聚集加德满都抗议游行，迫使西藏流亡政府关闭驻尼泊尔办公室。中共逼促尼泊尔政府将逃出的西藏人民都判定为「经济移民」或是「罪犯」¹⁵⁴。他们达不到难民的资格，就会被尼泊尔政府遣返。事实上，几乎冒险逃出来的西藏难民，都不是为了经济问题。例如，2006 年的西藏难民中有 45% 僧侣，30% 孩童和学生，20% 农夫，5% 牧民和无职者，他们都是想要到西藏流亡政府的学校和佛学院接受教育¹⁵⁵。西藏的父母送小孩去西藏流亡政府学校接受正统的西藏教育，因为中共政府已经逐渐将西藏语言、文化、风俗、宗教等汉化的关系。

20 世纪末，尼泊尔陷入毛派共产党武装游击队的解放内战。尼共以毛泽东思想为基本教义，运用「村庄包围城市」战略，在 1996 年 2 月 13 日发动「人民战争」，将自己的武装游击队称为「人民解放军」。宣称要「推翻王室政权，

152 Dangerous Crossing, 2006

153 Annual Report 2001

154 Dangerous Crossing, 2005

155 Dangerous Crossing, 2006

打破种族差别，实现男女平等」，反对「尼泊尔封建专制、印度和美国的扩张主义、俄国社会帝国主义、中共修正主义及一切形式的反动主义」等¹⁵⁶。屠杀地方官员，闯入村庄，奸污妇女，掳走9-15岁孩童，训练成杀人武器的「童子军」¹⁵⁷。强迫居民纳税（美其名曰：革命税），如果有不满或不服从的人，一律杀掉。封锁道路，烧毁或炸毁车辆，向外国游客征收「登山许可通行费」。甚至有时也会强劫游览车上旅客的钱财，或强行征收过路费，林林总总不同的说词，总之，就是要收刮钱财¹⁵⁸。毛派尼共在偏远的山区建立人民政府，对大城市进行军事封锁，弱化尼泊尔政府，此外尼泊尔的王室枪杀事件和新国王与国会各党派间的矛盾，提供了尼共崛起的时间和空间。尼共领导人普拉昌达公开表示，西藏自治区武警逮捕的是一群「分裂主义」暴力份子¹⁵⁹，而他们的背后是美国政府。

尼泊尔的主要政党结成「七党联盟」与尼共联手，发起反国王运动，终结了尼泊尔的王权政治，恢复议会制度。2008年首届制宪会议选举普拉昌达为尼泊尔共和国的首任总理。6月尼泊尔外交部长慕克尼访中，强调他的党「支持中国西藏政策，和中共是最好的朋友」¹⁶⁰。在尼泊尔反王室政权革命成功后，美国依然没有将毛派游击队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剔除，只是宣称它将是「促进稳定民主与和平」的盟友之一¹⁶¹。在制宪议会选举中，毛派尼共得到最多票。这并不令人惊讶，民众用选票换取和平：「挟持人质，换取权力」。尼共向联合国观察团上缴武器，无法再进行游击战。于是，尼共游击队也不再是「恐怖组织」。后来，尼泊尔政府将毛派武装游击队重新整编，打散编入政府军，从事后勤保安，治安执勤等的「非战斗性」任务，也可选

156 E.G. Roy, 2008; <http://www.cpnm.org>

157 Maoists in Neopal...

158 Tourists and the Maoists...

159 Prachanda defends Chinese crackdown...

160 China and Nepal...

161 The United States announced adjustment...

择自愿退伍或接受职业培训，重新安置¹⁶²。

但是，尼泊尔政府压迫西藏难民的力道越来越强。负责拘留难民的责任竟然交给毛派的青年联盟¹⁶³。2009年8月15日，尼泊尔安全局部门的领导们聚集在拉萨，针对中共要求的「镇压在尼泊尔的反中游行抗议」，举行一场会议¹⁶⁴。2009年10月尼泊尔内政部长声明：「禁止西藏难民针对尼泊尔的「友好关系国家」中国进行示威游行。尼中两国关系友好，共同维护边界安全，防止犯罪份子侵入」。为此，尼泊尔内阁部长批准调动一万五千名的警力，其中包含七千武警及七千其他警备单位¹⁶⁵。就这样，中共中央不但彻底阻断了西藏人民逃亡，连西藏的真实情况也可以被完全遮蔽。

中共为了增加在尼泊尔的影响力，试图帮助尼泊尔的「旧」毛派武装士兵和「新」毛派武装军队。然而，尼泊尔的毛派势力，还是依靠自己的山地部落，依然必须遵循地方传统，甚至参加佛教活动。中共的军事援助和访问中国的尼泊尔安全部队等，尼中的合作关系，提高了中共在尼泊尔的地位和影响力。但是，却迫害了尼国境内印度人和西藏人的生存空间¹⁶⁶。

无视中共政府的镇压，西藏人民还是持续抗议。其紧张程度远高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中共在西藏的镇压规模越来越大越广。上列的资料数据明白指出，在中共实行社会主义期间，发生的大规模逮捕、刑求和处决的人数，远远高于西藏数世纪政教合一的所有封建社会的总和。毛泽东直言¹⁶⁷：「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胜利，这是人民的逻辑」。

162 Nepalese newspaper "The Himalayan" on April 2009

163 Nikolsky, V. People of Maoist Komsomol...

164 Nikolsky, V. In Kathmandu...

165 Nikolsky, V. Minister of Internal Affairs of Nepal...

166 Struggling for influence in Nepal...

167 Mao, 1966, c.72

宗教复苏

毛泽东死后，藏人马上恢复宗教生活。1979年大昭寺和哲蚌寺再度开启¹⁶⁸。大昭寺周围的铁丝网被移走了，朝圣者再度走进寺院礼佛。很多都是因为十世班禅喇嘛的努力奔走，争取到的。地方藏人开始重建甘丹寺，然而，寺院的重建工程却在1983年整个停滞。许多帮忙建造的人民，遭到中共逮捕。中共限制寺院出家众的人数，并且规定18岁以下的学童，有义务接受社会主义教育。1982年中共中央拨款九十万人民币修复被摧毁的扎什伦布寺。

1980年代，文革期间被没收的寺院资财中，有一小部分幸存的佛像等宗教物品，被送回了藏地寺院（详情见第九章）。1983年一座大佛像的上半部，从北京运回拉萨大昭寺。那是原来就供奉在大昭寺，著名的释迦牟尼佛密宗像12岁等身像（觉沃佛），为七世纪尼泊尔公主嫁给藏王松赞干布时，送至西藏的嫁妆之一。以日布祖古（Ribhur Tulku）为首的一组西藏文物搜寻队，用飞机将佛像运至成都¹⁶⁹。在成都佛像被安置进一座寺院，由藏族和汉族的僧侣一同举行开光等相关的佛教仪式。当佛像抵拉萨时，与预期相反，并没有隆重的仪式，也没有任何中共官员观礼。数千名藏人聚集在大昭寺，欢欣鼓舞地迎接觉沃佛回归大昭寺。总算是物归原主。

中共中央拨款30万人民币、黄金、白银和其他金属及物资，整修布达拉宫、大昭寺和其他寺院¹⁷⁰。1989年中共翻修布达拉宫，2001年再拨款33万人民币进行再次整修。同样，也对夏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进行修复。2008年4月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的扎什伦布寺，成为西藏「十一五」22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维修工程的第一个维修寺院，其中有15项被列为国家特殊保护¹⁷¹。总共

168 Butterfield, 1979

169 Ribhur Tulku, 1988

170 The question of Tibet...

171 In Tibet in 2008...

有 5.7 亿人民币投入这项维修工程，数目之大可为西藏自治区历史最高。除了上述的寺院外，还有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也得到维修及保护。值得一提的是，2009 年达赖喇嘛的家乡塔泽村 (Taktser) 内，也重盖了一座忠诚于达赖喇嘛的寺院¹⁷²。这项消息是达赖喇嘛 63 岁的堂外甥公保扎西 (Gonpo Tashi) 所发布。他曾任小学校长，还是青海省的政协委员。重建资金的来源，是中共政府的文化保护款项。

通常，在藏地归还或重建寺院，都一定要事先得到中共宗教事务局的许可。在中共一贯的官僚作风下，为了得到许可证，藏人必须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申请，并聆听无数次的训斥，内容无非是关于在「热爱主义」下，宗教的负面影响等等。例如，1992 年 10 月 1 日青海省开始施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规定」，其中明文规定：「…第三条，开放或新建宗教活动场所，须向所在地（乡）人民政府申请，经审查后，报县（区、市）以上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审核，由州、市人民政府或行署批准。未经批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开放，新建宗教活动场所。不得在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内修建宗教活动场所¹⁷³。…第六条，宗教活动场所的民主管理机构组成人员由宗教教职人员或信教公民民主推选，其成员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爱国守法，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第十条…不得恢复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

寺院的重建及归还（包含国家分配资金的那些）都要归功于一般藏人无私的捐助与努力¹⁷⁴。国家财政支援只是提供极小部分，绝大部分的寺院并没有拿到政府的财政支援，完全都是依赖信众的奉献。中共当局也在一些寺院里收取门票。中共安全局公安有时会没收朝圣者的供养物。这些寺院必须自

172 Nikolsky, V. In the homeland of the 14th Dalai Lama

173 a Sea of Bitterness, 1999, p.41-45

174 Tibet: the Truth, 1993

给自足，因为寺院内民主管理委员会控制寺院的财政。

根据中共 2000 年资料显示，西藏自治区内有 1,700 座大小寺院。中国西藏研究中心资料统计，西藏自治区外的西藏自治区有 1,535 座大小寺院，显示着宗教的极大复苏¹⁷⁵。文革刚结束时，藏地只剩 7 座或 13 座寺院（参第九章）。然而，在中共入侵西藏前的西藏三区有 6,259 座寺院和一些其他宗教礼拜堂。虽然，目前为止，大约只有半数被修复。不过，僧众和尼众人数明显大幅增加。西元 2000 年出家人数已高达 12 万人，其中有 4 万 6 千人在西藏自治区内¹⁷⁶。西藏历史学家茨仁夏加 (Ts. Shakya) 指出，包涵没有官方登记，真实的出家人数，应该有 18 万左右。

除了佛教，西藏也有 88 座苯教寺庙及 3 千名修道僧。拉萨有一座清真寺，拥有 2 千名信徒，还有一座天主教堂，及其 7 百位天主教徒¹⁷⁷。另有资料显示，1990 年代西藏自治区内，有 3 千名藏族及 2 万名汉族的回教徒¹⁷⁸。2006 年，西藏自治区里有 4 座清真寺，4 至 5 千名信徒，而天主教堂有 560 位教友¹⁷⁹。1967 年后禁止的回教庆典，也于 1986 年 2 月首次在拉萨再度开启。

1984 年开始中共当局再度严格控制宗教。1987 年 3 月 10 日达赖喇嘛声明¹⁸⁰：「今天西藏所谓的宗教自由，相当于允许我们的人民，以一种仪式化和奉献的方式，来崇拜和实践宗教。可是，对佛教哲学的教学和研究都有直接和间接的限制。藉此，佛教将被沦为盲目信仰，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宗教的看法和定义」。中共建立了几项立法措施，成立了西藏自治区、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的西藏佛教指导委员会。其主要目标是实施中共中央政策，

175 China, Tibet...

176 Shakya, Ts. Tibetan questions...

177 Briefly on Tibet: religion and belief...

178 Butt, 1994

179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8, p.195

180 Dalai Lama Statement...

「教育僧尼爱党爱国」并监督寺院的「一切言论和思想及管理」。1988年9月28日十世班禅喇嘛呼吁中共当局结束对宗教的行政干涉，让西藏人自己管理其宗教事务中的活动。

1990年江泽民指出，要消弭宗教，并不需要采取行政措施，而是提高教育、福利，增长经济和宣传水平¹⁸¹。因为物质是最重要的，高于精神。1991年他邀请各宗教团体领导人到中南海会谈，会中要求他们要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团结合作，在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1993年江泽民在全国统战会议上指示，「关于宗教工作三句话」：一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求宗教在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条。利用宗教教义、教规和道德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更要支持无神主义教育。

1994年7月，中共在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其中为了让西藏佛教和文化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须制定新战略政策¹⁸²。会中决议，结束修建寺院，减少出家人数，破坏达赖的权威并管理喇嘛转世。在西藏各地展开批斗达赖运动，反分裂斗争教育和四观两论教育，全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

这些新战略政策，践踏到西藏民族的自尊底线，导致各地藏人抗议骚动，自1996年，中共镇压越演越烈。中共所设计的各类宣传活动「爱国教育」、「精神文明」和「严打」等，主要是用来打击罪犯，尤其是要严重打击「西藏分离份子」和「达赖集团」。「爱国教育」宣传活动是由西藏工作领导小组所推动策划，他们进驻几乎所有的寺院，监视所有的出家众。工作小组进驻寺院的人数取决于寺院的规模，在寺院中开设爱党爱国教育课程和检讨大会。僧人会被分发到20至30人的小组团体，偶而也会将数组合并成一小队，

181 Moskalev, 2004, p.274-283

182 Modern politics, 2000, p.12; Andreev, 2006a, p.398

甚至将所有的人结成一大队。工作小组主要的目标是削减僧人的人数。「爱国教育」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一部分僧人死亡，一部分僧人自杀或被自杀。凡是抗拒接受爱国教育的僧人，不是被驱逐出寺院，就是遭受逮捕入狱。1996–1997 年共有 2,827 名僧侣被中共逐出寺院，165 人遭到逮捕入狱，9 人殒命。1998 年已知的逮捕和驱逐案件人数，分别为 327 人和 7,156 人。1999 年被捕 42 人，1432 人遭到驱逐¹⁸³。中共工作小组威胁被逐僧人，如果对外透露他们是遭工作组驱逐出院的话，就会逮捕他们¹⁸⁴。寺院出家僧的人数，受到严格的限制。导致一些寺院的僧侣人数非常少，有的寺院甚至没有僧人¹⁸⁵。根据中共 2000 至 2008 年官方资料，西藏自治区内寺院和僧侣的数字，每年都停滞在 1,700 座和 4 万 6 千人¹⁸⁶。

中共工作小组强迫僧侣们学习和熟记，中共扭曲伪造的历史和恶意抹黑的佛教文化。例如，1997–98 年青海的西藏寺院，被迫学习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¹⁸⁷，有不同主题的八个课程以及地方法律。其中内容有一部分和中共的宣传一样，例如，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及由于帝国主义干涉，20 世纪西藏出现一短时期的独立。此外还包含明显错误的例子：「西藏成为大元帝国的领地后，西藏地方从此正式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不仅西藏人民的心朝向中央，而且他们一开始就认识到与祖国的血脉相连…他们认为西南地方（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也是中国人，西藏和祖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汉族和藏族合为一体，团结一心」、「宗教活动和宗教组织必须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和管理。党和政府与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员之间的关系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经理人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藏传佛教

183 Tibet: the Truth, 1993

184 Religious persecution…

185 Annual Report 2001

18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p.301

187 A Sea of Bitterness

社会必须…不断限制宗教的消极因素，克服不合适的现象，努力促进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广大的西藏佛教徒应该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在思想中消除达赖的影响…」。

此外，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爱国教育出版的¹⁸⁸寺院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手册2「反分裂教育指导」第二部的摘录：「西藏独立是新旧帝国主义的阴谋」。第三部：「支持达赖集团境外反华组织背后的目的」等。

「爱国教育」授课流程如下：¹⁸⁹课堂从早上9:00–13:00，下午15:00–18:30，每堂课中间休息5分钟。爱国教育五个基本原则是：1) 要求汉藏团结，对抗分裂主义。2) 支持中国共产党政府认证的11世班禅喇嘛。3) 承认西藏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4) 热爱中国社会主义社会。5) 连署签名抗议「达赖破坏祖国团结」。如果僧侣在白天的课堂上，无法正确回答各类问卷，驻扎寺院内的工作小组就会特别到他的僧房，仔细搜索一番并问讯数个小时。

另外还有更加风声鹤唳的「爱国教育」¹⁹⁰。2000年5月1日，一行30名来自昌都宗教局的官员进入左贡县的田妥寺(Tenthok Monastery)，命令僧众交出所有达赖喇嘛的肖像，引发抗议。有3名僧人遭到严重殴打，其中一人肋骨断裂。所有的达赖喇嘛相片遭到没收。有一位未交出相片的僧人，被工作小组强行拉到他3楼的僧房搜索。不久后，那位僧人就从3楼摔下死亡。隔天，街上出现抗议的海报，中共公安随即逮捕了5名僧人。其余的人被公安威胁说，如果再造谣僧人被官员加工自杀，就等着坐长监吧！中共当局害怕冲突加剧，布下更严重的控管，又再逮捕20名寺院信徒。

武警和军队进驻各个寺院，协助院内工作小组控管所有的僧侣，其中并安插线民。更将公安局设立在重要寺院内，其他公安大队也加入控管寺院。

188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8 p.95

189 Religious persecution…

190 “Patriotic Re-education…”

其职责就像是只听令中共中央的国安法外机构。后来，专司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也接管西藏、维吾尔以及台湾。他们宣称这些反中共政权的维吾尔人、西藏人、法轮功、民运人士和台独份子为「五毒」¹⁹¹。

寺院僧侣每日生活在不同官方机构的监控下：统战部、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和政治教育、政治研究及政治安全各类工作小组等。例如，1997年7月20日拉萨城关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颁布了「拉萨城关区各寺院僧尼守则」¹⁹²：1) 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主义。2) 必须服膺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指示，遵循社会主义制度以及该地区官员制定的政策和规则。3) 不可聆听或宣传任何涉及破坏国家统一和安全的反动言论。4) 必须接受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制定的规则，为社会福利和寺院工作，积极参与生产和劳动。5) 必须听从寺院上座和党领导的建议，不管老少皆同。6) 必须表现对佛的真诚信仰，研究佛教所有教理，为佛教蓬勃发展而奋斗。7) 所有僧尼必须严格遵守誓言和戒律，保持谦虚和良好品格，除非特殊情况，否则平时应著僧服。8) 任何人都不可用宗教名义或理由，反对政府、执法人员和爱国教育。9) 必须保护文化古迹和文物、寺院和公共财产。10) 必须注意环境整洁和身体整洁，各僧尼要维护寺院形象，努力做个热爱宗教、民族，守法重律爱国爱党的好僧尼。

此外，中共更严厉规定出家的条件和资格。早期孩童时代就可以入寺出家，现在则规定16岁才能出家，后来又提高到18岁。并规定，申请出家者必须是一位爱国者，热爱中国共产党，了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不相容性。还要得到父母和各级地方当局、民主管理委员会、公安局的许可。此外，父母双方皆政治正确，出家地必须是当地居民等…。¹⁹³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西

191 Trojan Horse from China...

192 Nationalities and Religious Bureau...

193 Tibet: the Truth, 1993.

藏分会，创立了西藏佛教学院，并在一些寺院开办佛学班和学经班。2006年学生数目已达三千人¹⁹⁴。1987年北京成立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其目的在培养政治上热爱祖国，宗教上有较高佛学造诣的知识份子。然而，曾经是佛学院基本单位的各分寺，再也无法运行。

西藏传统习俗，百姓通常会定居在寺院四周。但是，中共摧毁了寺院，并强迫居民迁移¹⁹⁵。手法和毛泽东时代一样，只不过规模小一些。1998年中共工作小组关掉觉囊寺 (Jonang Kumbum Monastery)¹⁹⁶，寺内著名的七层楼高曲朗塔为14世纪觉囊派高僧住持笃浦巴 (Dolpopa Sherab Gyaltzen) 所修建。塔内圣物及所有物品在文革时代被破坏殆尽，文革后重新装修整建，也恢复宗教活动。不过，后来中共强迫进行「爱国教育」，导致一些僧侣被捕下狱，一些则遭到驱逐出寺。1990年代后期，中共封闭一些寺院：泽塘桑珠林寺 (Samdupling, Tsethang)、山南颂然林寺 (Sungrabling, Lhoka)、工卡的直贡佛学院 (Drikung Shetra, Gongkar)、日喀则的释公谦寺 (Shkongchen, Shigatse)、达泽的扎叶巴寺隐修地 (Drag Yerpa, Tsktser)，另有一些寺院被摧毁¹⁹⁷。2007年邦萨寺 (Pangsa Monastery) 也遭查封关闭¹⁹⁸。2006年甘孜州中共当局网站声明严格加强寺院区域控管，登记僧众名册。禁止僧尼二众非法进出。并宣称已拆除「非法」闭关房，从亚青寺 (Yachen Monastery) 驱赶1100名僧尼二众。如有，未经许可离开或进入寺院者，须向寺院管委会登记¹⁹⁹。

2001年，中共强拆康区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僧房，驱逐大量僧尼二众²⁰⁰。色达喇荣是1980年由晋美彭措堪布创办的宁玛派佛学院。佛学院教授

194 China:Tibet-facts and figures 2006...

195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1

196 Kumbum's Song, 1998, p.1

197 Modern politics, 2000

198 Chinese authorities closes down Pangsa...

199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8, p.195

200 Destruction of Serthar Institute...

的显宗课程有戒律、因明、俱舍、中观、般若五大类，还有密宗教学。教授的语言有藏、中、英三种，并结合现代电脑科技教学。在佛学院学习的僧尼约数千人，有藏族、蒙古族等，其中还包含一千名汉族。1990年代初，晋美彭措堪布前往印度及其他几个国家，拜见达赖喇嘛。因此，1994年中共开始迫害他。统战部门和宗教事务局插手寺院教学，著手进行「爱国教育」和「红色宣传」，并在寺院周围各个路口设立冈哨。1998年中共当局命令晋美堪布将8千名僧尼减至150名，经过一连串交涉争取，最后中共同意僧尼定额为1400名。

1999年3-4月，中共当局下达公文，依照江泽民主席指示，严格控管寺院，监视寺院传法内容，不容许有任何「分裂活动和思想」，全面开展「爱国教育」，禁止未满16岁者出家。此项禁令也延伸到中国本土，许多寺院僧侣，被命令回家。2001年各单位的工作小组一起抵达喇荣五明佛学院，他们命令出家人必须在期限内离开寺院，其他被批准可以留下者，必须要公开谴责达赖喇嘛，才可以继续留在寺内。2000名中共公安和解放军配合工作小组的指示，驱逐出家众和学法的居士。中共用棍棒将人们驱逐出寺，并威胁不听话就报复晋美堪布、出家众和他们的家人。4月，大约有一千人被遣送回乡。11月又有约三千人被驱离。为了维持生计，一些人成为了农民，年老或患重病者只能行乞维生。

6-7月，寺院周围许多木造僧房和闭关房遭到推毁。官方公布拆除了1875座违章红木屋，当地藏人宣称被摧毁了2000间僧房和闭关房。中共的工作小组调动40-50台推土机，主导拆除行动。奖励工人推毁一间房屋，可得到130-350元人民币的奖金。中共工作组为了顺利推毁一座闭关房，不惜用暴力拖走屋内的老僧或行动不便者。有时，工作组的人员还会顺手牵羊屋内的贵重物品或钱财。一辆辆大型卡车载走拆毁的木材瓦砾碎片。后来，工作小组命令寺院出具一张授权拆除违建民房的公文，但是遭到寺方拒绝。中共

当局做了一些措施，防止真相外泄：现场禁止摄影、封锁道路和进驻公安。但是，藏人还是偷偷地照相、摄影及转传。晋美彭措堪布被送到军方医院，后来被软禁在成都长达一年。之后虽然返回了喇荣五明佛学院，然而，却在2004年1月6日于成都的医院圆寂²⁰¹。根据另一份资料报告，有9名尼师自杀，另有许多人死在医院，但是这些都无法在中国得到证实。2002年一些人遭到拘留，原因是他们试图重建闭关房。

这些例子明显曝露出，中共真实的西藏政策：1) 宗教只能在无神论的中共控制下发展。2) 如果宣导和威胁无效，就马上展开镇压。3) 受压制的都是「宗教人士」、「信徒」等。4) 所有的镇压行动都以合法名义掩饰。5) 任何与达赖集团接触的藏人，都会引发危险的后果。6) 严格监管控制藏区的一切人、事、物。6) 鼓励汉族移居西藏。7) 汉族人民必须遵循共产党思想，自动隔离其他思想哲学。令人惊讶的是，光是喇荣五明佛学院内，竟然就有一千名修习藏传佛教的汉僧，这说明汉人对藏传佛教的景仰及学习意愿日益增长。

2007年前往西藏旅行的观光客得知，座落于桑耶 (Samye) 和塔钦 (Darchen) 的两座巨型莲花生大士的塑像已遭到摧毁²⁰²。桑耶寺区内的莲师塑像是由中国广东省广东市的佛教信众慷慨捐献铸造。为了防止莲师塑像被摧毁的讯息散播，中共当局禁止朝圣者和观光客朝拜寺院，并下令当地公安局封锁道路禁止外人进入。稍后，寺院的总管回复外界的询问，表示拆卸塑像是因为当局未许可竖立塑像²⁰³。塔钦寺区内的塑像，因为是通往岗底斯山圣峰 (Mount Kailash) 的道路，当局宣布对外关闭三天，准备进行拆卸，也预计有不少藏人会来抗议。

中共不仅拆毁寺院及雕像，也将西藏的佛教艺术品等运送到中国。1988

201 Khenpo Jigme Phuntsok...

202 On religious freedom in Tibet...

203 In Tibet, the statue of Guru Padmasambhava was destroyed...

年阿沛·阿旺晋美 (Ngabo Ngawang Jigme) 表示非常震惊, 巨量的布达拉宫文物, 被中共当局送往中国, 特别是, 前西藏政府的古老金库遭到破坏, 里面财物都被搬往内地。2001 年有报告指出, 布达拉宫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保护) 的七世达赖喇嘛灵塔殿内的弥勒佛鎏金青铜像被移到北京²⁰⁴。2000 年代雍布拉康宫殿内的佛教艺术品相继消失。后来在中国境内的展览会上, 发现它们的踪迹, 以及其他西藏寺院的古老艺术品及罕见佛像。珍品被发现遗失后, 中共官员不但矢口否认, 还以复制品取代真品, 归放原处²⁰⁵。

文化大革命之后, 藏文书籍的情况大大改善。一些重要的历史和宗教碑文得以出版²⁰⁶。「布达拉宫典籍目录」和「雪域文库」得到整理及出版。从 1990 年起, 开始编辑并印刷一些重要的西藏经典。一些寺院的专用书籍 (记载佛教传统礼仪, 寺内高僧的传记及著作等) 也以单本印刷出版。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出版「西藏佛教杂志」, 其部门包括「综合研究室」的专司佛法教义阐释及「西藏佛教杂志室」负责出版杂志, 其他也出版西藏大藏经和其他经典。1971 年 12 月成立的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许多书籍, 大多数为藏文书, 其中包含大众科学、旧典籍、藏文文集、佛经、西藏医典、藏历、西藏历史、传记、民间故事和西藏艺术等²⁰⁷。还出版多卷历史和文化古迹文献。西藏的商店出售藏文和中文的佛教经典和书籍, 以及与佛教相关的纪念品。

文革结束后, 藏人开始被许可进入寺院祈福, 可以朝拜圣山和圣湖以及举行民间佛教仪式, 例如悬挂五色风马旗、持咒绕行雕刻经文的玛尼石堆等²⁰⁸。拉萨每年有超过一百万名藏人前来朝圣, 一路上可以看到藏人朝圣时虔诚的神情和态度。几乎每户藏族屋内都有设置佛龕。

204 Potala palace desecrated, p.6

205 Mass transportation, 2003, p.24

206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207 Fifty years in Tibet...

208 China: Tibet-facts and figures 2006...

不过也有其他地方还下达宗教禁令。根据 1999 年初尼木县 (Nyemo) 的报告资料显示, 中共地方当局禁止藏族屋内设置佛龛, 所有的农牧民都不可进行绕塔、点灯等佛教仪式和行为²⁰⁹。政府机关任职的医生、教师和领取养老金退休者, 屋内的佛龛都被当局拆走。当局还行文命令拆除所有的五色风马旗, 改插中共的五星旗。此外, 还检查各家民房, 并警告居民不可持有达赖喇嘛的肖像。藏人被迫在屋顶和其他地方插上五星旗, 宛如重回毛泽东时代的生活。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16 世噶玛巴和 10 世班禅喇嘛, 这两位西藏宗教领袖的圆寂。噶玛巴是噶玛噶举教派的法王, 也是西藏四大教派之一, 噶举派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16 世噶玛巴 (1924–1981) 在流亡地圆寂后他的转世, 诞生于 1985 年 7 月 17 日的邬金钦列多杰 (Urgyen Trinley Dorje) 在西藏东部被寻获。最初, 他单纯地被认证为一位高僧的转世。后来, 噶玛噶举派的摄政之一泰锡度仁波切拿出 16 世噶玛巴的信件, 认证他为第 17 世噶玛巴, 这项认证后来也得到达赖喇嘛的确认。1992 年 9 月祖普寺为 17 世噶玛巴举行升座大典。

在中共严控的西藏, 噶玛巴的自由受到极度的限制。他也经常受到中共的高压, 逼迫他背弃达赖喇嘛, 并对外宣布中国是「宗教自由的堡垒」²¹⁰。在中共监视及控制下, 身为噶玛噶举派的宗教领袖必须要具备的佛学及灵修训练时间和机会也受到极端压缩。于是乎, 1999 年 12 月底噶玛巴逃离西藏, 途经尼泊尔抵达印度。逃亡前, 他告诉监视他的安全警卫, 他要进行长期闭关, 让警卫松懈了警觉心。但是, 这位年轻的噶玛巴抵达印度后, 却引起印度高层的高度怀疑, 因为他们不相信, 没有中共的暗中支持, 他可以大胆且成功地逃脱。直到 2008 年噶玛巴才第一次被印度当局许可, 飞往他国传法。这一位 17 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是唯一同时得到达赖喇嘛和中共当局承认的

209 Severe religious restrictions...

210 The 17th Karmapa escaped from Tibet, 2000, p.50–57

教派领袖²¹¹。

「和平解放」后，10世班禅喇嘛（1938–1989）一直留在西藏和中国。他一直是支持与中共中央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支持者。中共官方描述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是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



十世班禅喇嘛

的国务活动家…始终如一反对任何分裂活动。他为维护祖国统一，汉藏民族团结，提供不朽的贡献。他经常一再地说，这一生中，他真正想要做的事是，祖国统一，促进西藏内部团结和经济繁荣，佛教兴盛以及建立和平世界」²¹²。虽然10世班禅喇嘛的名称，是继承前一世。但是此生他自己取得的名称是「浊世救怙主（藏语：snyigs dus mgon po）」，所谓的「浊世」是指中国占领西藏的时期。

1989年1月13日，10世班禅喇嘛从拉萨抵达日喀则，前往扎什伦布寺主持第5世至第9世班禅喇嘛合葬灵塔「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1月22日他为灵塔举行开光典礼，以及开示演说，之后参加了数场祈福法会²¹³。1月24日主持宗教会议，听取来自西藏自治区、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藏区各寺院执事和高僧代表，对藏传佛教发展的意见。会中他表示²¹⁴：「…在最后查验阶段，挑选其中三名候选人，对他们进行更进一步的审核…我认为最后应该在释迦牟尼佛像前，摇食团做出决定」。中共当局决定将他的这句话，作为班禅的遗嘱，对外发表。但是，却丝毫没有提及，当天班禅喇嘛几乎都在强烈批评

211 A part of followers of the Karma Kagyu considers another person,...

212 The death of the 10th Panchen...

213 Panchen Lama X. The Panchen Lama's last speech...

214 The death of the 10th Panchen...

中共对藏区不当的统治和政策。班禅喇嘛冀望达赖喇嘛与他合作制定西藏政策，并补充说，中共解放后，西藏是有了发展，但是付出的惨痛代价却远远高于得到的利益。

1989年1月28日，10世班禅喇嘛突然圆寂，中共当局公布他死于心肌梗塞²¹⁵，并说明当他们接到班禅喇嘛突然病倒，中共中央随即派遣一名专员及一组医师前往日喀则，协助班禅喇嘛的医师，但是最终抢救无效。

圆寂三天后，中共国务院颁布，一份由中共总理李鹏签署的「关于第10世班禅喇嘛治丧和转世问题的决定」。决定中说：「根据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和僧众的请求，并参照历史惯例，国务院特就治丧和转世问题决定如下：1) 在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修建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法体灵塔和祀殿，供后人瞻仰朝拜，缅怀他爱国爱教的业绩。修建灵塔和祀殿事宜，责成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共同办理。经费由国家拨专款。2) 由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举行宗教悼念活动，办理遗体保存等事宜，经费由国家拨专款。3) 由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并视必要请中国佛教协会、佛协西藏分会协助，办理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等事宜，报国务院批准」。

中共国务院拨款6百万人民币用于寻找10世班禅的转世灵童²¹⁶。将10世班禅的遗体根据佛教仪式进行防腐处理后，安置到耗资6,406万人民币修建的裹金灵塔祀殿（释颂南捷）。

虽然中共官方强调严格遵守传统，寻访灵童。但是，其中却有很大的不同：「虽说是由第10世班禅喇嘛的经师和扎什伦布寺民管会部分成员，所组成的寻访灵童队伍。但是，这个队伍其实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藏区高

215 The death of the 10th Panchen...

216 Six years of searches...

僧，另一部分是中共政治部，由藏族居住地几个省份的第一把和第二把省委书记组成。此外，还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副会长帕巴拉·格列朗杰 (Phagpa la Gelek Namgyal) 带领的顾问小组，一同展开寻访工作，与传统不同的还有，其寻获的灵童候选人最后要得到无神论的中共国务院批准²¹⁷。传统上寻找灵童工作，例如：「念经、持咒、观察圣湖、占卜、暗访合适年龄儿童家庭、让选出的灵童候选人指认 10 世班禅生前的随身物品等」。

西藏传统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代表西藏的太阳和月亮，他们之间有不可摧毁的精神联系，世代互为师徒关系。14 世达赖喇嘛曾向中共中央提出在寻访班禅灵童问题上，可以帮忙，但是却遭中共拒绝。在印度达赖喇嘛方面举行了必要的传统寻访灵童修法仪式，达赖喇嘛的代表私下也与西藏境内高僧取得联系，其中包括扎什伦布寺的高僧。

于 1989 年 4 月 25 日诞生在西藏嘉黎县 (Lhari) 的灵童候选人更登确吉尼玛，被认定为 11 世班禅喇嘛²¹⁸。在他尚小，还不大能说话时，他就说：「我是班禅，我的寺院是扎什伦布，我坐在法座」。担任寻访灵童工作委员会主席的恰扎仁波切 (Chadrel Rinpoche)，当时任扎什伦布寺住持、该寺民主管理委员会主席及西藏政协委员，私下派人暗中与达赖喇嘛办公室联络，请求达赖喇嘛修法禅定，从他寻访到的数位灵童候选人中，认证真正的班禅喇嘛转世。于是，达赖喇嘛于 1995 年 5 月 14 日发表他认证的灵童是更登确吉尼玛，并赐法名丹增更登耶谢赤列彭措佩桑波 (Tenzin Gedun Yeshe Trinle Phuntsok Pelsangpo)。但是，这位被达赖喇嘛认证的灵童，于 5 月 17 日连同他的父母，消失得无影无踪。两年后，中共中央发布一则新闻，表示在男童父母的哀求下，为了不让他被反分裂份子绑架，政府将他们保护起来。从那之后，他们一家就与外界完全断绝了接触，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的消息。除了西藏自治

217 Six years of searches...

218 Panchen Lama 11th, 1999

区党委副书记热地 (Ragdi) 于 2002 年 11 月 12 日对外公布, 那位男孩在学校学习得很好, 和父母快乐的生活在一起²¹⁹。直至今日, 11 世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的照片, 只有幼年时代当上灵童候选人时, 拍下的唯一一张。在西藏, 他的照片被禁止出现, 几乎没有任何西藏人曾再见过他们一家。

1997 年 5 月 17 或 18 日, 恰扎仁波切遭到监禁, 因为中共怀疑他, 在寻访新灵童问题上, 一直与达赖喇嘛保持联系²²⁰。4 月 22 日他因叛国和泄露国家机密罪, 被判 6 年有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 3 年。中共将他关押在四川大竹县川东第三监狱的一个特别秘密牢房。5 月 17 日寻访灵童小组的秘书及一名商人也因泄漏国家秘密罪被捕, 各判 4 年和 2 年有期徒刑。

随即, 中共政府对外宣布, 达赖喇嘛认证的 11 世班禅喇嘛是无效且非法的。他们提出许多理由, 其中最重要的是寻访的灵童候选人, 必须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金瓶掣签」一定要在中共政府代表的监视下进行, 此外, 选出的班禅转世灵童还要通过中共政府批准, 最后的升座仪式, 也必须由中共中央政府的代表主持升座大典。

但是, 传统上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并非都经由「金瓶掣签」。19 世纪初, 14 世噶玛巴最后是由「金瓶掣签」选出。20 世纪初的 17 世噶玛巴转世灵童认证, 中共并没有使用「金瓶掣签」²²¹。但是, 班禅喇嘛转世灵童选出时, 无神论政党的中共中央集团却坚持遵循大清帝国时代的「金瓶掣签」选出转世灵童。与中共不同的是, 清朝的皇帝信仰佛教, 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他们从不干涉灵童的择选过程。

西藏的历史传统, 班禅转世灵童认证, 就是互为师徒的达赖喇嘛的职责, 再怎么讲, 也比无宗教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共集团, 更加来得合法合理。一

219 Tibet 2002...

220 Panchen Lama 11th, 1999

221 Sperling, 2004

位来自扎什伦布寺的达赖喇嘛代表「未经授权」修法冥想观察圣湖的宗教行为，比起中共控制下的组织团体，更加的传统和宗教性。选出新转世灵童前，应该要再进行一项神前择选，于是达赖喇嘛采取摇食团 (go baldheaded, 糌粑揉制的丸子，内装灵童名字)，选出 10 世班禅灵童。难道无神论的中共能比达赖喇嘛更能举行这项择选？如果他们进行公平抽签，那么为什么不将更登确吉尼玛候选人列入名单。结论是，中共当局认为他已经被达赖喇嘛认证，所以绝对不可以接受他也进入金瓶掣签。由达赖喇嘛代表执行的食团抽选，被中共宣布为非法，他们的藉口是，因为寻访队的成员并未在场参与。

根据中共官方的说法是，从第 9 世班禅喇嘛开始，他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师徒关系，实际上已经停止，因为班禅喇嘛和他的随从，「受到达赖喇嘛和他的手下骚扰」。中共指出，第 13 世达赖喇嘛和第 9 世班禅喇嘛之间发生分歧，导致班禅喇嘛在中国居住很长一段时期（参前）。事实上，这两位高僧已圆寂久远，也没需要去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继任的 10 世班禅喇嘛和 14 世达赖喇嘛的关系一直很正常。班禅喇嘛因「犯罪」遭到中共政府逮捕，其中一项罪名就是，支持达赖喇嘛（参前），从这点可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1959 年他在接受奥夫钦尼科夫 (V.V.Ovchinnikov) 记者访问时，他就说过他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分歧已经消失²²²。后来，1985 年 10 世班禅喇嘛在拉萨主持默朗木祈愿大法会 (Monlam Festival) 时表明他与达赖喇嘛是必然的灵性友谊关系，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嫌隙。而达赖喇嘛提及收到班禅喇嘛的私信时，也谈到他们之间的友谊，证实了他们之间的友好。

进一步，中共火急争辩更登确吉尼玛在 10 世班禅喇嘛圆寂前 3 个月出生²²³。但是，根据寻访小组传递的原始资料，他出生于班禅喇嘛圆寂后 3 个月。这看起来似乎违反世俗常识：「转世，根据佛教教义，转世从受孕那一

222 Ovchinnikov, 2006, p.80

223 Candidate from the Dalai side...

刻算起，所以一个转世，应该在班禅喇嘛圆寂后，不少于9个月出生」。然而，很显然地，这并非意外：「班禅喇嘛在他圆寂前2、3天说过，事实并非全然如此，他引用7世达赖喇嘛的例子，他在6世达赖喇嘛圆寂前一年诞生。因为一个已证悟的圣者，能够以多种形式及分身等同时存在」。

中共拒绝接受被14世达赖喇嘛认证的转世灵童更登确吉尼玛。中共在德里的大使也不转送14世达赖喇嘛的认证声明稿给中共中央。1995年5月16日，中共外交部谴责达赖喇嘛：「为政治目的使用宗教仪式」。隔天，中国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官方代表对外宣布，达赖喇嘛的认证是违法的。中共当局的不满，可以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李瑞环的报告中看出²²⁴：「在我们国家，任何人，任何团体，包括任何宗教，都应当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但是，对宗教人士而言，这些标准与宗教无关。

1995年11月8-11日的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李瑞环声言：『寻访新转世灵童的工作是依据「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但是达赖集团竟然试图破坏』。在他的报告中，强调清朝政府的历史定制，主要有以下几条²²⁵：1) 成立以扎什伦布寺活佛、高僧为主的寻访班子。2) 按照宗教仪轨和程序进行转世灵童的寻访。3) 把参加掣签的候选儿童报请中央政府批准。4) 由中央派员主持金瓶掣签。5) 把掣签认定的灵童报请中央政府正式批准继位。6) 由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举行转世灵童升座典礼。在这几条中，金瓶掣签特别重要，既坚持了中央政府的主权，在宗教上又体现了释迦牟尼的「法统」…所以，我们必须抓住时机，加紧脚步，把候选儿童尽快确定下来。

被召集的高僧们，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拒绝达赖喇嘛认证的班禅转世

224 The speech of Li Zhuihuang…

225 Six years of searches…

灵童。另提 3 位灵童候选人名单，准备金瓶掣签使用。中共的这项决策，引起全体藏人的愤怒，尽管中共当局在西藏进行宵禁，但是自发性的示威活动相继在拉萨、日喀则和安多等地进行，抗议中共政府严重污辱西藏人民的宗教情感。

中共中央派代表于 1995 年 11 月 29 日半夜，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主持认定第 10 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仪式²²⁶。金瓶掣签选出的是，来自忠贞共产党员家族的男童坚赞诺布 (Gyaltzen Norbu)²²⁷。10 天后的 1995 年 12 月 8 日马上就举行升座典礼，国务委员李铁映，同时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家体改委主任，代表中共国务院宣读册文：「授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金册。国务院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转世灵童坚赞诺布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盖历世班禅额尔德尼，皆倾心内向，捍卫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潜修内典，明心见性，为佛门众望之所归，为世人之所崇敬。今班禅转世业已法定，特依历史定制，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举行升座典礼，并授汉藏两体文金印金册，用示荣褒，以期继续发扬爱国爱教之历史传统，广结善缘，以利西藏发展进步，人民富裕幸福，国家繁荣昌盛。公元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随后将藏汉两体文的金册和金印交给坚赞诺布²²⁸。数位高僧被迫参加升座典礼，其中一位是波米仁波切，他在文革时代抢救了宗喀巴大师的一部分骨骸。西藏人说他在枪口下，只能配合，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仅期望尽一己之力伺机保护西藏佛法，也未曾指责达赖喇嘛是分裂份子等污蔑的话语²²⁹。

与此同时，中共展开整肃寻访灵童小组内拒绝服从当局命令的人员。八

226 The draw of the Golden Urn...

227 "Buddhism of Russia", nos. 24-25, 1995-1996

228 Enthronment of the 11th Panchen...

229 Tibet 2002...

名成员中的四位遭到驱逐或逮捕。1999年80名以上牵涉到11世班禅喇嘛问题的人士被中共逮捕下狱²³⁰。不但寻访小组的主席支持达赖喇嘛认证的班禅转世灵童，其他一半的成员也赞同。此外，10世班禅喇嘛的老侍从也因无法接受中共指定的11世班禅而死于心脏衰竭。被10世班禅喇嘛认证的塔尔寺最大转世活佛阿嘉仁波切，因为无法承认中共政府指定的转世灵童，也拒绝担任他的经师，毅然决然流亡美国。应该已经服满刑期出狱的恰扎仁波切，依然下落不明，失去踪迹。

中共在违反宗教传统的同时，又利用宗教仪式，这正是对宗教本身的一种亵渎。中共当局表面对宗教仪式表现尊重，也仅是因为可以带来政治利益。中共授予11世班禅喇嘛封号的坚赞诺布，并非是10世班禅喇嘛的真正转世。他长年在北京居住及接受教育，偶而会被安排访问西藏，向藏人强调他支持中共中央领导的意志。中共当局规定日喀则区域，在10世班禅喇嘛法照的旁边摆放坚赞诺布的照片，还命令藏人要尊崇并排队欢迎这位长期滞留北京的年轻汉班禅（指汉人钦定的班禅）。如果有藏族人在日喀则往前仔细注视这位来访贵客，就代表并不敬仰他²³¹。中共当局还强迫僧侣们购买汉班禅的相片²³²。此外，1996年1月，有9位僧侣因焚烧汉班禅坚赞诺布的相片而遭到逮捕。6月，江孜一位小学老师因印刷及散发达赖喇嘛认证的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的照片和长寿祈请文，而被捕下狱²³³。

这位被达赖喇嘛认证的转世灵童更登确吉尼玛，在达兰萨拉的一次四大教派会议上，也得到四大教派的高僧认证为10世班禅的转世²³⁴。然而，他已被中共政府隔离隐藏起来。

230 The 9th Panchen Lama...

231 Zaezzhij. Why the Tibetans rioted...

232 Re-education in Kan Lho, 1996, p.2

233 1996: The year in Tibet...

234 Tibetan religious leaders, 1995, p.10

现在，中共已经立法将中共政府操控的寻访转世灵童的过程合法化。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决定自 2007 年 9 月 1 日开始施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²³⁵。中共这项命令不仅违反佛教经典，同时也干涉宗教自由。例如第二条文：「活佛转世应当遵循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的原则。活佛转世尊重藏传佛教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但不得恢复已被废除的封建特权。活佛转世不受境外任何组织、个人的干涉和支配」。接下来，当局再一步规定活佛的条件。特别是，第四条文：「申请转世活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准转世：1) 藏传佛教教义规定不得转世的。2) 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明令不得转世的」。这是一个有趣的措辞，意味中共的一纸命令就可以控制轮回转世。

第五条文：「活佛转世应当履行申请报批手续。申请报批程序是：由拟转世活佛僧籍所在寺庙管理组织或者所在地佛教协会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转世申请，由县级人民政府提出意见后，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逐级上报，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其中，在佛教界有较大影响的，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有重大影响的，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报国务院批准。审核批准活佛转世申请，应当征求相应的佛教协会的意见」。

第七条文：「活佛转世申请获得批准后，根据活佛影响大小，由相应的佛教协会成立转世指导小组，由拟转世活佛僧籍所在寺庙管理组织或者相应的佛教协会组建转世灵童寻访小组，在指导小组的指导下实施寻访事宜。转世灵童由省、自治区佛教协会或者中国佛教协会根据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认定。任何团体或者个人不得擅自开展有关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及认定活动」。第八条文：「历史上经金瓶掣签认定的活佛，其转世灵童认定实行金瓶掣签。请求免于金瓶掣签的，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国家宗教事务

235 Order no.5...

局批准，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报国务院批准」。第九条文：「活佛转世灵童认定后，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在佛教界有较大影响的，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有重大影响的，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报国务院批准」。

第十一条文：「违反本办法，擅自办理活佛转世事宜的，由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照『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对责任人和责任单位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十二条文：「转世活佛继位后，其僧籍所在寺庙管理组织须制定培养计划，推荐经师人选，经所在地佛教协会审核，逐级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第十三条文：「涉及转世活佛事宜的省、自治区可以依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备案」。

中国共产党制订以上违反藏传佛教传统的法律条文，目的是为了未来可以掌控并钦定达赖喇嘛和其他教派法王的转世灵童。14世达赖喇嘛早已宣明，如果没有宗教自由，他不会在中国和西藏转世。

2007年9月2日，西藏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和藏传佛教各大教派领袖联合发布声明，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的所谓「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²³⁶。活佛转世制度在西藏已有数百年历史。数百年来，所有的转世都是由活佛的弟子、信众或所在寺院基于信仰和誓言而寻访认定，从来都不需要经过国家或政府组织的批准。而且，活佛转世的认定并不是上级任命官吏，也不是根据民意选举产生，更不是授与位阶或职位，而是对已经圆寂的高僧将会转生于何处的寻访和认定。不仅需要验证转世灵童对前世的记忆，还要经过有预知能力的高僧和护法神的预示，或是通过其他的宗教性认证方式来确认。除此之外，任何组织或政府都绝对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

式寻访及确认，这点无论从宗教或世俗角度上来看都是一样。2008年5月3日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和苯教领袖举行一场特别会议，会中决议，不承认中共颁布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的正当性，并且还宣布，未来的转世高僧或祖古 (Trulku)，如果没有各自教派法王或最高代表的最终批准，都不予承认。

没想到，中共镇压西藏宗教多年后，竟然出现令人意外的结果。藉由流亡藏人和逃亡出来的各大教派法王和高僧，让西藏佛教和苯教教法在全世界开枝散叶。流亡藏人在境外组成不同规模大小的西藏社区，并成功地适应流亡地的生活。这应该是与其民族特性有关：从一个云游僧或游牧民转变成云游全球大都市的上师、商人、餐馆老板或艺术家，这对过惯游牧迁移生活的西藏难民而言，并不那么困难²³⁷。

在过去，主要是东方人了解西方的佛教状况。但是，随着西方人对东方佛教的兴趣与日俱增，从1960年代末开始，许多西藏上师受邀到欧洲、美国和亚洲传法。他们教导西方人学习难以了解的佛教哲学和修行方式，于是藏传佛教中心、闭关房和西藏社区等，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在全世界。许多欧洲人、美国人和俄国人皈依佛教，甚至也有一些人剃度出家。大多数的藏传佛教上师，都以传统的教学方式在西方传播佛陀的教法，但是为了随顺西方的社会、经济和思维方式，有些上师会采用新的教授方式，不过有时会因为太过于配合西方大众的期望和品味，而流于表面，停留在现世的追求，无法深入探究佛法的精华内容²³⁸。现在，西藏境外已经有超过一千个以上的藏传佛教社区和中心，其中也包含苯教。例如，在美国的佛教徒占总人数的4%以上，而欧洲大陆只有1-2%（包含从亚洲的移民）。甚至前苏联地区的，波罗的海共和国、乌克兰，以及俄罗斯的非佛教地区（莫斯科、圣彼得堡、叶

237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238 Ayusheeva, 1986

卡捷琳堡等)、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都有藏传佛教社区和中心。

令人赞叹的是 14 世达赖喇嘛，他的著作已超过 60 本，且持续在增加中。他的书籍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在全球出版。从他的著作中，读者可以了解西藏的宗教、传统文化和历史，以及以慈心和悲心为基准的道德指示。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一本书『新千禧年的心灵革命』，在物质主义当道的世界，达赖喇嘛强调无关宗教的全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和方法²³⁹。还有许多与达赖喇嘛和其周围世界有关的书籍在全世界出版。例如，哈勒 (H.Harrer) 的著作『西藏七年』及改编成电影的『火线大逃亡』，还有电影『达赖喇嘛的一生 (Kundun)』，以及俄罗斯导演制作的纪录片『达赖喇嘛的一天 (Sunrise/Sunset)』等。

14 世达赖喇嘛不断地和世界宗教领袖们会面，包含犹太教。他与教宗保禄 6 世在 1973 年会面，和教宗若望·保禄 2 世分别于 1980、1982、1990、1996 和 1999 年见面。与英格兰坎特伯里大主教罗伯特·伦西在 1981 年相会。还有其他英国圣公会教堂的长老们。达赖喇嘛在世界宗教会议上发表谈话，呼吁关注地球暖化，和宗教间对话。与东正教教会建立交流，并与大牧首阿列克谢会面。2008 年达赖喇嘛会见伊斯兰教的重要长老，强调将这个古老宗教等同于恐怖主义是「绝对的错误」。

达赖喇嘛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有益的，每个宗教都带有真理，并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和修行方式。人类需要不同的宗教，是因为众生各有不同的接受度和选择。达赖喇嘛反对宣教士鼓吹人们改变宗教信仰（包含佛教），他认为人们应当信仰自己的传统宗教，反对基督教、天主教和不同派别宣教士的宗教扩张主义，例如，外蒙古在过去十年，已经有很多人改信别的宗教。达赖

239 Dalai Lama, 2001

喇嘛认为除非人们是自觉有改变的必要性，否则改变信仰是不可取的。

他已成为最多「周游」世界演说、讲道的宗教领袖。他造访了几近 50 个国家，会见许多世界领袖，包括美国总统布希、柯林顿、德国总理梅克尔、法国总统密特朗、席哈克、印度总理尼赫鲁等。1979、1982、1986、1991、1992、1994、1996 和 2004 年他多次受邀到俄罗斯，还在俄罗斯国会殿堂演讲。但是，他每到一个国家，中共的抗议声明就如影随形地在该国怒吼，企图让他孤立于世界。然而，他们的作法却导致相反的效应：「中共官员的过度反应，引起世界各国人士特别关注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

当达赖喇嘛开始受邀到俄罗斯期间，俄中关系再度发生变化。俄罗斯不带批判的支持态度，取代了对抗中共。俄罗斯当局答应中共，归还一些中共「失去」的领土，双方的经济合作开始改善，中国制品开始流入俄罗斯。俄罗斯成为中共解放军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并开始进行能源开发等合作项目。当时，俄罗斯和中共领导人，彼此在反对美国启发的「天鹅绒革命」中，找到了共同点²⁴⁰。2001 年俄中双方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第四条：「…俄方支持中方在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政策」²⁴¹。签约后，俄方随即声明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俄中关系又恢复友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佛教也是俄罗斯公认的宗教之一，俄罗斯的佛教团体邀请达赖喇嘛进入俄罗斯的签证，遭到俄罗斯官方拒绝，其理由非常牵强诡异。我们很难不相信其中没有中共的恶意阻挡。中共对达赖喇嘛的压迫，和蛮横的阻止他前往各国讲经说法的政治手段，完全是干涉了全球佛教徒的宗教自由²⁴²。此外，警告全球各国不可承认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的地位，不可与之为友，不可邀请他们，不可接受他们，

240 Kachins, 2007, p.61-71

241 The Treaty of Good-Neighbourliness...

242 Kuznetsov, 2006, p.303

也是中共恣意霸凌全世界国家和人民自主权的粗暴行为。

然而，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1982）第2章第36条中的明文规定是一致的：「…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这样的规定，是特意的允许中国共产党干涉所有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也表示所有的宗教领袖都不能住在外国，包括西藏佛教的法王和高僧。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少数几个宗教信仰人数增长，会引起执政党关注的国家之一。事实上，愈来愈多的汉人在修学佛法，中国的寺院内也可以看到许多年轻人在礼佛。数百万的中国游客前往西藏，中国市场出现对西藏产品的需求。中国人写的西藏游记越来越受到欢迎，许多中国知识份子、商人和艺术家对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²⁴³。受到藏传佛教吸引的汉人日益增多。中国内地甚至出现研读达赖喇嘛佛法书籍的地下读书会²⁴⁴。经由在中国内地许多城市传法的西藏上师，汉人佛教徒对西藏寺院的护持（包含财物）越来越多²⁴⁵。一些中国商人捐助数十万美元，整修和建设寺院建筑物²⁴⁶。甚至有一些汉人不是因为商业和现代化原因迁往西藏，而是想要生活在西藏文化圈。这波生活文化浪潮甚至上达到中共上层阶级。

与此同时，因为毛泽东无法成功地「领导」共产党消灭宗教，中共领导层另外采取更聪明的行动，不把宗教「消灭」。领导层决定将宗教玩弄在内部政治目的上，像玩偶戏般操纵。对外，展现出宗教自由欣欣向荣的假象，但是，对内则任意改变宗教教义和宗教人事物。中共当局暗地钦定转世灵童

243 We went to Buryatia…

244 Odeli, 2005, p.264-265

245 Fang, 2009

246 We went to Buryatia…

人选、防堵「外国势力」、干涉西藏寺院事物、进行「爱国爱党教育」、限制僧人和寺院数目等，想方设法将宗教掌握在手中，当作政治上的一颗棋子操作。此外，运用中国佛教协会等团体，与外国佛教团体进行定期国际交流，藉此提高中共自身在国际佛教界的影响力²⁴⁷。

尽管违背西藏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为了滴水不漏地掌控西藏和藏族人民，中共中央依旧不准许让西藏佛教恢复以往的传统制度。尤其最近几年，中共的西藏政策已经极致压迫到，让西藏人民称作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²⁴⁸。

在这种境况下，达赖喇嘛于2006年访问外蒙古期间提出的呼吁，更显得特别重要。他强调，外蒙古、俄罗斯及印度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界，此时，必须更进一步担负起维护与发展佛教的责任。目前，相对于西藏地区，这些宗教自由的地区有更多的机会保持佛教传承和传统²⁴⁹。

自治和人口

中共的西藏自治区大外宣：「…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由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行使管理本地方、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治权…1965年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西藏人民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及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利，投身西藏的现代化建设，实现了西藏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深刻地改变了西藏…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以达赖为首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西藏地方政权早已

247 Kuznetsov, 2006

248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8, p.84

249 Zhironkina, Yu. The Dalai Lama…

被西藏人民自己建立的民主政权所代替…西藏人民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受任何歧视地享有与全国各族人民完全平等的权利，而且依法享有受国家特殊扶持和保护的权利。可以说，西藏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不仅全面体现了联合国『在民族或种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人的权利宣言』以及其他有关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国际文书所规定的平等、非歧视和特殊保护的原则，而且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优越性…」²⁵⁰。

实际上，1970年代，藏人在自治区政府中任职的人数居多，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也都是由西藏人担任。但是由苏联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苏联政府只是个装饰门面，事实上，国家的所有决定，都是由苏联共产党部下达命令。这个情况，在中国也是一样。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关键位置一直由汉人担任。未经汉族『下属』的同意，最高职位的藏族官员不能做出任何决定²⁵¹。2000年代期间，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中占87.5%，在自治区人大委员会委员中占69.23%，在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中占57%，在自治区政协常委和委员中分别占90.42%和89.4%。在自治区、州（市）、县三级国家机关组成人员中占78%。三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干部总数中，分别占70%和82.3%²⁵²。全国人大代表中，西藏19名代表中有12名藏族。中国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先后有14世达赖喇嘛、10世班禅喇嘛、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热地等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藏族的中阶管理层，甚至最高阶长官都在中共党部官员的操控及指示下，下达行政命令。西藏自治区之外的西藏自治区居民不能加入拉萨的选举机构。

从1965年至1990年末，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订

250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251 Tibet: the Truth, 1993

252 Autonomy in political aspect…

220 件地方性法规和单行条例，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管理条例』、『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对外国人来藏登山管理条例』、『西藏自治区信访条例』、『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决定』、『关于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分裂活动的决议』、『关于严厉打击赔命金，违反犯罪行为的决定』等²⁵³。

依据中共『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如有不适合西藏自治区实际情况的，可以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西藏自治区政府一再使用这项权利，所以现在西藏的地方法规和中国内地法规有所不同，不过也仅限于旁枝末节，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总体路线并不矛盾。尽管西藏是自治区政府，选择了社会主义，当地居民也期待公民投票，但是，中共政府还是拒绝了达赖喇嘛就未来进行公民投票的建议。

1990 年代，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特别关注民族问题，并将他的思想编辑成一书『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²⁵⁴。针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和宗教意识高涨问题，书中指出：「民族、宗教无小事。全党都要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他断然拒绝联邦制，宣布民族自治制度才是最佳选择，而且一切都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管理和统治。书中同时也拒绝了达赖喇嘛的西藏真正自治的提议。他强调：「更加完善民族区域的自治制度，并且完全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²⁵⁵。中共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其中选任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提携为地方领袖人物，以保证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共中央手里。如此一来，就不会有违反民族传统文化、大量汉人殖民、反对汉化等的抗议行动发生。

253 Autonomy in political aspect...

254 Moskalev, 2004

255 Moskalev, 2004, p.278

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以发展经济为由，将大量汉族技术工人和大批管理干部送往西藏，同时也订立政策鼓励汉族移民。江泽民讲述他的政策²⁵⁶：「四十多年来，全国成千上万的汉族干部、工人、知识份子、解放军士兵、军官，听从党的号召，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和生活，和少数民族成为一体，变成无限亲密的朋友。他们付出青春和技术给少数民族弟兄，促进民族地区发展，为国家工作做出巨大贡献」。最近，中共还鼓励商人移民到西藏做生意。

从1983年，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一直在快速成长。1984年5月14日北京广播报导：「6万名建筑工人和职工干部陆续抵达西藏自治区」。1985年夏天期间，另一批6万名汉人职工从四川到达西藏自治区²⁵⁷。1987年邓小平重申²⁵⁸：「西藏无法独立发展…我们必须派遣大量汉族进入西藏，传授他们科技知识和管理方式，帮助藏族干部提升科学知识和专业水平，以及加速经济发展」。1991年中共声称派遣众多专业技术人员入藏支援各项建设工程，此外还有30万工人已陆续加入工作。1993年5月的一次秘密会议中，中共决定鼓励并援助汉族移民西藏政策²⁵⁹。

2000年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普查如下²⁶⁰：藏族总人数为5,416,021人。西藏自治区有2,427,168人，四川省有1,269,120人，青海省1,086,592人，甘肃省443,228人，云南省128,432人，其他地区有61,481人。在四川（康区）藏族占人口的1.5%，汉族占95%。青海（安多区）藏族22.5%，汉族54%。甘肃（安多区）藏族1.8% 汉族91.2%。云南（康区）藏族0.3%，汉族66.6%。西藏自治区藏族92.8%，汉族6.1%。其中汉族人口密度极高的地区被分割纳入四川省、

256 Jian Zemin, 2004, c.212

257 China's Population, 1988

258 Tibet under the Rule of Communist China, 2001, c.27

259 Strangers, 1997

260 Tibet 2002

甘肃省和云南省的西藏康区和安多区领土。中共也鼓励汉族移居到青海。此外，根据2003年的藏族人口普查，西藏自治区的人口从1951年的1,140,900人增加到2,701,700人。其中，藏族人口从1964年的1,208,700人，增加到2003年的2,507,200人。藏族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数的92%²⁶¹。多年来，西藏的出生率和人口成长率，皆高于中国的平均值。中共当局强调这种成长主要缘由于藏族。

然而，很大一部分的汉族是季节工人、游客和驻扎的解放军，这些人口并未被中共纳入统计数据²⁶²，也没有任何经济移民的数据或资讯。纵使，每天有二列火车和数架飞机抵拉萨，拉萨的贡嘎机场每年搭载40万以上的人入藏。依据中共报导，入藏的旅客人数每年成长20%²⁶³。2006年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进入拉萨的汉族显著地增加。从1981年到1987年，入藏的旅客由每年的1500人成长到43,000人²⁶⁴。再由1998年的95,600人成长到2000年的500,000人²⁶⁵。2007年入藏人数升高到4,030,000人，其中汉族占大多数。

2008年9月2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张裔炯终于承认：「从内地到西藏工作的汉族农民工流动人口的掌握和管理上，出现很多问题，尤其是青藏铁路开通后」²⁶⁶。藉由铁路入藏的汉族流动人口，无法准确估计。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的调查资料显示，大约有150万人在青藏铁路开通第一年入藏，其中有90万并非藏族，他们是商人、工人和各类商家等，都是要留在西藏发展事业或赚钱²⁶⁷。另外，依据中共发表的统计资料，从2006年7月1日到2007年5月31日有65万9千人搭乘铁路入藏，其中只有64万2千人

261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262 Strangers, 1997

263 Tibet 2002

264 Dalai Lama, 1992

265 Tibet under the Rule of Communist China, 2001

266 Chinese migrants...

267 China's Train, 2009, p.60-61

离开²⁶⁸。因此，在10个月间，西藏的人口增加了1万7千人，虽然，远远小于西藏人口的年增长率，但是，入藏旅客依旧保持稳定成长。青藏铁路开通后的最初两年，拉萨火车站的旅客流量已超过280万人次，相当于西藏自治区的总人口数²⁶⁹。

移居西藏的汉人，享有优待的住屋政策、补给品、教育、待遇和社会保险。同时，也有特别补助金，弥补汉人在西藏的恶劣环境中工作。中共的资料显示，10%的汉族移民患有慢性高山症。为了鼓励及保障汉族的移住，中共严格管控西藏人在西藏内迁居或移动。为了确保都市工商业发展，必须让农村地区为汉族移民提供食物。因此，1960年代初，西藏开始实施户口制，目的是为了将西藏农民绑在农村劳动。

西藏流亡政府认为，中共这项制度涉及民族歧视²⁷⁰。汉人在西藏可以无条件取得临时户口或是永久户口，可以居住在城市，有住屋优惠，有工作，也有退休金。但是，如果是藏族，他们必须要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才可以得到一个临时户口。事实上，藏族在都市找工作是非常困难，他们大多数都不懂汉文，也没有现代专业技术。

2001年1月1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中的引进内地专业人才，给予优惠待遇中的一项是「户口不迁，身份保留，来去自如」。根据中共资料显示，西藏自治区内藏族商家数少于20%，而汉族拥有拉萨市内商店的75%。中共宣布要「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工作」，特别是，2003年在各个城市创造出1万个职缺。但是，这些职缺大部分都被外来的汉族占据。

西藏流亡组织资料显示，藏地的汉族导游人数持续上升，而藏族导游处

268 Passenger turnover...

269 During 2 years...

270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处受到中共的压制。例如，有 60 位毕业于印度西藏学校的藏族，他们的导游证被中共政府取消²⁷¹。2003 年西藏自治区政府承诺每年招募一百名汉族导游²⁷²。1980 年代，自治区居民会说英文的人非常稀少，但是现在有很多藏族导游精通英文。虽然，有些汉族导游会说其他语言，不过，对于西藏历史和文化，所知甚少，因为他们的工作并不是真正的导游，而是监视。一些藏族地区也有专门表演藏族歌舞的剧团，但是表演者都不是西藏人，这情形在内蒙古也是一样。有些汉族商人也会穿上藏服，在商店或街上兜售中国制的西藏纪念品。

在西藏，人们没有群聚定居的习惯，相反地，有大型寺院才会形成城镇。而今，中共政府要开始建造新城镇。在青海（安多地区）人口的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不到 3 人。他们被肥沃的土地茂密的草原和丰富的矿场所围绕²⁷³。在「勤奋的劳动人民，点燃火焰走向快乐的新生活」的口号下，西藏聚集了许多来自湖南、浙江、广东和江苏的青年男女。刚开始，聚集了数千名，之后将会有数百万汉族迁入。他们那群人把一大片未开发的青海沙漠地区建造成蓬勃发展的区域，随着微风摇摆的玉米海，处处灯火闪烁，工厂烟囱冒出巨大黑烟直冲天际²⁷⁴。此时，共产党员的梦想已经成真：「在这一刻，安多地区的藏族人数是汉族的一半。例如，安多东部的沙漠地格尔木（Golmud），这块藏族部落的游牧地，已经变成人口 20 万的城市，当地藏族被稀释成，不到 2% 的少数人口。朝向拉萨的青藏铁路沿线，也建造了许多小城镇²⁷⁵。1996 至 2000 年期间，西藏的城镇从 112 座增加到 140 座。拉萨到安多、康区和尼泊尔的高速公路沿线建造了 100 座小城镇。中共预期这些新城镇的人口在 2010

271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272 Interpreting Tibet...

273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274 Domogatskikh, 1962, p.11

275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年时，会从 44 万增加到 78 万。

中共 1988 年发表的资料中显示，西藏自治区内 72,000 人汉族居民，有 52.5% 居住在拉萨和其近郊²⁷⁶。也有许多汉族定居在日喀则、泽当、昌都和其他大都市。此外，还有逃亡藏人指控，西藏自治区的中甸（Gyeltang 香格里拉）和泽当，也有一批汉族在进行大开发，他们的腐败和贪婪及种族主义，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文化和传统²⁷⁷。拉萨的藏族人口比例，现在已经寡不敌众，新移民的汉族人数已经是藏族的 2 倍²⁷⁸。现在的拉萨首都，看起来是由二座



拉萨的新开发区
(照片：S.L. Kuzmin)

城市组成：一个西藏城和一个中国城，可是由于中国城快速发展，已逐渐侵入西藏人住区²⁷⁹。当年西藏国首都拉萨还是西藏的宗教圣地时，其大小约有 3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3 万人。2000 年时，拉萨城被扩大到 53 万平方公里，2005 年又扩展成 70 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 257,400 人。中共当局计划，2015 年将再扩宽到 272 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 30 万人以上²⁸⁰。在中共西部开发大量招商下，中资和外资涌入各个城市，促进地方基础

建设迅速发展。

藏族和汉族的居住处分隔二地²⁸¹。新移民汉族主要居住在新开发区，可以自由选择落户或是临时居民。这座新开发的中国城快速向四周扩展，当初在设计城市时，就没有考虑西藏因素，完全的中国现代建筑。拉萨市从 1993

276 Ma Rong, 1993, p.268-277

277 Jarrah, 2002, p.13-17

278 Tibetan blasts...

279 Zaezzhij. Why the Tibetans rioted...

280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281 Ma Rong, 1993, p.268-277

年到 1998 年每年平均拆掉 35 间西藏传统古建筑物²⁸²。至 1996 年底，因为都市开发，拉萨首都老城西的 600 座古代纪念碑被摧毁了 350 座²⁸³。老藏式院落建筑物被中国式的混凝土公寓取代。1998 年在藏族人士多方奔走下，拆除拉萨市中心的古建筑物工程被宣布暂停，其中 76 座将被进行翻修。但是，2002 年拉萨一座古老的清真寺终究难逃被拆除的命运，而今，原址上矗立一座融合西藏、中国和中亚风格的混凝土大楼²⁸⁴。

拉萨布达拉宫前面广场，竖立一座诡异的灰白色石碑，面对着达赖喇嘛居住的宫殿，碑上雕刻「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这对藏族而言，其政治性



拉萨新区路标，2008（照片：S.L. Kuzmin）

动机强烈、刺眼，不言而喻²⁸⁵。

2002 年自治区公安局总部迁入，大昭寺后面，位于市中央位置，一栋可环绕全拉萨市的新建 13 层高大楼²⁸⁶。还有两座巨大的「黄金牦牛」高原之宝雕塑，是中共作为代表「新西藏」诞生的象征。但是，幽默的藏族以不同方式去解读：「一只牦牛仰望布达拉宫（冬宫），另一只牦牛仰望罗布林卡（夏宫）」。

这两个宫殿都是达赖喇嘛的住居。

最近，有一些鼓舞人心的好消息，2009 年至 2020 期间，拉萨城内中心区域的历史建筑物和古迹将得到修复。这个范围内（6.47 平方公里）的新建筑物高度

282 Blondeau and Buffetrille, 2008, p.222

283 Modern politics, 2000, p.16

284 Tibet 2002

285 Interpreting Tibet...

286 Tibet 2002

都不可超过 15 公尺²⁸⁷。此外，与西藏传统建筑相冲突的建筑物将会遭到拆除。

因为汉族人口密度过高，为了有计划控制人口增长，于是中共国务院开始制定计划生育政策，不过，节育计划也在人口密度低的少数民族中推行。1978 年 10 月中共中央下达「提倡一对夫妇生育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对于违法生育者给予经济和行政的严厉处罚」的指示。1984 年此项法令也推广到西藏自治区的干部和城镇居民²⁸⁸。在人口 80% 的农牧民间，宣传节育的好处，鼓励少生，并提供避孕药和结扎手术。但是这项政策并没有在边境农牧区实行，只推广优生优育科学知识宣传教育。此外，西藏自治区医疗卫生部门必须提供，农牧民进行计划生育的服务。根据中共资料，西藏自治区农牧区每户家庭平均有 4-5 个小孩，甚至 7-8 个也很普遍。但是，四川、青海等地的西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的法令不同，其他的西藏自治区区域的生育法令更加严格²⁸⁹。

1980 年代，数千名农牧区藏族妇女遭到计划生育部门的流动医疗队强制结扎，以及数百起的引产、堕胎手术²⁹⁰。强迫结扎或引产、堕胎件数，取决于生育计划官员的心情，如果上面压力大，或急于表现积极态度等，情况就会趋于严峻。其中安多和康区藏地受到了更粗暴的对待。例如，1987 年天祝 (Pari) 县有 2,415 名妇女被结扎，其中有 82% 是藏族。1987 年四川省藏族甘孜自治州有 764 名妇女被结扎，其中有 660 位是藏族。1996 年青海省开始大量实施装设避孕器，结果将避孕环装入 2,958 名藏族妇女后，生育率马上就从 86.13% 降到 85.73%²⁹¹。根据西藏流亡政府资料²⁹²，1996 年拉萨地区在 22 天

287 Administration of Lhasa...

288 Briefly on Tibet: population and people...

289 Yan Hao, 2000

290 Tibet under the Rule of Communist China, 2001

291 Birth control, 1996, p.2

292 Strangers, 1997

内，有 308 名藏族妇女被强行结扎（他们已经有 3 个小孩），其中一位手术 3 天后在医院死亡。1997 年西藏自治区内纪录有 883 名藏族妇女被强制结扎和堕胎。1984 年中共政府宣称西藏自治区只有 12% 人口（都市居民）受到生育计划。事实上，如果生第 3 个小孩，会被罚 1500–3000 人民币²⁹³。「超生」的孩子没有任何配给或社会福利，工资减半，扣除 3–6 个月薪资。

一些被强迫结扎的西藏妇女的情形陆陆续续传到外界²⁹⁴。一些地方的已婚妇女，90% 被迫结扎²⁹⁵。有些家庭为了躲避罚款和其他制裁，将「违法」生出的孩子藏起来。这些黑户小孩没有户口，也无法上学，更无法得到任何社会资源和国家保护。有些家庭的年收入根本无法支付罚款，有时罚金甚至会高达 5000 元人民币。2001 年 10 月逃出西藏的难民控诉，那曲地区的妇女即使已经怀孕 7–8 个月也被强制做堕胎手术²⁹⁶。昌都的察雅 (Drayab) 县为了达到中共政府的指定出生率，每天都有 50–60 名妇女被强制结扎，如果有拒绝者就要被罚 1600 元人民币。青海地区也传出类似的情况，果洛州的一个县因为年度计算，仍缺 5 个结扎名额才能达到政府规定的数字，就在已婚未结扎妇女名单中进行抽签，名单中包含从未怀过孕的妇女（20 岁以上）。有些藏族妇女甚至被逼自付结扎手术费和术后医疗费²⁹⁷。

另外，还有令人匪夷所思的讯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和不同人传递出来。主要都是关于中共大规模对妇女进行绝育手术。很明显地，中共的绝育手术和处罚手段确实达到成效。有数据证明，十年来藏区的出生率和人口成长率下降了一半左右（参下图表）²⁹⁸。其中包含藏区内

293 Tibet under the Rule of Communist China, 2001

294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1

295 The status of Tibetan women...

296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1

297 Chinese birth control...

298 Tibet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2, Tibet: the gap...

汉族数量的迅速增长。

年度	出生人数	出生率%	人口增加数	人口增加率
1991	51,700	2.35	35,400	1.61
1993	48,800	2.13	32,000	1.4
1995	48,200	2.06	30,500	1.3
1997	44,300	1.84	26,200	1.09
1999	36,000	1.45	19,900	0.8
2001	3,600	1.42	19,300	0.76

然而，并没有西藏地区非藏族人的到达和离开的确切统计数据，毫无疑问地，中共当局的政策有助于增加西藏境内的汉族人口。这种移民政策很危险，因为它导致藏族人的边缘化，而快速成长的经济部门和市场都被汉族占据。

语言、教育和文化

中共对外宣传：「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依据宪法，运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在保护、拯救和传播西藏文化和传统上，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资援助…」²⁹⁹。这里，请大家不要忘记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西藏的语言和文化。因为文革时期，禁止藏语教学，导致后来，自治区计划使用「西藏民族 1965-1985 年文献」时，才赫然发现「藏语教师和翻译成藏文的人才非常稀少」，以至于，教授藏语以及将官方文书翻译成藏、汉两语文的工作变得非常艰难。绝大部分的藏族干部无法正确读、写他们的母语，所以无法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清楚明白地传达给西藏人民³⁰⁰。

自从毛泽东死后，藏文甚至没有出现在拉萨的公告和广告。一位从 1960 年就在拉萨工作的汉族官员，甚至无法告诉一位外国人，藏语的「请」和「谢谢」怎么说，他只会说「出去」、「行动」、「快点」³⁰¹。

299 Commentary: Statement of the Dalai Lama...

300 Tibet: the Truth, 1993

301 Iliin, 1978

1988年10世班禅喇嘛在「北京藏学研究中心」第一次会议中谈到³⁰²：「一千三百余年使用藏语文的地区，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藏文竟然完全没有了。不管错误也好，落后也好，我们都是使用藏语生活在西藏高原的民族，不管是宗教理论、科学、工业、气象、历算学、政治学、史学或哲学等，我们除了使用藏文外，没有其他的语言了…西藏的语言和文化，究竟是要让它生存，还是让它灭亡，我是非常担忧的」。西藏自治区外的藏族地区的藏语文水平低下情况更为严峻。例如，甘孜(Kardze)藏族自治州内的6044名藏族共产党干部，只有991人可读、写藏文³⁰³。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在10世班禅喇嘛的建议下，1987和1988年西藏自治区陆续颁布『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及其『实施细则』³⁰⁴。章程中规定：「西藏各级人民政府及所属部门下达的正式文件和发布的公告都使用汉藏两种文字。在司法诉讼程序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法律文书也使用藏文。各单位的公章、证件、表格、信封、信笺、稿纸、标示以及机关、厂矿、学校、车站、机场、商店、饭店、餐馆、剧场、旅游景点、体育场、图书馆等的招牌和街道、交通路标等均使用藏、汉两种文字」。

根据新华社报导³⁰⁵，越来越多的西藏图像、办公室软件、浏览器出现在西藏的手机和电脑上，也有了藏、汉、英的线上词典。中国资讯部开发的藏文编辑系统、激光照排系统、电子出版系统已经被广泛运用。

不过，真实的西藏是不同景象。解放军部队和大量的商人都是汉族，许多机构的讯息并不使用藏语文，电视和广播电台的节目大部分还是使用中

302 Tibet: the Truth, 1993

303 Modern politics, 2000, p.20

304 China: Tibet-facts and figures 2006…

305 Development of Tibetan language…

文³⁰⁶。藏语电视节目比新的中国频道受到更严格的审查³⁰⁷。藏文报纸和杂志的内容审查也一样严峻。

拉萨一家拥有众多藏族员工的现代化啤酒厂，他们的所有标志、广告和说明都只有中文，根据酒厂的公关说法是，不需要藏文³⁰⁸。网咖的软件也只有中、英文。还有消息指出，一些机关要求藏人提出中文版的重要文件。此



拉萨的时髦商店，2008年（照片：S.L. Kuzmin）

外，藏语中出现许多汉语新用词，这些都有助于将藏语文汉化³⁰⁹。一位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学者，学习藏、中文的对译内容时，赫然发现拉萨居民使用的藏语中穿插30-40%的汉语词汇³¹⁰。而今，只有少数接受过高级藏语文教育的藏人，才能说出一口标准的藏语。

自治区政府规定学校教授双语。1985年中共开始在北京、上海、广东等21个省市的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开设130多个内地西藏班和内地中职班。大约有一万个中学和大专名额，提供给藏族学生³¹¹。2003年西藏自治区内有1011所各级各类技术学校和2020所普通学校。这些学校共有453,400名学生，小学的入学率有91.8%，全区文盲率下降至30%以下。不过，根据2005年联合国调查藏族有55%的文盲，中国内地汉族的文盲率只有20%³¹²。

306 Zaezzhij. Why the Tibetan language...

307 Shakya, Ts. Tibetan questions...

308 Merinov, 2003

309 Lomanov, A. Buddha from the Golden Urn...

310 Shakya, Ts. Tibetan questions...

311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312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2008年西藏自治区用双语教书的教师人数是15,523人，有10,927名教师专门教授藏语文。从小学到中学多达181本教课书、122本手册还有16个学科的培训课程，都翻译成藏文³¹³。然而，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如果西藏的教育如此美好，为什么藏族的父母宁愿非法将孩子送去印度的西藏学校求学呢？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反看中共官方数据就可以明白。

中共的五星旗高挂飘扬在西藏的每一所校园。根据一位俄罗斯记者的查访，即使全班学生都是少数民族，学校的所有科目都是用中文教学³¹⁴。学生必须支付他们的桌椅、教科书，以及在学校不小心弄坏东西的所有费用。他们被教导佛教修行是一种「落后行为」，还有藏族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宣布推行「民族团结教育」³¹⁵，教育学生维护中国统一、民族团结、反对分裂、认识马克思主义四观（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以及两论（唯物论、无神论）。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初著名的俄罗斯旅行家阿尔谢尼耶夫（V.K.Arseniev）指出，中国移民在俄罗斯远东海洋地区，盖学校并教授原住民汉文、中国伦理和历史等，这意味着他们有计划要将当地少数民族汉化³¹⁶。

从西藏逃离出来的难民儿童指控中共当局经常命令他们清理灌溉渠道、洗衣服、打扫工厂³¹⁷。在学校被处罚的小学学生（6-12岁）常遭到塑胶警棍、鞭子、皮带、电缆、椅子、棍棒等的殴打，很多人都不喜欢学校的过激处罚行为。

为了将来可以找到好的工作和机会，许多父母更倾向让孩子到中国内地

313 The White Book: in the Tibetan education system...

314 Lomanov, A. Buddha from the Golden Urn...

315 Chinese children are taught...

316 Arseniev, 2004

317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1

接受教育³¹⁸。例如，大约有三千名高校毕业生进入中国上大学。还有，专门招募西藏学童，被称为「内地西藏班」的中国各个省市内各级学校里特别设立的「西藏班」。与此同时，2008年有2500人进入拉萨市的西藏大学，从该校毕业的大学学士总共已达150万³¹⁹。同年底，西藏大学被中共选进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外国人也进入西藏自治区学习藏语和藏族文化，还有人藉此写了论文。当时，藏语还没有完全消失。

同时，中共当局也采取措施保护藏族民间艺术、叙事诗、戏剧等。1996年7月西藏图书馆落成，还有160座以上的剧团和艺术中心纷纷成立。西藏最伟大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得到特别的关注，1979年西藏自治区各地先后设立抢救「格萨尔王史诗」的专门机构，重用并寻找和培养格萨尔王的说唱艺人³²⁰。出版一系列的西藏人文百科全书。1980年代，西藏恢复了40多个传统宗教节日³²¹，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的传统纪念日及全球性重要节日。

启动体育活动的发展，保括西藏传统运动和现代的运动。还有许多展览馆和博物馆，例如拉萨和日喀则经常性的展出「解放西藏XX年展览会」，



日喀则一家商店贩卖马列共产主义的领袖照片（照片：S.L. Kuzmin）

用夸张不实的展览品和照片控诉旧西藏的「残酷封建农奴制度」。此外，江孜宗山设立的一座巨大「江孜宗山英雄纪念碑」将藏人抗英当作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百年国耻的一部分（当时驻藏清兵并没有参战），这也是中共在西藏设立的四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1999年一位参观过当地博物馆

318 Shakya, Ts. Tibetan questions...

319 2.5 thousand students...

320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321 The White Book: China legally...

的外国学者嘲笑里面的介绍既不真实，还有造假的欺诈行为³²²。

与此同时，大众媒体对西藏人产生了强烈影响。中国版的西方大众文化，包含广告、精美杂志、电影、电视和广播、录影带、唱片、歌舞剧团、迪斯科舞厅 (Disco)、酒吧等现代大众产物，不但充斥在各大都市，也渗透到农村。藏族越来越多人观看中国的电视、电影等传播节目，传统文化在都市中逐渐消失。酗酒、犯罪、离婚率、家庭暴力和卖淫逐渐增加。根据中共官方统计，2000年拉萨的离婚率是20%，高于中国内地其他地方³²³。其主要原因是，丈夫的酗酒和外遇。随着经济发展色情产业蓬勃，卡拉OK、酒店、舞厅等风月场所激增。1990年拉萨的主要18条街道上，有658间色情场所，泽当有60间，1990年代中叶，昌都有15间，而卓木 (Dromo) 有4间³²⁴。其主要原因是，大量汉族劳工和解放军涌入，许多中国内地的妓女也随后跟进入藏赚钱。汉族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医院、学校和商场，大多数的企业和商家也都是汉人所拥有。一些汉族还将风月场所设立在佛教圣地，例如拉萨的帕廓街 (Bharkhor)³²⁵。农牧区藏族妇女的卖淫开始增多。他们大多是因为家里太穷，才选择这种生活。中共当局取缔卖淫的方法，也只不过是，象征性地关闭几家色情场所，逮捕几名负责人而已。

中共宣传：「在中国，西藏民族的特殊性和传统文化得到极大的尊重，政府对此采取了保护、宣传以及发展的措施。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他们注入了更新、更丰富的内容，并融入了时代的精神」³²⁶。但是，这个所谓的时代的精神，又是指什么呢？是否是简单地将传统生活方式，转变为吸引观光客和对外改善中共国家形象？以物质主义为主的共产党，改善物质条件当

322 Power, 2004, p.93

323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24 Political veteran, 1998, p.2

325 Prostitution, 1995, p.19, 21

326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然是优先考虑，要促进经济和物质发展，需要干部推动，里面当然包括藏族干部。这是近年来西藏汉语教育水平提高的原因吗？此处依旧存在不可解决的矛盾：「国家统一、稳定和安全，需要同化和单一语言。但是承认多民族国家则要正式认可其他民族文化和语言」³²⁷。

自然环境条件

西藏自治区政府宣布实施和谐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制定环保措施³²⁸。在环境保护、控制污染以及环保建设问题上制定长期战略计划。西藏自治区内已有 18 处国立和州立自然保护区。高原脆弱的生态平衡，以及城市和村庄周围的自然环境大多保存完好。西藏的生态系统保护程度，不但在中国是最高的，也是全世界至高之一。最近几年，制定自治区内，一系列关于保护森林、野生动植物、可持续农业、保护重要历史和旅游景点、地质遗址和景观的环保条例法规及监督机构³²⁹。西藏自治区政府决定建立 7 处自然保护区，并在 1993 年再设立 6 处，总面积为 32 万 5 千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区。

西藏自治区有许多动物变成了罕见动物。人们再也无法遇到巨大的野生牦牛群、野驴和其他的野生动物群队移动，它们被保护在自然保护区内。藏族人民本着佛教徒的不杀生戒律，无私地帮助政府保护他们的自然家园。当地居民自动组织巡逻队，进入自然保护区，驱逐盗猎者，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保护藏羚羊³³⁰。一些藏人在巡逻期间，遭到外来盗猎者射杀死亡。当地有一座纪念碑就是为那些英勇死亡的巡逻员而立。

在中共统治时期，西藏遭到严重的环境破坏。1949 年西藏的原始森林面

327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28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329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330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西藏政府頒布的在一定期限內禁止砍伐森林或打獵的禁制令石碑。
西藏傳統向來會以這類方式有效地保護或重建西藏的生態環境。

积有 221,800 平方公里，但是到 1985 年只剩下 134,000 平方公里³³¹。木材是用卡车或木马道将木材从山上取下，然后藉由河流运送到中国。中共进行大量砍伐森林，又不重新植林³³²，导致大量森林消失、水土流失和河流淤积。1987 年，10 世班禅喇嘛在康区目睹这种情形，他说³³³：「去年，我访问康区时，看到大规模，不分青红皂白的森林砍伐后，产生的大破坏」。大量砍伐森林的结果，造成 1998 年的四川大洪水，那次灾害后，中共当局才开始关注



满载西藏木材的中国卡车

环保问题。于是，伐木受到严格管制，也启动了复林计划工程。现在，每年要在山坡上植木 140 公顷，造林率超过伐木率³³⁴。但是，这是消极性的森林挽救。政府当局规定，农、牧民必须种植可以快速成长的树木，不曾考虑长期对环境影

响如何³³⁵。每年的伐木额度限制在 150,000 立方米³³⁶。中共政府鼓励用其他的能源代替柴火，例如太阳能炉具。西藏自治区广泛使用这类廉价的太阳能加热器，同时也拨出大量资金进行防止沙漠化及绿化工程。对企业则要求加强设备，减少水污染。

西藏圣山岗底斯山 (Kailash) 现在是一个受欢迎的景点。山脚下建造了道路、饭店和餐馆³³⁷。过去的朝圣者会将山里的垃圾带走，而今，堆积了许多

331 Tibet: the Truth, 1993

332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Report on Tibet 1997

333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

334 Who has sovereignty over Tibet...

335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36 Ecological improvement...

337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垃圾。2008 年中共当局限制了每年从西藏攀登圣母峰（珠穆朗玛峰 Everest）的人数，因为，2007 年登山者在山上留下了 120 吨垃圾³³⁸。旅游业的好处之一是，因为经济利益的理由，可以保护到未被国家列入保护的地区。

西藏绝大部分土地是草原生态系统（占 68.1%），适于放牧或耕作。为了供应西藏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食物，中共恣意地将草原变成耕地³³⁹，西藏草原的土层非常浅，浅浅的土下，一般是砂石或砾石，一旦受到破坏，很难恢复，导致再也无法畜牧或耕种，让安多地区的广阔草原变成了沙漠。而今，西藏荒漠化正以每年 6 万 7 千公顷的速度扩大³⁴⁰。根据北京大学邹教授（S. Zou）于 1996 年的研究报告，西藏自治区已有 2047 万公顷土地荒漠化，此外，还有 136 万公顷的土地正受到威胁。除了人为因素外，气候变化（特别是地球暖化）也是导致生态系统退化的元凶。

中共当局实施土地复垦、水源保护、轮耕、开发牧场、虫害控制、并设立居住点，让他们放弃传统的游牧生活³⁴¹。然而，牲畜繁殖常用的方法和土地复垦、害虫控制还有强制牧民定居，只能带来短暂的改善。随着传统游牧生态的消失和扩大农业开垦导致西藏生态系统加速恶化。最近几年，中共实施草原复育计划，收回农民和牧民的的土地，给予一些赔偿金后，将他们迁移到中共建造的定居点。然而，就生态学而言，保持传统游牧方式使用草原资源更能保护自然生态，而不是大量「生态移民」。

事实上，工业和军事发展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更加强大。安多地区（青海省）的挖矿、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还有密集农业，极大地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化³⁴²。由于过度灌溉，导致青海湖缩小，大约 85% 的河流在流入青海湖

338 Radio of Russia, 23.06.2008

339 Tibet: the Truth, 1993

340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41 Ecological improvement...

342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前，就已经干涸³⁴³。此外还加上，大量挖取干涸湖泊表面上的硼砂和盐岩，以及开挖金矿。

根据2007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调查，世界有十大河流面临空前危机，其中有四条的上游都在西藏，那就是，金沙江(Drichu)、萨尔温江(Gyalmo Ngulchu)、澜沧江(Tsachu)、狮泉河(Senge Khabab)³⁴⁴。其主要威胁来自于，建造水坝、工业污染、过度捕捞、气候变化。中国境内的水流量和雨量及供水量正在减少。另一个加速危机的主要威胁是，中共严重破坏西藏的原始森林。而现在，中共政府又为了解决他们的供水问题，以牺牲西藏作为代价。

为农村和都市居民提供日常生活饮水是很重要。西藏是世界屋脊，也是亚洲大部分重要河流源头，著名的长江、黄河、怒江、湄公河、印度河、雅鲁藏布江、雅砻江等均发源于西藏。西藏掌控着亚洲的水源命脉。然而，因为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内，建设多座水利发电厂，导致发生经常性洪水泛滥，下游流域严重淹水成灾，以致于河水混浊无法进行供水。此时，中共计划进行「大西线调水方案」，目标是从长江上游引水入黄河，以解决中国西北地区和华北部分地区干旱缺水问题³⁴⁵。如果实施的话，不但会对环境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还需要大规模的迁移藏族，西藏的各处圣地也会遭到洪水冲击破坏。这项计划不只引起中国境内的反对，也遭到各国的极力抗议。

中共在西藏境内配置了许多核子弹头，高原被未知数量的放射性废弃物污染³⁴⁶。青海附近的戈壁(Neibei)已经有一座巨型废弃物储存库。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迭部县(Thevo)，因当地政府机关不当开采铀矿，未经处理便将核废料排入长江主要支流，导致许多藏族人民和他们的牲畜死于不明疾病，以及生出许多畸形儿。柴达木盆地(Tsaidam Basin)、羊卓雍错湖(Yamdruk Tso

343 Tibet 2002

344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45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46 Tibet: the Truth, 1993

Lake) 和当雄县 (Damshung) 地方也有铀矿。但是由于那些地方被解放军管控, 所以无法得到进一步的资讯。关于西藏发现的稀土矿产的采矿和开发计划讨论案中, 也将当地藏族人口排除在外。

西藏流亡政府对外公布中共破坏西藏生态环境的事实, 却被中共反咬指责: 「他们是假借保护西藏生态的名义, 实际是要阻碍西藏社会进步和现代化, 以便恢复西藏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和分裂中华民族的政治目的, 而制造的舆论」³⁴⁷。西藏自然环境欣欣向荣的主要原因, 根植于西藏传统农业和畜牧业的运用系统。许多世纪以来, 西藏人一直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这些传统也一直被西藏历代政府遵循及支持。毫无疑问地, 就生态保护而言, 主张利益一切众生的西藏传统佛教体系的政府, 比社会主义体系或资本主义体系更加实用及有效。

若要维护西藏高原脆弱的生态平衡, 就必须建立在人口稀少和最低限度的土地利用这两个条件上。长久以来传统西藏政府的自然生态保护措施及方法, 更符合西方制订的, 对应高原严重的经济和环境危机。无论西藏最终是否进入中国联邦, 抑或是独立, 让西藏可以长久发展的唯一途径, 是让藏族人民有机会实施, 更符合他们传统和需求的发展模式。特别是, 让牧民可以依照更合乎自然生态发展的传统游牧方式生活, 而不是将他们移居到城镇过着不熟悉的都市人生活。让居住高原的藏人回到祖地, 在历代祖先相传的草原牧场上, 过回逐水草而居, 与自然生态协调的传统生活³⁴⁸。所以, 接受达赖喇嘛所提出的将西藏划为和平地区 (Ahimsa) 应该是最佳的选择。

西藏经济

西藏, 大约有 80% 的藏人居住在乡间, 农牧业是西藏经济的命脉。中共

347 Ecological improvement...

348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启动的文化大革命，对西藏的农牧民及产业造成极大的伤害和遗毒。当时尽管文革结束了，中国内地改变了，可是西藏依然不能变。1977年，西藏配额是一人一年90-120斤粮食，因为粮食不足，还必须进口3万吨谷物³⁴⁹。正如中共媒体所报导的，藏人的无偿劳动和牲畜无偿转移持续在进行，一些县城仍禁止制作工艺品，以及严禁私人农场等。后来，虽然中共中央颁布法规并进行检查，改善粮食不足状况。但是，这些措施只能产生部分影响。最后，中共中央决定大规模地将牧场改变成农场，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总之，西藏的任何决策，都要由中共中央决定，是属于国家政策的一部分。于是，西藏自治区半数以上的劳动力被动员去凿井、开渠道和建造灌溉设施等。所有一切都依照中央的指示方针：「在没有水的地方，进行灌溉。在没有耕地的地方，开垦耕地」³⁵⁰。

1979年中共中央放弃了这项「积极生产粮食」政策，并发起援助贫困公社运动。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命令（1978年12月），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于1979年3月召开会议，主要的议题是「基于西藏现实的四个现代化」³⁵¹，重点是农业多样化，但并非忽视畜牧业，以及减免食品税。1980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承认有30%的公社人民生活情况比1960年代中期更糟糕更恶劣，另外还有30%的公社人民的收入依旧停留在1960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内有15万人口生活在极贫困的赤贫状态。根据其他中方数据显示，那些年里大约有30-35万赤贫的藏人家庭。事实上，中共所谓的废除封建制度，统治藏地20年后，西藏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一直生活在赤贫当中，这些是指，没有政府援助就无法生存的人，实际上，没有任何援助，生活仅够糊口的穷人更多。

349 Bogoslovsky, 1996

350 Bogoslovsky, 1996, p.8

351 Bogoslovsky, 1996

西藏的农业政策经常被改变：中共控制西藏后，到 1979 年之前，西藏的农业政策是以大量开垦耕地为重点。而后，变成视情况决定农耕或畜牧业（1979–1987）。1984 年的农业政策变更成，农牧业两者可以并存，但以畜牧业为主。1984 年 5 月 1 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宣布几项农牧业自营的措施：「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 … 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对农牧民免征一切税收直至 1990 年，延长土地使用期限（30–50 年），禁止强迫农牧民加入无偿农业劳动或无偿建设劳工³⁵²。事实上，畜牧业并没有完全私有化，除了生产所得外，被中共没收的所有土地仍然属于「社会」亦即国家所有。

将牧场分配给各个家庭，严重地降低牲畜的逐水草而食，造成草原的牧草无法轮休成长。西藏由于海拔高，气候恶劣，草原品质低，牲畜承载力也低。草原大多 5 月底 6 月初才冒出稚嫩草绿，9 月就开始黄萎，生产期只有短短 3 个多月³⁵³。而今，牧民家庭被限制在固定的牧场住，失去往昔逐水草牧牛羊的游牧性，让牛羊只固定在一处觅食，导致牧场过度放牧，造成草场退化。

1984 年 8 月抵达西藏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和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表示重点应放在发展私有农牧业和市场经济。西藏的畜牧业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日益商业化³⁵⁴。一些牧民分到有水的牧场，因为属于私产，外人不准进入。私有化过程中牧场和围栏的划分，导致 1997–1999 年至少有 27 名藏人在甘肃和青海遭到杀害。传统上，这些牧场属于部落，部落族人共享资源，一起逐水草而居，从来不会有争夺资源的冲突。而今，在中共官方的命令下，大多数牧民区的牧民家庭，只能依以下方式之一使用牧场。一是加入

352 Bogoslovsky, 1996

353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54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行政村」的合作社，二是加入政府组织的「自然村」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团体拥有自主权，各自有各自的合作社规定。其中包括集体放牧和巡逻牧区。最近，还在制定个体户和合作社使用牧场的不同规定。

近年来，中共实施「退牧还草」停止草原放牧，恢复草原成长。补偿农牧民几年的金钱或粮食，让他们有几年的时间找到工作³⁵⁵。许多家庭被安排迁移到乡镇建立的小型定居点，有些拿到金钱资助的牧民，也被准许在都市居住几年找工作。他们都要等到牧场草原复育后，才能回去³⁵⁶。这类的「生态移民」普遍存在于青海和四川。

尽管中共的共产制度已经取代了封建制度，一些地方依然存在争斗和敌对。有纠纷时，西藏农牧民依然会寻求当地高僧出面调停³⁵⁷。例如，果洛牧区内有极少数汉族（9千名汉族和12万6千名藏族）³⁵⁸，藏族的社会政治结构依然是以「日阔」（Rukor，大约35户家庭为一个日阔）来计算。如果有一户家庭没有足够人手放牧他们自己的牲畜，而另一户有多余的人手，这两户人家就会一起合作。果洛部族的民族特性是对部族的忠诚和对外族的蔑视。但是，他们现在的社会结构受到威胁。1970-1980年间，中共在干旱的果洛县鼓励增加牲畜生产，结果因为牧场过度放牧，造成草场严重退化³⁵⁹。后来，又鼓励减少牲畜放牧数量及到处设立围栏。而今，被「退牧还草」的果洛州（安多地区）和阿坝自治州（四川）的藏人们，被迁居到定居处，镇日无所事事地生活在统一建造的水泥屋内³⁶⁰。果洛和玉树内40%的牧场被禁止使用，余下的38%的草原，牲畜规模被命令减少两倍。数世纪来，藏族的草原管理

355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56 Pirie, F. Segmentation...

357 Pirie, F. Segmentation...

358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59 Horlemann, B. Modernization efforts...

360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系统，现在被一个毫无效用的现代对应物所取代。中共的新法律让果洛部族陷入贫困的状态，因为当局否决了果洛部提出的畜牧业决策。

1990年代，中共在雅鲁藏布江 (Tsangpo River) 中游和其支流吉曲河 (拉萨河 Nagchu River) 和年楚河的中部流域开始推动「一江两河」工程，计划灌溉农地 59 万 3 千公顷，这里是西藏自治区 (卫藏地区) 大部分人口居住地，也是主要的农业区³⁶¹。西藏的谷物产量从 1959 年的 182.9 吨升高到 2007 年的 938.6 吨。一亩 (15 亩 = 1 公顷) 土地平均可收获 355 公斤谷物³⁶²。西藏自治区 (卫藏地区) 在粮食上几乎已经可以自给自足。

尽管要克服许多困难，但是从集体农业向私营农业的转变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西藏人不再日日陷入饥饿状态，生活水平也逐渐改善。2006 年私营部门的农业税收收入，首次超过西藏自治区国营和集体农场³⁶³。牲畜再度可以成为家庭私产，更多的藏人家庭将自家的耕地租给移民来的汉人，让他们栽种中国青菜，供给藏地大都市内日益增长的汉族人口。此时，已经有许多藏族农民的祖传农地遭到中共官方技术性地转移给中资企业。

最近，中共每年援藏金额已突破 12 亿人民币³⁶⁴。2000 年代中期，260 多家中共国家企业的雇员多达 5 万 1 千人³⁶⁵。而私人企业 (大部分是中资企业) 依旧雇用更多人。采矿业、土木业、轻工业、建筑业和食品业都在发展当中。根据西藏自治区统计局数据，2007 年新开发矿场的生产总价高达 342.2 亿人民币，而 1959 年的总值只有 1.74 亿人民币³⁶⁶。中共当局计划将西藏自治区推向现代化，将其变成旅游区、自然保护区、藏药生产区以及中国西南部稀有

36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362 Changes in the welfare...

363 The GDP growth...

364 Tibetan issue...

365 For information about Tibet...

366 Tibet: in the year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贵金属生产和加工最大基地。

中共快速建造西藏自治区的能源、通讯和运输的基础建设。2008年中共盖了500座以上的水力发电厂。电气化人口总数高达185万人，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66%³⁶⁷。发电厂的建造，完全没有谘询过当地人民，更没有得到人民同意。例如，中共宣称在羊卓雍错湖(Yamdruk Tso Lake)建造的水电厂会为藏族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此时，藏族人民和他们的领袖10世班禅喇嘛以及阿沛·阿旺晋美认为该建设不光对环境造成破坏，也伤害了藏族人民的宗教情感，因此，多年来一直抵抗和设法推迟建设工程。可是，中共的建设工程还是继续进行。1990年代，1500名中共解放军守卫建筑工地，禁止任何人靠近，当地居民被迫迁居他地。2007年新华社报导，甘孜自治州八美镇藏族村民抗议中共在当地佛教圣山开采铅锌矿³⁶⁸。

1995年8月至1996年11月，中共在拉萨附近的贡嘎(Gonkar)建造一座机场。1994年9月昌都出现邦达(Pomda)机场。2006年7月在印度和缅甸边境盖了林芝(Nyingtri)机场³⁶⁹，还计划盖更多的建筑物。现在西藏有10班到中国内地航线，以及一班国际航线(往加德满都)在运行。

中共占领西藏后，从刚开始付费请藏工，到后来的强制免费劳动，不断地在西藏铺造道路及高速公路。1980年代中期，根据从卫藏地区和康区逃出的难民叙述，他们全村都被中共动员，整日忙于建筑道路。他们没有得到半点工资，连三餐都要自备。如果拒绝做「解放」工作，就会被逮捕入狱。1997年，察雅县(Drayab County)当地政府提出「劳动建设，脱贫致富」口号，作为强迫藏人劳动的藉口³⁷⁰。地方上年纪从18-60岁的藏人都必须参与公

367 Changes in the welfare...

368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8, p.184

369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70 Compulsory unpaid labour...

共劳动，而 12-16 岁的孩童必须充当父母的助手，并由公安局负责监督整个劳动工作。这些艰苦的劳动包括修筑道路、盖屋、伐木等。一天工作时间从 8 个小时到 18 个小时（甚至更多），午餐休息时间只有 15 分钟。最初 6 个月，藏人还收到极微薄的薪资，但是后来连一分钱也没有了。农夫从农场被调来，已过 6 个月，他们随时都必须听候差遣，上级也没有给任何时间表。如果不参加劳动，就要付每月 3 百元人民币的罚金。这项罚款对当地藏人而言，是非常巨大。最后，还是得参加公共劳动，或是变卖家产，从装饰品到食物等，换取现金付罚款。一些人逃到拉萨当乞丐，但是，又被公安捉回去。藏人认为这些建设都是要满足中共的需求和利益。

2000 年西藏的道路长度超过 22,000 公里，2008 年已达 48,600 公里。现在的公路是铺上沥青的高品质。道路贯穿西藏地区的大部分村庄，但是公共交通系统却是很差。地方的藏人还是使用马、骡、牦牛、驴子还有羊。卡车和小型拖拉机也开始普遍。

中共对西藏的首要计划是，以铁路将中部地区连接到拉萨的直达西藏铁路。2006 年 7 月直达西藏首都拉萨的青藏铁路开通。铁道盖在冰川和永久冻土区上，是中国工程的一项伟大成就。这是世界海拔最高的一条铁路，全长 960 公里，海拔平均在 4000 公尺，最高是 5,072 公尺，超过 550 公里的铁道轨道盖在永久冻土地上。如果没有美国公司通用电气的内燃机车，这条铁路是无法通车的³⁷¹。车厢内有氧气罩和防紫外线辐射的双层玻璃。而今，也有从北京直达拉萨的列车。西宁到拉萨每天有 8 班次客运列车及 9 班次货运列车。2007 年 9 月 28 日那曲开始动工建设西藏第一个铁路、公路货运枢纽型的物流基地³⁷²。

2002 年新华社报导，西藏自治区收听广播电台人口达 81.7%，观看电视

371 China's Train, 2009, p.12

372 Construction of the logistics centre...

机人口 80.1%。现在，应该已经将近 100% 了。2002 年中共中央决定在西藏建立网际网路，并加速网路通讯，加强对西藏讯息掌控³⁷³。中国互联网网站数量持续增加，光纤网路已经在拉萨、日喀则、林芝、昌都等地铺设。2002 年中国内地的广播及电视节目在西藏播出的时间已经从每日 9 小时增加到 17 个小时。

如今，西藏位置的偏远和孤立，已经不再是中共控制和开发西藏的障碍。私人企业在西藏的投资蓬勃发展，外来投资不断增加。控制大部分西藏经济的是中资企业，因为他们更熟悉中国市场。中共过去 20 多年的经济政策，主要目的是将西藏的经济融入中国。

军国主义化

西藏被中共占领后，解放军的大部队立即进入西藏。一些地区的人口甚至完全被解放军取代³⁷⁴。直到 1986 年前，中国有 11 个大军区，西藏由其中的 3 大军区派遣解放军控管³⁷⁵。1986 年，中共大裁军后，将大军区缩减成 7 大军区，西藏由其中 2 大军区掌控，一个是总部设在成都的成都军区，另一个是总部设在兰州的兰州军区。成都军区负责驻军西藏自治区、甘孜 (Kardze)、阿坝 (Ngaba)、迪钦 (Dechen) 和木里 (Mi li)。兰州军区负责驻军青海、甘南 (Kanlho) 和天祝 (Pari)。西藏流亡



甘孜州新的特设军事基地 (2009 TibetInfoNet)

373 Tibet 2002

374 Rakhimov, 1968

375 Tibet: the Truth, 1993

政府估计 1990 年代西藏有五十万解放军驻军（最保守的估计是二十五万人）。中共官方宣称西藏自治区仅有 40,294 名解放军。1990 年代，西藏自治区有六个军事分区，二个师步兵团，六个边防团，五个独立边防营，三个炮兵团，三个兵工团，一个主要信号站，二个信号团，三个运输团，三个独立运输营，四座空军基地，两个雷达团，二个师和一支准军事部队，一支独立师团，六个独立武警团，十二个被称为「第二炮兵师」的单位，以及许多新空军基地。

安多地区的大型军事分区设置在西宁 (Xining)、共和 (Chabcha) 县和格尔木 (Karmu)，这三个分区都有独自的空军基地³⁷⁶。此外，还有康区和阿坝地区的军分区。康区军方严格控管监视理塘 (Lithang)、甘孜 (Karze)、道孚 (Tawu)、打箭炉 (Dartsedo 康定) 等地。阿坝军方严控马尔康 (Barkham)。康区的各个战略位置都有雷达站和战备飞机跑道。

中共的核武器研制基地设置在安多地区的海北藏族自治州的达雪 (Dhashu 海晏) 和丹噶尔 (Tongkhor 湟源)。1960 年代，中共中央秘密派遣一批人员在达雪 (Dhashu 海晏) 进行核子弹、氢弹研发制造，对外伪装为国营 221 厂 (青海省综合机械厂)³⁷⁷。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所提出的『西藏核子制造』报告中指出，中共的核弹秘密基地设置在青海湖附近，被称为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又称第九学院，1970 年代中期，负责设计中国核弹。导弹基地位于青海省南部和那曲卡 (Nagchuka) 西北部。此报告还指出，1971 年中共将第一批核子武器安置在西藏高原的柴达木盆地。今天，中共将一些核弹头设置在西藏。

2007 年中共宣布将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诞生地原子城³⁷⁸ 开放观光。这座基地成为国家重要旅游景点之一，同时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

376 Tibet: the Truth, 1993

377 Tibet: the Truth, 1993

378 China opens a base...

1986年中共解放军在印度阿鲁那恰尔邦 (Arunachal Pradesh) 的东北部建造了战斗直升机停机坪，中共强调当地是属于中国领土的藏南地方。对此，印度当局迅速出兵对应，经过一星期的对峙后，双方同意退出这块尚有争议的土地，退到互相认可的边界。2006年印度总理视察该邦，中共外交部公开表示不满³⁷⁹。事实上，中共解放军之前已经驻防在该州的部分地区，他们采用的「论述」是，只要当地没有印度人，领土就属于中国，而不是属于印度³⁸⁰。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当地居民就意识到中共觊觎他们的土地统治权，纷纷表示希望在印度的统治下生活，而非共产党所统治的中国。中共的刻意挑衅并不只限于阿鲁纳恰尔邦 (Arunachal Pradesh)。中共的边境部队会不定时地，侵犯印度北部边境的北方（拉达克）、中间区域（北阿坎德邦、喜马偕尔邦）和东边（锡金）³⁸¹。中共北京政府不仅试图「收复」邦土，还对印度新德里政府施加压力，以防止印度改变其对西藏的政策。中共北京中央领导将中国与尼泊尔、不丹和印度之间的边界地带变成军事化和军事区。其目标是对其边界进行共产党的「和平解放」。任何访问过西藏自治区的人，都可以看到各地驻扎的无数解放军军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藏位于中亚和南亚边界重要战略位置，所以中共只是要「夺回」那些原本属于西藏的边界领土，因为中共主张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生活水准和医疗保健

与毛泽东时代相较，西藏人的平均寿命提高了。中共政府为孤独老人、穷人和失业者提供粮食、衣服、帐篷和工具等的救济物资。超过 2300 名因假冤错案被定罪的人，获得平反并得到金钱赔偿³⁸²。人民的衣、食问题在很大

379 India rejects all Chinese claims...

380 Krishantray, 2005, p.155

381 Another Chinese "incursion..."

382 Shakyā, 1999

程度上得到了解决。1978年城镇人民的平均收入到达565元人民币。1986年超过1000元。2007年高达1131元。在过去的五年间，西藏自治区的农牧民收入年增长率平均保持在19.25%³⁸³。储蓄人口量增加，储蓄存款达到160.2亿元。

如果不计入物价、通货膨胀、收入结构、支出等其他元素，光是这些数字，是很难评论。例如，依据西藏统计局数据，西藏自治区农村地方的生活基本费用在1992-2001年增加了97%，但是人均收入仅增加69%³⁸⁴，因此，实际购买力下降。即使在饥荒时期，中共也曾提出改善生活水平的声明。1980年代中共中央给西藏自治区的补助拨款，主要是当「应急资金」，用来补助及维护居住在藏区城市内的汉人³⁸⁵。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平均补贴是128元，农村只有4.5元。补贴主要是针对汉人的传统消费产品。2007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宣布补助收入低于800元人民币的农牧户，共有23万人可获得援助，同时自治区城市和农村户全部享有健康保险³⁸⁶。尽管如此，西藏还是无法脱离贫困，城市依旧有许多乞丐，甚至孩童行乞。虽然其中也有一小部分好手好脚的人，靠行乞过活，不过更多的是老人和残疾人士，他们认为这是唯一能够存活的方法。

从2006年开始，西藏自治区提出「农牧民安居工程」，让大家买得起房子。自此，共有57万户的农牧民家庭必须搬进新住屋。这个安居工程计划在2010年底前，将西藏自治区内80%的农牧民全部迁往定居点³⁸⁷。这项措施，将导致西藏所有游牧民家庭变成定居者。四川和青海的西藏自治区也对游牧民家庭进行重新安置。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2007年报告中提到，为了搬迁到政府统一建设的定居处砖房，牧民不得不卖掉所有牛羊，并且找一

383 Changes in the welfare...

384 384 Tibet 2002

385 Tibet: the Truth, 1993

386 Chinese Tibetologist...

387 Tibet to provide housing...

份不熟悉的工作，以偿还长期房贷³⁸⁸。中共政府建议牧民种菜谋生，但是与经验丰富的汉族农民不一样，他们是毫无经验和竞争力，此外，接受职业训练找新工作也是很困难。1987年时，10世班禅喇嘛就曾指出，中国人比大多数的藏族人都有一个优势（就找一个新工作而言），就是他们的中文非常好³⁸⁹。强迫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陷入定居的生活方式，不但会让他们失去民族认同感，更可能导致贫困加剧。西藏牧民试图挑战或反对中共命令，但是却遭到武警逮捕、定罪入狱、殴打和罚款³⁹⁰。

文革期间西藏传统医药虽然遭到严重破坏，文革后，又开始重建。2006年西藏自治区制造藏药企业的总产量为6.23亿元，制药业成为该地区的强大产业之一³⁹¹。2008年西藏自治区内有10所县级藏医院和18个藏药企业，工作人员达1400人³⁹²。共有360种藏药出厂，只是在欧洲地区依然被视为保健食品。现今，西藏自治区已经有1300所医疗机构，超过6700张病床，还有超过一万人的医疗人员³⁹³。

中共一直在宣传，旧西藏时代藏人的平均寿命是35.5岁，中共统治后，2000年藏族的平均寿命达到67岁³⁹⁴。新生儿和婴儿的死亡率从1959年以前的43%下降到3.1%³⁹⁵。然而，中共的所谓西藏解放前的寿命统计数据，其正确性令人怀疑。我们也可以反驳说，如果没有中共的入侵屠杀，藏人的平均寿命就会增加³⁹⁶。不过，直至现在，与旧西藏封建制度时代做对比，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惯常的，自我正当化的宣传手法。

388 26. Jun. 08 The Chinese leadership has announced...

389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

390 "Jingji Ribao": the rapid development...

391 Frenchman's travels in Tibet...

392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medicine...

393 The question of Tibet...

394 The watershed between the old...

395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396 Blondeau and Buffetrille, 2008, p.106

当时，西藏自治区的医疗体系出现缺失³⁹⁷。西藏流亡政府指出，藏医的主要工作者是医师，他们通常无法取得资格或未通过资格考试，因此无法在中国找工作。后来，中共当局才出现启动升级藏医资格计划。即使是现在，也有报告显示，尤其是被捕入狱的反共示威者口述，西藏医疗质量低劣，甚至否认西藏有合格的医疗设施³⁹⁸。

中共官方对外宣传西藏自治区全民健康保险免费，但是，事实上，不是免费的，一定要先交保证金，否则医院不提供住院治疗³⁹⁹。另一方面，一些藏医院，尤其是寺院系统，费用是随喜支付，患者也可以不付费。传统上，所有西藏地区的高僧大德都会运用他们的号召力，聚集群众建寺、盖医院和其他利益人民的设施等具有深刻历史渊源的慈善事业⁴⁰⁰。

尽管西藏医疗有进步，但是依然有结核病、大骨节病、麻疯病和肝病。一些地方的结核病发病率高达 20%，甚至还出现鼠疫病例⁴⁰¹。2006 年西藏自治区出现 40 名感染 HIV 病毒患者，包含 5 位爱滋病患，其中 2 名已死亡。这里，必须要关注的是西藏医疗保健的整体改善⁴⁰²。

第十章 结论

北京的官方网站发表西藏自治区的发展成果⁴⁰³：「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近 40 年来，从一个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跨入了现代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从封建专制

397 Tibet: the Truth, 1993

398 E.g. Dispay of Tibetan flag…

399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1

400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401 In Tibet, cases of bubonic plague…

402 In Tibet, the control over the spread…

403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的中世纪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发展，是人类社会从愚昧落后走向文明进步的必然发展规律……」。如果按照中共官方的这种逻辑，那么殖民主义是有益的，毕竟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已经成为中国最先进的地区。

如果藏族人民是快乐的，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抗议者？事实上，西藏在过去 40 年的进步中，面对的是种族灭绝、文化大革命、宗教和文化破坏。虽然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情况有所改善，物质、经济有所改善，但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压制手段和宣传手法依旧在藏区运作。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汉化以及现代化都不是藏族人民想要的，藏人想要的只有自由。这是藏族的价值观，在宗教和民族传统中，大多数藏人将自由理解为独立，即使是喜欢阅读批评佛教书籍的年轻藏族，也反对中共的统治⁴⁰⁴。

中共最初就将「落后和愚昧」的西藏当作殖民地剥削，没有投资，也没有公平交易，不但将西藏变成军事滩头阵地，还是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来源。中共政权藉由人民无偿劳动力和镇压，教导西藏变成「文明和进步」。过去的 20 年中共不再将西藏当作殖民地经营，转而积极发展基础建设，并热衷鼓励外资投资西藏，现在也不再公然评论所有少数民族的文化是落伍、无知。然而，国际中国观察家正确指出中共的真正意图，他们说，通常宗主国不投资建设殖民地，但是，中共近年来却在西藏投入大量资金。然而，这一切都是一个「配套」，包含奖励大量中国人移住西藏、汉化少数民族、还有稀释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这就是中国的古代战略「抛砖引玉」⁴⁰⁵。现在西藏应该被中共视为自己开发出来的领土，不仅只是自然资源的来源，还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空间。

404 The Dalai Lama: "Comrade-it was hypocrisy" ...

405 Thirty-six Strategies...



1953年9月，西藏外交部（中文橫幅上貶稱為「外交局」）併入中國外交部的儀式。此前，中國政府否認西藏在被中國占領之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也否認西藏政府部門中設有外交部。

第十一章

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

这个问题只能以历史事实和法律来回答。我们首先就国际法和西藏的情况来探讨（虽然有点枯燥）。

国际法和中国传统中的独立国家

国际法权威范普拉赫 (M.C. van Walt van Praag) 依据国际法的独立国家定义，对西藏的地位，进行了详细分析。以下是主要政治实体法则（为了简洁起见，我省略引用来源，引用文献可见于其著作）⁰¹。

国家的地位攸关政治实体的法律地位。国际法中对国家的概念，表现了国际公认的国格。国家不仅是指一种有组织的共同体，而且应具备某些保持国际关系所必要的条件。因此，一个政治实体是否具有国家地位，攸关这个政治实体的法律地位，一个政治实体的法律地位可能是完全独立的，也可能缺乏某些国际公认的国格。一个国家在国际法规范下的存在条件是必须拥有范围明确的领土、人民、一个不依赖其他政治实体而自由地对领土和人民享有统治权的政府，以及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资格或能力。国家的存在不依

01 Van Walt, 1987, p.93-110

赖于领土的大小，由于边界会发生变化，因此具体的边界不是必要条件（也有些由公约签下的具体边界）。最重要的是，必须要有一个有效政府，其职权范围包括对本国领土和人民行使管辖权、征税、颁布法令、维持秩序、执行法律以及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

国家主权被解释为国家在其领土内的至高无上权力行使者，还有对外，国际关系中的唯一联系者，而其主权力量只限于在其领土内行使。问题是，不管任何形式的国家，都不存在绝对意义的独立，而一般国际法却强加了这种限制。举例来说，各国加入国际组织、联盟、经济体，抑或遭到国际仲裁，和他国缔结双边或多边条约等方式，都适度限制了一个国家的独立性。虽然，各国的独立性程度各自相异，有时一个政治实体会因其独立性不足，以至于不被视为一个国家。可是，也有国家即使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另一个国家控制，依然被承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即使与其他国家签订任何不平等条约，也不会影响他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例如，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在签订的『投降条约』中给予诸殖民帝国（英、美、日等）的各种领土特权时，也没有丧失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与形式上的独立不同，实际的独立是一种状态，一个有效的政府是，独立于外国势力，其合法性并非来自外国政府。

如果一个政治实体通过革命手段或违反国际法基本规则而存在时，其相当程度的实质独立就成为取得国家地位的必要条件。任何国家即使被外国侵占，也不会危及其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在对争议问题未获得最终解决之前，军事占领也不能否定这个国家继续存在的事实，即使（战败的）政府丧失了对所有领土的主权而无法行使有效的管理职能，被迫流亡，甚或被迫保持沉默，也是如此。相反地，由于分离战争或以前的统治者放弃权利、以及人民自发性起义等原因而成立的新国家，且有效行使政府权力是其获得国家地位的主要依据。1917-1918年的芬兰就是一个例子。还有，伊朗在1941-1946

年之间被同盟国占领，正是国家地位可以和只具有极少量政府权力而并存的极佳例证。

一个特定国家的存在时间可能很短，但这并不能否认这个国家存在时，所具有的国家地位。另一方面，一个政治实体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地独立运作，也是取得国家地位的重要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取得其他国家承认，就变得很重要。

承认一个国家的方式，分为明示承认，和默示承认。明示承认是一种正式的仪式，透过公开文件或声明来表达。默示承认，则是通过一些具体行动，承认对方是一个国家。缔结双边条约就是间接承认的最重要形式。因为缔约行为是，双方互相承认主权独立的至高无上表达方式。迈向正式承认的第一步，也包含派遣贸易访问团或是设置代表办事处等形式。国际法并不采用事实上（*de facto*）国家和法律上（*de jure*）国家及独立等的区分。事实上国家或法律上国家等术语，只有在无法解决一些领土主权的纠纷时，才会被套用来确认。

除了承认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国家间联系，可列为重要证据。尤其是，这种联系涉及各个领域时，就有利于该政治实体争取国际承认其国家地位。这同样适用于官方双边关系，特别是官方政府互派特使、签订协议、调解、扩大军事援助、或其他官方正式援助以及相关贸易活动等。此外，还有人民的意愿和信任也可列为证据考量。

否定一个国家的独立地位，否定者必须要提出确凿有力的证据，并从严解释，如果缺少这种证据，其国家独立地位依旧存在。同样，一个声称对另一个国家，拥有其主权的国家，必须出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种主权转移是经双方同意而实现的，或者是在一定时期内，无争议地有效行使统治权，证明主权已经转移。

但是，当一个国家违反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控制或统治另一个国家时，

被统治的国家，其国家地位依然存在。因此，包含武装入侵与侵占在内的非法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造成一个国家地位的灭亡。如果是在 20 世纪初以前，传统上认为，一个国家受到他国军事占领和非法干预时，被占领地区可以透过解放或兼并等方式，获得解决，然而，现代法律没有这项规定。

19 世纪前，欧洲通行的国际关系经典概念是，各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必然是平等的。「不平等联盟」指的就是弱国依附强国的关系。亚洲国家也有类似的系统，当国与国进入交涉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少是平等的。欧洲在 18 世纪中叶，就采纳各国平等的概念，而亚洲晚一个世纪多才接受。

关于西藏的地位，首先必须详细分析「保护国」、「宗主权」和「朝贡国」三个术语。但是，我们并无法明确界定，这些政治术语，尤其是它们的意义，往往因政治因素，遭到任意解读或改变。就从「保护国」一词开始。事实上，每个保护国之间都存在很多不同，就像是个人可以让他们任意改造的工具。国际法院提出的构成保护国关系的共通特征如下：1) 保护国是两个国际法主体（国家），经由双方同意后，所建立的关系，一个（或多个）国家在法律上有义务保护另一个国家，不受到外来的威胁，并负责被保护国的外交关系。由于缔结保护国协议是一种主权的行使，大部分国际法专家都特别强调签署此类协议的国家，各都享有其主权地位。2) 被保护国虽然会将一些管辖权委托给保护国，被保护国仍然保有其国家地位和国际资格，政权的委托并不等于放弃权力，只是授予代行的名义，双方的政府机构依旧各自独自运行，分别存在。此外，保护国关系消失会在二种情况下发生：一是将被保护国合并入保护国（当被保护国的政府权力被架空转移到保护国时）。二是被保护国完全恢复行使主权，以及双方之间发生战争。这类的国家关系，不只出现在欧洲，中亚同时也存在过。

「宗主权」起源于封建法的概念，规范了宗主和附庸，或君臣之间的关系。这个用词，在英国入侵西藏时，开始使用在西藏关系。西藏、蒙古、满

洲和其他亚洲君主国家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宗主权只运用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被赋予法律和政治主权的是统治者，而非人民，两国或多国统治者，彼此互相忠诚。例如，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 (Westphalia) 条约，让欧洲诸国成为具有主权的国家，而罗马帝国拥有他们的宗主权。

宗主关系的结构非常复杂，统治者可能兼具宗主和附庸的身份。在欧洲，宗主关系和保护关系，有共通处，所以很难区分。国家关系中，依旧保有封建关系的特点。宗主统治者以庄严的授权仪式，授与附庸国的统治者享有自治权力，而后者则宣示效忠宗主统治者。宗主有义务保护其附庸国，附庸国也必须在发生战争时，对宗主国提供军事援助。此外，附庸国每年都必须向宗主进贡，其统治者为了取得宗主的授权统治，而亲自前往宗主国宣示效忠。然而，有时这些只是因循传统，象征性地对外表现对宗主权的尊敬，尤其是在中原领土的帝国，历代中原王朝都保持进贡的传统。

宗主权并不一定是彼此有签订协议，还有宗主国行使的职权，也不可视为，其拥有附庸国的委托或同意。只是名义上有宗主国，拥有完全自治的附庸国，虽然被视为具备国际资格的国家，但是，因其依旧有宗主关系中，所以不被视为，拥有完全独立的地位。19世纪，这个词汇再度被用来描述崩解的鄂图曼帝国 (Ottoman Empire) 苏丹政权在其附庸国的残存权威等状况。不同形式的宗主权之间的共同性，甚至比保护国的共同性要少。在欧洲，宗主国通常也是附庸国的国际关系代表国。这个词汇不仅被用来表示纯粹的象征或名义上的关系，也用来形容现在式的保护国关系，以及殖民关系。

「宗主权」一词本身的含意，并不代表附庸国就拥有或无法拥有国际国家地位的资格。如果双方有真实的宗主关系，宗主国确实是可以负责附庸国的外交关系。但是，如果只是名义上的宗主国，就无法充当其附庸国的国际外交代表。

「势力范围」的概念，在过去主要被用来形容，帝国主义国家对亚洲、非洲、加勒比海和中美洲部分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他们透过条约、片面声明或实质渗透，在这些地区享有各式各样的政治影响力或权势。建立势力范围的典型做法是，禁止势力范围的国家，将其领域内任何部分分割给其他强权国家，以及对其外交关系享有监督权力。但是，这也不代表，被强权国家凌驾的小国，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现在让我们来看中原的王朝，以及与中原王朝有交往的国家。首先，必须从中原古代朝贡体系的背景，来理解大明帝国和大清帝国的国际关系。在儒家世界传统秩序中，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末。但是，自从 1842 年中英鸦片战争结束，大清相继与西方强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后，才逐渐改变这种制度。

朝贡制度从中原地区的周王朝开始。周朝王室分封的各国诸侯共奉周王为「天子」⁰²，诸侯为王室朝廷承担镇守疆土、缴纳贡赋、朝聘述职、随王祭祀等义务。其中缴纳贡赋是一项重要的项目，诸侯的贡品除了当地特产外，还要进人、献俘为王室筑城及宫室等。「天子」的字意是，代表上天统治地上的子民。天子的子民，当然不只中原地方的周国人，也包含四周的「蛮夷」。中原传统上，但凡非中原王朝的人民，一律都称为蛮夷，非中原地区的国家，一律都称为蛮夷之邦。中原人自认比外邦蛮夷「优越」，是立基在礼乐制度、孔孟思想，以及象形文字等「中原文化」上，而不是民族或政治力的强大。被标上「蛮夷」的标志，不是因为种族不同的问题，而是因为否认中原的礼教生活。因此，为了从中原文明中受益，试图改变的「蛮夷」们，不得不承认中原的皇帝为天子，并奉天朝为「中土之邦」（今称中国）。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语道出，中原文化的

思想，中原的「天子」是皇天和后土的儿子，唯一能够上奏天庭，人间的统治者。这是「蛮夷」文化所没有的。依据中原的正统意识形态，他们的天子下达的圣旨中，开头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彰显了其君主权力受命于天的渊源，只有天子才能担当天界与人界之间的传达者⁰³。周朝时强调天子必须要具备「善德」，藉由天子，人世间得到最有利益的力量称为「德」。除了身为上天的儿子外，天子的「圣德」才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和力量。「必有天子圣德，然后天公始假手也…以代其教民化民之任也」具备圣德的天子，上天才会托付他，代替上天教化万民的责任。例如，历代天子每年春分，都会亲自耕地，举行籍田礼，为天下百姓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因为中原天子拥有连结人间与天界，至高无上德行和地位，于是接受中原文化的「四方蛮夷」也自然依循「天上律法」承认中原天子的地位和权力⁰⁴。

贝斯普罗凡尼 (E.L.Besprozvannykh) 在他的书中对此系统进行简要分析 (省略引用)⁰⁵：「设定中原天子概念的关键点是：1) 中原天子的力量是独一无二。2) 此力量是广盖人间。3) 就天子而言，人间没有所谓的「内部与外部」之分。周王朝的「德」的理论，如水圈中的水般，向外传播 (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观)。首先，影响了近处，即周朝人民，之后扩散到远方的「蛮夷」。传播此有益的「德」理论，让四方「蛮夷」内心产生深刻变革。周朝发展成一个新的国家必须转型：他们必须改变，否则无法正名…周朝统治者将「蛮夷」的到来，解释为朝天朝朝拜的行为：象征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从政治角度来看，也证明了周王朝对周边国家的有效控制…外国使节抵达皇宫时的神圣化和仪式化的隆重繁文礼节，其目的是展现世界的政治势力，都诚服在天子之下。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蛮夷」前往皇宫具有非常的意义，他们朝拜天子，代表臣服于天朝。这也说明了，因德而「转变的蛮夷」朝拜的必

03 Goncharov, 2006, p.100-110

04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162

05 Besprozvannykh, 2001, p.38-40

要性：天子之德，泽被四方，蛮夷各邦，敬慕朝拜，盖天子之德，天命所托。如果出于某种原因，「德」的力量对蛮夷没有足够的影响，就必须采取其他手段：不惜用威胁或（武器）逼迫的手段，将外国使节召唤到皇宫朝拜天子。历代的中原王朝都采用此朝贡制度和手段」。

应该补充的是，但凡「蛮夷」不臣服中原帝国，甚至没有表现「敬意」，不仅会被视为傲慢，还会被视为无视伦理道统，违抗天意⁰⁶。

传统上，中原王朝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存在二种模式：1) 以中原为中心。2) 以条约为基础。前者适用于羸弱的国家，后者适用更强大的国家和特殊状况⁰⁷。第二种模式，会依据不同情况，进行交涉。至少在秦汉时期（西元前206—西元220）前，是确实存在。那些无法有效控制，又会构成外在威胁的国家和部落，只能在「不中断关系又保持互不干涉」的原则下，进行接触⁰⁸。对他们的外交重点不是设法建立统治地位或控制权，而是如何迎接对方的大使，并巧妙地将他们的拜访，矫饰成对天子的朝拜。此外，运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对付强大且具有威胁性的对手。

如果，中原王朝的军队被「蛮夷」国打败，皇室才会将此「蛮夷」国，列入联姻的行列。将公主嫁予蛮夷国王，「蛮夷」君王便成为皇帝的女婿，他的孩子就是皇帝的孙子。中原王朝打的算盘是，依据伦理地位，女婿和孙子的地位较低，一般不会忤逆老丈人和外祖父，更遑论犯上作乱。但是，这方法很少奏效。因为皇帝通常不舍自己的女儿远嫁蛮夷之邦，常常另选他人顶替公主和亲。一般来说，这种婚姻是不可取的，加上彼此，并不是真正的姻亲关系。这种与外族联姻的和亲方法，在某些朝代非常受欢迎，中原皇帝也无法避免或拒绝。

06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163

07 *Namsaraeva*, 2003

08 *Goncharov*, 2006, p.120-121

传统中原外交政策的理论，建立在以中原为世界中央的中心主义基础上。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模式是中原王朝 19 世纪以前，唯一的模式⁰⁹：「害怕可能遭到中原帝国的报复，外围蛮夷顺从了中原王朝制订的世界秩序规则和制度。他们接受主-仆或师-徒的规则后，得到了一些珍贵的赠礼，以顺从换取和平和馈赠等。实际上，中原统治者让蛮夷以卑微式的言辞（自称臣下）和羞辱的仪式（跪拜）为代价获取和平，成功地从内部和外部攻击中获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直到 19 世纪，中原王朝除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朝贡制度外，从未与其他国家建立不同的外交制度」。

因此，与中原王朝当局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都只能当其属国或是朝贡国。举例来说，166 年，罗马商团经商至遥远的大汉帝国后，突发奇想自称是代表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里略 (Marcus Aurelius) 派出的使节团。古代，天高皇帝远，他们的欺骗行为得到完美的成功。这段历史被记载在后汉书西域传内，「大秦王安敦遣使献贡」¹⁰。于是，大罗马帝国变成大汉帝国的朝贡国，马可·奥里略皇帝成为了中原天子的「臣子」。

中原王朝的外交政策主义，涉及两个类别的对比，中土和边陲蛮夷¹¹。「中原（中土）」是天下的中心，可以与上天联系，与四夷相邻。「中原」抑或「中土、中国」一词，在其 2500 年历史中，代表不同大小领域的中原王朝。这个名词代表的是，大汉民族传统华夏文化的统治范围。

自秦汉帝国以来，世界大同的概念是各代王朝内外发展的基础¹²。边陲蛮夷包含：附庸部落小国的人民、居住在北京的异族以及来华交涉的外邦人士。后来，边陲蛮夷又添上了蒙古、西藏、安多（青海湖）、东土耳其斯坦（新疆）等。

09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10 Hennig, 1961, v. 1, p.434-435

11 Namsaraeva, 2003

12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119

孔子曾说¹³：「善教化的君王，会统一道德和礼法规范，和顺安定民心，其恩德可以感通天地，亿万百姓都会来归顺」。在孔子的时代，还没有汉化「蛮夷」的问题。相对地，中华民族这个辞意，各方仍有不同的解释和看法。事实上，每个中原王朝都认为自己是「正统的」中原人士，除了他们之外，其他人都会被归类于「蛮夷」。用华夏文明吸引「蛮夷」是为了使他们顺从，以便将他们纳入中原王朝的影响范围。也许人们认为「蛮夷」的后代，永远无法与中原人士竞争，但是华夏文明已经非常积极地侵入其他非中原地区的蛮族部落。最有可能的是，在这些时期，汉化政策非常罕见，当然，这并无法阻止一些人被文明同化。

正如，范沃尔特 (Van Walt) 所指出的一般，采用中原文化的生活方式，代表自动接受中原帝王是「奉天承运」统治天下的思想。正如礼记所载：「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天上没有二个太阳，一国不能同时有二个君王。曾经同时出现数位皇帝（或王朝），然而，因为中原地区，真正「奉天承运」的真龙天子，正统的中原王朝只能有一个，所以各自称声自己才是正统的中原王朝。

中原帝国没有具体的领土边界，国内关系一样适用于外部事务。蛮夷外族的朝拜仪式等，都被视为臣服于中原天子的统治¹⁴。「属国」的来访，其目的各自不同，有来寻求保护，有重申其归顺地位，送礼物和建立通商关系等。不过，所有来访的使节团，一律都被视为仰望天朝，前来归顺的「属国臣下」。他们所携带的特产礼物，有时会被当做「贡品」，然后双方才签署有效的条约。范沃尔特 (Van Walt) 认为，这相当于欧洲中世纪，宗主国和附庸国之间的关系。马汀诺夫 (A.S.Martynov) 的见解也是合情合理，他认为贡品支付制度，解决了不同的问题（有边界、外交政策和行政管理等），这个制度很灵活，也没有导致领土扩张。

13 Confucius. Lukyanov, 2005

14 Martynov, 1978

因此，朝贡体系是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蛮夷」在中原王朝一统天下的政治和道德主义布局中，被分配了生存空间。中原天子通常会支付费用，让蛮夷担负「属国」名义，年年踊跃来京城朝拜，并给予他们丰厚的礼物，作为报酬。中原天子所赠的礼物价格当然会，远远高于属国所献贡的贡品。与此同时，原则上「献贡」并不代表，中原天子会担负，任何保护献贡「属国」的责任或干涉其内政事务。也有一些「属国」和中原王朝建立了「宗主国和附庸国」的关系。仅在 19 世纪，大清帝国在 1899 和 1907 年参加海牙和平会议时，签署了多项多边公约，一同参与国际法的发展。

贝斯普罗凡尼 (E.L.Besprozvannykh) 认为¹⁵：「名义上的宣示，几乎没有也无法影响附庸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因为中原王朝的信函和所赋予的「王」的称号，都被附庸国的统治者，当做是外交礼仪。他们的使臣带到中原王朝的「贡品」，等同是国家间的以物易物，因为皇帝也回礼了。携带礼物去拜访他国领袖，而对方回赠礼物，不过是，一般的国际外交礼仪。还有，即使对方赠与你「荣誉市民」的奖项，也不代表你就是他们的市民或国民。因此，中原王朝大量赐封王号给附庸国或属国，只不过是中原王朝为了向国内百姓显示国威，所设计的宣传手段罢了。至于实际的属国，中原王朝会控制其属国的外交政策和干涉某些内政。这种情况下，属国政府的力量和稳定性，直接取决于，对中原帝国王朝的忠诚度。瓦西里耶夫 (V.P.Vasilyev) 则认为，中文的「藩属」真正的意思是藩篱，意即边界、屏障的意思等等。藩属可作为外来侵略者的一道屏障。如果外来侵略者的实力强大，首先他们就必须先通过藩属国这一个屏障。因此，附庸地占据的空间愈大，中原王朝本身的焦虑就减少。米亚斯尼科夫 (V.S.Myasnikov) 和谢佩列娃 (N.V.Shepeleva) 二人将这些外部领域称为「保护国的副国度」，充分反映了他们对北京的依赖程度」。

我们可以部分同意这一点，然而，虽然藩属关系一定包含保护国，但

15 Besprozvannykh, 2001, p.41

也不一定是保护国的外部领土（贝斯普罗凡尼称之为缓冲地区），附庸国依旧拥有国际关系实体的国家地位，其国土也不是保护国的一部分，只是在小部分主权上有所依赖保护国。原则上，这一切都可以与鄂图曼帝国（Ottoman Empire）和拜占庭（Byzantium）的关系相比较（世界只能有一个大帝国的概念上，所有其他的统治者只能是附庸与顺从）。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表示「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是遵循国际法。此外还强调，中华民国的法律，处处皆应合乎国际法则，不管是国家高等法院、司法机构、国际法专家等都对中华民国坚持实施传统国际法的坚定立场，不容置疑¹⁶。1945年中原新王朝，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之一。中华民国支持殖民地独立权，加入国际组织等。

1971年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所成立的新中原王朝，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同意，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拥有的中国席位和代表权。1984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倪征当选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虽然，中国共产党政治家和法学家批评了一些资产阶级的具体法律理论和规范，但是他们从未拒绝所有的国际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主权、自决、真正平等和和平共处是现代国际法的主要原则。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学说制定，国家的出现及其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应该由其人民的意志决定，绝对不可由他国决定。而其他国家的承认，仅仅只是表明确认，新国家存在的事实。还有，1933年底签订的国际『蒙特维多公约』禁止通过武力获取主权。根据这一点，缔约国各方的确切义务是不承认以诉诸武力，或是威胁外交代表或以其他任何有效的强制措施所获得的领土。

16 Van Walt, 1987, p.113

正如，范沃尔特 (Van Walt) 所指出，一个国家治理其领土的权利，是主权独立的具体表现，其中包含，国家地位平等和拒绝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国家平等的理解，超出了普遍接受的合法平等概念，中共主张：「国家间关系，不仅可以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可以基于实质的平等」。也就是说，弱国的主权权利受到保护，不会受到强国的指挥或控制。马列主义认为，国际条约分二，平等与不平等条约，而不平等条约是违反国际法，其本身不具有合法性。中原帝国大清王朝从 1840 年代到 1940 年间，与西方列强签订多条不平等条约，当时，王朝的国家地位与西方国家相比是不平等的。为此，中华民国的国民党领导人针对这些不平等条约，提出有必要修改这些协议，然而，夺到中原政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指责那些完全是违反国际法。宗主权、保护国或势力范围等关系，皆被中共指责为封建阶级时代和帝国主义的行径，现代中国主义是无法容忍其存在。中共的法律学者一致认为，宗主权是指封建主义时期，而在更现代的现在，这种关系只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因此，在现代这个时代，不能再使用「宗主权」一词。

中共的法律学者们以下列的理论为基础，指责帝国主义的扩张行为：「通过割让而使自己丧失领土的所有国家都是遭到外力的迫害，这些国家不是弱国、小国就是战败国。而获得割让土地的国家，都是从事领土扩张的帝国主义国家…因此，可以说割让土地是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军队或军事威胁，劫夺弱国、小国或战败国领土的一个方法。割让土地的特点是通过不平等条约，得到领土主权的转移」¹⁷。所以，任何向一个强大国家放弃自己主权的小国或弱国，必然是因为遭到武力、压力和其他形式的胁迫。根据这一观点，通过征服或长期占领、吞并领土，不能使侵略国获得该领土的合法所有权。同时，也否决了一个国家掠夺其他国家领土和主权的正当性。

17 Van Walt, 1987, p.117

范沃尔特归结：「因此，除非其政府的有效性，无可争议地从该国，转移到其他国家政府，否则不会因此丧失其国家主权独立的地位。同样，除非独立国家的有效政府权力完全消失，并由控制国的政府政权取代，否则也不会丧失，其独立的国家主权地位」¹⁸。

通过征服，获得国家领土的合法性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不过，至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侵略或武力威胁的领土吞并手段，会遭到国际法的谴责，并否认其正当性¹⁹。依据传统旧法理论，领土遭到侵略并吞，而导致战败国丧失其控制权和主权，其征服者的统治才可拥有合法性。然而，1945年后，国际法不再接受，这类有违道德和法律的征服行动。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兼并的合法性，在特定国家的长期控制关系中，「事实上」得到承认。因此，如果现前情况的利益，超过恢复原状所带来的利益，那么其非法吞并，就会得到承认。这种情形，在国际惯例中很普遍。与此同时，第三方（其他国家）对现状的承认，并不是合法的行为，而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政治行为。单单承认既不能创造新的状态，也不能消除旧的状况。同样，不承认（合法或非法吞并领土）只不过是，反对一些特定国家。例如，在最近的历史中，也有一些国家并不承认苏联「并吞」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或者以色列吞并耶路撒冷的正当性。

虽然，大多数的国家拒绝承认，以非法的手段，威胁及武力得到的领土的合法性，因为这违反了现代国际法。但是，自联合国宪章通过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已经证明，无法通过条款，裁决入侵领土的所有权²⁰。中共已经成功地展示了与澳门的关系（澳门是割让给葡萄牙而不是租借）。

虽然中共的法律，拒绝承认经由征服、并吞及条约来夺取领土的合法性，

18 Van Walt, p.177

19 指对国家或其代表签署人员的胁迫

20 Van Walt, 1987, p.183

但是中共的领导层从未承认，他们夺取西藏领土，正是藉由这种手段。相反地，他们声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中共非常重视历史的问题，在前面的章节，也举了一些例子。

一个支那 (China) 和「中原王朝」

无疑地，只要是英语国家的人，都知道支那 (China) 一词指的是哪里。但是，现代的中国人不会使用这个词句，他们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位于世界中央的国家。俄语传统上称呼中原地区为「契丹 (Kitai)」而非中原或中州。这个语词是源于 Khitan (或 Kidan)，这个名字指的大约是，古时住在蒙古北部和满洲的民族。也有许多人因为他们的语言，而认为他们是蒙古人。10 世纪时，契丹人 (Khitan) 建立了大辽帝国，其最盛时期的疆域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到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南到河北白沟河。大辽帝国被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灭亡前，一些契丹族往西征战，建立西辽帝国，直辖疆域幅员以首都的虎思斡耳朵为中心，北到伊犁河，南至锡尔河上游，西到怛罗斯，东达巴尔思罕。这个时期，透过与西辽帝国喀喇契丹 (Tarakitai) 族的接触，不仅蒙古族，甚至穆斯林也认为契丹人 (Khitan) 就是支那 (China)，而支那也是土耳其斯坦的一部分。突厥语族称中原人为拓拔氏 (Tabgach)，这个传统称呼起源于中原北方北魏王朝 (386-564 年) 的拓拔氏王族。这个喀喇汗王朝可汗被称为「来自东方大国的王」²¹。此外，俄语的「Kitai」源于蒙古语的「Khyatad」，当时的西欧，由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称在遥远的东方契丹 (Cathay 是拉丁语 Catai 契丹英语化的单字)，已经由蒙古人统治，而在契丹的南部，有着另一个不服于蒙古统治的国家南宋 (音译为蛮子) 所统治。所以，在西欧人的印象中，远东地区 (中原地方)，分别存在南北两个国家。

21 Píkov, 2007, p.111-123

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曾提到日本，他描述日本位于南宋（蛮子 Mnazi）或秦（Chin）的远东地区²²。印度、日本和马来语系地方称呼中原地方的语源，也始于大秦帝国著名的秦始皇（西元前 221-206 年）。然而，还有其他语言的变体，例如，梵语的「东方」，指的是中原汉朝时代所谓的西南夷中的一个国家，僂僂族（彝族）的夜郎国（今贵州），后为大汉王朝的边防军事区域²³。传统中认为，拉丁语的「Sina」一词，来源于「秦国」。事实上，欧洲对于中原地区的情况，是模糊与无知²⁴。西方古代学者，斯特拉博（Strabo）、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和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等相信，中原应该是称 Serica（丝绸国），其国民是应该称为 Seres（丝绸人），国土位置应该是在西方的某处。

在讨论「Sina」这个词的时候，不得不提到，阿拉伯语的「Sin」就是指中原王朝，其语源来处尚不确定，不过也有可能来自「Qin」或「Sina」。中世纪的一些穆斯林（伊朗人、突厥人等）称呼「Chin」表示疆域从满洲到中原北方的中原王朝，使用「Machin」称呼从中原南方到中南半岛的中原王朝。前俄罗斯蒙古沿袭古代俄国用语「Khin 和 Khinove」来称呼东部的游牧民族。一些学者认为，这个词汇的语源来自居住于蒙古草原的匈奴（Hunnu）的匈奴语。也有人认为，这是指中原王朝的大金（Jin）王朝²⁵。这个女真人创建的王朝，灭了中原北宋王朝，将中原部分领土纳入版图，而后再被蒙古所灭。

最后，可以说现代欧洲国家称呼「中国」一词的来源，来自不同的语源，例如，「Qin」来自于「Chin」和「Machin」或者「Qing」等来自大清王朝，如同「Cathay」一样。但是，不论是中南半岛（Indochina）的僂僂族（Lolo）、契丹族（Khitán）、女真民族（Jurchens）、满族（Manchus）和蒙古族（Mongols）对中国人（汉族）而言，都是「蛮夷」。

22 Marco Polo, 1955, p.173

23 Pelliot, 1912; Wade, 1999

24 Hennig, 1961-1963

25 Guzev, V.G. and Tvorogov, O.V., Hin...

因此，不管是契丹 (Kitai)，中国 (China) 等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不仅是亚洲人，还有 19 世纪欧洲和俄罗斯的探险家才将中原王朝和其附属国分开²⁶。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北京为首都的国家，并以这个概念，区分出被北京统治或依赖北京的国家。这种理解与儒家的理解很接近，因为中原王朝一直是独立的，只是被不同朝代所统治。然而，根据旧帝国文件，「中国」一词，从未包含西藏和其他非汉族的土地²⁷。正如中共的历史学家葛剑雄在上海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想了解古代中国的领土范围，我们只能说，一个特定王朝在特定时期，控制的实际领土有多大」²⁸。

这些王朝是什么？然而，这似乎是一个修辞问题。以韦伯斯特 1913 年的字典为例：「一个民族的王国，其国王由同一家族血脉继承，直至灭亡」。这个语源来自希腊语的 *Dynasteia* (权力、统治)。例如，俄罗斯的罗马诺夫王朝 (Romanovs)、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 (Habsburgs)、法国的瓦卢瓦王朝 (Valois) 和波旁王朝 (Bourbon) 等。因此，王朝这个名词，意味着一个政治统治家族或集团。很早以前，欧洲和中亚及远东地区就运用了这一种统治方式。如同，罗马诺夫王朝统治俄罗斯，成吉思汗家族的大元王朝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大清王朝统治中原。同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说，罗马诺夫帝国这个名词没有被使用？

这个疑问几乎没人问过。互联网东部门户网站上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讨论非常有趣²⁹。从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与欧洲王朝概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朝」的象形文字，具有许多截然不同的含义。「朝」在中文的辞典中解释为：当政者政权的意思，而王朝是由一个家族，透过不同方式和形式统治的政权。除了刚开始建立国家名称外，中原王朝的每位继任皇帝，都有其统治时期的年号。因此，人们可以谈论哪个朝代哪个皇帝的政绩，

26 例如：Stonton, 1805; Timkovsky, 1824

27 A 60-point Commentary, 2008

28 Vembu, 2007

29 Chronology of China 3...

例如，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年号洪武。不仅仅是汉族皇帝有年号，大清王朝的每位皇帝也有年号，通常中原人民会用年号来称呼皇帝。例如，年号康熙的皇帝，中原人民就称呼他，「康熙皇帝」。

中原的王朝名称，并非是取自帝王的姓氏。相反地，它是以一个获得权力的君主的部族（民族）名字为其王朝的代表。也有一些皇帝选择的王朝名字，是因应其时代，但是，也并不一定是开国君主命名王朝的名字。例如，大元和大清并不是由其开国皇帝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所命名。事实上，王朝的名称，在他们死后才出现，而这两位君主被（追溯）宣布为开国皇帝。此外，王朝的国名，也会被其中一位继任者更改（例如，后金的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

中文的「朝」字的意思是，时代或是王朝，而不是国家的国。根据儒家的思想，王朝只能有一个，而且是唯一居中间的中央王朝（中州或是天朝）。所以它不能成为其他王朝的一部分。因此，如果它被外族侵占（由于被外族征服，而成为其附属国），依据中原传统思维，这个事实会被反过来解释：中原统治者现在也控制着一些外国的土地。在中原分裂时期，只有一个朝代可以代表中原王朝，但是其他则代表，蛮夷国的占领，但是基于儒家的政治概念，因为蛮夷的汉化，此时连同被占领的领土，蛮夷国的领土也成为了中原领土的一部分。但是，以欧洲的角度来看，这只代表文明的统一，而不是领土的自动转移。与欧洲概念不同，中原的国家概念与文明概念相融合。所有这些王朝或领域都被称为朝代（在自称为皇帝或君王的时代）。例如，大清王朝对外国的正式官方称号是大清帝国，而不是中国。但是，这个称号只用于对外国际文书上使用。然而，不是所有的汉人，特别是他们的学者，都承认这一事实。³⁰ 在这个意义上，情况类似于鄂图曼帝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鄂图曼的升华状态。这个帝国从未称自己是「土耳其」（一般来说，任何种族议题都是禁忌），因为它是一个多国联邦制的帝国，隶属于鄂图曼皇室的苏丹。

30 Gang Zhao, 2006; Esherrick, 2006, p.232, 254

因此，「中原朝代」和「欧洲王国」不同，后者由统治家族的名字来命名其王朝。中国人（汉族）把国家的名字作为王朝的名字，从而也将周边其他主权国家与他们的中国王朝历史联系起来。这些都是中国御用历史研究者的操作³¹。在欧洲，王朝的概念与国家的概念和名称是分开的。而在中国是互相联系的，可是在讨论个别统治者时，又可以是分开的。有时人们会认为，非中国人使用中文名称、术语、王朝和君主名号制度，用儒家思想管理，就意味着，那些国家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些特征与建国无关。例如，俄罗斯帝国的彼得大帝在全面西欧化革新中，废除儒略历（罗马历）采用格里历（西历）、改革行政制度、头衔、服装和风俗，还有招揽德国、法国等欧洲专业人士参与军事、武器、行政、法律、经济、学校等全面改革项目，并创建海军，打败北方强敌瑞典，夺取了芬兰大公国和波罗的海的出海口等。然而，这并没有将俄罗斯变成西欧人，俄罗斯也没有成为德国，乃至整个西欧的一部分。俄罗斯帝国的彼得大帝一世是属于罗马诺夫家族王朝（Romanov）的皇室继承人，但是，罗马诺夫的拉丁文是「Romanus-Roman」，而这个字是拉丁文，不是俄语。但是，这个王朝是俄国王朝，不是义大利王朝，也不是义大利的一部分。

不需要分析所有的「中国王朝」，让我们只考虑与西藏有关的重要事项。例如，在大唐王朝（李氏）618-907年时期，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就中国人而言，唐朝皇帝不仅是中国，也是天下唯一合法的统治」³²。事实上，在那个时候，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相反的，泰国王朝才是唐朝的附属。但是泰国现在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唐朝和元朝时代，西藏与中原地方仅有微弱的外交关系（参第二章）。

让我们稍微谈谈中原的元朝。中共外交部官网宣称：「1271年，忽必烈

31 Levkin, G.G. Typical mistakes

32 Laird, 2006, p.45

取『易经』大哉干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1279年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统一了全国…自从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的领土后，中国历代中央政府都治理西藏」³³。事实上，一切都相反，当时，中国的领土（元朝）被纳入蒙古人的大蒙古国（蒙古语 Ikh Mongol Uls）内，连同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一样，这些成吉思汗的后代所统治的汗国，都是大蒙古国的一部分。这个大蒙古国的幅员从太平洋延伸到中欧。跨越欧亚大陆的是大蒙古国，而非元朝。成吉思汗并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头衔，成吉思是「大海」（蒙古语 Tengis），汗是皇帝的意思。后来的文件中，伟大的汗的名称，改成达赖喇嘛（蒙古语中，Dalai意思是如大海般伟大）。而「喇嘛（上师）」是达赖喇嘛的头衔。铁木真（Temuchin）是成吉思汗的名字，他来自于孛儿只斤氏（Bordjigin），蒙古人称为黄金家族。后来，在蒙古的佛教史学中，记载这个金色家族起源于印度佛教史中的摩诃萨魔迪·合罕（Mahasamadhi Khagan 大三末多王）的后裔，其王子从印度到西藏当西藏的国王，然后其血脉传到蒙古，成为黄金家族的血脉，代代血脉相承，蒙古铁木真王子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忽必烈皇帝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们的血脉都不是来自中国，也不是中国人³⁴。

所有汗国的可汗都是成吉思汗的血脉，他们都是兄弟。忽必烈在中原地方建立元朝，一番努力后，得到其他汗国的承认，成为大可汗，于是，大元汗国加入了大蒙古国，成为其中的一员。黄金家族的可汗们所成立的大蒙古国疆域，涵盖现代的中亚、俄罗斯、伊朗、伊拉克、整个高加索及大部分的西伯利亚地区。但是，大蒙古国逐渐地成为只是名义上的联盟，各大汗国实际上，几乎是各自独立的国家。只是，在蒙古的传统中，对大可汗的尊重，也是不可废除，各汗国的可汗，对大可汗也是尽量给予最大的尊敬。但是，

33 Briefly on Tibet: a historical sketch…

34 Lubsan Danzan, 1973, p.49-53

直到乌哈噶图汗（元惠宗）失掉中原土地和首都大都（北京）后，也就失去大可汗的地位³⁵。

大元汗国（蒙古语：Ikh Yuan Uls）是大蒙古国的汗国之一。中国人称为「大元王朝」³⁶。这个大汗国是忽必烈及其后代的王国。他们都不是中原民族，也不是汉族。大元汗国的领土涵盖蒙古高原、中原本土。高丽国、缅甸、安南和占城为他的附属国。因此，相反地，中国才是蒙古的一部分。大可汗成吉思汗建都哈拉和林（Kharkhorum，源自于突厥语 Karakorum 黑色岩石）³⁷，1264 年大可汗忽必烈定都汗八里（蒙古语 Khanbalyk），汉人称大都（北京）。因为，忽必烈得到其他大汗国的承认，共推为大蒙古国的共主，成为大可汗，所以汗八里（大都）不但是大元汗国的首都，也成为大蒙古国的首都。此时，南宋王朝与大元汗国政权并存，直至 1279 年才被大元汗国灭亡。

忽必烈的威望并非一蹴而成。1236 年大可汗窝阔台分封忽必烈一块万户人口的封地，地点是邢州（河北省）。1251 年继任的大可汗蒙哥汗（Monke Khan）派他统领漠南汉地军政事务。1258 年他奉召前往中原南方进行军事围攻，但是在他抵达之前，得知其兄蒙哥汗去世的消息。1260 年 4 月忽必烈的胞弟阿里不哥（Ariq Boke）在驻守的首都哈拉和林的库力台大会（Khural dai）上，依据传统，被蒙古众部落首领及王室成员共同推举为大可汗。1260 年 5 月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商都）自己的指挥总部，聚集一些支持自己的部落首领，另外举行一场库力台大会，自立为大可汗。根据中原的传统，尽管汉人的中原帝国南宋政权依然存在，但是忽必烈也获得了「皇帝」的头衔。阿里不哥（Ariq Boke）是传统蒙古人价值观的拥护者，他希望严格遵守成吉思汗制定的规则。然而，忽必烈倾向于改革主义，并试图依据中原各地使用的制度，来

35 Mogultai...

36 蒙古认为是蒙古汗国联邦的一个大可汗的国家，而非中国的某个朝代

37 Dmitriev, 2009

建立一个帝国。从蒙古王位继承的传统角度来看，由忽必烈召集的库力台大会是非法的，因为大蒙古国已经在首都哈拉和林开过库力台大会，并推举阿里不哥为蒙古大可汗³⁸。此外，忽必烈还广泛贿赂王室诸王子。阿里不哥派遣一位大使者去告知他：「根据大蒙古国的律法，大可汗必须经由库力台大会推举，但是你却无视蒙古传统律令，自立为大可汗，坐拥中原地区，奉行中原律法」³⁹。但是，忽必烈却对外宣布，阿里不哥为非法篡位者，并依循中原惯例，建年号「中统」。1261-1264年间他与弟弟阿里不哥交战，争夺大可汗位置，1264年阿里不哥战败归降，忽必烈完全控制住大蒙古帝国东部大可汗的直辖领地，成为唯一的大可汗。最终，大蒙古国的可汗们都要服从忽必烈大可汗。

1264年忽必烈在原金国首都中都（今北京）的东北方建立新都，命名大都（蒙古语 *khanbalyk* 大可汗的都市），成为大蒙古国的首都。1271年忽必烈改年号，将中统5年改成至元元年。在他的法令中，用出现不好兆头（彗星、在不对的时间下雨等）解释改年号的原因。为了顺应天道，令万物滋生，依据「易经」的「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将年号改为「至元」。而后，同年年底，改国号为「大元」，也是依据易经干卦「大哉干元，万物资始，乃统天」⁴⁰。「干」是卦名，「元」是干德之首，天德之大始，天子之大德。然而，自从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汗国后，除了元朝本土外，其他的大汗国，只是名义上听命于元朝皇帝，但是实际上各自为政。

忽必烈早年在藩王时代潜邸的时候，就招揽各地著名的文人儒士讲经论道，形成一个人文智囊团，史称「金莲川幕府」⁴¹。他的汉族儒士幕僚，建议他实行中原王朝制度及律令。其中一位名儒郝经，深得忽必烈赏识，建议

38 Dalai, 1977, p.325

39 Ganbold et al., 2006

40 Ganbold et al., 2006, p.20-21

41 Dalai, 1977, p.324

他争夺大可汗王位。虽然，忽必烈信任他的幕僚群，也会说汉语，但是却学书写汉文。最终，大元汗国的管理阶层，选择采用中原的国家观念、管理体制和历史。在忽必烈统治期间，依照中原文化，追庙号成吉思汗为太祖（王朝创始人的标准庙号称呼），谥号「法天启运圣武皇帝」⁴²。铁木真的蒙古语名字，成为不可亵渎的禁语。其他，忽必烈之前的历任大可汗，也得到大元王朝的追庙号和谥号。尽管如此，所有的元朝皇帝都有自己的蒙古名字。1279年忽必烈征服了整个中原地区。为了统治广大的中原地区和众多汉族，忽必烈重用有治理城市经验的汉人和色目人。但是，他推广蒙古新字（八思巴文），做为大元王朝的国家法定官方语言。整个大元王朝都使用新蒙古文，并在京城大都建立蒙古国子学，以新蒙文教习。忽必烈重儒，行汉法是出于治理汉地的政治考量，最终还是选择以蒙古为中心主义，所以蒙古人的汉化程度很低。又以归附征服的先后，划分等级，其尊卑排列，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四类。所受的待遇，也因等级有所差别。国务处理原则上是由蒙古人掌控，西藏人掌宗教，色目人管财政，汉人辅佐行政。此处的汉人是指，金朝统治的汉人、汉化的契丹和女真人。南人指的是，南宋统治下的汉族，元史称之为「蛮子」。也有一些国家，在元朝时候，被纳入元朝版图，例如，1271年忽必烈将高丽西京、双城总管府（今朝鲜咸镜南道金野郡）和济州岛等地划归辽阳行中书省东宁府，成为元朝的直辖地。元朝的国家行政机构的整个体系，没有一个监督机构⁴³。政府管理是采取蒙古制和汉制的混合体，皇室的继承者依旧是蒙古族。一般来说，总体上依循伟大的成吉思汗法典，大札撒 (Great Yasa)⁴⁴。为了捍卫自己的文明，防止汉化，蒙古人不论在行政，还是社会上，总是和汉人保持距离⁴⁵。他们坚定使用自己

42 Khrapachevsky, 2004

43 Farquhar, 1981

44 Langlois, 1981, p.137-185

45 Vernadsky, 2000

的语言。甚至，最初用维吾尔人的畏兀字（回鹘字母）书写蒙语，新蒙文委托藏人国师八思巴制定，而不委任汉人开发。自从李坛叛变后，忽必烈就开始拔除军中位居要职的汉族，并将大部分的军中要职交予粟特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斯拉夫人、党项人、波斯人等的色目人担任。税征和财政部门，交由回回人管理⁴⁶。

元朝在末期时，为了和汉族地方上层势力进行整合，才又开始涉及中原文化，实施一系列改革，史称「脱脱更化」，恢复科举制度、实行儒制、亲郊祭天、行亲耕等。1343-1345年依循中原传统方式，编修辽、宋、金三史⁴⁷。然而，事实上，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宋朝是汉族、辽国是契丹族，而金国是女真人。他们的历史虽然在忽必烈时代就开始编撰，但是一再拖延，最终在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时代，依照儒家规则编辑完成。因此，作为占据一部分中原地方的王朝，像辽国和金国这样的异文化国家，也是循儒家的思想进行纪录。这项工作在进行中，出现了一个矛盾，这个矛盾与蒙古族可汗在中原官方历史上的合法性有关。一番辩论后，最终决定这三国各有其自己的历史，而蒙古人成为他们的统治者。但是这个问题最终，变成了纯粹的学术问题，因为蒙古人被逐出北京。直到元朝撤回蒙古前，蒙古人认为中原是蒙古的一部分，他们的大可汗是大蒙古国神圣伟大的领袖，而汉族也是他的子民之一⁴⁸。为什么忽必烈要引用中原制度，并建其国号为大元呢？

他想让自己永远留在后代的记忆中，在统治中原历代王朝中，也是被汉族承认和接受的蒙古族王朝，此外，蒙古的可汗在全世界都是圣名远播。在逐鹿中原成功后，他们获得了一个，精心设计和可用的思想力量。毕竟，他们的国家是世界的主要国家，也是掌控中原的大国，其他国家只能诚服为大

46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684-685

47 Chan, 1981, p.56-106

48 Lubsan Danzan, 1973, p.243-246

元王朝的属国。但是蒙古族并没有连结到汉族的人文思想观念，他们低估了种族层面，造成了深远影响。根据儒家观点，只要获取到中原政权，就是合法的中原王朝，但是，大元王朝的成吉思汗蒙古领土，对汉族而言，始终是外围蛮族。

中原脱离了大元王朝的统治，对于蒙古人来说，这是一场灾难，来自大汗国的蒙古军队，超过 50 个图们 (Tumens 万户)，其中 40 个图们 (Tumens，即 40 万士兵，不包括他们的家人等)，仍驻扎在中原，长城的南边⁴⁹。只有 6 个图们随同妥懽帖睦尔 (Togon Temur 元惠宗) 返回蒙古。其他在中原各地的大部分兵士都被歼灭了。此外，长期被遗弃的蒙古领地本身，几乎无法支持数十万人的撤退。与此同时，中原新王朝，明朝政府正尽一切力量，破坏蒙古人留下的文化、习俗等影响，包括被蒙古人的同化。大明律法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剩下在中土内的蒙古人只允许和汉族结婚，违者处以鞭刑，情节严重者更会被处斩⁵⁰。

根据中原古老传统，王朝统治时期的事件和政策等的记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方的儒学史学家所编辑的官方「正史」。这通常是继任的新王朝，为了宣示前王朝已经灭亡，也为了宣告自己是正统的继任者，就必须为前王朝编写正史，公告其正式终结，走入历史。此外，其最终的正史版本，还需要得到新王朝皇帝的批准⁵¹。因此，从 1368-1370 年大明王朝官方编制了「元史」编年史，而且是由中原历史学家完全依照儒家标准完成的。然而，汉人对蒙古历史上的许多人物和事件知之甚少。毫不奇怪，元史在汉人儒家思惟的解释下，成为具有中原特色的历史。

事实上，这个大元王朝还是同时和大明王朝继续存在，并没有亡国，也

49 Mogultai...

50 The Law of the Great Ming Dynasty, 2002, Art.122

51 Lankov, A. "Mandate of Heaven" ...

没有结束其政权。中原历史学家将撤离北京的大元王朝，擅自称为「北元」。但是，事实上，大元王朝并没有变更国名，1370-1377年是元昭宗爱犹识理答腊的「宣光」年度，1378-1388年是继任皇帝脱古思帖睦尔的「天元」年度⁵²。和以前一样，每位蒙古皇帝，都有蒙古名字。1388年大明王朝发动第六次北伐，大败元军，同年脱古思帖睦尔被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尔(Enkh Zorigt)杀害。至此，蒙古不再使用中原的年号、帝号，大元国号也被废弃，不再使用。一方面是因为，明朝为了自己的正统性，不会允许元朝政权的持续存在，另一方面是，蒙古族的政权已离开中原，再也没有必要使用汉族的统治政策⁵³。

一些蒙古贵族相信一个关于朱棣(年号永乐1403-1424)的传说，据说这位明朝第三位皇帝是妥懽帖睦尔元惠宗的儿子⁵⁴。他们相信朱棣是妥懽帖睦尔的一位嫔妃所生，当明朝的皇帝朱元璋攻下元朝首都大都后，她被带到朱元璋的后宫。根据这个传说，元朝不仅保存在蒙古，而且保存在中原。根据蒙古国编撰的蒙古族编年史之一的「水晶宝珠蔓(Bolor Erikhe)」中，记载从成吉思汗到林丹汗(Ligden Khan1592-1634)血脉相传的大可汗王朝。从成吉思汗到妥懽帖睦尔(Togon Temur 元惠宗)，所统御的疆土是大蒙古汗国的南部地方的大元汗国(蒙古语: Urd Yuan Uls 大元也克蒙古兀鲁思，也可以翻译为「前元」)。从元惠宗的儿子必里克图可汗(Biliktu Khan)爱犹识理答腊(Ayushiridara)开始到林丹汗(Ligden)统治的领土是大蒙古汗国的北部地方，蒙古称其为「后元」(蒙古语: Khoit Yuan Uls)。因此，可以清楚明白，在蒙古的历史中，即使「后元」已经不再拥有中原的统治权，但是依旧认为中原是蒙古领土的一部分。

52 Levkin, G.G. Typical mistakes...

53 Mogultai...

54 Puchkovsky, 1963

至此，大蒙古汗国分裂，诸汗国解体，包含大元汗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政权没有任何理由要求继承大元汗国的领土。如果依照中共的领土继承逻辑，那么从前属于大元汗国的俄罗斯，也应该被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⁵⁵。但是，如此一来，现代的蒙古共和国，不也可以将匈牙利到太平洋（当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强调是自古以来就是蒙古领土的一部分吗？

大元汗国政权离开中原后，中原被另一个新王朝政权所统治。1421年大明王朝将首都从南方的应天府（今南京）搬迁到北方的顺天府（今北京）。他们害怕蒙古人，希望更接近北方防线。现在是汉族的朱皇帝所统治的大明王朝。大明王朝的边境和北宋时代一样，这是，蒙古未征服中原前，就存在的国界⁵⁶。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原地区推行，并不难。汉族明代思想家强调蒙古族在中原造成的文化羞辱，并力图全面恢复中原的传统价值观⁵⁷。

汉族认为蒙古人是非法夺取政权的异族外国人士。第一位明朝皇帝朱元璋，登基的第二年（年号洪武），便派遣使臣带着皇帝诏谕前往西藏，表明新政权的建立。信中指出：「野蛮胡虏（蒙古人），悄然占领华夏并统治了100多年余，坏我华夏文化，我率领军队，驱逐鞑虏，被推戴为天子，今已建立大明王朝，年号洪武…因为吐蕃王国，邦居遥远西土，我现今已经统一中原，所以遣使来通告境外贵邦」⁵⁸。

但是，依蒙古的观点，大明王朝的诏告天下，不论在事实上，或官方上，都没有意义。对蒙古人而言，他们历代大可汗的地位，一向是蒙古的黄金家族的血脉，他们才是蒙古各汗国所共推的共主，而不是明朝皇帝在中原的政权⁵⁹。明朝试图在西藏建立自己的威望，但是这并没有用，因为蒙古的文明

55 Terentyev, A. "Allow to retort" ...

56 Kolmas, 1967

57 Goncharov, 2006, p.136-137

58 Martynov, 1978, p.48

59 Mogultai...

比较接近西藏。西藏人和蒙古人都清楚，中原的大明王朝是新外国政权，没有权力继承蒙古的外交势力等遗产。这一切都代表大元汗国和大明王朝并不是一脉相传的王国，更没有所谓的继承前朝的任何外国事务或领土界线等权利。除了藏族部落和寺院外，大明王朝诏告天下，包括 121 个属国，也是它的领土，其中甚至还包含不与其共享边界的国家，例如，婆罗洲 (Borneo)、锡兰 (Ceylon)、菲律宾 (Philippines)、亚丁 (Aden)、赫拉特 (Herat)、撒马尔罕 (Samarkand)、麦地那 (Medinal) 和伊斯法罕 (Isfahart)⁶⁰。很明显地，所有的城市和国家都被当做会派遣，遣使团和商团等到中原朝贡国的属国。1404 年明朝皇帝对中原沿海地区发布海禁命令，防止日本海盗滋扰。如「明书·戎马志」记载：「永乐二年，寇浙直，乃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足利义满），源道义乃执其渠魁以献」⁶¹。大明皇帝要求日本国王（在日本历史中，足利义满一直是大将军），帮助捉拿日本海盗。之后，因为足利义满捉获 20 余名海寇，献给大明，获得了日本国王的册封，但是，最重要的是得到「勘合贸易」的合法条约。这一切都合乎，中原传统的颜面主义，只是「名义上」的宣扬。大明王朝是现实主义者，并没有试图获得整个世界的实际控制权。中原传统上的自我膨胀，主要是针对国内宣传，以便有效控制人民⁶²。而中原传统外交政策是，统治者基本上，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华夏思想认为，只要获得中原政权，则全天下就归属于宇宙中间位置的中原（中州、中国）所有，这种一厢情愿思惟。

清朝的「满族王国」是下一个中原王朝。这是什么样的王朝，长期居住在阿穆尔地区的 (Amur Region) 通古斯语族 (Tungus Peoples, 女真人的后裔) 部族王国，位于明朝领土的北部。他们并没有被列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他们的君王获得了中原王朝的赠与、头衔、经济和政治的利益，此种政治手段，

60 List of tributaries...

61 Sladkovsky, 1979, p.166

62 Goncharov, 2006, p.136-137

在经常发生冲突的时期，非常有用⁶³。如同西藏王国和中原王朝互赠礼物时，却被中原官僚明显解释为对中原皇帝的进贡和朝拜。中原帝国成功地拉拢各部落王国，进行「以夷制夷」。

女真族的一支氏族佟佳氏，从长白山迁移到满洲南部。这个氏族占据这块土地，在这土地上形成了满族。努尔哈赤（1559–1626）是这个氏族的首领，他透过战争降伏了邻近的女真族各部落，俘获了许多俘虏，从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1589年他自封为贝勒，1596年宣布建立女真国并自任为王⁶⁴。在军队的编制上，努尔哈赤设立了「八旗制度」，其麾下的所有女真人、蒙古人和汉人都被编入各旗，服从统一管理。八旗集行政、军事、社会、生产等职能于一身，对清朝的崛起影响深远。八旗将士「出则为兵，入则为民」。遇到战争时期，由各旗抽调兵士，作战完毕即回归，以耕养战。因为，努尔哈赤早已接受大明皇帝的封官，也受到朝廷倚重，所以大明王朝最初将女真国视为其属国⁶⁵。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大金」，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年号「天命」。努尔哈赤宣称其家族系出前「大金」王朝皇帝后裔，自然继承「大金」的国号。后来，努尔哈赤建立的「大金」被中原的历史学家称为「后金」。努尔哈赤与不同部落串连，暗中游说共同对抗中原王朝。1635年大金征伐察哈尔的黄金家族林可汗战胜，获得元代的国玺，其文为汉篆「制造之宝」，大金特别向蒙古各部族，声称拥有继承大元大可汗地位的印玺。1636年继位的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自此，「大金」走向历史，完全被遗忘。

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列举大明朝廷对建州女真的七大罪状，并向明朝宣战。其中所有不满的基础是，大明王朝违背了真理与正义，

63 Tikhvinsky, 1979, p.206

64 Nepomnin, 2005, p.32

65 Martynov, 1978

并屡屡强行进入，违反边界的界定⁶⁶。1622年大金数度打败大明军队，夺取了辽东。努尔哈赤对外宣布，上天已选择他治理天下，遗弃明朝天子。

1623年努尔哈赤告大明天子书中，列举19件历史上明朝对临近国家的侵犯事件，昭显上天支持大金，惩罚大明的事例。论及进攻明朝时言：「兴此兵端，非我昏蒙，因明逼我无奈，遂有此举。若向来有意与大国皇帝结怨，天必鉴之。天何以我为是耶？岂天私我而薄明乎？乃天非非是是，秉公裁断，故天佑我而责明国也」⁶⁷。由此可见，这张满清的宣战檄文逻辑是十分的儒家思惟。

1625年大金王国从赫图阿拉迁都沈阳，改名盛京，开始建造皇宫。努尔哈赤于1626年去世，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此时，大金依旧被视为明朝的属国⁶⁸。在他第一次向大明皇帝发出的信函中，承认大金是一个属国。然而，他持续奉行征服政策，其主要目标不是扩张帝国，而是征服邻近部落，以补充其部队的兵力⁶⁹。1636年皇太极被漠南蒙古部落奉为「天聪汗」，同年改女真族为满洲，在盛京称帝，建国号「大清」。自此，脱离中原的「大明」王朝。

大明晚期各地爆发民变，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陷北京，大明皇帝朱由检（年号崇祯）自缢煤山，李自成自立为帝，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前一年，大清皇帝皇太极去世。其子福临继位，年号顺治。大明将军吴三桂没有足够力量镇压叛变，归降大清，引清兵入山海关内，击败李自成，攻占北京。同年摄政王多尔衮和儿皇帝顺治率领清军进入北京。大明王朝灭亡⁷⁰。自此中原的领土，变成大清王朝领土的一部分。

迁都北京的大清王朝，其后的数十年间陆续消灭华北残余的大明势力、

66 Levkin, G.G. Historical fabrications...

67 Pan, 2007, p.20

68 Martynov, 1978

69 Nepomnin, 2005, p.35

70 Levkin, G.G. China or Manchuria...

李自成的大顺军、张献忠的大西国、南明、明郑、吴三桂的大周（1678-1683 首都杭州，参第三章）等势力。当时台湾是个独立的各部族领土，明郑只治理南台湾的一部分，直到 1683 年，明郑降清后，才被大清王朝纳入版图。

汉人称呼满洲人为「关外人」，关内表示中原地方，关外是非中原地区，表示他们来自中原以外的地区，亦即是外邦人的意思⁷¹。满洲人祖先的土地确实位于那里，1688 年颁布禁令，禁止中原人在那里定居。经过一场毁灭性的农民起义战争后，中原地区的人口大量减少，大清帝国将中原各地区逐一纳入疆土。1623-1660 年间，超过一千万的人民被杀，数百万人死于疫病、饥饿和贫困，还有许多人成为奴隶⁷²。汉人并没有停止抵抗大清帝国的统治。在大清入关中原后的最初 18 年间，中原发生 100 多起「反清」的地方起义⁷³。

1851 年中原东部一场起义得到成功，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攻克广西永安（今蒙山），建国号「太平天国」，定都永安，自称天王，进行一系列政权建设，制定官制、礼制、军制，推行自创的太平天历等，史称「永安建制」，之后定都天京（今南京），与大清帝国的北京政府，分庭抗争。以宗教立国的太平天国，将旧约改成『旧遗诏圣书』，新约改成『新遗诏圣书』作为教条，拜上帝教，实行「政教合一」。摧毁佛教和道教书籍，对儒家书籍进行审查，并做一些编辑性修改⁷⁴。供奉天父耶和华之幼子洪秀全为太平天国的天王。号召人民信仰「皇上帝」耶和华，击灭「阎罗妖」满洲皇帝，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标榜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平等，无人不保暖的理想社会。但是，理想与现实相违，只得又恢复土地私有制。此后，太平天国又逐渐演变，回到传统的中原帝国制度。1852 年太平天国对大清王国的讨檄文：「…中国是头，胡虏是脚，中

71 Levkin, G.G. China or Manchuria...

72 Nepomnin, 2005, p.77-78

73 Patrusheva, 1981

74 Levkin, G.G. China or Manchuria...

国被称为神州，胡虏被称为妖人…谁料脚反而放在头上…」⁷⁵。当时，太平天国是唯一的中原国家，与邻国的大清帝国接壤。1864年西方国家帮助大清帝国，击败太平天国。

大清满洲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汉人（中国人）。大清皇帝和他们最亲的亲戚，前6个阶级的贵族，都是满洲人和蒙古人⁷⁶。满洲贵族经常与蒙古公主联姻。语言在大清帝国的排列，首先是满洲语，其次是蒙古语，然后才是汉语。远在1599年努尔哈赤就命令制定满文，他的两位蒙古语翻译，额尔德尼（Erdene Bagsh）和噶盖（Gagai Zarguch）用仿照维吾尔文的蒙古语字母，制定了无圈点字的满文字母。大清皇帝为了巩固在中原的权力，遵循中原的传统，编撰前朝史和大清史，当然内容都经过汉官的审查和修改。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清代历史资料，特别是明史和清史，都非常不可靠⁷⁷。

清朝为了安置满洲诸王、勋臣、解决「八旗」官兵生计，豢养旗人，下旨让他们在中原圈地。他们除了占有明代的皇庄及无主土地外，还大量圈占人民田地和房产，并驱逐前业主，得到大量的土地。因为连年的征战，满洲北方和中部的的人口大量减少。为了在众多汉族中生存，大清帝国采取了一系列歧视性措施⁷⁸。从1662-1792年，大清帝国的军机处只有满人参与，之后的满、蒙、汉的比例是5:2:1。大清初期，所有重要的国家和军事事务都是由皇帝和贝勒王公贵族开会决议，他们都是满洲人。1720年代，也有一些汉族被允许加入，但是拍板决定的人都是满洲人。

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满洲人还牢牢占据了大清帝国所有重要的职位⁷⁹。为了确保大清少数满洲人可以掌控绝大多数的中原汉族，他们设定许

75 Tikhvinsky, 1966, p.29

76 Nepomnin, 2005

77 Tikhvinsky, 1966, p.5-75

78 Tikhvinsky, 1966

79 Nepomnin, 2005, p.58-59, 102-104

多限制。包括禁止汉族官员在其家乡的省份任职。以及满汉不同律，八旗子弟犯罪，不得交由地方州县官员审判，必需交给他所在的旗会处理。即使监狱也是有专门的八旗监狱。与中原汉族相比，类似的罪行，八旗子弟的刑罚会更轻。此外，禁止满汉通婚。还有满洲人是负责保卫大清疆域的基础军士群族，所以禁止他们进行商业和工业活动。19世纪中叶，道光皇帝（旻宁）表示，满洲人必须牢记祖宗的「国语骑射」说满语、著满服，训练骑马射击等，切记，勿忘满洲人的文化、习俗。然而，对满洲官员而言，在中原汉族和汉族文化重重包围中，学习汉语言和熏习汉文化是无法避免的现实。大清为了有效统治中原，最初只鼓励中原人民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大清政府为了区别中原人民谁是服从者和反抗者，下了剃发和易衣冠的法令。最初许多汉族都拒绝这项法令，与剃发结辫的「蛮族」不同，在头上扎个发髻，插上发簪，才能象征汉族的优越感。故而，许多人因为抗令而被处死。幸好，满洲和蒙古妇女不必像汉族妇女一样缠足，可以骑马，可以健步草原。大清灭亡前，还企望藉由废除满汉不同律等的歧视性措施，冀望保住摇摇欲坠的政权。

在满洲人接受的中原文化思想中，「天下中心之国」，和「奉天承运的天子」，最为受到信奉。这是，他们对占领中原土地的正当性辩护，以及对外掌控中原的宣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重演大元王朝的历史，他们没有另一种统治中原的模式。

满洲采用传统中原思想「天下中心帝国」的概念，运用「宗藩」制度。根据清廷的说法，承担宗主国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安全。想要和中原帝国建立关系，就必须成为它的藩属国。从「大清历朝实录」中纪录的藩属国名册，就可以清楚知道这个制度的荒谬性。除了大清帝国的邻国：西藏、吐鲁番、朝鲜、安南、暹罗、缅甸和蒙古，为它的藩属外，还包括老挝、葡萄牙、梵蒂冈、俄罗斯、爪哇、英国和荷兰⁸⁰。在17世纪，朝鲜承认大清是它的宗主

80 Van Walt, 1987

国，还有 18 世纪的缅甸、越南和尼泊尔。后来，大清宣布不丹王国也是它的藩属国。在 1662–1875 年之间，大清帝国的藩属国名册上有 18 个国家⁸¹。除此之外，还有琉球、苏禄、吉尔吉斯和浩罕国等，但他们真的都是中原大清帝国的属国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荷兰也被列为藩属国。据说，为了取得贸易许可，1653 年荷兰特别奏请向大清朝贡，并向顺治帝行三跪九拜之礼。最终才获得，顺治帝批覆⁸²：「荷兰国慕义输诚，航海修贡。念其道路险远，著八年一次来朝，以示体恤远人之意」。此外，还有一说，荷兰帮助大清，击退台湾的反清复明份子和海盗。事实上，荷兰人只是粉饰自己的海盗交易。

对于俄罗斯和英国，大清也是实行类似的朝贡互市关系。但是在清朝和俄罗斯订立尼布楚和布连斯奇条约后才被视为真正地位平等的外交国，正如乾隆帝称「俄罗斯乃我朝与国」。1721 年（康熙 60 年），设置库伦钦差办事大臣，负责对俄的边事和监督陆路商贸事宜。钦差办事大臣直接奏报皇帝，由军机处直辖，皇帝钦定，皆由满人担任，并设副职帮办大臣一人，由蒙古王公、台吉担任，不准许中国人参与⁸³。处理与俄罗斯关系的机关和蒙古一样，设在理藩院。其思惟是，大清接掌了大蒙古汗国大可汗大元王朝的国玺，而当时的俄罗斯也是大蒙古汗国的土地，所以俄罗斯自然也是归属大清王朝的属国之一。然而，俄罗斯人对于自己自动被归类于大清属国一事，毫不知情。

俄罗斯与大清签署的条约文件现在依旧被保存完好。大清写给沙皇的信函⁸⁴：「谕诰外藩，大清天子（康熙）为天下之统治者，视天下为其子民…和好已定，永敦睦宜」。康熙皇帝给达赖喇嘛和蒙古可汗写的信中，也说他是

81 List of tributaries of Imperial China…

82 Some Manchu Documents, 1912

83 Esherick, 2006, p.232

84 Some Manchu Documents, 1912

天下的统治者⁸⁵。大清官员明显知道，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Russian Tsar Alexei Mikhailovich) 给清朝皇帝的信函上，首先列出的是沙皇的所有头衔，还有写出收件人，大清皇帝的头衔：「天下之主，中土国王」⁸⁶。

与英国的关系从之前的公行制度，只可以和清朝开放港口的进口商进行贸易，两国无任何邦交，与其他西洋国家一样，仅被视为可有可无的朝贡国，在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才成为大清正式的与国，依循条约展开外交关系。1793年英国乔治国王派遣一支庞大使节团前往中原，计划和大清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临港的使节团的大船，被中原地方官员强迫挂上「大英国朝贡船」的旗帜。英国使节团回国之前，乾隆皇帝弘历下给大使一份谕令，命他带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⁸⁷：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赉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批阅表文，词意盹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其实天朝德威无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结语写，同封信中附一份恩赐清单：「另有清单，王其只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表示，皇恩浩荡，那是天子我对你们的关怀。

中文的「天下」一词，显然是表示所有的国家的意思，也就是说，大清天子是天下，所有国家的统治者。

收到欧洲使节的信函时，大清的官员通常会检查信函的表文，是否有表

85 Martynov, 1978, p.146

86 Ivanovsky, 1888

87 History of China, 1974, p.188-189

示祝贺等的「表」字，而不是代表建议或陈情的「书」字⁸⁸。包括大使在内的使节成员，都要被要求在大清皇帝前进行三跪九叩的晋见礼仪及告退礼仪。有几个国家使节大臣拒绝参加这种羞辱性晋见仪式。好吧…这些「蛮夷」仍未「开化」，他们需要时间学习中原文明。例如，1795年乾隆皇帝认定西藏是外藩，属于大清疆域外的边界地区国家⁸⁹。同时，他说，不应该将西藏与俄罗斯等同对待，因为俄罗斯依旧是野蛮的国度和文化，应该被教化⁹⁰。

后来，大清政府将西方国家，不断升级的压力和侵略行为，还是以传统的朝贡关系看待。道光皇帝旻宁（1821–1850），鸦片战争期间，他的大臣一直跟他禀奏⁹¹：「英吉利国蛮夷多次要求对天朝朝贡，他们的使节团官员精通汉语，不断透由各处通商港商行，想要朝拜天朝皇帝」。

大清政府一直以「朝贡」的思惟，看待其他国家，甚至，也以此思惟来解释，19世纪下半叶被西方各列强国家强加的不平等条约⁹²。这个最昌盛的大国，对络绎不绝向天朝「朝贡」的蛮夷之邦「一视同仁」，这也是中国大清天子心怀「众生平等的慈悲」，「安抚蛮邦」之德政。大清认为与西方蛮夷国家签下不平等条约，代表蛮夷国邦的「归顺」，也是将他们「圈住」一处的机缘，还能获得蛮邦诸国的「感恩戴德」。大清政府的观点是，这样的「怀柔政策」可以阻止西方蛮夷的扩张。英国和法国的侵略也被视为「归顺蛮邦」的「叛乱」。1860年以降，大清政府依旧不将各国大使当作其国家代表，而是将他们当作「朝贡国」的代表，并记入大清文献中。

因此，所有这些都可以作为「文件证据」，「证明」这些西方国家都是中国的属国。

88 Lu, 1828

89 Blondeau and Buffetrille, 2008, p.29

90 Besprozvannykh, 2001, p.277

91 Malyavin, 2000, p.604

92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166–167

大清虽然是一个满族国家，但是他们采用了汉族的大帝国意识形态，即使，满族和汉族是不同民族，拥有不同文化和历史。大清帝国并不是中国，在清灭中原大明王朝前，就在中原的土地之外（关外）建立了国家。正确来说，是大清将中原地方纳入大清帝国的疆域版图。并吞大明王朝后，满洲采用了大明的国家制度。针对蒙古，大清强调他们继承了大可汗的大元帝国，成为众蒙古部落可汗推举的共主。根据满洲贵族的说法，认真遵守中原天子是天下之主的外交政策，能巩固和增强大清政权及统治天下之中心，中原的正当性⁹³。加上，在汉族的土地上，使用中原官方行政模式，更加稳固了大清政权，同时也提供汉族地主得到许多特权和利益。总体而言，运用中原式外交策略，主要是稳定对中原的统治，然而，大清帝国也将中原的意识形态，发挥得淋漓尽致⁹⁴。

欧洲术语的「王朝 -Dynasty」，主要指的是以家族姓氏为名的王朝。继承者的姓氏不同的话，王朝名字也随之更改，王朝更替都是因国王无男嗣或绝嗣而变更，但是君王之间的继承必须有血缘关系。而「中原王朝」是一个采用中原天子主权概念的一个家族统治时期的国家名号。其国土的大小，可以只是统治一部分的中原土地，例如南宋。也可以包含整个中原地方，例如大明王朝。或者只是毗邻中原的统治者，建立一个国家，自称是天子，并声称拥有中原主权，例如大清王朝。在欧洲，可能会有不同的朝代，各国可能消失，与其他国家合并，崩离等。相比之下，中国（中原）总是存在，因为它超越了朝代，统治中原的皇帝，其使命是统治天下（全世界）。在朝代更替下，中国可能会分裂，但是，最终肯定又会统一。即使，中国被并吞，但依旧无法成为他国的一部分，因为任何统治中国的国家，最终会依照中原的史学传统纪录历史。也可以说，任何统治过中原的王朝，无论是汉族或异族外国，

93 Namsaraeva, 2003

94 Goncharov, 2006, p.137

最终在中原的历史学家笔下，一一变成中国王朝，一一都变成了中国人。

无论谁统治中国，即使只是统治一部分中国领土，在更替的不同朝代中，一一都采用中国古老行政系统，作为「建设国家」的基础。

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

中华民族原本就是由无数的部落支族混合而成，起初不过小小几个部落，座落在山东、河南等处。几千年来，慢慢地成长、成长、再成长为一支庞大民族，期间也建立了一个个伟大的王朝。其成长的方法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将境内和境外固有之复杂诸族，冶为一炉，与我汉族同化。第二是年年向边境移植汉民，扩张领土。经五千年之岁月，冶炼成中华民族。即使历经「异族外蛮」统治过的朝代，但最后终究会被汉族再度夺回政权和领土。早在 20 世纪，亲西方思想家梁启超就如此明确定义了中华民族。同时，也倡导中国民主和世界主义⁹⁵。

梁启超指出，自古以来，汉族的生活型态是聚居型的家族主义和村落思想⁹⁶。汉族一般尊重混居处的非汉族人的习俗和文化⁹⁷。这种态度成功地化解了文化间的对抗，并轻易形成汉化。然而，汉族的缺点是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以及对国家独立的问题缺乏坚定性。过去历史里征服中国的外族国家，最终都给自己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他们始终不明白，占领一个人口超过自己数百倍的国土，迟早会被他们同化。

20 世纪初期，汉人成功地克服了他们的弱点，如前所述（参考第 4 章），辛亥革命是在大汉民族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中国的国父」孙中山是一位鼓吹大汉民族主义者，这个主张并没有阻碍他在外国开始的革命事业。在他

95 Zui Jin Zhi wushi nian (The Last Fifty Years), Shanghai, 1923, 1-2

96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19

97 Moskalev, 2005

看来，「满族人暴躁无礼，不懂如何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鞑虏始终是蛮夷，根本无法治理文明的汉族，更无法统治中国，我们汉人是炎黄子孙，与鞑虏满族誓不两立，最终要分出上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⁹⁸。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1905年8月的宣言中，宣布了革命的目标和国家未来的治理：「…惟我中国开国以来，以中国人治中国，虽间有异族篡据，我祖我宗常能驱除光复，以贻后人。…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驱逐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⁹⁹。1906年孙中山在东京演讲「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我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假如政权被不同族的人把持，那就虽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我们汉人有四百兆，占了四分之一，算得是地球上最大的民族，且是地球上最老最文明的民族…」¹⁰⁰。

由此看来「中国人」一词，同义于「汉人」一词。其主要目标是驱逐鞑虏满族的帝国，恢复汉民族的中国政权。从本质上来讲，孙中山思想中，唯一新的思想是，由西方借来的共和主义思想。直到20世纪，大清的满族依旧被汉族视为外来的入侵者，满族设立了八旗军事制度，控制整个中原地方，并享有特殊权力。尽管部分满族文化受到汉化，但是他们并没有成为中国人。事实上，直到大清结束帝制，满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依然深刻分歧和紧张¹⁰¹。

因此，革命党对满族的责难，并不仅仅是宣传，而是顺应当时的民意：「满族的大清帝国，不是中国」。而且，这也成为革命成功后，歧视满族的

98 Xinhai Revolution, 1968, p.38, 53

99 Sun Yat-sen, 1961, p.113-117

100 Sun Yat-sen, 1985, p.110

101 Rhoads, 2001, p.68-119

基础。他们是唯一没有区域自治权的大型「少数民族」。据我所知，在毛泽东时代，任何一个组织团体或班级，如果有任何研究满文的企图或计划，立刻就会被扼杀在「反革命」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大清帝国，宣布建立中华民国。一些革命者甚至将其称为「民族革命」，将其它社会问题置之不理。所有省级政府都将推翻君主制和建立大汉民族共和国作为主要目标¹⁰²。上述引用文，反映了孙中山早期的民族观点。

1911年10月26日孙中山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时，他在法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示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受到欧美民族主义影响的孙中山在宣言书上提出「五族共和」论。

中华民国的领土问题浮出台面。其领土领域，不再限于传统中原历史上的以万里长城为边界，而是扩展到外族蛮夷之地，满洲的领土。虽然，这些蛮夷异邦之地，要由当地民族自决，但是现在变成，所有的少数民族，应该像熔炉般，融合一起，与汉族同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国家¹⁰³。也许他注意到，大清帝国解体后，当初推举大清皇帝为大可汗的西藏、蒙古、回疆各自独立，而不寻求与新的中原国家，连合成一个新共和国。令他更加意识到将邻国外邦汉化的中原传统政策，才是解决疆域问题的最佳答案。孙中山周游欧美，学习到的不仅是美国的各种族同化的民族主义，还有20世纪初的古典民族主义，当时人们认为共和国家的建构必须包含少数民族。法国是由巴黎人(Parisians)、布列塔尼人(Bretons)及法兰西人(Languedoc)所组合的共和国。土耳其民族来自奥斯曼帝国(Ottomans)、亚美尼亚人(Armenians)和希腊人(Greeks)。因此，在融合过程中，汉化少数民族的文化及语言等，是不可避免的手段。

102 Nepomnin, 2005

103 Moskaev, 2005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总统就职典礼颁布的宣言书中，表示中国需要「民族团结」¹⁰⁴：「…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12年3月中国同盟会在南京召开全体大会，孙中山被选为总理，并通过新总章，其中第二项政纲是「实行种族同化」¹⁰⁵。3月12日中国的17个省份代表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第一章第三条订立：「中华民国领土为22行省及内外蒙古、西藏、青海」。虽然临时约法中的第一章第一条，明文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民国人民组织之」。但是，他们无视蒙古国及西藏王国的反对，迳自将蒙、藏的土地纳入中国的疆域版图。1912年9月1日孙中山在北京出席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上表示，加入中华民国的一部分，非汉族的少数民族，生活将会更富裕，与君主制相比，他们作为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会受到尊重及保障¹⁰⁶。

有足够军力击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清朝大臣袁世凯，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他压制清廷主战派，逼迫清廷让幼帝溥仪退位。1912年2月12日大清皇太后隆裕代替幼帝溥仪签署一项法令，颁降懿旨，宣告终止清朝统治，接受优待清室条件，幼帝退位，将政权交给袁世凯，让他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当时，大多数传统的汉族认为，首先这是消灭满族王朝的胜利，他们相信，如同中原王朝更替一样，接下来是恢复属于汉人主政的汉族王朝。虽然冀望反清复明，然而，之前的大明王朝皇帝的后裔都被满族杀害殆尽，所以无法再重建大明王朝了¹⁰⁷。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共和国」。那些从未接触过西方的传统汉人希望汉族的袁世凯可以成为新的皇帝，毕竟没有皇帝何以为国。在他们的理解中，这只是一个王朝的更迭，上天抛弃了爱新觉罗氏，选择新的天子。但是，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一切都不同了，「共和国」（希腊语：

104 Sun Yatsen, 1985, p.121-122

105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22

106 Moskalev, 2005

107 Nepomnin, 2005

民主 Democracy) 取代了君王制度。

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 6 个星期后，辞去他的职位，转而支持袁世凯。1912 年 2 月 15 日他的辞任仪式，是在祭拜明太祖朱元璋陵墓前举行的¹⁰⁸。仪式中他宣读「谒明太祖陵文」，文中表示：「昔日太祖历十二年，将元朝驱逐狄夷元蒙，光复中华，但是大明后世子孙不肖，让辽东的鞑虏满清侵占汉地，践踏中华山川大河。如今各地起义，最终国家政权归还给汉人，皇汉民族，应该永远享有国运…大业已成。列祖列宗在前，千秋史册在后，告慰大明太祖高皇帝，告慰后世子孙」¹⁰⁹。

从这个祭文中，可以认知到中国官方并不承认大明王朝继承了蒙古族的大元王朝，也不认为中华民国是继承大清的国统，他们认为是将异族逐出中原，汉族再度收复中土。文中向明太祖禀告，持续二百多年的反清复明最终成功了，政权再度回归大明汉族，文中并没有提及西藏、蒙古和新疆。因为，当时反清的口号是驱逐鞑虏蛮夷，建立汉族的国家，而西藏、蒙古和新疆回族都是蛮夷异族，并非大明汉族，都是要被驱逐出中原的。

由汉族所成立的中华民国在最初几个月中，针对「五族」议题，以及大中国主义和汉族中原本土的差异等，进行一连串辩论¹¹⁰。1912 年初，一篇文章报导了他们的总结。第一项决议是建立以汉族文化为主的五族共和（排除其他四族的文化）。第二项决议是赞成边界民族独立，确保中华民国的外部边界安全。但是，只有少数支持第二项决议。大多数支持第一项决议，将蒙、藏、回纳入中华民国，阻止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免受到外国势力利用。

这就是「中华民族」概念的演变过程。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和汉族人对华夏祖先及其范围的理解的影响下，20 世纪初才创造出的新名词。

108 Sidikhmenov, 1985, p.288-289

109 Sun Yatsen, 1985, p.112

110 Esherick, 2006, p.244

1920年代，孙中山的观念从「一个国家」转变成「以汉族为主的国家」，而「蛮夷」因为是少数的民族，遭到轻视。他表示西藏被大英帝国影响，蒙古的背后是苏联，满洲受到日本帝国控制，所以，「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只有汉人才有能力抵抗侵略¹¹¹。

当然，他并不认为汉族对那些「蛮夷」诸邦的掠夺和殖民化是一种侵略。他从西方带来的是革命和民主的思想，而不是解散帝国的思想。到1920年初，梁启超所创造出的「中华民族」一词，已普遍被统治层所接受及青睐，并被作为新国家的命名基础，即「中华民国」¹¹²。梁启超解释，这个中华民族的形成，已历经4-5千年的巨大融合，现在它必须扮演「世界不可少的核心」为未来的「中华民族大团结」奠定基础。

对于已经宣布独立并实质独立的国家，1924年孙中山依旧认为这些国家仍是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建议中华民国政府帮助他们发展「大中华民族」自决和自治的能力¹¹³。好像西藏和蒙古几个世纪都没有治理自己国家的历史…在他去世后，他创办的国民党开始以多民族的方式来诠释「大中华民族」是「中国民族」的概念。

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已经从承认「民族自决权」转变成实际的否认权。1922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中依据「民族自决」纲领，宣布实行自由联邦制和建立中国联邦共和国，以及「三个自治国家」的目标：蒙古族、藏族和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¹¹⁴。依据此项民族自决纲领，这些自治邦有权加入或退出未来的中国联邦。1923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方案中，首次承认「民族自决」并提出西藏、蒙古、青海和新疆等地的民族自决。当

111 Moskalev, 2005, p.81

112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21

113 Sun Yatsen, 1985, p.637

114 Moskalev, 2005, p.94

时，中国共产党仍然遵循共产国际和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建议：「民族自决，自愿联邦」。

1931 年中共主持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¹¹⁵，内容第十四条宣布：「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并承认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1937 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等七人共产党员，被国民党聘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在 1940 年代，中国共产党利用「民族自决」口号，分裂国民党的力量，吸收其他少数民族的支持¹¹⁶。国民党坚决拒绝支持共产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民族自决权」宣言。1938 年毛泽东写下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内容中，第一次宣言，中华民族是由不同的民族所组成。同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六中全会）上，提出国家政策三个主要原则「平等、自治和统一」，不再提及民族自决权。

1930 年，国共双方在国家政策问题上变得相似。在此之前不久，「少数民族」一词在中国历史上，才首次出现，于 1924 年国民党会议上开始使用，1926 年在中国共产党会议上首次使用¹¹⁷。这就是为什么西藏人、内蒙古人和新疆人，如何成为汉族的「少数民族」，进而被宣布为「多民族的中国」的缘故。自此，中国的国家政策就在这个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宣布，绝对不允许出现，大汉民族主义和其他的地方民族主义（主要是压制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抬头），中国只有汉族和非汉族的少数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因此，汉族、蒙古族、藏族和其他民族都是「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

国共两党将历史上，所有统治过汉族的异民族王朝和其领土，都自动

115 Shakyā, 1999, p.123

116 Moskalēv, 2005, p.97

117 Jin, 1987

归纳为中国人和中国领土，即使，没有经过其他民族的同意。毛泽东认为，民族团结宣言对人数众多的汉族特别有利¹¹⁸：「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三千万，尽管他们只占中国总人口数的 6%，但他们的土地面积广阔，占全国的 50—61%。因此，有必要改善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与此同时，重要的是要克服少数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

在这种情形下，承认少数民族自决权，与中共的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政策相违，所以需要制定新的民族政策来替代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共和国的构想。195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家民族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制定了一项新少数民族政策，提交中央¹¹⁹：「占中国人口 94% 的中国人和仅占 6% 的几十个少数民族，如何建立分离的联邦共和国…占领全国 60% 领土的少数民族共和国彼此之间的边界线又如何界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各种少数民族绝对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少数民族如何能够在短短八年时间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得到普遍认可的显著增长？…因此，在平等的基础上逐步融合各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同年，周恩来说：「意图摧毁对方的民族时，同化是反动的，但是，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就是进步的」。

按照新少数民族政策，1960 年中国著名马克思学者，中国科学院史学家翦伯赞论述民族同化规律¹²⁰：「较先进的文明与较落后的文明交锋时，最后总是较先进的文明取得胜利，今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包括 56 个基本民族，由为数众多的古代民族发展而来，民族融合现象从未间断。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军事力强的游牧民族，往往从政治上的统治者，变成文化上的被同化者」。这个理论与梁启超的「诸夏一体」观点是一致的。然而，中

118 Mao Zedong. On question of the right solution…

119 Smith, 1996, p.433-434

120 Buldakova, V.G. National policy of the PRC…

国古代传统并不包含中国文化或其他文化的概念，也有可能没有中国文化，更或者根本没有文化¹²¹。例如，中国汉族认为游牧生活是「野蛮」的象征。为了提高野蛮人的文化，他们被迫进入定点居住的生活方式，并越来越依赖中国，这正是中共政府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此时，中共并没有提及同化，而是强调团结¹²²：「我们国家的所有民族之间，有三个主要联系，将他们团结在一个单一的大家庭中，并将这些关系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首先，他是国家的长期统一，其次，这是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是民族相互支持和共存的结果，第三是所有的共同利益关系开始发展。民族参与和抵制外部侵略，还有联合长期革命斗争」。这些「团结」在上文详细讨论过。

中共在推翻联邦制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一直宣称尊重「少数民族」的独特性和自治性。但是，现实中的情况又是什么？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国家，因为「在中国，汉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反映在所有领域和生活层面，而非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¹²³。所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只是一个「虚名」，北京已经全面掌控了一切。毛泽东亲自指示监督，有目的地破坏少数民族文化，奖励汉族移民和进行同化，还有重新划定少数民族的土地，将其切割纳入中国各省份。移殖大量汉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定居，让其他各民族在他们的土地上，变成真正的少数，削弱其优势地位。中共在谈到少数民族发展时，甚至避免使用诸如「保护少数民族」，这样的术语，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母语和传统文化，仅仅是对外展示的装饰门面而已¹²⁴。少数民族地区因为中共的政策，越来越依赖其他省份，加上大量汉人不断地移居涌入，让他们感受到被汉化的威胁。

121 Smith, 1996, p.22-23, 438,439

122 Jiang Zemin, 2004, p.205

123 Klinov, 2000, p.31

124 Buldakova, V.G. National policy of the PRC...

再一次，我们要记住，近代中国对中原历代王朝的主要观念是：「中国不能成为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即使是被统治的时代」。现在，让我们看看1969年10月8日中共外交部的声明文件，是如何对外宣言¹²⁵：「…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不管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也不管哪个民族是统治民族，中国始终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存在于世界。在历史上，中国的边界曾经有过很多变迁，但从来也没有局限于汉族居住的地区，在19世纪中期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前，中国的边界是明确的…」。

现在，中共最近的一篇声明¹²⁶：「中国的边界在历史上经历了许多变化，但这些边界从未局限于汉人居住的地区。在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帝国主义大国入侵中国以前，中国的边境已经明确界定」。

最近的一篇文宣中：「…其他民族地区的统治者，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的「少数民族杰出代表」，他们在中国北方建立自己的国家…例如，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的蒙古族，成吉思汗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统治者」¹²⁷。

其中，中共甚至没有谈及自决问题。他们认为，不管蒙古人和西藏人是否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这都不是问题，不管他们是否居住在中国或是海外，他们都是中国人，蒙古和西藏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中共外来政府，自行发明并制定了这项定义。奇怪的是，在中华民国时期（20世纪初），历史学家柯劭忞借鉴了新的资料来补充和修正中世纪制定的「元史」。他的新编年史「新元史」获得总统徐世昌明令列入正史。但是，书中所引用的新资料，都没有注明出处¹²⁸。

中华民国宣布建国后，1916年-1932年间，相继出现一些主张，「收复

125 Myasnikov, 1979, p.238

126 The border policy of the PRC…

127 E.g. Guangming Ribao, 10.09.1979; Yurkov, 1981, p.13

128 Khrapachevsky, 2004

中国失去的领土」为宗旨的书籍，其中包括从堪察加半岛 (Kamchatka) 到新加坡、不丹、阿富汗和印度一部分国土等¹²⁹。1939年毛泽东宣称¹³⁰：「…中国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国家便抢去了中国的许多属国和一部分领土。日本占领了朝鲜、台湾、琉球、澎湖群岛与旅顺。英国占领了缅甸、不丹、尼泊尔和香港。法国占领了安南，而蕞尔小国如葡萄牙也占领了我们的澳门」。1965年毛泽东开始进行「输出革命」，实践收复属国领土的主张¹³¹：「我们必须重新获得东南亚，包括越南南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东南亚有非常丰富的矿产，在未来，对中国工业的发展非常有用。因此，我们能够完全弥补损失。一旦我们拥有东南亚，我们就可以增加这方面的力量，最终将有足够的力量对抗苏维埃的东欧集团」。

在那些年里，毛泽东筹划了光复中华，建立共产的全球战略蓝图¹³²：「我们必须征服全球…在我看来，我们的全球是最重要的，我们将在这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的「失地」名单有：「缅甸、老挝、越南、尼泊尔、不丹、印度北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琉球群岛、中国南方300个岛屿、中国南部和黄海、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南部、阿富汗巴达赫尚省、蒙古和俄罗斯远东以南一直到鄂霍次克市」¹³³。「失去的领土」超过一千万平方公里，比中国目前的面积（960万平方公里）还要多。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从未提出过这样的主张¹³⁴。由此可知，毛泽东自认向全世界输出马列主义革命思想是「天降大任」。

虽然，中共没有正式宣布世界革命，也没有向这些国家宣言。但是，

129 Myasnikov, 1979, p.234-235

130 Mao, 1948

131 Sladkovsky, 1979, p.165-166

132 Mao Zedong sisyang wansui, 1967; Yurkov, 1981, p3

133 Rozhintsev, A. The four sides of the world

134 Yurkov, 1981, p.10

类似这种方式在历史上一直被采用。例如，『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¹³⁵，描绘出的大唐帝国（618–907年）边界：西至咸海（Aral Sea）和巴尔喀什湖（Balkhash Lake）北岸（地图 32–33 页），东到西伯利亚的安加拉河（Angara River）和现在的鄂霍次克（Okhotsk，地图 50–51 页）。由于空间不足，北部的远东边界地区，并未完全描绘出来。唐朝在中亚地区（地图 63–64 页），甚至标示出军事行政单位，尽管仅存于纸上，行政单位仍命名为安西都护府。很明显地，这些广阔的领土，大多数从未被中原王朝统治过，但是，『地图集』的绘制者，却将它们纳入唐朝的领土，这完全是基于，这些部落王国曾经一次，或部落中有人曾经携带「贡品」拜访朝廷。将这些附庸部落王国纳入疆域地图，是很诡异，因为他们的附庸只是名义上，实际上，并不是中原帝国王朝的一部分，也不受其统治（这些地区和中央省份之间的填充色一样）。

但是在地图 82–83 页「五代十国（943 年）」中绘制的疆域地图上，也包括当时非中原的领土。例如，西藏（基于边界和填充色）显示得过于庞大，向北延伸至贝加尔湖（Baikal Lake），越过阿穆尔河（Amur）和萨哈林岛（Sakhalin）。第八册，专门介绍大清帝国，尤其 1820 年的地图 3–4 页，其领土包括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地区、犹太（Evreiskaya）自治州地区、阿穆尔州、萨哈林岛和图瓦（Tyva）自治共和国。还有哈萨克（Kazakhstan）共和国的七河地区（Semirechie）和巴尔克什湖（Balkhash）。现代的吉尔吉斯共和国（Kyrgyzstan）以及塔吉克（Tajikistan）共和国和乌兹别克（Uzbekistan）共和国的部分地区。拉达克（Ladakh）被绘制在西藏部分，西藏本身被呈现为一个省份，与大清帝国其他省份相同。中共政府现今宣称拥有南海诸岛的主权，为中国人所有，并冠名为中沙、东沙、南沙。

因此，可以合理证明，这个学术性书籍，是在中共官方授意下，有特定政治目的出版的政治性出版物。这里还要提到 1978–1980 年中共出版的四

135 中国历史地图集，1996

卷五册『俄国沙皇侵略中国史』。书中内容，令外界引发争议的是：「中原的汉朝和唐朝军队曾经远征到的异邦土地，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元、清，满族军队入侵俄罗斯阿穆尔河地区和占领的蒙古土地，这些都属于中国内政问题，当时起来反抗的当地人民，都是叛国份子，或是意图分裂祖国份子」¹³⁶。

1990年代以来，中共政权已将「爱党爱国」思想教育，取代了马列主义思想，对外强调这是属于「中国特殊国情」¹³⁷。荣耀的中国不再是共产党，而是统治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意图透过「爱党爱国」和「中国特殊国情」来合理化中共政权的正当性。

经济的成功令中国成为世界的大经济体之一，并拥有影响力。为了对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中共当局开始运用及关注，已被破坏殆尽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交叉或同时运用「儒家和中国民族主义」对外邦各国进行外交「软实力」政治影响。运用儒家思想是因为，儒家的教义是属于社会性道德，而不是宗教性的。与其他宗教相比，儒家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教条之间的矛盾更少。此外，儒家思想和中国民族主义在国际上，也比较容易得到支持。1980年代后期，中共政府决定在全球建立一百所孔子学院，其中四十所已开始运转（2005年资料）。截至2015年10月，全球有358所孔子学院，分布在105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中共也进行内部整合，并在其周围国家创建儒家文化区域¹³⁸。这难道不是前面提到的中国传统的「教化蛮夷」的外交政策。但是，由于中共政权的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所以这个「变形」的孔子学院，是技巧地将儒家与共产思想相结合，对外输出，进行统战，继而影响当地舆论或操控及改变外国的意识型态。

136 Yurkov, 1981, p.12

137 Zhao Suisheng, 2004, p.215-240

138 Lukyanov, 2005

尽管，中共制定的中国宪法第四条上，明文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个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各民族都有使用及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但是，中共一直以来采取的政策都是给予占绝大多数人口的汉族，更多的优势和利益。由「56个中华民族」组成的「中国民族」，实际上是汉族在汉化「少数民族」过程中的民族。这就是梁启超最后得出的中华民族的结论，也是本节在开头时所引用。

西藏的地位：历史回顾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的政治口号，20世纪首次初现。最初，中华民国政府仅指出西藏是中原各帝国时期的附属国¹³⁹。大量的中国资料显示，现代的中国史学（中国和台湾）观点，都是延续晚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台湾的现代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国民党的「中华民族」原则下，来解释历史¹⁴⁰。同时，如果说中国的研究受到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台湾则是受到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影响（例如，台湾出版的现代地图上，标明蒙古和图瓦（Tuva）在中华民国领土的范围内）。不过，近年来台湾和中国大陆都有一种背离这个观点的趋势。

将西藏置于中国境内的旧地图，仍然是重要的论据。并非所有人都知道还有其他的地图。例如，有一幅明朝的古地图上，根本没有标记西藏（参看第704页）。此外，在欧洲的地图上，显示西藏为独立的国家。例如，凡德尔（P.van der Aa 1680年），德利斯勒（G.de L'Isle 1970年），格思里（W.Guthrie 1785年），芬利（A. Finley 1827年），小米契尔（S.A. Mitchell Jr. 1860年美国）的地图。1908年英国伦敦出版的地图集，标示了「中国的18个省和四个附属国」，

139 Sperling, 2004

140 Namsaraeva, 2003

西藏被标记为附属国。1942年美国出版的地图中标明中国、满洲国、蒙古和西藏为四个独立国家。2008年这些地图以月历形态被再度出版¹⁴¹。

中共的简要西藏历史文中：「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即使在二千年前，居住在西藏的人们已经与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人有联系…尽管中国长期处于衰落之中，受到许多王朝统治，其中央政府一再交替，但是西藏一直都处于中央政府的统治下」¹⁴²。

事实上，藏族发源于青康藏高原，自视为猿猴（观世音菩萨）与罗刹女的后代，地势高险，幅员广大，空气稀薄，自成一个独立于世的国家。在鲜卑族主政的大唐王朝，邻国的西藏正处于国势强大的巅峰。当时藏军一度占领了大唐首都长安。从七至九世纪的两朝关系史上，自然是鲜卑族主政的大唐帝国必须要向战胜国吐蕃王国献上贡品。然而，中原传统的史书记载上，依旧是记载着吐蕃王国向大唐天子献上贡品（礼物），而大唐天子也下赐礼物（回礼）¹⁴³。这意味着，西藏吐蕃王朝「并非在中原王朝的统治下」。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时代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被中国现代的历史学家所承认¹⁴⁴。

一些中共学者主张中国的文成公主下嫁藏王松赞干布（于646年），是西藏历史上的大事件，也是西藏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证据。关于821-822年间制定的条约，中共藉口因为其双方关系，大唐皇帝是舅舅，西藏国王为外甥。这些解释都是不正确的。文成公主是松赞干布的第二个后妃，他的第一个皇后是尼泊尔尺尊（Bhrikuti）公主。如果依照中共的逻辑，那么我们也应该讨论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的亲属关系¹⁴⁵。事实上，松赞干布有五位后妃。所以，821年蕃唐二国签订的条约（参第二章）是对等国与国缔结的和平

141 Maps of Tibet, 2008

142 Briefly on Tibet: a historical sketch...

143 Besprozvannykh, 2001, p.47

144 Vembu, 2007

145 Ngabo, 1988

条约，大多数的学者都同意这个观点。

此外，这类型的和平条约在亚洲，以及欧洲已经很久了。欧洲皇室之间通婚关系久远¹⁴⁶，其中一个会被称为「叔父」、「大哥」等名称，另一方会被称呼为「侄子」、「小弟」等。这并未意味着一个君主从属于另一个君主，或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主权。亚洲和欧洲都有独立的国家，其君主拥有不同的头衔名称，例如国王、天皇、皇帝等。此外，根据国家的国势，不只是与国力相当的国家建交，也可以和比自己国力强大或弱小的国家建交¹⁴⁷。但是，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中原皇帝，将国与国的建交解释为成为中国的属国。在这种文化下，中原文献绝对不会出现唐朝诚服吐蕃国的任何文字纪录（参第二章）。

此外，当时西藏的国势比唐朝强大。这个情况和古俄国大公弗拉基米尔与拜占庭联姻的故事非常类似。988年弗拉基米尔占领了拜占庭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赫尔内斯市 (Byzantine) 后，要求与罗勒 (Basil) 和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皇帝的妹妹安娜结婚¹⁴⁸。婚后，弗拉基米尔获得了拜占庭的一个头衔，并帮助拜占庭帝国平定叛乱。也就是说，从君士坦丁堡的角度来看，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王朝变成了其附属国。但是，事实上，基辅罗斯 (Kievan Rus) 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俄罗斯联邦或乌克兰从来也不曾是「希腊」的一部分。

末代吐蕃王朗达玛掌政期间，造成吐蕃分裂，西藏外交重点从中原国家转移至尼泊尔和印度¹⁴⁹。历经三百年的分裂，西藏精神领袖在蒙古可汗的支持下，统一了西藏。13世纪，依据「檀越关系」的佛教原则，奠定了西藏的神权统治者和蒙古帝国可汗以及后来的满族皇帝之间的关系。这与诸如「附

146 从西元前二世纪中原诸域各国王室就广泛互相通婚

147 E.g. Yuzefovich, 2007

148 Karamzin, 1989

149 Van Walt, 1987

属国」或「一个国家」之类众所周知的关系不同。我们可以从中世纪欧洲的「两把剑」理论中看到类比：「教皇拥有属灵的剑，将世俗的剑交予国王或皇帝」。

协议不是由西藏和蒙古签订而成，而是阔端可汗和萨迦班智达之间达成的协议。忽必烈可汗时期，依照「檀越关系」原则，正式确定了蒙古可汗和萨迦班智达之间，最高等级的私人关系。从正式的角度来看，蒙古可汗向萨迦班智达献上，班智达可以代表西藏的世俗权力。此外，可汗本人也因为萨迦班智达赐予他的宗教头衔「转轮圣王」，而得到统治「人世间」权力的合法性。现代的国际法中，无法定义及类别，西藏与元代蒙古之间的关系¹⁵⁰。

官方的中原朝代史学试图清晰地指出国界（问题是他们呈现多少真实的情况）。但是，西藏并没有出现在元朝的省份名单中¹⁵¹。蒙古不向西藏征税，藏人也不用为蒙古服役，不用进行义务劳动，还有元朝与西藏的官方文件中，仅提及蒙古与西藏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关于中原地方或汉族的问题¹⁵²。帝师八思巴与忽必烈可汗建立「檀越关系」后，1254年就统治整个西藏，远在中原被蒙古占据，建立元朝（1279年）之前。

蒙古与西藏的关系，比蒙古与中原的汉族或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这些关系是独立于蒙古对中原的统治而建立的。因此，元朝的蒙藏关系和蒙中关系是分开的。后来，在明朝将元朝驱逐出中原地方之前，西藏和元朝的檀越关系就结束了。正如，范·沃尔特（M.C.van Walt）所指出，西藏一直拥有真正的独立统治权。西藏和中国并没有因为蒙古征服中原，而联系在一起。

而后，元朝帝国失去中原地区，回到大蒙古帝国首都，此后被中国历史

150 Van Walt, 1987

15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The Mongols and Tibet*, 2009

152 A 60-point Commentary, 2008

书上称呼北元，蒙古历史称其为前元。直到明朝时期才是，自唐朝以来，西藏与中原王朝的双边关系再度出现（大蒙古帝国可以说是相当于现代的欧盟联邦，只是大元王朝被推为盟邦的共主，所以藏蒙关系并非藏中关系。直到元朝退出中原，汉人统治的明朝开始才再有藏中关系）。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过是西藏喇嘛上师与中原统治者之间私人的「供施关系」亦即「檀越关系」，寺院与功德主的关系。这和西藏与大蒙古联邦各国可汗的关系是一样的。这些关系并没有影响到西藏的独立统治主权，在此期间，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高原国家（参第二章）。随着时间流逝，世代交递，这些纽带也自然结束了。因此，中共所谓「明朝中央政府在西藏管理方面，继承了元朝」的说法，无法成立，也令人匪夷所思¹⁵³。

中共指出，互相交换礼物，以及给予西藏贵族和喇嘛头衔、图章和献上供品及赠礼，就代表从属国¹⁵⁴。我们要清楚的是，中原宫廷的观点一向是自居为世界之中心，天下之王朝。他们认为如果其他邦国献上「贡品」，并获得下赐的「印玺」就是中国封赐的「官员」。中共以此为证据，向外宣传这就是大明王朝赐予西藏官职的证据，但是他们从未采纳他方的抗议或意见，也从不尊重历史事实。大明帝国与西藏之间的关系，与其他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相同的。例如，大明官员王泮在 1594 年题跋的明朝详细地图（参见本书第 704 页）就证明了这一点¹⁵⁵。地图随附注释指出，该图为大明所有领土。但是，其中没有西藏地区，甚至没有安多东部。

五世达赖喇嘛建立了西藏甘丹颇章政权，由其历代转世和噶厦教廷政府统治西藏。也就是说，西藏的政治权力始于西藏内部，而非外国统治¹⁵⁶。当时，爱新觉罗氏（即满族）统治大清帝国，其中包括中原地区（中国）。在这

153 Briefly on Tibet: a historical sketch...

154 A 60-point Commentary, 2008

155 The Mongols and Tibet, 2009, p.34 and map

156 Van Walt, 1987

个帝国中，从中国人（汉人）的角度来看，满人、蒙古人和藏人都是外国人（异族蛮邦）。此时，藏中关系，因为明朝灭亡而关系中断，中原地区（中国）再次成为其他国家（大清帝国）的一部分。

蒙古部落联盟将大清视为大元帝国的接班人。清朝皇帝也努力支持这一观点。在最后一位成吉思汗家族大可汗林丹汗去世后，满族可汗（Abahai）皇太极宣告，他已得到蒙古大可汗的印章（元朝国玺），为此，强调了自己成为蒙古大可汗的合法性，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大元帝国大可汗的地位。1636年原来由大可汗林丹汗领导的16个部落联盟，在清朝的盛京召开大会，共推皇太极为大可汗（Bogdy Khan），其头衔与「皇帝」相当。藏蒙之间，因时代变迁，王朝更迭已不存在紧密关系。藏清关系，和蒙古相比，在民族、文化和宗教上更是相距甚远。但是，蒙清关系仍比蒙中关系更为牢固与明显。

达赖喇嘛的头衔并非由大清帝国赠与。而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献上的尊崇头衔。后来，刚建国的大清帝国皇帝急欲得到邻国西藏承认其国家正当性，积极交涉并与达赖喇嘛互赠头衔。一些中共资料认为和硕特部固始汗是中国的下属，而固始汗又是五世达赖喇嘛的靠山，所以西藏就是属于中国的管辖¹⁵⁷。这个是不正确的牵强说法：固始汗当时建立了一个独立国家「和硕特汗国」，他也不是中国人。他与五世达赖喇嘛的关系，基本上建立在佛教的「檀越关系」。固始汗停驻在西藏时期一直都保持这种关系，也没有变成西藏王。

令人很难相信，中共的说法：西藏法王和清朝皇帝之间的关系，各有不同的观点和论述。西藏以「檀越关系」为原则，大清以「宗藩」为基础，一开始他们意图「忽略」这些矛盾，而西藏高层也自欺欺人，以便「保持颜面」¹⁵⁸。中共的论述中，列出的引用出处与「檀越关系」并不矛盾的原因如下。

157 Shakabpa, 1988

158 Besprozvannykh, 2001, p.116,299 etc

中共史学家明确地将 1653 年（详情参第三章）还有之后的顺治帝与五世达赖喇嘛之间的互赠金册和金印，解释为西藏接受成为中国附属国的证明：例如，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但喇达赖喇嘛」，还有赐赠金册和金印以及西藏回赠的礼物被当成上献的贡品。俄国历史学家合理地认为，这种说法和认定是带有偏见，无法反映真实历史。国家（西藏）的地位是来自于其人民的认定，还有当时的五世达赖喇嘛尚未执政，无法代表西藏¹⁵⁹。此外，将当时上流社会的谦顺礼貌用语当成承认其为附属国的证明，是极其不当的。例如，十三世达赖喇嘛写给俄皇尼古拉二世的一封信，内容如下：「伟大的皇帝，正如您先前允诺我们的怜悯和保护那样，未来请不要忘记顺从的西藏…」¹⁶⁰。如果按照中共的逻辑，这句话应理解为西藏从属于俄罗斯帝国。

十四世达赖喇嘛认为西藏与大清帝国的关系，一向是与满人交流，可以说是藏满关系与中国人没有任何关联¹⁶¹。大清的皇帝甚至在征服中原以前，就敦请了五世达赖喇嘛宣扬佛法。大清拿下北京不久，顺治帝特别派遣使节团至拉萨敦请达赖喇嘛至北京。顺治帝迎请五世达赖喇嘛并不是如中共所说的以外臣看待，而是因为达赖喇嘛在蒙古各部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声望。顺治帝对待达赖喇嘛就像是一个外国领袖。中共出版的五世达赖喇嘛传中描述，在顺治帝的招待宴中，达赖喇嘛坐在略低的宝座上。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他是受到封赠的外臣。这只不过是，清帝统治了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当时大清的国家地位尚未稳定，各地明朝汉族的反抗尚存，又要安抚其他联邦的蒙古部落，所以一定得借助五世达赖喇嘛的力量向蒙古地方进行调停。

基于继任的康熙皇帝从未与七世达赖喇嘛和二世班禅喇嘛会面，也没有

159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60 Belov, 2005, p.82

161 Laird, 2006, p.170

得过他们的教法的这一事实，一些中共学者认为，即使，正式地，康熙也不能被视为西藏教廷的功德主¹⁶²。然而，「檀越关系」并不一定需要法师与施主之间有真正的师徒关系。此外，在布达拉宫前的「御制平定西藏碑」上，篆刻着康熙帝称赞自己和他的军队驱逐了准噶尔部军队，保护住教法之告文：「…俾中外知达赖喇嘛等三朝恭顺之诚、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举所以除逆抚顺、绥众兴教云尔」¹⁶³。该告文采取儒家文章形式，宣告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即使如此，与「供施关系」一点都不矛盾。康熙皇帝打败入侵西藏的准噶尔军队，保护住达赖喇嘛的格鲁派教廷，对皇帝而言，他等于就是代表保护佛教的「转轮圣王」。

满族皇帝对不同的民族，采用不同的用语：在他们看来，儒家和佛教的观念互相并不矛盾。1718年末至1719年初，清朝使节团访问了西藏。针对蒙、藏民族，康熙皇帝下了一道圣旨：「…蒙古、西藏、青海、喀地等所有人等一致认定塔尔寺之灵童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灵童），朕鉴所有施主心愿，俯允所请，认定新呼毕勒罕为达赖喇嘛，派遣大军护送前来」。针对满汉民族，康熙谕：「新的达赖喇嘛灵童，赐予金册和金印」。此外：「明年四月牧草转绿时分，令四位御史和皇子大将军胤禩带一支大军，护送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至卫藏的布达拉宫升座」¹⁶⁴。很明显地，这些文献使用不同的术语，一种是针对汉族（中原），运用与「蛮夷」进行交流的用语，另一种是针对藏、蒙民族，运用佛教的用语。针对汉族，大清皇帝是天命之天子。针对藏、蒙民族，大清皇帝转变为佛教的转轮圣王和功德主。

这并不足为奇，在中国华夏思想下，天子的帝国，绝对不允许与任何国家平起平坐。在这个逻辑上，与西藏的关系只能是「附属国」¹⁶⁵。即使是俄

162 Besprozvannykh, 2001, p.171

163 Besprozvannykh, 2001, p.171

164 Besprozvannykh, 2001, p.167

165 Besprozvannykh, 2005, p.114-116

罗斯、大英帝国和荷兰等，也是被如此看待。西藏教廷并没有执行任何一个作为「附属国」的义务，而是持续维持双方的「檀越关系」，这点，大清皇帝并未否认。甚至，大清皇帝试图捍卫西藏教廷免受内乱和外患的威胁。那是清军进入西藏，清军影响力增强的时期。

大清皇帝接受了西藏教廷的任命，履行其护教「转轮圣王」的职责，并颁布一些法令。然而，西藏教廷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采用。西藏没有大清的省级行政机构，没有大清派遣的地方官府衙门，达赖喇嘛不仅是西藏、蒙古及大清帝国的佛教教廷法王，也拥有统治西藏的实权¹⁶⁶。达赖喇嘛的权力和影响力，遍布所有的藏族各区域，即使是被一时占领的地区。雍正帝给七世达赖喇嘛的信中提到：「现今，西藏与我国西部四川、云南两省部分地方的边界互相交错，每年不断有人往来…」。中共将这份文件，解释为西藏属于中国的证据，其实是不正确的：「相反地，此文件证明，直到18世纪中叶，大清与西藏西部依旧是有藏清边界，从信中也根本看不出西藏主权隶属满清的想法」¹⁶⁷。

任命安班（Amban 拉萨驻藏大臣），并不意味西藏被纳入大清的国土。只是，西藏确实成为了大清的附属国。大清与西藏的关系，就像是一个保护国。安班（驻藏大臣）并不干涉西藏内政，只是充当大清皇帝与西藏之间的调停人及观察员。1793年之后，大清的影响力增强，但是也并未在西藏建立主权。从那时起，国际外交关系以西藏教廷或安班（驻藏大臣）之名义行使。然而，他们的影响范围从实质到几乎为零，这取决于安班（驻藏大臣）的个性和实际状况。西藏噶伦（Ka lon 大臣）的任命，礼仪上会与安班（驻藏大臣）讨论，但是西藏政府主要都是在考虑政治平衡和参考人民意见后，才任命适任的噶伦（西藏大臣）。

16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67 A 60-point Commentary, 2008

如果如克林诺夫 (A.S. Klinov) 所写, 1793 年由于拉萨接受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译注: 对 1792 年满清皇帝在不同时期前后, 提出的有关西藏改革的建议内容之总称。后来中国政府将这些内容汇集后冠以『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名称, 中国共产党占领西藏后, 宣称发现有藏文版译本, 但拿出的都是抄件, 无人见过正式文本。因此, 一般认为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名称的章程。)从而界定了拉萨当局与北京的关系, 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¹⁶⁸。他认为这一事件令「檀越关系」原则, 更加精确: 「成为中国人民的法王, 地位比皇帝还低。因此, 西藏成为附庸国。乾隆帝要求达赖喇嘛接受或拒绝, 这份章程, 他接受了, 这意味着他也接受了中国的宗主权。因此, 该章程确定了, 西藏成为中国附庸的地位。由于是更具体的规范性法令, 因此, 比「檀越关系」更具有优先权。而解决法律冲突的方法, 则基于特定的法律, 而不是一般性规则。因为西藏政府同意该章程(即被纳入中国), 等于承认中国法律可以控制及左右西藏。「檀越关系」的影响范围在地理上, 比中国法律的范围还要小, 后者涵盖了东部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

克林诺夫的论述, 令人很难接受。中国并不等同于大清帝国。该章程也没有凌驾于「檀越关系」之上。这些规范甚至无法在现代国际规范式中, 进行比较。此外, 该章程也没有规定西藏被纳入大清帝国, 也没有明定其作为大清之附属国。事实上, 西藏政府只接受一些法则。他们接受了一些外交和军队的援助, 但是, 并没有成为大清帝国的一部分, 也无法放弃及违反「檀越关系」原则。毕竟西藏政府是政教合一的佛教教廷政府。有些学者认为, 西藏服从大清的重要证据是, 依据金瓶掣签最终决定转世灵童。但是, 金瓶极少使用, 安班(驻藏大臣)也无法亲自主持仪式, 只能以观察员或宾客身份参加。一般都认同基于多种来源分析得出的结论¹⁶⁹: 「代表大清帝国的安

168 Klinov, 2008, p.41-46

169 Namsaraeva, 2003, p.125

班，藉由金瓶掣签担任了仲裁者的角色」。大清皇帝授予达赖喇嘛的金印，对西藏人而言，完全没有约束力及影响力¹⁷⁰。

中共针对廓尔喀事件后，大清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认定是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历史文献证明¹⁷¹。这类似于，在某些国家中高调嚣张的驻外使臣，实际上，仅显示了对西藏事务的援助，而没有执行政府行政的职能。例如，社会主义集团国家，都是苏联的卫星国，对他们的政策，政府选举，立法制定以及国内外政策都有很大的影响。苏联大使对这些国家的影响，要比清朝的安班（驻藏大使）造成的影响更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的一部分。例如，苏联莫斯科指导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以及驻扎的俄军比西藏的清军，更多得无法比。我记得 1980 年代初，几乎每天都有满载着士兵和军事装备的火车，从苏联运往蒙古。但是，也没有人认为蒙古是苏联的一部分。

如以上所述，中国的史学传统，不应该将所有历史上的外国使节团，都一律视为其「附属国」使节。另一方面，如果西藏和蒙古是大清帝国的一部分（如中国和满洲），那么就不会有像宗主权一样的「朝贡」关系。北京的「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不包含中国和满洲，是一个专门负责外国事务的机关，其中包含：西藏、蒙古、俄罗斯和土耳其等。1906 年理藩院改成理藩部。总体而言，理藩院负责的事务，在清朝末期，因为欧美各国大使对「藩」字代表「蛮族」之意，不愿意与理藩部交涉，以致于大清再特别设定一个「总理衙门」¹⁷²。

因为，满族皇帝和达赖喇嘛的关系是「檀越关系」，所以西藏可以获得大清军事援助，同时，也是证明了身为「转轮圣王」的大清皇帝展现了对佛

170 A 60-point commentary...

171 A 60-point commentary...

172 Namsaraeva, 2003

教教法的保护¹⁷³。

英国对藏清关系的干预，破坏了平衡。尽管双方都认为，西藏是不同于大清帝国的政治实体，当时的西藏事实上是独立的国家，但是，英国在国际外交上，却承认大清对西藏的宗主权¹⁷⁴。当时英国为什么会这样做，那是因为英国首先关心的是英属印度的殖民地。英国在印度北部，意图维持一个缓冲区，不受大清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的影响¹⁷⁵。但是，英国想要在不支持西藏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情况下，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也没有试图像锡金和不丹一样将西藏作为保护国并入印度。为了避免引发国际问题，英国提出，西藏在大清帝国的主权下，独立自主。也就是说，象征性服从北京情况下的，事实上独立。

显然地，除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外，欧洲中心主义在这里也发挥了作用，然而，佛教的「檀越关系」完全不适合它。根据英国外交官贝尔 (Charles Bell) 的说法，十三世达赖喇嘛认为西藏与大清帝国的关系，不过是他（法王·福田）与大清皇帝（信徒·施主）的私人关系¹⁷⁶。贝尔是极少数了解佛教「檀越关系」的人，但是，在以基督教为主的欧洲文化中，这种佛教文化是很难被理解的。印度总督寇松侯爵 (Lord G.N. Curzon) 在 1903 年曾强调，达赖喇嘛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代表西藏的国家主权。1903 年他对英国政府的报告书上：「所谓的大清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说法，只是一种宪法上的虚构、政治上的伪装」¹⁷⁷。同时并指出，驻西藏安班（驻藏大臣）在西藏并没有「总督」的地位或实权，就仅是一个普通的驻外大使。认为「所谓的西藏独立仅在 19 世纪

173 Van Walt, 1987

174 Van Walt, 1987

175 Goldstein, 2003, p.536

176 Bell, 1992, p.215

177 Van Walt, 1987, p.32

下半叶，发生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期间」¹⁷⁸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这一侵略的产物是，英国后来为了扩大中国市场，讨好中国，将政策改为承认中国拥有西藏的宗主权。然而，后来这成为了国际上承认西藏的障碍。

1904年，藏英双方签定的「藏英条约」，首先就否认了，大清政府具有代表西藏签定条约的权力。「藏英条约」中一条：「在未照会英国前，西藏不与任何外国国家建立联系…」。外国国家当然也包括大清帝国¹⁷⁹。「藏英条约」的重要性在于，英国政府承认西藏政府有充分的权力独立于大清帝国，达成协议签定条约。然而，1906年在多方压力和利益权衡下，英国与大清签署了另一项协议，其中一条是，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大清帝国（比英国在更大程度上）变成对西藏的领土更有权力负责。后来，中共当局恣意将其解释为废除自治。

最后导致，19世纪至20世纪初，任何国际协议上，西藏不再被国际承认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国际只承认大清皇帝代表西藏签署国际事务的权力。即使那样也不代表西藏应该被剥夺其利益。如果大清帝国没有站在西藏利益的一边，那么对西藏而言，大清代表西藏所签署的国际条约和协议，就应被视为无效。这意味整个大清帝国签署的协议，并不适用于西藏¹⁸⁰。冉(C.Ran)主张¹⁸¹，俄罗斯和英国关于波斯、阿富汗和西藏的1907年俄英公约是不合法的，尤其是关于西藏部分，保持西藏领土完整，俄英双方不能并吞西藏。他表示，因为该公约，是在中国不知情下签署的。中国是西藏的宗主国，任何关于西藏的事物，都必须通过中国政府来解决。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该公约为「第一个正式国际文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¹⁸²。相反地，我们可从俄英公

178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Tibetan people” …

179 Van Walt, 1987

180 Van Walt, 1987

181 Ran, 1991

182 Who has sovereignty over Tibet…

约上真实看到，双方认为大清是西藏的宗主国，只是名义上，并非真实情况。在大清帝国，权力的概念是不同的，无论如何，这个帝国都不是中国。

然而，真正的当事者，西藏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任何宗主权，清政府也没有代表西藏签署任何协议的权力。其他国家对宗主权的承认，也仅是名义上而已。不仅不能限制西藏在国际上的独立性，也不妨碍西藏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¹⁸³。这引起满族皇帝试图尝试将西藏纳入大清帝国。如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不平等条约」的立场，那么 1856 年西藏与尼泊尔签定的『藏尼条约』以及 1904 年与英国签定的『藏英条约』，这些条约都是无效的。但是西藏本身并没有抛弃 1856 和 1904 年的条约，只是强烈要求修改某些条款。

20 世纪初，大清不但没有协助西藏抵抗外国入侵，甚至派遣军队攻击西藏寺院，还宣布「罢黜」达赖喇嘛（虽然他们没有权力），完全破坏藏清双方友好关系。因此，结束了双方两百多年的「檀越关系」。必须强调的是，满清的这些入侵行动和终结「檀越关系」是真正的掌权者慈禧太后和隆裕太后时期所为，并不是无实权的大清皇帝。

1911 年中原辛亥革命成功，导致大清帝国灭亡，废除帝制，走向民国。中华民国宣称「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团结了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中央政府像元、明、清时期一样，继续统治西藏」¹⁸⁴，但这是不正确的说法。西藏和蒙古的统治者和爱新觉罗的满族王朝有二百多年的政治关系，但是与汉族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并没有任何关联。大清灭亡后，所有与中原的关系就完全中断了。

革命和皇帝的退位，代表世袭权力已消失殆尽。大清摄政王在胁迫下签署了退位协定，并将权力移交给袁世凯组织的临时共和政府，但是，这也并

183 Van Walt, 1987

184 Briefly on Tibet...

不代表，同时可以合法化地将从属国移交给政权尚未稳定的新国家。新权力不仅未受到各方势力的支持，而且也未受到许多汉族支持。这可以从，中原随后的分裂，各处军阀的斗争，及张勋扶植退位清帝溥仪复辟等看出。因此，继承大清帝国的并不是中华民国，而溥仪在大日本帝国的扶植下，1934年于女真祖地东北三省建立了大满洲帝国¹⁸⁵。尽管日本控制了大满洲帝国的主权，但是，大满洲帝国还是与23个国家建交。当时苏联也是邦交国之一，不过之后，苏联将大满洲国于1945年并入中国，并将皇帝溥仪关进了监狱。此时，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既没有宣告继承大清帝国，北京的共和政府也没有。此外，不管是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罢，都是另一种体制的人民国家，并不是帝制的国家。所以真正持续大清帝国大统的国家，就应该大满洲帝国。

当时，中国的汉族人士认为，必须要创造一个「多民族中国」的概念，类似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的概念。大汉民族主义者，利用此一观念，意图「收复」周边诸蛮邦异族土地。1912年4月22日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发布一份命令：「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自不能如帝制时代再有藩属名称…蒙、藏、回疆与内地各省平等…」。随后，因为中国的军事力量相对于其邻国强大，欧洲在习惯上沿袭对待大清帝国的政治态度，以及俄英势力持续在亚洲大陆的「大博弈」，让中国可以趁势加入竞争。

如上所述，由革命形成的国家合法性，取决于其实际的独立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大帝国整个都瓦解了，毫无疑问，其附庸国自然有独立的权利。例如，知道这一点的苏联，没有征服前俄罗斯帝国的土地，而是向那里进行了革命，令独立的附属国当局加入苏联共和国。苏联并非将其他独立国家变成自己国家的国土，而是纳入自己的共产主义同盟国。

185 Levkin, G.G. The answers to the guest book visitors...

拿鄂图曼帝国与大清帝国比较，是相对合适的案例。当然，在不同帝国体系中，其共同模式，不可能有绝对相似，只能说是类比。如同大清帝国占领明朝一样，鄂图曼帝国（突厥人/土耳其人）征服了拜占庭（希腊人）。大清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把被占领国的首都，作为自己的首都（北京和君士坦丁堡）。满清的势力扩展到蒙古、准噶尔（Dzungaria）和东突厥斯坦，也影响到西藏及其他地区。土耳其人吞并了巴尔干诸国，埃及、伊拉克等，其影响力涵盖阿尔及利亚、阿拉伯、摩尔达维亚等国家。这两个帝国都有附属国和加盟邦国。二者也都因人民革命而灭亡。由于民族解放运动、战败和帝国灭亡解体，而成立的新国家中国和希腊都夺回自己的首都北京和雅典。希腊重新获得了，原始希腊领土（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但并没有声称，鄂图曼帝国的其余部分国土，应该由原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继承。也没有对外宣称，叶门（Yemen）、摩尔多瓦（Moldova）是希腊不可分的一部分。但是，和希腊类似情形的中国，却对国际声称蒙古、西藏等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另外，以美国为例，没有人否定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合法性，即使未经大英帝国的许可，也被国际社会接受。美国独立宣言，甚至比西藏的解释更简单¹⁸⁶：「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与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自然之造物主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难道是，辛亥革命后，西藏和中国变成国内关系吗？当时，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和西藏的达赖喇嘛之间没有任何从属关系。西藏一直抗议中国的领土主张。即使在当时中国政府的声明中，也很好说明了这一点『…「批准」

186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西藏，接受加入了中华民国』¹⁸⁷。

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返回西藏后，宣布恢复西藏政府，并发表独立宣言，声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佛教国家。在后来的近40年间，西藏噶厦政府开始步入了无外力介入，稳定的有效统治。因此，中华民国在1913年5月将「来自西藏的代表」列入「国会议员」的作法，是非法行为。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任命西藏康区首长，因为康区不属于中国。西藏中央与地方当局一同，拥有地方行政权力，实质行使西藏外交，具备一个独立国家的主体性：拥有西藏军队、法律、税收、电报局、邮政、货币及完全自治。西藏铸造自己的硬币，并印制发行西藏纸币和邮票。1947年西藏政府派出由夏格巴(W.D.Shakabpa)带领的西藏代表团手持西藏护照，应印度政府邀请，首站前往印度参加「泛亚洲会议」，会场上布置的雪山狮子旗与世界各国的国旗一同飘扬。西藏代表团之后随即前往英、美、法、义等国进行外交及经济访问。西藏拥有自己的国旗，雪山狮子旗至今仍在西藏流亡政府、藏人社区及捍卫西藏自由人士中使用。

中共宣传部针对西藏国旗雪山狮子旗，作如是说¹⁸⁸：「1947年，在英、美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下，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参加了新德里举行的泛亚洲会议。为了参加这次会议，他们将匆促绘制的雪狮军旗，宣称其为『西藏国旗』。西藏草率地制造自己的旗帜，但是，中国（中共）国旗是五星红旗，红色旗面象征革命，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四颗小五角星代表中国人民，五星互相辉映，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团结」。

根据经济指标，西藏的现代边界与一个独立国家的特征相吻合。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边界，与单一经济机制的领土边界相叠¹⁸⁹。数千年来的经验，

187 Van Walt, 1987

188 The aid of the U.S. special services...

189 Klinov, 2000, p.31

让西藏拥有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满足西藏人民的所有需要（参第六章）。

1946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制宪国民大会会议通过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其中规定西藏具有自治权。藏族代表也参加了会议。这被解释为，西藏是中国的从属国。但是，那些藏族代表只是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参第四章）。他们没有承认也没有签署「宪法」，更不具有任何西藏官方资格。因此，其关于西藏的条款没有比，例如『俄罗斯联邦现代宪法』上的有关芬兰或波兰（以前属于俄罗斯帝国）的自治条款，更具合法性。中国国民政府再次使用了，中国帝制时代的伎俩：「外国使节团自动来中原臣服，并要求成为从属国，正式招待会则是诸外国成为从属国的仪式」。

学者经常指出一个「弱点」，即国际社会明显缺乏对西藏的认识。一般的论据如下：根据国际公法的一般原则规定，一个独立国家应具有法人资格的三个主要因素：1) 自主参与政治性质国际条约的权利。2) 自立参加国际组织。3) 在外交基础上与国际法主体建立国际关系¹⁹⁰。从1911-1951年，西藏没有上述任何一项因素。尽管1913年，外蒙古正式承认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因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无效。而与西藏一向维持友好邦交的不丹和尼泊尔本身就是英国大不列颠的附属国。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结论是非强制性的专家意见，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与国际公约（本例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相比，是一种帮助。『西姆拉公约』并不是承认西藏独立，后来也被其他条约所取代。联合国决议是建议性的，并非强制性。因此，在回答有关西藏地位的问题时，应优先考虑国际文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区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和关系的协定』自1954年4月29日起在联合国生效¹⁹¹。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决议和结论。该协议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因此，根

190 Klinov, 2008, p.41-46

191 Klinov, 2000, p.450

据国际文件的优先顺序，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这样的推论，很难令人接受。

这种情况下，这就是为什么，西藏和外蒙之间的条约，就是决定性的条约¹⁹²。『藏蒙条约』于1913年1月11日于外蒙古首都库伦(Nisilel Kzhuree 今乌兰巴托)签署。其中声明：「因大清帝国灭亡，与蒙古、西藏的结盟，就此终止。今蒙古与西藏互相承认其为独立国家，并且建交」。此条约虽然尚未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但出于以下原因，双方国家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应是合法行为。在此之前的1912年11月3日签署的『俄蒙条约』（俄语版为协定）中，声明蒙古有权与中国或其他外国签署外交关系（第三条）。这件文件的内容，通过俄蒙双方谈判（避开北京）的方式，承认外蒙恢复其原始（独立），并成为俄罗斯的保护国。俄文版本使用的是蒙古，而不是外蒙古，而蒙文使用的是蒙古乌尔斯(Mongol Uls, 蒙古国)。蒙古语的系统在俄语版本中，标记为「自治」或「原始」，但在蒙古语中，相对的术语翻译为「自立」和「独立」。俄蒙文二种版本都具有相等的法律效力。结果，俄罗斯比中国更早承认蒙古共和国为一个传统独立国家。该文件的签署，承认「蒙古」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的名字。从那天起，蒙古国成为国际法上具有法律能力的主体。当时，『蒙藏条约』签署时，不需要其他国家的承认。而且西藏本身就是属于传统民族区域的民族国家。因此，蒙古国承认西藏为一个独立国家，也使西藏国具有国际法律人格。1915年，俄罗斯、中华民国和蒙古签署了三方的『雅加达协议』后，外蒙古又被在名义上，承认为中国的自治区（随后又重新独立）。

1949年，西藏在申请加入联合国时，得到尼泊尔的承认¹⁹³。具体来说，西藏与六个国家有实质上外交关系。尼泊尔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是其他国

192 Batsaikhan and Kuzmin, 2008, p.68-86

193 Van Walt, 1987

家或殖民地的一部分，因边界相连，自古以来，一直与西藏保持外交关系。不管国际社会承不承认，也不影响这些国家的存在。因此，这些行为仅仅是补充表明，支持西藏是一个主体的国家地位。因此，1950年中共侵略西藏之前，西藏实际上是符合法律，主权独立的国家。在此期间，西藏具有真实独立国家地位，这段期间也发生过重大外国干涉及交涉事物¹⁹⁴。根据国际法，则西藏国的连续性从未受到破坏。否则，柬埔寨、捷克、东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也不能被视为独立国家。1950年，西藏和中国的联系，比荷兰与西班牙或法国的联系还要少，而中原的新国家统治者宣称在过去的几世纪中，一直统治着西藏。

中国加入1928年签订的『巴黎非战公约 (The Paris Pact)』，公约规定：「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和只能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¹⁹⁵。根据联合国国际法，这种战争已构成战争罪。中国政府对外也一贯谴责，侵略战争和武力威胁。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二条第四款中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¹⁹⁶。远在中国中共入侵西藏之前，该宪章早于1945年10月24日生效。中共的这种入侵，已经违反了国际法，违反了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预和禁止武力威胁的原则。中国正式签署加入的这些『国际联盟凡尔赛公约 (Versailles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巴黎和平条约 (Paris Peace Pact)』、『联合国宪章』等和平协定，但是中国中共却违反其规约之精神和文字之规定¹⁹⁷。此外，根据1933年『侵略定义公约』第二条第二款，对西藏的入侵是侵略行为，也是纽伦堡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国际军事法

194 Van Walt, 1987

195 Van Walt, 1987

196 United Nations Charter...

197 Van Walt, 1987, p.154

庭宪章第 6a 和 5 条所指的危害和平罪¹⁹⁸。而中国还是创建东京法庭的 11 个盟友国之一。

1951 年 5 月 23 日藏中签署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措施的协定』，简称十七条协议。1954 年 9 月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及其他藏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班禅喇嘛当选委员。上述的两种情况，藏人都是在中共的压力下被迫参与。此外，1951 年当时的西藏代表团并没有西藏政府的授权，根本没有资格签署协议，而协议上盖上的藏人代表印章，也是北京官方提供的（参第七章）。

如果一项协议是在，一个国家占领另一个「受害国家」之下，受到胁迫所签订，则该协议不具有法律效用¹⁹⁹。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第 52 条²⁰⁰：「以威胁或使用武力对一国施行强迫条约，系违反联合国宪章所含国际法原则以威胁或使用武力而获缔结者无效」。又，根据国际法委员会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针对第 52 条下一个定论：「由非法威胁或使用武力导致的条约无效，是当今国际法的一项原则」²⁰¹。

中共从占领西藏开始，就持续以武力威胁西藏，并胁迫签署十七条协议。这符合本协议的要点，特别是涉及其「国土内部」地位和军事占领的要点。如中国中共将完全控制西藏的声明中，如果不接受中国的条件，就会立即攻击拉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达赖喇嘛及其政府从未批准该项协议。

这里有三个要点。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该协议不是属于国际协

198 Van Walt, 1987, p.153-155

199 Van Walt, 1987

200 U.N. Doc. A/CONF.39/27(1969), 8.I.L.M.(1969)

201 Van Walt, 1987, p.153

议，而是国内协议，而 1969 年的『维也纳公约』只禁止对另一国家的侵略或威胁。不过上述事实，这也不能让西藏硬生生成为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与清朝时代相反，西藏并没有向外国请求军事援助。因此，不可以将满族皇帝和中国共产党向西藏派兵，视为等同一样。第二，这是达赖喇嘛及其官员，同意加入中共成立的新中国政府。第三，广泛反对中共进驻西藏，及『十七条协议』。后面二点，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对西藏进行的胁迫²⁰²。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试图避免不必要的武力暴力，至少可以使西藏享有自治的地位，而如果他抵抗的话，情况会更加严峻。

如果一项条约，是在武力胁迫下签署的，那么「受害国家」就永远不会失去，宣布其条约无效的权利。这也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官员流亡后，对国际社会公开表达其立场时，所做的事情。达赖喇嘛流亡后，立即宣布十七条协议无效²⁰³。早在 1952 年塔泽仁波切 (Taktser Rinpoche) 就将达赖喇嘛的信，转交给美国政府，信中声明，中共胁迫西藏代表团签署协议²⁰⁴。

因此，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十七条协议』自签署之日起，就是非法的，将来也不会被视为合法。1950 年西藏代表团在北京采取的其他行动也是如此，他们根本没有决定权，因为中共已经占领了他们的国家。一些法学者对此表示疑虑²⁰⁵，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西藏与尼泊尔（1856 年）和英国（1904 年）在战时签订的协议，也应视为非法。然而，这些疑虑似乎没有充分根据。因为，依据联合国宪章此国际法原则自 1945 年起生效（见上文），不适用于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协议。此外，在中共中央指示下签署的『十七条协议』，中共中央还是不断违反他们自己制定的协议。

202 Van Walt, 1987

203 His Holiness's Middle Way Approach...

204 Smith, 1996, p.320

205 Song, 2007, p.39-40

为了比较起见，让我们举例，纳粹德国的奥地利，20 世纪上半叶，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被迫批准他国占领的例子。1938 年 2 月 12 日奥地利总理被传唤到希特勒的住所，在希特勒的胁迫下，签署了一份奥地利完全听命于德国的协议书。1938 年 2 月 22 日英国首相张伯伦表示，奥地利不能指望国际联盟提供保护。3 月 11 日奥地利总理辞职，12 日德国纳粹军队进入奥地利，奥地利军队投降。3 月 13 日德国政府颁布「奥地利与德意志帝国合并统一」的法令。而后，德国与奥地利举行「德奥合并统一」的公民投票（西藏从未发生）。绝大多数的奥地利人投赞成票。

另一个例子是，1940 年占领丹麦。希特勒在准备占领行动的指示中写道²⁰⁶：「原则上，我们应该努力使这一行动，成为和平抓捕行动之一，目的是为北欧国家的中立，提供武装防御。在开始营运的同时，将向这些国家的政府提出相关要求。如果有必要，为了提供必要的压力，将进行巡逻和航空的威吓行动。如果抵抗仍继续，就必须使用所有可用的军事手段来打破抵抗」。1940 年 4 月 9 日德国驻哥本哈根大使向丹麦政府递交最后通牒，要求丹麦政府立即接受「德国的保护」。等待英国的援助是没有意义的。丹麦国王说，他和他的政府将竭尽全力维护该国的和平与秩序，并消除丹麦人与德国之间的任何摩擦。他极力避免丹麦人民遭到纳粹屠杀。

德国纳粹军队入侵，丹麦人和奥地利人并没有任何反抗。相较于藏族和中国汉族，与德国同属日耳曼民族的丹麦和奥地利，在种族和文化上，更为相近。在神圣的罗马帝国时代，德国和奥地利曾是一个国家。然而，国际法将奥地利和丹麦这两个案例，都视为武力占领。奥地利与德国的合并曾经被英国和美国承认，而这正是，国际社会上承认西藏的障碍。然而，现在国际社会承认奥地利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206 Shirer, 1959

此后，瓦解的其他国家（包括殖民帝国）的完整性，在某些时候，也得到承认。近年来，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声明中，承认西藏归属于中国。历史证明，这种声明不能保证，可以永久拥有占领的领土。

首先，请尝试采纳，那些认为十七条协议是合法的人的观点。由于1959年西藏抗暴起义，实际上，已不再遵守十七条协议。1959年3月28日中国国务院的命令，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后续政治行动，废除了十七条协议（详情请参第八章）。起义行动本身，是在没有西藏政府参与的情况下，由西藏人民策划的。因此，西藏政府方面不承担，抗暴起义及违反十七条协议的责任。中共政府对此应负重大责任。因为，从理论上而言，中共可以在镇压起义后，继续实施十七条协议，但是中共却立即废除了现今的法律框架。因此，如果我们假设中共是藉由十七条协议，合法化对西藏的统一。那么，自1959年以后，这种合法化已经由中共自己终止。

20世纪中国独立和纳入西藏的历史与蒙古相似。外蒙古人对西藏的依赖程度，比对满族还大。满清皇帝行使宗主权，赐予蒙古王公土地、官位、解决继承问题，公国分割等。大清帝国衰败后，西藏和蒙古决定与其分道扬镳，各签署了一份边界条约。俄罗斯帝国得到了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的签署声明文件。大英帝国承认清朝的宗主权和西藏的事实独立。蒙古和西藏都在进行民族解放运动。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外蒙古摆脱了中国占领的威胁，但也因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蒙古的宗教和文化被苏联红军消灭殆尽。当时西藏依旧保持独立的主权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由史达林、罗斯福和邱吉尔在苏联举行的「雅尔达会议」中悄然决定。英国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维持西藏的独立。但是，就蒙古人民共和国（MPR）而言，苏联的行动就有所不同。史达林在雅尔达会议中，将外蒙古维持现状的问题纳入会议记录中，而后让外蒙古举行决定独立的全民投票。最终结果是，中国不得不承认外蒙古独立，而西藏遭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占领。

『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文件宣布了人民的自决权。这与非殖民地情况不完全一致²⁰⁷。但是，特别针对西藏人民的权利，在1961年12月20日的联合国大会第1723(XVI)号决议中确定。但是，关于西藏问题的这项决议均未获通过，因为它们本质上是谘询性的，大国遵守这些协议是无利可图的。

在1990年代，人权和国际法专家举行了两次会议，讨论藏族人民自决权的问题²⁰⁸。1992年11月在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举行会议的常设财团法庭得出的结论是，西藏人普遍符合享有自决权的人民标准，因此，他们必须能够行使这一权利。此外，法庭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将中国政府在西藏领土上的存在视为，对西藏人民的外国统治」，并且，「从1950年起，西藏人民就一直被剥夺了自决权」²⁰⁹。

几周后在伦敦举行的另一次会议上，来自欧洲、非洲、亚洲、北美和南美洲30名知名国际律师，其中包括人民自决权的领导当局，对所有文件和资料（包含中文资料）进行广泛审查。会后发表书面声明²¹⁰：1) 根据国际法，藏族人民享有自决权，这项权利属于藏族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或任何其他民族或国家，都不可以否认西藏人的人民自决权的权利。2) 自1949-1950年的军事行动以来，西藏一直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来占领和统治之下，且具有压迫性殖民行政的特征。3) 在西藏的特殊情况下，考虑到西藏长期以来的独立存在，西藏人民对包括独立在内的自决主张，符合国家统一和国家领土完整的原则。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因为军事入侵或随后采取有效控制措施，

207 Van Walt, 1987

208 Tibet: the Truth, 1993

209 Session on Tibet: Verdict

210 International Lawyer's Statement on Tibet. London, 1993, 10 Jan., p.6-8

就可以获得对西藏的合法主权。达赖喇嘛拥有绝大多数藏人的持续支持，积极抵抗中共统治西藏。西藏流亡政治的成功发展，以及流亡政府的运作，都是促成藏族国家持续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自从中共入侵西藏，进驻强大的解放军控制西藏人民，并声称已合法得到西藏领土。可是不管时间多久，鉴于中共入侵西藏的非法行为和无效的『十七条协议』以及根据公认的国际法规范，并没有任何理由和证据，可以证明西藏国已经完全灭亡，并合法地合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其一部分。西藏国依旧存在…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有一个合法政府，流亡在印度达兰萨拉，代表西藏国。因此，西藏政府和人民有权在不受其他国家的干涉下，恢复行使其领土主权」²¹¹。

中共指控前西藏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与外国势力连结，签订条约和寻求其他国家协助等的行为，都是「叛国」。中共所有的这些指控都是没有根据及无意义的，因为任何国家的合法政府，都有权利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的建立，也是在其他国家的协助下，以及承认下成立的（参照四、七、十章）。

第十一章 结论

古代和中世纪国家的关系和现今的世界国际关系不同。现代的国际法对古代国家并不适用。同样古代的旧法律也不适用于现代。将一个国家的模式，移到另一个国家，是不会被接受的。同样，一个文明地区的世界观，也不应该强加到另一个文明地域。古代的亚述 (Assyrian) 帝国、巴比伦 (Babylonian) 帝国、拜占庭 (Byzantine) 帝国、中国、蒙古、满清等诸帝王都宣称要统治全世界。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中共政权融合了古老和现代的国家地位观念。但是，事实证明，中共征服中国人不是建立中国，而是建立外国的「中

211 Van Walt, 1987, p. 188

华帝国」。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这种逻辑。据此，如果 A 国占领了 B 国，这并不意味 B 国已成为 A 国的一部分，同理 A 国也不会变成 B 国。如果一个国家承认自己是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则必须得到双方的同意。一个国家不可能将另一个国家视为自己的一部分，特别是，那个被纳入为一部分的国家，是一个拥有数世纪历史之久的独立国家。

唐、宋、元、明、清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各个朝代，而是由不同帝国统治的不同朝代。没有文献纪录西藏是上述任何帝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意出版许多旧文献，目的是要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属国，但是，结果证明却恰得其反²¹²。西藏仅依附大元帝国和大清帝国，而从未失去其独立的国家地位。

众所周知，在儒家君主制时代，官方史官系统是一个比较特殊且自成一格的职官系统。史官的纪录不仅受到官方政府的控制，也意味政府积极参与了史学研究，让历史服务政府体系²¹³。因此，令人无法接受，以这种史学论述，来主张和证明一些独立王国，已被纳入中华帝国的版图。传统上，华夏王国以「朝贡」、「赠官位、封号」，单方面创造「行政管理郡」等，来自我显示帝国天子的权威。这些官方的纪录，无非是古老的以华夏地区为天下之中心王国的传统思想下的产物，并非真正成为属国的纪录。

西藏王国的统治者并不认为自己的国家，附属于他国，他们统治着自己的领土和人民。传统上，高层喇嘛一向与皇帝和可汗建立私人的「檀越关系」。这一个佛法上的双方关系概念，很难被其他宗教地域的人们所理解，也很难用现代国家权力来描述，甚至，在不同时期，还以不同方式被理解。北京政府对西藏的主权主张，还是基于古代儒家的中国天子为天下之王的概

212 A 60-point Commentary, 2008

213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36

念²¹⁴。然而，这是不合乎现代国际法律。

为了证明自己占领西藏，中国政府使用现代民族国家，来重新解释中世纪的关系。然而，这是不合法的。「中华民族」的思想，虽说植根于古代天下以中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上，但是，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上半叶创造出来的想像上的「名词」产物。与蒙古诸王国联盟的大清帝国崩溃后，中国这个汉族国家在建立时期，创造出的「中华民族」一词，其想法来自于西方国家的启发。

一个国家不可以宣称另一个国家，为它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对外宣称拥有蒙古和满洲的主权，是没有根据与道理的。这不仅违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同时，也违背了马列主义的民族自决权。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 (Engels) 主张，有争议地区的人民，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²¹⁵。

列宁在其民族自决问题著作中，写道：「所谓的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²¹⁶，「从历史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纲领的「自决」，除了政治自决、国家独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外，没有其他价值」，「指责拥护自决自由即分离自由的人，是在鼓励分离主义，正像指责拥护离婚自由的人，是在鼓励破坏家庭关系一样愚蠢，一样虚伪」，「否认民族自决即民族分离自由，只能意味着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和警察的治国方式，而损害民主的治国方式」。列宁强调²¹⁷：「不实行社会主义国家的自决，将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此外，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章』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坚决坚持，要求党员学习²¹⁸。

不论是 1959 年前在拉萨的西藏政府及现在的西藏流亡政府，还有西藏境

214 Van Walt, 1987

215 Engels, 1965, p.317

216 Lenin, 1961, p.255-320

217 Lenin, 1962, p.18-22

218 The CPC Charter...

内外人民，都不接受中共外来政权的统治。藏族人民像过去一样，景仰并尊敬他们的领袖达赖喇嘛。在大多数藏人眼中，达赖喇嘛一直都是世俗和宗教的领导人，现今的西藏流亡政府并不是在外国创建的新组织结构，而是延续西藏拉萨政府，流亡迁移在印度。因为，西藏王国被中共以武力非法占领。因此，西藏问题并不是中国的内部问题。西藏寻求自由，并不是如中共政府向外宣传的分裂主义，因为，西藏本就是一个古老的王国，自古以来不属于中国，何来分裂？

不过，以这种方式解释边界是一项不费力的任务。迄今为止，在国际惯例中，有两个相互排斥的原则：自决和国家领土完整。这是根据政治效用来应用的，25年前，联合国已经重申了西藏人的自决权²¹⁹。但是，如果苏联是合法，并得到国际承认，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不承认波罗的海三国 (Baltic Republics) 也是苏联的一部分，而且，20世纪前，其中两个尚未建国。同样的国际社会，为什么会承认已独立长达数世纪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又为什么欧洲东、西方（西班牙、英国、葡萄牙、法国、奥斯曼帝国等）出现的独立国家是合法的，而大清帝国崩溃后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奥匈帝国 (Austro-Hungarian Empire) 或苏联的革命崩溃分离后，其他王国独立是合法的，而大清帝国崩溃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可以持续非法地占领其他边界国邦？为什么可以承认科索沃 (Kosovo) 或南奥塞梯 (South Ossetia)，但不能承认西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可以持续一系列的反问，但是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中，压倒一切的权利，是强者的权力。国际标准仅用在平衡权力利益。如果弱小国家没有强大的支持者，就无法永远独立于邻国。在过去的时代，天然的地形屏障虽然有用，但是在现代，不能保证可以得到保护。西藏的命运就是一个例子」。

219 John, G. Tibet: the international mistake...



1947年3月，在新德里举行的「泛亚洲会议」，西藏政府应邀派出代表团出席。图为开幕仪式上，前排右二位为西藏代表席位，桌上摆放着“TIBET”立牌。还有，西藏代表座位前方圆形的西藏国旗清晰可辨。此外，会议悬挂的亚洲地图中，西藏也置于中国领土之外。

第十二章

藏蒙民族文明会消失吗？

有观点认为，世界历史的变迁过程，必然会涉及整个人类。自从西方拥有最先进的科技，让西方文明在世界上，分布得最为广泛。而其变体也是多种多样，例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等。世界其他文明国家，对这些西方思想，感到非常陌生及排斥。20世纪，为了让「落后」国家，依照「进步的」资产阶级或共产主义的步骤，变成民主化，国际共产输出革命、殖民主义和全球化主义。最后导致「落后」国家的传统社会秩序和制度，发生剧烈变化和破坏，从而提高了共产「文明进步」标准。如果人们坚持自己的方式生活，就避免不了面对民族解放运动、反革命、内战或非暴力抵抗运动。无疑地，人民如果抵抗外来共产「文明进步」扩张的力量，就会被挂上反动派的罪名（例如，西藏反动势力叛乱）。

「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毛泽东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⁰¹。现实的世界，存在着不同的价值体系。无法划分或决定「落后」和「进步」的标准。它们只是不同，而且无法比较。一些看似落后的事物，也可以是非常「先进」的。共产主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己的制度比资本主义更进步，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落后。

01 Mao, 1966, p.62

从 20–21 世纪，大多数的革命是从外国摄取灵感，藉由训练当地干部或直接介入的方法，植入不同的进步变体意识形态。这些不同的变体意识形态，例如，中国的辛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俄罗斯的二月和十月革命（1917 年）、外蒙古的人民革命（1921 年）、西藏的民主改革、尼泊尔革命以及前苏联、东欧、格鲁吉亚（Georgia）的「天鹅绒革命」等。

西藏一直是一个传统的社会，具有革命的先决条件。西藏人并没有放弃进步带来的好处，但是历史证明，传统文化和佛教教义对他们来说具有更大的价值。从 1951 年来的西藏事件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西藏人民的反抗运动不是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制度，而是要对抗邻邦中国的军事占领，以及摆脱中共强行灌输的外来共产马列主义意识形态。

许多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高原地区西藏王国的西藏人民，从未认为自己是中原国家的人民。西藏人说：「当中共官员来到西藏，宣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时，我们都异常的惊讶。我们有我们西藏自己的历史，我们的历史里，清朝人、蒙古人、中国人等都是居住在西藏领土以外的外国人。当然，中国共产党人试图将我们的西藏史诗当作童话故事般抹去，但是那是我们民族历史生命的一部分」⁰²。藏族人民的集体意识，不仅表明西藏过去及未来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还表明了西藏真实的历史及法律的正当性（合法性）。此外，西藏从来不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

还有一些简单又明显的生命证据，可以证明西藏和中国，不但是不同国度，也是不同古文明区域⁰³。例如，西藏人认为自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猿猴与罗刹女的后代，而中国人自认为是黄帝轩辕氏的子孙。中国人的发源地是中原地区，而西藏人的发源地是雪域西藏。此外，中国的宗教是儒家、中国佛教和道教，而西藏的宗教是藏传佛教和苯教。中国的文字是表意的象形

02 Palden Gyatso, 1997, p.13

03 Norbu, 1998, p.24–26

文字、双音节和单音节，而藏文为字母和双音节。中原地区的统治者是皇帝，藏族的统治者是达赖喇嘛。中原地区的政治体系是官僚和极权，而西藏是神权政治体系。中原地区的传统食物是大米，藏族是糌粑。中原地区的艺术和文学描述的都是俗世世界，而西藏的艺术和文学都是宗教性的，等等的极大不同。

西藏人和蒙古人各自发展了自己的文明，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圈。蒙古文明的形成，与许多民族文化的彻底融合有关，特别是在成吉思汗和其继任者不断的征战之后。尽管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在中世纪时期，也有一小部分，无藏人居住的藏地，遭到蒙古及中国军事占领。笃信藏传佛教的蒙古可汗一再帮助西藏以单一神权体制治理西藏。他们的保护与支持，扶持了西藏的神权政治，帮助了萨迦派、格鲁派的崛起，并进一步促进藏蒙文明的发展。

西藏人认为，只有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化身的达赖喇嘛，才能够领导西藏走向高贵的精神文明⁰⁴。他们也常常说，追求精神上的高度文明和神圣的灵性成长，比起俗世过眼云烟的繁华和权势，对西藏更有益处。一般世俗的国王统治，常常会因内战导致国家的瓦解分裂（大约和蒙古一样）。然而，由于西藏的法王与蒙古可汗，以及满清皇帝一直有私人的「檀越关系」或「师徒关系」，不但保护了西藏佛国圣土，还避免被并吞成一省。这种关系的概念，很难用现代的国家权力来定义，但是，也没有理由反驳。

与欧洲和大清帝国不同，在中共政府进行民主改革之前，西藏并没有阶级对抗。神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适合西藏人民。中共所谓的西藏「农奴」，事实上是一般农民，而中共口中的「奴隶」是家庭的雇佣。在神权制度下，实践慈悲、布施、放生等帮助众生的行为，是人民生活的准则，因此，即使是中共口中的封建神权制度，西藏人民也没有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土般，过着悲惨不堪的日子。

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西藏和蒙古的文明圈，从准噶尔 (Dzungaria, 北疆) 到贝加尔湖 (Lake Baikal) 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的南坡，成为大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势力影响范围。尽管如此，西藏人和蒙古人依旧过着传统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自己的宗教、社会结构、传统经济、习俗等。俄清两大帝国设置特别外交部门，捍卫其独特性。此外，当时的藏蒙文明正在整体发展中，帮助并维护了，从喜马拉雅山脉到青海湖 (Kokonor)，再到蒙古北部和西部，几个世纪以来累积的联系和路线。与共产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不同，俄罗斯帝国和大清帝国，从未煽动阶级仇恨、破坏宗教、消灭传统文化和全面夷平城镇。

俄罗斯帝国革命和大清帝国革命，对藏蒙文明圈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其新建立的共和国国家，并不是君主制，而是共和国的思想体系。其思想基础是，消灭封建社会、封闭边界、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统一。革命后建立的新国家，中华民国是资本主义，苏联则是社会主义。外蒙古通过苏联的帮助，成为一个被承认的独立国家，但是却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导致了种族和文明圈的人为分裂，破坏了俄罗斯和蒙古的传统文化。

不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未曾要巩固与西藏的关系，或承认西藏独立。他们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比历史真相和国际法更为重要。身为弱小国家的西藏和蒙古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过去的几十年，没有任何一项的改革，足以使他们的国家变得强大，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干预，而中共政府在史达林的帮助下，成为了最强的干预大国。西藏的命运就是如此地，被外界决定。

史达林去世后，中共就不再受到其共产同盟伙伴的指导。毛泽东指责苏联为修正主义国家，并提出自己的毛派共产主张。讽刺的是，原来，史达林特意经营的长期战略，却在无意中，反而威胁到自己的国家。

毛派共产并没有将革命思想从中国输出到西藏，而是自己私下处理了。汉族至少在革命中得到了一些好处。推翻外蛮（满族）统治，废除西方国家施加的不平等条约，并建立了一个，以汉族为主的统一的国家，此外还将大清国的前属地和附庸国纳入其所有权。在国际社会看来，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汉化、和大量的汉族殖民化。中共汉族当局决意将少数民族汉化和现代化，让他们快速融入汉族文明圈。藏蒙古文明几百年的历史几乎被共产党完全摧毁了。

西藏被中国并吞后的结果，可以从人道主义和文明，这两方面来看。根据人道主义的观点，主要注重的是，是否提高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准。虽然，中共成功地，降低了婴幼儿死亡率、改善健康状况并推动扶贫计划，但是，在他们改善这些情况前，在毛泽东时代，已经有相当多的西藏人民惨死于共产党的迫害及政策下。尽管物质财富增加，但是直至今日西藏持续动荡不安，意味着藏人心中的反抗与日俱增。这证明了，人类并不是牲畜，「不是有饭吃就满足」。理由在哪里呢？这就要探讨人类的「文明」了。

原因是藏族人民希望保有藏族自古以来的文明，而不是被强迫汉化成为汉人。然而，西藏被中国并吞后，中共就在西藏强行灌输外来的、陌生的文明模式，并强迫西藏人民全盘接受。

中共在思想领域，强行推动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近几十年来，对藏蒙文明圈的直接破坏，转换成「软性」的中国化（汉化）和西方化。中共政府希望中国所有的民族成为一个单一的文明圈，但是事实上，他们属于不同的文明圈，其中包含中国（汉族）文明圈、藏族文明圈、蒙古文明圈和伊斯兰文明圈。比起变成有钱的中国人，西藏人民更喜欢拥有贫穷和民族自决。「一旦一个民族的语言、服装、习俗和其他重要的民族特色消失后，那么该民族也就灭亡了，因为它已经变成另一个民族。…他们深信的信仰和深爱的宗教被大大削弱了，并且因为当局禁止他们的信仰，反而加深人民对宗教的热爱

和虔誠」⁰⁵，十世班禪喇嘛在文化大革命前所说的这些话，成为了预言。这就是为什么藏族的文化、宗教和习俗难以被消灭的原因。然而，中共当今的「软性」现代化方法，比从前的暴力手段更为危险，因为它改变了男性的动力和价值体系。

共产党自认为是唯物主义救世主的意识形态，因此，中国迫害宗教的理由，一直是反覆无常。这与中共的实用主义并不矛盾。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合法化了一系列中国变成消费主义社会和全球化上的配置。毕竟，共产党人认为宗教只不过是人类的虚幻小说。

和以往一样，中共领导人相信宗教是一个必须被消灭的目标物，即使，有一些时期，必须为了政治目的来利用宗教。从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的谈话，就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消灭宗教的战略方向：「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无神论，宣传无神论。…在我国随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失。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消除。我们解决宗教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逐步消除宗教赖以存在的根源。换句话说，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就科学世界观和文化水平而言，有必要提高人民的素质。…共产党员必须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不仅要成为无神论者，而且还必须提倡无神论，必须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观」。此外，江泽民表示：「我们主要的方向是同时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简而言之，精神文明的建设，是要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对一个有理想、道德、文化和纪律的社会主义者，进行教育。…经济越发达，物质生活水平越高，就越需要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和建设精神文明」。

共产主义者表面上不禁止宗教，但是，却刻意让宗教处于唯物主义的不

05 Panchen Lama, 1997, p. 69-70, 52

利地位。他们认为，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应该要随意改变主要规定（为了褻渎神）。这种方法是为了让宗教变成「落后」的代表。对应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宗教的唯心主义在中共刻意制造的公开对抗中，理所当然地被击败和抹黑。

中共当局不了解传统的藏族经济是如何运作，因为，西藏本身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体系。中共一直认为西藏是落后的，而且是必须破坏再重新改革（透过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又或者透由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现代化（当前战略）的影响。中共深信，提高产业生产率和消费是西藏光明未来的关键。原来无法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平均分配，现在变成了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仅用物质上的舒适度来衡量。然而，破坏西藏传统经济，导致该地区无法再如祖先一样，自给自足，在经济上变成一定要依赖中国，加速了西藏独特文明的消失。回顾来看，大清帝国满族的措施，是真正保护了「少数群体民族」，使其免于受到「多数群体汉族」的同化。

西藏已经被中国并吞，然而，中共政府从来没有问过西藏人民，是否希望西藏有民主政治、现代化以及改变其文化和社会结构。历史的进程，虽然表明了藏族人民的反抗，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总是无视藏族人民的意愿。中共完全统治并控制了西藏，面对西藏问题自然没有半点妥协的想法。中共政府的「诚信」问题，不再受到挑战。因为，「国际社会」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无视西藏现状，甚至从未讨论中共占领西藏的合法性。

如今，藏蒙文明圈随着其所属国家的发展轨迹，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中国、俄罗斯和独立的外蒙古正朝着后工业发展和全球化迈进。在这种情况下，生产主义和资产阶级平等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即使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此外，共产国家保留少数民族文化，大多数的目的只是为了宣传另类文明旅游赚观光财。

藏蒙文化圈避免这种情况的唯一方法，只能依靠传统主义和藏传佛教的意识形态。在俄罗斯、中国和蒙古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在喜马拉雅山脉的藏族地区，依然可以保存古老藏族文明，例如最近纳入印度的锡金、拉达克和阿鲁纳恰尔邦 (Arunachal Pradesh)、不丹及尼泊尔。为了实现此一目标，需要这些社群的文化相互融合。他们可以成为，未来复兴藏蒙文明的精神源泉。

第十三章

西藏 2010-2019 年

岁月并没有停下脚步，《被隐藏的西藏》初版（俄文）至今匆匆已过了十年。2010 年之后，西藏又发生了一些无法令人视而不见的重大事件。此书的再版增订，也将这些事件的始末，加入书中。然而，逝去的岁月中，中共的大外宣也从未停止在世界宣传陈腔滥调的宣传影片⁰¹，并在全球网路媒体上一再的大量复制，尽管这些都是捏造的事实，但是却是一个有效的宣传手段。这种伪造的历史，与传统的古老中国战胜者写的史书一样，并不在乎事实真相，新王朝只为匡正自己的正当性，而恣意篡改史实。关于这个论述在前面已经详细介绍过，不再赘述。

中国的历史神话论述基石是：中国是一个历经多个王朝，拥有数千年文化的古国，其中还包括外族的统治。然而，本书中，我将简要地反驳，打破这个中国历史神话。这个中国神话，让中国成为世界历史的唯一特殊例外，其他的世界国家在其历史的记载中，均经历过分裂、合并、消失和恢复国家地位等。在前面我已经特别阐述「并吞中原的外国王朝」，例如蒙古联邦的大元王国和大清帝国，事实上都是外邦帝国，中原土地当时是这些外邦帝国领土的一部分。他们并不是属于中原的大元王朝、大清王朝。根据新资料，

01 西藏民主改革白皮书，中国国务院，2019

我表明了西藏并不是大元王国和大清帝国的一部分，也不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最近已经出版的许多刊物书籍，其中一些以中国为中心来解释中国、西藏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书籍，受到学者严格的分析⁰²。

由于中共的刻板大外宣，导致普遍认为，关于西藏议题应该以中国的资料为优先，其理由是，因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这并非是正确的，因为西藏被中共占领之前，就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应该以研究其他国家历史的相同方式来研究西藏历史，即主要采用西藏本国历史资料，而不是中国外来政权的资料。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西藏难民被迫离开家园，所以他们对中国有偏见。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蓄意捍卫其对西藏的统治，因此屡屡伪造资讯发布假讯息。从中国共产党的资料中研究西藏历史，就如同从毛主义的教科书中研究俄罗斯的历史一样。因此，应该以西藏的资料为优先，即使其中有一些失真。再之，应该将这些数据，先与来自国际独立组织的资料进行比较、分析，而非仅采用来自中共的资料。总的来说，如此比较之下，与中共的资料相比，西藏的资料对西藏真正的历史及其地位的描述，更为真实。来自大清帝国（并非中国）的资料虽然也重要，然而，那些资料主要是由汉民族所编写，其中也包含对西藏历史和地位的扭曲。

下面我将讨论过去 10 年发生与西藏问题相关的重要事件。

自治、人口统计、经济、教育和文化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西藏自治区改革六十年白皮书：「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伟大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是西藏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点，是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

02 中国和各国人民的自决原则，圣安东尼国际评论 6，no.1，p79-102，2010

起点」⁰³。

尽管如此，西藏的经济发展仍旧落后于中国。中共政府推动大型开发计划，进一步发展西藏经济⁰⁴。这项计划中，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西藏自治区，连同其他的藏族地区⁰⁵，都一定要确保移民西藏的汉族（中国人）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因此，西藏的经济增长，主要利益到汉人，而藏族在经济上日益被边缘化。

这种增长的代价是西藏长期依赖中国的补贴。中共中央援助发展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机场和通讯系统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中共北京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并将西藏自然资源大量输送到中国。然而，当地藏人并未获得，中国资方采其矿场和水资源的任何补偿。公路网扩建、矿产资源开发等大型开发项目⁰⁶，占了中国投资的绝大部分。这类开发项目的例子，包括预计 2030 年开通的日喀则到吉隆（藏尼边境）铁路，将使尼泊尔与中国更加紧密连系在一起。另一条由成都直达到拉萨的铁路，也预定在 2030 年完成，将可缩短行车时间 30 个小时⁰⁷。

中共当局持续对藏人强加毛式共产主义价值观，为了展示中国长期统治西藏，更拨出巨额资金，修复其统治部门如党委办公室大楼、毛共式军事、行政机构等，大力「展秀」其宏伟的气势，还有，拍摄一连串的宣传影片和共产式样板电影，刻意歪曲西藏的历史⁰⁸。

根据参访当地者的描述，布达拉宫附近的博物馆内的常年「恐怖旧封建

03 西藏和平解放 60 年，中国出版，俄文

04 西藏民主改革白皮书，中国国务院，2019

05 国民族融合与发展，Han E., Paik Ch, 世界发展 no.93, p31-42, 2017

06 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中间道路仍然是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案，CTA 对中共西藏白皮书的回应，2016，莫斯科，p51-53 俄文

07 西藏高原军事化及其意义，Tsultrim T. 2017, p155-156

08 中国政府花费巨资在西藏推广红色文化，NikoIskii V., 2011 俄文

社会农奴展」中展出的「恐怖感」，除了伪造的展品外，还添加上连续录音的鞭打声、拖行的铁链声和农奴痛苦的呻吟声等的音效。其他各个地方，包含海报、户外看板等，全方位地赞颂中共现代领导人「解放」西藏后，带来的幸福和繁华景象。

拉萨西边重要的圣地大昭寺南面有一座西藏僧人更敦群培 (Gendun Chopel) 纪念馆。在纪念馆中他被赞扬为：「西藏革命党的积极成员，一位伟大的革命僧、反封建、反宗教、反帝国主义、热爱中国…然而因为他参与了革命党，受到拉萨贵族监禁及残酷刑罚，最终导致死亡」。其邻近有一个「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遗址的博物馆：「象征着中央政府和西藏一直都有很深的联系」⁰⁹。这里有许多的「政治性重点观光展示馆」都是在宣传伪造的西藏历史。也是中共对西藏人实施「爱国教育」的其中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为了掩饰自己的侵略事实，伪造对自己有利的历史，取代西藏真实的历史。

誓必破坏西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中共西藏政策，已逐渐逐渐形成文化的种族灭绝。然而，这一指控，还未被世界接受。原因是中共用不同的方式，向世界大外宣自己，也在自己统治的领土内做政治宣传。中国法律赋予少数民族的权利与现实少数民族可得到的权利是相差极大。此外，没有国家愿意为了藏人与中共政府起冲突。经济和政治利益比真理和「人权」重要，甚至为了那些利益，而准备在其他地区发动侵略战争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毫不奇怪，中共当局的唯一手段是隐瞒真实情况，并阻止外国人进入，发生动乱的藏族地区。有资料显示，在西藏自治区的一次非公开会议上，一些中共书记表示，西藏自治区应该被纳入到中国邻近的省份中，以便抹去「西藏」这个名称。更有些人建议注销所有少数民族的种族身份，「融入」汉族人口。实际上，这些都是针对身份上的种族灭绝提议。中共对外宣称，西藏抗议活

09 <http://itibettravel.com> ,barkhor-street

动并不是因为民族政策的失败，而是来自海外分裂份子的煽动¹⁰。虽然，中共尚未进行身份种族灭绝，然而，文化种族灭绝依然持续进行。

联合国的谘询顾问，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调查报告指出，毛泽东时代在西藏进行了种族灭绝的罪行。这项调查结果报告至今尚未被推翻。此外，最近公布了许多见证人的陈述，证明在同一个时期，另一个少数民族蒙古族，也是中共种族灭绝的受害者¹¹。中共对蒙古族进行的种族灭绝并不为人所知，但是中共对蒙古族所采取的种族灭绝行径，与对藏族的手段类似。

中共在西藏实行同化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可能中共当局意识到西藏「没有藏人，就没有问题」。如果西藏人被同化，并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么祖国对西藏的占领，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胜利。

这与一项有趣的研究相吻合。该研究的统计分析指出，2008 年以后藏族地区抗议活动的扩散和频率与正式注册的藏传佛教寺院的数量，以及，某些藏传佛教教派历史统治地位有绝对的相互关系，并且与汉族人口百分比比例，成负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汉族人口存在的因素，似乎起着重要作用，但并不取决于居民总数和人口密度。换句话说，如果让大量藏族生活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并且让当地的汉族人口比例大于藏族，就不大可能发生藏人抗议活动。该研究的学者认为，中共政府的奖励汉族的移民和定居政策，可能可以成功地降低「控制藏族」全人口的压力，以及减少藏族抗议活动的因素。换句话说，无论该地区有多少藏民，只要汉族的势力强大，藏族的政治性抗议活动自然显得渺小及微弱。这意味着，汉族势力强大的存在，代表国家安全机制规模更大，从而减少藏族运作政治动员的可能性。研究学者还指出，他们在西藏自治区的「边境」中发现，高山上的藏族地区住民并非全都是藏

10 西藏的文化种族灭绝报告，达兰萨拉，2017

11 内蒙文革期间蒙古族种族灭绝有关文献，东京，风响社

族，还包括汉族、回族、羌族和其他族裔¹²。

除了西藏自治区外，其他的西藏自治区内，大多数的人口是汉族。来自中国的客运量不仅持续增长，前往西藏自治区的飞机和火车班次也在增加。随着 2006 年通往拉萨的铁路通车，那里的汉族人口急遽成长。1981 年拉萨的观光客只有 1,500 名，2007 年高达 403 万人¹³。2011 年西藏自治区的中国观光客有 843 万人，外国观光客有 27.08 万人¹⁴。2012 年 1-5 月有 145 万名观光客访问西藏自治区，此外，西藏自治区旅游局估计 2012 年度的观光客目标人数可达到 1,000 万人次¹⁵。西藏自治区观光人数不断升高：2017 年 1-11 月到访拉萨的中外观光客达 1,596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17%¹⁶。2018 年旅游流量达到 3,368 万人次¹⁷。2019 年 1-3 月旅客人数达 138.46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30.1%。大多数的游客来自中国。预计 2019 年到西藏自治区旅游的人数将达 4 千万人次¹⁸。

真正到拉萨旅游的人数，应该少于「人次」，因为其中包含重复进入。如果这个人次仅是指拉萨（甚至整个西藏自治区），那么就不包括其它西藏自治区的旅游人数。这意味着整个西藏的观光「人次」更为庞大。尽管「人次」的数字应该大于游客总数，但是，很显然地每年有数百万人到西藏旅游。然而，绝大部分的观光客都是汉人，接待汉族的旅游业已经成为西藏汉化的重

12 西藏政治抵抗的动态：宗教压迫和人口变化的争论，Han E., Paik Ch., 2014, 中国季刊 v.217, p69-98

13 去年有 400 多万游客到西藏旅游，<http://www.businessrest.ru>, 28.07.2008 俄文

14 2011 年西藏接待游客约 870 万人次，<http://russian.people.com.cn>, 09.07.2012 俄文

15 西藏游客数量增加，<http://russian.people.com.cn>, 09.07.2012 俄文

16 今年 1-11 月西藏拉萨旅游人数最多，<http://russian.news.cn>, 22.12.2017 俄文

17 西藏在春节期间的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增长了两倍，<http://russian.news.cn>, 06.07.2019 俄文

18 西藏旅游人数有所增加，<http://russian.people.com.cn>, 06.07.2019 俄文

要因素。移民西藏的中国人（汉人）可以得到住房、设备用品、教育、薪水、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优惠和补助。

藏人的情况不同，他们需要得到官方的许可，才能在自己的家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即使只是短暂的移动。人民武装警察和地方公安局在主要道路和市郊的寺院，设立检查站。在这些检查站，藏人被彻底搜查任何可能被认为是非法或分裂主义的物品，例如达赖喇嘛、西藏国旗等的照片。拉萨火车站到达的藏族群众必须遵守严格的入境要求。藏族乘客被送到警局，每个人都必须出示当地担保人证明。然而，其他非藏族的民众，不在此限，他们可以自由地从火车站前往各处。许多藏人报告说，在申请进入或离开西藏自治区许可证时，会遭遇许多困难和障碍¹⁹。

大多数的观光客前往拉萨，这是西藏自治区内最大的汉族居住地。拉萨市内的汉人地区比藏人地区大得许多。在过去 20 年期间，拉萨市已拆除了数百座历史悠久的藏式建筑物，包括布达拉宫脚下的雪村。21 世纪初，占拉萨面积不到 2% 的旧城区，已被现代中国建筑所覆盖。当局政府计划在 2020 之前，将拉萨变成现代化的旅游中心。2013 年拆除了拉萨旧城区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老建筑物。来自不同国家的藏学者向中国政府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请愿书：「对拉萨古城及其周围地区许多传统建筑遗产的迅速破坏表示严重关切」²⁰。

中国城区正在西藏各地建设。显然，仿制内蒙古，中国人城区和定居点正在增长和快速增加。2010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西藏社会经济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到 2020 年让西藏人民平均纯收入「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该战略假设届时西藏游牧民已过渡到定居生活方

19 西藏从未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间道路是一个可解的方式，达兰萨拉，2018，DIIR, p96-97

20 拉萨的毁灭在新的图像中显现出来，<http://www.savetibet.org>

式、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稳定和进步。一如以往，在西藏的汉族移民积极参与其中，中共政府给予最优遇的补贴和福利，鼓励更多的中国人来西藏工作。最近，更有大量的中国商人涌入。为了增加汉族人口移居西藏，北京正在筹备密集的道路交通网和住房建设专案计划。试图赚取「快钱」的中国移民大量涌入，导致西藏的精神价值和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同时，藏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也促成了这一点。中共当局将游牧民从故乡搬迁到定居点的政策依旧持续进行²¹。

2011年6月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移民政策并非只是单向，而是双向。汉族移民到西藏，而藏民移居到中国的省会城市。其中推测，每年约有超过一百万，来自西藏自治区和其他省份的西藏自治区的藏人前往城市²²。这种迁徙加速藏人的汉化。

西藏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也有助于汉化。预计所有这些城市将在几十年内，成为汉族人口比例多数的城市。为了促进城市发展，国有企业和外资公司大量收购农村土地。这些农地是藏族农民从历代祖先继承下来的祖产。现在，这些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必须找其他非技术性工作谋生，所以通常都只能当临时工。如果中国当局按照当前城市化的需求，进行土地征用的速度继续下去，那么西藏许多地方的土地，将成为中国移民、中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财产²³。

为了加快同化藏族的脚步，中共当局使用毛泽东时代的手段，「推动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2014年6月18日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主持召开民族通婚家庭座谈会，计划以民族通婚，促进「民族团结」²⁴。

21 文化种族灭绝，2017

22 汉藏人双向迁徙的勘探证据，<http://russian.people.com.cn,09.07.2012> 俄文

23 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2018，p194-195

24 利用民族通婚来战斗分裂主义，唯色，<http://highpeakspureearth.com>

根据『华盛顿邮报』2014年8月16日报导（其他各国媒体亦广泛报导），中共积极推动民族通婚，显然是企图同化藏族，并杜绝层出不穷的族群对立。统治西藏自治区的中共官员，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一系列有关民族通婚的文宣，宣传异族通婚的美好。根据中共政府公开的报告，当局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推动这一项计划。2014年8月发布的有关这项政策报告中，中共西藏自治区研究报告指出，过去5年来，通婚人数逐年增加，从2008年的666对增加到2013年的4,795对。报告中未说明成长原因的细节，但一般认为增长归因于社会福利、生育权、休假、奖金以及通婚所生子女的就学、就业和加入中国共产党等的优惠政策。藏族作家唯色指责推动藏汉通婚是一种恶劣的殖民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策要求民族通婚的夫妇，尽早决定其子女的种族，登记注册。然而，多数人宁愿选择自己的子女为汉族，而不是藏族。因为他们认为，成为汉族可以带来更多的利益和机会。此外，民族通婚家庭常常因为成为民族团结的楷模，而得到表彰²⁵。

同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丧失母语。双语教育政策在「中国本土」的实施，不同于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的教育，主要目的是要他们接受「一个中国」的意识形态。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可获得的文献资料来源，大部分是由中文翻译而成，而这些资料大多涉及政治意识形态²⁶。

藏区的学校推行两种教育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藏语学校，除了汉语外，所有的基本科目都是用藏语授课。四川省的西藏自治区引入藏语学校模式时，小学的入学率很高。然而，因为许多学生离开，藏语学校的中学生人数大幅下降。第二种模式是汉语学校，除了藏语课外，所有主要科目均以汉语授课。市面上出版的藏文书籍和阅读资料仅有5%，而95%都是中文书籍。西藏的藏族学生很难获得高等教育，因为他们必须具备良好的汉语程度和学

25 中国在西藏推广异族通婚，加强民族团结，Wan W. 华盛顿邮报，16.08.2014

26 西藏双语教育政策，Tenzin K. 莫斯科，2019,p.254-259

识。许多藏族学生毕业后，依旧找不到工作。因为西藏的就业考试，尤其是公务员考试，需要有良好的汉语专业知识。因此，非常讽刺地，藏人不懂中文²⁷，就无法在西藏找到工作。近年来，藏族青年毕业生多次抗议歧视性语言政策。结果，许多年轻人被指控犯下一系列严重的罪行，例如，分裂主义、破坏民族团结等。2009–2010 年中共逮捕了 50 多名藏族作家、歌手和诗人²⁸。

中共对藏族的教育汉语化日益明显。即使寒假期间也禁止志愿者免费教授藏族学童藏文和西藏文化。中文宣传伟大的共产党小本子中，经常将西藏贴上「落伍」的标签²⁹。据估计，藏族官员的语汇中，中文占 1/3 至 1/5。总体而言，在西藏，藏语日益被边缘化，并脱离了行政和教育领域³⁰。

尽管交通不断改善，由于西藏的票务、运输系统和银行业务均使用中文，结果造成，许多藏人即使在西藏移动，也困难重重³¹。那些会说流利藏语的藏民，因为不会说写中文，出门处处不方便，而感到自卑。许多自称为藏族的人，说中文会感到更自在舒坦³²。

汉化的方法之一是，让藏族游牧民定居一处。大清帝国末年，曾宣布这项政策。现在中共政府就以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为藉口，进行此一政策。早在 1956 年，朱德等其他中共领导人，就谈及将藏族游牧民定点居住的必要性。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早被中共宣传为落伍的传统。内蒙古的游牧生活已被中共消灭，对西藏，也已经进行到了最后阶段³³。这里不再重复已叙述过的内容（参考本书前章节）。作为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我会指出「落

27 Tenzin K. 2019, p254–259

28 历史、记忆和阻力：对七万言上书的历史评价，Desai T., 莫斯科，2019, p107

29 西藏自治保留地，Eremina D., 2013

30 文化种族灭绝，2017, p.70–83

31 Tenzin K. 莫斯科，2019, p.155–156

32 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2018, p.122–127

33 文化种族灭绝，2017, p.83–92

伍」这个名词，并不适用于游牧生活，而是适用于致力于消灭游牧生活的中国共产党人。很显然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共产主义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同意藏人的观点：「中共政府从来不了解牧民的生产、经济和生活方式。中共一直专注在可耕地上，而不是在历史上最近收购的更大面积牧区土地。对中共而言，耕地仍然是主要模式和基准，而相对更适合于广泛土地利用的旱地（草原），却被认为是没有生产性的。中共没有制定涵盖所有生产地貌的全面政策，而是继续推动广阔的牧场变得更像农田。许多牧场政策都有这个意图，从粗放生产到集约化生产的过渡，是他们明确的目标。然而，他们绕开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这些旱地（草原）是否实际上可以持续地支持集约化土地利用」³⁴。

中国企业在中共政府的支持下，开采西藏自然资源，然而，过度的开发破坏，常常引起藏民的抗议。这通常发生在游牧民地区，同时，这些地区的牧民正被中共政府强迫迁移至定居点。抗议活动受到中共严格镇压，罪名是违反政府政策。牧民遭到拘留，并被处以巨额罚款³⁵。也有一些情况是，中共政府藉由成立自然保护区名目，将牧民赶出他们的土地，然后再颁发采矿许可证给中国企业在自然保护区内采矿。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长期以来的怀疑，就是将西藏游牧民逐出牧场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给中国矿业公司开路³⁶。

还有一个主要的潜在威胁是在西藏河流上修建大型水坝。这项建设的目的是，加快矿山开发速度、实现城市化和大规模汉族移民西藏以发展西藏部分地区。有些地方因为修建水坝，导致当地藏民被迫迁离他们的土地。尽管有科学家发出风险警告，然而，中共政府依然在地震易发区修筑水坝。科学

34 浪费的生命：中共结束西藏牧区生活运动的批判性分析，2015，人权中心，p.25

35 中共以邪恶罪，判处 21 名藏人入狱，E. G. [https://tibet.net.](https://tibet.net/)，2019

36 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2018.，p.143-145

家认为，这样的大型水坝既可以引发地震，也是地震的受害者。地震破坏大型水坝会引发连锁反应，从而扩大地震的力量和影响。一位中国的学者指出，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都是其附近的大型水坝引发的³⁷。

虽然西藏尚未发生环境危机，但是为了满足中国的需求而被破坏的自然生态，加上自然因素（例如，冰川逐渐消失），不仅对西藏，而且对南亚诸国的未来自然生态环境都构成了威胁。如果不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而是，西藏人民有权力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上述这些威胁和危险都是可以避免的。然而，保护西藏自然生态，最好的方法，正是中共政府正在破坏的那些「落后」的西藏传统生活。而达赖喇嘛对环境保护的考量与现代科学是一致的³⁸。

宗教

2018年4月3日中国国务院发表「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其中的基本政策：「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正常宗教活动…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国家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但不干涉宗教内部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各宗教团体、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自主办理宗教事务…」³⁹。然而，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主要政策之一就是孤立和抹黑十四世达赖喇嘛。这项政策执行的粗鲁程度，已达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例如，2013年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发表一篇文章，其中呼吁：「深入开展新旧西藏对比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全区各族群众感恩党、听党话、跟党走…教育引

37 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2018., p.149-151

38 十四世达赖喇嘛谈西藏生态环境保护，西藏政策研究所，达兰萨拉，2017

39 保护宗教信仰自由，China Daily, 04.04.2018

导各族干部和群众，将藏传佛教与十四世达赖喇嘛区分开来，将十四世达赖和达赖的称号区分开来…」⁴⁰。尽管中共政府大力抹黑、诋毁十四世达赖喇嘛，藏人依然尊崇他们的精神领袖。例如，2015 年尽管中共政府一再禁令和威胁，西藏各地仍有许多地方公开庆祝达赖喇嘛 80 岁生日诞辰⁴¹。

藏人的宗教信仰一直是中共当局关注的重点。在这一个问题上，中共持续推动「反达赖喇嘛」和「反分裂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加强对宗教控制、管理、操纵和褻渎的政策。中共在各地寺院设立监控机关（民主管理委员会、工作小组等），进行干预宗教活动：例如人为地限制僧侣人数、关闭一些寺院、摧毁一些宗教活动场所、寺院内安置武警和军队、严格限制条件进入寺院、不断在寺院内对僧侣进行长时间的洗脑大会、接受政府补贴的藏人被迫手取下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画像，并将毛泽东和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照片放到佛坛上等管控、破坏、褻渎藏传佛教的行为⁴²。最近，更有人提议在拉萨竖立，过去被派往西藏的历任清朝和中国官员的雕像。2019 年，中共当局发起一场全国性运动：「全国反犯罪运动来谴责达赖喇嘛的同情者」，鼓励人们谴责、批斗社区内，如有丝毫同情达赖喇嘛集团的人⁴³。

2007 年 9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宗教事务局『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第五号令生效开始实施。其目的是，可以合法地让中共的权力深入藏传佛教，控制其转世祖古 (Tu1ku) 人选，破坏佛教教规，违反佛教教义。当中，主要的目标还是：任命一位亲中共的人选，担任下一任的达赖喇嘛，就如同中共现在认证的「假班禅喇嘛」一样。中共官员一如既往地表示，转世

40 中共西藏党委书记计划将达赖喇嘛从藏传佛教分开, Wangchuk Ts., 西藏公报, 2013., vol.17, no.6, p.27

41 藏人不顾中共禁令, 庆祝达赖喇嘛生日, 西藏公报, 2015., vol.19, no.4, p.19

42 藏人被迫放上习近平照片: 西藏的宗教镇压加速, <https://tibet.net>, 2019

43 中国利用全国反犯罪运动来谴责达赖喇嘛的同情者, 人权观察, <http://tibet.net>, 2019

达赖喇嘛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只有中共中央才有权力任命达赖喇嘛的继任者⁴⁴。

2011年9月24日在达兰萨拉举行的第11届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和苯教领袖会议上，达赖喇嘛就转世问题的佛教历史和传统发表声明，批评中共当局操纵喇嘛转世的企图，包括他自己的转世。会议通过了支持达赖喇嘛声明的文件。该文件的连署人为27位四大教派和苯教的领导人，以及西藏流亡政府(CTA)宗教文化部部长贝玛秋杰(Pema Chojor)和前总理颀东仁波切(Samdong Rinpoche)⁴⁵。

此外，2011年9月24日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就他的下一个化身，发表了特别声明。在声明中详细解释达赖喇嘛转世制度的历史和传统，以及如何开始寻访转世灵童。他说：「事实上，早在1969年，我就明确表示，有关达赖喇嘛的转世，今后是否应该继续下去，应该由广大信众决定。然而，当信众表达寻找达赖喇嘛转世的强烈愿望时，如果缺乏明确的指导方针，政治势力或既得利益者，会滥用转世制度谋取个人的政治利益，尤其是在使用清朝的金瓶掣签（中共当局强调必须采用）时。事实上，真正经过金瓶掣签程序认证的只有一位达赖喇嘛和第8世及9世班禅喇嘛。

关于转世，达赖喇嘛强调：「再次转世，皆由转世者本人的愿力，或最终的业力、福报、以及发愿等力量所形成。因此，转世何处、如何转世、如何认证等，是转世者自己的不共因缘，绝非由他人强制、压迫、或是为所欲为的情况下产生。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否认有「前生后世存在」的中国共产党政府领导们，以权力干涉转世认证，尤其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是极为不妥。这种与自己政治理论背道而驰的虚伪恶行，实属厚颜无耻，世人皆会有目共睹。若发生上述所言，所有藏族同胞，以及国际藏传佛教的信

44 中国将决定谁是达赖喇嘛的转世, Beech H., <https://time.com>

45 中共对转世喇嘛的控制：与佛教僧侣的对应问题, Kuzmin S.L., 2017

众团体，也坚决不会承认和接受…除了通过佛教教义合法方法承认的转世外，任何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都不应承认或接受，因政治需要而选出的所谓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切记！」⁴⁶。

2019年11月27-29日第十四届西藏宗教领袖会议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包括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与苯教领袖、代表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只有14世达赖喇嘛有权决定他自己转世的认证方法，没有任何政府有认证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权力」⁴⁷。

承认达赖喇嘛有权利，在没有中共政府的干涉下，决定他自己的转世。此一决议，受到中共政府及其海外代理人的指责。然而，格鲁教派的信众，并不赞同中共政府的观点和作法。西藏其他教派也持相同认证转世观点。例如，噶玛噶举教派17世大宝法王乌金钦列多杰表示说：「达赖喇嘛是唯一可以决定其轮回转世问题的人」⁴⁸。

与此同时，中共政府任命的「假班禅喇嘛」确吉杰布正在扩大，在中国的工作。中共十九大关于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确吉杰布在会议上表示，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也曾宣称：「藏传佛教就诞生在古老中国，是中国宗教，不是外来」⁴⁹。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荒谬的，众所周知，藏传佛教不是在中国古代诞生的，也不具有中国特色。

2015年3月7日第12届全国政协第3次会议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上，确吉杰布表示：「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照耀下，各族群众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传统文化得到充分保护，宗教活动得以正常进行。这些，可以说是功

46 达赖喇嘛的轮回转世 ,<https://www.dalailama.com>

47 达赖喇嘛为第十四届西藏宗教领袖会议加持祈福 ,<https://tibet.net>, 2019

48 大宝法王说转世问题由达赖喇嘛自己决定 ,<https://www.rfa.org>

49 Nikolskii V.,<https://savetibet.ru>, 2017

德无量的。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和进步，是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导下取得的……」⁵⁰。这些话宛如是共产党干部的样板式报告，而不是一个出家喇嘛会说的话。

在『西藏民族改革 60 年，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落实』专访确吉杰布中，他表示：「西藏民族改革 60 年来，中央政府依法维护了藏传佛教的正常秩序，西藏在宗教事务上，充分遵守了，党的基本原则，西藏地区充分执行了宗教自由政策。藏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力得到依法保障，宗教活动正常有序进行，藏族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得到了有效满足，藏传佛教正沿着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针对自身的体会他说：「现在西藏广大宗教界代表人士和寺庙僧尼紧密团结在爱国爱教的旗帜下，秉持教规戒律，潜心精进闻、思、修，自觉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努力造福信众和社会」⁵¹。

2019 年 5 月 5 日在拜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时，确吉杰布保证：「一定不辜负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一定铭记中央领导的谆谆教诲，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宗教和谐做出贡献」⁵²。

藏人被迫朝拜假班禅喇嘛确吉杰布。2019 年 5 月 21 日，40 名获得拓然巴 (Geshe Doramba) 高级学衔的僧侣，被迫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内向确吉杰布献上哈达进行朝拜仪式⁵³。2019 年 6 月 22 日确吉杰布当选为中国佛教

50 随着真正的班禅喇嘛生日临近，中共安排演讲试图合法化假班禅，<https://www.savetibet.org>

51 中国班禅：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落实，<http://eng.tibet.cn>

52 汪洋会见 11 世班禅喇嘛，<http://russian.news.cn> 俄文

53 四十名藏族僧侣获得佛教最高等学位，<http://russian.news.cn>

协会西藏分会会长⁵⁴。

中国共产党不仅利用确吉杰布控制西藏佛教，还干涉了其他国家事务。2015 年三位热衷于经济活动的外蒙古住持在蒙古进行一项政治活动，以谋求中共政府的经济支援和贸易优惠。他们其中一位住持，就真假班禅喇嘛的问题表示：「外国试图分裂蒙古佛教界，我们必须维护蒙古的独立性，不受外国的影响」。不久后，这位住持就带领人数仅 8 人的小团体，前往中国朝拜中共扶植的假班禅喇嘛确吉杰布⁵⁵。这位亲共的外蒙古住持也发声明表示反对 14 世达赖喇嘛访问外蒙古。这个亲共团体的其中一人，有一位亲戚是外蒙古官员，他根据中共提供的资料，将与西藏流亡政府 (CTA) 有关的人，列入黑名单，拒绝他们申请签证。这就是他们在蒙古的所谓「不受外国的影响」。

2019 年 5 月确吉杰布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首次出国，参加泰国卫赛节 (Vesak) 佛陀的诞生、成道、涅槃庆祝活动。中国共产党扶植的「班禅」，受到隆重的接待。确吉杰布表示：「中泰两国政府间积极来往合作，人民心意相通」⁵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媒体是在确吉杰布返回中国后，才开始广泛报导他的这次访泰活动。确吉杰布返回中国后，接受中媒访问时表示，此次出访更能深切感受到祖国的伟大。他提到：「我们很幸运赶上新中国发展崛起的时代，感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强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他亦表示：「自己作为藏传佛教的代表，更有责任和义务引导藏传佛教更好更快地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最大限度地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作出应有贡献」⁵⁷。实际上，这意味着他必须要歪曲佛教教义，以配合、支持中国共产党，增强中共政府占领西藏的控制权。

54 中共任命 11 世班禅喇嘛担任西藏分会会长, Nikolskii V., <http://savetibet.ru> 俄文

55 蒙古佛教面临的新威胁, Aryabat, <http://savetibet.ru> 俄文

56 中国佛教代表团参加卫赛节, <http://eng.tibet.cn>

57 中国班禅：在国外深深感受到祖国的伟大, <http://eng.tibet.cn>

最近，俄罗斯翻译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顺水逆风』。作者阿嘉仁波切是一位被迫参加金瓶掣签，认证「班禅」的高僧之一。这位高僧在书中讲述，他流亡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能承认中共政府指定的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以及拒绝担任中共政府指定的假班禅转世灵童的老师，所以毅然离开中国」。书中他透露了，中共宗教局长叶小文亲口承认他们在金瓶掣签中动了手脚，他们事先在一根签条下放一点棉花，让它比其他的签条长一点，以确保他们内定的灵童签条，可以被抽出来⁵⁸。

然而，真正的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下落仍然不明。真正的 11 世班禅喇嘛曲吉尼玛 (Gedun Chokyi Nyima) 被 14 世达赖喇嘛正式认证不久后，就被中共当局绑架了。而确吉杰布被中共任命顶替班禅的头衔。

从那时起，有关 11 世班禅喇嘛曲吉尼玛的信息，仅偶而出现，而且是中共官方发布的消息。根据中共最新发布：「像正常人一样，接受教育，免费义务教育…上了大学…目前找到了工作」。中共并没有提供任何更准确的资料，包括他的活动和家人的下落⁵⁹。正如『班禅喇嘛』一书的作者指出的一样，失踪的曲吉尼玛已经错过了，他本应接受的僧侣佛教教育和修行训练⁶⁰。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共产党让其任命的「假班禅」继承班禅喇嘛的转世系统，则可能导致真正西藏的班禅喇嘛转世系统中断。

中共当局使用高科技来管理「转世祖古」。2016 年 1 月 18 日藏传佛教 870 位「活佛」第一批名单和资讯，正式在网上公布⁶¹。然而，根据中国白皮书，2013 年西藏自治区共有登记 358 名「活佛」⁶²。他们的人数在 3 年内，不可能翻到 2 倍以上。显然，数字 870 表示大多数的「活佛」都生活在西藏

58 顺水逆风，阿嘉仁波切，2018，p.348-350 俄文版

59 中国仍未提供班禅喇嘛的讯息，<http://tibet.net>

60 不断转世之系统，p.81

61 中共推出活佛资料库，称其他所有为假，<http://www.tibetanreview.net>

62 白皮书：西藏有登记 358 名活佛，<http://russian.dbw.cn>

自治区之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14 世达赖喇嘛并未被列在线上名单⁶³。

那些在中国得到中共当局承认的「活佛」，除了宗教外，一律都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教育。此外，他们还要学习使中国共产党夺到政权的「人民解放战争」、参观中国的革命纪念馆、毛泽东的故乡和故居等。他们在那里对毛泽东的肖像和纪念碑献上哈达。中共媒体引用他们的共同声明：「我们会在引导藏传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上，做出一番贡献」⁶⁴。

另一个中国共产党用来破坏藏传佛教的工具是，存在于蒙古、西藏和其他国家的附佛凶天 (Shugden) 邪魔集团。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西藏，这个邪魔的存在几乎是难以觉察到。但是，近年来这个凶天邪魔的势力突然强大起来，连西藏的主要寺院都有它的祭殿和唐卡画像。例如，西藏自治区内四大寺的甘丹寺，另外，还有一座专门祭祀凶天 (Shugden) 的寺庙，有中共武警守护，以免受到愤怒藏人的袭击。日喀则附近的刚坚寺 (Gangchen) 被认为是西藏西部凶天信徒的主要寺院。在康区，中共正在修建世界最大的凶天塑像。认为凶天是不祥邪魔的藏族人通常不愿谈论凶天，甚至避讳说出它的名字、避免接近它的画像，当不巧从远处瞥见时，也会刻意转向不看它，以免自己沾到秽气⁶⁵。

对凶天恶鬼的信仰并非佛教信仰，外国的凶天信徒们受到不正确的教导，而且是被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师所教导，中共班禅确吉杰布也参与此事⁶⁶。然而，事实证明，路透社的调查发现，这个组织抗议达赖喇嘛活动的凶天领导人，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金援，成为北京长久以来企图诋毁达赖喇嘛

63 国资料库活佛名单，达赖喇嘛被省略，Lewis C., <https://www.buddhistdoor.net>

64 西藏的活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之旅，访问毛泽东故乡和其他爱国历史遗迹，Jun Mai, <https://scmp.com>

65 中共屋顶下的铁帽，布局西藏邪魔殿堂，Cherepko M., <http://savetibet.ru>

66 新的威胁，Aryabat

的一个工具。中共是诋毁达赖喇嘛团体的幕后黑手的事实被揭露后，海外一群率领反对 14 世达赖喇嘛国际运动的凶天信徒团体，宣布自我解散⁶⁷。

总之，依照中共的指示，确吉杰布成为了，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指挥者。显然，中共当局也准备利用这位中共班禅确吉杰布，来认证未来的中共「达赖喇嘛」⁶⁸。

和以前一样，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包含习近平在内，一脉相传地都表示，中国的宗教不应该受到外国的影响⁶⁹。然而，矛盾的是，中国几种主要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源自于外国。中共当局不时地在藏区各地寺院发起僧侣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并强迫他们在寺院上方悬挂中国国旗⁷⁰。现在，中国国旗不仅悬挂在学校和民房上，还悬挂在寺院上。

2015 年 3 月 7 日确吉杰布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当时西藏的寺院数目和僧尼人数：「西藏自治区有各类宗教活动场所 1,787 座，住持僧尼 4.6 余万人。四川省有 783 座寺院，僧尼 6.8 万多人。青海省有 660 座寺院，有僧尼 4.45 万人」⁷¹。这表明藏族仍然具有很高的宗教虔诚度。

很明显地，无神论的中共当局，对藏族人民高度的宗教虔诚度相当不满意，特意处处去限制及破坏。2017 年 9 月 7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其主要目的在孤立藏传佛教寺院和社

67 路透社揭露中共支援真相后，抗议达赖喇嘛的团体解散了，Lague D.,Nebhay S.,<https://in.reuters.com>

68 中共班禅已成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指挥者，Nikolskii V.,<http://savetibet.ru> 俄文

69 中国宗教应该没有外国影响，习近平，<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

70 中共检验西藏僧尼的爱国主义精神，<https://www.theguardian.com>

71 随着真正的班禅喇嘛生日临近，中共安排演讲试图合法化假班禅，<https://>

区，以及遏阻寺院传统的僧尼修行方式。对于中国宗教界人士注册的五大宗教，将之中国化是这则宗教法令的基础。这五大宗教各个都有一个隶属于中共政府的协会，并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国共产党统战部」进行「指导和监督」。这意味着，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使宗教传统符合中共的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思想。根据这则宗教法令，所有到印度寻求佛法教导和拜访精神导师的藏人，一律都会遭到罚款和刑事起诉。甚至，在网路上讨论宗教问题，也会受到惩罚。这则『宗教事务条例』自 2018 年 2 月 1 日开始施行。新华社的俄文报导，发布了已经完成第三阶段「爱国主义」教师培训的消息。中共采用，以不懈的斗争方式对抗「敌对国外势力」的渗透，保护「守法」的僧侣。让僧尼们每日的修行功课，改成对党忠诚的宣誓和考验⁷²。

在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在十九大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说：「藏传佛教在长期的形成过程中，根据当地的实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义和仪轨，因此它本身就是中国化的典范」。同时，他要求，停止「利用宗教危害国家安全」，寻求「铲除极端主义」和「防止外部势力渗透」。这次大会后，2017 年 10 月西藏自治区政府派遣二万名共产党员深入各地农村，七千名抵达各处寺院，向僧尼、学生和农民宣扬十九大的精神和习近平讲话。2018 年 5 月 31 日 - 6 月 2 日中共当局选拔一批寺院青年积极份子，为他们举办『加强僧尼政治信念』培训班，让他们有能力回到⁷³自己的寺院和社群中开展政治宣传。中共认为透过僧尼来为党和政府进行政治宣传，更有效。

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九大前不久，僧尼和居士求学人数高达四万人的，藏

72 北京渴望加速西藏寺院中国化的新规定，<http://savetibet.ru> 俄文

73 中共正在筹备训练每天在寺院宣传的内部代理人，Nikolskii V., <http://savetibet.ru> 俄文

传佛教最大的佛学院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色达县喇荣乡）的情况进一步恶化，里面的僧俗二众学生遭到中共军警驱逐，部分建筑物也受破坏。但是，中共军警离开后，学生们很快回去，收拾一番，又恢复原状，大家继续上课学习佛法。2016 年中共当局再次拆除寺院建筑物，并根据法规和「重建」计划，驱逐寺院学生。2016 年拆除了 1,500 座建筑物。2017 年春天，中共官方公布已经拆除 3,225 栋建筑物，把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分割成，色达五明佛学院和喇荣寺，并派驻党组织推行分而治之。派任藏族党员干部担任院长，严格限制老百姓与寺院僧尼的接触，引入一种「社会可管理性」模式，目的在加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稳定上的影响力，消除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抗议事件」⁷⁴。

根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 (TCHRD) 的调查报告显示，由于中共大规模拆除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建筑物，让约一万名的学生宿舍社区，减少了 4,828 名僧尼学生，拆毁了 4,725 座僧房建物。为了限制寺院的宗教活动，2018 年 10 月 16 日喇荣寺管理委员会、色达五明佛学院院务委员会、色达县民族宗教局共同具名，发布一则公告，表示色达五明佛学院，专司佛学教育工作，不是承办任何佛事活动的主体，不接待院、寺外的僧众和信教群众。从 2016 年开始，连续三年，中共用各种名义阻止，西藏三区康区、卫藏区和安多地区藏人，前来参加每年藏历 9 月 18 日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举行的大法会「极乐法会」。2017 年色达五明佛学院已经被中共政府接管，学院的党委书记、院长，由甘孜州组织部任命原州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接任，另有 3 名共产党党政高干任职佛学院党委和寺方管理委员⁷⁵。

中共开始在其他藏传佛教寺院，运用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改革」经

74 共党官员被任命主持西藏寺院和佛学院, Nikolskii V.,Largu Gar, <http://savetibet.ru>

75 著名寺院连续三年被中共禁止举行大型极乐法会, Nikolskii V.,Larug Gar, <http://savetibet.ru> 俄文

验模式。2019 年同样甘孜州有 3,500 名僧尼被逐出白玉县的亚青寺 (Yarchen Gar)。该寺有约一万名左右的僧尼、居士和瑜伽士，学习佛教经典和接受密续部灌顶教学。来自其他省份的求法学生大多被驱逐出去。中共当局派驻亚青寺的「驻寺工作人员」有 600 多人，严密监控僧尼学员的一举一动，并严查所有访寺信徒和旅客。截至 2019 年 6 月虽然中共当局尚未如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一样拆毁寺院建筑物，但是，其他省份的学员在亚青寺修建的修行小木屋都已遭到摧毁⁷⁶。

总体而言，中国当局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控制和恣意改变佛教传统的政策，都是对宗教的亵渎，其最终目的是摧毁藏传佛教。虽然，未来存在着一种威胁，藏传佛教依然会保存和继续存在于西藏境外。而西藏境内，依照中共制定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所有的转世，将被中共任命的冒牌货或假活佛所取代，成为中共宗教典范的部分样板人物。

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和西藏难民

中共当局继续对西藏进行资讯封锁，并开展反对 14 世达赖喇嘛的宣传活动。所有的文宣刊物都持续强调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共一贯的宣传论调依旧没有改变，中共宣传部，在关于封建社会的「恐怖」和中共治理下的「繁荣」上，试图用单调的宣传来掩饰其扭曲事实和论点的心虚。

与这些屡次遭到境外反驳的单调宣传相比，中共网军在网上传播的假讯息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欺诈伪造，更为多样化。例如，2014 年推特 (Twitter)、脸书和 YouTube，发现数十个伪装境外的假帐户，这些假帐户的共同点是，他们都非常了解西藏与中共政府之间的关系和情况，并常常描述在中华人民

76 超过三千名僧尼被逐出甘孜亚青寺, Nikolskii V., <http://savetibet.ru> 俄文

共和国统治下，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情况等⁷⁷。另一方面，中共政府对外封锁了西藏所有的真实讯息。例如，1951年5月1日上午达赖喇嘛在天安门第一次与毛泽东相见的历史事件，中共政府就封锁了各种语言，看维基百科(Wikipedia)描述的这个史实⁷⁸。

在中国，不仅媒体和网络，连科学出版物都要受到审查。档案资料和文献也是都经过审择发行的，因此，得出的结论才不会与中共的准则相抵触。所以，自然地，一些只引用中国档案资料的藏学家的主要论文得出的结论都是：毛泽东奉行渐进式逐步改革政策，而其后发生的过激行动，都是藏人自己叛乱所造成的过错。

西藏的近代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们的记忆。1980年以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出版了一系列有关西藏的文史资料刊物，这是现在被藏学家广泛引用的文献库之一。其中，还添加了藏文版的『中国军民回忆录』，然而，书中内容的真实性，非常令人怀疑⁷⁹。2008年西藏人民发起一波波的抗议游行后，中共政府更加严重审查西藏历史著作和资料。

为了了解这些抗议游行，中国进行了特殊的研究调查。例如，「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这个在北京由中国律师组成的独立公益团体，派数位北京大学研究生前往西藏调查藏族大规模抗议游行的原因。后来他们提出了一份「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报告」，他们认为：「佛教不仅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藏族宗教文化与历史发展逻辑相符的主要思想来源」。达赖喇嘛依然是藏人最尊敬的领袖，中共政权意识到这一点，认为他是共产党掌控西藏权力的主要威胁者。中共当局胁迫僧尼们不断重复地谩骂达赖喇

77 YouTube 在调查后暂停了假西藏宣传帐户 ,Flor Cruz M., 西藏公报 v.18, no.5, p.25

78 我们被锁了 ,Bainazarov E., Zuevskii V., Izvestiya news, no122, p.2 俄文

79 Desal, 2019, p.102

嘛、赞颂中国共产党。此外，各寺院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必须向当地公安举报僧尼的非法抗议游行。被派到寺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委员会和「工作组」对各个僧尼一一进行书面审查，审问他们是否反对达赖喇嘛的「分裂主义」，还胁迫他们公开表达「热爱祖国」。除了其它被要求学习的书籍外，僧尼还要学习中文版的西藏历史⁸⁰。

我与许多中国学者接触后，发现了一个特点。他们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他们坚定站在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不愿意讨论这个话题。如果确实进行了讨论，即使他们无法反驳，他们也不会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永远不会承认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人民在现实上，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所伪造的历史。例如，与中国共产党持不同见解的中国作家王力雄，不久前他的俄文版翻译书在俄罗斯出版（他本人被禁止访问俄罗斯）。他解释了，中国社会一般认为中国从未占领任何国家领土的观点：「因为整个国家系统不懈地重写历史，对真实历史的改写，使中国人都坚信，中国人的土地被古代不同外族帝国主义占领，而这些土地一直以来都是属于中国。这种被刻意营造出来的氛围，促使中共官僚们从「反分裂」中，采取「政治上正确的」立场，创建了局滞和笨拙的权力」⁸¹。

在这方面，王力雄的见解，是值得关注的。他正确地写道：「中共政权曾经是一个带有宗教性质的党，集中了基本教义主义的极端性、狂热性和排他性，势必要对其他信仰全面否定」。然而，仅仅因为中共当局不能完全禁止宗教，才继续容忍它。王力雄指出，西藏确实没有阶级对立，因为被压迫

80 文化种族灭绝，2017，p.65-69

81 关于西藏的思考，王力雄，2015，p.172 俄文

者认为这是他们的业力，并没有反抗⁸²。毕竟，青藏高原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藏族对宗教高度的尊崇。这种宗教性原因，一时让中共当局担心无法制造西藏社会的阶级对立。后来，在中共一路的宣传洗脑下全中国境内，毛泽东变成新教主，他的思想成为了新的教义：「人民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文化革命的疯狂中，陷入宗教般狂热和物质利益中」。因为，历史上中国的皇帝一直被藏人视为文殊菩萨菩萨的化身，在神的等级上比达赖喇嘛代表的观世音菩萨还高，所以中国的毛泽东也被藏人认为是文殊菩萨的化身⁸³。

人们可以同意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评价及其对宗教的态度，但是不能解释西藏人对宗教信仰非常虔诚的原因。例如，在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的情况是如何？他们的民族特性、历史和宗教都各自不同，然而，结果却大致相同…。

在最近一次的国际科学会议上，一位主要的中国学者表示，西藏不是大清帝国的一部分。因此，即使我们接受中国的领土是来自继承大清（虽然，这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对西藏的主张，在历史上是没有正当性的。

中国有名作家、诗人、底层历史记录者廖亦武，因为受到中共当局的迫害，被迫流亡海外。他对外指出有必要使中共垮台⁸⁴。值得注意的是，这则消息引起了俄罗斯互联网的一连串抗议。这是俄罗斯媒体多年来的惯性陋习，他们一直认为中共政权是俄罗斯的主要朋友。

在台湾（中华民国）的藏人，比在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藏人的情况好很多，尽管中华民国曾经做过许多反对西藏独立的政治性阻扰。最近一

82 被压迫的人，如此看待他们的地位，Moscow: KMK, p.167

83 王力雄，2015，p.47-120

84 China zerschlagen.-[https://www.german-foreign-policy.com/news/detail/5721/\(02.07.2019\)](https://www.german-foreign-policy.com/news/detail/5721/(02.07.2019))

个已经走入历史的「蒙藏委员会」，该委员会延续辛亥革命成功不久后，于1912年成立的「内务部蒙藏事务院」的工作。蒙藏委员会，这个隶属于行政院的中央二级行政机关的目的是，将西藏和蒙古，当作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来管理。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蒙藏委员会实际上只能负责在台湾的藏族和蒙古族的难民事务。2017年8月14日中华民国行政院（内阁）宣布正式解散蒙藏委员会。9月15日该委员会正式裁撤，其相关业务分别移交给文化部、外交部和大陆委员会⁸⁵。

中国以外世界各国的学术界和政治界，针对中共政府日益影响西方的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问题，开始关注。以下是中共政府深入西方自由世界学府，所带来的一些问题：⁸⁶ 孔子学院是中共政府创设，并于美国等，世界其他各国的校园内，设置的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利用自由世界开放的公共环境，影响当地舆论和操控意识形态。输出「审查和控制」资讯的方法，对一些外国的科学研究员的学术发表要求自我审查，合乎中共官方的研究主题科学家才可以继续获得中国签证。中共对邀请达赖喇嘛演讲的美国大学施加压力，并要胁外国教师承认西藏和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⁸⁷。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俄罗斯，中共驻俄大使馆甚至阻止「不受中共欢迎」的学者与俄罗斯的科学和教育机构联系。

在最近几起案件中，有国际学术出版商已经让步，同意中共的要求，在中国屏蔽一些指定的期刊论文。美国剑桥大学最初同意其著名的剑桥『中国季刊』在中国屏蔽300多篇涉及天安门、西藏、台湾和文化大革命等敏感话题的文章。然而，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剑桥就取消这项决定。同样是剑桥大学出版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和『亚洲研究期刊』也报告曾收到中共的

85 蒙藏委员会已走入历史，<https://www.taiwannews.com.tw>

86 在孔子学院的包装下影响各国，俄文

87 中国的长臂，Redden E.,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

要求，不要刊登某些敏感文章，但是他们拒绝了。科学刊物出版商普林格自然 (Springer Nature) 已经遵照中共的审查要求。他们出版的两份政治科学期刊网站，已撤下一千多篇文章。后来他们再度确认，有一小部分，不到 1% 的内容，在中国受到限制。然而他们表示，为了其他论文可以顺利在中国发布，就必须遵照当地的法规。⁸⁸ 虽然俄罗斯目前没有发生这类事情，可是一些学术出版商也不敢接受无法在中国刊登的文章。

中共试图要支配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学术界。这牵涉到中国学者和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即使受到西藏和蒙古学相关的国际会议邀请，中国籍的藏族和蒙古族学者还是不被允许离开中国。这些学者申请出国参加国际会议被拒绝，往往是毫无理由的，虽然，某些情况他们可以出国（要有中共官员陪同），但一般是不被批准的。例如，最近一次重要的国际藏学会议上，没有一位来自中国的藏人介绍西藏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地位和现在藏人在中国的现状等方面的演讲。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偶尔会参加其中一场会议（可能其主题比较中性），不过，如果听到出现敏感字眼的开场白后，他们会一同站起来，井井有条地步出会场，脸上布满困惑和恐惧。这也难怪，进入这样的会议讨论会场，会让中共随行的「监视人」恼怒，让整团人员都陷入麻烦…。

申请出国护照时，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必须提交比其他中国公民更为详细的文件。对于藏人来说，申请护照的过程可能花费数年，虽然也有人顺利拿到，但是，通常会被拒绝⁸⁹。2012年成千上万的藏民，在获准出国旅游后，前往印度参加达赖喇嘛主持的时轮金刚灌顶法会。回国后，他们被押去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许多人遭到逮捕，护照被没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藏族被禁止申请护照。中共政府派遣一批技术人员前往藏区，拆卸没收寺院和民房的卫星天线和设备，让藏民无法收看收听境外电视和电台节目。并在

88 中国的长臂，Redden E.

89 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2018，p.97-98

各个寺院中强制安装上中共的中文电视频道接收器⁹⁰。

西藏自治区和其他省份的藏族居住地是拥有最多武警、便衣警察和监视录影机遍布的地方。藏区装设监视录影机越来越多且密集。2011年西藏启动了可以「即时」识别和监控的网格监视作业 (Grid System)。城镇区分为小方格区域单位，各有安全网格员监视。2011年中共政府派遣了约2万1千名中国共产党员干部，在西藏自治区5千多个村庄中，成立了电子网格监视小组⁹¹。最近，中共政府进行的另一个项目是，收集西藏高原人民的基因数据⁹²。

中共网路间谍入侵全球103个国家共1,295部政府及私人电脑，其中包括达赖喇嘛办公室和西藏流亡政府的电脑，窃取了大批电子邮件和机密文件。其中涵盖流亡藏人的资料及其在西藏亲人的资料，以及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国外人士和机构资料，还有拜访达兰萨拉及达赖喇嘛来自藏地居民的资料等。主要目的是收集与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交流与往来友好关系的外国人士和机构，进一步阻止他们进入他国访问，最重要的是获得与达兰萨拉有联系的境内藏人名单。中共还在其一些边境扫描外国游客手机，并在其手机上安装监控软体 App「蜂采」。

蜂采安装到手机后，会收集已储存的所有短讯、通话纪录、联系人、行事历和相片等。还会对手机上的文件进行审核。蜂采扫描手机后会生成一份报告，将所有的资料传到中共官方的伺服器。不过，除非在第一次扫描后将其删除，否则蜂采不会再次扫描。此外，该软体还设定要检测到的项目与词汇超过七万三千多，多半是涉及达赖喇嘛相关的图文以及伊斯兰地区相关的出版物等。尤其是穿越新疆边界时，此软体一定会被强制下载，已是众所周知⁹³。

90 藏族地区, Eremina D., 2013

91 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2018, p.100-102

92 共在西藏大规模监测新基因工程, Tsultrim T., <https://tibetpolicy.net>

93 中共装间谍软体, 监控赴新疆游客, <https://meduza.io> 俄文

这些科技都是中共从西方民主国家获得的高科技知识而发展出来的成功例子。西方自由世界虽然一向将「民主自由意识」和「保障人权自由」视为重中之重。但是为了与中共之间保持友好关系，常常会自动忽视自由和人权，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利益太大了。

中共镇压西藏的力道越发强大绵密及持久，所有的信息被封锁得密不透风，以至于在 2010-2017 年间，有关抗议示威活动的数据少很多。极端绝望导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件：「藏人自焚」。从 2009-2019 年 3 月有 163 名藏人自焚，他们的职业分别是僧尼、牧民、农民、学生、家庭主妇等的一般平民⁹⁴。这些自焚的人，最后大部分都辞世了。然而，中共当局将这些自焚抗议的藏民，判定为犯罪行为。甚至，他们的家人、亲属、朋友和所属寺院及村庄都要受到连带处罚，类似中国传统的罪诛九族。每次一发生藏人自焚事件，中共当局马上采用更残酷的镇压手段，压制当地致哀的藏民。即使，基于慈悲心为不相识的自焚者诵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僧尼也会遭到中共武警逮捕入罪⁹⁵。

中共政府指责自焚者是受到达赖喇嘛及外国势力的煽动，在中国进行暴力和分裂活动。然而，这是不正确的。海外的西藏人受到达赖喇嘛慈悲的教诲，以非暴力方式，为藏人争取自由的权利。也就是说，藏人的抗争方式，并不寻求暴力的行为⁹⁶。他们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抗争，除了游行抗议外，制作和散发传单、光碟、烧中国国旗、哀悼自焚者不过藏历新年、抵制中国产品、不进入中国咖啡馆、餐厅、酒吧、商店、举行祈福、超渡法会等，约 200 多种方式的非暴力抗议活动在西藏境外举行⁹⁷。

94 西藏牧民在敏感政治纪念日前夕自焚死亡，<http://tchrd.org>

95 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2018，p.5-37

96 西藏非暴力抗争：战略与历史分析，Tenzin Dorjee, ICNC, 2015

97 中国特色法治专题报导，TCHRD, 2015

然而，西藏境内的藏民，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甚或控诉中共非法占领西藏等的游行抗争活动，都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例如，甘孜 (Kardze) 的贝玛汪千 (Pema Wangch3n) 只是公开唱西藏国歌，就被武警逮捕并遭到酷刑，尽管后来他被送医治疗，然而，三年后还是去世了⁹⁸。中共公安发赏金给群众，让他们演出一场政治秀，对「分裂份子」进行指责⁹⁹。中共主席习近平上台后，镇压藏人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在非暴力抗议游行队伍中捧举达赖喇嘛照片，手持支持达赖喇嘛、西藏要独立自由等标语的藏民被中共武警包围逮捕。私下传递自焚者消息给境外亲友的藏民也遭到逮捕，甚至与印度亲戚有联系的藏民也毫无根据地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破坏稳定、分裂主义份子等的罪名。被逮捕出狱后的藏人平均寿命，比未入狱者的平均寿命短很多。一般而言，藏族政治犯在释放后的三年内都会死亡。这取决于在监狱中受到刑罚的严重程度¹⁰⁰。近年来，西藏自治区的监狱不断更新现代化监控设备和兴建不同名义的新监狱¹⁰¹。

然而，遗憾的是，俄罗斯和西方媒体甚少报导西藏自焚事件，尽管这些事件引发广大民众的讨论。当然，这些媒体的沉默是不愿意激怒中共当局。

西藏境内接连发生的藏民自焚事件，是因为中共的西藏政策越发紧缩和严控的直接结果。藏人几乎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对抗这个侵略者的恣意暴力对待。比起 2008 年以前的游行抗议规模（高举西藏国旗，高喊西藏独立、达赖喇嘛永久住世等口号），人数变得更为零星，与此同时，发生了藏人自焚抗议。例如，2013 年秋天，中共政府在藏区发起「再教育」运动后，那曲比如县 (Driru) 的藏族发生骚乱，中共关闭了拒绝「再教育工作组」入驻的寺院。然而，引起藏民骚乱的主要原因是，中共在当地圣山的采矿作业。藏民抗议

98 藏族男子因唱西藏国歌而饱受酷刑致死，<https://tibet.net>

99 中共公安发赏金给群众指责分裂份子，<https://www.rfa.org>

100 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2018，p.81-89

101 西藏监狱系统的黑匣子，<https://savetibet.org>

的形式多彩多样，高喊达赖喇嘛长久住世、西藏独立等口号、丢掷或焚烧中国国旗、学生示威和自焚。然而，所有的抗议行动，都遭到中共军队无情的镇压，采矿作业依然持续进行。其他各地，例如玉树杂多县 (Zato)、昌都芒康县 (Markham) 墨竹工卡县甲玛乡 (Gyama) 的当地藏族人民也无法阻止中共政府当地的挖矿作业¹⁰²。

中共的「再教育」是什么情况？根据一位曾经接受「再教育」证人的描述，他被带往一个名为教育中心的特殊机构中，要在这里透过再教育进行改革。根据名称，这里应该被认为是一所学校，而不是监狱。学员都被告之，随身物品只能带衣服、毛巾、牙膏和牙刷。早餐后，每个人都要到教室集合，然后，大家要先自我批判一番，再对达赖喇嘛进行一番辱骂和谴责。工作组教导的中共法律和法规都是很表面化的。在「课堂」上，他们学习如何集会，如何在群众中反对「落后的」佛教法会。晚课时，经常举行类似文革时的「斗争」大会。此外，所有人（包含年迈的僧尼），都必须参加军事训练课程。那些不懂中文和身体虚弱的人，因为听不懂命令或体力不足，经常遭到教官的拳打脚踢。所有被「再教育」的人都必须自费购买军装当制服，穿着军服唱颂北京电视台上藏族女高音歌手演唱的爱国「红歌」和中国国歌等。也有人因为犯一些小错误，就被警卫兵用电击棍殴打昏厥，被冷水泼醒后，又遭到塑胶管鞭打全身，然后再度用电击棒殴打。食物很粗陋不洁，连上厕所都有规则限制。军事训练警报一响，大家都得马上跳起来，在外面跑一两个小时。中午时分，学员必须要站在烈日艳阳下，静止不动，只要有一点动摇，就会遭到殴打。受完「再教育」训练回家后，也必须定期向管区警局报到。在「再教育」训练中心，学员必须要做清洁工作、洗衣、洗碗等劳动。僧尼学员们被警告不许换上僧袍进入寺院，也不允许他们到外地朝圣或旅游。他们的身分证被公安局长期扣押。未犯罪的人，可以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

102 比如县的抗议 2013 年，西藏公报 v.18, no1, p.11-14

况下，送去「再教育」一年以上¹⁰³。

中共当局扩大与尼泊尔建立友好关系，增加其影响力，阻止藏人藉由藏尼边界，逃往外国。此外，尼泊尔的流亡藏人处境正在恶化¹⁰⁴。中共领导人对尼泊尔提供财政援助，以换取尼方镇压藏人对中共的抗议活动。中共正式对尼泊尔表示感谢，感谢尼泊尔方面有效禁止了，在尼泊尔藏人的「反对中共镇压西藏」抗议游行和活动¹⁰⁵。中共打算将铁路线从中国延伸到西藏再到尼泊尔。2017年5月12日中尼两国政府签订『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据新华社报导，中国在尼泊尔的直接投资正在增长：2015-2016年为5,700万美元，2016-2017年为7,600万美元，2017-2018为4.27亿美元。一如既往，中共政府在外国的投资，也伴随着中共对其内政的干预。现在，尼泊尔政府不但禁止藏人的游行示威活动，也不允许升起西藏国旗。同时，尼泊尔当局还向媒体记者施压，阻止他们发表批评中国的报导。尼泊尔部长官员甚至对该国国家通讯社（RSS）的记者开展调查，因为他们报导了达赖喇嘛从新德里出院的消息¹⁰⁶。此外，还有报导指出，尼泊尔警察逮捕了进入尼泊尔的西藏难民，并将他们遣送回中国¹⁰⁷。

总体而言，中共对尼泊尔的政策是将尼泊尔从印度分离出来，使他们成为中国的卫星国和印度周边反印亲中环带的一部分。现在，中共也试图干预印度的内政。中共2019年8月6日通过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对「印度宣布成立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导致拉达克边界的改变，提出抗议。事实上是

103 一位僧侣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再教育制度的无法无天，<http://savetibet.ru> 俄文

104 中共阴影下，在尼泊尔虐待藏人，<https://www.hrw.org>

105 中共向尼泊尔提供财政援助，以交换镇压西藏抗议活动，<http://savetibet.ru> 俄文

106 尼泊尔政府施压记者避免对中共的西藏问题进行批判性报导，<https://tibet.net>

107 尼泊尔将6名寻求庇护藏民遣送回中国，<https://www.rfa.org>

针对前一天8月5日，印度国会通过『查谟和克什米尔邦重组法』，宣布拉达克脱离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改为中央直辖区（2019年10月31日正式开始）。拉达克未来将成为印度第一个佛教徒为主的行政区，以藏人为主的拉达克居民为此感到欣喜，从此脱离穆斯林为主的查谟。华春莹表示，近日印度单方面修改国内法律的形式，继续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这一做法不可接受，也不会产生任何效力¹⁰⁸。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思惟逻辑，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要修改或变更国内法，还得因为中共政权自己单方面对外宣称拥有那片异国领土的主权，就必须获得中共政府的许可。只要是中共官员或解放军曾踏上的外国领土，不只西藏，连带曾经是西藏属国拉达克，这块连中国人还没有踏上的土地，都变成了中国的领土…。这和外国人被单方面宣称是中国人的逻辑一样，例如，满族人、蒙古人、西藏人等，中共政府都将他们套上中国人的标志，这全都是中国为中心的思惟主义创造出来的历史神话，以便进行中国扩张的一个例子。

流亡在印度的藏人比在尼泊尔的藏人好得多，印度藏人生活在更加自由的环境下。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定期出版有关西藏历史和现状的期刊杂志等资讯物品。其中最著名的是达兰萨拉的西藏档案文献图书馆（CTWA），馆内定期出版期刊和其他书籍等。例如，不久前，出版的『西藏政治和军事史』¹⁰⁹，是第一个详细描述西藏军事史的纪录，这是一位退役西藏军官根据许多历史和传记资料等书写而成。西藏流亡政府的另一个部门「信息与国际关系」和其他西藏难民组织团体也定期出版西藏关系刊物和书籍及影像资讯等，并翻译成各种语言，包含俄语。这些西藏相关的资讯，比起中共政府大外宣庞大

108 中国反对印度改变拉达克的边境地位决定，<https://tass.ru> 俄文

109 西藏政治和军事史，Gyaltse Namgyal Wangdue，达兰萨拉：LTWA，vol.1, 2012；vol.2,2010

的假讯息等，虽然规模小得太多¹¹⁰。然而，从这些真实的西藏关系资讯中，可以看到中共媒体对西藏讯息的封锁和扭曲。

2012年西藏流亡政府成立西藏政策研究中心，提供世界各地藏学者智库研究报告的档案库，并提供一个国际公认平台，让他们可以提出西藏问题的论点。这将有助于西藏政府在制订政策及在国际上提出西藏问题，能够更全面性，并且提供对西藏和西藏人民的未来愿景和问题上，可能的解决方案¹¹¹。这所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至今，已发展成一个严谨的学术机构，为藏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遭到中共官方极力反对和阻扰，该研究中心仍然成功地，和许多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学术机构建立了国际关系。自2014年以来，出版《西藏政策杂志》，此外还包括将学术研究翻译成各种语言包括俄文，在各国出版¹¹²。

其他西藏组织与国际学术的连结，也在继续扩大。最著名和成功发展的项目是「心智与生命研究所」从1987年开始发起的，直到2018年已举行了23次会议。其中，14世达赖喇嘛的佛教与俄罗斯科学家之间的对话，已经开始，并取得成功。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在德里举行，第二次会议于2018年在达兰萨拉举行，其主题是关于人类的意识本质。来自印度七所佛学院的8名僧侣，参与此对话研究的一部分，到俄罗斯接受神经生理学与心理生理学的检测和培训。他们访问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参加讲座，并参加了由俄罗斯科学院人脑研究所、莫斯科国立大学、俄罗斯科学院高级神经活动和神经生理学研究所的教授和研究人员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学院内举办的研讨会。他们在俄罗斯科学家在佛学院修建的实验室中，参与禅定中的脑波测试，研究冥想过程中大脑的反应过程¹¹³。

110 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2018

111 西藏政策研究所，<https://tibetpolicy.net>

112 为什么西藏在燃烧，2013 俄文

113 七所寺院的僧侣完成俄罗斯的神经生理学和心理生理学的学习，<http://>

2017年印度政府决定将1950年1月26日至1987年7月1日之间在印度出生的藏族难民的所有子女视为印度公民，并积极考虑接受他们申请印度护照¹¹⁴。

针对未来西藏的权力结构和宪法的民主改革持续进行。2011年5月在达赖喇嘛的坚持下，对『西藏宪章』进行修订¹¹⁵。依照修订的宪法，他将政治权力完全移交给西藏流亡政府(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后来改名为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延续合法西藏王国的政府。

新版的『西藏宪章』序言中载明，自1642年以来，西藏在达赖喇嘛的政教合一领导下，一直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西藏，并强迫签署了17条和平协议。在中共当局故意地破坏该协议，并对藏人发动大规模暴力镇压后，达赖喇嘛和其噶厦内阁不得不逃离西藏。达赖喇嘛抵达印度后，于1959年4月18日立即谴责了「17条和平协议」。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印度达兰萨拉已成为噶厦政府的新所在地。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通过了『西藏宪章』的修正案。隔日，达赖喇嘛火速批准『西藏宪章』修订案。在藏族人民的坚持下，他保留了「西藏最高宗教领袖头衔」、「针对西藏问题，藏人和藏人机构的各项事业上给予指导、言教和鼓励」、「代表西藏与国际领袖和重要人物进行会谈」和「为解决西藏问题继续有限期任命代表和特使」。

因此，中共对达赖喇嘛试图「恢复封建农奴制度」的指控是不正确的¹¹⁶。他们对达赖喇嘛的退休问题表示：「流亡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无论在达赖喇嘛的直接控制下，还是间接影响下，实际上都是神权主义」¹¹⁷。

在新的宪法下，藏人行政中央的噶伦赤巴(Kalon Tripa 首相)，作为藏

savetibet.ru 俄文

114 印度政府通过给印度出生藏人公民身份, Nikolskii V., <http://savetibet.ru> 俄文

115 西藏宪章, <http://tibet.net>

116 谈判桌上戴着面具的分裂主义份子, <http://ru.china-embassy.org> 俄文

117 中共声称西藏僧人为破坏社会和谐而自焚, <http://russian.people.com.cn> 俄文

人的最高政治领袖，具有特殊意义。拥有哈佛博士学位的洛桑森格 (Lobsang Sangay)，将印度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并于2011年4月当选新的噶伦赤巴 (首相)。2011年8月8日藏人行政中央新领导人就职典礼在达兰萨拉的主要寺院大昭寺 (Tsuglakhang) 举行。洛桑森格在就职典礼上演说：「…我在精神上得福于达赖喇嘛尊者，在政治上被授权去继续延展伟大的达赖喇嘛制度的历史合法性。我站在这里不是我个人的成就使然，而是在西藏和流亡在外的无数先辈长者辛勤工作和牺牲的结果。今天，我在此发愿。去发扬光大我们先辈们留下的伟大遗产。我向你们，我的西藏同胞们，发出誓言，竭力去壮大我们的运动，持之以恒，直到西藏最终重建自由，尊者达赖喇嘛回到家园…」¹¹⁸。2012年9月21日西藏人民议会通过提案，将藏人行政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噶伦赤巴的名称改为司政 (Sikyong)，字面的意思是护持政务，执政之意。这是一个新创的名称。现在，西藏官方文件中，翻成西方的语言是「总统 (President)」。

藏人行政中央 (CTA) 继续遵守达赖喇嘛制定的「中间道路」政策¹¹⁹。这个妥协的提议，一开始就遭到中共当局的拒绝。中共宣称中间道路的实质是「分裂中国」，为此还提出论据：(1)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 这种方法的目标是建立历史上从未存在的大西藏。(3) 「高度自治」和西藏外交由藏人承担 (即达赖喇嘛)，否定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现行社会制度的统治。(4) 否定中央驻藏军队进驻。(5) 否认青藏高原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地区¹²⁰。事实上，(1,2) 的论据代表否认历史事实。(3,4,5) 的论据，则是无中生有的挑拨生事。

几十年来，中共「白皮书」上这种「论据」一直没有改变。没有一个国

118 噶伦赤巴就职演说, <https://tibet.net>

119 中间道路政策, 达赖喇嘛, 达兰萨拉:DIIR, 2007 俄文版

120 中间道路的基本意图是分裂中国, Jhang J., <http://english.cntv.cn>

家会在其管辖的范围内，使用这种论证方式。中共的西藏白皮书内容，事实上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惟，加上造假扭曲的历史，再与中国共产党的口号相结合下，编撰而成。中共当局采取不妥协的态度是因为他们不愿改变对西藏人民的同化政策。希望继续利用西藏，充当汉族的生存空间和资源，也是中共在亚洲扩张的工具。基于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中国几乎成为世界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国际社会」更倾向对中共的西藏政策视而不见。此外，中国共产党需要不断扩大，其在外国的影响力。因为根据中共本身对政治权力威胁感的敏感度，他们总认为外部威胁的风险比内部威胁还要大。其结果是，中共「党国」技术性地在全世界扩张其威权主义¹²¹。

全球化有助于中共因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而去干涉他国内政。首先，中共干涉了达赖喇嘛在全球的访问之旅。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对世界各国语带威胁说：「中国认为官员以官员身份参与的所有外交事务活动，都代表本国政府，我希望世界各国政府谨言慎行，要充分考虑与中国的友谊，对中国主权的尊重」¹²²。中共领导人宣称，他们比全世界更了解达赖喇嘛是谁，并指导及规定其他国家应该思考什么及如何表现。

蒙古国依然是藏传佛教主要的国家，自2010年以来（2011年和2016年）两次迎请了达赖喇嘛，每次都引起中共政府强烈抗议。上次访问是2016年11月，其主要目的是认证十世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这时间与蒙古政府针对从印度获得贷款的行动相吻合，而中共政府正试图隔绝印度与蒙古的关系。

蒙古外交部在中共政府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外宣布，蒙古国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未来也会继续这么做，并指出，蒙古当局已经和中方官员举行正式与非正式会谈，以恢复双边关系。蒙古媒体报导说，蒙古外交部拒绝回

121 中国共产党的数据驱动权力扩张, Hoffman S.,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际网路政策简报 no.21

122 中共说外国官员没有任何藉口见达赖喇嘛, <https://www.reuters.com>

答，驻印度蒙古大使馆一位发签证给达赖喇嘛的雇员被撤职一事，并解释说这涉及国家机密¹²³。

这就是接受中国投资的价码，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的让步，意味着国家独立主权必须受到中共政府的限制。然而，由于蒙古国坚持邀请达赖喇嘛后，已经表现出，蒙古比现代的俄罗斯更加主权独立于中国。因为，俄罗斯不允许达赖喇嘛入境。

俄罗斯禁止达赖喇嘛入境（俄国官方否认），是为了外国共产党（中共）的利益，但却侵犯了俄国佛教徒的宗教权利，这是俄罗斯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结果。达赖喇嘛于 2004 年对俄罗斯的最后一次访问时间非常简短。从那时起，俄罗斯为了与中共保持永久关系，禁止签发入境签证给达赖喇嘛。尽管达赖喇嘛已经不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领袖，而且已对中共政府表明只寻求西藏「真正自治」。

然而，中共一向很强势，一如既往地向着那些愿意屈服的国家，表达自己的意志。根据中共的惯性，他们常常会食髓知味，得寸进尺。现在俄罗斯的禁止入境令，不仅只是针对达赖喇嘛，还包括被中国驻俄大使馆发现的支持达赖喇嘛的所有人士，中方大使馆会立即通知俄罗斯外交部有关中国的「关切」。此后，达赖喇嘛的海外支持者与俄罗斯的科学界、文化界、公共和宗教组织间的交流和联系出现了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通过驻各国大使馆，介入他国的国家事务。例如，2015-2019 年中国驻爱沙尼亚 (Estonia) 大使馆至少四次抗议爱沙尼亚政治家与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和台湾政治家的会晤。同时被施压的拉脱维亚 (Latvian) 外交部在过去的 9-10 年中也「不建议」西藏和台湾代表与拉脱维亚高层交流。2013 年里加 (Riga) 国际机场删除了一张海报，上面刊登

123 蒙古今后也将奉行一个中国政策，<https://regnum.ru> 俄文

了达赖喇嘛公开演讲的广告，该命令来自上层。2015年达赖喇嘛的照片从塔林 (Tallinn) 机场消失¹²⁴。

在北京的西藏问题上，卑躬屈膝的国家名单持续在增加中，中共成为了这些国家的「老大哥」。众所周知，俄罗斯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很难理解这与俄罗斯官方的立场一致，在其他区域，自决权相对得到公平的对待。前几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Dmitry Medvedev) 表示，俄罗斯承认阿布哈兹 (Abkhazia) 的独立，是基于其自决权¹²⁵。普丁 (Vladimir Putin) 总统在2014年3月4日的采访中说：「我普遍认为，只有在意愿表达自由的条件下，在安全条件下生活在特定领土的公民，才能并应该决定自己的未来。如果允许在世界许多民族区域这样做。例如，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据我所知，联合国的有关档案中，没有取消民族的自决权」¹²⁶。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Sergey Lavrov) 在2015年2月7日说：「确实存在一些国际规则，有时它们的解释是不同的，不同的行动得到相反的解释。克里米亚 (Crimea) 发生的事情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决。本文档中有几项原则，而民族自决权则占有关键地位。请阅读『宪章』！必须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宣言，解释了国际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它确认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不可侵犯的，自称尊重主权的国家必须尊重生活在这些国家中的民族的权利，并且不允许使用暴力手段阻止自决权」¹²⁷。

然而，这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暴力手段，阻碍了藏人的自决权。但是，俄罗斯媒体和政界人士继续歌颂中共。针对中国人大量移民到俄罗斯远

124 中国软实力的强硬手段, Roonemaa H.; Eesmaa M.; Berzhina S., <https://rus.postimees.ee> 俄文

125 阿布哈兹总统的贺词, <http://www.kremlin.ru> 俄文

126 普丁回答记者关于乌克兰局势, <http://www.kremlin.ru> 俄文

127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第51届慕尼黑会议讨论安全政策问题, <http://www.mid.ru> 俄文

东地区，他们最喜欢的论调是，中国人对俄罗斯并不是威胁。据称，这是一些对中俄友谊，认为不够密切深交的人，发明的理论。确实，现在的大规模中国移民，并没有构成直接威胁，但并不表示，将来不会导致被全面中国化后，友谊会「变质」的情况。值得记住的是，在 20 世纪初，清政府取消了汉人移民蒙古的禁令后，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汉人完全占据了广大的蒙古领土，在内蒙古，汉族的人数远大于蒙古族。目前，中国正在俄罗斯和蒙古边境，加紧建设基础设施和公路网。俄罗斯东部、东西伯利亚和蒙古的人口，却比邻近的中国省份少很多，这些差距也继续在扩大。中国对蒙古和俄罗斯丰富的资源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所有这一切，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支持的「失去的领土」概念，因此没有必要否认中国的威胁，而要思考其潜在原因，何时以哪种情况实现。

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日益恶化的背景下，俄属自治国也不冀望与中国结盟。中共政府不承认依民族自决投票独立的克里米亚 (Crimea)、阿布哈兹 (Abkhazia)、南奥塞梯 (South Ossetia)，这些属于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共和国。因为，如此一来，就得面对西藏、新疆等的民族自决权。中共继续利用上海合作组织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取代了前苏联作为中亚和哈萨克的「保护伞」。中国的投资并未进入俄罗斯的产业，然而，俄罗斯正在成为中国的原材料来源国。木材以及森林、海洋资源（包含非法出口）对中国出口的增长，已高达一个程度，以至于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对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大破坏。

尽管中共尚未正式支持，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是，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已经出现问题。例如，中国的信贷机构拒绝为俄罗斯顾客提供信贷¹²⁸、中俄建立地缘政治联盟计划失败。还有，中国正成为东南亚到中亚地区的霸主。这种老大式非平等伙伴关系是中共「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目的。

128 中国对于支持制裁俄罗斯，<http://vestirossii.com> 俄文

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正被新超级大国中国的垄断所取代。因为中国传统的 worldview（现在还结合大汉主义和毛思想），中国内部支持「不平等条约」和「失去的中国领土」的意识形态。从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规模差距日益扩大，以及中国的军事增长，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共正在成为对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主要战略威胁。极权中共的全球主导地位，比起自由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对世界更加危险。

中共对外宣称强调中国已经独自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然而，它掩饰了，中国自推翻满清帝国后，他的成就都应该归功于西方国家、俄罗斯和苏联的外来援助。而且，这些国家的中心思想仍影响着中国。中国人的共和国思想，是从西方传过来。在前大清帝国的边疆领域内，建立以大汉民族为主的国家（但是，表面声称是建立五族融合的共和国）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俄罗斯帝国和西方列强认为，这个选择在经济和政治上对自己最有利¹²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被日本侵略，因苏联和美国战胜日本，才得以延续政权¹³⁰。如果没有史达林果断的指导和极力帮助，中共也不会再度崛起，夺得中国政权，并有能力占领内蒙、新疆和西藏。

此外，没有西方的投资和西方国家发起的全球化，就不会发生随后的「中国经济奇迹」。这种「奇迹」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1970 年代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强国对中国的「开放」。全都开始于美国总统尼克森和毛泽东的联合反苏合作。这项合作是在中共挑衅中苏边境不久后，毛泽东害怕苏联开战，而转向与美国合作。国家安全顾问，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 开展「乒乓球外交」，他认为西藏、新疆和内蒙古是毛泽东在内战后，「收回古老中华帝国」的「失落领土」。季辛吉回忆说，早在 1960 年代后半，考虑到苏联的威胁，毛泽东试图用传统的中国古老战略，以夷制夷

129 不让任何其他帝国继承其领土

130 考虑作为战胜国

和远交近攻与遥远的敌人美国合作，将中国带出绝地。尼克森认为苏联比中国更危险，在应对中苏战争方案中，采取了保持中立，但适度向中国倾斜。毛泽东非常害怕中苏发生战争，这也为美中缔结友好关系创造了条件¹³¹。

美国和中国缔结反苏合作，故而，对中共占领西藏、内蒙、新疆的合法性保持缄默。这与史达林批准中共的占领一样。这个反苏联盟拯救了中国，不是苏联的进攻（苏联没有计划），而是让中国在毛泽东的文革后，免于崩溃。可以说，这个「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对俄罗斯造成了战略威胁。中美建立友好关系后，中国获益的不仅是经济。美国还将远东苏维埃军事设施的卫星图像转移给中共，帮助中共在新疆创建了对苏联核设施的电子追踪中心，并提供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和军事辅助装备。在苏联对阿富汗战争期间，中美还一起军事合作对抗苏联¹³²。

如今，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相比，比与俄罗斯热络得多。但是，允许中国干涉其内政事务的不是西方，而是俄罗斯。我们很难将中俄两国关系视为平等。俄罗斯拒绝达赖喇嘛的签证，以及阻扰支持达赖喇嘛的他人人士与俄罗斯组织和人民接触，来讨好和纵容中共的「关切」政策似乎是错误的。

第十三章 结论

不但要消灭西藏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中共政府还希望将藏传佛教规范成适合它的政治政策，并要强迫西藏人接受，中共官方改造的西藏历史，给予的教育、生活方式、语言和经济模式，以达到将西藏中国化，汉化西藏人的目的。2008年藏人群起抗议后，中共更加紧这一项政策。在更广泛的历史

131 开启中国，Kissinger H., Moscow:AST, P.118-119, 226, 231, 241,243 俄文

132 美国和中国如何成为共同对抗苏联的朋友，<http://kolokolrussia.ru> 俄文

背景下，与数百年来的汉化过程相吻合，导致更多汉族的形成，汉族不断地扩大其分布范围。中共政府进一步实施现代化西藏政策的成功，将导致西藏文化遭到破坏、生态环境面临危机，以及藏传佛教被中共式共产思想取代。藏人本身有变成中国人（汉族）的风险，即使不是生物学上，而是精神、思想和社会上的。于是，西藏就会真正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一个汉族的国家。为了避免被同化灭族，藏人必须保持自己传统的世界宇宙观、宗教、文化、民族性，还有必须清楚认识自己不是中国人，西藏的历史也不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藏人不被汉族同化的唯一机会是实现他们与中国人的分离，并努力保持藏族的意识形态。藏族的精神基础是西藏宗教（佛教和苯教）、文化和历史，而其国家基础是达赖喇嘛办公室、藏人行政中央和藏人组织团体。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被中共当局拒绝。因此，西藏问题仍未解决。这意味着西藏的地位没有改变。所以，西藏依然是被占领的状态。虽然中共领导人认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疯狂地压迫其他国家承认这一点，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说服自己和要求他国发出声明。在现代的情况下，其他国家不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不论是这种逼迫承认，亦或自称不是占领西藏…，一切都在改变中。

参考书目

- 13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88. Moscow: Politizdat. (in Russian)
- 1996: The year in Tibet.-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hr_updates/1996/hr19961230.html#year_in_tibet. 14.12.2008. (in Russian)
- 2.5 thousand students will be accepted by the Tibetan University.-<http://www.km.ru/news/view.asp?id=7A7F038CBOCE4FD4AF6AD1EFE1EC996B>. 06.10.2008. (in Russian)
- 26-Jan-08 The Chinese leadership has announced the upcoming relocation of 52 thousand Tibetans in 2008.-<http://www.tibet.spb.ru/tibet-news/41/>. 28.07.2008. (in Russian)
- A 60-point Commentary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blication: A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ibet. 2008. Diir Publications.-<http://www.tibet.net/en/index.php?id=346&rmenuid=11>. 27.01.2009.
- A book is published in China on the history of liberation of Tibet.-<http://newsonchina.ru/china/134>. 08.10.2008. (in Russian)
- A Sea of Bitterness. Patriotic Education in Qinhai Monasteries. 1999. London: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 A Tibetan arrested in Lihang for political demonstration.-<http://tchrd.org/press/2007/pr20070802.html> . 04.11.2008.
- A.S. A trip into the rebellious Tibet.-<http://pressa.irk.ru/number1/2009/16 / 029001.html>. 26.04.2009. (in Russian)
- Additional 1st Protoco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August 12, 1949,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June 8, 1977.-<http://www.icrc.org/Web/rus/siterus0.nsf/iwpList133/4A1B0FBA8B5AE3CEC3257107002A11CC>. 03.01.2008. (in Russian)
- Administration of Lhasa gets ready to apply a set of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downtown.-<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6/6639590.html>. 17.04.2009. (in Russian)
- Ah, "Liberty "... (23.03.2008).-<http://www.buddhismofrussia.ru/news/164/>. 06.02.2009. (in Russian)

- Aldenderfer, M.S. 2003. Moving up in the world.-American Scientist, v. 91.
- Aleksandrov, M.V. 1995. Foreign Policy Doctrine of Stalin. Canberra: Austral. National Univ.-<http://grachev62.narod.ru/alexandrov/chapt02.htm>. 21.07.2009. (in Russian)
- Blamed for arson during riots in Tibet, man was sentenced to death.-<http://www.interfax.ru/society/news.asp?id=75953>. 23.04.2009. (in Russian)
- Andreev, A.I. 2006a. Tibet in Politics of Tsarist, Soviet, and Post-Soviet Russia. St. Petersburg: St. Petersburg Univ.-Nartang. (in Russian)
- Andreev, A.I. 2006b. Tibet and the modern myth (the myth of Nazi occultism).-Buddhism of Russia, no. 40. (in Russian)
- Andreev, A.I. 2008. Himalayan Brotherhood: Theosophical Myth and its Creators. St. Petersburg: St. Petersburg Univ. (in Russian)
- Androsov, V.P. 2006. Teachings of Nagarjuna on the Middle Path.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Andrugtsang, G.T. 1973. Four Rivers, Six Ranges. Reminiscences of the Resistance Movement in Tibet. Dharamsala: Information and Publicity Office of H.H. the Dalai Lama.
- Another Chinese 'incursion' at Sikkim border.-www.phayul.com. 19.06.2008.
- Ardley, J. 2002. The Tibet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NY: Routledge.
- Arpi, C. 2007. The "17-point Agreement": context and consequences.-In: Facts About the 17-point "Agreement"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Dharamsala.
- Arseniev, V.K. 2004. The Chinese in the Ussuri Region. Nansen, F. To the Country of the Future. Moscow: Kraft +. (in Russian)
- Atmosphere of martial law in Lhasa on 5 and 10 March 1999.-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hr_updates/1999/hr19990315.html#atmosphere. 14.12.2008.
- Autonomy in a political aspect.-http://russian.china.org.cn/china/archive/Tibet-06/2007-05/16/content_8263222_2.htm. 28.07.2008. (in Russian)
- Ayusheeva, D.V. Adapt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to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http://www.sunhome.ru/journal/1986>. (in Russian)

- Bache. 50 years of turmoil in Inner Mongolia.-<http://www.hunmagyar.org/turan/mongol/50yrs.html>. 03.01.2009.
- Badarchi, O.S. and Dugarsuren, Sh.N. 2000. Bogdo Khan's Life and Its Chronology. Ulaanbaatar: Hadyn San. (in Mongolian)
- Baikov, N.A. 1997. Notes of a Trans-Amur dweller.-Russia in Asia, no. 4. (in Russian)
- Baker, M. 2007. "Democratic imperialism": Tibet, China, and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Global Research, August 13.-<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6530>. 25.01.2009.
- Balakirev, E.V. The myth of human sacrifice.-<http://board.buddhist.ru/showpost.php?p=151404&postcount=130>. 31.03.2007. (in Russian)
- Barnett, R. 1997. Preface.-In: [Panchen Lama X] 1997. A Poisoned Arrow. The Secret Report of the 10th Panchen Lama. The Full Text of the Panchen Lama's 70,000 Character Petition of 1962, Together with a Selection of Support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London: Tibetan Information Network.
- Batsaikhan, O. 2008. The Last Mongolian 8th Great Khan Jebtsundamba an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11. Ulaanbaatar: Admon. (in Mongolian)
- Batsaikhan, O. and Kuzmin, S.L. 2008. Foundations of modern Mongolian statehood.-Olon Uls Sudlal, no. 2. (in Russian)
- Beall, C.M. 2006. Andean, Tibetan and Ethiopian patterns of adaptation to high-altitude hypoxia.-Integr. and Comp. Biol., v. 46, no. 1.
- Beall, C.M., Laskowski, D., Strohl, K.P., Soria, R., Villena, M., Vargas, E., Alarcon, A.M., Gonzales, C. and Erzurum, S.C. 2001. Pulmonary nitric oxide in mountain dwellers.-Nature, v. 414.
- Behind bars: prison conditions in Tibet. 1998.-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topical_reports/behind_bars-prison_conditions-1998/. 07.11.2008.
- Behind the scenes of the Dalai clique's movement "Uprising of the Tibetan people".-<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387771.html>. 07.04.2008. (in Russian)
- Bell, Ch. [1924] 1992. Tibet: Past and Present. New Delhi-Madras: Asian Education Services.

- Bell, Ch. [1928] 1991. *The People of Tibet*. New Delhi-Madras: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 Belov, E.A. (ed.) 2,005. *Russia and Tibet*.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Belov, E.A. 1996. Notes by Colonel General Staff Khitrovo about the Dalai Lama and his activities in 1906.-*Vostok (Oriens)*, no. 4. (in Russian)
- Belov, E.A. 1999. *Russia and Mongolia (1911-1919)*.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Berzin, A. 2000. *Relating to a Spiritual Teacher: Building a Healthy Relationship*. Ithaca: Snow Lion.-http://www.berzinarchives.com/web/en/archives/e-books/published_books/spiritual_teacher/pt1/spiritual_teacher_02.html?query=Manchu+Manjushri. 06.02.2009.
- Besprozvannykh, E.L. 2001. *Leaders of Tibet and Their Role in the Tibetan-Chinese Relations in the 17th-18th Centuries*. Volgograd: Volgograd State Univ.-http://window.edu.ru/window_catalog/files/r25629/volsu196.pdf. 13.06.2009. (in Russian)
- Besprozvannykh, E.L. 2005. *Tibetan-Chinese Relations in the XVII-XVIII centuries*. Volgograd: Volgograd State Univ.-http://window.edu.ru/window_catalog/files/r25904/volsu488.pdf. 13.06.2009. (in Russian)
- Bichurin, I. 1833. *History of Tibet and Kukuror from 2282 BC to 1227 AD, Part 1*. St.Petersburg: Imperial Acad. Sci. (in Russian)
- Biello, D. 2007. How Tibetans enjoy the high life.-*Scientific American*, 29.10.2007.
- Birth control policy in Amdo. 1996.-*Human Rights Update: TCHRD*, v. 2, no. 23.
- Blondeau, A.-M. and Buffetrille, K. (eds.) 2008. *Authenticating Tibet: Answers to China's 100 Questions*. 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Body of a great Lama is imperishable.-<http://www.glubinnaya.info/science/lama/lama.htm>. 14.06.2009. (in Russian)
- Bogoslovsky, V.A. and Moskalev, A.A. 1984.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China (1911-1949)*.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Bogoslovsky, V.A. et al. 1975. *Great-Power Policy of the Maoists in the Border Regions of China*. Moscow: Politizdat. (in Russian)
- Bogoslovsky, V.A. 1962. *Brief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the Tibetan People (Formation of*

- Class Society). Moscow. (in Russian)
- Bogoslovsky, V.A.1976. Lamaist Church in Tibet and its Current Status.-In: China: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Moscow. (in Russian)
- Bogoslovsky, V.A.1978. Tibetan Region of China (1949-1976).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Bogoslovsky, V.A.1996. Tibet After Mao Zedong. Moscow. (in Russian)
- Bogoslovsky, V.A.2002. Politics of the 13th Dalai Lama in Tibet. Moscow: Institute of Oriental Sciences. (in Russian)
- Borisov, O.B. and Koloskov, B.T. 1972. Sino-Soviet Relations in 1945-1970. Brief Sketch. Moscow: Mysl. (in Russian)
- Braun, O. 1974. Chinese Notes (1932-1939). Moscow: Politizdat. (in Russian)
- Brief introduction of Chushi Gangdruk Defend Tibet Volunteer Force.-<http://www.chushigangdruk.org/history/index.html>. 25.01.2009.
- Briefing paper for travellers to Tibet 1999.-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topical_reports/travellers_to_tibet-1999. 28.01.2009.
- Briefly on Tibet: a historical sketch.-<http://www.fmprc.gov.cn/rus/about/zgxz/xajk/t1997.htm>. 01.11.2008. (in Russian)
- Briefly on Tibet: religion and belief.-<http://www.fmprc.gov.cn/rus/about/zgxz/xajk/t1999.htm>, 01.11.2008. (in Russian)
- Briefly on Tibet: population and peoples.-<http://www.fmprc.gov.cn/rus/about/zgxz/xajk/t1998.htm>. 28.07.2008. (in Russian)
- Bryukhanov, V. 2007. The Tragedy of Russia. Regicide of March 1, 1881 Moscow: KMK. (in Russian)
- Budon Rinchendub. 1999. History of Buddhism. St. Petersburg: Eurasia. (in Russian)
- Buldakova, V.G. The national policy of China with respect to indigenous peoples.-<http://www.analitika.org/article.php?story=20080702064346733>. 02.07.2008. (in Russian)
- Butt, M. 1994. Muslims of Tibet.-Tibetan Bull., January-February.
- Butterfield, F. 1979. Buddhism influence stays strong in Tibet.-New York Times,

19.06.1979.

Candidate from the Dalai side.-<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tbd/xzzt/bczs/t69959.htm>.

28.07.2008.

Cao, Ch. 2007. Tibetan tragedy began with a farce.-In: Facts About the 17-point "Agreement"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Dharamsala.

Champion of peace or an inspiration for disorder.-<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tbd/xzzt/dllm/t69970.htm>. 01.11.2008. (in Russian)

Chan, H. 1981. 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t the Yuan cour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Liao, Chin, and Sung histories.-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Chandra, L. 1999. Buddhist Iconography. New Delhi: Intern. Acad. of Indian Culture-Aditya Prakashan.

Changes in the welfare of Tibetan society.-http://www.chinafactory.ru/xinwen_content.asp?newsid=1822. 28.07.2008. (in Russian)

Chhodak, T. 2003. The 1901 Proclamation of the H.H. Dalai Lama XIII.-In: The History of Tibet (McKay A. ed.), v. 3. London-New York.

Childs, G. 2003. Polyandry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a historical Tibet society.-History of Family, v. 8.-<http://www.case.edu/affil/tibet/booksAndPapers/childs.polyandry.and.population.growth.pdf>. 27.01.2009.

China and Nepal are ready to strengthen inter-party relations.-<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430414.html>. 16.06.2008. (in Russian)

China arrests over 572 monks from Kirti Monastery in two-day raid.-<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article=China+arrest+over+572+monks+from+Kirti+Monastery+in+two-day+raid&id=20227>. 01.04.2008.

China cannot have Tibet, says Britain.-New York Times, 30.08.1912. China has established a full-scale production of illegal copies of Russian weapons.-<http://www.newsland.ru/News/Detail/id/255933/cat/42/>. 06.11.2008. (in Russian)

China launches education drive in Lhasa.-www.phayul.com. 21.04.2008.

China opens a base which created the atomic bomb to tourists.-<http://www.rian.ru/world/20070503/64838400.html>. 03.05.2007. (in Russian)

- China, Tibet and Chinese nation. Facts and figures on Tibet in 1999.-<http://www.index-china.com/index-english/Tibet-s.html>. 08.11.2008.
- China: 20th century China incident and Nanking incident, 1938.-<http://www.jiyuu-shikan.org/e/archives.html>. 14.08.2009.
- China: facts and figures 2005. Annex no. 6. Agreement between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Tibetan government on arrangements fo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http://russian.china.org.cn/russian/248118.htm>. 18.10.2008. (in Russian)
- China: Tibet-facts and figures 2005.-<http://russian.china.org.cn/russian/233808.htm>. 07.05.2009. (in Russian)
- China: Tibet-facts and figures 2006.-http://russian.china.org.cn/china/archive/Tibet-06/2007-05/16/content_8263181.htm. (in Russian)
- China: Tibet-facts and figures 2006. Freedom of religion.-http://russian.china.org.cn/china/archive/Tibet-06/2007-05/15/content_8254856.htm.30.10.2008. (in Russian)
- China's midnight deadline for Tibetans to "surrender".-<http://beijingwideopen.org/>. 17.03.2008.
- China's massacre in Tibet. Shooting at Tibetan pilgrims.-<http://www.youtube.com/watch?v=BkMcj4vQtRU>, 27.07.2008.China's Population. 1988. Beijing.
- China's Tibet exhibit toes the party line.-http://alkimija.newsvine.com/_news/2008/07/10/1653485-chinas-tibet-exhibit-toes-the-party-line. 05.11.2008.
- China's Train, Tibet's Tragedy. 2009. Dharamsala: DIIR.
- China-Tibet: religious demography.-http://www.thearda.com/internationalData/countries/Country_51_2.asp. 18.01.2009.
- ChinaVitae: Raidi.-http://chinavitae.com/biography/Raidi_/full. 03.11.2008.
- Chinese agents infiltrate chat rooms and forums.-http://www.gorodfm.ru/dn_archive/date.20050531/news.67928/ (in Russian)
- Chinese authorities close down Pangsa Monastery in Tibet.-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hr_updates/2007/hr200711.html#Pangsa. 14.12.2008.

Chinese birth control policy affects Tibetan women. 2001.-Human Rights: TCHRD, December.

Chinese children are taught "ethnic integrity".-http://savetibet.ru/2008/12/17/china_to_teach_children_ethnic_unity.html. 17.12.2008. (in Russian)

Chinese migrants, a cause for Tibet protest: China.-www.phayul.com/news/tools/print.aspx?id=22816&t=0. 18.09.2008.

Chinese regime implicated in staging violence in Lhasa.-www.phayul.com. 25.03.2008.

Chinese Tibetologist: Tibetans are the biggest beneficiaries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Tibet.-<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6/6382675.html>. 28.03.2008. (in Russian)

Chronology of China 3.-<http://oriental.ru/cgi-bin/forum/YaBB.pl?board=china;action=display;num=1024834869>. 30.10.2008. (in Russian)

Comment: The statement of the Dalai clique on the "destruction of Tibetan culture" is a solid lie.-<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377482.html>. 20.03.2008. (in Russian)

[Commentary on 25.03.2008].-http://savetibet.ru/2008/03/19/petition_to_support_dalai_lama.html.

Commentary: Statement of the Dalai Lama re Compulsory unpaid labour in Drayab County.-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hr_updates/2001/hr200108.html#unpaid. 13.12.2008.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Literature in Foreign Languages. (in Russian)

Construction of the logistics centre in Nagchu, the largest in Tibet.-http://www.russian.xinhuanet.com/russian/2007-09/29/content_497801.htm. 28.07.2008. (in Russia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Tibet. 2000. S.l. (in Russian)

Curran, L.S., Zhuang, J., Shin, F. and Moore, L.G. 1997. Ventilation and hypoxic ventilatory responsiveness in Chinese-Tibetan residents at 3,658 m.-*Journal of Appl. Physiol.*, v. 83, no. 6.

Courtois, S., Werth, N., Panne, J.-., Pachkoski, A., Bartoshek, K. and Margolin, J.-L.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http://blackrotbook.narod.ru/>. 07.06.2009. (in Russian)

- Dalai Lama 14th Tenzin Gyatso. 2008. The Heart Sutra: the Doctrine of Prajnaparamita. Elista: Okean Mudrosti. (in Russian)
- Dalai Lama 14th. 1991. Buddhism in Tibet. Moscow-Riga: Narthang-Uguns. (in Russian)
- Dalai Lama 14th. 1992. Freedom in Exile. Dharamsala-St. Petersburg: Narthang. (in Russian)
- Dalai Lama. Guidelines for Future Tibet's Polity and Basic Features of Its Constitution. 26 February 1992.-<http://www.tibet.net/en/index.php?id=101&rmenuid=11>.
- Dalai Lama. The 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occas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people's uprising.-http://savetibet.ru/2009/03/10/dalai_lama_address.html. 10.03.2009. (in Russian)
- Dalai Lama. 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Twenty-Eigh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http://www.dalailama.com/messages/tibet/10th-march-archive/1987>. 21.09.2010.
- Dalai Lama 14th. 1995. Message from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March 10, 1959.-Buddhism of Russia, no. 23. (in Russian)
- Dalai Lama 14th. 2000. My Land and My People. St. Petersburg: Narthang-Corvus. (in Russian)
- [Dalai Lama] 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Lama. 2001. Ethic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St. Petersburg: Center of Tibetan Culture and Inform. (in Russian)
- Dalai Lama 14th. 2007. 365 Meditations for Each Day. Moscow: Penguin Books. (in Russian)
- Dalai Lama 14th. The Strasbourg Proposal.-<http://savetibet.ru/2007/08/11/psp3.html>. 07.06.2009. (in Russian)
- Dalai Lama: "Comrade-it was hypocrisy".-http://savetibet.ru/2009/01/13/dalajjlama_tovarishh__jeto_bylo_licemerie.html. 13.01.2009. (in Russian)
- Dalai, C. 1977. The struggle for the Khan throne during Kublai and his successors.-In: Tatar-Mongols in Asia and Europe. Moscow. (in Russian)

- Dangerous Crossing: Conditions impacting the flight of Tibetan refugees 2002 update. 2003.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www.savetibet.org.
- Dangerous Crossing: Conditions impacting the flight of Tibetan refugees 2003 update. 2004.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www.savetibet.org.
- Dangerous Crossing: Conditions impacting the flight of Tibetan refugees 2004 update. 2005.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www.savetibet.org.
- Dangerous Crossing: Conditions impacting the flight of Tibetan refugees report 2006.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www.savetibet.org.
- Decision of history and choice of people. 2008.-Tibetan Envoy, no. 12.
- Decrees on Salt and Tea. 1975.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http://www.earlyamerica.com/earlyamerica/freedom/doi/text.html>. 25.09.2010.
- Degree of dependence of China on foreign technology reaches 50 percent.-<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7/3931103.html>. 04.05.2009. (in Russian)
-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So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tistics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and Depart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of China, eds. Tabulation on Nationalities of 2000 Population Census of China. 2 vols. Beijing: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in Chinese).-In: <http://articles.industrialsoft.org/wp/t/Tibet.htm>. 26.01.2009.
- Destruction of Serthar Institute: A special report.-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topical_reports/destruction_of_serthar-2002/. 07.10.2008.
- Dhammapada (transl. by Toporov, V.I.). 1998. Samara: Agni. (in Russian)
- Display of Tibetan flag leads to death of detainee: an account of imprisonment after rare 1990s rural protest.-<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17012&t=1&c=1>. 28.07.2008.
- Dmitriev S.V. 2009. On the Karakorum.-In: Society and State in China, v. 39, pp.76-100. (in Russian)
- Domogatskikh, M. 1962. Tibet's Morning. Moscow: Molodaya Gvardiya. (in Russian)
- Dorjiev, A. 2003. Interesting Notes.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Down with the new kings!" The leading article in the Chinese newspaper "Renmin Ribao" and "Jiefangjun Bao "(March 4, 1969), devoted to events on the Damansky Island.-<http://www.coldwar.ru/conflicts/china/statya.php>. 16.03.2009. (in Russian)
-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Interview with Tsering Shakya, a modern historian of Tibet.-<http://savetibet.ru/2008/07/18/tibet.html>. (in Russian)
- Dunham M. 2004. Buddha's Warriors: the Story of the CIA-backed Tibetan Freedom Fighters, the Chinese Invasion, and the Ultimate Fall of Tibet. New York: J.P. Tarcher-Penguin.
-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ibet (the White Book).-<http://russian.china.org.cn/russian/65188.htm>. 28.07.2008. (in Russian)
- Ecological improve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ibet. Official publication. 2003-www.gov.cn.
- Elikhina, Y.I. 2006. The cult of the Avalokiteshvara Bodhisattva and His Earthly Incarn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Tibetan Statehood during the 7th-19th Centuries. D. Sc. Abstract. St. Petersburg. (in Russian)
- Ely, M. The true story of Maoist revolution in Tibet.-<http://rwor.org/a/firstvol/tibet/tib-in.htm>. 08.11.2008.
- Engels, F. Letter to V.I. Zasulich, April 3, 1890.-In: Marx, K., Engels, F. 1965. Works, v. 37. Moscow. (in Russian)
- Enthronement of the 11th Panchen.-<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tbd/xzzt/bczs/t69962.htm>. 06.10.2008. (in Russian)
- Esherick, J.W. 2006. How the Qing became China.-In: Empire to Nat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ds. J.W. Esherick, H. Kayali, E. van Young). Lanham, Maryland.
- Ethnic repression in Tibet masterminded by faceless Chinese trio.-www.phayul.com.htm. 23.03.2008.
- Fang, M. In China, a different brand of Buddhism. Ethnic Han turning to Tibetan doctrine for guidance.-Washington Post, Friday, February 20, 2009.
- [Fan-portal] <http://russian.people.com.cn/95460/6495971.html>. 06.10.2008. (in Russian)

- Farquhar, D.M. 1981.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the Yuan Imperial Government.-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 Fedorenko, N.T. 1992. I.V. Stalin and Mao Zedong.-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no. 5-6. (in Russian)
-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ibet Support Groups Brussels, 11-14 May, 2007. Dharamsala, 2008.
- Fifty years in Tibet: media.-<http://www.tibet.cn/tibetzt/tibet50-en/figure/doc/023.htm>. 01.11.2008.
- Filatov, L.V. 1980. Economic Assess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of the Soviet Union to China, 1949-1966.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For information about Tibet.-<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tbd/xzxt/xzjj/default.htm>. (in Russian)
- Forney, M. China falls for Tibet chic.-<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96835,00.html>. 05.11.2008.
- Franke, H. 1981. Tibetans in Yuan China.-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 French, P. 2004. Tibet, Tibet. Moscow: AST. (in Russian)
- French, P. He may be a God, but he's no politician.-New York Times, 22.03.2008.-<http://www.nytimes.com/2008/03/22/opinion/22french.html?ex=1363924800&en=17894010eb93d018&ei=5124&partner=permalink&expod=permalink>. 26.01.2009.
- Frenchman's travels in Tibet.-http://savetibet.ru/2009/01/30/r233cit_du_p233riple_dun_fran231ais_224_travers_le_tibet.html. 16.03.2009.
- Gabuev, A. 2008. Tibet expects a difficult upbringing.-Kommersant, no. 59 (3876). (in Russian)
- Gabuev, A. Patriot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http://www.kommersant.ua/doc.html?docId=885571>. 22.04.2008. (in Russian)
- Ganbold, J., Munhtsetseg, T., Naran, A.D. and Puntsag, A. 2006. The Mongol Yuan State. Ulaanbaatar. (in Mongolian)
- Gantenbein, D. 1993. The high life.-<http://discovermagazine.com/1993/oct/thehighlife286/>. 17.03.2009.

- Garri, I.R. 2009. Buddhism and Politics in the Tibetan region of China (2nd half of the 20th-beginning of the 21th century). Ulan-Ude: BnTs SO RAN. (in Russian)
- Gedin, S. 1899. In the Heart of Asia. St. Petersburg: A.F. Devrien. (in Russian)
- Gelek.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 between ancient Tibetan culture and the Chinese Culture.-China Tibetology, no. 2.-<http://www.tibet.cn/english/zt/TibetologyMagazine/200312004421152145.htm>. 03.11.2008.
- Ginsburgs, G. and Mathos, M. 1964. Communist China and Tibet. The First Dozen Years. Hague.
- Glazunov, O.I. 2008. Chinese Intelligence Forces. Moscow: Algorithm. (in Russian)
- Goetz, J. and Rosenbach, M. Under digital fire.-Der Spiegel, no. 14 (617), 20.04.2009. <http://www.profile.ru/items/?item=28363>. 26.04.2009. (in Russian)
- Goldstein, M. 1994. Change, conflict and continuity among a community of nomadic pastoralists: a case study from Western Tibet, 1950-1990.-I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ibet (ed. R. Barnett, Sh. Akiner). Bloomington.
- Goldstein, M.C. 2003.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In: The History of Tibet (ed.A. McKay), v. 3. London-New York.
- Goldstein, M.C. 2007.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 2.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1951-1955. Berkeley-Los Angele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Goldstein, M.C., Jiao, B. and Lhundrup, T. 2009.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ibet: the Nyemo Incident of 1969. 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Univ. of Los Angeles Press.
- Goncharov, S.N. 2006. On China, Medieval and Modern. Notes from Different Years. Novosibirsk: Nauka. (in Russian)
- Gorbunov, S.A. 2008. China: Religion and Power.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in the Context of Society and State. Moscow: Forum. (in Russian)
- Gorokhov, G.S. and Tsendina, A.D. (transl.) 2005. The Golden Legend.-In: History in the Works of Learnt Lamas.M. (in Russian)
- Govinda, L.G. 2002. Tibet in Pictures. A Journey into the Past. Berkeley (CA): Dharma Publ.

- Graham-Harrison, E. Chinese migrants may flee Tibet as tourism stalls.-Reuters, Thursday, Feb. 12, 2009.
- Great Changes in Tibet. 1972.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 Grunfeld, A.T. 1996.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Armonk (NY): M.E. Sharpe.
- Guchinova, E. 2004. The Street of "Kalmuk Road". St. Petersburg: Alateyya. (in Russian)
- Gumilev, L.N. 1968. Ancient Mongol religion.-Reports of the CRW, v.5. (in Russian)
- Gurevich, B.P. 1958. Liberation of Tibet.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Guzev, V.G. and Tvorogov, O.V. Hin(ova).-Fundamental Digital Library "Russian Literature and Folklore".-<http://feb-web.ru/feb/slovinc/es/es5/es5-1791.htm>.04.01.2008. (in Russian)
- Gyelo Thondup reconfirms Deng Xiaoping's offer on Tibet talks.-<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23254&article=Gyalo+Thondup+reconfirms+Deng+Xiaoping%e2%80%99s+offer+on+Tibet+talks&t=1&c=1>. 21.11.2008.
- Halperin, B. D., Sun, S. et al. 1998. ECG observations in Tibetan and Han residents of Lhasa.-Journal Electrocardiol., v. 31, no. 3.
- Happiness of Tibet-is the happiness of ordinary people (people's forum).-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09-03/10/content_208316.htm.06.06.2009. (in Russian)
- Harrer, G. 2002. Seven Years in Tibet. Moscow: Tsentrpoligraf.-<http://www.lhasa.ru/sevenyearsintibet/tibet6.html>. 30.10.2008. (in Russian)
- Hennig, R. 1961-1963. Terrae Incognitae, vols. 1-4. Moscow: Publishing House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Russian)
- Herold, K. Tibet Justice Center, an annotated chronology of relations in the 20th century, 2nd ed., 1994.-<http://www.tibetjustice.org/reports/chron.html>. 21.07.2009.
-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Ratifies Amendment to Charter of Tibetans.-<http://www.tibet.net/en/index.php?id=2374&articletype=flash&rmenuid=morenews&tab=1#TabbedPane1s1>. 12.06.2011.
-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 The Panchen Lama's warning to China.-<http://www.friends-of-tibet.org.nz/panchen-lama.html>. 08.10.2008.

- His Holiness's Middle Way Approach for resolving the issue of Tibet.-<http://www.dalailama.com/page.225.htm>. 19.09.2010.
- History of Tibet: a comprehensive strengthening of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 over Tibe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7)-<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3/6406191.html>;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3/6406186.html>. 05.06.2009. (in Russian)
- Ho, D.D. 2006.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resisting the Destroy of Four Olds campaign, 1966-1967.-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J.W. Esherick, P.G. Pickowicz, A.G. Walder eds.). Stanford.
- Holz, K.A. Have all the experts on China been bribed?-<http://www.epochtimes.com.ua/ru/articles/view/5/10120.html>. 28.11.2008. (in Russian)
- Horlemann, B. Modernization efforts in Mgolog: a chronicle, 1970-2000.-<http://www.cwru.edu/affil/tibet/booksAndPapers/horlemann.pdf>. 08.11.2008.
- Hsin, M. 1972. Lhasa's new look.-In: *Great Changes in Tibet*. Peking.
- [Hu Jintao] Full Text of Speech by Hu Jintao at Tibet's Peaceful Liberation.-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english/200107/19/eng20010719_75376.html, 27.07.2001.
-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1. Dharamsala: TCHRD.
-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7.-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annual_reports/2007/ar_2007.pdf. 14.12.2008.
-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8. Dharamsala: TCHRD.
- Iliin, S. 1978. "The Tibetan Variant".-*Literaturnaya Gazeta* (Moscow), no. 29 (4679), 19.07.1978. (in Russian)
- During 2 years from the start of operation of 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the number of passengers in Lhasa train station exceeded 2.8 million people /times.-<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6/6440620.html>. 07.05.2009. (in Russian)
- In a number of monasteries, of the Gannan-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the Gansu Prov., weapons and ammunition were seized.-<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6/6393877.html>. 01.11.2008. (in Russian)
- In the light of truth: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Dalai Lama, the Nazis and the "Aum Shinrikyo".-<http://russian.people.com.cn/95181/6568166.html>. 06.01.2009. (in Russian)

- In Tibet, cases of bubonic plague were revealed.-<http://www.ntv.ru/text/news/index.jsp?nid=68425>. 07.12.2008. (in Russian)
- In Tibet, in 2008, 22 monuments of culture will be restored.-<http://www.vsesmi.ru/news/1358048/>. 07/27/2008 (in Russian)
- In Tibet, the control over the spread of the AIDS virus is enhanced.-<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6/5108054.html>. 07.10.2008. (in Russian)
- In Tibet, the Day of Liberation of Tibetans from serfdom was established.-<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576914.html>. 11.03.2009. (in Russian)
- In Tibet, the statue of Guru Padmasambhava was destroyed.-http://savetibet.ru/2007/06/05/guru_rinpoche_statue.html. 09.06.2009. (in Russian)
- India rejects all Chinese claims on Arunachal Pradesh.-<http://news.mail.ru/politics/1600483/>. 25.10.2008. (in Russian)
-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Report on Tibet 1997.IOC cancelled the global torch relay.-<http://www.lenta.ru/news/2009/03/27/torch/>. 27.03.2009. (in Russian)
- Interpreting Tibet: A Political Guide to Traveling in Tibet.-<http://www.savetibet.org/files/documents/TibetanChinaTravelGuide.pdf>. 21.09.2010.
- Ivanov, N.B. 1999. Organization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foreign lobby in the U.S.-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 3. (in Russian)
- Ivanovsky, A.O. 1888. The Spafari Mission.-Notes of the eastern branch of the Russian Archaeological Society, v. 3, no.1-2. St Petersburg.-http://www.vostlit.info/Texts/Dokumenty/China/XVII/1660-1680/Posolstvo_Spafari/text.htm.04.01.2009. (in Russian)
- Jarrah, W. 2002. Gyelthang and Tsethang-a traveller's impression.-Tibetan Bull., July-September.
-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of 1959 and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In: Cold War Studies at Harvard University.-<http://www.fas.harvard.edu/hpcws/jcws.2006.8.3.pdf>. 25.01.2009.
- Jiang Zemin. 2004.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vols. 2.3. Moscow: Monuments of Historical Thought. (in Russian)

- Jiang, D. Popular history: the suppression of rebellion in Tibet (posted by Zh. Li).-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08/03/popular-history-the-suppression-of-a-rebellion-in-tibet. 21.12.2008.
- Jin, B. 1987. When does the word "minority nationality" [shaoshu minzu] [first] appear in our country?-Nationality Solidarity (Minzu Tuanjie), v. 6.-http://www.columbia.edu/itc/ealac/barnett/pdfs/link21-jinbanggao.pdf. 16.05.2009.
- "Jingji Riba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TAR.-http://www.anctc.ru/inform/textnews/2008-04-22/113756/?site=3. 28.07.2008. (in Russian)
- Johnston, C. Tibet: the international mistake of the century.-http://www.friends-of-tibet.org.nz/mistake-of-the-century.html/ 03.11.2008.
- Joint Statement to Repudiate the so-called Order no. 5 of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Religious Affairs on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the Reincarnation of 'Living Buddha's in Tibetan Buddhism.-http://www.tibet.net/en/prelease/2007/020907.html. 13.06.2011.
- Jong, L. DNA profiles of "Han" Taiwanese.-http://www.taiwandna.com/ProfileJong.html. 17.02.2009.
- Jung Chang and Halliday, J. 2007. Mao: the Unknown Story. Moscow: Tsentrpoligraf. (in Russian)
- Kachins, E. 1987. Russia and China: a dual alliance.-Pro et contra, November-December. (in Russian)
- Kalovski, I. The true face of the Dalai Lama.-http://kalovski.blog.com/763351/. 15.05.2009.
- Karamzin, N.M. 1989. History of the Russian State, v. 1.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Karmel, S.M. Ethnic tens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order: China's policies in Tibet.-http://www.thefreelibrary.com/Ethnic+tension+and+the+struggle+for+order%3a+China's+policies+in+Tibet.-a018280032. 03.11.2008.
- Kauffner, P. Was human sacrifice practiced in old Tibet?-http://stason.org/TULARC/travel/tibet/B4-Was-human-sacrifice-practiced-in-old-Tibet.html/ 21.11.2008.
- Khenpo Jigme Phuntsok. Abbot of Serthar Buddhist Institute dies.-http://www.phayul.com/

- news/article.aspx?id=5791&t=1. 07.10.2008.
- Khetsun, T. 2008. *Memoirs on Life in Lhasa Under Chinese Rule*. Univ. of Columbia Press.
- Khrapachevsky, R.P. 2004. *Military Power of Genghis Khan*. Moscow: AST-VZOI. (in Russian)
- King Songtsen Gampo.-<http://dazan.spb.ru/teachers/kings-tibet/561/>. 25.11.2008. (in Russian)
- Kitaev, S. Conflict in Tibet: facts and propaganda.-http://savetibet.ru/2008/04/12/tibet_facts_and_propaganda.html. 07.06.2009. (in Russian)
- Kitaev, S. How Tibet became a part of China. What the Chinese propaganda does not say.-<http://savetibet.ru/2009/03/09/tibet.html>. 07.06.2009. (in Russian)
- Kitaev, S. Tibet's in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retrospective.-http://savetibet.ru/2009/02/16/independence_of_tibet_in_historical_retrospective.html. 07.06.2009. (in Russian)
- Kitaev, S. March 28, a new holiday in Tibet: The Day of Liberation from Logic.-<http://savetibet.ru/2009/03/27/tibet.html>. 27.03.2009. (in Russian)
- Klinov, A.S. 2000.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ibet and the Position of Powers (1914-End of the 20th century.)*. Maikop: Institute of Economics, Law and Nature. (in Russian)
- Klinov, A.S. 2008. O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of Tibet.-*World of Eurasia*, v. 2, no. 2, pp.41-46. - http://e-lib.gasu.ru/Evrazia/arhiv/2008/mire_2.pdf. 05.08.2009. (in Russian)
- Knuth, R. 2003. *Libricide: The Regime-sponsored Destruction of Books and Librar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onn.: Praeger.
- Kolas, A. and Thowsen, M.P. 2005. *On the Margins of Tibet: Cultural Survival on the Sino-Tibetan Frontier*. Washington: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 Kolmas, J. 1967. *Tibet and Imperial China*. Canberra: Austral. National Univ.
- Koloskov, B. 1977.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in 1969-1976. Key Factors and Leading Trends*. Moscow: Politizdat. (in Russian)
- Kozlov, P.K. 1923. *Mongolia and Amdo and the Dead City of Khara-Khoto*. Moscow-Petrograd: Gosizdat. (in Russian)
- Kozlov, P.K. 1947. *Mongolia and Kham*. Moscow: Geographgiz. (in Russian)

- Kozlov, P.K. 2004.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Moscow: KMK. (in Russian)
- Krishnatry, S.M. 2005. Border Tagins of Arunachal Pradesh. Unarmed Expedition 1956. New Delhi: National Book Trust.
- Kucera, S. 1977. The conquest of Tibet by the Mongols.-In: Tatar-Mongols in Asia and Europe. Moscow. (in Russian)
- Kuleshov, N.S. 1992. Russi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Kumbum's song of sadness. 1998.-Human Rights Update: TCHRD, v. 3, no. 17.
- Kuxing: Torture in Tibet. A Special Report. TCHRD.-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topical_reports/torture/torture.pdf. 07.06.2009.
- Kuzmin, S.L. (in press). The Treaty of 1913 between Mongolia and Tibet and Its Validity.
- Kuzmin, S.L., Oyuunchimeg, J. 2009. The last Great Khan of Mongolia.-Asia and Africa Today, no. 1. (in Russian)
- Kuznetsov, B.I. 2001. Bon and Mazdaiz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n)
- Kuznetsov, V.S. 2006. Buddhist Factor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Moscow: 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Studies. (in Russian)
- Kychanov, E.I. and Melnichenko, B.N. 2005. The History of Tibe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Kychanov, E.I. and Savitsky, L.S. 1975. Men and Gods in the Land of Snows: A Short History of Tibet and Its Culture.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La magie du Bouddha.-http://magiedubouddha.com/p_tib-os1.php. 08.11.2008.
- Laird, Th. 2006. The Story of Tibet.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Grove Press.
- Langlois, J.D., Jr. 1981. Political Thought in Chin-hua Under Mongol Rule.-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 Lankov, A. "Mandate of Heaven", or legitimacy in Chinese.-<http://lankov.oriental.ru/d27.shtml>. 01.07.2002. (in Russian)
-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n China during their investigation of the riots in Lhasa seized

- a large consignment of weapons.-<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6/6386904.html>. 05.04.2008. (in Russian)
- Ledovsky, A.M. 2005. The USSR, the USA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rough the Eyes of a Witness, 1946-1949. Moscow: 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Studies. (in Russian)
- Lenin V.I. The discussion of self-determination.-In: Lenin V.I. 1962. Complete Works, ed. 5, v. 30. Moscow. (in Russian)
- Lenin, V.I. On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In: Lenin V.I. 1961. Complete Works, ed. 5, v. 25. Moscow. (in Russian)
- Leontiev, V.P. 1956. Foreign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ibet in 1888-1919. Moscow: USSR Acad. Sci. (in Russian)
- Letter from Lhasa, Tibet.-http://savetibet.ru/2008/05/08/lhasa_tibet.html. 08.05.2008. (in Russian)
- Levin, G.G. Runic inscriptions in Tibet.-<http://www.kyrgyz.ru/?page=38>. 24.12.2008. (in Russian)
- Levkin, G.G. China or Manchuria-who is neighbour of Russia?-<http://www.levking.ru/man2.htm>. 30.10.2008. (in Russian)
- Levkin, G.G. Historical fabrications of Candidat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Vladimir Popov.-<http://www.levking.ru/izms.htm>. 30.10.2008. (in Russian)
- Levkin, G.G. The answers to the guest book visitors.-<http://www.levking.ru/gb1.htm>. 14.10.2009. (in Russian)
- Levkin, G.G. Typical mistakes and misconceptions related to issues and the history of Zhong-guo (China).-<http://www.levking.ru/mists.htm>. 30.10.2008. (in Russian)
- Ling, N. 1964. Tibetan Sourcebook.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
- List of tributaries of Imperial China.-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tributaries_of_Imperial_China. 21.12.2008.
- Liu, M. When heaven shed blood. Details of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are only now leaking out, a tale of daring espionage, violence and finally betrayal.-http://www.buddhistview.com/site/epage/31552_225.htm. 17.02.2009.
- Lomanov, A. Buddha from the Golden Urn.-<http://www.vremya.ru/2003/192/13/82362.html>.

- 14.10.2009. (in Russian)
- Lotus grove of great sacraments: Tibetan artist Doug Chejel Rinpoche.-<http://oldtradition.org/teachers/tibetskii-khudozhnik-dugu-chedzhel-rinpoche-master-traditsii-drukpa-kagyu>. 24.12.2008. (in Russian)
- Lu Huazhu. 1828. Description of Tibet in its Present Condition. St Petersburg. (in Russian)
- Lubsan Danzan. 1973. Altan Tobchi ("Golden Legend").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Lukin, A. World view: Buddhism and communism.-Vedomosti, 28.03.2008, no. 56 (2078).-<http://www.vedomosti.ru/newspaper/index.shtml?2008/03/28>. (in Russian)
- Lukyanov, A.E. 2005.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the new world order.-Psychology Newspaper: We and the World, no. 11 (111).-<http://www.gazetamim.ru/culture/dialog/lukjanov.htm>. 04.01.2009. (in Russian)
- Ma Rong. 1993. Residential patterns and their impact on Han-Tibetan relations in Lhasa City,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In: Urban Anthropology in China (Gulden G., Southall A. eds.). Boston.
- Macdonald, D. 1932. Twenty Years in Tibet. London: Seely, Service & Co.
- Malinovsky, G. Thirteen years of Chinese war.-http://www.bbratstvo.org/index.php3?path=_journal/2002/02&source=neizvoin. 10.12.2008. (in Russian)
- Malyavin, V. 2000. Chinese Civilization. Moscow: Astrel-Design, Information, Mapping. (in Russian)
- Mao Tse-tung. 1977. On the policies for our work in Tibet. Directiv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In: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http://www.marx2mao.com/Mao/WT52.html>. 08.11.2008. Mao Zedong. 1948. Selected Works. Harbin: 211.-http://mx.esc.ru/-assur/ocr/maoism/ref.html#ref_215.30.04.2009. (in Russian)
- Mao Zedong. 1952. Selected Works, v. 1. Moscow: Inostran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Mao Zedong. 1966. Excerpts from the Works.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Literature in Foreign Languages. (in Russian)
- Mao Zedong. 1967. Bring the Revolution to the End.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Literature in Foreign Languages. (in Russian)

- Mao Zedong. 2008. *Autobiography. Poems*. Moscow: Rubezhi XXI Veka. (in Russian)
- Mao Zedong. On Deng Xiaoping (conversation with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and commanders of large military districts in December 15, 1973).-<http://www.maoism.ru/library/remark-15-12-1973.htm>.22.05.2009. (in Russian)
- Mao Zedong. On the question of the right solution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February 27, 1957-http://www.maoism.ru/library/on_the_correct_handling.htm. 22.05.2009. (in Russian)
- Mao Zedong. Speeches and articles by Mao Tse-tung in different year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no. 6. 1976. M.-http://www.maoism.ru/library/Mao_set.htm. 06.11.2008. (in Russian)
- Maoism without Embellishments. 1980. Moscow: Progress. (in Russian)
- Maoist library.-<http://www.maoism.ru/library/index.htm>. 06.11.2008. (in Russian)
- Maps of Tibet. Historic Images of the High Plateau. 2008 Calendar.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Mar, N.I. 1969. The Damansky Island. Moscow: Znanie. (in Russian)
- [Marco Polo]. Marco Polo's Book. 1955. Moscow: Geografiz. (in Russian)
- Martynov, AS 1978. The Status of Tibet in 17th-18th Centuries.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Mass transportation of objects of Tibet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to China. 2003.-Tibetan Envoy, no. 7.
- Materials from "Nindin Jungeer Fanlyue" (Descriptions of Dzungar's pacifying) on the history of Dzungaria and East Turkestan. 1994.-In: Chinese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East Turkestan, Central Asia and Kazakhstan in 14th-19th Centuries. Almaty.-http://www.vostlit.info/Texts/Dokumenty/China/XVII/1680-1700/Kit_ist_Sr_az/21-40/frame21.htm.12.06.2009. (in Russian)
- McCarthy, R.E. 1997. *Tears on Lotus: Accounts of Tibetan Resistance to the Chinese invasion 1950-1962*. Jefferson (N Carolina)-London: McFarland & Co.
- Memorandum from the Tibetan Muslim Youth Federation.-www.phayul.com.htm. 21.03.2008.
- Merinov, S. Purification at a golden lake.-Rossiyskaya Gazeta. Week no. 3339, 06.11.2003-

- <http://www.rg.ru/2003/11/06/tibet.html>. 03.12.2008. (in Russian)
- Mind and Life Institute.-<http://www.mindandlife.org>. 06.06.2009. Modern China: who is who? The moment of Truth will not come soon.-Almanac "Vostok," v.9 (21), 2004.-http://www.situation.ru/app/j_art_534.htm. 03.01.2009. (in Russian)
- Mogultai Principality. Mongol Empire in 1248-1388.-<http://www.wirade.ru/history>. 21.12.2008. (in Russian)
-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1952. Moscow. (in Russian)
- More than 4 million tourists visited Tibet last year.-<http://www.businessrest.ru/NewsAMShow.asp?ID=428609>. 28.07.2008. (in Russian)
- More than a thousand rioters in Tibet were released.-<http://www.lenta.ru/news/2008/06/21/release/>. 21.06.2008. (in Russian)
- Moskalev, A.A. 2004. Jiang Zemin on national policies of the CPC.-In: China in a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M. (in Russian)
- Moskalev, A.A. 2005. The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Moscow: Monuments of Historical Thought. (in Russian)
- Movement westward. 1985.-Reference Material (2). Embassy of the PRC, New Delhi, 4 February.Muldashev, E.R. 2008. Where did We Come from? Moscow: Olma Media Group. (in Russian)
- Myasnikov, V.S. 1979. The ideological bankruptcy of the Beijing pseudo-historians.-In: Beijing's Territorial Claims: History and Modernity. Moscow. (in Russian)
- [Namkay Norbu] Chogyal Namkay Norbu. 2004. Introduction.-In: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St Petersburg: Uddiyana-Zhangzhung. (in Russian)
- [Namkay Norbu] Chogyal Namkay Norbu. 2008. The Precious Mirror of the Ancient History of Zhang-Zhung and Tibet. Moscow: Shechen-Ganges. (in Russian)
- Namsaraeva, S.B. 2003. Institute of the Qing governors of China in Mongolia and Tibet in the 18th century. Ph.D. Thesis. Moscow: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in Russian)
-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in Tibet.-<http://russian.china.org.cn/russian/115293.htm>. 27.07.2008.
- National uprising.-<http://www.tibet.com/WhitePaper/white3.html>. 14.03.2009.

- Nationalities and Religious Bureau of Lhasa Municipality, 20.7.1997-In: New temple and monastic rules.-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hr_updates/1997/hr19971215.html#reeducation. 14.12.2008.
- Negotiations or splittist activity under the guise of negotiations.-<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tbd/xzst/dllm/t69969.htm>. 08.02.2009. (in Russian)
- Nepomnin, O.E. 2005. History of China: the Qing Dynasty. 17th century-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New progress i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ibet (The White Book). 1998.-<http://chinaconsulate.khb.ru/rus/ziliao/zt/zfbps/t25323.htm>. 13.07.2008. (in Russian)
- Ngabo Ngawang Jigme. 1988. When did Tibet come within the sovereignty of China?- Bull. Hist. Tibet Communist Party, v. 3 (General Series, no. 21, translation by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London (TIN Ref: Doc 22(ZY)): Background Papers on Tibet, September 1992, pt. 2. London: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 Ngaboi Ngawang Jigme. 1991. On Tibetan Issues. Beijing: New Star. Nichols, S. Malware writers target pro-Tibet groups.-<http://www.vnunet.com/vnunet/news/2212635/malware-writers-aim-pro-tibet>. 27.07.2008; Cyber attacks target pro-Tibet groups.-www.phayul.com. 23.03.2008.
- Niermeyer, S., Yang, Ping, Sganmina, Drolkar, Janguo, Zhuang and Moore, L.G. 1995. Arterial oxygen saturation in Tibetan and Han infants born in Lhasa, Tibet.-*New England J. Medicine*, v. 333, no. 19.
- Nikolaev, R. 2005. How swastika appeared on the Soviet money.-<http://www.vodyanoyznak.ru/magazine/21-22/432.htm>.06.02.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In Kathmandu, Nepalese police arrested 25 of Tibetan protesters.-http://savetibet.ru/2009/08/18/nepal_tibet.html. 06.10.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In Lhasa, a campaign to boycott the New Year celebrations is promoted.-http://savetibet.ru/2009/02/05/tibet_new_year.html. 05.02.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A new censorship initiative in Tibetan regions of China: the dismantling of satellite dishes.-<http://savetibet.ru/2009/06/25/tibet.html>. 25.06.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Activists from Britain and the U.S were tied to chairs by interrogators.-<http://savetibet.ru/2008/08/30/activist.html>. 30.08.2008. (in Russian)

- Nikolsky, V. Behind the facade of "Day of emancipation of the serfs" are repressions.-http://savetibet.ru/2009/03/28/tibet_today.html. 28.03.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In Kardze, Sichuan Province, Tibetan protesters continue to act in Kardze, Sichuan Province.-http://savetibet.ru/2009/01/12/tibetans_in_new_kardze_protests.html. 12.01.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In Sichuan province, Ronge Adrak's nephew was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in prison.-<http://savetibet.ru/2008/07/19/tibetans.html>. 04.11.2008. (in Russian)
- Nikolsky, V. In the homeland of the 14th Dalai Lama, construction of his pagoda was completed.-http://savetibet.ru/2009/03/03/dalai_lama.html. 03.03.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People of Maoist Komsomol of Nepal handed over five Tibetan refugees to the police.-<http://savetibet.ru/2009/02/24/nepal.html>. 16.03.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Minister of Internal Affairs of Nepal: Tibetan refugees do not have the right "of peaceful protests".-http://savetibet.ru/2009/10/06/tibet_nepal.html. 06.10.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SCMP: Amidst the harsh security measures, Tibetans celebrate the 'black' New Year at home.-<http://savetibet.ru/2009/02/28/tibet.html>. 16.03.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TCHRD: seven Tibetans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March 14 "riots in Lhasa".-http://savetibet.ru/2008/12/19/tchrd_sem_tibetcev_prigovoreny_k_tjuremnomu_zakljucheniju_vplot_do_pozhiznennogo_v_svjazi_s_besporjadkami_14_marta_v_lkhase.html. 19.12.2008. (in Russian)
- Nikolsky, V.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conduct demonstration of military force in the Tibetan regions.-<http://savetibet.ru/2009/02/22/lhasa.html>. 16.03.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demanded that the Tibetan monks not to hold a prayer service for the dead protester.-http://savetibet.ru/2008/05/09/tibetan_dead.html. 09.05.2008. (in Russian)
- Nikolsky, V. The court acquitted the German graduate student who had thrown a shoe at Premier Wen Jiabao.-<http://savetibet.ru/2009/06/03/humanrights.html>. 03.06.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The Tibetan plateau: the difficulties of living for environmental migrants.-http://savetibet.ru/2008/10/21/tibetan_nomads.html. 21.10.2008. (in Russian)

- Nikolsky, V. Three Tibetan monks are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involvement in the blast in Chamdo.-<http://savetibet.ru/2008/11/02/tibetans.html>. 03.11.2008. (in Russian)
- Nikolsky, V. Tibetan Employees of state institutions were given two months to return their children from schools and monasteries in India.-http://savetibet.ru/2008/07/18/tibetan_children.html. 28.07.2008. (in Russian)
- Nikolsky, V.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interrupts negotiations with China.-<http://savetibet.ru/2008/11/23/tibet.html>. 23.11.2008. (in Russian)
- Nine Commentaries on the Communist Party. Comment 7.-The Great Epoch, special issue, 2005. (in Russian)
- Nominated by the Dalai.-<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tbd/xzzt/bczs/t69959.htm>. 28.07.2008. (in Russian)
- Norbu, D. 1998. Self-determination: the satisfactory solution.-Tibetan Bull., May-June.
- Norbu, D. 1999. Tibet: the Road Ahead. New Delhi: HarperCollins.
- Norbu, D. 2001. China's Tibet Policy. Surrey: Routledge-Curzon Press.
- Norbu, J. 2003. The Tibetan resistance movement and the role of the CIA.-In: The History of Tibet (McKay, A. ed.), v. 3. London-New York.
- Norbu, J. 2006. The forgotten anniversary-remembering the great Khampa uprising of 1956.-<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c=4&t=1&id=14993&article=The+Forgotten+Anniversary+-+Remembering+the+Great+Khampa+Uprising+of+1956>. 25.01.2009.
- Norbu, J. March winds.-<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article=MARCH+WINDS+-+Jamyang+Norbu&id=24032>. 07.03.2009.
- Odeli, B. 2005. Dharamsala: Tibetan Chronicles. Nizhny Novgorod: Decom. (in Russian)
- On religious freedom in Tibet.-http://community.livejournal.com/ru_free_tibet/6258.html. 01.11.2008. (in Russian)
- On the Sino-Indian Border. 1962.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Literature on Foreign Languages. (in Russian)
- On the trade 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 White Book).-<http://russian.china.org.cn/russian/32943.htm>. 03.05.2009. (in Russian)

- On trade balanc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http://www.chinaconsulate.khb.ru/rus/xwdt/2002x/t117755.htm>. 03.05.2009. (in Russian)
- [Order no. 5.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the reincarnation of living Buddhas in Tibetan Buddhism.-English text in:] New measures on reincarnation reveal Party's objectives of political control.-<http://www.savetibet.org/media-center/ict-news-reports/new-measures-reincarnation-reveal-partys-objectives-political-control>. 21.09.1020.
- Origin of the title of "Dalai Lama" and its related backgrounder.-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9-03/01/content_10921943_3.htm. 09.03.2009.
- Ovchinnikov, V. 2004. The Dalai Lama in Russia. Will his visit complicate relations between Beijing and Moscow?-*Rossiyskaya Gazeta*, no. 3643, 01.12.2004. (in Russian)
- Ovchinnikov, V. 2007.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he Dalai Lama: Tibet became a part of China in the middle ages.-*Rossiyskaya Gazeta*, week no. 4502 of October 25, 2007-<http://www.rg.ru/2007/10/25/tibet.html> . 30.10.2008. (in Russian)
- Ovchinnikov, V. 2009. Tibetan reality refutes myths.-*Rossiyskaya Gazeta*, week no. 5061 (237) on December 10, 2009-<http://www.rg.ru/2009/12/10/tibet.html>.12.12.2009. (in Russian)
- Ovchinnikov, Vs. 2006. *Ascension to Shambhala: with My Own Eyes*. Moscow: AST. (in Russian)
- Over half a century, the population of Tibet has increased by a factor of 2.8.-http://russian.china.org.cn/china/txt/2008-05/05/content_15063519.htm.03.01.2009. (in Russian)
- Palden Gyatso. 1997. *Fire Under the Snow. Testimony of a Tibetan Prisoner*. London: The Harvill Press.
- Pan, T.A. 2007. *Message from the Later Qing Dynasty to the Ming.-Written Monuments of the Orient*, v. 2, no.7. (in Russian)
- [Panchen Lama 10th] 1997. *A Poisoned Arrow. The Secret Report of the 10th Panchen Lama. The Full Text of the Panchen Lama's 70,000 Character Petition of 1962, Together with a Selection of Support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London: Tibetan Information Network, Chinese tex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in the Internet: <http://www.asiafinest.com/forum/index.php?showtopic=22841>. 10.10.2008.
- [Panchen Lama 10th] *The Panchen Lama's Last Speech: Full Text*.-<http://www.columbia.edu>.

- edu/itc/ealac/barnett/pdfs/link5-Panchenspeech.pdf. 16.05.2009.
- Panchen Lama 11th Gedun Nyima: the youngest political prisoner in the world. 1999. Moscow. (in Russian)
- Pandaev, P.K.1999. Obscurantism for simpletons.-<http://bookz.ru/authors/pandaev-p/antikura/1-antikura.html>. 14.11.2008. (in Russian)
-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the Tibetan myth.-<http://www.swans.com/library/art9/mparen01.html>.
- Passenger turnover on 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has exceeded 1.3 million persons/times.-<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8/6201208.html>. 07.05.2009. (in Russian)
- "Patriotic Re-education" campaign results in one death and 25 arrests.-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hr_updates/2000/hr200006.html#reeducation. 14.12.2008.
- Patrushev, M.A. 1981. Chinese Colonization of Manchuria and the Policy of the Qing Government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20th Centuries). Ph.D. Thesis. Moscow: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USSR Acad. Sci. (in Russian)
- Pelliot, P. 1912. L'origine du nom de "Chine".-T'uong Pao, v. 18.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Registers the result about the first national census the bulletin on November 1, 1954 (In Chinese)].-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20404_16767.htm. 26.01.2009.
- Petrov, V.I. 2003. Rebellious Heart of Asia. Xinjiang: A Brief History of Popular Movements and Memories. Moscow: Kraft +. (in Russian)
- Phuntsok, Tashi Taklha. 1992. Historical Sino-Tibetan relations, 1949-1951 and the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http://www.columbia.edu/cu/lweb/indiv/area/tibet-potomac/historical/taklha.html>. 27.01.2009.
- Pikov, G.G. 2007.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name "China."-In: Genghis Khan and the Fate of the Peoples of Eurasia, v.2. Ulan-Ude. (in Russian)
- Pirie, F. Segmentation within the state: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ibetan tribes in Chinese reform period.-Nomads 9_1_11_04_05.-www.case.edu/affil/tibet/tibetanNomads/documents/NPpaper.pdf. 27.09.2008.
- Pirman, K. Ignorance of the red star.-<http://www.epochtimes.ru/content/view/12032/17/>.

- 03.08.2007.
- Political veteran speaks... 1998.-Human rights update: TCHRD, v. 3, no. 11.
- Potala palace desecrated. 2001.-Tibetan Bull., March-June.
- Powers, J. 2004. 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 Prachanda defends Chinese crackdown on Tibetans.-<http://www.hindu.com/thehindu/holnus/003200803232124.htm>. 15.05.2009.
- Prisoners of Tibet: Special Report. 2006. TCHRD.
- Promises and lies: "The 17-point Agreement". The full story as revealed by the Tibetans and Chinese who were involved. 2001.-Tibetan Bull., March-June.
- Prostitution abounds in Lhasa. 1995.-Tibetan Bull., May-June.
-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culture (2008).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ptember 2008, Beijing.-http://english.gov.cn/official/2008-10/16/content_1123105.htm. 16.10.2008.
- Przewalski, N.M. 1875. Mongolia and the Tangut Country, v. 1. St Petersburg: V.S. Balashev. (in Russian)
- Przewalski, N.M. 1883. From Zaissan Through Hami to Tibet and the Upper Yellow River. St. Petersburg: V.S. Balashev. (in Russian)
- Puchkovsky, L.S. 1963. The idea of continuity of origin of Khans in Mongol chronicles in 17th-19th centuries.-In: 2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v. 5, Moscow. (in Russian)
- Puntshok, J. 1998. Testimony of political prisoner.-Tibetan Envoy, v. 3.
- Qin Yongzhang. A secret history of Japan coveting Tibe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aggression war.-China Tibetology, no. 6.-<http://www.tibet.cn/english/zt/TibetologyMagazine/20031200691161216.htm>. 03.11.2008.
- Questions pertaining to Tibet, 1969-1972.-<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70146.pdf>. 03.01.2008.
- Rakhimov, T. 1968. Nationalism and chauvinism as basis of Mao Zedong policies. Moscow:

- Mysl. (in Russian)
- Rakhimov, T. and Bogoslovsky, V. 1971. Great-Power Chauvinism of Mao Zedong.-In: Dangerous Course, no.2. Moscow. (in Russian)
- Rakhmanin, O.B. 2005. Notes of Experience. Moscow: Monuments of Historical Thought. (in Russian)
- Ran, Ch. 1991. The origin and truth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ibet". Beijing: New Star.
- Re-education in Kan Lho. 1996.-Human Rights Update: TCHRD, v. 2, no. 23.
- Relig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Tibetans.-http://savetibet.ru/2008/04/11/religion_and_national_identity.html. 04.10.2009. (in Russian)
- Religious persecution through "patriotic re-education".-<http://www.tibet.com/Humanrights/HumanRights97/hr97-1.html>. 03.11.2008.
- Remains were found in Tibet of the U.S. 2nd World War military pilots were found.-http://russian.people.com.cn/200209/28/rus20020928_66248.html. 04.11.2008. (in Russian)
- 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81.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Literature in Foreign Languages. (in Russian)
- Rhoads, E.J.M. 2001. Manchu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London: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 Ribhur Tulku. 1988. Search for Jowo Mikyoe Dorjee. Dharamsala: Office for Inform. & Intern. Relations, Central Tibetan Secretariat.
- Ringardt, S. 1903. In the Mountains of Tibet. St. Petersburg: Trud. (in Russian)
- Rockhill, V.V. 1901. In the Land of Lamas. Travel to China and Tibet. St. Petersburg: I.N. Skorohodov. (in Russian)
- Roerich, J.N. 1958. The main problems of Tibetan linguistics.-Soviet Oriental Studies, no. 4. (in Russian)
- Roy, A. 2008. Prachanda, the Unknown Revolutionary. Katmandu: Mandala Book Point.
- Rozhintsev, A. Four sides of the world under one roof, or where did China fight.-http://www.otechestvo.org.ua/hronika/2004_08/h_9_01.htm. 07.07.2008. (in Russian)

- Rubruc, G. de. 1957. Journey to the Eastern countries.-In: J. del Plano Carpini. History of Mongals. G. de Rubruc. Journey to the Eastern Countries. Moscow. (in Russian)
- Samsara, a Tibetan human rights archive-personal testimony.-<http://www.subliminal.org/tibet/testimony>. 27.07.2008.
- Samsara: personal testimony: Statement No. 11.-<http://www.subliminal.org/tibet/testimony/icj60-stmt11.html>. 03.11.2008.
- Sapozhnikov, B.G. 1984. People's Liberation War in China. Moscow: Voenizdat. (in Russian)
- Sautman, B. 2008. "Demographic annihilation" and Tibet.-In: Contemporary Tibet: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eds. B. Sautman, J.T. Dreyer). New Delhi.
- Sautman, B. and Dreyer, J.T. 2005. The Tibet question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In: Contemporary Tibet: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New York.
- Sautman, B. How repressive 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ibet?-<http://www.international.ucla.edu/article.asp?parentid=2732>. 26.01.2009.
- Schrei, J.M. A lie repeated-the far left's flawed history of Tibet.-<http://www.studentsforafreetibet.org/article.php?id=425>. 15.03.2009.
- SCO will provide Caucasian diagnosis to Russia.-*Nezavisimaya Gazeta*, 27.08.2008.
- [Secret: CTC releases documents from Canada's Tibet file].-http://tibet.ca/_media/PDF/secret_canada_tibet_file.pdf. 30.01.2009.
- Seres.-<http://en.wikipedia.org/wiki/Seres>. 04.01.2009.
- Severe religious restrictions in Nyemo County.-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hr_updates/2000/hr200005.html#restrictions. 14.12.2008.
- Shakabpa, W.D. 1988.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York: Potala Publ.
- Shakya, Ts. 1997. Historical introduction.-In: Leaders of Tibet: a Directory. London,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http://www.columbia.edu/itc/ealac/barnett/pdfs/link6-shakyaintro.pdf>. 25.01.2009.
- Shakya, Ts. 1999.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London: Pimlico.
- Shakya, Ts. 2002. Blood in the snows. Reply to Wang Lixiong.-New Left Review, v. 15, May-June.-<http://www.newleftreview.org/?view=2388>; <http://www.tibetwrites.org/?Blood-in-the-Snows>. 04.03.2009.
- Shakya, Ts. 2003. The genesis of the Sino-Tibetan Agreement of 1951.-In: The History of Tibet (ed. A. McKay), v. 3. London-New York.
- Shakya, Ts. 2005. The prisoner.-New Left Review 34.-<http://newleftreview.org/A2576>. 25.01.2009.
- Shakya, Ts. Tibet and China: the past in the present.-<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c=4&t=1&id=24245&article=Tibet+and+China%3a+the+past+in+the+present++By+Tsering+Shakya>. 21.03.2009.
- Shakya, Ts. Tibetan questions.-<http://www.newleftreview.org/?page=article&view=2720>; <http://newleftreview.org/?getpdf=NLR28501&pdflang=en>. 04.11.2008)
- Shaumian, T. 2000. Tibet: the Great Game and Tsarist Russia. New Delhi: Oxford Univ. Press.
- Shcherbakov, I.S. 1958. China on the rise.-Soviet Sinology, no. 3. (in Russian)
- Shevelev, V.N. Mao Zedong: the Great Helmsman.-<http://eastlib.narod.ru/modern/mao.htm>. 22.06.2009. (in Russian)
- Shirer, W.L. 1959.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http://navycollection.narod.ru/library/Krah_nacist_imper/part_1/15.html. 12.03.2009. (in Russian)
- Sidikhmenov, V.Ya. 1985. The Manchu Rulers of China.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Six years of searches for the boy reincarnation of the 10th Panchen.-<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td/xztd/bczs/t69964.htm>. (in Russian)
- Skanavi, A. Sharp corner.-<http://savetibet.ru/2008/11/06/tibet.html>. 06.11.2008. (in Russian)
- Sladkovsky, M.I. 1979. Irrationality of the territorial claims of the leaders of China, their expansionist designs against their neighbours.-In: Beijing's Territorial Claims: History and Modernity. Moscow. (in Russian)
- Smith, W. Congressional panel to probe Chinese theft of Tibetan treasures.-http://www.rfa.org/english/commentaries/cambodia_cullumoped-04042008160706.html/tibet_smith-04042008160846.html. 20.09.2005.

- Smith, W.W. 1996. *Tibetan Nation. A History of Tibetan Nationalism and Sino-Tibetan Relations*. Boulder: Westview.
- Smith, W.W. 2008. *China's Tibet? Autonomy or Assimilation*. Lahman etc.: Rowman & Littlefield.
- Smith, W.W.1994. The nationalities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Tibet.-I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ibet* (eds. R. Barnett, Sh. Akiner). Bloomington.
- Some Manchu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Notes of the Eastern Branch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12, v. 21, no. 2.3. St. Petersburg.-http://www.vostlit.info/Texts/Dokumenty/China/XVII/1680-1700/Manc_rus_kit/text.htm.26.10.2008. (in Russian)
- Sonam, T. 2007. *A Cold War in Shangri La - the CIA in Tibet*. - <http://www.tibetwrites.org/?A-Cold-War-in-Shangri-La-The-CIA>. 17.02.2009.
- Song, L. 2007. Reflections on the 17-point Agreement of 1951.-In: *Facts About the 17-point "Agreement"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Dharamsala.
- Sorrowful existence of Tibetans during the feudal regime.-<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3/6406041.html>;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3/6405150.html>. 30.10.2008. (in Russian)
- Source list and detailed death tolls for the primary megadeaths of the Twentieth.-<http://users.erols.com/mwhite28/warstat1.htm>. 26.01.2009.
- Soviet military aid to China (1946-1950 years).-<http://www.rustrana.ru/article.php?nid=20588>. 26.11.2008. (in Russian)
- Sperling, E. 2003. *The Chinese venture in K'am, 1904-11, and the role of Chao Erh-Feng*.-In: *The History of Tibet* (ed. A. McKay), v. 3. London-New York.
- Sperling, E. 2004. *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Policy Studies*, v. 7 (Washington, East-West Center).-<http://www.eastwestcenterwashington.or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htm>. 15.12.2008.
-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Historical Contemplation, Political and Legal Culture*. 2009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Ssanang Ssetsen. 1829. 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 und Ihres Fuerstenhauses. St. Petersburg.
- Stalin, I.V. 1948. Works. Moscow: Politizdat., v. 8, pp. 357-374.-http://grachev62.narod.ru/stalin/t8/t8_23.html. 04.05.2009. (in Russian)
- State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n and Culture.-<http://www.tibet.net/en/index.php?txtSearch=reincarnations>. 13.06.2011.
- Stonor, Ch. 1958. Sherpa and the Snowman. Moscow: Publishing House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Russian)
- Stonton H. 1804-1805. Journey into the Interior of China and Tartaria, pt. 3. Moscow: H. Claudy. (in Russian)
- Strangers in their own country: Chinese population transfer in Tibet and its impacts (a report by Tibetan Youth Congress). 1997. Dharamsala.
- Strokan, C. "Most living Buddha "-<http://www.religare.ru/article14152.htm>. 02.02.2005. (in Russian)
- Strong, A.-L. 1959. When Serfs Stood Up in Tibet. Beijing: New World Press.-<http://www.marx.org/reference/archive/strong-anna-louise/1959/tibet/index.htm>. 21.07.2009.
- Struggling for influence in Nepal.-TibetInfoNet, 31.10.2008.
- Sun Yatsen. 1961. Selected Works. Moscow.-http://www.vostlit.info/Texts/Dokumenty/China/XX/1900-1920/Sinhaj_rev/1-20/1.htm.28.04.2009. (in Russian)
- Sun Yatsen. 1985. Selected Works.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Taklha, N.L. 2001. Born in Lhasa. Ithaca, NY: Snow Lions Publ.Tales on terror: torture in Tibet (1999).-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topical_reports/tales_of_terror-torture-1999// 08.11.2008.
- Tenpa Soepa. 2008. 20 Years of My Life in China's Death Camp. Bloomington (India): Author House.
- Terentyev, A. "Allow to retort". On the false views of the journalist Ovchinnikov (in publications of "Rossiyskaya Gazeta" on April 9, 2008).-<http://www.buddhisminkalmykia.ru/?page=shownews&newsid=478&PHPSESSID=32d7a15b...>04.11.2008. (in Russian)
- The 17th Karmapa escaped from Tibet. 2000.-Buddhism of Russia, no. 33. (in Russian)

- The biography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http://savetibet.ru/dalaj-lama/2005/dalaj-lama-bio.php>. 07.06.2009. (in Russian)
- The border policy of the PRC.-<http://www.chinastar.ru/rus/1/5/5/>. 14.10.2009. (in Russian)
- The cause of Guangxu's death was determined; he was a Chinese Emperor of the Qing Dynasty.-<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6/6527467.html>. 05.11.2008. (in Russian)
-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a foreign policy paradigm.-<http://www.chinastar.ru/rus/1/5/6/>. 31.01.2009. (in Russian)
- The CPC Charter, Oct. 21, 2007-http://russian.china.org.cn/china/archive/shiqida/2007-10/26/content_9128399.htm.06.11.2008. (in Russian)
- The CPC continues to resis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emoration of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http://www.epochtimes.com.ua/ru/articles/view/4/856.html>. 28.05.2006. (in Russian)
-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ibet.-<http://www.tibet.spb.ru/tibet-situation/13/>. 10/26/2008 (in Russian)
- The death of the 10th Panchen and his declaration of will.-<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tbd/xzzt/bczs/t69965.htm>. (in Russian)
-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language during the information age.-<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5/6394888.html>. 06.10.2008. (in Russian)
- The draw of the Golden Urn.-<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tbd/xzzt/bczs/t69963.htm>. 28.07.2008. (in Russian)
- The Eight White Ordon, the offering ceremonies of Genghis Khan and the Mausoleum of Genghis Khan. - http://members.tripod.com/Mongolian_Page/white.txt. 08.10.2008.
- The English-Russian issue in Asia and the defence of India. 1891.-Collection of Geographical, Topographical and Statistical Materials on Asia, v.47. (in Russian)
- The essence of feudal serf system of old Tibet 2.-<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397759.html>. 01.11.2008. (in Russian)
- The first Chinese website has appeared in the internet on subject of human rights in Tibet.-<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610161.html>. 10.03.2009. (in Russian)
- The gala exhibition has opened: "Tibet today and in the past", in Beijing.-<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402468.html>. 27.07.2008. (in Russian)

- The GDP growth of Tibet in 2006 exceeded 13.2 percent.-<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8/5443541.html>. 28.07.2008. (in Russian)
-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mportant Documents). 1970.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Russian)
- The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s. 1974.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ssence of Maoism. 1977. Moscow: Nauka.-<http://socialistica.lenin.ru/txt/m/maoism.htm>. 03.05.2009. (in Russian)
- The last visit of Zhou Enlai to the USSR.-<http://russian.cpc.people.com.cn/84091/6649135.html>. 01.05.2009. (in Russian)
- The Laws of the Great Ming Dynasty, with a Summary Commentary and Attached Decrees. Pt. 2. 2002.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Losses in Soviet military who took part in the provision of military and military-technical assistance to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during pacifying of border wars (1946-1991 years.).-http://www.soldat.ru/doc/casualties/book/chapter6.html#6_11. 06.06.2009. (in Russian)
- The lost kingdom of Guge.-http://www.himmies.com/h1/tales_guge.html. 09.06.2009.
The Maoists in Nepal used children as human shields.-<http://www.kommentator.ru/accnt/2005/a0629-12.html>.01.05.2009. (in Russian)
- The Mongols and Tibet. A Historical Assess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Mongol Empire and Tibet. 2009. Dharamsala: DIIR.
- The myth of Tibet genocide.-<http://thenewvoice.wordpress.com/2008/04/17/the-myth-of-tibet-genocide/>. 26.01.2009.
- The New Times presents three views on Tibet situation.-<http://lightbreeze.beon.ru/2181-230-the-new-times-tri-tochki-zrenija-na-situaciju-v-tibete.zhtml>. 07.06.2009.
- "The one who expresses the interests of the Tibetan people" or dedicated instrument of anti-Chinese forces in the West? -<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tbd/xzst/dllm/t69968.htm>, 27.07.2008. (in Russian)
- The PRC in 1974. 1977.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The PRC in 1975. 1978.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The Question of Tibet and the Rule of Law. 1959.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medicine and pharmacy during the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ness in China.-<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6/6518243.html>. 09.11.2008. (in Russian)
- The rebel Dalai Lama.-<http://www.friendsoftibet.org/main/songs.html>. 17.02.2009.
- The Sino-Tibet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http://stedt.berkeley.edu/html/STfamily.html#TB1g>. 17.02.2009.
- The speech of Li Zhuihuang on the 3rd meeting of the Leading Group on the organization of searches for the boy reincarnation of the 10th Panchen.-<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tbd/xzzt/bczs/t69961.htm>. 28.07.2008. (in Russian)
- The status of Tibetan women in Tibet (1995-2000).-http://www.tibetanwomen.org/publications/books/status_of_women_in_tibet-un-2000.html. 28.04.2009.
- The Question of Tibet.-<http://www.fmprc.gov.cn/rus/about/zgxz/xajk/t2000.htm>. 07/27/2008 (in Russian)
- The Treaty of Good-Neighbourliness,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http://2002.kremlin.ru/events/260.html>. 10.11.2008. (in Russian)
- The U.S. Congress will investigate Chinese looting in Tibet.-<http://savetibet.ru/1131096480.html>. 11.12.2008. (in Russian)
- The aid of the U.S. special services for so called "Tibetan independence".-<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393021.html>. (in Russian)
- The United States announced adjustments to the policy with regard to relations with the Communist/ Maoist / Party of Nepal.-<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0/6421912.html>. 01.11.2008. (in Russian)
- The watershed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Tibet.-<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577728.html>. 11.03.2009. (in Russian)
- The White Book: China legally protects normal religious observance and religious freedom in Tibet.-<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506503.html>. 09.11.2008 (in Russian)
- The White Book: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onuments of Tibet are protected.-<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506503.html>

- northeast.cn/system/2008/09/26/000081640.shtml. 15.12.2008 (in Russian)
- The White Book: in the Tibetan education system bilingual teaching is fully utilised.-<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506193.html>. 25.09.2008. (in Russian)
- The Xinhai Revolution of 1911-1913.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1968.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Thinley, P. 1996. The tragedy and courage of the late Panchen Lama.-Tibetan Bull., Jan.-Feb.
- Thirty-six Strategies.-<http://afpc.asso.fr/wengu/wg/wengu.php?l=36ji>. 27.12.2009.
- Tiang, J.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ibet during the Tang and Yuan Dynasties.- China Tibetology, no. 1.-<http://www.tibet.cn/english/zt/TibetologyMagazine/2003120031216142213.htm>. 03.11.2008.
- Tibet 2002-a Yearbook: Reports from Tibet. London: Tibet Inform. Network.
- Tibet and Manchu. An Assessment of Tibet-Manchu Relations in Five Phas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2008. Dharamsala: DIIR.
-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A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by Its Legal Inquiry Committee on Tibet. 1960.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 Tibet through the eyes of Russians: is it good to be a monk in Lhasa?-<http://savetibet.ru/1129838880.html>. 21.10.2005. (in Russian)
- Tibet riots orchestrated?-http://www.watbowon.org/Joomla101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29&Itemid=85. 29.03.2008.
- Tibet Through the Eyes of Tibetans (series "Summary of China"). 1995.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Xinxing. (in Russian)
- Tibet to provide housing for 52000 farmers, herders in 2008.-<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76/6340343.html>. 28.07.2008.
- Tibet Under Chinese Communist Rule. A Compilation of Refuge Statements, 1958-1975. 1976. Dharamsala: Information and Publicity Office of H.H. the Dalai Lama.
- Tibet under the Rule of Communist China: 50 Years. 2001. Dharamsala: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uss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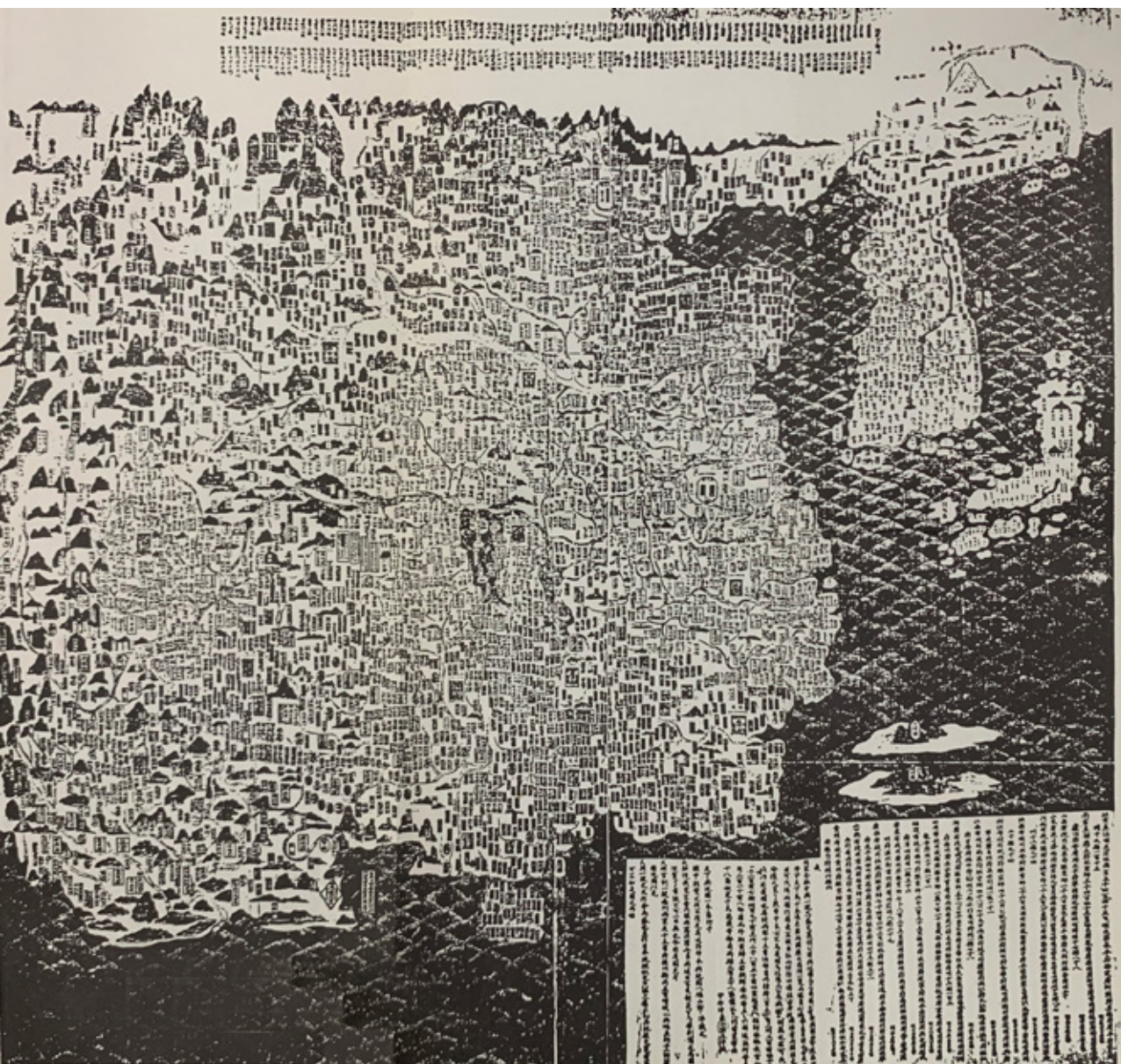
- Tibet: 1950-1967. 1968.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
-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Report. 2007. Dharamsala: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 Tibet: in the year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tic reforms, the GDP increased by a factor of 60.-<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8/6389274.html>. 28.07.2008. (in Russian)
- Tibet: the gap between fact and fabrication: III. Development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http://www.tibetanyouthcongress.org/development_part3.htm. 14.12. 2008.
- Tibet: the Truth Based on Facts. 1993. Dharamsala: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oscow. 1994.-2nd edition: Tibet: Proving Truth from Facts.-<http://www.tibet.net/en/index.php?id=142&rmenuid=11>. 07.06.2009. (in Russian)
- Tibetan blasts 'demographic aggression'.-www.phayul.com.Tibetan Communists are now unable to keep religious writings in Tibetan language in their house.-<http://www.religare.ru/article52772.htm>. 28.07.2008 09.04.2008. (in Russian)
- Tibetan exile monasteries.-http://www.khawakarpo.org/tibet_monasteries.htm. 20.09.2008.
- Tibetan Lama maintained a state of meditation for 18 days after death.-http://savetibet.ru/2008/10/07/tibetan_lama.html. 07.10.2008. (in Russian)
- Tibetan Plateau under the mercy of climate change and modernization. 2009.-Tibetan Bull., v. 13, no. 1.
- "Tibetan question" is not a religious question.-<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401152.html>. 28.07.2008. (in Russian)
- Tibetan religious leaders not to accept Chinese imposed Panchen Lama. 1995.-Tibetan Bull., September-December.
- Tibetan woman-a former serf compares her current life with the past.-<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392315.html>. 01.11.2008. (in Russian)
- Tibetan woman dies after 9 days of continuous torture.-<http://www.tibetcustom.com/article.php/20080505111525137>. 12.06.2011.
- Tibetan writer doubts the veracity of the history of Tibet that was presented by the CPC.-<http://www.epochtimes.ru/content/view/23312/4/>. 28.03.2009. (in Russian)
- Tibetan Youth Congress.-<http://www.tibetanyouthcongress.org>. 27.07.2008.

- Tikhvinsky, S.L. 1966. Manchu rule in China.-In: Manchu rule in China.M. (in Russian)
- Tikhvinsky, S.L. 1979. Great-hegemony and historical science in China.-In: Beijing's Territorial Claims: History and Modernity. Moscow. (in Russian)
- Timkovsky, E. 1824. Travel to China Through Mongolia in 1820 and 1821. St. Petersburg. (in Russian)
- Torchinov, E.A. Buddhist tradition of Tibet.-http://buddhism.org.ru/buddhism_08.html. 05.12.2008. (in Russian)
- Torture in Tibet. A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United Nation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2000. Dharamsala.
- Tourists and the Maoists.-http://www.indostan.ru/forum/24_162_2.html. 04.05.2009. (in Russian)
- Trikamdas, P. 4 June 1959; 5 June 1959. Tibet-Summary of a Report on Tibet: Submit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by Shri Purshottam Trikamdas, Senior Advocate, Supreme Court of India.-http://www.icj.org/news.php3?id_article=3415&lang=en&print=true. 04.05.2009.
- Trojan Horse from China.-http://www.chas-daily.com/win/2008/04/04/v_014.html?r=31. (in Russian)
- Tsendina, AD 2006. And the country is called Tibet.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Tsering, B.K. 1985. Religion in Tibet today.-Tibetan Bull., v. 16, no. 1.
- [Tsongkhapa] Je Tsongkhapa. 2007. Great Guide to the Stages of the Path of Awakening, vols. 1 and 2. St. Petersburg: A. Terentyev. (in Russian)
- Tsultem, N. 1986. Mongolian National Paintings "Mongol Zurag". Ulaanbaatar: State Publishing House. (in Russian)
- Tsybikov, G.Ts. 1981. Selected Works, vol 1: Buddhist Pilgrim at Holy Sites of Tibet. Novosibirsk: Nauka. (in Russian)
- Tucci, J. 2004. Saints and Robbers of the Unknown Tibet. St. Petersburg: Aleteia. (in Russian)
- United Nations Charter.-<http://www.un.org/russian/documen/basicdoc/charter>. 20.02.2009.

- (in Russian)
-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http://www.hrweb.org/legal/genocide.html>.
- United Nations. A. General Assembly. A/RES/260 A (III). Third session.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260 A (III). Adop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genocide, Punishment for it and the text of that Convention.-<http://www.un.org/russian/documen/convents/genocide.htm>. 07.10.2008. (in Russian)
- Uprising in Tibet 2008. Documentation of Protests in Tibet. Dharamsala: TCHRD.Usov, V.N. 2003. The Last Emperor of China Pu Yi (1906-1967). Moscow: Olma-Press. (in Russian)
- Usov, V.N. 2006. History of China, v. 2. Moscow: AST-Vostok-Zapad. (in Russian)
- Usov, V.N. 2007. Soviet Intelligence in China: 1930s. Moscow: KMK. (in Russian)
- Uspensky, V.L. 1996. Lamaist Beijing: from Shun-Chi to the Tao-Kuang.-Vostok (Oriens), no. 4. (in Russian)
- Valiahmetov, G.M. 1958.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of Tibet. Moscow: State Publ. of Juridical Literature (in Russian)
- Van Walt van Praag, M.C. 1987. The Status of Tibet: History, Rights, and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Law.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Van Walt van Praag, M. 2007. The relevance of 17-point Agreement today.-Facts About the 17-point "Agreement"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Dharamsala.
- Vembu, V. 2007. Tibet wasn't ours, says Chinese scholar.-<http://www.dnaindia.com/report.asp?newsid=1081523&pageid=0>. 22.12.2008.
- Vernadsky, G.V. 2000. History of Russia: the Mongols and Russia. Moscow: Agraf. (in Russian)
- Victim of Chinese torture in Tibet.-<http://www.subliminal.org/tibet/testimony/Choedrak-Congress.html>. 03.11.2008.
- Waddell, A. 1906. Lhasa and Its Mysteries. Outline of the Tibetan Expedition in 1903-1904. St. Petersburg: P.F. Panteleev (in Russian)
- Wade, G. 1999. The polity of Yelang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ame "China".-Sino-Platonic Papers, no. 118, May.-http://www.sino-platonic.org/complete/spp188_yelang_china.pdf.

- Wang Ming. 1975. Half a century of the CPC and the Betrayal of Mao Zedong. Moscow: Politizdat. (in Russian)
- Wang Jiawei and Nyima Gyaincain. 1997.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China's Tibet.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 "We went to Buryatia, and the Chinese now travel to Tibet!"-Buddhism of Russia, no. 39. (in Russian)
- Western alpinists saw the shooting of Tibetan refugees.-<http://savetibet.ru/1160660940.html>. 04.11.2008. (in Russian)
- What Beijing does not Say. 1972. Moscow: APN. (in Russian)
- Who has sovereignty over Tibet and Tibet as is the case of human rights (The White Book). 25.09.1992 PM-<http://chinaconsulate.khb.ru/rus/ziliao/zt/zfbps/t25315.htm>. 28.07.2008. (in Russian)
- Wiley, A.S. 2004. An Ecology of High-Altitude Infan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Woeser (Wei Se). 2006. Sha jie. Sishi nian de jiyi jinqu. Jingtou xia de Xizang wenhua. Di yi ci gongkai (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aipei: Dakuai Wenhua. (in Chinese)
- Woeser, Ts. A record of the Tibetan unrest: March 10-March 25.-<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20170&article=A+Record+of+the+Tibetan+Unrest%3a+March+10%e2%80%94March+25#>. 01.11.2008.
- [Woeser] Diagnos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ibet. Interview with the Tibetan author Woeser. 1 May 2008.-<http://www.tibetwrites.org/?Diagnosing-the-Current-Situation>. 21.02.2009.
- Worldwide Tibet Movement.-<http://www.tibet.net/en/diir/wwtm/index.html>. 07.06.2009.
- Wren, C.S. 1983. Life and death in Tibet: the past clings fiercely.-New York Times, 24.05.1983.
- Wright, A.R. 1904. Tibetan drum and trumpet.-Folklore, v. 15, no. 3 (Sep.: 29, 1904).
- Wu Keliang and Wu Changxin. Documentation and mining of yak culture to promote a sustainable yak husbandry.-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Yak, Chengdu, Sichuan, P.R. China 2004.-<http://www.ivis.org/proceedings/yaks/2004/>

- session7/Keliang.pdf.
- Wu, T., Wang, X., Wei, C., Cheng, H., Wang, X., Li, Y., Dong, G., Zhao, H., Young, P., Li, G. and Wang, Z. Hemoglobin levels in Qinghai-Tibet: different effects of gender for Tibetans vs. Hans.-*Journal Appl. Physiol.*, v. 98.
- Xu Disin. 1958. Class struggle in China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Soviet Sinology*, no. 3. (in Russian)
- Yan Hao. 2000. Tibetan population in China: myths and facts re-examined.-*Asian Ethnicity*, v. 1, no. 1.-<http://www.case.edu/affil/tibet/booksAndPapers/tibetan.population.in.china.pdf>. 25.01.2009.
- Yeh, E.T. 2003. Tibetan range wars: spatial politics and authority of the grasslands of Amdo.-*Development and Change*, v. 34, no. 3.
- [Younghusband, F.E.] 1893. Russian invasion of India, by Yunghezband.-*Collection of Geographic, Topographic and Statistical Materials on Asia*, v.53. (in Russian)
- Yurkov, S.G. 1981. Asia in the Plans of Beijing. Moscow: Politizdat. (in Russian)
- Yuzefovich, L.A. 2007. Way of an Emissary. Russian Embassy Customs: Etiquette and Ceremonials. St. Petersburg: I. Limbakh. (in Russian)
- Zaezzhij. Why the Tibetans rioted? Impressions of an eyewitness.-http://savetibet.ru/2008/03/24/tibet_today.html. 07.06.2009. (in Russian)
- Zhao, Suisheng. 2004.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 Zhironkina, Yu. "A clear picture of the world ": an interview of 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Lama with the Russian journalists.-<http://www.savetibet.ru/1128697243.html>. 16.11.2008. (in Russian)
- Zhironkina, Yu. The Dalai Lama hopes for Mongolia and the Buddhist Russia.-http://savetibet.ru/2006/08/30/mongolia_dalai_lama.html. 28.07.2008. (in Russian)
- Zhongguo Lishi Ditu Ji (Atlas of Chinese History-ed. Tan Qisian), vols. 5.8. 1996. Beijing (in Chinese)
- Zubok, V.M. (compiler) 2001. Negotiations of N.S. Khrushchev with Mao Zedong on 31 July-3 August 1958 and October 2, 1959.-*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no. 1 and no. 2. (in Russian)





〔左〕拉萨附近的山脉〔右〕羊卓雍措湖（照片：S.L. Kuzmin）



日喀则宗堡：
〔上左〕1938年
（照片：Ernst
Shaefer/CC-BY-
SA 3.0）。
〔上右〕2005
年（照片：A.
Strelkov）。
〔下左〕2008
年（照片：S.L.
Kuzmin）

〔上〕1827年，由美国制图师芬利（A. Finley）绘制的『大清帝国鼎盛时期』和亚洲地图上的其他地区。西藏不屬於大清，故不在帝国的地图内（Maps of Tibet, 2008）

〔中〕布达拉宫（S.L. Kuzmin）

〔下左〕大昭寺，西藏最主要的寺院（照片：S.L. Kuzmin）

〔下右〕大昭寺附近的帕廓街（S.L. Kuzmin）





甘丹寺：〔上左〕1959 之前（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档案馆）。〔上右〕遭到破坏之后，1966 年（达兰萨拉罗布林卡研究所档案馆）。〔下左〕1980 年代初期开始重建（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档案馆）〔下右〕2008 年（S.L. Kuzmin）



哲蚌寺：

↖ 1900 年代（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档案馆）。

↑ 文革中被毁的寺院（照片：S.L. Kuzmin）。

← 寺院全景，2008 年（照片：S.L. Kuzmin）



色拉寺西侧寺院 (照片: Alex Catanese):

↙ 被摧毁之前。

↑ 毛泽东时期遭到破坏后。

← 重建后。

↓ 扎什伦布寺, 2008年 (照片: S.L. Kuzmin)





〔左上〕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弥勒佛像（高 26 公尺）2008 年，佛像前面是最后三世的班禅喇嘛画像。中共让自己任命的假班禅确吉杰布（右边照片）顶替，真正的十一世班禅喇嘛曲吉尼玛。曲吉尼玛是被扎什伦布寺高僧寻访团找到，并经由十四世达赖喇嘛认证的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照片：S.L. Kuzmin）

〔右上〕中共军方人士参观扎什伦布寺，参访过程，纪律良好，其中有些人对佛菩萨表示敬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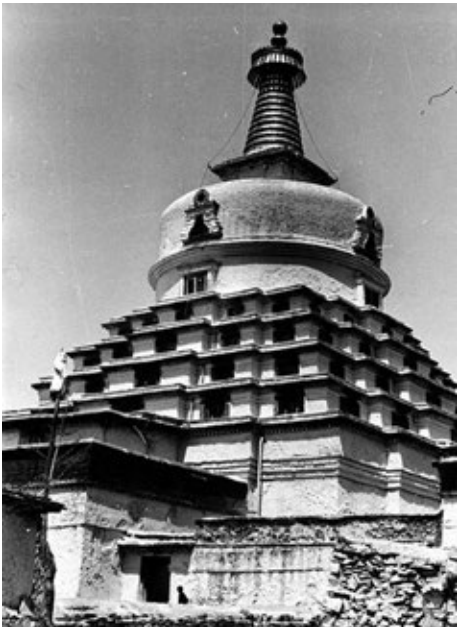
〔下〕扎布让寺群和修行洞窟（照片：A. Roshchin, A.J. Goryainov）





塔尔寺中八座佛塔（照片：S.V. Dmitriev）

塔尔寺，宗喀巴故乡安多第一大寺院，寺中有棵著名的菩提树，据说业障轻者可在每片叶中看到宗喀巴的圣像（照片：S.V. Dmitriev）



白居寺十万见解脱大塔及塔中的佛像（照片：S.L. Kuzmin）



西藏国旗：中间的雪山象征西藏三区，一个被雪山环绕的国家雪域西藏。空中六道红蓝光芒代表西藏原始的色、穆、冬、党、哲、扎六大氏族。红色光芒和蓝色光芒表示红黑两大护法，护持西藏政教事业。皑皑雪山顶上升起的太阳光芒显示，雪域人民皆享有自由、信仰、富裕、幸福与公正公平。两只雪狮象征政教结合之事业战胜一切。高举之三色宝焰彰显西藏人民永远敬信和顶礼皈依佛法僧三宝。雪狮所持两色如意宝珠意味遵循以十善法和十六人法为核心的取舍善恶之律法。黄色边框表达誓愿，护持如纯金的佛法长传，直至有情众生皆成佛。



传统藏族服饰
(达兰萨拉罗布林卡洛色娃娃博物馆, 照片: S.L. Kuzmin)



〔上左〕康区苯教雍仲林寺的废墟

〔上右〕西藏护教志愿军「四水六岗」的军旗：黄色代表捍卫佛教，交叉的双剑，燃烧的剑表征文殊菩萨的智慧之剑，消除无明，出鞘的剑显示藏人的勇气和遵循传统。

〔下左右〕安珠仓，印度鹿野苑佛像纪念座碑，2009年（照片：S.L. Kuzmin）。阿弥陀佛像座是由嘉日 尼玛嘉辰委托制作，纪念已逝的四水六岗领袖安珠仓以及所有为西藏作出最高牺牲的藏族同胞，愿他们的牺牲永植每个藏人心中和效法。祈愿西藏人民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领导下，重新统一我们心爱的祖国西藏。



拉萨市中心布达拉宫前广场。中共国旗后面是纪念西藏「和平解放」的纪念碑（照片：S.L. Kuzmin）



〔左〕文化大革命海报，1966年：「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一位工人阶级高举大榔头槌向十字架、佛像和中国古籍书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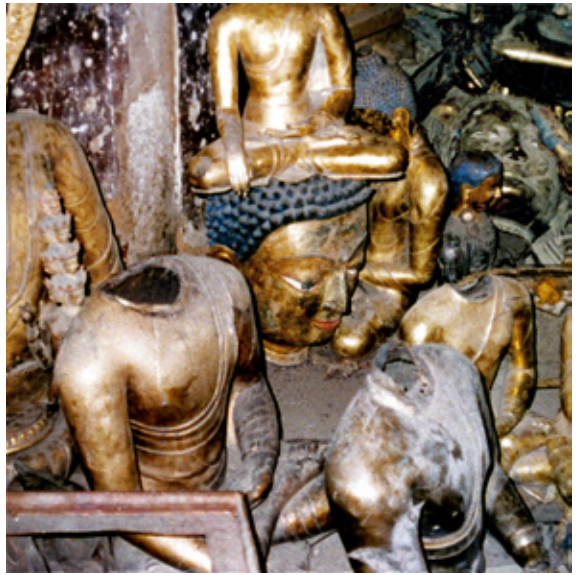
〔右〕哲蚌寺一座寺院墙上毛泽东的海报口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统帅、伟大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档案馆）。

〔右上〕被毀損的佛像，羅布林卡金色頗章寺，1980年（西藏流亡政府DIIR檔案館）

〔左上〕夏宮羅布林卡中堆積的破損佛像和黃銅器碎片（西藏流亡政府DIIR檔案館）

〔左下〕拉薩被破壞寺院的殘破佛像和佛座（達蘭薩拉羅布林卡研究所檔案館）

〔右下〕從堆置破佛像和佛器殘骸中，拿出斷頭佛像的小喇嘛1991年（照片：Alison Wright）





〔左上〕被中共充当仓库的隆务寺 1979 年（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档案馆）
〔右上〕仓库里堆积如山的佛经，道孚尼措寺，卫藏区，1980 年（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档案馆）
〔下〕希德寺废墟，大昭寺附近（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档案馆），建立於十四世纪，隶属於热振寺





〔左上〕定日寺废墟，日喀则，被毁於毛泽东时期，1993年（西藏流亡政府DIIR档案馆）
〔右上〕文革期间被毁损的寺院，1979年，康区囊谦（西藏流亡政府DIIR档案馆）
〔左中〕拉萨热振寺废墟，被毁於毛泽东统治时期（达兰萨拉罗布林卡研究所档案馆）
〔右中〕西藏中部一座被毁於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寺院废墟（达兰萨拉罗布林卡研究所档案馆）
雅鲁藏布江山谷的达丹彭措林寺（照片：Don Croner）〔左下〕建於十七世纪的寺院，被毁於毛泽东统治时期。〔右下〕重建的寺院建筑



托林寺废墟，阿里地区（照片：Ray Kreisel）：〔左上〕寺院内饰、佛像和书籍。〔右上〕被砍落的佛头。〔左下〕被毁的佛像位置。〔右中〕扎布让寺废墟，阿里地区（<http://savetibet.ru>）。〔右下〕（照片：A.I. Roshchin, A.J. Goryaino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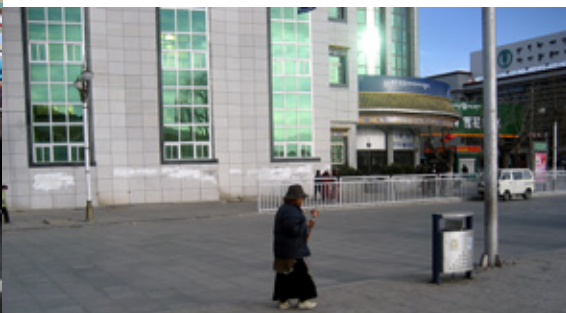
〔左上〕被捣毁的扎布让寺群：这里以前有一座巨大佛像（照片：A.I. Roshchin, A.J. Gorychin）。〔右上〕四臂玛哈嘎拉？（照片：A.I. Roshchin, A.J. Goryainov）。〔下〕寺院中被毁的六座佛像之一的昆卢遮那佛佛像（照片：Ray Kreisel）被红卫兵捣毁前的佛像、佛像柜和雕刻的柱子是什么模样，请参见：Govinda, 2002, p.170~174,179,180。〔左中〕金刚手菩萨（照片：Ray Kreisel）。〔左下〕马头明王（照片：Charlotte & Jerome Ryan 许可）。





被捣毁的扎布让寺群：〔左上〕被捣毁的莲花手菩萨？（照片：Ray Kreisel）。〔右上〕散落的佛头（照片：Ray Kreisel）。〔左中〕弥勒佛像脚上散落的碎片，还有一页黑色纸底，金汁银液书写的佛经（照片：Ray Kreisel）。〔右中〕堆叠的陈年木板经夹，可能是文革时被毁佛经遗下的木经夹（照片：Ray Kreisel）。〔左下〕一堆瓦砾下的一页金银汁液书写的佛经（照片：Ray Kreisel）。〔右下〕现在安置了一座释迦牟尼佛的殿堂（照片：Charlotte & Jerome Ryan 许可）金色龕面：以前设置巨型主要佛像，文革前墙面的各个佛座上都有小佛像。





〔上〕从布达拉宫遥望拉萨的景色

〔左中〕2008年拉萨的朝圣者

〔左中〕在拉萨新区的朝圣者，2008年

〔下〕日喀则的新开发区2008年

(照片: S.L. Kuzmin)



〔上〕2008年3月10日西藏抗暴日，哲蚌寺僧侶的抗議遊行 (TCHRD)

〔中〕2008年3月遊行衝突後，大昭寺院前的廣場 (<http://www.portal-credo.ru>)

〔下〕中共拉薩軍事基地的其中一座軍營





〔上左右〕中共军队在拉萨的监控，
2008年3~4月 (TCH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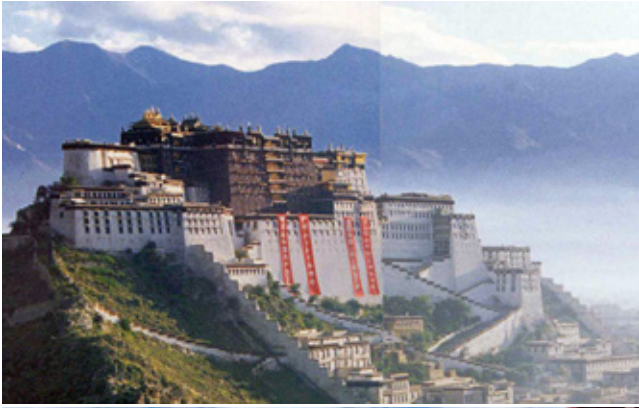


〔左〕拉卜楞镇上的和平示威游行，2008年3月14日 (TCHRD)

〔右〕64岁的格盼塔阔在阿坝格尔登地方进行和平示威游行期间遭到杀害，2008年3月 (TCHRD)

〔下〕在和平示威中，中共武警杀害的藏人尸体，被抬到阿坝格尔登寺进行念经超度，2008年3月16日。(TCHRD)





2019年蒙古乌兰巴托的西藏抗暴60周年展。中共统治时期的布达拉宫及大昭寺的标志。
(<http://www.rfa.org>, 唯色脸书。
照片: S.L. Kuzmin)



↙ 2017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纪念，在拉萨布达拉宫前，举行升旗（中国国旗）仪式。另一面中国国旗升在布达拉宫顶上（印度时报路透社报导，2017年8月1日）
↑ 西藏抗暴60周年纪念之际，首都拉萨看起来像一座中国都市（西藏抗暴60周年展，2019年，乌兰巴托，照片: S.L. Kuzmin）
← 圣山岗底斯山上飘扬的中国国旗（照片: S.S. Averyanov）



〔上〕 喇荣五明佛学院 (<http://savetibet.ru>)

〔下〕 被中共拆除后的喇荣五明佛学院卫星照片 (tibetoffice.com.au)



被中共拆除后的亚青寺卫星照片：
2018年4月3日〔左〕和2019年8月24日〔右〕，（来源：自由西藏）



↘ 中共强将中共领导人相片（毛泽东和习近平）置於佛坛上，取代十四世达赖喇嘛，逼迫藏人行大礼拜礼 (<http://tibet.net>)
↑ 甘丹寺凶天殿的中共守卫 (<http://savetibet.ru>)
← 假班禅确吉杰布和中共官员 (<http://savetibet.ru>)



↑「爱国主义教育」：身着迷彩军装的藏族尼师唱着，由北京电视台大力宣传，西藏女高音歌手才旦卓玛的「红歌」（<http://savetibet.ru/TCHRD> 摘自视频，2016年）



↑拉萨的藏人参加了印度菩提迦耶的时轮金刚灌顶法会后返藏后，被中共公安强迫送去「再教育」营，2012年2月（西藏博物馆，达兰萨拉）



←扎什伦布寺内张贴的伪造不实文宣海报「恐怖的封建制度」（照片：S.S. Averyanov）

↓中共公安拆除商店的藏中双语看板，换上蓝色中文商店看板，甘南，（西藏博物馆，达兰萨拉）





- 〔左上〕日喀则市因抗议采矿，被拘押的藏民，2010年5月（西藏博物馆，达兰萨拉）
- 〔右上〕安多玛曲的金矿开采（西藏博物馆，达兰萨拉）
- 〔右下〕抗议中共统治，所有自焚藏人照片，2016年（西藏博物馆，达兰萨拉）
- 〔左下〕西藏烈士纪念碑，达兰萨拉（照片：S.L. Kuzmin）

国家图书馆出版品预行编目 (CIP) 资料

被隐藏的西藏：独立古老王国与被占领的历史轨迹 / 库日茗 (S.L.Kuzmin) 著；赖育宁译。— 初版。— 台北市：雪域，2020.7
面；公分。— (雪域丛书；38)
译自：Hidden Tibet.
ISBN 978-986-98341-4-8 (精装)
1. 历史 2. 西藏自治区
676.62 109008805

雪域丛书 38

被隐藏的西藏—独立古老王国与被占领的历史轨迹

作 者：(俄)库日茗 S.L.Kuzmin

翻 译：赖育宁

发 行人：赖育宁

总 编 辑：卢惠娟

内文 排版：索多

简体 校稿：洛桑楚诚

出 版 者：雪域出版社

划拨 帐号：50152227

网 址：<http://tibetanbookshop.pixnet.net/blog>

电子 信箱：tibetanbookshop@gmail.com

地 址：台北市信义区基隆路 2 段 189 号 10 楼之 5

电 话：(886-2)27360306

传 真：(886-2)23779163

版 次：2020 年 7 月初版第一刷

I S B N：978-986-98341-4-8 (精装)